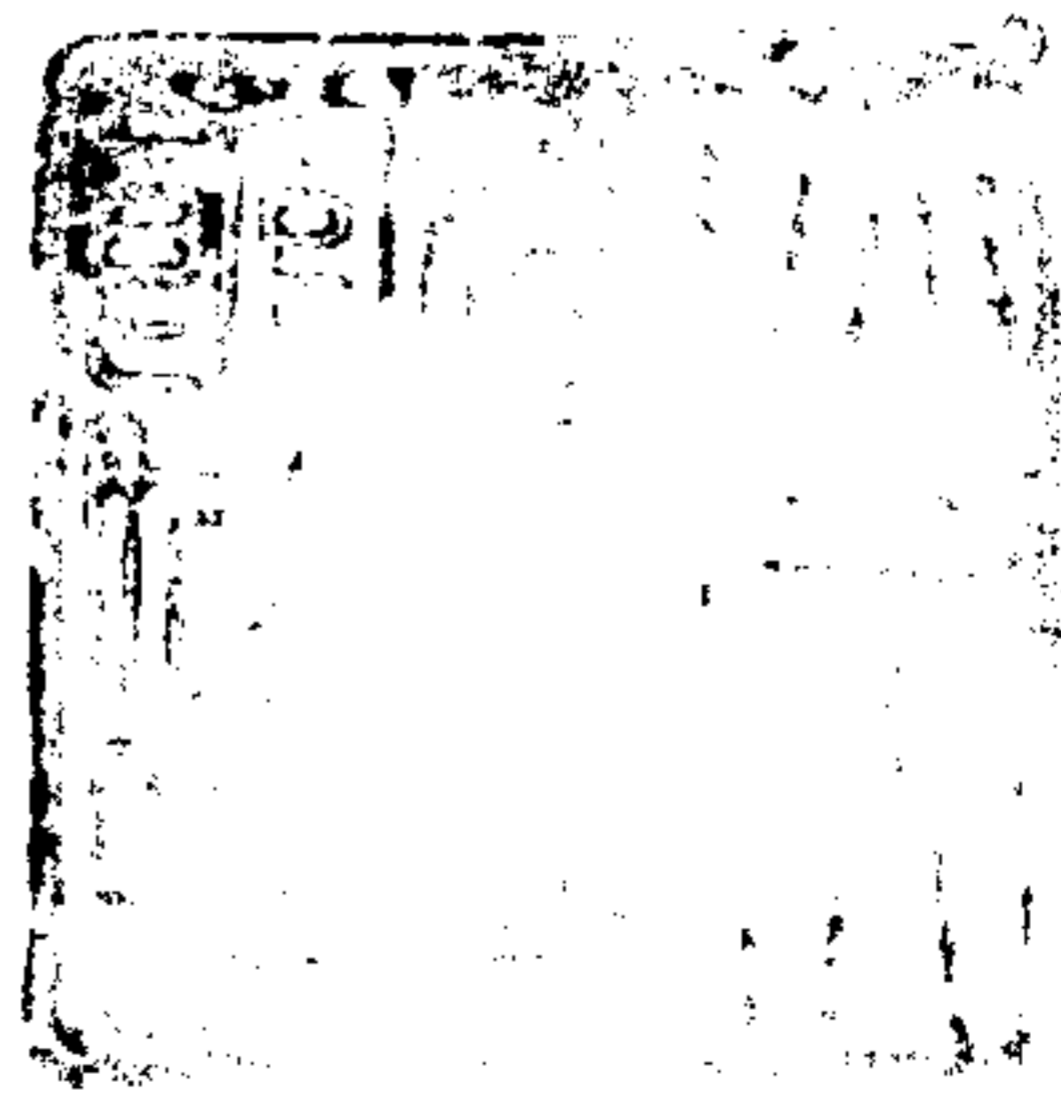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六八·史部·編年類

小腆紀年附考二十卷（卷十一至卷二十）〔清〕徐 肅撰……………一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四卷……………二二七

東華錄三十二卷〔清〕蔣良騏撰……………二五五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秋七月明魯大學士張國維會師西興

江上兵每日暮食鳴鼓登陸搏戰日中復轉舵還成率為常

徐鼎曰書大學士繫之魯何以別於福京也

癸丑我

大清兵克嘉定明在籍前左通政侯嗣曾進士黃淳耀死之  
諸鄉兵來者漸眾李成棟遣其弟統數十騎求救於粵東

王師鄉兵截擊於倉橋街殺之幾盡脫歸者泣於途曰我等皆

高鎮勁兵隨那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繫于殺

我副將六員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將涕泣然鄉兵本無

將領一聚即鳥獸散城上白旗招展而已成棟得實合

婁東兵大修戰具吳志葵道游擊蔡祥攻日嘉定府城以

七百人來援成棟銜枚襲之祥持鐵簡登岸步戰圍數匝

東關有徐福者往救與俱斃嗣會淳耀於城上見之慟哭

相向發大礮傷二人成棟焚新運鎮破婁塘嗣會淳耀會

鄉兵於婁塘之磚橋東不下十餘萬然擁擠紛呶如聚蚊

成棟分左右翼蹂之相蹈藉死或謂大勢已去宜為十萬

生靈計嗣會等推案痛哭裂招降榜焚沿城民居督運磚

石七月初三日成棟盡銳來攻昇坂穴城諸生馬元調

以糞汁灰瓶拋灌之成棟乃佯攻東門而潛自北門水竇

入復為大石所拒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北方俄變而黑

長亘天五更大雨如注守堦者不能立城大崩成棟薄東

門上嗣會與其子元演元潔猶立睥睨問呼二子去曰我

死國分也祖母在應代奉事戀我何為趨歸拜家廟沈於

池未絕而兵至引出斬之二子亦被殺於孩兒橋淳耀與

其弟淵耀入草巷索筆書曰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死此

嗚乎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

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縮死成錫眉

董用圓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等皆同死錫眉妻入水

方自溺用圓抱其兄諸生用廣共溺屍浮出猶握手不解

錫眉字介茲崇禎庚午舉人用圓字知淵天啓辛酉舉人

雲蛟字啓霖元調全昌字未聞又有王雲程者亦貢生也

明江西布政使夏萬亨分巡道王養正知府王域推官劉允

浩史夏隆通判胡纘奉益王由本起兵建昌城陷萬亨等皆

死之由本走闕攻日世表由本以萬

萬亨字元禮崑山舉人由教諭歷遷西華夏邑知縣宏光

帝使迎太后擢江西布政使言者以為驟改僉事分巡南

昌瑞州有保甯王攻日按世表保甯王紹紀崇禎十 避寇

南昌其舍人恣橫執而台之一府洵洵將作難居民亦譁

然欲焚工府萬亨撫定之尋遷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

潰奉母至撫州尋入建昌王養正守聖功泗州人崇禎戊辰進士由知縣歷知南康府以平盜功南都擢副使分巡建昌王域字元壽舉人爲宿州學正以捍禦流賊功歷工部主事南都擢本部郎中出爲建昌知府劉允浩字集生掖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嘗領鄉勇擊賊於萊州謁選授南昌推官史夏隆宜與人與允浩同年進士胡縝桐城人時南昌已爲降將金聲桓所據士民謀拒守域曰事急矣國無主不可以集衆乃與萬亨養正等奉益王由本爲號由本年少柔懦不習武事以戰守機宜委之永甯羅川兩郡王攷曰按世表永甯王由權以萬曆三十九年襲封甯王慈炎其由羅川王由核以萬曆三十一年襲封而釋史云永甯王慈炎其由羅川王由核以萬曆三十一年襲封而釋史云永德之子歟侯汝羅川王乃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約諸紳

小曆紀年 卷十一

集義得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將就南英家歃血訂盟王謝二巨室捐貲助餉練鄉兵幾及萬人分埤拒守軍勢頗振而保甯王者私與我軍通約內應演將趙印選以象兵援南都不及假道還師由本留之戰既合保甯王以火箭傷象兵遂大潰亂城陷由本奔旗塘佛舍已遁入閩永甯王走甯都萬亨等俱被執聲桓以萬亨能得民將藉以撫徇諸郡曰公從當大任萬亨書絕命詞見志聲桓不欲有害賢名乃與養正等俱械送武昌同日遇害建昌士民哀萬亨等之忠也瘞之池若河之側題曰六君子之墓而同時以諸生殉難者則南昌鄧思銘初思銘聞北都陷號召諸生百餘人習射學技擊名曰庠兵請於有司有

司笑曰庠可兵邪與乃散既而建昌兵起乃入王域幕參贊城破被執指金聲桓大罵繫於竿首射之連及六矢思銘大吼曰經時不能殺我技何劣也遂射死

徐霖曰羅川王所招三十六將惟安仁僧丹竹爲最著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刃及得仁面淺獲之後金聲桓過安仁聞其病遣九騎往縛之丹竹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伏於隘而單身入酒肆中金騎見其僧不知其卽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遮應曰我是也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再前再遇獲其三得歸者纔二騎耳聲桓破廣信丹竹以木椿置水中而持長槍火箭逼之聲桓兵乘舟遁舟觸椿盡碎多溺水死丹

小曆紀年 卷十一

竹盡其所獲而返後率壯士邀擊

王師之入閩者馬驟被殺

明臨川在籍前吏部主事會亨應揭重熙起兵撫州

亨應字子嘉崇禎甲戌進士重熙字祝萬崇禎丁丑進士亨應官吏部文選主事嘗以事爲御史張懋爵所劾被謫歸南都立重熙由知州擢吏部考功主事而亨應以滿籍獨不赴

大兵既下南昌金聲桓令王得仁徇撫州亨應乃命弟和應奉父入閩已與重熙暨艾南英募兵守禦未集而騎已薄城下衆皆散

明在籍左春坊左庶子楊廷麟左由允劉同升起兵贛州擢

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監祭酒

廷麟字伯祥清江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同升字晉卿吉水人舉丁丑進士第一授修撰為楊嗣昌所構將逮治旋獄釋言者交薦十六年秋復授職方主事同升亦以劾嗣昌請福建按察司知事未赴北都陷同升馳檄十三郡興義師廷麟遇之南昌乃大集澹臺祠為思宗發喪誓師起義宏光帝立廷麟以左庶子召同升以左中允召未赴宗室朱統額之誣劾姜曰廣也廷麟招健兒有不軌謀曰廣為內應宏光帝置不問而所募兵竟以散去

大清兵既克南昌袁州臨江吉安相繼下已又取建昌惟贛州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孤懸上游獨存廷麟乃與同升謀邀贛撫李永茂集紳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刻期大舉王手詔嘉獎招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監祭酒

明龍泉在籍工部右侍郎劉士楨起兵復泰和廬陵士楨克二邑守之明年吉安復陷遣四子摩履入闕求援而令季子穉升從李陳玉起兵信豐為贛州聲援贛破避之南田

前前汜水知縣胡定海起兵德興敗績死之定海一作海定南昌舉人官汜水知縣致仕歸貧甚投徒德興海口之董氏董亦義俠也破家起兵金川定海為之聯絡鄉勇泊

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乘

王師之退攻婺源殺我長吏聞

王師將進討徒步乞師於黃道周比歸海口已有兵戰收被執

論殺首既殊而屍體立不仆同死者為揭新不知何許人

明德化 李含初起兵復德化瑞昌尋敗死

合初傾家起兵服山連破德化瑞昌

王師未遑致討也未幾所部王拐子私款於九江守將余世忠

襲服山舍初遇害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屏鄧士鳳

熊九鼎宗麻子五人

明德安 郭賢操起兵復德安遂復建昌尋被執

賢操連破建昌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當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事者方議撫釋勿殺明年四月集眾圍再舉我師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而逸戊子金王之亂復投袂起為我九江守將所執殺之子七人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時中流矢死三良鐸從島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戒登魁妻胡氏殉之

明瀘溪知縣張載述貢生魏一柱起兵拒守

王師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一柱縛光送鄭彩礫之與舊知縣

張載述畫策守瀘吹

王師於密潭

臣竊曰同時樂平倪氏兄弟吉水王寵鄒氏叔姪事皆可傳附志之倪大顯者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饒州推

官周損幣致之損敗歸督師黃道周道周敗從廣信曹大  
 鎬王得仁之屠樂平也軍中聞大顯勇爭致之有僧長八  
 尺餘下馬搏大顯大顯斫僧應手頭落已圍者數重度不  
 支抽刀自刎死大恢大登被執皆死王寵鄒文鼎與從子  
 敬皆吉水人寵從劉同升起兵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為  
 王師所獲寵詭降越日盡殺其伴即載其旗幟以行過新淦峽  
 江令見旗幟以為本兵也出迎江許龍遠起擒殺之連破  
 二縣已而文鼎敬起兵寵與之合戰敗文鼎赴水死敬被  
 執見殺寵復走脫樹一幟大書追勦王寵四字呼殺賊而  
 去去既遠

王師始知其即寵也後金王歸明遍招之不得寵已入山死矣

小腆紀年 卷十一

辛未明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募兵  
 江西以圖恢復

廷臣曰請出關而鄭芝龍輒以餉絀為辭會賜宴大臣芝  
 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黃道周爭以祖制武職無班文  
 臣右者終先道周由是文武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  
 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道周見芝  
 龍無經畧志謂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關奏請以師相募  
 兵江西多臣門生故吏必有肯効死力者且可運揚廷贖  
 何騰蛟為進取計遂率門生中書蔡春溶賴繼謹陳駿音  
 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至潔並子弟可千人以行有糧  
 鋤棘矜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實不可應敵次芋源賦責

躬詩曰天地何高深日月猶循環星宿陳其領動靜匪無  
 端舉翼不能翔而作醜雞觀大命一以至不能復研鑽鬼  
 神欲告之翁吸近告難傷哉草木頑不得留朱顏至延平  
 請餉芝龍斬之王不得已給空劄數百道道周親書劄付  
 獎語得之者榮於誥敕又得百人攻日福州舉人陳金城  
 文曰欽命直省招征事宜聯絡恢復兩京少保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為出師本  
 閣部行師費簡練明靜務要十五人為伍一人挑帶糧食  
 兵器一人挑帶藥具一人挑帶帳幕被窩不宿民舍不穿  
 城市違者重斬輕者不饒約一百八十人為一隊游擊  
 員兩游擊屬一參相凡參相十員游擊二十員兵士三千  
 六百五十人務要精壯曉暢動遵法令參相二員屬一主  
 事務大小相承情法相資不得偏執已見致生乖異今以  
 風雲雷雨虎豹熊羆龍象為號每號填補參相一員游擊  
 二員兵士三百六十人准得洪京榜號填補參相一員游擊  
 等陣士務要整齊肅辦不得差違查點失伍及違令  
 者斬不饒俟功成一體題請封賞查此劄武元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年拾月拾伍日給又另行親筆硃書曰洪京榜久領黃片  
 屢領英茅近以勸進加恩准貢乃願就戎行共圖恢復東  
 山雨雪曉其在懷板屋溫如何能不思已經題請授中書  
 舍人仍著兼監紀推官前去招募以終前業功成陞敘陞  
 爾衣袍劄付試中書舍人洪京榜號填補參相一員游擊  
 攜之至京屬同人題跋非特聖寶存此見當日軍中法令  
 大進師建甯遣通楊廷麟萬元吉為聲勢尋有以外交諸  
 藩飛語聞者王遣使馳示道周自陳疏曰臣田無一畝居  
 止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見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  
 諒於犬豕豺狼臣行年六十無險心醜語為凶人所仇無  
 奇功異能為要人所嫉獨特一片肝腸為高皇列宗與天  
 下黎獻共對白日耳臣雖庸下遭逢陛下魚水相期一月  
 之內四疏乞師至若子弟募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  
 孤身隻手陷身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洳遐因海若未收

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甯而谷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  
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與念其雄畧十射  
九破千劬之力盡於盆水四顧環堵何能不哀今稍平復  
遂相對勸臣出關嗚乎此亦臣子也願曾受朝廷之寵眷  
而掩憤至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分膾共薪而  
滄滄訛訛望影射沙欲何為者陛下不屑為昭烈臣亦不  
屑為孔明陛下不屑為宋高宗臣亦不屑為李伯紀取法  
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四至古今讒賊偏中  
於高明近代人才沈淪於苟賤惟陛下垂眷王覽表手割  
慰之遂出崇安分水關甯化諸生李世熊上書道周曰竊  
惟國運絕續之交天人傾定之際賴祖宗神靈名世挺生

小腆紀年 卷十一

雖創不基如立冰上內則百察瞻其風裁外則敵仇視其  
舉措下則草澤英雄察其氣勢以赴風雲夫以師相聞望  
之隆天地祖宗付託之重意必啓沃德心定謀帷幄俟規  
模粗定然後聲聞不庭耳乃頓徹坐論之席鑿凶乘鉞而  
出遠近聳愕以為廟算宏深非可臆測不肖則主華之人  
耳見不出里巷就里巷事 例之譬故家新破田宅半割於  
巨豪區區別宅僅存者苟且盤據垣墉之繆網未盡固義  
從之服役未盡力水旱之儲蓄未盡裕為家督者置此不  
問囂然與巨豪叛族誅責侵沒之餘產不亦輕遽失序乎  
幼讀書見諸葛亮自比管樂仲學術備見管子書勿論若  
樂毅則亦謹慎好謀之人而已其為燕圖齊不敢圖齊也

必曰與天下圖之且不敢曰與天下圖之必曰徑於結趙  
又不敢恃趙而別使楚魏以淮宋地委之於是五國合而  
齊舉矣其慎密也如是若諸葛之出師亦未敢出師也必  
曰南方已定甲兵已足乃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即如是又  
必付託得人宮中之事悉咨郭攸之費禕董允等謂必能  
裨補闕漏也營中之事悉咨向寵謂必能和穆行陣也將  
相分任官府肅固諸葛乃可拜表行矣先生之旗指江右  
而毅不返顧也宮中有郭費董否營中有向寵否外有趙  
魏韓楚之夾助否若不然者直若家督諉見在之貲產不  
治而先責問未必可復之貲產也夫人之敢於作逆據主  
人之貲產而公然與為抗且眈眈欲併主人之餘貲而得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之彼亦自有作逆之才具氣勢也家督誠欲一朝剪除之  
非才具氣勢倍於作逆者不勝乃今所聞大可異也先生  
之行也召募市人纔三千耳餉不給於國帑而資於門生  
故友之捐助此一時之義激慷慨耳朝廷纔給空名劄百  
十道以為行餼兵事歲月未可解義助能歲月例輸乎空  
劄可當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馬飽騰人人致命三千未  
教之卒可枝拄諸道分進數十萬方張之寇乎今夫尋丈  
之艇八翼之楫雖有狂飈怒濤每凌而渡之嘗試置滄溟  
之濱洪湧如山浪及而艇化漚沫矣長河之決也摧城郭  
蕩山陵呼吸改天日僅僅投壁馬負石束薪祈禱而闕之  
庸有濟乎或且積精誠稱天命簪笏鞠躬以身試其衝委

命而賊河伯則近愚矣設若有濟則是宋襄之仁義誠有  
效而孝經之退賊果可必也徐夫人七首以試人血濡履  
立死若以薄擊柱石非折則缺可立見矣古之猛鷲莫如  
秦善用兵莫如王翦其破楚也必六十萬以至仁伐至不  
仁莫如周武與尚辛周師之興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古者一車之卒百計人當三萬矣千百夫之長不在是而  
尚有友邦豕君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為羽翼其用衆如  
此今敵衆數十萬氣勢非但楚也而吾不及周師者十之  
一謂永勝閭總之師足策應乎魯國吉慶之師可牽掣乎  
是數者非同心同德難語於羌髻微濮人不待智者決也  
徒以孑然一軍欲為王翦呂尚周武所不能為之事此天

小廉紀年

卷十一

下所共惑矣今夫閭關之外皆豺狼所曾蹂踐而榛蕪之  
區也誓師出關事有進而無退苟進無破竹之勢退安所  
得磐石之基不幾進退無據乎則何不暫駐關內近為永  
勝閭總之縮轂遠為魯國吉慶之表層既可招募建撫流  
散之兵訓練以實行伍亦可收拾附近荒蕪之地耕屯以  
充行餉信使往來諸軍如指臂並運急緩相需庶幾氣勢  
完整合力以攻所必爭乎此固尋常所共及或秘畧不必  
出此則不敢知若謂明德雖衰天命未改名世聲靈久被  
遐隔人心之思漢可用至誠之動物有徵或不戰而屈或  
因壘而降亦古來萬或一有之事斯固愚蒙所未能信而  
先生亦決不邀此倖也

攷曰見李世  
熊東坡集

徐鼎曰特書之即書史可法治兵揚州以圖中原之例也  
然則道周之出師無可議乎當日天下大勢十去八九為  
闕疆君臣者惟有保境息民繕兵積穀聯絡楚豫江上之  
師以觀釁而動庶乎其有當也而乃以新募不教之兵當  
百戰百勝之敵驅羣羊而鬪猛虎槍枋雀以逐蒼鷹慮材  
而言不亡何待况乎文武不和糧餉不給參商訐於朝右  
庚癸呼於首山其於安內攘外先後緩急之序又倒置焉  
然則何嘉乎爾天命已去人謀胡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是武鄉信國之所以盡臣節也嘉其志悲其遇固不必苛  
其才與功哉三復李生書真先生之諍友也

我

小廉紀年

卷十一

大清兵克華陽山寨明前山東巡撫邱祖德等死之

王師破山寨獲祖德父子送南京不屈磔死事聞贈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

我

大清兵克稽亭山寨明諸生麻三衡等死之

三衡被獲賦絕命詩殺於南京吳太平等七家皆死

明封宗室盛瀝為瑞昌王授都司方明等官有差

屯田都司方明字開之起兵據廣德迎盛瀝入其軍號召

義旅連破孝豐臨安甯國等縣聲勢頗振事聞封盛瀝為

瑞昌王授明等官有差無何降將張天祿自徽州還師明

不能禦棄營走浙東有潘文煥者鎮江人匿瑞昌王於茅



山民舍其部曲喜正赴京口置弓矢事覺遂殺瑞昌王

東華錄載是年八月洪承疇奏擒瑞昌王朱誼漸斬之不知盛澤河又名誼漸也文煥見喜正切

齒罵曰吾死何足惜王能一日存則人心未散鼠子乃壞

吾大計奮然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之

後世有頌述焉不然一老嫗也誰復知械至金陵不屈死

一女亦不食死明還長與為防將郭虎所執一小卒指之

曰此方明也遂斬之改日此於月日無效姑以事次之

是月獻賊屠明成都龍安兩府屬州縣

賊與偽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勦成都所屬

州邑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或不忍行刑多

自經於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向酒家索醉死酒家一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三

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以手委股以就割制無或免者

獻賊遣其黨屠明邛州

劉文秀復至邛取遺民萬餘家悉屠之又殺僧道千人於

是行盡剿法立搜山望烟等頭目匿崖谷者火薰之邛蒲

二百里蕩為血肉之場

獻賊遣其黨屠明丹棱

文秀踞丹棱署驅城中人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

又遣兵投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數十為一羣擁至江陵

廟燬焉遂到北門山為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獻賊遣其黨入明洪雅義民余飛破之於花溪

庠生祝箋之子婦楊氏二陳氏宿氏王氏及少女祝氏避

亂山中為賊所劫六氏拜別父母俱投水死花溪去縣四

十里背枕飛仙關面阻青衣水飛伏壯士數百人於山谷

而以羸弱誘之賊遂入隘中伏發不得出截殺幾二千人

賊大沮喪沿江遁

明千總周鼎昌大破獻賊於南安鎮

賊由青衣江下來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關

部王應熊檄率眾拒守豎木為城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為

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水中腰鑿斷橋賊沈水中餘賊

反奔南岸鼎昌蹙之賊大敗盡喪所掠奔還成都

獻賊大殺成都居民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三

賊惡蜀人之叛已也許其眾曰有天書夜墜庭中上帝命

勅總蜀人違者譴不細因聯百姓十人為一縛繫至中園

盡殺之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纂其闕數召諸醫鍼

之一穴差者立死太慈寺僧近千人因藏一宗室向寺俱

斬一日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方舉刃迅雷雷擊者

三獻忠怒指天詬曰爾放我下界殺我乃以雷嚇我邪磔

還擊者三是日屍骸激水橋為之折

八月乙酉明頒祖訓於廷臣

頒祖訓五十七條於閣部科道大學士林欽楫率諸臣表

謝

明鄭芝龍陳歐守事宜

時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俱芝龍為政集廷臣議戰守自仙霞關外宜守者百七十處應設守若干其戰兵以今冬簡練明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右計兵二十餘萬合閩粵餉不支一年乃請於兩稅正供內米一石預借銀一兩令羣臣捐俸紳士輸助察州縣歷年積穀銀兩未解者悉催赴行在官吏督徵急迫閭里騷然從戶部侍郎李長蘅之請廣開事例於是廝養隸卒皆得給劄授官其點者軒蓋僕役鞭撻里鄰晉江令金某嘗在訟兩造稱官職立而語不服則互毆於庭時謠曰敵兵如蟹遲遲其來識者知其必敗也

明靖江王亨嘉僭號於桂林執廣西巡撫瞿式耜幽之

小曆紀年 卷十一

靖江王者太祖嫡兄南昌王興隆之裔也攷曰本明史世表請王列傳南畧以為太祖甥朱文正裔大謬興隆子文正亨嘉以庶子從太祖有功未封卒其子守謙始封靖江王亨嘉以庶子襲封其嫡嗣借宗人疏訐之歷天啓崇禎兩朝獄未具亨嘉厚賂朝貴以故輒直亨嘉而下訐者於獄宏光元年二月亨嘉表賀登極因劾奏永金連三州皆為土賊所據撫按匿不以聞及南都失守亨嘉遂睥睨神器以其黨總兵楊國威為大將軍推官顧奕為吏科給事中推督僚佐有差檄廣西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自稱監國隆武詔至不受舉兵將東撫臣瞿式耜之任抵梧州移書責之曰兩京繼覆大統懸於一髮豪傑睥睨逐鹿閩詔既頒何可自輿內難為漁人利移書總制丁魁楚為之備而陰檄思

恩參將陳邦傳防梧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謁者促式耜入朝式耜曰王也而朝禮也謁者曰易朝服式耜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禮也一日迂式耜語挾之登小艇指揮曹斗持刀加頸索勅印拽過數舟數仆數起式耜坐稍定曰敕印可刀求邪我開府重臣若欲為帝會廬陸之漁戶不若矣亨嘉既不獲救印而魁楚兵且至乃挾式耜上桂林塞其館寶不令見人至則閉之王邸式耜日凝坐不與邸人語進之食亦不食初式耜知亨嘉之必亂也遣標官徐高察動靜高幼子得出入宮中進饘粥焉高於永歷四年殉桂林之難

明吳易孫兆奎討浙寇李九成誅之

小曆紀年 卷十一

浙東人李九成者假名建義以戰艦千艘宵晝劫掠兆奎與易密謀殲之偽為結好以弛其備約期兩軍合營或以大敵方強不宜自翦羽翼兆奎曰不然今日之事正如寸刃刺鯨空拳搏虎所恃以號令人衆者惟此區區之信義耳若縱彼焚掠則所在之民誰非寇仇是敵未至而先自敗矣八月七日遣驍將許某統十三艘往討先有黑氣如長堤直撲李營而隕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未幾復大霧咫尺不相覩李營之衆以為吳軍來合營也俄而砲聲大起兵四集遂大潰九成就縛斬之所俘婦女皆遣還時起事諸人多驕暴為民害惟易兆奎整戎卒戒侵掠衆頗效命攷曰本誌世傑西戎雜記

降將李成棟以我

大清兵克松江明在籍兵部右侍郎沈猶龍等死之

初吳淞水師提督吳志葵自海入江總兵黃蜚亦擁千艘

由無錫來會共結水寨放泖湖與城中相犄角是月初旬

王師以輕舟截春申浦大戰乘風縱火烟焰蔽天二將舟重不

能運水師多死皆被執降紳董廷對謀內應事覺郡人磔

之已有假黃蜚兵號者突至猶龍以為信開門納之有紅

巾抹首隨之入俄而巾脫皆髮辮也眾驚呼曰城破矣守

兵皆潰猶龍出東門中流矢死於濠李待問死於織染局

初待問夢袍服間有字曰天孫織錦以為中翰兆也至是

竟驗章簡守南門不屈死同時殉難者華亭教諭眭明禾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十一

丹陽人題詩明倫堂自縊死郡人尙寶司丞徐念祖及妻

張氏妾陸氏李氏俱投繯死衣工陸厚元積薪於門語其

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舉火與妻子女皆焚死有舉人

傅凝之者參志葵軍春申浦之敗與諸生戴泓赴水死

庚寅明命肅鹵伯黃斌卿鎮舟山

舟山四面皆海昔越王句踐欲居夫差於甬東即其地也

元為昌國州明併入甯波之定海縣設參將一員以鎮之

崇禎間黃斌卿為其地參將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

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有妓劉氏助之貴得以恩

例授把總自參將陞江北總兵南都亡遁歸閩閩中立附

表勸進並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

連越郡北繞長江進取之地也王善之封為肅鹵伯賜劍

印屯舟山得便宜行事

徐鼎曰特書之為舟山立國張本也

壬辰明冊妃曾氏為皇后

妃南陽人諸生曾文彥女崇禎五年王襲位年已三十有

一妃年十九選入宮頗知書禮任內政王安置鳳陽高牆

中奄人不得賄以石墩鎖之病瀕死妃恐醫藥有詐禱於

天自剗股肉進之王愈後始聞遂更相憐愛南都覆妃勸

王為自立計至是冊為后封文彥為吉水伯命婦入朝於

太和殿僉有所資妃頗與外政章奏多所參駁王臨朝則

垂簾共聽斷都御史張肯堂曰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德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十一

助成王業然皆宮闈之中然相贊助垂簾則非聖世所宜

妃大志肯堂以是見疏按曰按命婦朝於太和殿非遙冊

宮何外也南畧又謂后至大典工作應區之屬用黃金開織造府后下體皆織龍鳳云云

癸巳明郊祀上帝於南郊鄭芝龍鄭鴻逵稱疾不從戶部尙

書何楷劾之

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勳臣不陪祀無人臣禮宜正其辜王

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

自知不為二鄭所容請告去中途遇盜截一耳或曰芝龍

部將楊耿為之也後漳州破楷抑鬱卒所著有周易訂詁

他說經書不傳

明行保甲法於天興府

明定錦衣衛軍制

設中前後左右五所每百戶為一威所八威所為一禁軍  
明鄭鴻逵引兵出浙東鄭彩引兵出江西尋引還

芝龍知眾論不平不出關無以弭眾乃請以鴻逵為大元  
帥率周鶴芝張明振楊濟時陳秀郭曦陳霸鄭陞等領兵

諸葛倬等為監軍道出仙霞關向嚴衛以應張國維方國  
安浙東之師以彩為副元帥率施天福鄭聯鄭斌張進朱

壽劉全江美鼇等領兵張家玉為監軍道出五福杉關以  
合江撫楊廷麟楚撫何騰蛟之師既出關託候餉王檄催

孔亟不應鴻逵慮有上書言事者嚴禁仙霞關儒生出入  
彩行百里而還稱餉缺留如故攻日臺灣外紀云陳秀海澄人後獻仙霞關投誠封

武功伯陳霸南安石井人入粵東投誠封忠勇侯

明魯張國維復於潛

國維既連克富陽於潛樹木城於緣江要害聯合國安及  
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疏請於魯

王曰剋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擣虛  
人無接應之暇此為勝算必聯諸帥之心為一心然後使

明監國魯王以田仰為東閣大學士

仰從海道至浙東乃有是命

明監國魯王賜行人張煌言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典制誥

煌言字元第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壬午舉於鄉父圭章刑

部員外郎母趙氏感異夢生神骨清頰稟遺不羈能文章  
善騎射崇禎帝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三  
發三中錢肅樂檄會諸鄉老煌言獨先至肅樂且喜且泣  
遣之台州迎魯王授行人至是賜進士加編修典制誥  
徐鼎曰煌言圖存危難之間孤忠偉績有光浙東者也故  
書以嘉之

我

大清兵克峽江明守將鄧武泰死之進克袁州同知攝府事李  
時興死之

武泰初與白之裔扼峽江以防袁吉我前營將劉一鵬來  
攻之裔叛降武泰死之乘勝薄袁州守臣李時興福清舉

我

人由知縣歷袁州同知攝行府事與士民悉力拒守已而  
守將蒲縷戰潰湖廣援兵黃朝宣等亦謀歸知事不可為  
乃自縊於萍鄉官舍一僕殉之

我

大清兵取吉安遂取萬安殺明巡撫曠昭知縣梁于浹死之

王師由吉安長驅入萬安昭被執不屈死攻日本粵許見聞郵論知縣梁

于浹被執繫南昌獄者五十有三日聲桓欲官之客有來  
賀者于浹曰死我者可賀而不可弔官我者可弔而不可

賀死者形立官者神滅吾豈以神易形哉九月十三日作

絕命詞自縊死于浹字飲先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攻日本

史按繫獄五十三日以九月十三日死計城陷當在七月

曠昭被執于漢  
死之疑有誤

臣肅曰昭亦抗節者何以別白書之死者死所守也昭不能死於省城之亡既奔臨江萬安又不聞起兵抗拒身被俘囚君子以為失所守矣巡撫知縣官有大小而責任亦隨之烏乎同

明吏部主事曾亨應被執於臨川不屈死之

亨應起兵應益藩及潰而匿於臨川汀贛之間有峒賊蕭陞聞總者自分四營其前左營最強張安者左營之一也驍勇善戰有歸正意永甯王自甯都出招之先一日蕭間夢紅日臨其門翌日而永甯至以為吉徵合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進賢屢戰皆捷是時羅川王亦與艾命

新招軍貴東安仁間有眾數萬永甯王以嗣兵與之合寓

書亨應請為東道主亨應喜募卒數百與相犄角一日方置酒宴客王得仁偵知之潛從祝家渡濟師倉卒不支亨應走避石室從弟某恨其賈禍指穴出之遂與長子筠俱被執得仁解其縛揖之曰公義士也時不可為蓋隨世以就功名乎亨應不答搗數十詢之如前懸諸樹間射之終不屈遂被戮筠亦死之家族罹刃者二十人部下駢死三百人村里為墟弟和應既奉父入福州州失避之肇慶肇慶失乃拜辭其父投井死同邑舉人王秉乾諸生湯仲發皆以舉兵事露受刑最酷仲發顯祖孫也後嗣兵與羅川王兵圍羅川王中流矢死永甯王亦以糧絕棄進賢之撫

州復之建昌得仁追獲殺之

明把總吳之蕃起兵謀復嘉定不克死之

初李成棟至吳淞武舉馮嘉猷獻遠近地形圖及攻圍守禦之法成棟以嘉猷署吳淞總鎮事陸營把總吳之蕃首父斗南於崇禎時以討流賊死之蕃嘗自謂忠孝之門聞部下百戶降怒曰奴輩皆世職降何易也俟大明兵得汝定鑿汝筋抽汝骨也於是月十六日起兵至吳項橋登岸嘉猷謂老營兵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邪粹有不利我與汝皆碎首矣遣人焚之蕃舟之蕃眾多烏合見火起遂潰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不瞑矣挺槍欲赴鬪居

民汪三者誘之同行推墮水遂被擒嘉猷陳鼓吹羊酒犒

得勝軍縛之蕃罵曰汝吳淞牧兒何敢作此事之蕃大笑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遂被殺

辛丑我

大清兵克江陰明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等死之

應元偉軀幹性嚴毅號令肅犯者不少貸然輕財與中賞輒逾格傷者親為裹創死則酌酒哭之明遇以寬厚稱毀家徇義善撫循往往流涕相勞苦士故樂為之死李成棟既破松江率所部十四萬至驅降將吳志葵黃蕪至城下康說利害應元罵曰收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吳喋喋為

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許用德製樂

府五更轉曲使善謳者曼聲歌之其聲淒婉北兵聞之皆

泣下既知城中無降意攻益急礮聲徹晝夜應元慷慨登

埤意氣自若是日大雨如注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

射城西城遂陷應元巷戰所當披靡投河不死遂被執劉

良佐持之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為見其勒不跪一卒槍刺

之脛折地擁入棲霞禪院夜半僧開大聲呼速斫我者

再已乃寂明遇搏戰被殺手握刀僵立不仆用德於前數

日驅妻子盡室焚死訓導金壇馮厚敦字培卿自縊於明

倫堂妻王氏與其孀妹結衽投水死邑人兵部主事沈鼎

科字銑臣崇禎辛未進士自縊死中書舍人戚勳字伯屏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壬午

視妻女子婦投縵畢北面再拜自焚死流寓則武進舉人

夏維新諸生呂九韶王華皆自刎死踰月有歸者不知

何許人入城自擲死凡攻守八十一日竟無一人降者而

大兵之死者亦七萬五千有奇閩中聞報王泣曰吾家子孫遇

江陰人雖三尺童子亦當加敬也城中屍骸枕藉街巷池

井皆滿薰臭不可近有一女子題詩城牆曰寄語行人休

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放日黃晞鄧子湘諸人記江陰城

六萬七千名王騎將不與馮至今邑人相傳有三王八將

皆死城下之語考是時南征貝勒一為勒克托汗一為博

托一為貝子屯齊後皆立功關楚北剿大同進封順承郡

王端重親王其餘劉良佐李成棟以下無一死於江陰城

下之人若吳漢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之死楚粵則首

延奕世載在史傳何得佚其姓氏文士鋪張快其筆舌盡

信武成之策遂成演義之誣今並前之女子題詩見袁枚隨園詩話

我

大清兵克金山衛明指揮侯承祖死之

承祖字懷玉世襲金山衛指揮之職松江兵起以兵往願

襄事吳志葵忌之阻其謀承祖恚曰然則府城聽之總戎

承祖以金山為存亡耳遂拂袖歸與子世祿治兵嚴禦未

幾松江破

王師進攻金山承祖坐睥睨間親冒矢石綠城上者手刃之屢

進屢卻久不能拔既而李成棟克江陰還師來助有內應

者啓水門以入承祖率世祿親兵巷戰身受四十矢力盡

被獲罵成棟不絕口見殺世祿亦被執說之降曰吾家自

始祖以開國勳子孫不替世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一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壬午

死報國哉至文廟前曰此吾死所再拜飲刃死攷曰明史

諸書皆云侯承祖無異詞後閩陳廷敬午亭文集廖氏傳

云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銘鏞以事戍金山子孫世襲指揮

兵乃躍上翁手格敵清兵南伐堅守不下稍疑與城樓等

畧同而名不著按世祿云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勳云云明

史開國功臣無侯姓人當是廖姓誤作侯者永忠本侯爵

而誤也存之俟攷

明中書舍人盧象觀葛麟總兵毛重泰陳坦公與

大清兵戰於太湖敗績皆死之

麟丹陽人與象觀同舉於鄉有膂力能開數石弓宏光中

巡撫邢彪佳薦其才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口上

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走海上佐總

兵吳志葵起兵攻復青浦志葵見擒潰卒推麟為帥時耶

中王期昇奉通城王盛激立寨太湖之西山因與之合未  
幾象觀亦至軍遂盛期昇性貪剽掠民苦之引

王師焚其舟期昇遁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衝之手擄  
長矛奮力戰所當披靡連殪百人於湖

大兵耳其名諱曰長而肥者為中書也萬箭注之麟揮矛如風  
箭悉墮水乃更以火攻舟焦始自沈象觀拜其眾曰我兄  
弟受國恩無以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躍入水死先鋒毛  
重泰陳坦公皆死之

明吳易孫兆奎敗績於長白蕩兆奎死之

我總兵李選春率兵五十四艘自平望至白龍橋列陣三  
十里易與兆奎會沈自炳自駟之軍破走之已而提督吳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壬午

勝兆敗盧象觀葛麟遂引兵追易兆奎率銳卒伏蘆葦中  
襲殺我兵甚眾易眾醜酒相賀俄勝兆合四郡兵至石橋  
橋斷港汊易軍無見糧營中震懼勸兆奎走海兆奎曰今  
四圍皆兵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濟我將橫屍水上遂以身  
許國之志豈能竄海苟活邪黎明

王師八面環攻時陰雨連旬舉礮礮不震持弓弓弦解兆奎往  
來督戰自寅至午

王師益眾易兵內潰自相殺易與驍騎數人潰圍南走父承緒  
妻沈及女皆投水死華京吳且趙汝珪與自炳自駟皆戰  
死一軍盡殲兆奎兵敗將走慮易妻女被辱視其赴水然  
後行遂為追者所獲械至江甯見洪承疇大言曰崇禎時

有一洪承疇者先帝親祭哭之今而又一洪承疇為一人  
邪兩人邪承疇曰咄爾自為一人事可耳驅出斬之

明魏國公徐宏基謀起兵不克及其子文爵皆死之

宏基字紹公中山王達之後世襲魏國公守備南京宏光  
帝立預翊戴功既與馬阮忤乞休以子允爵嗣職率妻奴  
投吳江袁進士世奇家避蹟焉郡紳多從之勸作匡復計  
宏基樹幟募鄉勇千數百人按戶出貲助餉有陸醉儒者  
雄於財其弟某偕客過莊舍宏基邀致之抑之跪勸之書  
餉某堅弗承繫諸暗廠困苦之客脫歸以告醉儒時總兵  
黃蜚潰降部將田勝嘉收餘眾出沒湖間專事剽竄醉  
儒具厚幣乞援復糾亡命三百人乘夜發難登世奇屋劫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壬午

其弟出乃集眾進攻袁徐兩姓家屬及避兵諸紳悉被戮  
而沈屍於湖宏基挺矛奪門出投分湖葉氏葉懼禍縛而  
致諸陸陸趣軍士叢槍斃之其子文爵年十五登屋發三  
矢矧三人被執亦叢箭死後承恩帝聞宏基之倡義被害  
也賜諡壯武政曰明史徐達傳附載宏基卒諡壯武子文  
爵嗣蓋諡以乞休為卒勢中賜諡為南都事  
又誤以襲爵之允爵為文爵也文爵時年十五  
宏基豈能乞休令嗣職乎允爵降於南都亡時

明總兵李某任源遠吳福之徐安遠兵潰皆死之  
吳易既敗源遠軍亦潰李某白刃死源遠被執至溧陽官  
命之跪源遠曰若非明臣邪見我不愧死而欲屈我乎曰  
子年少姑待之源遠曰汝惟有待故至此我何待速死耳  
福之書絕命辭於衣襟間投湖死安遠亦以不屈被殺妻

楊氏妾蕙香殉之

明廣西巡撫瞿式耜以參將陳邦傳中軍官焦璉討亨嘉擒之械送福州

初式耜以隆武之立也非序不勸進夫人邵氏在幽所日夜哭因遣家人齋蔬間道至福州賀即位並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游嶺表失則豫無所備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為矣臣式耜朝以死則粵中夕以亡豈惟一省之憂因陳亨嘉有必敗狀王大喜會丁魁楚遣陳邦傳討亨嘉亨嘉與戰而敗返桂林餽式耜衣服飲食瞑目不應乃送式耜於距城五里之劉仙岩而以王符謂狼兵不應邦傳攻之急乃復送式耜入返其勅印時城守中軍官焦璉為揚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國威旗鼓而密輸款於式耜式耜密遣璉夜縋城入邦傳營復縋邦傳入擒亨嘉並國威顧奕等械送福州璉字國器山西人絕有力獻賊之陷楚也繫桂王由榔於道州璉踰城入獄破械負王登城手短兵一躍下輕捷如飛賊疑怪不敢逼遂亟趨渡河以免桂王德之以功受封事見後徐鼎曰能左右之曰以身在幽囚而能結豪傑定禍變其忠信可涉險而其智慮亦足濟艱矣曰以者嘉之也

獻賊陷明樂用寨

樂用寨本蘭州奢崇明故地奢氏滅改屬永甯衛寨有山最高名經匡固可屯萬人守將羅從義以五千人駐之賊將孫可望圍之數月不能克乃遣人往說之既降誘而坑

之 攷日本張獻忠亂蜀始末

九月甲寅我

大清豫親王多鐸以明福王由崧歸於京師

江南既定豫王以由崧與北來太子北旋聞中上由崧尊號曰聖安皇帝浙東魯王上號曰報皇帝明年五月與諸王常澆同見殺粵中桂王立上諡曰安崇簡皇帝 攷日參見錄聖安本紀又南畧云宮女宋蕙湘者金陵人途經壁云風動江空揚聲催降旗颯颯鳳城開將軍戰死石王崇禎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鶯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篋篋引幾度宵廬伴暮笳 明總督何騰蛟巡撫堵允錫受闖賊餘黨降 允錫字仲緘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遷郎中授長沙知府山賊掠安化甯鄉允錫督鄉兵破滅之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又殺醴陵賊渠遂以知兵名南都授湖廣參政分守武昌黃州漢陽左良玉之稱兵犯關也總督何騰蛟奔長沙令允錫攝巡撫事駐常德李自成既死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衆無主議歸騰蛟率衆四五萬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來歸也懼甚攝湖南巡撫傅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借參謀吳愉指揮俞一麟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洶洶監軍章曠請於騰蛟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之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之酒二人不交一言相與痛飲賊問來意二人曰督師以湘陰糧小不足以容大軍請即移長沙因



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永保富貴搖旂喜隨二人至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權牛酒犒其從者命大將張先璧以卒三萬馳射旌旗蔽天搖旂等大悅招其黨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十餘萬聲威大振未幾自成後妻高氏與其弟一功從子李錦擁眾數十萬通常德允錫議撫之會騰蛟馳檄至乃躬入其營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王金銀器皆踴躍拜謝乃即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高氏語錦曰汝願為無賴賊抑願為大將邪錦曰何謂也曰為賊無論既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騰蛟偶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大悅復語錦曰汝不可負何堵兩公也別

小腆紀年卷十一

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歸騰蛟以聞王大喜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楚師規取兩江進允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高氏軍授錦御營前部左軍一功右軍並掛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封賞有差號其營曰忠貞封高氏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嘉獎其至允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高氏太后允錫不能止也是時降卒既眾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副將黃朝宣張先璧為總兵官與劉承允赤心郝永忠宗第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也永忠

卽搖旂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巡按劉熙祚中軍徐皆良玉舊將也按曰吳愉俞一明楊廷麟劉同升復萬安遂復吉安臨江表請唐王移駐贛州加廷麟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尋擢同升兵部左侍郎巡撫江西

時有粵東兵入衛過贛廷麟疏留之鄉官王其宏劉明保趙日諷等各率家丁齎糧相從幾二萬人號曰忠誠社九月王師屯泰和明副將徐必達戰敗廷麟與同升乘虛復萬安縣抵泰和復吉安全郡又復臨江果疏以偏安海內為非計請王移駐贛州贛居山川上游豫不能仰面攻且左楚右

小腆紀年卷十一

浙閩背為粵東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傑知朝廷有恢復大計也鄭芝龍阻之不果行王進廷麟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召贛撫李永茂為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繼代之尋召朝繼還而以同升代之既廷麟敗於樟樹鎮乃棄臨江退守吉安

我 天清兵克涇縣明尹民興走閩中趙初院死之

尹民興善謀吳漢超善戰

王師攻之多損傷謂不亞於江陰也城破初院被殺漢超匿華陽山中民興走入閩授兵部郎中行御史事闕亡卒於家

我

大清兵克績溪明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金聲等死之

聲起兵後拜表閩中王命中書童赤心授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總督南直軍務聲刊布詔書曰使南中知閩地之有主也遂拔旌德甯國諸縣

王師攻績溪江天一登埤守禦間出迎戰殺傷相當已而邱祖

德尹民興等多敗死降將張天祿以少騎牽制天一於績

溪間道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是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黃

澍詐稱援兵聲見其著故衣冠而髮未薙也信之城遂破

聲被擒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第執吾去勿殘民揮天一

去曰君有老母不可死天一歸拜其祖母母及家廟曰吾

首與金公舉事義不使公獨死也追及之大呼曰我金翰

小腆紀年 卷十一

林參軍江天一也遂並執至南京諸大僚欲其名欲降之

館而加禮聲呼洪承疇字曰亨九豈有受恩如亨九而甘

心降敵者天一復朗誦莊烈帝諭祭文承疇咄曰此老火

性未除臨刑復遣人與耳語天一呼曰先生千秋在一刻

也聲撚鬚仰面歛刃死同時死者自天一外有姜孟卿陳

繼遇放曰釋史吳國楨余元英先後被執不屈死者副將

羅騰蛟閔士英都司汪以玉諸生項遠洪士魁其可紀者

也僧海明聞聲死市棺抱屍而斂呵阻之不為動載棺歸

蕪湖有閩人蕭倫者賈客也見棺惡泣然曰此豈足斂公

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此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孟

卿諸人亦皆改棺題銘不能歸柩者買地葬之焉事聞贈

聲禮部尚書諡文毅天一禮部主事

臣肅曰金文毅平時遇絕壁下臨無底輒注目俯視足三分出外觀者股栗曰吾鍊吾心耳或議其臨難遲回者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邪

我

大清兵克徽州明推官溫璜死之

璜初徙家屬於淪杭邨禁諸吏不得通私問既聞金聲敗

方嚴兵登埤而黃澍已獻城矣將自刎吏持之乃歸邨舍

語妻茅氏以同死夜將闢匿幼子於別室呼長女寶德起

女年十四方熟睡問何為曰死爾女即延頸就刃茅氏整

衣臥璜刀截其喉有頃茅氏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不殊居人昇之至幕府不語不食越五日自抉其喉死

明池州推官吳應箕兵敗被執死之

金聲之擢都御史也承制署應箕池州推官監紀軍事未

幾聲敗

王師逼應箕泉濱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與官兵偕輒踞上

坐眾亦敬其名不加害將戮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至松

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伸頸謂

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無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

也就刑處至今血跡猶存

明廣德太學生吳源長民人裘君量起兵復州城進兵湖州

賊死

源長舉兵梭子山與君量等鳩眾攻破廣德城至湖州戰  
敗被執俱死之

明鹽城都司鄭某生員司石磐起兵不克死之

鄉兵既潰被執至淮安見大吏挺立不跪鄭欲脫石磐於  
死乃曰此儒生吾劫之為書記者石磐大呼曰公言何謬  
吾實首事奈何諱之下獄六十餘日狂歌痛飲耐晉不輟  
皆伏法

徐鼎曰有曰謀起兵不克死者有曰起兵不克死者別白  
書之何謀起兵者謀未成也起兵者兵已起也

明溧陽副將錢國華生員謝琢及日明史作謝球按起兵不  
克死之

小腆紀年

卷十一

琢兵僑僉事鼎新子也與國華同日起兵士卒欲取餉民

間琢毀家應之不繼而潰被執命輪資曰我大明諸生豈  
以貨活哉乃飲刃死國華遙奉宗室瑞昌王者兵敗至對

埠見殺及日本釋東華錄瑞昌王於順治三  
年正月攻南京其起兵當在乙酉秋也

明淮安民人王翹林繆鼎吉繆鼎言等奉新昌王起兵雲台

山復鹽城興化二縣戰敗鼎吉鼎言死之及日按世表有二  
宗支於天順三年國除一為徽王宗支  
有載璋者於萬曆中與封此其載璋城

翹林等奉新昌王攻克鹽城興化鼎吉鼎言以其徒應之

鼎吉兄弟東場墜丁也絕有力與  
王師戰鼎言持長矛掠陣鋒不可當以叢箭死鼎吉復糾眾攻  
城屢有新獲衝其營不為動飢不得食始被禽大帥愛其

勇欲釋之不屈死新昌王亦被殺於淮南及日自謝琢以  
其日月不可攷  
當係之九月

明召在籍吏部主事夏允彝為翰林院侍讀兼給事中未受  
命卒

允彝字彛仲號瓊公松江華亭人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  
工屬文名重海內崇禎丁丑成進士授長樂知縣吏部尚  
書鄭三俊薦為天下廉能知縣七人允彝為首大臣方岳貢  
等亦力稱之將特擢丁母憂歸北都亡毀家起義走謁尚  
書史可法謀興復宏光帝立乃還是年五月擢吏部考功  
主事疏請終制馬阮重其名屢招之服闋猶不起而御史  
徐復陽者故逆案中人希馬阮意劾允彝與其同官文德

小腆紀年

卷十一

翼居喪授職以兩人皆東林也而兩人實未之官無可罪

吏部尚書張捷連議貶秩調用時論為之不平八月我

大清安撫官入郡允彝徘徊山澤間欲有所為乃投之書曰  
大清革命萬物惟新故明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願有一  
言為

盛朝陳之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甯還師以授宋高即中原  
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者誠以南土庫溼多疫海險  
江深毒蛇匝地聚毒若雷嘔吐霍亂以時而發凡同居中  
國北人吏於南者猶以為病况自塞外來邪昔蒙古之為  
南吏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治惟中土人是問其賦  
稅漕糧盡由海運未及八十年而吳浙劇寇蝟毛以起江

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為元累不為元利矣向使割江南以予宋歲益金給以實北地則元之疆場正未艾也今為

盛

朝計明之支系綴若懸絲莫若以淮河為界存其宗社則可收千百世興滅繼絕之功責其歲幣亦可獲數萬里盟主睦鄰之利於名甚隆於利可久惟執事以下裁之書入不報總兵吳志葵起兵吳淞允彘為之飛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迄於無成松江破或說之入海趨閩允彘曰我昔吏閩中入郡威德我今往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道以求生何以示後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嗣會遇害允彘經紀其喪歸閩

小傳紀年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徐石麒黃淳耀徐汧之死也欲自經其兄之旭諷投方外允彘曰是多方求活耳乃作絕命詞自沈松塘死越三日黃道周奉王命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召至則方殮矣使者哭而去贈左春坊左庶子諡文忠所著有幸存錄為絕筆兄之旭子完淳死於丁亥四月陳子龍之獄事見後日允彘之死傳聞異詞史外云徐越謂夏公息影林下聞隊于自沈環公扼腕嘆曰國破君亡朋友遠愍我何以獨活亦死之似死在陳公之後而陳子有會葬夏環公詩具載集中且為長書與夏公墓述已所以不死之意期不負夏公侯方域中陳公詩有長箋奏地下端不欺梓曰語則夏公之先死無疑野史述夏公死在乙酉五月而其集中有練川五哀詩朱彘專謂練川城書乃其年七月五日環公尚存則止水之投當是松江大寺之後云云今從正史明徵諸生顧炎武為職方司郎中以母喪辭不赴

炎武字甯人原名絳或自署曰荊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

生年十三援納毅寄學例為附生少落落有大志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人異之於書無所不究乙酉夏奉母避兵常熟之郊應崑山令楊永言之徵與諸生吳其沈及歸莊共起兵奉故即撫王永祚浙東授為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沈死之炎武與莊幸得脫而母王氏遂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是年閩中以職方司郎中召母喪未葬不果赴餘詳紀傳

小傳紀年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儒林巨擘舊列

國史儒林傳茲獨書之為明諸生者何哉炎武恪守母訓不事二姓跡其弓劍橋山之拜牛羊寨上之吟蓋欲以子房報韓之心為端木存魯之計故國之戚每飯不忘而沈幾已久更事嘗多知天命人心之有歸不欲以移山填海之為貽宗族鄉黨之禍甘於箕子之蒙難無為長叔之違天故管幼安客死遼東陶靖節終於宋代善乎王高士不巷之言曰甯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規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烈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彼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

明徵諸生李世熊爲翰林院博士辭不赴

世熊甯化泉上里人字元仲號寒支子博覽載籍爲文雄峭凌麗久困諸生大學士黃道周都御史何楷禮部侍郎曹學佺交章薦之王命府縣官趨世熊赴廷試世熊疏辭曰臣奉旨顛悖背汗流踵臣昔年在泮九躓場屋屢鼠之技敗露盡矣非有秘韜潛德遲久俟今乃彰也陛下徇三臣之過舉意僮傭爲異才是特薦舉爲得鳥之羅也臣愚以爲薦舉匪人臣其一也由臣例之滔滔皆是也敢爲陛下歷陳之可乎陛下登極恩詔一款每縣舉真才三人臣謂天下中人多而異才寡鄧馮寇賈天下無二三也况一邑乎若鄉曲愿人無裨緩急何取每縣三人充斥仕路哉

小腆紀年

卷十一

辛七

自臣所見郡邑舉士蓋有目不識六籍而冒以宏博之科夢未見七書而獎以孫吳之畧者學官以頽墮之年識趣卑汙士子以蠅蟻之情負羶走寶其整身方潔骨氣冰稜守令聞名而不識面者雖老死膺下無緣登薦剡也如是則舉者不才者不舉臣以爲郡邑薦舉可廢矣至於藩王閣部院寺台省監司方面各有薦士非瑣瑣端姪則統禩子弟也非昧目素封則重神棍也今仕籍自欽授特簡外文臣如試主事試中書司務博士試推官通判知縣不下數百人武臣如總副參游都司守備不下數百人此千數百人爲陛下撫流民核軍實者誰乎爲陛下靖山海清畿甸者誰乎是千數百人如虛無人也紛紛差遣徒堪

飾與馬煩苦驛卒大字名刺投謁姻鄰誇炫市里而已白奉命以迄復命逐塵途者臣不知所行何事也亦苟完套格耳原若輩之始進也酬薦主有例酬部覆有例千數百人非數十萬賂不濟也則是朝廷失數十萬金錢之實而得千數百無用之蠹也虧損國靈孰逾於此乎且非徒損國靈也又壞人心爲士者習見故所等夷猥瑣庸閭胸不能知古今成敗口不能道當世利弊一旦冠蓋赫然易如反掌於是富者由徑納賂貧者違言上策盡棄本業而窮然有撥拾軒冕之思蓋自是士不安爲士矣爲民者習見屠酷僕隸訟師優卒遊手失業之徒手不挽強股不跨鞍目不識丁一旦被服金紫頭角頓異以爲錦繡猶斂衽也

小腆紀年

卷十一

辛八

亦各盡棄本業而驚然有攘竊節鉞之意蓋自是民不安爲民矣士不安爲士則士不可治也民不安爲民則民不可理也下犯上賤陵貴利破義良心泯喪蕩檢踰閑則此官爲之備也且非徒壞中人心又以絕豪傑之路夫鯁鯁所餌蛟龍不染其綸鳩鴛所嗜鷓鴣不嚇其臭尾瑣者冒進而破毀廉隅俊雅者必迴翔而護持方隅也不識廉隅維狗寶容身以爲榮自負方隅一歲九遷以爲辱也昔者崔浩欲屈眵夸爲中郎夸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此煩國士哉國士之不忍俯同世士也雖以崔浩之才眵夸猶羞與爲伍也臣安知耶隴之下無泥塗軒冕之士乎夫圭璧所以寶者爲採之甚難售之甚鉅也若圭璧與瓦

礫同致無爲寶主璧矣軒冕所以榮者爲責任甚重大賢才甚希貴也令軒冕與草屨同扱無爲貴軒冕矣今陛下有網絡英雄之事而諸臣爲杜拒英雄之事則薦舉之名爲奸貪藉口也牛驥同廐不粉雜糶欲使奇士策杖攀附翼鱗猶以敝冠招由光曠財享會史也他不具論臣舉其大者永甯王招降閩總屢立戰功及糧置援絕身陷敵營生死之義備矣陛下追念前勲錫以茅土誓如山河足與忠魂至其逃將潰卒如謝某舒某各保首領鼠竄偷生自去年除夜主臣相失至今二三月尚不知藩主存亡何似臣謂此數人者皆永甯之僇人也軍法隊長戰沒通伍皆斬况失封疆陷主將尙敢哆口恢復偃然自敘其功乎陛

不虞紀年 卷十一

下卽委曲使過貸其誅夷必俟少立微功乃酬官職然亦及其身而已今乃呼朋引類每潰將一疏輒題敘多人此何爲乎且題敘之人果係同患同仇猶可言也今所援引者非無賴之青衿卽市井之錢虜夙昔無澤袍之義因緣藉使鬼之錢不加考課逕敘清華臣以爲賞罰例置斯爲極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漢明帝不與而賜錢千萬以戚主爲子乞郎而不得以逃將爲市奸乞清華而得之何古人名器之重而今獨輕乎如謂假章服之虛榮爲招徠之寶策臣愚以爲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鑽穴而從者必無佳士卽使人才甚乏邊疆甚迫當旁求耿介特立廉幹有識之士而用之奈何使詩張無信進身不端者連苞引

孽以穢朝廷乎臣又舉其大者古者三公不備惟其人高皇帝罷設丞相閣臣不得稱相也仁宣之代猶與卿並自天順之隆而相端萌矣嘉靖入紹歸政內閣三輔鼎承百辟風偃蓋自是儼然宰相矣今猶昔也然卒未有綸扉之地得參十數席者今陛下龍飛一載而內閣已三十人後此萬年無疆兩京光復時會方來矣英雄踵至枚卜殆將踰於今者是一代之間宰輔幾百人矣書之史冊將爲駭怪夫王者設官上法乾象今三台六星上相次相四星即位十五星亦王官所取儀矣宰輔下天子一等宰輔尊而後天子亦尊若以調變陰陽之司不同錢穀刑獄之瑣則三台斗柄亦已陵遲矣何以爲魏魏帝座乎田千秋一言

不虞紀年 卷十一

取相而夷狄以爲笑譏公孫宏曲學阿世而淮南比之蒙落蓋相臣之難稱任久矣是以公孫涕泣不受詔李鄴引疾不視事誠知責任重大受祿易誣也今陛下聖神文武贊協殊難而諸臣受爵不疑有如一德然卒未進於古方召張吉之流爲陛下歌江漢常武者是草茅所竊疑也臣聞敷陳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聖帝明王磨礪天下之善物也明試言功則僥倖車服者息輕裘車服則誕慢言功者來臣無遠引聖隆魏武亦近古之豪也功如荀彧封不過亭侯愛如倉舒賄不過別部司馬永嘉之末遷王導輔國將軍導曰今天官混雜朝野顛毀導不能崇峻山海而開道亂流謹送還鼓蓋加崇之物元帝從之陶侃既

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侃固讓曰羣醜雖大敵未  
殄有如仗國威靈梟雄斬勦則又何以加曹彬已下江南  
宋祖曰本授卿使相但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惟賜錢五  
十萬假令有荀彧王導陶侃曹彬者陛下當以何官酬之  
乎鄧禹杖策從龍最先諸傑天下粗定乃封高密馬援遊  
遊二帝側足輕重及米圖山谷勸帝伐蜀猶未拜將軍也  
假令從龍以飛者勳如高密越疆而歸者智如伏波陛下  
又以何官寵之乎李泌有言以官賞功有二患非才則廢  
事權重則難制夫官以賞功尚猶有患況於一籌莫展尺  
土未恢而宰輔連肩侯伯接踵他日有折衝千里之留鄴  
恢復兩京之郭李不知陛下又何以待之是又草茅所竊

小腆紀年

卷十一

疑也臣聞人主之職務在知人而已任各當才雖不親細  
務大功可成用違其器雖衡石程書無益於治也夫治國  
猶治家然主一家者必有亞伯放疆耕以責奴織以責婢  
而後一家之事集主天下者必有心腹股肱內參機密外  
戡禍亂而後天下之業成今為陛下心腹者有乎股肱者  
有乎相不敢望管葛庶幾王導謝安李綱趙鼎之儔將不  
敢言韓岳庶幾劉琦孟珙之輩臣賤微狂瞽何敢輕量天  
下士但觀登黜人才區畫戰守之間未知於前人何如耳  
宋儒有言邊帥之才即不可得當於縉紳廉幹有識中求  
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即仗節死義之臣斯兩言者亦觀  
人之要論矣臣觀諸他途營進負鼎趨關者必在再會人

非骨鯁魁壘之端士也諸論持兩端應機不斷視蔭拱默  
者必蓄縮憤夫非駿維制變之寶臣也若夫頭角誇誕類  
於剛武銳口縱橫類於智畧撫膺灑泣類於忠誠而推測  
星緯妄談吉凶搖惑視聽者又類於神明不測臣觀諸險  
躁浮游性無關鑰語無歸宿者誤天下蒼生必是人而易  
於聳動人主亦是人也臣願陛下之慎簡也李綱曰用人  
如用藥必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  
今不知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  
疾而已今臣自知駑劣迂疏無濟緩急而薦臣者以為可  
用陛下亦信為可用是不知臣之術業不能已病也臣妄  
意陛下以過信臣者過信天下之將相紳衿也故不敢避

小腆紀年

卷十一

斧鉞連類妄言之伏乞免臣廷試長擯草茅臣韋索茹草  
甘同鼎鼐若冒覲嗜進顛厥隨之生與營苟同汗沒不可  
見輔臣道周於地下惟陛下許臣幽棲以塞倖竇焉疏拜  
於明年七月二十日而闔疆旋陷改日以上見寒支集後事詳紀傳  
徐鼎曰藍鼎元謂世熊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覲  
鄭芝龍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據閩日月出矣燭火不容於  
不熄宜世熊之不應聘也福州陳金城孝廉出所藏寒支  
集示鼎皆愴懷故國悼念師友之作思肖麥秀之悲沈書  
督井子期酒壚之感聞笛山陽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歟  
時與世熊同徵者有林逢經林逢平涂伯案三人者皆古  
獨行君子也詳載紀傳中茲不贅焉

明徵舉人郭金臺為職方司郎中辭不赴

金臺湘潭人字幼隗本姓陳氏遭家難冒姓郭中崇禎已

卯壬辰副榜會舉行積分法放日崇禎元年前上幸太學廷臣請復高皇積分法上從之

朝士屢以名薦不赴劄授官亦不就中隆武丙戌舉人貌

奇偉議論風生流賊陷湖南請於督師何騰蛟練鄉勇為

守禦計既知時不可為乃隱衡山絕口不談世事騰蛟以

職方郎中薦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母老辭臨終白題其碣

曰遺民郭金臺之墓

徐鼎曰自顧炎武以下徵聘之月日不可聞悉次之夏允

彝後何事類人亦類則以類書之當日蒲輪四出蠅蠊蟻

附而來者其皆李世熊之所竊笑乎蜚遞无不利吾於楚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四

得一人焉曰郭金臺

明魯兵部主事攝餘姚知縣王正中進監國大統歷

正中字正橋直隸保定人甯武侯之仁從子崇禎丁丑進

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監國以兵部職方主事召

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市魁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

括金幣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之任令各營取餉

必經縣票品覈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正中喜

星象律呂度數之學故與餘姚諸生黃宗義善造監國魯

元年丙戌大統歷以進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

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

作竊自高皇洗滌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旦之乾

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

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

夫典禮乃一統為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雁不來竟是誰家

之天下千梅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

求巖穴有黃宗義者精華象之學任推祿之能爰成大明

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詔

優答之宣付史館

放日本全祖望結詩序集

冬十月明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魯王不受

中藻頒詔於浙將吏恇惑監國將避位督師張國維曰江

上馳還令勿宣讀議曰唐魯同宗無親疎之別義兵同舉

無先後之分惟成功者帝耳若一稱臣則江上諸將須聽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四

命於閭如王之號令何熊汝霖亦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

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

功之所在誰敢與爭此時而議迎詔未晚也錢爾樂朱大

典謂宜權稱皇太姪報命大敵在前未可先讎同姓議大

不合然卒如國維指國維上疏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為高

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

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

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潰散之日鳩集為難一旦退就藩

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莫及猝然有變辱亡齒寒悔將何

及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者舉足左右為功名計哉王覽

疏無如何自是閩浙水火矣



明魯行人張煌言自請使閩從之

煌言請使閩釋二國之嫌監國從之

明加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總督銜御史彭遇慶僉都御史銜大學士路振飛會櫻封還內詔

期昇遇慶至行在中旨加銜振飛櫻封還內傳謂遇慶依

附馬士英巡按杭州搜括激變期昇奉朱盛激稱通城王

派餉苛虐強取民女不可用乃止

徐鼎口閩中爵賞之濫較南都為尤甚雖曰天步艱難政

宜含垢而賢奸糅雜胡以勸懲特書封還者嘉之也

明擢知州金堡為兵科給事中力辭不受請敕印聯絡江上師從之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四十五

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坐事罷旋

丁母憂杭州失守借里人姚志倬起兵山中時何騰蛟請

王幸湖南會堡朝行在言騰蛟足倚急宜棄閩幸楚且言

中興之國須馬上成功湖南有新撫諸營陛下親往效光

武故事若乃千騎萬乘出警入蹕承平威儀且屏不用王

大喜語廷臣曰朕見金堡如獲異寶即授兵科給事中堡

以服未終力辭請賜勅印聯絡江上師既至浙入大將方

國安軍諸事於魯者詎曰堡已北降來為問謀耳監國語

國安國安執堡御史陳潛夫曰彼與姚志倬起兵公所知

也今其家且渡江來何罪見執國安曰此鄭氏意因出芝

能書示之且曰今我釋之去去勿入閩人閩必殺之我不

敢得罪鄭氏也潛夫以告堡曰我必入閩繳勅印倘中道

死於盜亦命耳明年夏再謁王以勅印上王欲奪情固辭

不許芝龍謂將大用之也嫉愈甚大學士會櫻曰果欲保

全堡莫若聽其辭遂以秋八月辭朝去閩亡堡流寓他所

明命大學士蘇觀生募兵南安

楊廷麟請王幸江右何騰蛟請幸湖南浙中諸將請如衢

州王欲出贛入楚倚騰蛟觀生見鄭氏不足與有為且事

權悉為所握請王赴贛州經畧江西湖廣王議遣觀生先

行乃有是命

明副將徐必達率兵援吉安敗死

壬辰明魯方國安張國維錢肅樂會師與我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四十六

大清兵戰於杭州之草橋門

是日戰於江上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錢肅樂率本部

兵翼後前鋒副將鍾鼎新用火攻擊殺緋衣大將一人諸

將呂宗忠王國斌趙天祥等各斬數十級奪獲軍械連陣

十日諸軍皆有功第七戰尤捷追至草橋門下會大風雨

弓矢不能發而退時浙西義旗四起蘇松嘉湖列營數百

杭州危甚錢肅樂請率兵由海道窺吳不聽說者謂監國

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惜坐失此機會也

明魯戶部主事董守諭請計兵投餉不果行

時原設營兵衛軍隸方國安王之仁麾下孫嘉績熊汝霖

錢肅樂所統皆市井召募之人方王兵既盛反惡當國者

有所參決因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所出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熊孫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監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諍爭守諭曰諸君起義旅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等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海甯給王藩金華歸諸閩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是議皆非也夫義餉者有名無實以之饋義兵必不繼即使能繼誰為管庫今請以一切稅供歸戶部計兵授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於食而餉可以時給也方王雖不從然所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收漁舟稅守諭曰今日所

小廉紀年

卷十一

四七

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辨漁丁稅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疎販小夫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久之又請行稅人法請塞郡之金錢湖為田請官賣大戶賜田以贖軍三疏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覆守諭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爾阻大事邪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檄召守諭將殺之監國不能禁令且避守諭慷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出主上甯武雖悍將何為者臣任死王前聽甯武以臣血濺丹墀可耳於是舉朝憤怒曰之仁反邪何敢無王命而擅殺餉臣之仁乃止尋遷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明年六月監國航海

守諭不及從乃杜門著書所著有學蘭集遜跡十九年守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啓甲子舉人按日按部給事之詹燒死

明監國魯王加錢肅樂右副都御史疏辭不許

時方國安尤暴橫正兵並取義餉致義兵無所仰給肅樂屢疏入告監國不能問但敘其十捷功加右副都御史肅樂疏辭言臣郡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畧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臣翻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周鼎新斬級禽囚臣以未得取杭不欲為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

小廉紀年

卷十一

四八

臣少見史冊所載冒榮荷祿惡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王上起行中庭盼望捷音臣不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監國不許會忌者言肅樂不受副都御史之命為懷一心於閔也不得已受官而餉仍不至

明監國魯王以太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

錢肅樂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由是諸藩內臣交惡之諸事中梗兵至斷餉四十日行乞於途徒以肅樂忠義相激無叛者太僕寺卿陳潛夫破家治兵貲既竭請餉四百金而餉臣不給

明金有鑑敗於呂山再攻長興不克

戰於呂山通城王盛激遣金琪宇毛蜚卿率兵二千助之  
不克尋遣總兵賈應能楊象觀吳永昌參將金筠鹿等合  
軍奪城復大敗回至梅溪盛激弟盛潑被圍急有鑑單騎  
援之身中七矢遂收健卒數十人間道走宜興山中與岑  
元泰保守山寨

十一月明唐王幸太學

明唐王誓師西郊

先期類於上帝禋於太廟禱於社稷以鄭鴻逵為御營左  
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改曰釋史唐王  
甲午類於上帝乙未禋於太廟丙申禱於社稷丁酉以鄭  
鴻逵為御營左先鋒云云按歷法是年十一月無甲午乙  
未丙申丁酉等日駕幸西郊行推轂禮先期為壇設高皇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帝烈皇帝位王御翼善冠詣壇所百官陪位武臣戎服聽  
事王皮弁升壇拜謁立於神位西南面御營先鋒北面跪  
兵部授錢王東向揖之賜錢光祿寺授爵御營先鋒跪受  
爵誠勞畢謝恩出率將士跪壇下王甲冑誓師乃鳴金鼓  
揚旌而出當授鉞時風雨晦冥大風起壇上燭盡滅神位  
皆仆鴻逵出城馬蹶踏地識者知其不祥焉

明以唐王聿劍改曰行朝錄云隆武帝封弟聿錡以主唐祀  
字與抑到死而鑄襲鄧王鼎器改曰明史世表無鄧王此當  
封歟此等多不可攷監國大學士曾櫻協同鄭芝龍留守福京

以吳震文為隨營兵部侍郎王觀光為隨營戶部侍郎皆  
兼吏戶禮三部事張家玉陳履貞為隨營兵科亦兼吏戶

禮三科事

明修思宗實錄

命曹學佺修思宗實錄設蘭臺館以處之

明陝西都督同知孫守法奉漢中王起兵復鳳翔

守法咸陽人有勇畧崇禎末以功授陝西副總兵加都督

同知京師陷棄妻子走終南山起兵討賊與鄖陽總兵王

光恩合兵破賊與安州又克平利白河上津等縣九月朔

賊將路應標以眾十萬攻鄖陽守法光恩督參將苗時化

王光泰再敗之

王師徇秦地守法復入終南山久之奉秦藩第四子稱漢中王

者開邸五郎山檄召各郡兵將薄西安道則將賀珍以義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勇三千復鳳翔於是蓋屋鄠涇陽三原臨潼澄城白水

諸縣次第來歸軍聲大振

臣竊曰秦地當關賊蹂躪之餘崩角

王師延袤千里無復有明寸土守法乃以孤軍崛起其間自取

滅亡君子亦何貴焉然孝子不以父疾而斥醫貞婦不以

夫亡而改嫁蒙險愈厲視死如歸此趙襄子所以賢豫讓

也東南義旗林立於西土則僅見焉故特書之以為孤忠

勸

明監國魯王進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武甯侯封鄭遵謙義

興伯

監國勞軍江上駐西興築壇拜國安為帥各營聽受節制

明馬士英請朝於監國魯王不許遂入方國安軍尋阮大鍼亦至

士英將謁監國張國維劾其誤國十大罪士英乃走依國安於嚴州阮大鍼之自太平逃入浙也投督師朱大典士民傳檄逐之大典亦送入國安軍大鍼掀髯抵掌曰以談兵自負國安信且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鍼而已被惡名至是有所論辨頗與矛盾大鍼怨金華人乃復扇國安軍與大典相惡尋傳言閩中大學士黃鳴駿來科浙中入府糧閩中故無是舉蓋士英大鍼交構之也徐鼎曰特書何惡之甚於寇盜也類聚慕於蟻羶內訂交於蝨賊隋少師之不死殆天未去其疾哉吾獨惜夫浙東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十一

君臣之智何出鄭監門下也

明馬士英敗於餘杭縣

士英潰於姚江國安潰於富春山無何合軍渡錢塘窺杭州沿江列陣大敗溺死無算迺收餘眾於江東赭山朱橋范邨等處縱肆剽掠

十二月己卯朔明雲南土司沙定州作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

天波字星海昭靖王英之十二世孫崇禎初襲爵鎮滇黔歲貢方物紆誠無間莊烈帝手詔褒美家饒於貴游士多出其門是年秋八月元謀土司吾必奎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天波檄調官軍及各土司會勦冬十月甯州

土官祿永命石屏土人副將龍在田偕官兵敗必奎擒之有沙定洲者阿迷土司普明聲部將也明聲死妻萬氏撫有其眾萬淫而狡嘗召部下丁壯入侍其將沙源之子定海定洲皆與之私久之無以服眾竟贅定海為婿已復厭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皙乃殺定海而贅定洲明聲之子普服遠恥之分寨以居未幾服遠憂抑死定洲遂兼為阿迷土司是時亦以奉調領兵至則必奎已伏法定洲自以徒來無功遠巡城外不即歸有奸民饒希之余錫朋嘗往來天波第中以貨寶玩為名累負天波金至巨萬無以償因詣各土司營誇沐氏富埒國定洲心動陰結城中土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為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入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十一

門輒呼噪焚劫天波倉卒由水竄逸走楚雄母陳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邨之金井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距省城劫巡撫吳兆元題請代天波鎮海至祿豐執前大學士王錫衮於家皆不屈萬氏聞定洲之亂也驚曰吾家當敗此賊手謀自至省執以投誠既至見其聲骸赫然尊若王者又大喜過望定洲遂悉兵西追天波

甲申明唐王發福京

王戎服登舟大學士何吾騶等隨行舟次芋江五溪百姓壺漿迎者載道皆資以銀牌

明遣使乞師於安南國不克行

遣錦衣衛康永甯航海乞師安南至明年五月歸云風逆

不得泊岸望厓而返攻日本學

明江西巡撫劉同升卒以總督萬元吉兼巡撫事

壬寅明督師黃道周敗績於婺源遂被執

秋九月道周師至廣信府聞徽州破遣將守馬金嶺勸諭

捐助得萬人乃部署分道進兵游擊黃奇壽戰捷於牛頭

嶺遂營之其出婺源者參將王加封戰死游擊李忠被擒

奇壽與參將李瑛倪彪亦潰於童家坊道周遂馳疏請兵

曰臣今年六十有二才能智勇不過中人而自請行邊指

据關外警之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即有不寤之人起

而刀俎之亦無可柰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於人

寡怨直以出師之故為異志所排寡識之人羣起和之千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三

端百出以阻其成旁句曲引以幸其敗或叩關門數日不

達饒疲之衆甯死中野臣何所營而坐困於此哉臣遭會

風雲未及一月五疏求去直以皇上洞燭遐邇管鑑臣於

言語形迹之外所以苒苒焦曉瘁毛鐵羽以為朝廷守一

日藩籬非日能之亦各盡其義而已今敵之來日以盛衆

之附日以攜蠶冥何知惟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

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翻然欲舍而去據敵入來者咸

云敵一百六十騎守婺源自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

廣信百餘里臣師屯八都者僅千五百人皆卽落薪募月

食一兩之卒其東出馬金嶺者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人

西去饒無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

以來東弭台甯之釁西銷金嶺之警精力瘁於文告歲月

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臂一力助於其外

空以老瘁一意報主為愛已所憐異已所笑今事勢甚急

可亟命方國安以萬衆從嚴州出老竹嶺直搗徽州乘其

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勢矣

王覽表不能答道周計窮婺源令某者亦門人也偽致降

書道周信之決計深入集門人諸將議曰敵人雖衆虛聲

耳若延來春則彼弓弛馬懈可破也柰糧餉不足何與其

半途潰散不如決戰以報朝廷因相持泣下十二月進兵

至童家坊忽報樂平已破信州士大夫致書相迓道周以

成師既出義不反顧遂前次明堂里僅三百人馬十匹糧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三

三日壬寅天微曙我提督張天祿攻日天祿木率兵奔至

道周揮鞭繼謹等督師慶戰參將高萬榮請引兵登山憑

高可恃正移師間騎兵從間道突出箭如雨從者俱散道

周曰吾死此矣遂被執與至婺源天祿勸之降道周馬不

絕口未幾門人蔡春溶賴繼謹趙士超毛至潔亦解至道

周絕粒作自悼詩八章攻日詩云昔時為柳下今日見

人絕望金石鬼劑香莫信惠連後送無日月光其二云

殺示歸趙魯連不入秦兩書傳白壁雙手動青蘋得止吾

向憾敵名世所親蒼茫無採者不易寫歸塵其三云自

甘重滿為誰賦鼓刀全生惜七稜結宿願其四云已發英

雄嘆仍多親戚憐經營文謝後可在殿房前夫了甯欺我

長文尚有天春秋二日載研溪紀新編其五云求仁何所

怨夫道未忘愁故主日初旭餘生鳥自投斷崖千尺網一

韋大江舟任看吾傷馳驅答眾尤其六云天步憑誰仗

狂瀾失一壺盡心術願願歸空際弘干羽柔無力旗常

陳自祐通河上老頗憶鄭大夫其七云匡坐懸頗閱拉  
籌負管蕭風雲生坐次毛羽合飄飄大厦難栖燕江樓  
斷橋可憐委風者曼曼生花朝其八云問言誰敢信屢卜  
轉多疑載指留軍令開心刻子期千金修駿家三尺斷  
旗射兇當熊意君王安得知  
詩見崇禎外紀疑有誤字 左右承洪承疇旨進道周茶  
躊躇未飲左右曰求相國用清茶一杯 攷曰俗無葉道周  
泡者名清茶

我

大清兵克撫州明知府高飛聲死之

飛聲字克正長樂舉人由玉山知縣遷同知乞養去黃道  
周之出師也令飛聲攝撫州事見事不支遣家人懷印入  
閩而身以守城死

明監國魯王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入閣辦事

小腆紀年 卷十一

李

戚臣張國俊者監國妃父也納三賓賄外倚方王勢內通  
客李二奄表裏為奸錢肅樂疏凡數十上畧曰國有十七  
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賢人  
肥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贈諡蔭卹未協與  
情勅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晚倚強權侂人  
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為不必幾於防  
口四也新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朝章甲令委諸草莽五  
也反覆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闖葺下流冒薦舉而入幕六  
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而加斥辱凌滅至  
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衰衣博帶滿目太平  
燕笑漏舟之中迴翔焚棟之下入也所與託國者強半南

中故臣鴉烏怪聲轉徙可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攷九也此  
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今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千百以水  
死瀟湘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  
以戰死文武衙門票取牌索一日數至以供應死澤園倚  
舟為命今調發既煩小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入鄉鈔  
掠雞犬不遺此營未去而彼營又來以掠死富室輸金當  
以義勸非有罪於官也而動加鞭囚有甘心殉經者以財  
死大軍所過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織  
鄉里以為生涯百毒齊起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  
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  
髮凜凜乎將以不雅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若不早圖

小腆紀年 卷十一

李

變計臣不知所稅駕矣疏入忌者益甚三賓既入閣遂併  
力擠之尋加肅樂兵部侍郎辭不受

明監國魯王鑄大明通寶錢

明魯太常寺卿兼吏科都給事中莊元辰乞罷許之

元辰字起貞鄞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入載  
不遷甲申之變元辰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之門促以勤  
王南都立朝議選科臣總憲劉宗周掌科章正宸皆舉元  
辰為首馬士英遣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門下刺謁相公  
掌科必無他屬元辰峻拒之中旨授刑部主事既而阮大  
鍼與同文之獄將盡殺復社諸賢元辰曰禍將烈矣賦招  
歸詩十章遽乞歸未幾而南都覆餗肅樂之起事也降臣

謝三賓爲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  
赴江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眾疑之王明經家勸曰公等  
竟欲西行乎其疏也肅樂驚問計將安出家勸曰浙江  
沿海皆可以舟師達倘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潰  
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肅樂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乃共推  
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屬之以四明驛爲幕府家勸及  
林明經時躍參其軍肅樂乃西行元辰日耀兵巡諸堞里  
人呼之爲城門軍三賓亦不敢動乃以翠山之眾迎監國  
於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鄭始解嚴晉吏科都給事中遷太  
常寺少卿再遷正卿兼吏科如故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  
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編氓殫藏於內重以昔年秋潦今

小腆紀年 卷十一

李七

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益魚鱉  
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  
宮養優之心安得有據鞍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大  
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  
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  
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殿下試念兩都之毀黍離麥秀之  
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劍戟荆棘之慘則對越  
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  
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已又  
言中旨用人乃報王之稅政臣叨居科長不敢隨聲奉詔  
自是累有封駁謝三賓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元

辰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貽書同官黃宗羲林時對  
曰蕞爾氣象似唯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  
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  
乞休舉朝留之不得已而浙東破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  
哭疽發背死同時有王玉藻者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知  
慈谿縣

王師下杭州玉藻與沈宸荃起義晉御史旋晉兵科都給事中  
往軍前事遇往諸帥惡之嘆曰是將判刃於我也力請  
還朝在垣中又以持正不爲諸臣所喜求罷斥元辰留之  
浙東破以黃冠遜剡溪辛卯後始歸故鄉以餓死  
臣竊曰侍郎以下罷官例不書茲何以書惜賢者之去位

小腆紀年 卷十一

李八

也

明魯戶部侍郎沈廷揚率所部兵駐舟山

初田仰爲漕撫置軍務不問

王師至淮上遂瓦解廷揚率所部歸崇明魯監國加以戶部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令由海道窺三吳田仰又忌  
之乃至舟山依斌卿時諸軍無餉競起剽掠廷揚謂斌卿  
曰師以恢復爲名今若此則賊矣斌卿曰乏食奈何廷揚  
爲之定履畝勸輸法於是軍士始戢

明孫守法攻西安不克

守法之初起也武大定劉文炳賀宏器郭金鎮黃金魚焦  
容仰其應之大定本固原將家子功最多是月攻西安

今 舉人姚紳霄千總衛天明康姬命朝邑諸生王知禮  
李世仁等各殺守令以應

王師之守西安者纔七百人總督孟喬芳懼甚調山西兵五百

為援知禮令朝邑百姓偽持羊酒迎犒醉而殲之喬芳益

懼更調榆林兵二千人入援二十八日守法率眾攻城平

陽人曹三俊王英師可宗謀以城應事泄被殺明年正月

援師至乃解圍去

明右僉都御史陳泰來起兵復上高新昌甯州萬載進攻撫  
州敗績死之

泰來字剛長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入為戶科給  
事中十五年冬都城戒嚴泰來陳戰守數策又自請假兵

一萬肅清輦轂崇禎帝壯之改兵科出視諸軍戰守方畧

召對中左門多奏可以功遷吏科乞假歸南都以刑科起  
不赴閩中權太僕少卿尋遷右僉都御史督領江西義軍

益王之起兵建昌也泰來將從之同里按察使漆嘉祉舉  
人戴國士持不可曰公受闕命矣今復從王將奉王臣闕

乎王必不屈將兩事乎是懷二心也公為國事捐身家本  
以教忠而先示二心於人人誰諒之乃止已而新昌破國

士降翻為金聲桓用泰來恨之曰吾乃為賊所給均之國  
事益與閩又何分乎欲誅之會上高舉人曹志明魯國祺

聶明時黃瑛黃國彥等兵起泰來與相結是月攻取上高  
新昌甯州戮國士妻子圍瑞州不克遂取萬載已而

天兵逼新昌守將出降泰來走界埠志明等從上高移軍會之  
進攻撫州俱歿於陣收日此從正史楊陸榮三藩紀事本  
李凌虹復萬載破新昌自帥其眾東下戴國士者與泰來  
為鄰已降權驛傳道事金聲桓使之招泰來俾勿疑而以  
重兵躡其後國士入營南相見而大軍已歷陣遂敗走萬  
氏祠中自刎其同起兵者瑞州劉詔新謀廷椿胡親民

小庚紀年 卷十一

小庚紀年增攷卷第十一

續甯宋左夫尤俊  
秦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肅宗崇禎  
以理受樂汪連科  
參校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

丙戌我

大清順治三年春正月明隆武二年浙東魯監國元年

已酉朔明唐王在建甯不受朝賀

王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戴罪從行

交趾日本國遣使入貢於明

明監國魯王在紹興

明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為戶部右侍郎

來賀字佐平南豐人崇禎庚辰進士由推官入為刑科給

事中歷擢廣東布政使運餉十萬由海道至因有是命御

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世之且

解餉之任僚佐所優為遠膺顯擢何以示後世論者謂南

英與鍾以才相忌而遷怒來賀也

明誅邵武知府吳煊煒推官朱健建陽知縣施煥

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猝返郡夜半出其孥煊煒繼

之士民爭門走死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煊煒倡

逃並其平日貪狀煊煒亦揭健時煥亦以貪酷被劾王恨

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煊煗皆斬健

坐絞廷臣申救不許

徐肅曰特書何嘉王之能用州也

壬子明吳漢超襲甯國不克死之

先是當塗人徐淮聚眾駐華陽聞漢超名禮而致之遂合

兵連破句容高淳溧水太平漢超曰我兵少聚而守城則

無以攻戰我以游騎四出使彼疲於策應此伍員報楚之

智也以故所克州縣皆不守然是時民心已蕩漢超復無

以撫定之事愈無成是日襲甯國夜緣南城登同知王家

梁勒兵巷戰漢超所部皆甯國人各顧其家莫有鬪志遂

潰訊俘卒始知漢超為之主於是圍其家令曰不出且族

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乃歸死臨刑不屈膝剖

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氏墜樓死

明馬士英疏請入朝不許

士英在方國安軍中叩關求入朝王以其罪大論守關將

士勿納士英七疏自理終不許有李遠者與上有舊而士

英之私人也密言士英有治兵才宜在使過之列會鄭芝

龍方國安合疏薦之乃詔充為軍前辦事官俟恢復柘城

復職

癸亥明福京大雷雨甲子大雨雹晝晦

雹大如斗或如刀劍天晝黑對面不相見攷日本木拂

明加魯使臣柯夏卿兵部尚書曹維才光祿寺少卿遣僉都

御史陸清源情師浙東

魯監國遣柯夏卿曹維才入聘王加夏卿維才官齋手勅

報監國曰朕無子王為皇太姪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同心

戮力共拜孝陵命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尋遣清源解

餉十萬犒浙東軍夏卿黃岩人崇禎丁丑進士清源字嗣  
白平湖人崇禎甲戌進士由知縣擢御史以巡按福建留  
福京維才未詳

明何騰蛟會師湘陰

騰蛟拜表出師赴湘陰諸鎮觀望不進獨李赤心自湖北  
至遇

三戰三北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亦頓損

明隨征東閣大學士兼右都御史熊開元罷

開元字元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除崇明知縣  
調繁吳江崇禎朝徵吏科給事中言事忤旨貶二秩外用  
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行人司副以劾

首輔周延儒與給事中姜採同受廷杖下獄所謂熊姜之

獄者也卒遣戍杭州後日事南都立起吏科給事中丁內

艱不赴閩中以工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寺少卿僉都

御史再疏辭詔曰天地生才祇有此數適者老成凋喪朕

於開元之至且夕以冀既在郊甸慰予飢渴及人對谷禮

有加開元請罷捐助停事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聽

納散朋黨俱嘉納之越日投御營隨征東閣大學士兼行

在右副都御史權理院事時方破格用人躁競者多以口

舌得官開元惡之力持資格丹徒諸生錢邦芑言事稱旨

特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王重遠其意命以司務得

非時言事實同御史權王之在建甯也外雖優禮輔臣而

事輒獨斷開元遂乞罷不許已而邦芑復授御史力爭之  
不得乃引疾自是王出幸皆不及從汀州破棄家為僧於  
蘇之靈巖

明以蘇觀生兼吏兵二部尙書行在文淵閣大學士賜尙方

劍便宜行事

王御門賜銀印曰瞻奉南北山陵安集軍民文武官觀生

赴贛大徵甲兵餉不繼竟不能出師

明授方士蔡鼎為軍師

鼎泉州人好言星緯之學嘗為薊遼督師孫承宗參謀以  
事觸魏瑞怒微服逃崇禎帝繪像求得之呼為蔡布衣時  
李選言於王命以方外服見授軍師然占策無驗鄭彩之

不與紀年

卷十二

四

敗也鼎請出關自試一戰而躡遂遁之卓岩攻日參福建通志所知錄

粵游  
見聞

沙賊寇明楚游擊王承憲戰死金滄副使楊畏知悉力禦

之

畏知字介夫陳倉人崇禎丙子舉陝西鄉試第一以部郎

督餉真定遷川北巡道改雲南副使分巡金滄吾必奎之

反也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其地沐天波來奔沙定州追之

畏知謂天波曰公所在賊必專力困之城其危矣公不如

西走永昌使楚雄得為備賊西追則恐吾斷其後攻楚雄

則恐公自西來首尾牽制斯上策也天波從之畏知給賊

曰若所急者黔國耳今已西走待若定永昌還朝命當已

下予出城以禮見可耳今順逆未分不能爲不義屈也定州恐失天波與盟而去分兵寇大理蒙化畏知乘間清野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州聞不敢至永昌是年春還攻楚雄畏知坐雉堞間賊以巨礮擊之羣蠻周麾呼曰楊公死矣頃之烟散見畏知坐如故駭爲神城中復出奇兵擊之殺賊無算賊乃引之而東攻石屏龍在田奔大理破甯州土司祿永命自殺下嶠峨土官王克猷走死於是迤東諸郡皆陷於賊已復薄楚雄游擊王承憲者世襲楚雄衛指揮舉武鄉試擢游擊爲畏知前鋒凡守禦事皆承憲綜理之賊再至偕士官那備等山城衝擊賊披靡俄中流矢死弟承璵亦歿於陣賊乃結七十二營環城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五

鑿壕誓必破之而畏知守益堅明年孫可望入滇始解圍去

沙賊陷明武定參將高其勳死之

其勳字懋功初襲馬龍所千戶後舉武鄉試爲黔國公標下中軍吾必奎之亂以功擢參將守武定城陷衣冠服毒死

沙賊陷明大理指揮陳禎死之

禎世爲大理衛指揮未嗣職城陷巷戰手誠數賊而死

沙賊陷明大理太和縣丞王士傑等死之

太和爲大理附郭縣士傑佐上官竭力捍禦城陷死於城上同時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及其子一

甲前任同知蕭時顯士民則舉人高拱極投池死楊士俊闔門自焚死諸生則尹夢旂夢符馮大成倡義助守賊死楊憲闔門自焚死楊慈旣死復甦妻竟死人稱太和節義爲獨盛云

沙賊陷明通海典史單國祚死之

國祚會稽人城陷坐堂上罵賊被殺印猶在握縣人葬之諸葛山下

明眉州義民陳登皞起兵破獻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帥狄三品駐眉州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兵圍而殺之凡五千餘人登皞州人也綽號鐵腳板裂衣爲旗集四鄉遺民得數千人樹柵醴泉河上賊

小腆紀年

卷十二

六

來攻登皞率衆白桔菔鋤殺賊三百人賊懼間道移東館登皞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賊營壯士從中鼓譟出賊駭奔復斬數百級賊乃遠遁登皞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敢犯境者後爲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明金有鑑再攻長興敗死

有鑑與岑元泰俱陷陣死又有徐昌明者字闇本初入盧象觀軍象觀敗奔四安山中與有鑑合亦死於長興西門二月明馬脛嶺兵變命路振飛往浦城安撫

丁亥大雨雹晝晦

明寬逆案之禁

王曰北京陷於東林南都亡於魏黨厥罪惟均今嘉運其  
新其附黨諸臣概予洗濯以收後効

徐燾曰元祐元豐調停之說千古所譏此其殷鑒乎伯宗  
曰國君含垢君子諒諸

明誅妖僧

廣西有僧自稱宏光帝貴州撫臣俞思恂以聞詔議迎請  
廷臣曰即真宏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審知其偽  
下獄誅之尋有木堅李之秀者自稱原任兩司召對稱旨  
以原官補用發覺伏誅或日本錢滂之所知錄

明廢亨嘉為庶人其黨皆伏誅

亨嘉俘至行在下諸王議廢為庶人以幽死其黨推官顧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七

奕總兵楊國威等皆伏誅封丁魁楚平粵伯加聖式相兵  
部侍郎式相辭曰國家禍變構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邪  
西臣辦西奚以功為不許

明以副使晏日曙巡撫廣西

輔臣曾櫻薦也式相得代遂放舟東下居肇慶或曰粵游見聞曰日

曙饒州舉人行朝錄曰

新喻人官承天副使  
明鎮國將軍常采音師字書無此字起兵蕪州敗績死之

常采樊山王湖鈺之次子張獻忠之破襄陽也常采挈家

人一夕遁至是歸蕪州與英山男子王六姐起兵斗方崇

兵敗死之或曰本願景星桂岩公諸客傳又東華錄載是年二月洪承疇奏擒樊山王朱常炎其采字

之諱

明封孫守法武大定爵為伯

甯夏甘肅神木靖邊各以兵來附王聞之乃有是命

明監國魯王以諸生黃宗羲為兵部職方主事

宗羲字太冲餘姚人年十四補諸生隨父尊素任京邸尊

素死詔獄或曰事詳明史宗羲奉養王父以孝聞莊烈帝即位草

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

諡予祭葬尊素諡忠端宗羲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程李

實詳見紀傳歸葬事肆力於學於經史靡不通從山陰

劉宗周遊壬午入京周延儒欲薦為中書辭不就一日聞

市中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遂南下南都阮大鍼修防亂揭

帖之怨欲盡殺諸揭中人遂被逮母姚氏嘆曰章妻滂母

小腆紀年

卷十一

七

乃萃吾一身邪南都亡踉蹌還浙東孫嘉績熊汝霖兵起  
乃糾合黃竹浦宗族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呼之為  
世忠營請援李泌客從例以布衣參軍事不許錄造歷從

軍功授職方主事已改監察御史兼舊官馬士英之欲入

朝也眾議殺之熊汝霖恐其挾方國安為患好言曰此非

殺士英時宗羲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

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

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若日於江上鳴鼓攻其有備

蓋意在自守也最爾三府以供十萬之眾北兵即不發一

矢一年之後亦何能支又言崇明為江海門戶蓋以兵擾

之分江上之勢諸將不能用或曰日本全祖望結麟亭集

徐蕡口主事何以書賢宗義也

明監國魯王子張國柱將軍銜

國柱劉澤清部將也初航海依王鳴謙於定海得五百人劫鳴謙入內地掠餘姚其黨張邦甯掠慈谿行朝震恐衆議尊以伯黃宗義曰如此則益橫且何以待後請署將軍足矣從之

明總兵陳梧掠餘姚魯攝知縣事王正中擊殺之

梧敗於嘉興自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正中遣民兵擊殺之諸營大譁忌者劫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義言於監國曰梧藉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爲國保民何罪之有議乃止時張國柱田仰荆本徵各率兵過姚江舳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九

艘蔽空以正中嚴備不敢犯國柱之入掠也百姓洶洶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不得逞

明魯錢肅樂移守海口

謀言

師由海道來肅樂移守滙海久之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二千既無分地勢須遣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復不敢歸安廬墓愿率家丁從軍自効監國温旨慰留而諸將益蓄語謂將棄軍入闕遣客刺之肅樂乃棄軍拜表以行表言臣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請賜偵迹必不入闕自取殄滅監國覽表大駭知不可留降旨令往海上借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取道崇明以窺三吳尋加戶部尚書辭不受

三月戊申朔明魯武甯侯王之仁與我

大清兵戰於錢塘江

浙東將士與

王師跨江相距屢戰不勝皆西望心友之仁上疏監國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願以所隸沈船一戰今日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是月朔

王師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救各營守汎命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會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舟無數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諸軍繼之遂大捷乘勝進圍杭州不克而還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明兵部尚書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猶在江甯論降不屈死之攻日唐王紀畧載爲三月戊申朔事本傳爲初五日也

道周發婺源復進水漿至金陵幽於禁城已改繫向膳監諸當道承貝勒意勸降道周曰吾手無寸鐵何曾不降勸者曰降須薙髮道周伴驚曰君薙髮邪幸是薙髮國來即薙髮若穿心國來汝穿心邪漢承疇親詣向膳監求見道周喝曰承疇死久矣焉得尙存此無籍小人冒名耳在館與門人講習吟詠如常著詩文數卷攻日臺榭外紀云道其一云火樹難開眼冰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題香草白髮逐釣輪史無遺恨處搔首爲君親其二云捕虎仍之野投針又出關席心如可捲髮久當刺怨子不知怨國人安得開乾坤猶半壁未認湘文山其三

云謂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為誰分板蕩不忍共浮沈  
怨空山曲離啼中夜陰南陽歸路遠恨作臥龍吟途至  
安上元燈節作三章其一云為世存名教非關我一身  
裳天已定得失事難成姓氏經書外精神山海濱高懸  
上月偏照夜行人其二云世盡遺君父我獨愛此生  
燒菜本拔劍剖薇蕨苦乞西山遠辭東海濱荷鋤與  
藥難作古人情其三云美佛猶餘佛氣空尊嚴依然  
郭在彷彿人民非淺淺照山深薇蕨肥黃冠奈海裏  
望望未會歸過新嶺巾金正希回章其一云愛爾才名  
昔時欲依唐閣共匡持蕭蕭風雨雞鳴日千古令人  
支其二云續經溪口前重山林爾尚差旬日間自是  
須破碎雲終古不開顏其三云聽灘頭飛鳥斜陽心  
何處動悲筵英雄運盡無良算身亦輕來附左車其  
殘若垂手已難工又是論入成敗中但說丹心無所用  
時張眼念滅洪至金陵斷粒十四日復進水漿夜聞  
鐘聲感賦十三章又見玉梅盛開賦四章詩不載 素善  
書翰人爭求之終日握管不辭也門人寄家書道周書蔡  
春溶書函曰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又  
書賴繼謹書函曰綱常萬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

小腆紀年

卷十二

十一

憂是日赴市曹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  
可死也既見市有豎福建門牌者指曰福建君君在焉死  
於此可也南嚮再拜受刑王聞之大哭贈文明伯諡忠烈  
從死者職方主事趙士超字淵卿福州人中書賴繼謹或作賴  
字敬儒蔡春溶放曰或作蔡紹謹誤 字時培皆漳  
州人通判毛至潔字去水六合人

徐鼎曰予讀南疆釋史謂王聞道周死大哭贈文明伯諡  
忠烈事近實矣而李世熊寒文集有請褒卹孤忠疏書其  
後謂輔臣死已閱月通政司鄭鳳來猶駁云未有確報蓋  
國勢大壞文告不通情事然也疏中表出師之苦衷折盈  
廷之浮議情詞懇至附書之以當論斷焉疏曰臣聞天下

非兵食單匱邊疆感迫之為憂而人情頽弊偷生忍死之  
可畏何則兵食亦有裕足之方邊疆亦有恢復之策獨衣  
冠鄙薄名節陵遲則雖士飽馬騰日闢百里猶之藉寇而  
資敵此臣所用憂也臣竊見輔臣黃道周孤帥抗敵義無  
返顧身陷敵營絕粒就死史冊所書於今為烈竊意朝野  
震悼慕義無窮而百僚斂聲寂無彰聞臣謂人情頽弊不  
知死義為榮矣陛下更不顯拔孤忠形諸諭鄙恐日月逾  
邁頽靡相沿無復有言衷革請纓之事者陛下即撫有函  
夏亦用何道以激勸臣民乎且臣所私憂猶未止此今士  
大夫既無有頌輔臣之烈以祈帷蓋之恩將來必有搆輔  
臣之短以熒日月之照一則曰輔臣情不知兵迂愚自用

小腆紀年

卷十二

十一

一則曰輔臣失律輕生無補於國夫兵何容易管夷吾諸  
葛亮今古所共才也夷吾亦曰平原廣圍車不結軌士不  
旋踵鼓之而三軍視死如歸者臣不如王子成甫陳壽則  
云應變將畧非諸葛所長街亭之挫弟子與尸而當時後  
世不以此病管葛者諒人素所蓄積而已假令有孫臑吳  
起穰苴王翦之徒而狡詭退託中懷二心陛下胡用此知  
兵者為哉若夫全軀而降竄與捐軀而慷慨均與國無益  
也陛下與其竄降而全軀者乎抑甯與慷慨而捐軀者乎  
况輔臣之捐生不在孤師失律之日亦在離朝去國之日  
也驅市人而戰數不滿二千量形不足於襁節腹不足於  
食孤危蕭颯臂指無援徒恃忠信為餼糧仁義為干櫓此

實難矣蓋自史冊以來未有大臣視師部署單薄如此者雖使孫吳董此以抗狂鋒臣知纖芒薄柱可立碎也故曰輔臣辭朝之日是畢命之日也若謂輔臣破冒國餉徒損威靈則尤不可昔西夏之變韓琦師出環慶不協鄜延遂有好水川之敗士卒招魂慟哭震野琦掩泣駐馬不前上章引罪而已韓公之威名不因此遂損也紹興之初張浚合關陝之兵三十餘萬符離之敗國家宿積兵財掃地無餘及其卒也孝宗震悼輟朝諡曰忠獻良以士馬破傷可生聚而復寶臣殄喪不可倉卒而求宋之君臣則猶議大體也今輔臣所損無魏公萬分之一原草初膏身名遂燧臣實傷之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晉人以爲宋末

小腆紀年

卷十一

可伐仲尼曰善哉規國乎輔臣直節清風播聞夷裔何但陽門之介夫四方蠢動窺伺國靈多於晉人之規宋而同官等越人之視朋舊無子罕之哀臣恐天下有以亮朝廷矣死敵者無衰則是降北者無罰也名臣遇難而士夫不加哀則具臣失節而士夫不爲辱也烏知敵國無人不以發蒙振落輕笑朝士乎今無論輔臣塗腦疆場餘風凜烈不可湮沒即使壽考令終猶當俎豆千禩何者輔臣學宗天道以易詩春秋爲符參兩掛樸窮變極蹟今陛下於占雲候氣之言前席而商至囊括天入之學則表章缺然陛下憑弔前古忠烈之事則感泣欬歔親見執義盡節之臣則衰卹不及臣以陛下狗名而失實賤目而貴耳矣夫陛

下於輔臣元首股肱疾痛相關况於死喪昔賈復創傷光武驚惶至以子女婚姻許其腹孕於是天下歸之輔臣郭田不饒兩孤方畝誠宜特錫廟諡寵其遺尤使遠近慕義奮激以就功名不然墮豪傑之心塞報禮之路遠遜光武之仁近爲規國者所笑臣雖微賤敢代抉朝賢之口爲國家昭布義聲惟陛下垂察

明唐王幸延平府

時江楚迎王疏相繼至王決意出汀入贛與湖南爲聲援鄭芝龍不欲王行使軍民數萬人遮道號呼擁駕不得前王不得已駐延平以府署爲行宮

明封朱成功爲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

成功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事宜王嘆曰駢角也封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嘗入侍見王有憂容頓首曰陛下鬱鬱得毋以臣父有異心乎臣受厚恩義無反顧願以死捍陛下矣尋以母病陛辭回安平王曰有事之秋卿何忍舍朕去成功泣曰臣七歲別母忽爾病危爲子者心何安以報陛下之曰長故敢請也王不得已許之

明命前大學士傅冠總理湖南勦撫事宜尋罷之

冠字元輔別號奇菴進賢人也天啓壬戌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崇禎十一年乞休歸里家居者六年南都既覆國黨王得仁導

王師入進賢掠冠家殺其嫡孫傅鼎冠潛行入閩王遣官存問  
手詔督師恢復江省專理湖南勦撫事宜賜尚方劍便宜  
行事師至邵武五福關逗遛不前聞警報輒撤營歸一  
疏乞罷適職方江隨者以薦舉進身思立名自重乃疏言  
冠擁兵糜餉玩敵擾民冠請解兵柄益力詔杖江隨等冠  
致仕冠遂寄寓於秦甯

明左都御史張肯堂疏請北征詔加肯堂少保  
鄭芝龍惡肯堂之日以親征勸也用其私人郭必昌代為  
巡撫奪其兵令肯堂總理留守事務造器轉餉肯堂累疏  
請兵詔加少保兼戶工兩部尚書總制北征賜上方劍便  
宜行事其實無一兵也會陳子龍等起兵吳淞肯堂之孫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三

茂滋方家居遣部下汝應元歸省之應元即以肯堂命奉  
茂滋發家財助軍王授應元為御旗牌總兵官未幾松江  
敗徐孚遠浮海入閩茂滋亦與應元至為言吳淞事雖無  
濟而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者可一呼集遂上水師台戰  
之議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  
招諸軍為犄角陛下親征由浙東陸行以期會於金陵關  
臣曹學佺力贊之謂徵天之幸在此一舉常乘風疾發即  
自捐餉一萬速其行肯堂請以太常卿朱永佑吏部郎中  
趙玉成兵科給事中徐孚遠蘇州推官周之璣為參軍以  
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  
將軍林習將後軍詔晉肯堂大學士行有日矣芝龍密疏

止之而以郭必昌將步卒先發令肯堂待命徘徊島上朝  
信隔絕是年六月復下督師之命然軍資器械盡為芝龍  
所取乃自募六千人屯於鷺門

大清兵克奉鄉明監軍道許文龍死之

文龍起兵逐我所置官吏屯兵奉鄉

王師破甯州遂攻奉鄉圍守三月糧盡走保介首若食復盡被  
擒死之

辛未我

大清兵克吉安明職方主事郭銳死之萬元吉退保贛州

初中書舍人張同做於崇禎末調兵雲南及抵江西而南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三

都已陷退還吉安楊廷麟留與共守待以客禮其將趙印  
選胡一青類立戰功會贛督李永茂以憂去位王以元吉  
為督召廷麟入直元吉請體統申約束諸將稍不樂而峒  
帥張安既以破敵立功其諸營亦願受撫甯都鄉紳會應  
選請諸朝遣其子傅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  
日出贛下吉安元吉聞峒帥四營之足恃也茂視滇廣兵  
滇廣兵皆解體然張安故蠻寇受降後淫掠自如廷麟嘗  
遣救湖西所過殘破及  
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不戰而潰元吉奔阜口部下惟安遠  
營汪起龍兵三百人閣部蘇觀生發新威營二百人來援  
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守綿津灘無何



王師至統威營先潰安遠營繼之元吉奔贛州贛城倉皇爭竄

勢不可止元吉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少定元吉素有才  
及失吉安神志惛然且令益嚴日坐城上與將吏不交一  
言隔河大營遍山麓而指為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  
勢盛輒叱為間謀斬之給事中楊文薦元吉門生也見事  
急因自任守禦城中賴之

明魯方國安殺閩中樞師僉都御史陸清源

國安縱兵奪餉殺清源張國維聞之嘆曰自我戕毒禍不  
遠矣或曰馬士英部將趙體元殺之也及曰諸書皆云清  
勝朝殉節諸臣錄則云以樞軍為國安所留  
江防潰投江死又按此事在錢塘江賊後  
明監國魯王命兵部尚書余煌督師江上

小腆紀年

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乙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崇禎時以庶子充經筵講官乞假歸南都累徵不起魯王  
監國起禮部侍郎再起戶部尚書皆不就嗣以武將橫恣  
拜兵部尚書始受命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運  
餉兩軍格鬪喋血禁門煌至申嚴禁令諸臣請乞無厭煌  
上言今國勢愈危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  
先帝宗廟未享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  
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  
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監國以陸清源之死恐聞與  
問非之師令張國維抽師西禦煌代國維督師江上因是  
江上之師愈單弱

明魯攝餘姚縣事王正中率眾復激浦

正中輕騎渡海馳奪激浦人倚之若嚴城焉  
明參將楊展復川南諸州縣王應熊樊一衛會師瀘州檄諸  
路兵討獻賊

展既取嘉定賊帥劉文秀秋三品來攻為展所敗逆回成  
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復嘉邛眉雅諸州邑於時故總  
兵賈聯登及其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  
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浩其他據城邑奉征調者洪雅則  
曹勛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  
誼一衛乃移駐納谿居中調度會應熊於瀘州檄諸路刻  
期並進獻賊始懼

小腆紀年

獻賊大殺四川遺民

賊以遺民逐殺偽官忿然曰川人尚未盡邪令孫可望等  
四將軍分道出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子手足二百  
雙者授把總女倍之以次進階有一卒一日殺數百人立  
擢至都督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殺人之名割手足謂之  
節奴分夾脊謂之邊地槍其背於空中謂之雪鰓以火城  
圍矣小兒謂之貫戲

獻賊大殺其兵將  
獻忠欲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才五百人  
所至無敵今兵多益敗非為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即為兵  
者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舊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

人自輕便所向無前偽相汪兆麟怨患之曰恐兵知而先  
謀奈何不若立法責之察偶語者及微過則置之法並連  
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議已定而諸營尚未知習  
故態角射縱酒嬉笑怒罵如平時邇者至輒收治是日所  
殺卽十餘萬人於是人人惴恐無敢出言者邇者無所  
得則於夜靜踰垣穴壁竊聽笑語躍出收繫並其家居之  
毀中園一浮園穴其下置礮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萬人或  
裝大艦沈之江偽總兵延川温自讓不忍無辜戮其下棄  
妻子夜率所部百餘人遁去獻忠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走  
脫所部俱自殺其他坐徇庇誅者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  
用以下又數十人或剝皮死並其家口部落斬於河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九

臣肅曰寇賊屠戮之慘說者謂浩劫不可逃豈其然哉讀  
張獻忠亂蜀本末而廢書嘆也當日起義拒賊者或能保  
全部落延殘喘以待

師而偽官偽將為賊之腹心爪牙者剗剔屠剝予無遺種是  
有羅而自離之有阱而自入之求死而得死者又誰怨也  
夫獻忠之啗啞咤叱以使入者懼其殺耳懼其殺而不免  
於殺與不懼其殺而免於殺相去奚啻倍蓰哉野史載獻  
忠之破荊州也召惠府樂戶行酒有瓊枝者色藝出其羣  
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刃挾之曰汝技  
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賊憐之同時有曼仙者盡伎  
以歡賊一夜置毒於酒滿斟而進之獻忠覺其異以手挽

其頸曰汝先飲此因立斃嗚乎此皆不懼賊殺者何鬚眉  
丈夫智出伶人下哉

獻賊東下明參將楊展逆戰於江口大破之賊還成都

獻忠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十數萬裝金寶數千艘順

流東下將走楚展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焚其舟賊大敗

士卒輜重喪亡殆盡走還成都展取所沈金寶以益軍儲

自是富強甲諸將焉

夏四月明唐王萬壽節不受賀

明追復建文年號立方孝孺祠

徐肅曰此事於南都行之矣茲復特書何三代直道之公

百世不能改也

小腆紀年 卷十二

明鄭彩棄廣信奔入杉關我

大清兵遂克撫州永甯王慈炎死之

先是永甯王慈炎招降峒蠻復撫州

王師圍之求救於鄭彩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

解已而復合彩軍潰撫州遂破峒蠻亦散報至舉朝震驚

詔削彩職戴罪圖功

我

大清兵克鉛山明兵科給事中胡夢泰兵部員外郎萬文英主

事唐倜死之

夢泰字友蠡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奉化縣十六年夏

吏部舉天下廉能吏十人夢泰與焉崇禎帝念畿輔殘破

欲得治行已效者治之夢泰因得爲唐縣京師陷南歸黃道周之出師也授夢泰兵科給事中協守廣信夢泰傾家募士與侍郎唐兆恆御史周定初悉力守禦萬文英字仲實南昌進士也亦奉黃道周令援廣信者分守鉛山大學士熊開元薦太平諸生唐僞能知兵授兵部主事募數百人出關與文英台軍是月金聲桓引兵逼鉛山僞陷陣死文英舉家投前湖死城陷夢泰夫婦同縊死

明新城知縣李翺明史作翔他書亦誤作翔起兵拒守城陷死之

翺字殿舉邵武人崇禎己卯以鄉貢廷試會詔求直言上書忤旨歸時鄭彩兵潰知縣譚夢開迎降借備師名敘財民不堪擾乃導守關兵誅之夢開之黨日與民相仇彌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三

月不靖兵部侍郎吳春枝以新令難其人薦翺爲之翺單騎入城斬夢開黨一人餘不問衆大服然民習於亂有佃人以田主徵租斛大聚衆譟縣庭諭之不解翺乃遣義兵三百詭稱彩軍從南門進衆皆奔明日復聚翺率兵出戰斬百餘首級亂乃靖彩既遁入關監軍張家玉獨留招新城徐伯昌募義勇千人與家玉共城守而

大兵已從間道入家玉戰敗走入關州策馬大呼曰我新城令也執送建昌僞立不跪勸以酒舉杯擲地遂見殺方新城之被圍也紳士議迎款諸生楊應和賦詩痛哭曰我一身當敵禍不及諸公也其從弟若久歎曰壯哉吾兄可無與共事者乎捉刀出殺數人並就縛直立不少俯既死屍不

仆兩手作擊刺狀態和字惠生居久字淡若攷曰此事月次之棄廣信後

五月丙午朔我

大清兵進逼贛州明江西巡撫劉廣胤攷曰紀畧作劉承龍撰遺楊廷麟傳作劉遠牛戰敗被執楊廷麟萬元吉悉力固守

廣胤募閩兵二千人命中軍張琮領之由甯都赴河東聞

王師乘勝薄贛州出城往雩都邀琮將兵來救贛人疑其遲也焚其舟拘其妻子俄而廣胤率琮兵至贛人乃悔琮渡河

抵海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墮水死廣胤憤甚五月朔渡河復陣身先士卒被執復逃歸圍愈急廷麟乃遣使調廣西狼兵已往湖西邀張安新軍與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三

王師再戰梅林再敗乃散遣其軍而入城與元吉固守

明擢兵科給事中揭重熙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曾亨應撫州之歿也重熙爲吏部主事王兆雄所劾既而

大學士曾櫻掌吏部疏薦重熙及傅鼎銓王以鼎銓會降

賊命以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劾獨召重熙入見重熙乃

借鼎銓至閩召對稱旨遷考功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亦

復鼎銓翰林故官令還贛而命重熙從大學士傅冠辦湖

東兵事瀘溪營警冠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遂歸重

熙統諸將克金谿復撫州有衆十萬捷聞授右僉都御史

代劉廣胤巡撫以諸將進止不協退保瀘溪與

王師戰於銅蒲隘師始嶺及高田孔坊俱有功

明加吏部尚書郭維經六省督師銜募兵援贛州

王初召維經為吏部右侍郎其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大小十數戰頗有斬獲王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主事比贛州圍急命維經以吏兵二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募兵往援維經遂與御史姚奇胤沿路召募八千人入贛與楊廷麟萬元吉固守及維經死於贛而應銓等駐兵龍泉聲勢不相屬明年應銓部將潛導

王師入城兄弟同就執應銓扼吭死應衡齧斷臂死應煜以

馬我巡按董學成奸貪抽腸死尤酷

辛亥明 諸生張飛遠襲金山衛不克

小原紀年 卷十一

飛遠故諸生兄弟負膂力聚眾從吳易於長白蕩諸營以五日泛蒲酣飲為

王師所襲殺數百人失大將羅騰蛟明日飛遠謀出不意取金

山衛我守將逆戰飛遠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內應者其鼻飛遠遁而內應者鼻猶墨也悉就誅

琉球國入貢於明

明廷試貢生

取萬荆等十二人命為羣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

明擢湖廣監軍道章曠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

曠字于野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沔陽知州十六年賊

陷州城同知馬應死之曠走免為給事中熊汝霖御史許

有倫所劾候訊黃州用騰蛟薦令戴罪立功左良玉之犯南都也騰蛟至長沙以曠為監軍副將黃朝宣者故巡撫宋一鶴部將也駐燕于窩劉承允駐武岡張先壁屯激浦騰蛟悉令曠召之來留先壁為親軍而以朝宣承允分守要害聞賊死其黨劉體純等六大部擁眾數萬逼湘陰騰蛟用曠謀盡撫其眾而左良玉之部將馬進忠王元成亦以良玉死無所歸突至岳州偏沅巡撫溥上瑞大懼曠曰此亦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泉為誓進忠等皆從之進忠即賊中渠魁混十萬也

王師逼湖南曠悉力禦之論功擢是職曠有智畧行軍不避鋒

鏑嘗戰岳州以後軍不繼而還已又大戰於大荆驛身扼

湖陰平江之間湘南恃以無恐

明殺魯使臣都督陳謙

謙奉使入閩久駐衢州自云魯已為侯鄭芝龍與有舊引之入見啓函稱皇叔父不稱陛下王怒下謙於獄御史

錢邦芭密奏謙為魯心腹與鄭氏交最深不急除恐生內患王即命誅之芝龍入朝願以官贖謙死王故留久語夜

半移謙他所斬之芝龍伏屍慟哭為文以祭有我雖不殺

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由是益懷異志

謂謙奉使與行人林奎入閩按林奎傳無任游月記及南畧惟其美粵游見閩云魯王遣行人林必達求必達問一事武通書鄭芝龍芝龍以開建下謀廷物切責心達已而釋之必達謂建督學制以此武并豈即陳謙與姑據列

徐爾曰不日殺都督陳謙而曰殺魯使臣何絕晉鄭之交  
結譚尙之怨論者咎王之失大計也顧肅以爲未盡然者  
登極之書浙中不拜犒師之使江上不歸費隙已成調停  
無術且是時北兵日逼閩浙固莫能相救其勢亦何暇相  
仇哉若芝龍故國之心已如脫屣卽不殺謙豈遂革面彼  
歸獄錢邦芑者豈篤論乎  
明鄭芝龍通於我

大清

王責芝龍攬權逗兵芝龍免冠頓首曰臣武夫豈直不能  
逢迎今既見疑願角巾私第以終聖世王曰朕豈疑卿但  
人有言不得不爲卿道耳我經畧洪承疇御史黃熙允言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於貝勒曰賂芝龍以王爵福建可不勞一矢浙中亦聞風  
潰矣芝龍復書果有遇官兵微官兵遇水師微水師傾心  
貴朝非一日也語貝勒得報遂謀渡江

臣肅曰爲人臣者無外交通者何外交之詞也然則何以  
不曰降猶未降也

聖人御宇萬物惟新其板蕩而不忘故國者固忠臣義士不挫  
之節卽不得已而降志辱身亦不過出於全軀命保妻子  
之謀非必有他志也若芝龍既不忠於明亦非忠於我

大清居閩海爲奇貨視君父若弈棋懷狡兔三窟之謀爲首鼠  
兩端之計其陰狡詭譎非當日降臣比也曰通者深惡之  
也

乙丑天狗星隕放日本甲  
行日注

明監國魯王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

加嘉績汝霖大學士督師如故而餉終不給兩人又不諳  
於軍乃以衆付黃宗義王正中領之合軍得三千人正中  
爲之仁從子故不乏食太僕卿陳潛夫尙寶卿朱大定兵  
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各募數百人來附將由海甯取海  
鹽入太湖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整軍抵乍浦約崇德義士  
孫漢爲內應俄而江上師潰遂皆散去宗義結寨四明山  
從者尙五百人微服出訪監國消息山民畏禍焚其寨部  
將茅涵汪翰死之宗義乃走剡中

壬申明江上兵潰方國安劫監國魯王走紹興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貝勒偵知浙中虛實益兵北岸以巨礮擊方國安營廚竈  
盡破國安嘆曰此天奪我食也意入關必大用卽不濟可  
便道入滇黔遂於二十七日拔營至紹興率馬阮兵劫監  
國南行江上諸軍聞之遂大潰惟王之仁一軍尙在張國  
維議抽兵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北  
兵數十萬孤軍何以迎敵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無舟速  
自爲計耳國維不得已乃振旅追扈監國

明總兵會英參將王祥率兵趨成都

祥某江人勇悍者聞守遵義賊不敢窺才亞於會英而英  
之復重慶也樵採不禁督師王應熊怒之故委任不及祥  
既而英禦賊屢有功應熊乃奏請以英爲總兵王祥爲參

將連兵進討賊益懼遂決意棄城都

明黃斌卿殺監軍道荆本澈

本澈字太徽丹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南都亡起兵松江與田仰等奉義陽王其駐崇明沙兵敗入海屯舟山之小沙嶼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澈又不能戢其士卒斌卿乘民怒造流言民單里從斌卿攻之遂遇害

六月丙子朔我

大清兵渡錢塘江明監國魯王航海如張氏死之

時夏旱水不及馬腹數日潮不至貝勒被重甲摩眾渡江明兵棄輜重走先是有火燒六和塔沙漲錢塘江之讖至是竟驗云方國安馬士英奔至台州煎山上斷石橋有石

小曆紀年

卷十二

辛

刻大字云方馬至此止大駭遂留不進謀執監國以降遣官守之守者病監國得脫比追者至監國已登海船矣先是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及世子出海如拜辭曰勿以妾故為王累手碎瓷盤自到死宮嬪周氏出海後叛將張國柱劫之北去亦自刎死攻曰監國有兩張妃舟山冊立者為元妃張氏鄭人此為前妃會稽張國俊之女也摠遺云魯紀年海上見聞紀前如被劫北去中途碎瓷盤自到死而魯春秋今魯史江東間位紀舟山紀魯諸書皆作辭王時死今從之然元妃之死也魯曰懼為如人所賣為張妃之積則似山海之說近實矣附注以俟

我

大清兵取紹興明魯兵部尚書余煌禮部尚書王思任侍郎陳

函輝大理寺卿陳潛夫等死之

眾有議據城抗者煌歎曰數萬軍猶不能戰乃以老弱守

孤城是聚肉待虎也亟開九門縱民出賦絕命詞攻曰詞

自馳老駒忽逝止水汨羅以了吾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投城東渡東橋下死思任嘗

極言官亂民亂兵亂餉亂士亂之失乞休不聽嘆曰江上

之事不臘矣城破不食死攻曰釋史云思任已病函輝從

監國航海半途相失馳回台州哭入雲峯山作六言絕句

十章攻曰其一云生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

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為韓木叔

死生為魯未松千古成名黃葉存心獨苦其三云父母思

無可報妻兒而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忠臣其

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憐赤手擎天惟見

白虹貫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念七今夏六月初八但嚴心

丙春秋莫問人間花甲其六闕其七云手著遺文千卷尚

傳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有心史難刪其八云悲業

降生人文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

其九云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遊寰海名山身

小曆紀年 卷十二 辛

列梵率內院其十云今日為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

死尚多抱慚請與同人證此又自作祭文及埋骨記

沈池中死潛夫借妻孟氏妾孟氏聯臂沈化龍橋下死同時

死者山陰在籍通政司左參議吳從魯字金堂萬曆丙辰

進士由知縣歷任監司擢通政參議野服入山設棺於庭

曰有蹤跡我者即蓋棺旋病瘳沐入棺命家人蓋之御史

何宏仁字仲淵崇禎丁丑進士追扈監國不及過關山嶺

書衣帶間攻曰書云有心扶日月無計羣山河末書宏仁

吾身吾何家為吾子者食食投戍死攻曰浙江通志載

守節而已明御史何宏仁絕筆投戍死宏仁死與此絕異

會稽在籍主事高岱字魯瞻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

試被黜久之辨復浙東授職方主事慨然曰上恩厚矣國

家重文輕武以致神州陸沈我武學授文職尚不能以一

死報國乎絕粒八日薙髮令下子諸生明辭父投海死岱  
問之一笑而絕同官葉汝楨汝楨字衡生崇禎庚午舉  
人浙東授主事借妻王氏赴水死謝震龍字雲生以舌辯  
官浙東兵部主事巡撫某訊之曰若兩榜乎曰兩榜不屈  
者有幾人監國用我輩以壓倒之耳以慢罵慘刑死長洲  
李山字少華官南京太常博士精繪事馬士英當國面乞  
所製作郭忠恕天外數峯與之然心以為恥掛冠歸卜居  
蠡聖與徐汧楊廷樞訂莫逆交族人名采者為幕府客偶  
至密示一冊乃松江兵事株連獄也郡中列者三百餘姓  
山醉采以酒自火其廬采醒而索冊則已燼誠之曰此非  
天意假火以銷其獄乎采悟棄官去監國以太常卿召未

小腆紀年

卷十二

辛九

幾病歸絕粒死故山西僉事鄭之尹義興伯遵謙父也投  
水死武臣則山陰劉穆字公岸以武進士歷官參將為監  
國守潭頭開府晉爵一夕暴卒目不瞑子肇勤以游擊從  
父軍率諸弟跪牀下腹刺盡忠報國字涅而誓之目乃瞑  
放曰肇勤行八弟肇勤行九功誠大盜畢昆陽於獄昆陽  
善用槍世稱為畢家槍勤與兄勤誠從故兄弟以畢槍  
名天下乙酉秋兄弟合兵渡江肇勤騎而據嶺數十數人  
伏兵起矢集如蟻猶僵立不仆肇勤就而上者三勿應視  
之則死矣抽矢出鐵斗許一時同死者義士王都督同知  
崩賢陸建夔郡吏印玉等詳摺遺附錄於此張國紀亦山陰人馬士英之奉母后奔浙西也國紀白於  
長吏請誅之不聽問江上潰不食死其士民先後殉難者  
鄞縣諸生趙景慶投泮池不死後絕食死會稽諸生方炯  
山陰諸生朱舜蕭山諸生楊守程楊雲門而山陰醫士倪

文徵蕭山沈八十九張鋸匠命稽鍾阜隸之事為最奇文  
徵賣藥囊易二缸召里中少年曰吾明人今不鬼鬼不明  
矣請覆我眾漫應之躍入缸復出曰吾坐未正也正坐眾  
覆而環呼之良久乃絕八十九者但知其姓沈劉寒榆青  
嶺殺我一裨將

王師合攻之八十九獨持笈笕鬪眾披靡大驚曰好蠻子再得  
十餘人江東不吾有矣戰渴趨澗飲出不意墮水死張鋸  
匠掄大斧為左右翼力竭死鍾阜隸從海上齋黃斌卿檄  
往山寨團練被縛不跪痛撻之曰輕則斫重則刃法不當  
杖斃也檻送省磔於市

明魯東閣大學士孫嘉績蹈海死

小腆紀年

卷十二

辛

嘉績從監國出海攜印綬圖籍蹈海死收日據本云此六  
月二十四日事  
葬蘆花洲上初嘉績計偕夢身臥狀元坊下嘗歎其無徵  
其葬處乃國初張狀元墓道也收日見馮楷  
愈格堂雜詩

大清兵取東陽明魯少傅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張國維死之  
監國航海傳命張國維過防四邑以圖再舉國維遂歸東  
陽俄報義烏破有勸國維入山觀變者國維歎曰天下  
者文山疊山也作絕命詩三章收日首章自述云艱難百  
戰時去仍為朱氏鬼精靈長傍孝陵墳次章念母云一  
織麻不掛肩惟哀盡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歟  
恩結草同三章訓子云風調雨順書皆鼓道而今絕  
日莫謂其若若肯施存恤乘未全身答所生衣冠躍  
入池中死

明魯武甯侯王之仁至江甯諭降不屈死之

之仁載其妻妾二子二婦幼女諸孫沈諸蛟門外再拜捧

所封勅印投焉乃立旗幟張鼓吹揚帆抵松江我冠登岸

衆謂其降也護至金陵洪承疇令其易服雜髮之仁笑曰

我握兵柄作通侯謀人國事而無成死固分也然葬於波

濤身死不明故就此求死耳遂見殺

徐節曰之仁自同國安爭地爭餉蓋沿四鎮之餘習而不

自知其身犯不韙也迨至慷慨出師揮戈江上從容就死

化碧原頭前後異轍如出兩人覽其大節亦黃埔南之亞

歟

明方逢年方國安馬士英阮大鍼降於我

小腆紀年

卷十二

壬

大清

四人擁殘卒數千疏請入關王不許士英乃遁入台州山

寺爲僧逢年父子大鍼雜髮降已而士英亦降

我

大清兵克金華明魯文淵閣大學士委安伯督師朱大典死之

金華與閩相近王之在高牆也大典爲淮撫嘗白其冤故

屢書招之入閣辭曰錢塘一江扼要吾去則誰司餉屑亡

齒寒問又何恃焉或勸其子媳先行爲善後計曰吾子媳

去則一境無固志是教之叛也爲天下者烏得及其家阮

大鍼構之方國安稱大典家多財索餉四萬率衆往襲之

監國傳旨至再始解散比國安大鍼降請破金華以白効

大典殺招撫使與部將吳邦璿何武固守三月御史傅巖

爲義烏強宗請以子弟兵爲援泣許之夜縋而出國安以

大礮攻之城中亦以礮應日聞如雷已

王師日衆守者漸疲城西門有新築土未堅大鍼識其處礮專

攻之城遂崩大典子萬化巷戰力盡見執大典麾其愛妾

幼子及萬化妻章氏投井邦璿曰城中火藥尙多不可資

敵盡焚之爲吾輩死所大典袖火繩示之曰此吾意也環

坐庫中賓從侍者二十餘人皆焚死同時死者舉人葉向

榮前知江西甯都縣破賊有功總督袁繼咸薦之以忤馬

士英量移吉安同知被劾歸城破投野塘死傅巖還至義

烏死都督蔣若來力盡自刎死改曰本浦江諸生張君正

我

大清兵克衢州明樂安王

改曰楊東華 楚王 改曰楚王華奎爲 錄名諱石 獻賊所殺此無所 攷 晉平王 攷曰世表所無東華錄又 永豐伯張鵬翼督學御 史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署江山知縣方召皆死

之

衢州破樂安王楚王晉平王俱被殺守將張鵬翼字耀先

諸暨人與弟鵬飛季熊俱以善戰聞初以總兵掛淮海將

軍印監國封爲永豐伯鎮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約

王師爲內應城破巷戰與鵬飛同被執不屈自刎死王景亮字

武侯吳江人崇禎 進士南都授中書舍人閩中擢御



史巡按金衢兼視學政城破縊死伍經正安福貢生爲西  
安知縣閩中擢知府赴井死鄧巖忠江陵舉人自經死方  
召宣城諸生署知縣事聞金華被屠集父老告之曰吾義  
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閩城被殃封其印綬冠帶赴  
井死  
臣竊曰衢爲閩浙之交諸臣皆仕於閩而兼臣於魯也無  
以別白之故備書焉

我

大清兵克嚴州明魯守將張季熊死之

季熊鵬翼鵬飛之弟也戰敗匿邨巷中追騎索之季熊突  
出大吼曰大丈夫肯避爾邪手刃數十人援絕躍上屋擲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五四擊坐屋脊拔鞞刀自刺屍直立三日不仆時稱張氏  
三忠云攷日本汪光復航海遺聞

明兵部右侍郎楊文驄進援衢州敗死

初南都破鴻臚丞黃家鼎往蘇州安撫文驄襲殺之走處  
州閩中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王之  
在淮上也寔甚文驄子鼎卿與王爲布衣交授左都督太  
子太保王獎之擬以漢朝大小耿及衢州告急命備誠意  
伯劉孔昭赴援與監紀職方主事孫臨並爲追騎所獲說  
之降不從同見殺臨字武公桐城人  
徐鼎曰文驄裙屐風流琴樽酬答累於附熱損厥清名向  
非一死自贖則與馬阮同科耳君子所以尙補過夫

我

大清兵克明盤山關

初貝勒以長江未易渡遣一旅從紹興別道奪盤山關以  
分其勢總兵盧若驥堅壁死守屢攻不下我師用降將爲  
鄉導攷曰諸書謂張孔昭按孔昭無降事順治十一年張名振題詩金山祭孝陵與孔昭同舟副將周茂戰死若驥村人心已離夜半率子弟親隨三百餘騎乘關從温州渡舟山於是溫台福甯相繼降先後殉難者永嘉在籍太僕寺少卿王瑞楫攷曰楫或作構或作聖木關中命以故官督理兵餉温州不守避之山中於明年五月十五日以生日拜家廟召親友置酒入室自經死諸生葉尙高於上丁釋奠日倚廟柱嘗當事輟筆下獄死攷曰尙高和正

小腆紀年

卷十二

氣歌有未吞蒲酒心先醉鄒欽堯鄒之琦俱赴水死

明温州總兵賀君堯殺前大學士顧錫疇

錫疇字瑞屏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南都授禮部尙書以  
議削溫體仁謚罷歸閩中進東閣大學士加督師銜駐溫  
州君堯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供餉諸生鼓噪君堯執而  
殺之錫疇怒將以聞君堯乘夜縛錫疇投之江子登走免  
君堯以是不爲衆所容温州敗入閩已復至温州收玉環  
山之漁稅挾重貲入舟山爲黃斌卿所殺攷日本或曰君堯賂我嘉湖道佟某求官佟之父邦年錫疇師也置君堯於法攷日本或曰  
辛丑明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九江總督袁繼威擒

在京師論降不屈死之

繼成之為左夢庚所劫也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為嬰弗克為曰維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請獻我后抵大勝關豫王傳語與以大官爵又自銘曰大官好作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幾袁山繼成自號也見豫王長揖不拜為設宴不飲亦不言在道再縊不死絕粒八日又不死入京就館內院學士剛林勸之朝且曰朝廷為明討賊今賊未絕君入仕可為明帝報仇繼成曰討賊者新朝之惠也今宏光何在而臣子圖富貴乎剛林又言宏光不道事曰君父之過臣子何敢知乃改館邏卒守之幅巾衲衣兀坐讀書不雜髮是年六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五月

月二十四日就刑菜市曰吾得死所矣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為兵部右侍郎收其骸骨歸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卒

徐鼎曰繼成之為張孫振所誣也陽曲傅山嘗詣使訟冤逮繼成至燕邸寄山書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深蓋棺不遠斷不肯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山得書痛哭曰公乎吾亦安肯負公哉後遭刑辱抗詞不屈幾死

明鄭鴻逵棄仙霞關詔削鴻逵封爵

鴻逵聞浙東軍潰徒跣而逃三日抵浦城事聞行在大震削其封爵時有民謠曰峻峭仙霞路迢遙車馬過將軍愛百姓拱手奉山河

明鄭芝龍撤兵赴安平鎮詔留之不得仙霞關守兵皆潰

芝龍既通款於我貝勒疏稱海寇狎至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往征不可拜表即行王手勅留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中使奉救至河而芝龍已飛帆過延平矣守關將施天福郭曦陳秀周瑞等受芝龍指縱兵四掠至建甯巡按鄭為虹與金衢道黃大鵬閉城發倉庫犒之兵歡呼去一郡獲全

明以元子誕生大赦進諸臣爵改日紀畧載諸七月而粵海見閩南畧俱云六月

皇子琳原生羣臣賀表有日月為明止戈為武語王嗟賞覃恩大赦進鄭芝龍爵泉國公尋改平國公鴻逵爵漳國公尋改定國公鄭氏廝養俱得誥敕御史錢邦芑言元子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五月

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且應見卹剝膚益復可憂臣以為是舉朝同仇共憤之秋非覃恩受封之時也且覃恩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濫若鐵券金章徒以賜從龍之舊即將來恢復疆土何以酬汗馬之勲非所以重名器勸有功也不報無何皇子薨

明釋都察院僉都御史田關於獄

關河南人崇禎甲戌進士宏光時以戶部權稅度州是年二月募兵入衛改都察院僉都御史疏糾閣臣會櫻語連中宮王含怒未發也五月遣錦衣衛王之臣往閱其師之臣迎合旨疏糾詭兵冒餉逃下詔獄然兵籍皆實餉亦自備官所給尙未發也衛臣王承恩婉轉辨白班行亦多

申救王怒不解至是以皇子生得釋後擁衆山谷崎嶇楚  
粵間戊子九月兵敗抗節死效日本粵游見聞

明開科取士

命流寓者皆入試廣額七十名以編修劉以修閱肅主試  
舉葉瑣等百七十五人覆試落四人逮同考推官王三俊  
下獄旋親試流寓貢生取萬子刑倪天弼三十餘人改爲  
萃士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日煒徑授禮科給事中

明賜贛州名忠誠府

前南贛巡撫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游擊張國祚將粵兵  
五千援贛戰於李家山九牛山之間連戰皆捷圍暫解時  
贛城堅守已久王諭獎賜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七

借郭維經出關援贛

明孫守法退保五郎山

王師徇秦地所得郡縣復失聲勢寢衰是月退保五郎山武大  
定敗於興安遁入蜀尋

王師克張果老砦千總康姬命死之

明忠義伯兵部尙書吳易被執至杭州不屈死之

易之敗於長白蕩也以三十騎潰圍走舟重三十人盡覆  
易泗水半里翁子某見水面紅快鞋謂易已死以追兵急  
繫舟後行半里許始舉視之尙未死張目問曰追兵已退  
吾兵尙有幾何左右曰百人耳易曰速返追擊此去必獲  
大勝果奪其輜重而還是年春吳江人周瑞效曰酉戌陳記謂周瑞字

曼青東華錄載周督奏太師吳日生倪受青被獲是曼青  
非周字三藩紀事本末有周生周敏詳按敏詳與瑞字曼  
近當是周字復聚衆長白迎易入其營未幾衆潰飲孫  
曼青自姓倪璋家易與瑞並獲於杭州車橋門璋父子亦死易驍將茹  
畧文字振先餘姚人初入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屢戰有  
功後歸易奏授總兵長白蕩之敗畧文手斫數十人被創  
血盡而仆兵疑其伴死連刃之兵去稍甦捧其頭以走至  
潯溪休於野廟廟祝故識之傳以良藥百日愈後與

天兵

戰於麻湖援絕乃死其將周志韜收餘衆自保魯監國遙  
授爲參將久之兵敗赴水死效日本西戊陳記

小腆紀年

卷十二

七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二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漢

秋七月己巳明焚羣臣迎降書於午門

王御午門內侍捧小匣留御前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

心以勳輔擁戴不得已勉徇羣策浣衣糲食有何人君之

樂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志昨巡閱之使

得爾等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朕不欲知其姓名也今命

錦衣衛焚之午門爾諸臣尚洗心滌慮倘能竭節奉公不

渝終始是所望也王長身豐頤聲如洪鐘聞者悚息

明總督何騰蛟遣兵勤王

初王數議出關為鄭氏所阻騰蛟疏請幸贛州協力以取

不腆紀年 卷十三

江西令郝永忠將精騎五千奉迎永忠逗遛鈔掠甫抵龍

州而

王師已過衢州矣

臣竊曰勤王無功何以書土崩瓦解之勢已成而惓惓不

忘君父嘉其志不更苛其功也特書之以愧世之時危而

棄其君者

獻賊毀成都走川北

獻忠自江口之敗勢不振又聞曾英王祥兵日逼乃決意

走川北用法移錦江而洞其流穿穴數仞實以黃金瑤寶

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後決堤放流名曰劍金

又盡毀宮殿墮砌湮井搜牛犬盡磔之曰自我得之自我

滅之不留毫末貽人也於是月拔營盡起駐西充山中又

恐其下為變輒取懷中小冊喃喃自語曰天教我殺我敢

不殺或問之獻忠然久之曰皇帝極是難為我有金銀

數萬兩緞貨數萬挑驢馬百千頭往南京作緘貨客人耳

問者曰即如是解散眾兵亦可何必殺人獻忠曰我面有

刀痕他日恐漏洩也眾見其謀之拙也知必敗然畏其兇

惡莫敢爭焉

明楊展追獻賊於漢州不及封遺骨而還

展追至漢州賊已遠颺乃盡收暴骨叢葬焉識其碣曰憐

爾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八月甲申我

小腆紀年 卷十三

大清兵克建甯明兵備僉事倪懋熹死之

懋熹字仲晦鄞人錢肅樂之致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也難

其使懋熹請行以大義說之之仁竟如約魯監國授職方

主事唐魯頌詔之贊使臣或被戕議遣一能者往懋熹又

請行人闕王大喜令以僉事分守建甯道標故有兵千人

為芝龍所撤懋熹乃捐俸募兵出關力不支一軍盡殲死

焉年三十九 致日本結崎亭 集倪公墳版文

甲午明唐王出奔

王聞仙霞不守自延平山奔宮谷皆騎猶載書十餘篋以

從從者輔臣何吾驥朱繼祚黃鳴俊數人而已

未我

大清兵入仙霞關明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死之為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除浦城知縣王之入閩也道浦城聞其為廉吏欲拔置左右部民相率乞留存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駐浦城鄭芝龍部將奪商人米為虹繩以法芝龍訴於王王諭解之尋令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紀綱肅然將士斂迹迨芝龍撤守關兵仙霞嶺二百里間虛無一人

工師長驅入百姓擁為虹見其勒令之跪不屈勸之薙髮為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生我何為甯求速死髮不可薙也明日責令輸餉為虹曰清吏何處得金百姓欲代輸贖死為虹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大罵奪刀自刺胸膈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

不死遂見殺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不能從師從旁竊聽遂知書能屬文崇禎庚辰進士知義烏縣有聲王召為兵科給事中兼治兵餉以仙霞重地宜使閩人自為守令協為虹守之被執南向立不屈死浦城人皆廟祀焉南峇載黃大鵬事外又京營參將吳江洪祖烈浦城千戶錯特甚今從明史又京營參將吳江洪祖烈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其子都司翹鸞皆同日死及日沈彤吳江縣志載祖烈死時事與鄭為虹畧同各就所聞者記之也惟百姓代輸又同安破都非祖烈所能得之於民者故仍係之為虹焉督同知義烏傅起燿聞清破知縣西安陳其禮偕子龍王婦吳氏壻徐應宜不屈死月日不可詳附志焉

大清兵取延平明知府王士和死之

丁酉我

士和字萬育金溪舉人避亂入閩謁選得吏部司務陳時政闕失六事曰文職廣而妄銜者多武弁驕而立功者少升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惟寡聽納博而精神愈勞移蹕頻而民生日苦疏列數千言王讀之曰此苦口良藥也朕朝夕省覽爾諸文武亦共儆戒刊所奏分賜之是年夏擢兵部主事以延平為駐蹕地授士和知府事王倉卒出奔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士和居守俄警報疊至士和召父老告之曰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自為計毋以數萬生靈膏斧鑕也眾皆泣入內署謂其友曰吾一介書生不數月而位二千石不死人且謂主上不知人自縊死我

小腆紀年

卷十三

四

大清兵取明天興府禮部尚書曹學佺定遠侯鄧文昌死之日致語謂通政司馬思理死之按丁亥入月魯王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卒於戊子冬十月是思理未死也豈另一人歟此等事不可解貝勒至延平詢知王由汀州趨江右乃遣總兵李成棟領兵追王自統

大兵取福州尚書曹學佺奔鼓山佛前問休咎甫下拜見繩一縷袖之歸題壁曰生前一管筆死後一條繩衣冠自縊死文昌甯河王愈之後南渡時任後軍都督航海赴閩襲討定遠侯奉命留守福州與妻徐氏同死徐即魏國公宏基之女也時同死者文臣則中書舍人閩縣鄭引儀前懷遠知縣蔡甯江張鵬及其子白龍懷龍前建陽知縣臨穎崔

攀龍武臣則長汀人游擊張兆鳳汀州衛人守備李國英未仕者進士則永定吳煌舉人則莆田林說林曾賓福清林化熙卓震貢生則侯官元綸廩生則同安張璇光武舉則永福趙子章民人則閩縣趙卯雖其事不可詳述而姓名猶可攷焉或曰日本郵諭攻有福安穆士珣拔上珣乃死於福甯之難與劉中藻同時事

大清兵入汀州明唐王昶后曾氏及福清伯周之藩給事中熊緯等死之

丁酉王奔順昌而王師已抵劍津倉卒就道妃媵有一騎而三人者福清伯周之藩給事中熊緯率兵五百隨行中途會后鞭墜地之藩下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五

馬檢獻王不名其官惟呼我兒王口渴覓飲之藩以小桶汲之曰願陛下下一統王喜飲之袍袖俱溼加之藩總督御營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之藩朝行在猶聞王與會后角口聲俄有十餘騎稱扈蹕者踵至則追兵也呼問誰是隆武之藩挺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羣射之之藩拔箭手殺數十人俄腦後中箭墜馬被殺熊緯督二十餘人格鬪亦箭傷喉死王與會后遇害於汀州之府堂時八月二十八日辛丑也於日諸書皆謂隆武被執送至福州斬於錦衣衛陸昆亨眼見隆武帝后戎裝小帽與妃嫔被戮於汀州之府堂百姓收屍葬於羅漢橋當得實也或又謂有遺使存同諸臣者云為僧於五指山然亦莫知其真偽也向與王國翰偕子隨駕死放日本粵戶部尚書姜一洪游見聞

徒步追扈抵嶺之木榔巷力竭慟哭赴江死翰林院編修徐復儀典試雲南幅巾草履走千里歸辭父母投厓死御史艾南英郎中賴垓皆以閩難後死武臣則總兵胡上琛從至汀州遇變奔還福州與其妻仰藥同死百戶閔時守麗春門矢洞胸死之藩字長屏井研人崇禎中為福建參將王之出師也命以所部由汀州直抵南昌授御營右先鋒封福清伯緯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由行人升給事中一洪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復儀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南英東鄉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嘗起兵建昌兵敗入閩陳十可憂疏授主事尋改御史垓崇禎戊辰進士上琛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時汀州衛人又有陳若水者亦以追扈

力竭死而爵里無可攷焉

臣竊曰聞之黃宗義曰王英才大畧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辭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指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謂論者徒見其不能出關遂言其好作聰明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論也王之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蛟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閩之亡天也勢也

大清兵克廣信明巡撫周定仍副使胡奇偉同知胡甲桂死之兵部尚書詹兆恆退保懷玉山

定仍守雪笠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黃道周之出師也定仍以監軍御史偕員外郎萬文英分兵援廣信與侍郎詹兆恆協守授定仍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會湖東副使進賢胡奇偉總兵徽州汪碩畫以兵來永州同知崑山胡甲桂亦以道梗改廣信相與固守碩畫兵敗貴溪不屈死是月諸軍皆潰城遂陷定仍見殺奇偉自刎死甲桂被執幽別室自經死又有貴溪舉人畢貞士者亦與守城城破行至五里橋拜祖塋二觸橋柱死兆恆聚眾數千人退據懷玉山故曰三藩紀事本末以破廣信為四月事按四月破鉛山時廣信未破也

大清貝勒勒克德渾誅明馬士英阮大鍼方逢年方國安於延

小腆紀年 卷十三

平市

大兵搜龍槓獲方氏父子與馬阮連名請駕出關疏按月日在既降後遂駢斬逢年國安士英於市大鍼方遊山問之自投崖下死乃戮其屍或曰士英實未降遁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易軍中明年為官軍所獲戮於市大鍼從

王師逾仙霞嶺遺疾同行者曰子老矣無苦跋涉大鍼艱然曰吾雖老尚能彎弓躍馬噫此必東林復社來問我也軍中初弗解東林復社為何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大鍼乃下馬步行過五通嶺喘息不相屬躡一石上死其僕下嶺購棺顧無所得木越數日昇板扉上則屍蟲四出存腐骨而已或曰方其自矜時為士卒擗巖下死或又曰大鍼登

嶺時忽頰首大呼曰介公饒我遂自撻面墜馬死介公雷續祚字也蓋好事者為之也臣竊曰馬阮為當時眾惡之所歸未死而詎其死既死則快其死所聞異詞所傳聞則又異詞矣曰東林復社問我曰介公饒我此語既軍中所不解則亦誰聞之而誰傳之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固不暇計其說之真贗也然則何以決其伏

國法哉請駕出關之疏在我

則為叛臣在勝朝則為義舉非實有是事則載筆諸君子必不以所樂聞之事加之所甚惡之人而明史既臚列是說江氏臺灣外紀以閩人說閩事確指之而無疑詞則作史

小腆紀年 卷十三

者亦信其所可信耳大鍼之罪浮於士英筆伐口誅之文果贗不能載蕪湖諸生沈士柱者字昆銅復社名士也有祭文以滑稽之文窮鬼域之趣錄之以當斧鉞焉文曰丙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某辱公知最深為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思為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文強記一代師表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知操杞之妬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予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早歲援魏科歷登華廡中常侍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

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予謂不然逆燄薰灼嗣膺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計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予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閣公封事入贊道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帝報仇予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採錄抑或洗滌瘡痍涵茹包容則恩怨親仇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於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

朱

朱

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科譚皆指日正人予謂不然宏光半載公所以登場塗面自爲玩弄嘗語人曰甯使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鳩茲復謂敝鄉親友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塘公自比宰嚭作譏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礪公等譏邪之魄公曰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爲戲予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閭小怨壇坫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與鉤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甯說者罪公流毒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跡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事且周雷以亢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

必殺之卽不死於阮不死於羣小設不幸賢佞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隕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卽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俾異代得與廚及同稱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微欽之辱說者以責君而緩追期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弈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

朱

朱

卷十五

卷十五

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尙款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迹補過蓋愆天奪其魄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岩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殮公之智能保首領於生前而不能全軀於歿後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予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議公險者予爲公平之議公深者予爲公淺之議公毒者予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予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



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意予以  
隔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雖會辱品題亦無單詞隻  
義之譏評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夫士啤  
腕王侯莫如補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予卽  
小過微文刺譏又出人傳送粉飾增益公何必欲置之死  
地憶黨禍初發公會庭語座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  
也而中叛之是悔罪無暇好修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  
我能令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無川  
我但表其膽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崛強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改曰眉生者一  
宣城沈壽民一謂予也夫崛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予公

小腆紀年 卷十三

十一

不可不謂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  
色相戒復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於予  
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搏象全力  
免尚得脫今游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  
於罪罟哉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  
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而實汎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  
離項尼家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  
一笑也改曰王士正漁洋詩話云金陵祖堂寺大破被廢  
後居之寺多其書蹟又寺門近吉山爲阮墓道石  
湖那助題詩云高墳何處  
繫中有窮奇骨附志之  
明翰林院檢討傅鼎銓起兵宜黃  
鼎銓字維衡臨川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北都

之變不能死出謁賊爲人所訕鼎銓悔恨思自濼隆武帝  
立與同里揭重熙俱爲大學士曾櫻所薦重熙得召見而  
鼎銓以降賊故僅予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効旋復故官  
聞福州不守借兵於甯都之田海忠不應乃自集鄉勇復  
宜黃駐劄樂安

明僉都御史江西巡撫揭重熙攻撫州不克

重熙提兵援福州已聞隆武帝赴贛乃倍道趨還途遇

王師掩擊大潰急收散卒攻撫州中軍洪深歿於陣僅存千人  
乃退次王洞聯絡安東金貴諸砦以爲後圖

九月戊申明上杭人執職方主事李魯以降於我

大清魯不屈死之

小腆紀年 卷十三

十二

魯字得之上杭人幼穎慧天啓四年舉於鄉甲申國變山  
寇蜂起上杭尤甚當事議募鄉兵魯曰四鄉皆寇出沒之  
區召募之兵慮卽寇也兵寇雜伍此以城與寇耳在城者  
當大戶捐貲結義以固城在鄉者當大戶鳩宗築砦以固  
鄉上書於撫軍張肯堂撫軍稱善諭邑令舉行而城中富  
民謂魯張皇多事及乙酉夏江南江西皆破魯誅茅於福  
員山閩中建國閣部曾櫻貽書譙曰發不恤緯匹婦猶知  
之志士仁人乃宴宴居息邪魯乃詣行在上封事其一日  
簡忠誠之士以救時艱近世論人動曰救時之才至問所  
謂救時者僞巧通方士耳夫僞巧通方乃改身鬻面之別  
名破滅人國則有餘矣可謂救乎臣愚以爲天下無無才

之人但心有誠偽耳心誠則大才可大用小才可小用心  
偽則小才害及小大才害及大也凡處必擇便安言豫持  
兩可微長即欲自炫護短惟恐人知者偽人也受職而塞  
蹇匪躬奏對而侃侃不回功與人同而不私過與人見而  
不諱者誠士也視誠遠偽在人主力持其衡而已一日加  
守令之權以練士兵今寇賊所至在在崩潰者無他守令  
不兼兵士著之師少也既無兵權寇至束手惟有逃耳雖  
其人之不肖亦事勢使然也昔成周卒旅軍帥統於邠遂  
大夫漢則郡國民兵領於太守唐則諸道府兵領於刺史  
臣愚謂宜慎擇守令假以兵權省召募而專料士兵古者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此民數也五人爲伍五伍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七

爲兩四兩爲卒此兵數也然則五與十者先王所以分民  
即將之所以治兵也守令治民即治其伍有故則猝然爲  
百人之集守領治兵但治其隊有故則猝然爲千萬人之  
集以民食膳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郡邑皆金城昔句  
踐以生聚教訓媿夫差光武以春陵子弟殲尋邑小如馮  
驩之用薛尹鐸之用晉陽皆未嘗募烏合以戰豺狼者得  
強富之本計也一日達小民之情以禁貪暴夫天之地  
不可計道里然天所爲者皆及於地而地物無一不暴於  
天中無障隔故也人主高居如天天下之情偽與萬物之  
求暴於天無以異乃上澤不下於民民恫不達於君者則  
中間之障隔者多也今牧吏殃民罔極監臨未必知知未

必言甚有貓鼠而倒置黑白者天地之通承絕矣臣愚謂  
宜頒詔中外許民詣闕自陳或引見耆老而詢之則吏奸  
無可藏而貪暴之風可輯矣民之利害得則守令賢否得  
舉錯之得失亦得故詢事在下而萬情可盡也周禮外朝  
列庶人之位而太僕有鼓以達窮民故君安坐而見天下  
之事文武成康稱明君由此道而已高皇帝微時親見貧  
官壽民及定天下於府州縣制申明亭老人頒聖令一道  
官有爲民患者耆老奉令至公廳直諫三諫不悛者老赴  
京奉聞以憑聖問高帝豈樂民之以下訕上哉不得已也  
願陛下力復祖制也一日罷捐借講屯練以足兵食國初  
九邊腹裏各有屯田有官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諸法所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七

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粟者此也承平既久侵沒難問  
然按籍履畝大半可稽法當精覈故田簡汰軍衛漸復祖  
制今軍寇蹂躪之餘必有無田之人與無人之田誠得思  
勤廉幹之人或民屯如虞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謀此  
皆可計歲責效者不然變通屯練之法合計一城分幾坊  
坊有長一坊分幾甲甲有長甲統於坊坊統於屯練之官  
陰以兵法部勒之官訓其長長訓其屬有技有試有董勸  
平居各食其食無額支之糧有警各伍其伍職守相敵而  
動在城守城在鄉守鄉法似保甲而警策過之意似雄邊  
而不煩抽丁貸粟因民各保身家之心爲捍衛封疆之用  
又就簡練什伍中密察才力出羣者假以事權於是貴介

得以撫用健兒單寒得以僱募於殷富卽睚眦可化爲同澤同袍萬衆一心於強寇何有乎此則隨地隨時可施行者否則捐助借助於上似無賴而薄廉恥於官則貪婪而廢國法於民則斂怨愁而生意外之虞可爲憂危者此也

一曰審形勢以圖恢復明詔初下決計親征謀者多謂直指錢塘臣愚以爲魯國畫疆而守文武不憚征繕宜下詔以兩浙委之夫漢高捐齊楚以與信越光武委河西以與竇融究之齊楚河西皆歸於漢今北軍分道以攻江南閩豈能分道禦之使宗子果能人自爲戰豈非維翰維城之藉哉大兵惟當直取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東提兩浙西挈荆湖控閩粵三方輻輳據上游以望孝陵不然則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七

急駐荆南控湖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幾風雲空闊豪傑必攀附而來若羈旅閩中指臂不靈兵食財露恐日月逾邁朝氣漸衰非日關百里之洪謀矣一日信乾健之行以作士氣臣愚謂中興之君視創業尤難創業之君臣同起於患難志有進而無退今共事者大半承平優養之餘捐軀意少懷土情多稍見凶危輒生退阻臣嘗恨宋高有李綱爲之相韓岳爲之將卒奄奄不振者本其苟且偷安之心牢伏於中故汪黃秦檜得窺見其隱而牽制之也光武起自春陵不數年而天下定雖其恢廓大度委任得人究其根本乃在戰昆陽渡滎池應濟危阨而不阻及其拔邯鄲擊銅馬徇燕趙皆親履行陣熟習艱險有以

鼓勵將士之氣也今六飛遠駕雖曰天子自將待邊實同草昧起義之舉耳鑿凶秉鉞者文也共飢渴同甘苦自夷於士卒者實也禮下召對降抑神聖者文也分痛瘡同禍福自偶於庶僚偏裨者實也臣願陛下戒宋高法光武則忠智効死天下歸心南北不混一者未之有也疏入隆武帝大悅謂魯留心世務乃有用之才授工部主事十二月移蹕建甯時三關單危禁旅不滿千所調之兵隨到隨遣新募者或未成旅一路有警輒空營赴之魯奏言不定營制不簡精銳聽其逍遙逐隊雖源源踵至恐左右終無一兵語云葵猶衛足豈有萬乘而孤露無衛乎已聞魯監國棄浙航海魯奏言藩籬已撤卽重兵扼險猶慮不濟况關

小腆紀年

卷十三

六

兵撤近安海四境蕩無鎖鑰人情泮渙忠義灰心去關當如避焚扶網別任格人以共濟大業隆武帝以疏語指斥芝龍留中不發會汀州報流寇攻上杭魯因言急守莫如汀城急練莫如汀兵此爲嶺嶠咽喉務令呼吸相應上嘉歎之改職方主事以新銜領敕印兼道抵汀而流寇已圍上杭時七月下旬矣魯與汀帥周之藩謀謂大駕且幸汀而上杭圍不解則禍變且生意外投檄賊營營曉之賊果捧檄色動魯乃單騎詣賊壘把其魁張某之背曰幸甚諸君值魯乃富貴催人也賊愕然問故魯曰天子早晚入粵東諸君部勒一軍爲護衛便爲禁旅親軍矣恩賚逾他營一等粵地繁富十倍閩中諸君食國餉佩將印豈非富貴

逼入乎諸賊合聲稱善魯曰客營淡泊當取豚酒相勞因刑牲歃血曰從此為一家人矣安插定乃入杭宣布屯練節目即前封事中所條陳者杭民丁某獨不欲曰驅羣羊而搏猛虎自詒伊戚耳魯罵之曰爾生父且不識又識保衛鄉里邪蓋丁嘗棄其父而謀為富民之繼子者也俄而汀州變聞魯痛哭入幅員山丁某昌言於眾曰

大清兵至拒命者屠城滿城血肉豈易卒宦數輩頭髮邪眾惑之擁魯還城將以獻於我貝勒魯曰我自行我意爾苦何事此豈狂國人人浴矢不許一人潔身邪因椎心大哭血淚迸落久之聲氣不續則絕吭死矣時九月五日戊申也上杭人始有太息悔之者諸生鄒嘉善聞之而輟食自縊

小腆紀年 卷十三

死也 致日本寒支集

臣蕭曰嘉慶川楚之亂知府龔景瀚上堅壁清野議

睿皇帝嘉之用平教匪

今上皇帝御極之元年粵匪竄湖南華陽卓相國請舉行之未及刊布而楚北已失陷粵匪乘勝踞金陵蕭謀之溫北屏大令師其意小試之城邑獲全然則魯所言屯練之法與其上撫軍書誠殄賊安民之良策矣李世熊謂魯操不死之藥進腸胃已絕之人蓋惜其見用之晚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世熊豈過譽哉

明前大學士蔣德璟卒於泉州

初德璟見鄭師逗留自請行關確察情形至則事無可為

告病去

王師以九月之八日至泉州德璟絕食死先數日鄭芝豹閉城索餉不應即焚殺俄報

王師至乃奔安平

明魯富平將軍張名振奉監國魯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拒

不納名振字侯服江甯人崇禎癸未官台州石浦游擊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與舟山黃斌卿相犄角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為錢塘之援未行而江上兵潰監國脫方國安之厄走至石浦之南田名振乘石浦扈從會斌卿誘殺王鳴謙叛將張國柱悉定海之眾攻舟山斌卿求救名振遣

小腆紀年 卷十三

本

水營將阮進以四舟衝國柱營破走之名振既與斌卿為兒女姻又拯其危乃勸斌卿納監國斌卿不從永勝伯鄭彩適至以其軍扈監國入閩遂於十月丁酉發舟山及曰本行朝錄諸書云水營將阮駿誤也辨見後

冬十月丙子我

大清兵克明忠誠府督師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廷麟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江廣總督萬元吉吏部尚書郭維經等死之時援師先後抵贛營城外軍聲頗振諸將請戰元吉謂必待水師至並擊之水師帥羅明受者故海盜也兵部主事王其宏言明受桀驁難制若慈母之奉驕子今且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水師至

天兵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去於是雲南兩廣軍皆自潰諸營一空城中惟維經部卒四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二千人而已旋聞隆武帝被難汀州全城氣索是月四日天霧且雪

王師乘夜登城廷麟督鄉勇巷戰黎明城上礮炸城裂遂陷廷麟走城西清水塘自沈死將士擁元吉奪門出元吉嘆曰大事去矣爲我謝贛人使圍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生遂投江死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同時死者彭期生字觀民海鹽人萬歷辰進士以兵備僉事駐吉安城失走贛州借廷麟招降峒蠻加太常卿城破冠帶自經死楊文薦京山人崇禎進士歷官給事中被執送南昌絕粒死姚奇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九

捐字有僕錢塘人崇禎癸未進士知南海縣行取進京授主事改御史借維經赴援亦入嵯峨寺自焚死吳世安歸化人以廷麟薦授監紀推官客有以危邦不人尼之者曰士死知己吾敢負楊公邪入城分守客復勸其微行出險世安正色曰以身許人臨危而去之乎去城半武非吾死所也扶病登埤彈貫左膊死攻日世安事諸書不載此據寒支集補主餉通判唐周慈零陵人元吉門下士偕入江死攻日據沈此外湘耆舊集文臣可紀者兵部主事周珣被磔死推官署府事吳國球贛縣知縣林逢春通判郭甯登同知王明汲攻日金訓導徐君鼎胡董明皆被執見殺君鼎一門殉焉武臣可紀者副將馬觀鵬方乞假歸娶聞警力戰死都督僉事劉天驄

參將朱永盛衛千戶孫經世與其弟緯世絃世監紀軍務聶邦晟與其子士燦士煥俱闔門死參將陳烈有弟某先降眾疑之烈誓死疾關及被縛其弟勸降不聽臨刑顧謂贛人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在籍及流寓之官紳可紀者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榮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宏及弟其隆黎遂球曾嗣宗錢謙亨于斯昌工部主事柳昂霄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鈞劉應試廣東提學副使符適中及其兄述中皆不屈被僇死前河南同知盧觀象攻日木一門男婦沈水死馬平知縣謝讚及子盾繡從子盾斗自縊死判官周世光攜幼孫沈水死士民可紀者舉人劉日佳貢生楊萬言諸生董纘卿馮復京余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九

學義歐陽麗天諸生郭必昌金之杰袁汝健莊某咸與母妻子女偕死王統王純自經文廟死周葵陳君猷自焚死又流寓之廬陵諸生段之潭新喻蕭瑛甯都楊燧亦及於難焉其微賤可紀者鄉約謝明登攜妻子投井書工趙廷瑞自盡又有熊國本者織人也入忠誠社最力被執見贛令令舉人也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我織人不知義舉人願當不義邪遂斬之攻日本撫遺郵諺攷臣鼎曰觀贛州死事之烈可以見揚萬諸公忠誠之結撫循之勞矣此與史閣部之守揚州瞿留守之守桂林後先輝映日月爭光事雖無成可無恨矣丙戌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邦奉桂王由榔監

國於肇慶府

王諱由榔神宗之孫桂端王常瀛少子也崇禎九年封永明王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粵西為賊所執繫道州征蠻將軍楊國威遣部將焦璉攀城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趨渡河獲免南都之亡也廣東在籍尙書陳子壯將奉端王監國會隆武帝立議遂寢端王薨於蒼梧長子安仁王由檢襲封旋病卒安仁王英明有知人鑒嘗謂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瞿公一人疾篤召式却入顧謂王曰國家事一聽瞿先生處分因自言為再生伽藍而弟亦羅漢也先生好輔之隆武帝以王襲封詔中有天下王之天下語又嘗語羣臣曰永明王

小廣紀年

卷十三

三

神宗嫡孫朕無子後當屬諸暨汀州變聞魁楚式粘與巡按御史王化澄鄭封知府朱治憫錦衣衛僉事馬吉翔太監龐天壽等議監國而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賀董天閔周鼎瀚方以智林佳鼎程源等先後至僉謂王統系正賢而當立桂太妃王氏召王入宮誨之曰兒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虛號塗炭生民南中聞中可鑒也又告諸大臣曰諸臣何患無君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乃以是月十四日丙戌監國肇慶祭告天地宗廟以府署為行在頒詔楚滇黔蜀

明以丁魁楚為東閣大學士兼戎政尙書呂大器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瞿式耜以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攝尙書

事

王化澄以下進官有差大器未幾以病去李永茂亦自請終制故不敘擁戴功

明封李明忠為武靖伯

明忠江西人狼兵帥也奉閩中詔協勦江西率潯州兵六千赴之至三水聞汀州之變乃返肇慶預推戴

壬辰明湖廣督師何騰蛟巡撫堵允錫奉表桂王勸進

明以馬吉翔郭承吳巖雲從吳繼嗣為錦衣衛使

吉翔北直人繼嗣涿鹿人王之自永州奔粵西也過道州

州人不納反索賂焉賴繼嗣夫婦以肩輿衛王及太妃於

難王失金冊繼嗣亦失所佩州印及楊國威復州城獲州

小廣紀年

卷十三

三

印而繼嗣亦獲金冊獻焉

徐爾日常事也何以書譏恩倖之濫且為吉翔亂政張本也

明進定蠻伯劉承胤為侯鎮寶慶

明復以王坤為司禮監秉筆太監

坤於崇禎時督餉宣府驕恣不法嗣改名肇基事宏光帝

於南都將督閩粵銀餉高宏圖困之不果入閩不見用流

寓粵中或曰坤事隆武帝遭難後始自汀州來也時宮府

草創以坤習故事留為司禮秉筆頗弄權而外廷亦遂有

黃緣以進者戶部郎中周鼎瀚以內批改給事中瞿式耜

曰鼎瀚有推戴功應升卿寺破例而改非升也何以示新

政然鼎淪志在給事竟由坤得之王化澄以巡按御史  
升兩廣總制既以庸懦受代復進右侍郎掌中樞以  
墨敕升尚書凡倉卒西幸羣臣要留不得者皆坤為之也  
徐禔曰書曰復以何傷宦官之禍與明相終始也

我  
大清兵取明興化知府劉永祚死之次日本郵論放而福建通志不載

大清兵取明漳州漳南道傅雲龍知府金麗澤知縣涂世名死  
之  
麗澤不知何許人知漳州府廉靜有為嘗討平亂賊廖淡  
條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

王師入漳與道臣傅雲龍知龍溪縣涂世名同日死之世名字

仲嘉新城舉人長子常吉僕黃錫黃羊王亨蔣三同殉難

漳人士素德世名醜金歸其機言之有泣下者次日本福畧於雲龍麗澤之死載或云既降原官為鄉民所殺今按續志則死節無疑附志之見南畧之正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載日本劉淵客行在馬又陽秋未乃初五日不應有日食疑日光有變而誤以為食也

明大學士丁魁楚太監王坤以監國桂王奔梧州  
魁楚聞贛州報與坤議奉王避之梧州翟式相曰今日之

立為祖宗雪仇恥宜奮勇以號召遠近苟外棄門戶內豈  
蕭牆國何以立不聽

丁未明前大學士蘇觀生立唐王聿錫於廣州

聿錫隆武帝之第四弟也封為唐王以主唐祀觀生之駐  
南安也閩事急不能赴援既而贛州亦破退入廣州主事  
陳邦彥勸以趨惠潮扼漳泉以保兩粵不從聞丁魁楚將  
立監國造邦彥至肇慶勸進貽書魁楚欲與共事魁楚拒  
之觀生乃自南韶旋師適聿錫浮海至廣州有番禺梁朝  
鍾南海關捷先倡兄終弟及議觀生遂與舊輔何吾驎侍  
郎王應華曾道唯布政使顧元鏡以是月二日擁聿錫入  
城立為帝改元紹武以都司署為行宮招海上鄭石馬徐  
四姓盜授總兵官以與肇慶相拒封觀生為建明伯與吾  
驎應華等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按日舉行幸學大  
閱郊天祭地諸鉅典一月覃恩數次舉朝無三品以下官

小腆紀年 卷十三 四

凡宮室服御鹵簿倉卒不辨通國奔走夜中如白晝至有  
假冠服於優伶者

徐鼎曰蘇觀生之立聿錫與張國維熊汝霖之立魯王有

以異乎無以異也觀生拒承歷之詔與國維汝霖之拒闖

詔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則曷為於國維汝霖則予之觀生

則否也夫邪正之分公私而已矣南都初覆浙東無主國

維汝霖援吾國有君之義招集義師追闖詔之來頒事勢

已不可中止匪動於功名之私也至承歷之監國觀生已

知之矣且奉表勸進矣徒以魁楚之拒遂為廣州之圖刻

朝猛之相爭忘晉鄭之夾輔念起身家禍延宗社烏得與  
蓋臣比烈哉

明無錫生員王謀起兵謀復常州敗死

謀字獻之無錫人本姓杭嗣王氏遂因其姓焉素精筮法將起義筮之下吉再筮兆益凶怒擲筮筒於地率鄉兵萬人於是月十一日攻溧郡城知府蕭某登城望之見城外兵白布抹首日賊夜至必非民兵親率師開門逆戰擒一人斬之擲其首級謀眾遂驚潰被獲馬不屈蕭守異之久之眾越獄謀獨不去遂見殺

甲寅明監國桂王還肇慶

從瞿式耜議也

丁巳明鄭芝龍降於我

大清

小腆紀年 卷十三

王師既畧定興化泉漳諸郡進逼安平鎮芝龍軍容烜赫礮聲震天地自恃先撤關兵有大功謂降紳郭必昌曰我懼以立王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乃退軍三十里而馳書告之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令鑄閩廣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商地方故也芝龍大悅其子成功諫曰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險設伏收人心以固其本與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不難矣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不威脫淵則困願吾父思之芝龍拂袖起成功出告鴻達達壯之人語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

功立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為則弟亦不敢虛鼓唇舌况兄尙帶甲數十萬舳艫塞海糧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為兄所不取也芝龍曰甲申之變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

清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敵天下之兵恐亦為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古豪傑亦有行之者矣鴻達曰然亦不可不為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待我我以誠應之何疑焉時成功已率所部遁金門芝龍召之同行不從復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父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芝龍

小腆紀年 卷十三

十六

嗤其狂悖率五百人詣貝勒於福州握手折箭為誓芝龍遂薙髮降宴飲三日貝勒謂內院諸人曰芝龍桀黠多智今大隊不來而單騎至此實有觀望意縱之去恐有意外憂不如挾之北上則蛇無首其必無能為也乃分隸其五百人於各旗令莫能相見夜半忽拔營起芝龍曰吾子弟素非馴良今擁兵海上脫有不測將奈何貝勒曰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慮所及也芝龍既北行鴻達成功皆率所部入海芝豹獨奉母居安平

庚申明桂王即皇帝位於肇慶府

丁魁楚聞廣州唐王之立謂不即位無以厭人心而號召天下乃以十八日庚申即位於肇慶仍稱隆武二年以明



年為永歷元年大赦天下攷曰事為外紀謂十二月十八日即位非也今從是日和風旭日有五色大鳥從南來集殿上士民歡呼謂

中興可卜初王於寶鼎寺禮肉身佛佛忽起立益信安仁

王羅漢之說不誣云攷曰本粵游見聞

明追上桂端王尊號攷曰陽秋云桂端王是也諸書或言為桂恭王當是以福恭王而誤沿月黃宗

義行朝錄錢秉鑑所和錄可證也

上尊號曰端皇帝廟號興宗

明尊桂太妃王氏為慈甯皇太后生母馬氏為皇太妃攷曰黃宗

義行朝錄謂尊太妃王氏為孝正皇太后生母馬氏為慈甯皇太后誤也參攷諸書則馬太妃之冊尊為太后在王太后薨於田州之後即位時未冊尊也所云慈甯皇太后者實王太后然則何以加慈甯字蓋桂端王元妃沒後以王氏為繼妃故加慈甯字以別於元妃所云孝正皇太后者乃王太后崩後尊諡之號黃宗義立於魯王之朝於粵中事多得之傳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十一

開今以錢秉鑑所知錄證之如慈甯為王太后無疑也

太妃王氏桂端王繼妃性慈惠通知大體王之奔梧州也

太妃呼省臣李用楫台臣程源面阿其棄逃無固志諸臣

皆伏地引罪攷曰粵事記以斥至是冊尊為皇太后弟國

璽封武靖伯馬如王之生母也兄子九功封鎮遠伯

明冊妃王氏為皇后

王妃吳人父畧嘗為粵中郡守遂家於粵妃素閑靜入宮

後侍兩宮能盡禮至是冊為后畧封長洲伯

明進上隆武帝后尊號

時粵中聞帝后就執未知凶訃也上帝號曰思文皇帝后

曰思文皇后

明進督師何騰蛟為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明以瞿式耜為文淵閣大學士

明以朱容藩掌宗人府事

容藩楚宗人無賴不齒於王府逃入左良玉軍中冒稱郡

王諸將惡之容藩走南都賄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督

楚營殘激變闖賊餘黨入楚容藩復入賊中稱楚王世子

賊大喜欲立為王既疑其詐也乃止是時赴行在言賊中

情形甚悉丁魁楚信之薦於朝故有是命

明命兵科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宣諭廣州蘇觀生殺之

前大學士陳子壯移書瞿式耜請與師東向以靖唐藩王

曰先遣官諭之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乃遣燧燧順德人舊

為秦令有能聲既奉命過家拜祖廟託子於友至廣州以

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盛國先後語甚切至且諭觀生

曰今上神宗嫡胤奔然靈光大統已定誰復敢爭且聞庚

既陷強敵日逼公不協心戮力為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

袁譚兄弟卒并於曹瞞也公受國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

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為何如人也觀生怒殺之嘉謨

亦不屈死時陳邦彥亦奉王命齎救還諭聞燧等被殺乃

遣人以救投觀生致書曉以利害既聞林佳鼎之敗乃變

姓名入高明山中

明加陳子壯中樞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節制兩廣江西福

隆武帝嘗欲相子壯子壯以前議宗室階換事有宿憾辭不行既蘇觀生將立聿錫阻之不得乃退居南海之九江邨陰致書瞿式耜請兵東向故有是命會

主師入廣州道阻不得行

明以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師三水

明以蕭琦為兵部尚書晏日曙為工部尚書周光夏為都察院都御史

癸亥明前大學士傅冠被執至汀州不屈死之

冠之寄寓泰甯也主門人江亨龍家亨龍小人也初以閩部名執弟子禮既懼為居停累乃自首而遺其子養源走告冠曰江隨父子白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十九

清帥欲生得公矣養源家百口公是視耳蓋江隨前為冠受杖故養源以此誑冠冠不悟也但曰一死報國吾事已畢徑自投纜養源跪抱冠曰公不生見

清帥江氏百口立碎矣顧指莊客輩曰即此族何辜忍令為血池乎遂昇冠就道夜私起投溪為守者所覺次石牛關槍頭欲死守者復阻之過羅漢嶺見新墳輿者曰此忠誠伯

周之藩墓也泣拜題詩而去攷曰詩云開道延津簇羽騎翠風飛越五雲迷汀州草色

空迎華誰覆至汀州李成棟延之上坐曰公大臣也但遵

制薙髮保公無他冠詫歎曰自冠裳以來有髡頭宰相否成棟復進曰公髮種種矣與髡何異但稍加鍍掩衆目即可掩曲報聞耳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鄉先

進也吾鄉無髡頭宰相但有斷頭宰相耳成棟白是不復言然禮待甚厚飲食必備成棟既率兵入廣鎮將李發待冠如初一日對弈局罷發文書忽請曰公必不順命者今奉令旨收公矣冠欣然起曰早畢吾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向西拜曰祖父暴骨惟冠之辜索筆題詩於壁引頸受刑發部卒皆涕落無忍加刃者賞之亦不應惟知府李蘭友家丁某受賞而施刃焉是日晝晦悲風震瓦汀人無不掩涕攷曰寒文集載冠於丙戌十一月二十一日死汀州與諸書合而臺澎外紀謂死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誤也冠題壁詩曰白髮蕭蕭已數莖尊冤何必苦相尋拚將一副頭顱骨留取千秋不貳心又詩云憤血已成空往事徒回首國難與家仇永訣一杯酒幻影落紅塵倏忽成今古名望重如山家人傳國植葬其骸於羅此身棄如土亦冠難中作也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十九

漢嶺與周之藩墓相望首在函中忽吐白光時示夢於獄囚祈卜皆奇驗已丑三月冠之子乞骸骨歸葬始合身首殮之竟體作黃金色舊衣二領棄墓側風雨經年出色如故行道見者呼為相公衣後甯化邱賴二生被襲而歸每以示人蓋有歎且泣者

徐鼎曰冠生平相業無所展布獨其從容赴義視死如歸幾於求仁得仁者之無怨悔豈為忠臣易而為良臣難哉冠於思宗時入閩以雍容靜鎮之相遇剛愎苛察之主鑿柙之不入故展布之為難也嗚乎狄慶鋤袁陶殺族李翼而長者反而嗟予不敢謂冠作相之無才而轉惜其知人之不哲矣

丙寅明鄭彩奉監國魯王次中左所尋改次長垣

中左所亦名鷺門即廈門也初鄭芝龍密令彩執監國歸命彩不可乃匿監國而以南夷貌類者服監國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事急則緘以示之會成功起兵海上駐劄中左所以唐魯舊嫌意不欲奉監國稱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彩奉監國改次長垣

庚午明李明忠敗廣州兵於三水

廣州遣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犯肇慶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戰於三水大捷俘斬八百餘級際泰遁去

十二月癸酉朔明招討大將軍忠孝伯朱成功起兵海上以圖恢復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十一

成功雖受殊恩實未嘗典兵柄已聞芝龍北去乃悲歌慷慨攜儒巾藍衫赴文廟哭焚之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惟先師昭鑒之自金門回安平會閣部路振飛曾櫻設高皇帝神位誓師恢復有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縞素應然實中興之將佐披肝無地冀諸英傑共伸大義之語用招討大將軍印稱罪臣國姓成功出家帑犒軍以洪政陳輝為左右先鋒鎮楊才丁鎮為親丁鎮郭泰余寬為左右護衛鎮林習山為樓船鎮柯宸樞楊朝為參軍杜輝為總協理訓練士卒整飭船隻往來島嶼以觀變徐鼎曰紀年於鄭成功之事悉書賜姓何嘉其志不忘明史例也克用有勛之於唐成功其庶幾乎

甲戌明林佳鼎與廣州兵戰於三山口敗績以王化澄代之

三水之捷佳鼎有驕色故與廣州總兵林察相善察便海盜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東南風大作廣州兵以火攻之僉事夏四激赴水死李明忠登岸列營泥淖深三尺人馬盡陷明忠以三十騎走免肇慶大震內批以王化澄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代佳鼎督師瞿式耜奏內批用人非與朝舉動不聽改口諸書皆云佳鼎死後奉明以王化澄為兵部尚書

時駕將幸梧州兵部尚書呂大器請留守東方乃入韶州尋入蜀王以化澄行尚書事化澄金溪人崇禎甲戌進士乙酉西南都授御史巡按廣東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十二

明起復前兵部尚書李永茂為東閣大學士知經筵

永茂永城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給事中北都陷被賊掠宏光時授南贛巡撫嘗抗

大清兵加兵部尚書丁憂歸預擁戴功自請終制至是進大學士以守制不入直專知經筵永茂疏薦十五省人望十五人御史劉湘客預焉太監王坤啓視不悅塗抹十四人名而黜湘客永茂怫然曰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瞿式耜疏言大臣論薦固其職司禮觀去取其間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復疏薦海內人望數十人式耜言司禮抑人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科部給事中劉鼎亦疏論內臣薦人之非王怒奪鼎等官式

和力持之乃寢尋擢檢討方以智為中允改湘客為編修  
充經筵講官坤不悅且疑劉鼎疏出以智手以智乃棄官  
去湘客西安人

明下御史童琳廷杖大學士瞿式耜疏止之

琳劾都御史周光夏越資序題私亂臺規王怒下琳廷杖  
式耜言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乃止

丁亥降將李成棟以我

大清兵取廣州明唐王聿錫俎大學士蘇觀生自殺太僕寺卿  
霍子衡死之

觀生本無猷畧既兼綜內外事益愔愔惟關捷先梁朝鍾  
是任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為大言說稱精兵滿惠潮間

小興紀年 卷十三

可十萬即投明競逃撫又有梁登者妾人也觀生謂其才  
用為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所招海盜白日殺  
人懸諸貴官之門以示威內外大擾

王師已下惠潮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平安觀生  
信之丁亥望日聿錫視學百僚咸集或報

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昨潮州報無警烏得遽至此妄言惑眾  
斬之如是者三兵臨城下觀生猶疑為海盜已自束門入

始召兵登城賊倉卒不能集城遂陷聿錫方圍射急易服  
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為追騎所獲鎖之食不食曰我若飲

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於地下遂投環死周益遠等二十  
四王俱遇害觀生走梁濠所問計濠曰死爾復何言觀生

入東房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濠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  
推几仆地觀生信其死遂自縊明日濠獻其屍以降梁朝  
鍾者亦自到死大學士何吾騶率官紳投誠乞修明史時  
有吾騶修史真堪羞死之語亦有已降而復為明官者碌  
碌無足述惟太僕寺卿霍子衡殉節可紀焉子衡字覺商  
南海人萬曆中舉於鄉由海康教諭遷國子監助教累官  
戶部員外郎授袁州知府解職歸聿錫召為太僕寺卿城  
破語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曰臨難毋苟免若輩  
知之乎三子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  
六字懸諸中堂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投井死  
妾從之應蘭借妻唐氏及一女繼之應荃應芷借其妻徐

小興紀年 卷十三

氏區氏又繼之有小婢見之亦從死惟三孫得存  
臣竊曰蘇觀生霍子衡梁朝鍾皆死於廣州之難者何以  
別白書之綱目於梁之亡也敬翔段凝則曰伏誅王彥章

則曰死之此其例也觀生挾屏王為奇貨私擁戴為首功  
登用匪人豈若兒戲黃宗義許為苟息之不食言過矣紹

武亡國之正追配思宗名之何別於隆武帝且以尊桂王  
也

王師日逼司禮王坤趨王西避之式耜夜掉小舟留駕曰我兵  
水陸梟至三水可上下楹也王不能用式耜請身留肇慶

朱容藩曰左右所持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則上行益孤乃

以肇慶府同知朱治憫爲兩廣總督守肇慶王舟西上式  
相部署五日始疾趨抵梧而王西行又五日矣治憫字子  
暇嘉興籍天啓辛酉舉人

明黃毓祺徐趨襲江陰不克趨死之

毓祺趨之起兵行塘也江陰破乃亡命淮南與其黨樓山  
中是年冬偵城中無備率王春等十四人來襲不克十四  
人皆死趨被獲見縣令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  
父母官邪趨厲聲曰此故明降臣何父母爲令壯其志擬  
釋之言吾知子非謀逆者豈有所親在獄欲篡取之邪曰  
我何親在志不忘故國耳令曰若然子必死耳曰我固不  
欲生而遂爲此也令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官趨乃笑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

曰汝爲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庠矣今降而爲令汝且不  
能自擇而爲我擇官乎令曰吾非得已徒以吏隱耳曰汝  
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致含羞苟活貽青史玷哉令  
大慚連呼送獄明年正月八日被殺已而捕同謀者毓祺  
既遠逸乃收其二子大湛大紅兄弟爭死後輸入官配功  
臣家鄉人斂金贖之教授弟子學行不愧其父毓祺於己  
丑三月死於故赦之獄

我

天清肅親王豪格誅獻賊於鳳凰山

賊竄甯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獻忠謀執之而坑其衆  
漏言於闖者一軍聞之皆逃會

王師西征至漢中進忠歸命具言獻忠在順慶之金山鋪爲西

充鹽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肅王命  
導師疾行至西充之鳳凰山會大霧潛勒軍登山賊謀者  
知之以告獻忠素驕又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

大兵之至也斬之如是者三肅王揮鐵騎促之時方辰食獻忠

衣飛蟒半臂含飯率牙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  
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額訝曰果然逃伏積薪下曳  
出磔之尸諸報門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爛殆盡或剖視其  
心黑如墨埋屍處叢草如棘談觸之輒成大癩亦時見黑  
虎守其旁

臣肅曰裨官家言成都鎖江橋有迴瀾塔獻賊毀爲將臺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

穿穴得古碑篆文曰修塔余一龍坊塔張獻忠歲逢甲乙  
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  
箭貫當胸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語怪者侈稱之肅獨嗤  
其妄也夫武侯前知之說不見正史其出師表一云難可  
逆料又云非所逆睹是武侯於鞠躬盡瘁切己之事尚不  
以前知自許獨奈何取千百年後不知誰何之事不知誰  
何之人而冥測之乎食少事煩胡暇爲此且卽測而知之  
矣且勒石以紀之穿土以埋之此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爲  
相臣有此舉動通國宜相播聞何待千百年後始掘土而  
出之哉此類不經之談唐宋小說家猶不見有明人士不  
學而嗜奇故傳說者多近日粵匪肆虐亦傳有掘碑之事

疑皆不學者踵前人隨習而妄言之妄聽之否則作逆者  
偽為之以惑人心如牛腹帛書類也故因論獻忠事而剖  
其思焉

獻賊餘黨陷明佛圖關平蜀侯總兵曾英死之

英駐軍江上商民避賊者依英以自固因之成市賊黨孫  
可望等突至佛圖關英部將李定余仲李占春等逆戰可  
望等皆窮寇死鬪李定等失利而余仲即入營縱火眾大  
亂英中矢以顛於河而歿占春與于大海率殘卒二千人  
退入涪州英福建人果立戰功粵中封平蜀侯威名為賊  
所憚嘗欲屯田於重慶而督師王應熊不許識者惜之  
獻賊餘黨陷明綦江

小腆紀年 卷十三

三十七

翁某妻康氏為賊所獲不屈死又羅氏女年十四投水死

我

大清兵取重慶明巡撫馬乾死之

初乾既復重慶賊遣劉文秀以數萬眾來攻乾固守會英  
援兵至賊敗還是時

兵追賊餘黨至重慶乾出禦敗死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三

鎮南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福州劉定南宗善  
同里葉正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丁亥我

大清順治四年春正月明永曆元年魯監國二年  
海上朱成功稱隆武三年

癸卯朔明桂王在梧州

王在梧州舟次免朝賀時戶部尚書吳炳官詹方以智朱  
天麟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誠御史程源中書吳其濬洪  
士彭錦衣衛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皆從尋自梧州山府  
江沂流北上兵衛寥寥知府陸世廉惟募挽舟人以進  
粵事記云唐誠湖南人吳未進士吳其濬  
宜興人洪士彭甯國人陸世廉蘇州人  
明監國魯王在長垣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三十八

戊午我

大清兵取肇慶明兩廣總督朱治澗棄城走

時廣東地盡失龍門破里人廖翰標以二幼子託父自縊

死番禺破里人梁萬爵赴水死翰標天啓中舉人知江西

新城縣廉惠民為建祠萬爵隆武時舉人

明大學士瞿式耜奉桂王奔平樂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

潯州李永茂晏日曙走博白

王發梧州魁楚惑於奸弁蘇聘之說密款於李成棟移舟

西入岑溪化澄攜中樞印入潯州永茂日曙走博白護蹕

者惟式耜一人

明前都御史張家玉舉人韓如璜起兵復東莞

家玉字子元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庶吉士闖賊之陷北都也家玉被執不能死賊敗南還以薦賢於賊被逮南都亡脫歸從隆武帝入閩擢翰林侍講監鄭彩軍出杉關折臂走入關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募兵惠潮間說降山賊數萬將赴贛州之急而汀州變聞乃還與如璜結鄉兵攻東莞知縣鄭霖降藉前尙書李覺斯家貲以犒軍甫三日而

王師至家玉敗走如璜字姬命亦東莞人

明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起兵攻廣州不克

邦彥字令斌順德人爲諸生意氣豪邁南都立詣闕上政

小腆紀年

卷十四

要三十二事格不用隆武帝讀而偉之即位授監紀推官未任舉於鄉以蘇觀生薦改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援贛州至嶺聞汀州變勸觀生東保惠潮不聽王之監國摩慶也觀生遣之入賀甫謁王於梧州而觀生又立聿錫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妃垂簾坐王西向坐丁魁楚侍語以廣州倍立事邦彥請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且云彼強我弱以戰則非計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警報日迫彼若知懼必來求成不然則粵東十郡我居其七委其三於彼以代我受敵我復從而乘其敵不亦可乎王大悅立擢兵科給事中令齎敕還諭觀生及入境聞殺使臣事乃變姓名高明山中初萬元吉

遣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人未行而贛州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他潰卒多附之至二萬餘既聞

王師克肇慶王自平樂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乘間說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遣書張家玉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龍焚我水師百餘艘直抵廣州李成棟聞亂返救揚言取甘竹灘龍卒素無紀律且顧其家輒引退邦彥亦卻歸

癸亥明桂王由平樂如桂林加翟式耜太子太保遣使慰勞定興侯何騰蛟趣其兵入衛

成棟還救廣州故乘輿得達桂林翟式耜分部守禦論誠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各路征鎮日粵西居山川上游敵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雲屯湖南北南甯太平出滇柳州慶遠通黔左右江四十

乙丑我

大清兵取高州雷州廉州

李成棟既克肇慶別遣將下高雷廉三府

明 林舉賢陳耀起兵潮惠二州

辛未我

清兵取梧州明廣西巡撫冒燁降蒼梧縣丞巫如衡死之

王師取肇慶蒼梧知縣高思夔作一大木龜合牽之號於路曰  
 降敵者似此及佟養甲李成棟兵薄梧州巡撫曹燁歎縣  
 人以春秋獲雋者也輿櫬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知天命  
 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也若罪不赦俘諸  
 軍惟命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成棟笑而釋之兵入城思夔  
 書燁姓名於木龜置諸堂遁去攻日本東明開見錄時官屬皆稽首  
 授印綬如衡獨持印不與再三論不屈乃遇害如衡字宗  
 岷甯化人攻日本寒文集

降將李成棟殺明丁魁楚於岑溪  
 先是魁楚聞廣州破遣所親齎金寶密款於成棟故魁楚  
 恃以無恐載囊橐四十船西入岑溪既所親達魁楚意成

小曆紀年 卷十四

棟偽許之且手書答焉魁楚意大安移舟五里迎之成棟  
 握手恨相見晚謂明日吉期煩先生攝兩廣象邀魁楚父  
 子痛飲而別夜半忽令旗召之入見則成棟戎服升帳列  
 炬交然魁楚知事已變叩頭乞一子或不及妻孥成棟笑  
 令先斫其子次及魁楚分其脊口每營一人獲精金八十  
 四萬惟一妾投江死焉  
 徐鼎曰魁楚降矣何以不書降存疑也諸書亦有謂魁楚  
 戰死藤江者故疑事無質焉  
 明湖南道副使陳象明與  
 大清兵戰於梧州之榕樹潭敗績死之  
 象明字麗南東莞人崇禎戊辰進士由戶部王事出知饒

州府忤巡按御史被劾謫兩浙鹽運副使累遷湖南道副  
 史何騰蛟令徵餉廣西象明因檄調土兵與陳邦傳連營  
 東至梧州與

大清兵戰於榕樹潭敗死攻日本此於月日不可改姑以事次之梧州破後

大清兵取平樂明布政使耿獻忠降守將陳邦傳走南甯

獻忠陝西人初為金華府同知與朱大典共城守至是竟  
 降

明潯州守將李明忠降於我

大清

明宗室朱容藩以罪削職尋復其官

小曆紀年 卷十四

兵科程源者四川人也與容藩交甚懽謂之曰川中諸將  
 兵不下數十萬吾兩人各請總督之職公督東北我督西  
 南賊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請之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  
 三省容藩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軍務及  
 王移蹕桂林容藩覬覦入閣受命不即行私屬給事中唐  
 誠疏劾丁魁楚私逃謂虐從單弱如容藩程源皆擁戴重  
 臣不宜出外王怒削容藩職將誅之容藩賂內監龐天壽  
 言之太后謂王曰變亂以來室宗凋零容藩罪不至死毋  
 過求王不得已赦之復其官容藩遂入四川程源入貴州  
 明監國魯王以熊汝霖為東閣大學士  
 明監國魯王以張煌言為右僉都御史



明監國魯王誓師長垣提督楊耿總兵鄭聯以兵來會進鄭  
彩建國公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瑞圖  
安伯周鶴芝平彝伯阮進蕩湖伯汝日紀畧據遺諸書其云  
義行朝錄汪光復航海遺則張名振部將封湖伯者名  
阮進辛卯八月舟山螺頭門之戰進投水死亦曰被擒九月  
王師破舟山以巴成功守之乙未冬延平王朱成功遣吳  
義伯阮駿督陳六御圍舟山巴成功降明年八月王師  
復取舟山阮駿赴海死辛卯八月成功降明年八月王師  
與駿音相近又同為舟山赴海死之人傳聞異詞無從辨  
今以航海遺則及之則魯王之監國舟山也阮進則舟山  
師通舟山會議阮駿則阮進之子也阮駿之子阮駿退南  
師阮駿阮駿北洋事跡較然可考蓋進之子阮駿退南  
師輩也趙翼魏源諸儒俱沿習不辨故詳誌之

明魯平彝伯周鶴芝復海口以參謀林箭舞總兵趙收守之  
鶴芝汝日行朝錄作崔芝按崔乃崔字之譌俗省鶴作崔號九京福清人初為海盜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久之受撫以黃華關把總稽查商船乙酉秋隆武帝加水  
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將乞師日本斌卿阻之鶴芝怒  
而入闖鄭芝龍之將降也以晉招鶴芝計事至則降已決  
鶴芝與監軍朱永祐流涕諫不聽鶴芝曰某海隅亡命耳  
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為天下笑請  
得効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芝龍  
起而奪之數日芝龍竟北去鶴芝乃移駐海壇與張肯堂  
出師復海口鎮東二城以越牧林箭舞守之  
明魯王以前僉都御史劉中藻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  
初中藻宣諭浙東還至金華朱大典薦其才隆武帝召對

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團練民閭事敗竄入括  
蒼糾眾攻慶元泰順壽甯福安甯德古田羅源七縣守之  
請命監國進兵部尚書兼大學士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  
出財佐餉士卒樂為之用鄭彩心思之中藻亦不為之下  
遂有隙汝日泰順縣志順治五年巨寇偽大師馮生發率  
城四圍月始去按李世熊書網巾先生傳云或指為馮生  
生馮生當即馮生發因與中藻時事相涉故福甯府志  
又以畫網巾為中藻子思沛也此蓋同時事附志之

明孫守法退屯石子城  
獻賊餘黨昭明遵義  
初督師王應熊與巡按瞿景駐遵義孫可望兵逼應熊遁  
入畢節衛泉走真安州賊入遵義奉偽皇后陳演女為主

小腆紀年 卷十四

駐桃花洞既而  
王師克重慶乃焚賊后拔營走貴州  
二月壬申朔明監國魯王圍海澄  
癸酉明監國魯王攻漳州不克總兵陳國祚戰死  
甲戌我  
大清兵救海澄明監國魯王退入於海  
丙子明福建人洪有楨汝日諸書皆作洪有文同安阮錫夕  
陽春有稟洪亮士傳云諱有楨今從  
之起兵復漳浦縣城尋陷死之  
有楨字亮士嘉禾里人也汝日諸書亦早歲工書賈人持  
售外國得重價蓋醇謹儒生也忽從俠客糾海邊壯士數  
百人入據漳浦魯監國嘉之即以爲令守之未幾城復陷

被執曠日罵不絕聲於市懸其頭於城之東門數日色不變一卒投諸濠中夜狂叫若有擊之者乃羅拜而徑之同

明 賴天肖起兵湖州殺降將文貴陳虎余成隆

明 陳順簡信起兵韶州 蘇來起兵惠州 黃奇

策起兵新會

徐鼎曰爵里不可攷則闕之

明徵前禮部尚書文安之前大學士王錫衮入閣道阻不至乃以翰林學士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

安之夷陵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歷官南京司業崇

禎中遷南京祭酒為薛國觀所構削籍歸南都起詹事闕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中拜禮部尚書安之方轉側兵戈間皆不赴錫衮祿豐人

與安之同年進士授庶吉士崇禎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

擢禮部右侍郎尋掌部事調吏部十六年以憂歸闕中拜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至是申前命與安之同入閣道

阻皆不至安之於庚寅六月謁王梧州事見後錫衮乃死

於沙定洲之難放日明史謂定洲執錫衮至會城詭草錫衮

而以稿示錫衮大恨懇上帝前死數日憂憤卒而禱既行

字密之崇禎庚辰進士官檢討北都陷為賊所掠瀕於死

南都馬阮當國歎曰是尚可為邪禡衣散髮賣菜五嶺間

隆武帝召之不赴是時以翰林學士知經筵命入閣辦事

以智知不可為乃為僧去

明召周堪慶為戶部尚書不至

明召郭都賢為兵部尚書不至

都賢字天門益陽人大啓壬戌進士歷官江西巡撫賊陷

吉安袁州被議棄官入廬山宏光時史可法薦授南京操

江不赴可法故都賢會試分校所得士也至是以兵部尚

書召而都賢已祝髮浮邱山號頑石又號些菴茹苦行腳

流寓沔陽都賢博學精畫繪尤工詩多為鄉人所傳然竟

以詩累容死江陵之承天寺

臣鼎曰沅湘耆舊集云洪承疇之革職也都賢奏請起用

承疇德之後歸

朝奉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命經畧西南謁都賢於山中饒以金不受請以其子為監軍亦

不許是都賢立身有本末灼然可見而世有以他端議之

者亦刻覈之論哉

明召劉遠生為刑部尚書

明以丁時魁金堡為給事中

時罷式起收召人望疏請道里之可達行在者丁時魁論

新政金堡有清直聲故有是命

徐鼎曰侍郎以下升擢悉不書給事中何以書為五虎亂

政張本也

明以舉人王夫之為行人司行人

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崇禎壬午偕兄介之舉於鄉

以瞿式耜薦授行人轉徙楚粵滇黔間緬甸既覆隱括  
以終學行詳紀傳

徐顛曰行人微者也何以書賢夫之也同時顧炎武黃宗  
羲傅山李容諸碩儒為世宗仰夫之學業相與頡頏而  
陽地僻絕人逃世不得與顧黃諸公通聲聞故知之者絕  
少而雞鳴不已鶴和在陰葯房荷屋之中芟衣蓑裳之侶  
同心之子不乏其人如夏汝弼唐端笏劉惟贊陳五鼎陽  
鍾周士儀章有謨諸人者雖成就不皆可傳要皆抱殷頑  
之戚守漢臘之遺郊所南謝皋羽之流蓋其選也紀傳之  
作其亦弗獲已矣

己卯明監國魯王遣兵攻福州不克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壬午月掩嵐星於東井

明守法退屯石龍谷

明陳邦彥遣兵復順德

邱彥造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會余龍取順德攻日陽秋  
應房亦作

芳

明監國魯王遣兵攻興化不克

守將張應元故降將也出城逆戰海師敗走

明劉承胤以兵入衛駐全州

承胤南都人酣酒有膂力號劉鐵棍以征蠻獠功累官至  
副總兵何騰蛟之受闕賊餘黨降也題授總兵官鎮武岡  
丙戌七月隆武帝封為定蠻伯漸驕恣不奉正朔年正月

王奔桂林承胤具疏迎駕兵科給事中劉堯珍以事過武  
岡語不合承胤拳毆之指揮張同做御史傳作霖責之曰

爾具疏迎駕而得罪朝紳何也承胤乃具酒請罪其後謁  
王於全州倨侮無人臣禮御史瞿鳴豐疏劾之次日朝退  
承胤指都御史楊喬然曰汝任風憲長言官妄言汝不能  
表率要汝何為喬然與之爭至裂冠毀裳初亦以為武人  
麤鹵無足責且嘗逐擅權之司禮太監王坤而面叱周鼎  
瀚為奄寺鼻息故或以此多之攻日本武岡  
播遷始末

丙戌明桂王幸全州瞿式耜疏止之不聽

平樂報至司禮王坤又趨王幸楚式耜疏諫畧曰上不幸  
楚楚師得以展布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民狐疑局促如

小腆紀年 卷十四

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上在粵則粵存去粵則粵危我進

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故楚

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輕棄則入

也難且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

就西粵懷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

送矣不聽

明進瞿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留守桂林以

新興侯焦璉兵隸之

式耜知駕不可留請身留桂林疏請暫蹕全州以扼楚粵  
之中已而警報狎至王趣式耜治裝從行式耜謝曰君以  
仁臣以義臣奉命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於是從官皆

行式耜獨守改曰陽秋次此事於三月於事不合今從祀畧

明晉劉永胤為安國公

明命恩恩侯陳邦傳守昭平

邦傳處州人崇禎末為廣西總兵隆武二年掛征蠻將軍

印是時命以所部守昭平改曰本西粵新書

明以禮部右侍郎吳炳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炳宜興人萬曆丙辰進士授蒲圻知縣歷官江西提學副

使江西失流寓廣東以禮部右侍郎召尋命以本官兼大

學士入閣

癸巳明監國魯王遣兵攻福清不克

圍城三日守將張心裕亦降將也出北門逆戰海師敗走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乙未明林舉賢陳耀攻廣州不克

丙申我

大清兵取長沙明何騰蛟走衡州

知縣王宸縣丞楊日新降騰蛟單騎走

我

大清兵取湘陰明守將王進才大掠而遁

明督師何騰蛟檄諸鎮援長沙不至黃朝宣走衡州

時諸鎮復起而為盜朝宣父子尤甚劫人每剝其皮湘鄉

舉人龍孔蒸嘗拒獻賊偽命者奉母避山中與友人洪業

嘉同及於難

獻賊餘黨陷貴陽明布政使張耀在籍前與甯知縣吳子騏

等死之

耀字融我三原人萬曆中舉於鄉由知縣歷官貴州布政

使得民心賊渡烏江守將定番伯皮熊走都勻耀言於巡

撫米壽圖請發民兵守禦壽圖以眾寡不敵難之俄賊掩

至壽圖走沅州耀率家眾乘城拒擊城陷被執孫可旺說

之曰公秦人也若降當位宰輔耀怒言不屈械其妻孥於

前曰降則一家免死耀罵愈毒乃殺之一家皆慘死子騏

貴陽人也亦萬曆中舉人聞可旺將至偕邑紳劉瑄楊元

瀛率鄉兵扼之要路力竭被執俱不屈死瑄字子佩官主

事元瀛字蓬山官同知並鄉薦起家同時殉難者戶部郎

中諱先哲兵備參議石聲和俱平壩衛人或曰聲和死於

安順子吉諸生也殉之改曰本殉節錄

獻賊餘黨陷定番州明兵備僉事曾益死之

益臨川人以貢生特用歷官司務主事遷兵備僉事貴陽

陷走定番州與按察使唐勳調土兵守城藥箭射賊將張

能奇幾死賊紿之曰與我斗酒即退去城中以為怯也守

稍懈賊乘之遂陷益闔門死難弟斌為蒲圻令亦死於賊

或曰益死於安平改曰本楊在袁獻忠亂蜀始末又有顧人龍者州人也

致仕家居冠帶登埤被執罵賊死

獻賊餘黨陷永甯州明知州曾異撰死之

異撰四川榮昌人舉於鄉知永甯州可旺既陷貴州將長

驅人雲南異撰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茂勳謀

曰州據盤江天險控扼滇黔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集衆

登埤城陷異撰闔室自焚死王成茂勳投火死自是黔西

諸郡望風瓦解按日按明有兩會異撰文苑傳中之會異撰

川榮昌人也俱崇禎時舉人南疆釋史誤爲一人大謬

三月壬寅朔明孫守法復甯州

守法復與高勛等破甯州拔興安之蕎麥山

甲辰我

大清兵復取順德明陳邦彥退據下江門

李成棟再取順德馬應房戰死敗余龍於黃連江焚舟數

百龍亦歿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據下江門

丁未明 賴熊復建陽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戊申明劉陽伯董英降於我

大清

乙卯我

大清兵攻桂林明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率總兵焦璉禦之

王師從平樂長驅入桂林虛無甲兵式耜檄召焦璉於黃沙鎮

璉率騎三百人赴之時山水汎溢士卒從水中行百里水

及馬腹至江得漁舟二艘次第渡之以初十日薄暮抵留

守府式耜拊背勞之明日遣人於太墟運糧而

王師數萬碎至一卒倉皇奔報氣急舌結手東西指式耜笑曰

敵兵至邪何張皇若是俄數十騎乘虛突入文昌門登樓

瞰留守署矢集式耜綸巾式耜叱曰何敢爾呼焦璉璉袒

背控弦提刀至矜數夫應弦倒璉士卒閉城門

王師之入城者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殺數人乃乘馬越城下璉

麾三百人開門追之

王師自渡江來未有抗衡者見璉出方錯愕而璉引騎直貫其

營左右衝突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衝

王師爲三已復合而圍之璉復大呼入戈刃所及血雨肉飛諸

將白貴白玉亦開城出追奔數十里桂林獲全論者謂南

渡以來武功第一

明劉承胤遣兵援桂林

王師屯陽朔遍野皆蓬髮降瞿式耜與焦璉困守孤城承胤雅

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林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戊午明張家玉再復東莞

先是韓如璜駭死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氏母黎氏及妹石

寶俱赴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死西鄉大豪陳文豹奉之

會故南海指揮安宏猷與訓導張治亦起兵襲東莞殺典

史張元鼎知縣鄭鑿白緝乘勝遂取新安按日按行在陽

陳邦策屯兵白石邦策當是文豹別名

己未明魯周鶴芝攻閩安

明兵部尚書詹兆恆攻開化不克死之

兆恆出懷玉山攻開化降將李榮逆戰於馬嶺敗死

甲子明 林質復德化再攻建陽敗死

降將蔡應科逆戰質戰敗被執死之

明石屏副將龍在田乞師於獻賊餘黨孫可旺可旺遂以衆入雲南

初張獻忠之起陝西也養孫可旺艾能奇李定國劉文秀爲子可旺本名旺兒米脂人幼無賴爲人執鞭數日返不見其母訟其鄰人於官官怒曰汝未以母託鄰人汝母自他適安所知因杖之可旺逃而爲賊久之遇獻忠狡黠善伺人意故獻忠尤喜之衆賊呼爲大哥旣入蜀可旺以平東將軍稱東府定國以安西將軍稱西府每遇敵可旺能屬所部堅立不動號一堵牆獻忠死可旺與定國能奇文秀率餘衆破踏江遵義入貴州時在田苦沙定洲之亂遣使告急於可旺可旺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營滇人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延頸望之而不知其爲賊也

臣竊曰佚史從春秋書盜之例雖闖獻巨寇皆不名可旺何以名春秋進吳楚之例也其入滇也在田召之歸明也明封之歸我

世祖也亦不得已而臣之烏得而不名哉獨居窮山放虎自衛在田實自貽之戚矣

孫可旺大敗沙賊於革泥關

定洲聞可旺來解楚雄圍逆戰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其部將李阿楚駐臨安可旺使李定國分兵襲之穴地置礮崩其城阿楚赴火死城中士民悉被屠可旺乃使定國徇迤東而自與劉文秀西出

孫可旺屠明曲靖巡撫羅國瓚右僉都御史朱壽錡知府焦潤生推官夏衍虞死之

國瓚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衍虞江津舉人潤生上元舉人修撰茲之子也同被執不屈死前通判朱壽錡時以右僉都御史奉差募兵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死

孫可旺陷明南甯知縣陳六奇死之

六奇字鳴鸞龍江衛人萬曆戊午舉人初知景陵縣以廉平稱移知南甯城破被殺於東門

孫可旺屠明霑益

孫可旺陷明廣通在籍前渾源州同知張朝綱死之

朝綱與妻馮氏同縊死子耀葬親訖亦縊死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明姚州知州何思舉人席上珍金世鼎起兵拒孫可旺不克死之

賊旣逼上珍與世鼎謀起兵拒之散家財募壯士二萬人與知州何思率以乘城繕備未周賊將張虎掩至一戰而敗世鼎自殺思及上珍同被執可旺欲降之上珍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豈屈於賊邪罵不絕刃其口罵益厲可旺怒剝其皮思亦不屈死

孫可旺陷明武定同知楊于陸死之

于陸劍州舉人

孫可旺陷明師宗署知州徐道興死之

道興睢州人以經恩署師宗州事曲靖被屠道興集士民

嗣之曰城守子眾曰力薄兵寡何以禦之曰然若等何罪徒膏兵刃速去毋顧我我死分也士民請與偕厲聲曰失守疆土安所逃死眾灑淚去出白金二錠授其僕曰此俸金也一以賜汝一買棺殮我僕哭請從死曰爾死誰收我骨舉酒自飲賊令迎其將擲手中酒杯擊之曰吾朝廷命吏官從賊求活邪遂被殺

明右僉都御史雲南巡撫楊畏知拒孫可旺於祿豐可旺受

約 畏知領兵出祿豐拒戰於獅子口身中三矢敗至啓明橋投木不死踰而罵可旺以畏知同鄉甚重之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給我耳可旺請折箭以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偽西年號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旺許諾乃偕至楚雄定大理迤西八郡免屠戮者畏知力也

孫可旺移檄永昌明署金騰道王運開署知府劉廷標不屈死

運開字子所夾江人崇禎庚午舉人以推官署金騰道廷標字霞起上杭人以通判署知府可旺既受楊畏知之約乃移檄永昌迎沐天波歸省並索道府印時運開廷標方守瀾滄江拒職天波止之論其以印往兩人曰印往則我亦降也賊言何可信哉乃遣家屬避騰越運開有弟運闈

字子遠崇禎壬午舉人時方在署運開謂之曰弟未仕可無死將吾妾俱西勿在此亂人意士民懼不降且屠請運開應事哭運開慰遣之則又詣廷標廷標曰賊伎倆吾素知之他城之降而屠者屢矣無益也眾哭益甚廷標取毒酒將飲眾始散是夕運開先自經廷標歎曰男子哉我老當先死王公乃先我邪遂沐浴賦詩三章亦自縊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之行至潞江語僕曰此行將臣賊吾與兄豈異趣哉若收吾骨與吾兄合葬題曰夾江王氏兄弟之墓吾無恨矣遂躍入江死初可旺入楚雄舉人杜天楨題西城樓曰滿城毛角不識春秋大義千秋電火難灰亂賊惡名亦自縊死既而畏知聞運開廷標亦死歎恨曰吾明決愧三君將來多一番磨折矣

李定國掠河西明在籍巡撫僉都御史耿廷錄死之定國既克臨安將襲沙定洲於阿迷聞晉甯有警乃盡掠臨安子女而還過河西廷錄赴水死妻楊氏被執不屈亦見殺

明晉甯舉人段伯美呈貢諸生余繼善耿希哲起兵拒李定

國城陷晉甯知州冷陽春呈貢知縣夏祖訓及伯美等皆死

之  
昆陽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廉服其雄伯美等之舉兵也  
推以為主及定國來攻師程泛舟先遁城破晉甯知州石  
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與伯美等並死之同時  
殉難可紀者富民陷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偽職為賊杖  
死貢生李開芳與其友王朝賀自經死臨安陷進士廖履  
亨赴水死

明江川知縣周柔強率兵拒李定國於撫仙湖敗績死之

一軍盡殲迤東諸郡屠戮甚慘

徐鼎曰孫李之由蜀而黔而滇也月日不可攷以諸書參

小庚紀年

卷十四

辛

校之則由蜀而黔也二月以前由黔而滇則三月也迤西  
諸郡可旺事迤東諸郡定國事故以類次之孫李等夷也  
胡不云獻賊餘黨李定國哉嘉其有終故諱之也

夏四月江西大旱

壬申朔明進張家玉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提督嶺東軍務

聯絡漳湖

王

師攻新安戰於赤岡家玉敗走陳文豹等皆死李覺斯怨家

玉甚發其先壘滅其族邨市為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  
生平任俠好擊劍多草澤豪傑交所至輒能得來途次又  
得數千人於是年七月取龍門博羅連平長甯攻惠州克  
歸善還屯博羅

癸酉我

大清兵取明衡山縣

乙亥我

大清兵取明瓊州

明封錦衣衛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為伯革御史毛壽登劉  
湘客吳德藻攻日毛壽登疑即毛壽敦吳德藻疑即吳德操蓋字之譌萬六吉職劉承胤  
遂劫桂王如武岡

劉承胤請封承吳等為伯壽登駁之曰金吾無矢石功何  
得援邊領例晉爵吉翔等疑疏出劉湘客其黨周鼎瀚遂  
造蜚語為董卓灌汜之議激承胤逼王立下廷杖旨縛壽  
登等於行在午門外諸臣申救得免仍落職承胤益橫遂

小庚紀年

卷十四

辛

劫王如武岡豐式起疏請留蹕全陽曰聞郊祀禮成即圖  
移駕不知將回桂林邪抑幸武岡辰沅邪夫皇上原以恢  
復西粵為心則不徒西粵未恢未可移駕即東粵未恢亦

以駐全為得策也王制於承胤不能用承胤之喉杖壽登  
等四臣以四臣有還蹕桂林之議也攻日明史稿南疆釋  
王以三月幸武岡東明見錄以為五月今參考行在明  
秋粵紀諸書蓋承胤以四月劫王播遷至五月十四日甲  
寅始改武岡  
為奉天府也

明太常寺卿潘應斗棄官去

應斗字章辰武岡人崇禎癸未進士南都立陳時政為阮  
大鍼所扼授廣東萬州知州王之建國肇慶也授御史改  
吏部郎中尋加太常寺卿見承胤亂政度不能抗乃棄官



去與弟禮部主事應星誅茅威溪之麓著述唱和襄於不  
給晏如也應星字夢白嘗刲股愈父疾人稱孝焉

徐肅口繫之杖御史後何鴻飛冥冥弋人何纂君子所以  
見機而作歟同時有管嗣裘鄒統魯二舍人亦楚人士之  
不辱其身者詳見紀傳

已卯降將孟喬芳以我

大清兵克興安明孫守法死之

總督孟喬芳伏甲深林以輕騎誘守法出擒之守法執鐵  
鞭格殺百十人乃死喬芳故降臣也

辛巳我

大清命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道取湖廣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皆以驍勇善鬪事毛文龍文  
龍養為孫有德名毛永詩仲明名毛有傑可喜名毛永喜  
莊烈帝既殺毛文龍三人皆自皮島歸我

大清有德封恭順王仲明懷順王可喜智順王既從

世祖入關定天下順治六年有德改封定南王仲明改靖南王

可喜改平南王所謂三王也是時奉

命征湖南

癸未我

大清兵取衡州殺黃朝宣

臣肅曰不日朝宣死之何朝宣之殘賊甚於寇不得以死  
節書也不日殺明黃朝宣何絕之於明也

甲申白虹貫日

我

大清兵取永州明盧鼎走道州

鼎初守衡州而張先壁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  
壁乃挾騰蛟走祁陽走辰州騰蛟還走永州

天兵至鼎部將復大掠走道州

明督師何騰蛟退駐白牙市兵部右侍郎章曠退駐東安

明王允成走辰州馬進忠走沅州郝永忠走道州

時湖南州縣互解署臨武知縣李興璋巴陵人偕其父赴  
省請援其母止之勿顧全家皆遇害後隨章曠赴衡陽以  
抗節死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丙戌降將吳勝兆謀以松江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事覺伏誅明戶部侍郎浙直總督沈廷揚兵部  
右侍郎左都御史陳子龍兵科給事中楊廷樞等死之

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雋者楊廷樞門人也教勝

兆叛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致曰三藩紀事本末謂教勝

者合力取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時侍郎沈廷揚定西伯

張名振監軍張煌言皆在斌卿所爭勸之斌卿乃以故所

封伯印授勝兆期於是月十五六日以海師會之名振請

以所部行遊廷揚為導廷揚曰兵至必以崇明為駐劄地

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崇明食盡違約登岸舟泊鹿

苑五更颶風大作軍士溺死者過半

王師逆之岸上合呼雜髮者不死海師遂大潰十五日勝兆以  
 事洩殺告變之海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期而下令人  
 海意翼日海師之必至也使中軍詹世助都司高永義偵  
 之而海師已於十四夜潰世助永義登城望烽火寂然遂  
 變志反兵相向矯令召其所親信盡殺之之傷亦死執勝  
 兆送江甯總督洪承疇窮治其獄詞連子龍廷樞子龍亡  
 命同諸生夏之旭奔嘉定告急於侯峒曾之弟岐曾偕其  
 僕劉訓家已遷崑山顧成正所當事蹤至嘉定執岐曾別  
 遣兵圍成正家遂獲子龍鎖舟中泊塘橋下子龍乘間  
 躍水死及日婦人均弔子龍詩云舟出吳淞烟水遙黃門  
 之沈水死未就訊也無疑而侯方域詩注謂當市者執之  
 子龍曰何必訊事皆有之但未得就耳不屈死力域為子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五月

龍好友其言似 廷樞字維斗吳縣諸生天啓朝顏佩章五  
 非無據俟攷 人之難廷樞實倡之佩章等死而廷樞獲免崇禎庚午  
 應天鄉試第一國變隱居鄒尉山浙東遙授翰林院檢討  
 兼兵科給事中既以之雋林連被逮慨然曰予自幼慕文  
 信國之為人今日之事素志也舟中書血衣並詩以遺其  
 孤次曰血書畧曰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  
 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丁亥之建為日孟夏之終  
 方隱進夫山椒忽陷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  
 稔矣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孤  
 累朝所受之恩云云詩十二首伏其六詩曰人生自古誰  
 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於今重復有斯  
 人浩氣凌雲死此問社稷傾傾已二年偷生視息又何顏  
 一語忠魂在此問社稷傾傾已二年偷生視息又何顏  
 今請氣還天地方不歸來後夜半猶聞遠寺鐘有妻  
 謝淵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後夜半猶聞遠寺鐘有妻  
 自向兒近來責國書鬚眉送河山更何悲幸有一家如

母女綱常自賴維持 五月朔大帥會鞠於泗州寺巡撫  
 以上許南畧及史外 重其名欲生之命之難頭廷樞曰欲頭事小難頭事大乃  
 擁出至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為大明人刑者急揮刀首墮  
 地復曰死為大明鬼監刑者咋舌乃禮而殯之同時被禍  
 者推官顧成正及其子諸生天遠天遠夏之旭夏完淳侯  
 岐曾徐爾毅錢梅等數十人咸正字端木成建兄也崇禎  
 癸未進士為延安推官時以子天遠天遠世子龍彼逮洪  
 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答曰汝知洪承疇死  
 子不死乎乃父子同見殺之旭字元初允彞兄也以諸生  
 貢於廷有聲官兵捕之乃縊死文廟復聖顏子位旁次曰  
 遺令云余自舍弟殉節即欲借死彼以孤寡見託未忍也  
 然不向城市坐者兩年於茲矣今者吳鎮効忠一時趨附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五月

後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餘黨坐以叛名嗟乎新朝之所  
 謂叛乃故國之所謂忠也夫何傷哉余幼讀聖賢書今死  
 聖賢地夫亦死於聖賢之教非死於法也其詩曰嗟予薄  
 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撫膺思報獲國人藩之垣之端  
 端縲絏抗章白之餘一介儒會審天顏歲寒之義至死勿  
 遷仲也懷沙身無貶屈惜哉子向不早決故君以過故  
 友云七吾將安歸附首陽從容自引魯璧完淳字存古  
 踰險避戢尼父余敢對揚以上詳南畧譯史完淳字存古  
 允彞子也七歲能詩文年十三擬庾信大哀賦才藻橫逸  
 魯監國授中書舍人監國航海完淳拜表慰問為避者所  
 得時亦因子龍事下獄賦絕命詩遺母與婦臨刑神色不  
 變年甫十八云次曰完淳遺母詩曰孤兒哭無淚山鬼日  
 夢負米竟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遺婦詩云  
 結縵日正當撥甲時門相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  
 孝同胞學甲隨九原應待汝 岐曾字雍瞻太學生少時與  
 珍重復中兒以上詳史外 兄同會齊名爾毅字似之石麒麟子也被執慷慨無雜詞

字彥林棟之從兄也同日受刑爾毅妻孫氏梅妻徐氏並

殉之又殷之輅張寬戴武功周長吉放曰武功疑即戴之

以下數十人不可詳皆以匡子龍死者也惟沈廷揚則死

於海師之潰時張名振張煌言馮京等既雜降卒中逸去

廷揚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邪吾當以一死報國然死此

無名乃呼謂游騎曰吾都御史也可解吾之南京洪承疇

與有舊使說之難髮廷揚曰誰使汝來曰洪經畧曰經畧

死松山之難久矣安得尚有其人邪與部下十二人同日

被刑其親兵六百人斬於蘇之婁門無一降者時比諸田

橫之士云舟山人聞廷揚之死也哭聲如雷就地立祠祀

焉放曰魯紀畧謂廷揚於壬辰春引舟師出福山口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庚未

明 岑本高等攻浦城敗死

本高與王思春江中英江中元張文耀朱國貞劉國球等

同攻浦城有原任監軍吳承昊徐元毛文傑張裔元約為

內應已而本高等敗死國貞降盡洩承昊等謀遂皆見殺

己亥我

大清兵取明安化遂取新化

降將王光泰以襄陽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光泰即陽總兵光恩之弟也光恩投誠後以原官留鎮鄖

陽其弟副將光泰屯宜城嗣光恩為追臣李之綱所討逮

問光泰遂據襄陽以叛自稱鎮武伯用永歷年號殺我荆

南巡道甘文奎進謁鄖陽結陝西賀珍武大定為提督

督孫定遠亦降將也聞變率兵援鄖陽馬蹶沒於河我侍

郎喀喀木會光化副將王平渡河進討光泰走房縣尋走

四川

明太常寺少卿程源以罪削職

源之由楚入黔也假稱三省總督兵部右侍郎沿途賣官

贓私巨萬巡按御史錢邦芭疏參之王震怒削職逮問

明鄖西王常潮復建甯其將王祁復邵武放曰按世表鄖西

帝湖於萬曆二十五年薨襲封者無效茲據東華錄為常潮其常湖之弟與

祁營山中取民間几案數百懸大線香黑夜順流環城而

過守者謂祁兵且薄城礮石大下遲明方知其偽習之不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庚未

疑一日祁突至遂破放曰魯紀年謂鄖西王復建甯而後

守盧溪久不下降將王得仁令族盧之丁傳魏三姓一柱

遂棄妻子走閩襲破將樂永西德化與安諸王攻克建

甯安王以先事出獲免不言鄖西王疑當日宗室流離軍中

甚多不可悉數紀事者各就所聞著之篇耳

明朱成功復海澄

初貝勒統馬步兵突至安平鄭芝豹等斂眾揭賞財子女

於巨艦棄城泊外海成功生母翁氏持劍不肯去

勒見船隻塞海退回泉州成功尋合鄭彩楊耿兵入海澄

破九都放曰某氏賜姓始末謂北兵大肆掠成功母亦

破重納被淫白蠟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勝



五月福建江西大水按日行在陽秋云戊午福建江西大水按大水非地震可日紀此也故錄之五月

辛丑朔我

大清兵取明新安

庚戌揚州地震

甲寅明改武岡州為奉天府以周鼎翰為東閣大學士同劉承胤入直

明以貴州總督李若星為吏部尚書

壬戌明魯鄭彩復長樂

癸亥我

大清克龍陽明總兵楊國棟敗走

小曆紀年

卷十四

三

甲子我

大清兵取明常德

明劉承胤兵掠於桂林

承胤兵譁索餉瞿式耜搜庫藏捐囊金與之不足夫人邵氏則又捐簪珥數百金與之譁如故素與焦璉兵主客不和乃交鬪掠市而去式耜檄誅二十餘人疏劾承胤敗兵無狀

乙丑我

大清兵再攻桂林明留守瞿式耜與總兵焦璉禦卻之

時三王兵將抵桂林偵知城中兵變猝薄城環攻文昌門吏士失色式耜與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騎兵

王師稍卻璉乃開城出戰殺數十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式耜括

署中米蒸飯親出分哺將士益樂用命向晡雨未息收兵

明日復出戰璉奮刀衝陣

王師棄甲仗而奔援將馬之驥既隔江發大礮助聲勢即疾馳

渡江遇

王師間道從栗木嶺來者運槩提鞭連斃三人遂大北追奔二

十里我定南王孔有德望虞山樹木疑為兵焉璉久駐桂

得桂人心式耜以國士遇之故能得其死力

戊辰我

大清兵取和平明知縣李信死之

明副將周金湯復永州

小曆紀年

卷十四

三

金湯字憲洙莆田人以武進士選上湖守備擢永州都司

糾壯士二百人夜復永州

明以御史魯可藻巡撫廣西

可藻和州人以明經授新城縣有聲擢御史巡按廣西與瞿式耜協心守禦焦璉歎曰文官如此何敵不克徒令吾儕武夫愧死耳式耜上其功授是職

明論保桂林功晉瞿式耜少師兼太子太師封臨桂伯式耜

疏請返蹕全州

論守桂功封式耜臨桂伯疏辭曰本朝文臣封拜自王戚甯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許再疏請告曰自移蹕之後八百有

六日矣此百六口中遇敵兵者二遇兵變者一皆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今幸武岡臣復何望王制於承胤不能從也

我

大清兵復取海口明魯平彝伯周鶴芝退守火燒嶼參謀林籬舞總兵趙牧死之

六月庚午朔明督師何騰蛟入朝詔以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駐守白牙市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年

騰蛟入謁王及太妃皆召見慰勞再三初騰蛟薦劉承胤由小校至大將稱門生已漸偏肆騰蛟在長沙時以藤溪之捷奏加張先壁援勦右將軍郝永忠援勦左將軍承胤怒馳入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騰蛟度不能制乃為之請得封定蠻伯且與為姻既入衛全州爵安國公助上柱國賜尚方劍翻嫌騰蛟出已上白請為戶部尚書專領餉務且以長沙失守奏解騰蛟兵柄王弗許遣中使密召騰蛟為計然騰蛟固無如何且無兵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守白牙市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饒承胤伏甲將襲之印選一青力戰殲其眾承胤諱之王亦不能問也

明命何騰蛟駐衡州加堵胤錫東閣大學士賜尚方劍總督江楚軍務駐長沙

總兵張先壁自江西潰入楚眾猶數萬請入朝且劾承胤專擅承胤懼乃請命騰蛟駐衡州督師堵胤錫復疏劾承胤且及截殺騰蛟事而高必正李赤心之眾亦欲就食湖南承胤益懼計非胤錫不能制之乃加胤錫大學士賜劍便宜從事駐長沙時衡州長沙俱失騰蛟胤錫但擁虛號而已

明監國魯王攻漳州不克

明監國魯王以錢肅樂為兵部尚書

初肅樂之解兵也閩使召之以嫌不赴及江上破由海道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年

入閩疏陳越中十弊為戒隆武帝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未赴而閩中破與諸弟避地福清採薯為食嘗夜涉絕谷足盡裂無已則祝髮為僧嘗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響真歸途還在這邊識者謂非繙流語漸有從之問學者乃賴其脩脯以自給既聞鄭彩扈監國來往諸島碼牙舉事乃入覲時從亡諸臣之在側者熊汝霖馬思理孫延齡思理位汝霖上同直閣延齡即嘉績子年尚少 故曰此非吳三桂 所殺之孫延齡 彩自署兵部及肅樂至推以自代肅樂泣陳無功請以侍郎行部事不許因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

大帥往往捨敗為功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山中有感臣忠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藩臣人關當驅臣兵為先鋒但願諸臣少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為朝廷羞可乎彼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致死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於一今宜以建國公為元戎登壇錫命令平彝安蕩湖諸鎮選擇偏裨或為先鋒或為殿後合而為一弗令異回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則庶乎歸於一矣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尤臣前疏委任建

不虞紀年

卷十四

三

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往停止一切封拜特懸一印令於眾曰有能為建國所挑之兵先鋒立功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至各藩私兵請各懸一印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監國以為然於是兵威頓振先後下三十餘城

秋七月甲辰明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邨會給事中陳邦彥共攻廣州敗績

子壯起兵九江邨兵多番戶番鬼善戰乃與邦彥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楊可觀等為內應事洩可觀等死子壯退駐五羊驛時李成棟方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與子壯

伏兵馬珠洲側伺成棟還救會城縱火焚其舟已軍以青旗朱旂為號如其計果焚舟數十成棟走下風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旗幟不能辨陣動風忽轉成棟順風返擊遂大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沒走還九江邨邦彥奔三水

明宣國公焦璉復陽朔遂復平樂  
王師再挫而廣東又為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所擾式耜命璉乘之復陽朔平樂

明思恩侯陳邦傳復梧州

魯可藻復賀縣富川引兵至平樂與焦璉兵會陳邦傳由資柳及潯州我巡撫耿獻忠遣遂復梧州梧州興陵之所在也聖式耜疏言粵西全定請昭告陵寢還蹕桂林

不虞紀年

卷十四

三

明縣丞徐定國復懷集

定國舊為懷集縣丞城破匿山中不雜髮以計復城本東

明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撫章曠卒於軍

長沙之失也何騰蛟走衡州曠亦走寶慶尋至祁陽與騰蛟會騰蛟將謁王武岡乃以兵事屬之已復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權兵聞警輒走抑鬱成疾徇永安卒於軍

明監國魯王次長垣會鄭彩胤瑞周鶴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明朱容藩反

容藩由辰州至施州僞稱楚王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

適鄖陽守將王光興為

王師所敗無所歸不知其偽也以其眾二萬人附之李占春于大海兩將亦附焉

王師由重慶順流下是月十一日容藩命占春大海截擊於萬縣之湖灘

王師失利走川北容藩得三營兵益恣肆遂稱監國鑄副元帥金印佩之改忠州為大定府號府門為承運門稱所居為行宮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封王光興李占春于大海

楊朝柱譚宏譚文譚詣楊展馬應試為侯伯以張京為兵部尚書程正典為四川總督朱運久為湖廣巡撫時干戈阻道文告不通故諸將為其所惑惟京正典運久實為腹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三

心焉

己酉明前福建提學道毛協恭被執於建甯不屈死之

協恭字端甫武進人崇禎庚辰進士知甯德縣南都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隆武帝立命提督福建學政

王師之入閩也協恭適試士興化聞變痛哭躍入水遇救不死轉徙泉州建甯間土寇發力疾趨崇安在道為

王師所執大帥欲降之協恭厲聲曰若亦知毛提學乎尚與道乃被殺妻周氏與其子女躍水死僕鄒良王大郎亦死

本傳大

八月己巳朔明以戶部侍郎嚴起恆為東閣大學士

起恆山陰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出知

廣州遷衡永兵備副使十六年獻賊瀾湖南吏民悉迎

起恆守永論門吏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復還賊亦不至左良玉犯闕總督何騰蛟赴水不死奔長沙集僚屬

盟誓起恆主轉粟以贖民食閩中擢戶部右侍郎總督湖南錢法王即位命兼督軍餉謁王於武岡起恆面闕身高

有異相縱談時務王大悅故有是命

丙戌明監國魯王遣兵襲連江

戊子我

大清兵克高明明督師東閣大學士陳子壯御史麥而炫主事朱實蓮皆死之

而炫字章開高明人由進士歷官上海安肅知縣閩中擢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三

御史實蓮字子潔子壯同邑人由舉人歷官刑部主事子

壯之在九江也而炫破高明显具書迎之子壯以實蓮攝縣事城陷實蓮戰死械子壯而炫至廣州佟養甲李成棟

怒子壯寸磔之投骨四郊遍召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懼之而炫從死而張家玉首適至李覺斯在坐請審

視恐為所欺養甲曰視此貌清正固是義士必家玉也已而成棟養甲降於明王乃贈子壯太師番禺侯以養甲為

諭祭使養甲愧欲死後為成棟子元胤所殺先數日恍惚見子壯抽矢射之云

明廣州 李皇一舉人杜璜攻擊慶敗死

庚寅明朱成功會師泉州之桃花山泉州在籍御史沈佺期

光祿寺卿林橋升主事郭符甲推官諸葛斌起兵應之進攻泉州不克

鄭鴻達謂成功曰安平彈丸無險要可恃吾助汝攻泉州成功乃令他將守海澄而自九都回會鴻達師於泉之桃花山佯期等起兵應之我提督趙國祚逆戰而敗進逼泉州每攻城輒為溜石寨參將解應龍所援成功謀之鴻達偽為攻城者而遣部將桑一筠杜輝襲其寨伏兵中途邀之應龍中伏死寨亦遂破國祚初輕成功聞應龍死始晝夜巡防西門守將楊義與諸葛斌通適國祚召義守東門斌不知夜率眾逼城全軍俱沒鄉宦郭必昌之子顯謀內應事洩一門十三口遇害放日臺灣外紀云顯有愛姬春妙利顯母黃氏珠珥投國祚乞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棟所藏皮箱一願首告差兵往捕惟有空室眾駭異存姓指後園井中旁石是門開之果一大文全家在焉共一十三口殺之春婦拾皮箱亦為眾所殺於是夜禁益嚴漳州守將王進聞泉被圍將往救總兵楊佐以未奉總督令阻之進曰此謂存亡則齒寒也分其眾為三隊詐稱合潮州援兵數萬直搗安平成功乃分兵守刺圍潭尾自率眾據五陵令鴻達將其將林順洪政攻城王進偵知大路聯營乃乘夜由冷水井過何坑出南安突至泉州城下洪政一戰而敗鴻達遁回金門成功亦退後謀知進兵才千五百人成功大悔伏兵邀之不及成功歸安平前浙江巡撫盧若騰進士葉翼雲舉人陳鼎來謁成功待以上賓又海澄人甘輝漳浦人藍登南安人施郎與其弟顯俱來歸乃練兵積餉以為後圖

焉佺期字雲又崇禎癸未進士後卒於臺灣橋升崇禎丙子舉人符甲亦癸未進士斌字士倫皆泉州人

辛卯我

大清兵進逼明奉天府桂王出奔壬辰劉承胤舉城降大學士吳炳兵部尚書傅作霖等死之

王師破常德寶慶且逼奉天王召承胤謀之佞言我兵多敵決不來王疑而察之則承胤已密議投降乃與輔臣吳炳議由古泥幸柳州二十四日午後

王師忽至城南時守兵皆在城北倉卒不能支一戰而敗官民斫北關棄釜鎗而走王與兩宮倉皇出奔至二渡水車駕甫過而浮橋遂斷錦衣衛馬吉翔步從重賞覓小舟三宮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並載中宮嫡妹與王皇親母同輿出城竟不可蹤跡承胤初猶大言嗚嗚及乘輿出城遂迎降大學士吳炳奉命扈世子走城步既至而城已為

王師所據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傳作霖武陵人由鄉舉仕閩中大學士蘇觀生薦為職方主事監紀其軍觀生沒依何騰蛟於長沙改監察御史王在全州擢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尋進尚書從至武岡夙與承胤善故得驟遷及承胤將降作霖勃然大罵曰吾始以汝為人汝挾天子作威福惟所欲為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於死擁兵數萬饑餉十年平日誇謂天下莫當今議降真狗彘不如也承胤不顧



王師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肩又與偏沅巡撫傅上瑞勸之  
降作霖唾其面遂遇害妾鄭氏有殊色被執過橋躍入水  
中死同時殉難者吏部主事侯偉時公安人崇禎中進士  
與吳炳同被執不屈死長沙僉事趙廷璧內鄉人率妻古  
氏子燦子婦馬氏俱自盡布政司參議周峨劉佐荊州僉  
事邱懋樸俱遇兵死

明叛將劉承肩以我

天清兵追明桂王於古泥關參將謝復榮力戰死之晉迎扈總  
兵商邱伯侯性爵為祥符侯

初承肩逆狀已著皇太后刺血寫詔召駐劄古泥關商邱  
伯侯性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迎扈既聞承肩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李

以

師至復榮偕馬吉躬奉王及三宮斬關出相距三里復榮請  
王疾馳而身自斷後死戰與五百人俱歿於王家堡總兵

王景熙亦死之王徒步三十里體重足疲已瀕於殆性率  
兵奄至請王御小輦先發陳兵峽口承肩乃引去王已兩

日不食宮眷狼籍泥淖中饑無人色性供帳儲備王甚喜  
抵古泥晉封祥符侯承肩之降也移營及眷口至武昌後

以部將陳友龍中途反正常事疑承肩與通明年四月并  
其眷口皆伏誅

我

天清兵取沅州明偏沅巡撫傅上瑞降

上瑞武定人為武昌推官何騰蛟薦為長沙僉事騰蛟之  
集僚屬盟於長沙也以上瑞攝偏沅巡撫勸騰蛟設十三  
鎮卒為湖南大害性反覆棄騰蛟如遺武岡破遂降踰年  
金聲桓事起當事者慮其為變與劉承肩並誅死

我

大清兵克黎平明總兵蕭應 攷曰一死之

應武昌人以諸生為劉承肩坐營參將何騰蛟題為總兵  
官守黎平承肩令陳友龍招之降不從短兵接戰力竭自

劉死友龍遂盡劫騰蛟眷屬以去  
明王祥復遵義 攷曰楊在朱容藩亂蜀本末云七  
九月已亥朔明桂王次靖州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李

武岡之變楚中諸臣不知乘輿所在督師堵胤錫與巡按

御史熊 麟議立榮王 攷曰按明史榮憲王由楊龍子慈  
溪是王名慈炤也而東華錄載孔有德奏云榮王朱  
由楨豈慈炤死而由楨襲封歟由楨疑是由楊兄弟於辰

州寓書於前閣臣熊開元以中興元輔相期開元答曰今  
日所急在戰守不在立君乘輿所向未卜萬一或有參差

魯唐近轍何可再尋乃止

我

大清兵克清遠明兵科給事中陳邦彥指揮白常燦生員朱學  
熙死之  
邦彥之奔三水也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奉乃入清遠  
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精銳盡喪外無援軍城破常燦

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中見學  
熙自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戮事聞  
贈兵部尚書諡忠愍蔭其子為錦衣衛指揮初李成棟於  
廣州之圍俘敗卒械送巡撫佟養甲訊知謀出邦彥以輕  
兵襲其家執其妾何氏及二子和尹虞刀令為書以招邦  
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義不顧妻子  
養甲壯焉願以善遇李皇一杜璜之死於肇慶也邦彥之  
妻子始被殺焉

明川北總督李乾德以袁韜兵駐重慶

先是崇禎中川賊姚天動黃龍聚黨劫掠巡撫陳士奇令  
營將趙榮貴擊破之擒其渠魁馬超一斗蔴代天王等二

小腆紀年 卷十四

甲

十餘人姚黃走脫他徙而沔縣人袁韜因姦婦事發投響  
馬賊馬潮呼九思等繼姚黃而起獻賊之入蜀也乘勢據  
蓬州儀隴南部久之分為十二大隊歲饑以人為食

師破之於遂甯潮九思走死韜以餘眾歸樊一衛故巡撫李  
乾德者西充人奉命總督川北少遇異人授天書善占驗  
諸將中惟許韜與武大定大定亦小紅狼別部反正者也  
乾德欲與就功結二人為心腹適李占春等有湖灘之捷  
韜亦返闕入佛圖關取重慶奉乾德駐之

庚申明監國魯王遣兵復羅源又復連江

時海師破山鷺龍門高公諸島連破羅源連江於是長樂  
永福閩清諸城皆下

明南海諸生欽浩通於舟山事覺前南昌知縣劉暉死之

暉字公旦長沙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縣未赴而蘇州

破避居鄧尉山南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之

士二十三人以暉為首遊騎獲其書上之巡撫土國寶乃

逮暉不宥屈膝詰之曰爾反乎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

暉實不識欽也檻送金陵卒不辨時顧咸正夏完淳之徒

皆在獄中縱橫詩酒赴市同刑者三十餘人攷曰本劉  
公死義記

冬十月戊辰朔明桂王如柳州大學士瞿式耜疏請還蹕桂

林

王在沙泥潭何騰蛟率滇兵入衛大學士嚴起恒亦自萬

屯來會百姓獻雞黍土司獻金刀王慰勞之式耜遣人間

小腆紀年 卷十四

甲

道齋疏請由古泥還象州入桂林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

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返

蹕收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贛楚師出楚以恢武

荆且粵西山川形勝兵力人情俱有可恃既聞駕幸柳州

乃增將吏備餼糧車馬表請還蹕王諭曰西陲朕根本地

先生竭力守此異日國家再造先生功實多

明大學士瞿式耜再疏請還蹕桂林

師已定湖南南安侯郝永忠自永州退入桂林疑主客不相

容而式耜加禮撫慰永忠樂為之用宜章伯盧鼎亦至時

督師何騰蛟大學士嚴起恒御史劉湘客咸在桂林與式

耜議分地給諸將俾各自為守式耜疏言柳州猶鐘雜處

地瘠民貧不可久駐遠壤鄰黔粵南甯地逼交夷不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日以桂林為杓樞道路臣僚疲跼重繭以桂林為會極江楚民情以桂林為拯救之聲援騰蛟與永忠鼎璉分防住汛可圖恢復不聽

幸未太白經天

丁丑明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開於柳州桂王走象州鳴珂土司覃裕春子也與道臣龍文明相仇殺攻陷柳州文明走鳴珂大掠矢及王舟王倉卒南走會陳邦傅子禹玉以二千人送駕始復次象州

明兵部尚書張家玉與

大清兵戰於增城敗績死之

小腆紀年

卷十四

聖

王師攻博羅家玉走龍門募兵萬餘人分為龍虎犀象四營據增城李成棟以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眾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歎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徧拜諸將自投野塘死年三十有三事聞贈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諡文烈同時死者指揮靈璧安宏猷戰死訓導程鄉張治舉人張恂尹斌自縊死家玉之師林海與家玉同謀起兵者臨刑吟詩曰願積當年李侍郎遺言謝世報高皇獨憐一片忠精骨不死沙場死法場

我

大清兵取全州明守將王允成唐文曜守道馬鳴鸞皆降

耿仲明既破永州進攻全州王蔣二鎮禦之黃沙河失利師遂渡西河浦何騰蛟遣總兵何有奇援之不及城陷文武官皆降攷日本陽秋王蔣二鎮失其名

我

大清兵克辰州明榮王由楨死之

攷曰鄧顯鶴沅湘耆舊集載周督學二師圍於辰州均能以節義著詩湖南通志不載換此詩尚存其姓

我

大清兵克黔陽明閣部李若符翰林院待詔邱式耕死之

式耕字祈年沅州諸生善倡義團練禦賊有功徒步詣行在上書授翰林院待詔持節招勦鎮會若符駐黔陽喪

小腆紀年

卷十四

聖

衣大帶見我總鎮徐勇於辰州被執送武昌黔陽破若符死

世祖章皇帝命宥式耕而式耕志必死為文自祭云以汨羅之水首陽之薇致祭於邱君之神云云因被殺

命下已無及矣若符事未詳攷曰式耕見沅湘耆舊集此於時日不可攷姑以事夫之

我

大清兵入明興安白土關

明監國魯王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亨為戶部尚書沈宸荃為工部尚書余應為左都御史

明監國魯王召前廣東副使吳鏗為通政使

鍾謩字峻伯號解山學者稱為霞舟先生武進人崇禎甲

戊進士歷桂林推官南都授吏部主事抵南雄而金陵亡子福之以起兵太湖死鍾繼轉赴關中由原官轉員外郎痛陳國事時宰不悅鍾繼曰天下分崩資羣策偷恐不支尙欲拒人言邪隆武帝以鄭氏專恣欲往贛州鍾繼曰關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以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則全關震驚矣隆武帝不悅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關又亡遷跡海濱憤士大夫多失節因作十願齋說寄意致曰十願齋說一曰願其登科第再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官於西竺之三車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此錢肅樂疏薦鍾繼與故太僕卿劉沂春監國以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繼爲通政使初猶不起肅樂貽以書曰時平則

小腆紀年 卷十四

高洗耳世亂則美蹇裳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鍾繼亦翻然曰出固無益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乃就職疏言今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河者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臥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云聚兵十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請自後嚴加核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官則考其敕符監國是之晉禮部尙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從監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見諸監國人笑其迂鍾繼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模可以亂世而失教士邪時浙中遺臣盡出林嶠爲吏科給事中黃賓爲吏部考功

郎中

徐嘉曰同召者有劉沂春何以不書無所表見也自侍郎以下升擢既黜悉不書或以其人書或以其事有關大局也亦書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鍾繼嘗集眾朝忠義上自夷齊下迄遼國名曰歲寒松柏集爲客問一篇弁其首其說與通鑑紀年之旨相脗合也增錄之以告來者焉其畧曰客有問云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投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爲汲

小腆紀年 卷十四

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且用之而不柄用且懼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並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參養庸祿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夫况漢林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內尙足食邪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得不死之應之曰記曰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漢軍國事易曰介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

所能及也存吾志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汚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臣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暴亭之出壘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乃慨然而退

明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攻下福甯先是隆武帝殂於汀州其總兵官涂登華尙守福甯拒監國命中藻移師攻之登華欲降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錢肅樂曉以書曰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帝並在海上文陸並在舟中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况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守義方已盡也以言乎保身策未善也據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何計之左邪登華遂詣鄭彩降中藻兵盛彩心思之既受登華降使私人守之中藻愠不可監國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亦不聽

臣鼎曰不曰復福甯州何涂登華為閩中守將閩中亡而登華私守之與歸命

大清者異矣故不言復也登華降矣然則何以不言降登華降於鄭彩非降於中藻其實中藻攻之而後降也故歸功中藻也

省海寇入城稱監國魯將軍撫院等官十月十三日福安進士劉中藻來圍州城七閩月城中米價每石十兩後中藻於龍首山設松木為礮亂拋城內至次年四月初六日城陷州尹朱不服被殺中藻無餘登華事而如府志所云彩稱監國魯偽撫院云云不當有劉中藻未攻之事是彩棄而不守登華入守之又下奉監國詔故中藻攻之所謂州尹宋者蓋與登華同守之人府志因涂登華非我朝命官削不載宋州尹之有姓無名亦諱之也戲州志云中藻不知天命有歸抗拒王師是亂賊也謂魯忠義可乎特為削之云云是志書於當日中藻義兵事削者多矣附志之以見傳聞異詞

明監國魯王以前尙寶寺卿李向中為兵部侍郎巡撫福甯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調秀水大革漕弊內遷車駕司主事至淮上而國亡南都進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副使調蘇松甫至而南都又亡松江沈猶龍之起兵也向中預之兵敗走入浙入閩閩中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授尙寶司卿閩亡奉父母居海濱劉中藻招之同朝監國授是職即監中藻軍扼沙埕時兵戰屢勝而多不戢海上居民謠曰長髯總兵黥面御史鏡頭中軍有如封豕我兒交臂且死向中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中藻曰是為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向中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於中藻中藻曰汝今乃遇段太尉也自是軍士始敢向中在行間衣短後衣縛袴裙遍歷諸船加慰勞鮫人蜃戶勉以故國之說使量力輪助而無所掠福甯一帶依之如父云

明中書舍人陳世亨起兵復瑞安敗績死之

之正

有鄧藩理者與世亨以一族復瑞安援兵不繼被執不屈死

明魯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吏部員外郎林空起兵復福清敗績死之

汝翥字大歲福州人以鄉舉知沛縣天啓時緝妖人王普光黨有功以忤閹削籍歸南都授雲南臨沅道旋坐貶監國徵為兵部右侍郎總督義師其族人林空字子野崇禎癸未進士知海甯縣邑有妖人以劍術惑眾能緣壁走伏水中一二日不出聚黨千人聞都城陷將舉事空捕殺之杭州不守兵士乘亂鼓噪乞餉空罪其為首者而如所請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四八

以孤城不能存棄官歸黃道周督師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召還授吏部文選員外郎從扈汀州倉卒不能及號慟返匿山中是時郡邑起兵擁之為主空別其父曰兒當死久矣作令城不守當死扈駕事不終當死若再苟延恐以不令之名貽父母羞乃易履負戈襍旅徒中攻福清身被數創猶勒兵戰中流矢死汝翥被執服金屑死空之友人葉子器者掌營中記室事被執使作書招空子器乃揮絕命詞與之亦被殺

明朱成功頒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歷於海上

時道阻未通粵中也從大學士路振飛會櫻議仍稱隆武四年頒應用文淵閣印鈐之

攷曰順武集有詩舍人家見東武四先應詩舍人振發

長子澤溥也東武四先蓋隆武四年之隱語也

明監國魯王頒監國三年戊子大統歷於海上

朱成功於監國修寓公之禮而不稱臣錢肅樂奏頒監國三年歷而成功稱隆武四年如故於是海上遂有二朝肅樂嘗與成功書獎其忠義勉以恢復故成功不為忤監國始愧歎知前此肅樂貳心於閩之謗為誣也徐肅曰大書頒歷何粵中有君而海隅二朔易有之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十一月戊戌朔明桂王在象州

大清兵進逼全州明督師何騰蛟督諸軍禦卻之

小腆紀年

卷十四

四九

時瞿式耜與何騰蛟嚴起恆曉夕籌畫調和主客集郝永忠焦璉善於神前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與滇鎮總兵趙印選分路駐全

王師自湖南來騰蛟督諸軍分戰大敗三王兵斬級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閣道亘三百里

王師始退駐湖南

明桂王如南甯道阻不果遂還桂林

天兵再逼梧州王欲自象州往南甯為焦璉亂兵所阻諸臣皆微服行馬吉翔左右御舟遇淺水輒力挽之王為之揮淚乃分遣王化澄吳貞毓龐天壽護三宮往南甯而與馬吉祥迺十八灘返桂林逾月三宮達南甯以府署為行宮供

帳草草方移入時有惡少逼視語出無狀者中宮命執付有司竟以訛傳告免焉

明朱容藩使李占春襲袁韜營執李乾德不克

是月容藩率李占春至重慶會李乾德諷其推戴已乾德

若不解者而禮復不相下適長至行朝賀禮袁韜自賊中

來素不知禮與容藩同班拜舞容藩怒占春尤不平容藩

命占春襲韜並害乾德是夕乾德坐船屋仰視星氣覺有

異咄咄謂此主急兵走匿崖谷間頃之占春襲韜不克搜

乾德船止一妾一女乃大驚韜聞恐乾德之亡也大哭既

迎致即大喜集兵與占春相仇殺數戰不解容藩走涪州

移書川南總督楊喬然巡按錢邦芑請為兩營解釋占春

小腆紀年

卷十四

辛

亦歸乾德於是韜與武大定駐重慶占春營涪州之平

西壩于大海營忠州之花凌河為唇齒容藩不得志於韜

乃私鑄錦江侯印送王祥求其以兵應占春

韜由乾德構難此山蜀人惡乾德之殺楊展而凡構難之事皆歸咎乾德實與情事不合楊在朱容藩亂蜀本末咸此中極分明祥以兵出綦江與韜三戰不勝退駐南岸思

今據以為正占春大海之盛而欲為好於袁也許請占春議事伏兵洗

之守者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夜歸其壩上營祥既

失占春而又為韜所持軍無糧殺馬而食於明年四月回

遵義

十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己巳明桂王至桂林

瞿式耜與靖江王亨歎及日當是亨嘉郊迎王念式耜功

高賞薄慰勞備至上殿賜坐以比諸葛武侯裴晉公先是

司禮監龐天壽奉敕催兵久在桂林王坤既被承肩遂復

入自武岡王之幸柳幸象票擬皆錦衣衛馬吉翔手也式

耜勸王攬大權明賞罰親正人間正言五鼓肅衣冠而起

黎明入閣夜分始歸視王動靜王不食不敢先食猶孝子

之事嚴親也各路奏使計道路遠近給口糧四方蠟表川

數至遠人亦以桂林為歸

明何騰蛟督師全州

郝永忠兵與城外團練兵相惡大掠水東十八邨瞿式耜

歎曰勳帥異懦觀望詎非朝廷之處置無以服其心邪及

小腆紀年

卷十四

辛

騰蛟出督師兵益齟齬焦璉走平樂郝永忠壁興安式耜

自咎曰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以輯和勳鎮之心在

內在外兩無所得仙仙倪倪搏手奚補哉及日本劉淵

明御史李長祥主事王翊華夏屠獻宸評事王家勤推官楊

文琦董德欽生員杜懋俊施邦炳謀襲甯波不克夏獻宸家

勤德欽懋俊邦炳皆死之

江上之潰浙東士大夫之樹義旂踞山寨者御史李長祥

之東山寨職方主事王翊之大蘭寨都御史張煌言之平

岡寨御史張夢錫之大皎寨諸生杜懋俊施邦炳之管江

寨都督章欽臣之仰山寨為最著主事華夏評事長祥推官

楊文琦善翊大理評事王家勤善懋俊邦炳而評事董志

甯故與夏文琦與於六狂生之禍者也密為恢復計奔走聯絡諸寨同軍事屠獻宸推官董德欽營招軍輪船為我海道中營游擊陳天寵仲謨所識屏左右告之曰我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閣部垂死遺言屬我輩必無負明心實勿忘願無所措力今觀公等非條碌者且往來蹤跡亦畧有問願勿疑當効死力遂從衣領間出閣部遺牒示之曰曰城下有營兵等縛兵備使以應獻宸德欽則大喜用少牢祀閣部於密室以盟與盟者夏家勤文琦陳仲二將也已而錢肅樂謝監國於長垣海上諸軍連破閩海州縣且逼福州

王師之備浙者撤以備閩志甯與夏密計謂此可乘之隙也將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事

以舟山之師會翔軍下甯波而已以翻城應之復連長祥軍下紹興則監國故疆可復乃入舟山乞師於黃斌卿不應憤而歸未幾慈谿有大俠以馮侍郎京第書往來海上事洩牽連捕夏入獄家勤悉力營救出之旋復請長祥於東山長祥曰吾於會稽諸城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張軍勢夏曰海師不足用也長祥曰此間人以海師為望可因其勢用之強夏再入舟山會京第亦在坐力贊之斌卿曰我軍弱中士之助我者究得幾何夏慨然應曰甯道已定發不待時何庸以寡助憂將軍至蛟關有范公子兆芝嘗以徐給事李遠柴樓師會可六百人至鄞江揚推官文琦嘗以王職方謝大蘭師會可千人王評事家

勤當以施公子邦焮管江師助可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蛟師助可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為內應可千人至慈谿馮職方家植當以子弟親兵會可五百人至姚江則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遲於東山之寨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三百人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甯山之師會可二千人若急移小暨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千人將軍以此眾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憂斌卿未之信夏益恨語激之斌卿奮拳相向曰吾今聽子倘諸軍爽約則取子肝以餉軍然特強許之而終無出師意無已廢然歸復令文琦往丐京

小腆紀年

卷十四

事

第等益勸斌卿文琦入日期既屢失事且壞今監司而下送直指入天台其虛可乘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紹興斌卿乃諾之夏與文琦家勤飛書發使諸寨響應未發而又為降紳謝三賓告變三賓初欲殺六狂生自度為清議所不容及再降益決裂刊揭四布自言前此歸命之早後為王之仁所脅今幸復得反正見天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微功以計賺取夏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遂告之大府密調慈谿兵襲大蘭翊走四明山中調姚江兵搗東山長祥部下曉將章有功力戰死長祥走奉化家勤見事急奔管江避者踵至施邦焮最遲者首與杜懋俊鳴鼓據寨令死士衛家勤入



海乞援我鎮將常得功舟師扼海口而分軍抵管江懋俊  
據險關三日矢石如雨夷傷殆盡塞陷猶率家丁力戰中  
矢如蝟傷重倚牆斃屍不仆者三日其仲父兆苗被縛斫  
其首十二刀而後墜邦焮自焚其營拔佩刀自刎死家勤  
於中途被執與華夏楊文琦楊文璣署獻宸董德欽同下  
獄直指使令知府大陳刑具究黨與家勤瞠目無一語夏  
慷慨曰心腹腎腸吾同謀也三拷之終不屈方邏騎之四  
出也文琦與其弟職方主事文琮御史文璣都事文球謀  
諸野或勸文琦逃文琦曰吾臨難而逃且將陷父於危然  
借死無益吾力任之弟輩可入閩也文璣不可乃獨舍文  
球變服走文琦就訊但言文璣不與謀請釋之養父而自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李四

請邀死與夏家勤獻宸德欽同就辟所謂五君子翻城之  
獄也或曰五君子者夏文琦邦焮懋俊家勤也而邦焮懋  
俊與其仲父兆苗亦稱為管江三烈楊文璣得釋歸三官  
復構之乃復逮辟文琮以通海上趙彪事死文琦以福甯  
之不守與閣部劉中藻偕死世又謂甬上楊氏四忠云長  
祥翊煌言夢錫志甯終事見後夏字吉甫貢生以倡義功  
監國授職方主事家勤字尚一與夏同學齊名授大理評  
事邦焮都督翰之子以武世家而為文諸生懋俊字英侯  
邦焮之散財募士也懋俊實左首之獻宸字天生德欽字  
若思嘗參孫嘉績熊汝霖軍獻宸授車駕主事德欽授監  
紀推官自夏以下皆定海人歿日參差遺諸書亦謂此也  
子年事而細按時事乃以海

上兵通福州官兵撤備而汲汲為是謀且王翊兵敗入閩  
明山中於戊子春再出破上虞守杜春是翻城獄乃丁亥  
年事行朝錄繫之是年十  
二月當得實也今從之

小腆紀年 卷十四

李五

鎮甯宋左夫光伯  
奉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科  
參校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四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戊子我

大清順治五年春正月明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海上朱成功稱隆武四年

丁酉朔明桂王在桂林

以朝臣星散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在閩安鎮

元旦朝賀畢監國問閣臣熊汝霖曰先生有佳兆否對曰

臣夢道士羽衣踰躡揖臣贈以詩末二句云可惜忠臣一

片心付與東流返故鄉監國默然尋改云堪羨忠臣百折

心喜遂澄清返故鄉汝霖頓首謝未幾而遇鄭彩之禍

小腆紀年 卷十五

明遣大理寺評事朱宿垣諭廣西左右兩江及雲南土司勸

王

宿垣所至諭以大義土司感激願效命復命遷江西道御

史

明論全州戰功晉何騰蛟定興侯太師上柱國兼兵部尚書

趙印選新甯伯胡一青與甯伯焦璉新興侯周金湯熊兆佐

馬春麟等予掛印有差

明四川總督樊一蘅巡按御史錢邦芑奏請將收復功晉一

衛太子太傅戶兵二部尚書擢邦芑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封楊展華陽伯王祥基江伯諸將進爵有差

時一苗再駐江上為收復全蜀計疏列善後事宜及請將

功狀邦芑亦奏四川全省恢復攷曰紀畧謂邦芑疏報四

十餘縣無論邦芑奏報虛誣且四川亦無百川全省恢復九州一百三

三十縣此由載筆者得之傳聞故種種荒謬故有是命其

實全省分崩離析號令各擅一蘅所保者敘州一府而已

袁誦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

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子城侯天錫據永甯馬應試據蘆

衛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據松潘曹助據洪雅

又巫山之劉體純鄭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衛

之王光興皆著其姚黃諸家如王有進呼九思景果勒

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據夔州夾江兩岸

莫可稽考總所謂夔東十三家也而李自成之餘孽袁宗

第賀珍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自廣西南甯竄

小腆紀年 卷十五

入巴渠巫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顧皆永曆年號託名恢

復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蠶為名凡吏胥之有

聲者糾眾擒之或投之水火甚則斃食其肉紳士家奴

悍僕戕滅其主深山大谷中豎寨柵標旗幟以人為糧丙

戌丁亥連歲游饑是年尤甚米一斗二十金蕎麥一斗七

入金有持金珠而餓死者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城中

雜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鋸牙族居利刃不能攻多猛獸

形如魍魎饕餮穿屋顛踰重樓而下傷人斃即棄去亦不

盡食也荒城遺民百十家日為虎所暴有經數十日而一

縣之人俱盡者鬼魅白晝出現與人爭道如是者十餘年

軍以爲獻賊復至也驚走上山步如飛追之及十年後猶有見之者其身皆有毛云

明封趙榮貴定隨侯

榮貴亦川中將時以保甯來歸

明以監軍事詹天顏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北

天顏永定人宋光伯謹按縣有詹公祠詹大中丞坊亦載縣志

生起家爲松潘同知嘗與副將朱化龍擊斬獻賊僞將王

運行復龍安茂州時川北報快定命天顏巡撫順慶潼縣

明以總兵皮勛守平溪

癸丑明魯鄭彩殺東閣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伯鄭遵謙

時國事皆決於彩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

小腆紀年 卷十五

霖稟擬恆右瑞彩積恨既而鄭遵謙與彩等爭洋船汝霖

自閩安至瓊崎休沐元夕熊鄭兩家相問遺守將李茂與

汝霖奴有隙遂以合謀告彩使其眾破門入執汝霖並其

子琦官甫六齡全家沈諸海中遵謙聞之心不平彩乃詐

撲部將吳輝兮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鴻遠遵謙過輝船送

之被掄輝既擒而懸伏船底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所養

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孟黍哭奠汝

霖卑蹈海死遵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倡也嘗以殺婢下獄

遵謙以千金出之慟夫之死來縈像彩每祭必寸斬以侑

食彩聞又沈之越十一年己亥秋彩坐廳事見汝霖遵謙

擁兵入爲仆七孔流血死

癸亥降將金聲桓以南昌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聲桓舊隸左良玉軍夢庚之以所部三十六營降也諸將

相率北去聲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効我英親王阿

濟格令以提督撫勦總兵銜掛討逆將軍印聲桓遂自九

江傳檄下南康南昌尋授鎮守江西總兵遣副將王體忠

破建昌袁州萬安體忠副將白旺之部將也自成死體忠

刺旺以降兵既強又不肯雍髮聲桓結其左右王得仁誘

體忠至都察院殺之其部衆大噪與聲桓兵戰於南昌城

中民居盡燬得仁撫定之乃以得仁爲副將得仁驍勇

善戰軍中所呼爲王雜毛也以次定撫州饒州吉安廣信

小腆紀年 卷十五

江石悉平惟贛州未下聲桓自以不世功疏言臣原銜提

督撫勦今更爲鎮守體統迥異請如原銜賜敕印節制文

武便宜行事

皇帝以所請旨昧不許

命還其孥

或曰聲桓爲明總兵時與王師戰於順兵既克贛

州旦夕望封侯不得敘錄亦不列得仁銜二人氣索巡撫

章于天遇之偃目勒賄無厭心益鞅鞅丁亥秋有公燕席

地賓饗罷文吏皆上坐而聲桓得仁坐於外得仁有忿色

于天顏之笑曰王把總欲反邪二人恥且恨得仁所居爲

宜春王第嘗於後堂張樂自著明衣冠令優人演郭子儀

諱聲桓故奪有計之於我巡按董學成者學成揚言將奏

聞而陰遣人求重賂兼乞其侍兒得仁恐以待兒予之居  
家狀更泄撫按並力持之誅求累億得仁怒裂眦堅勸聲  
桓速舉事幕中客某詭言隆武帝未死在五子寨命客往  
探之客即假以敕命封聲桓鎮江公得仁維新侯二人大  
喜過望是年正月于天以搜括富室莊田率數十騎赴瑞  
州得仁告聲桓曰此非為括金其將贖撫會議不利於我  
邪適聲桓妻子已自都還因集將士密議書約山東河南  
刻口並舉得仁出建昌合揭重熙余應桂諸部或謂得仁  
曰聲桓疑而詐脫有中變而公願居外也不若坐據官門  
仗鉞投袂為必不可過之勢以脅之彼必不敢不從但貴  
神速耳於是得仁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巡按官

小腆紀年 卷十五

廡時二十六日壬戌夜漏下已三十刻翌晨得仁擐甲縛  
學成至聲桓所大聲言奉詔恢復聲桓唯唯未及答得仁  
即起而割其髮以令箭傳示諸營悉剪髮出諭安民稱隆  
武四年凡軍民之戴纓帽者輒射殺之一時城中棄帽如  
山即日縊殺董學成及副使成大業禽章于天於江中迎  
太保姜曰廣入省為盟主傳檄遠近全省復歸於明惟贛  
州不下初聲桓少時嘗師事維揚僧惠宗僧捐其臂曰勉  
旃二十年後江右福王世人盡變紅頭蟲此其侯已後  
師帽著紅纓聲桓得建牙江省益信禮之僧每勸其改圖聲  
桓意遂決云

臣鼎口紀年一書遵

純廟聖諭暨

欽定郵誼攷之義例自文武大吏以及草莽之臣惓惓不忘故  
國者表而出之而如金聲桓李成棟之流方其創戈故主  
既無不狃存魯之心既已投鉞

新朝又忘豫讓國士之報視君父如傳舍刈人命如草菅此輩

之內又足食邪直書為叛而不復以反正之義相假借者  
所以誅亂賊之反覆而明臣子之大防也

明前大學士朱繼祚起兵會魯同安伯楊耿復興化

繼祚莆田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天啓中與  
修三朝要典崇禎初官禮部右侍郎南都起故官未赴闕  
中召為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隆武帝遇害奔還鄉里是

小腆紀年 卷十五

時監國在闕安鎮鄰境州縣多下繼祚亦舉兵應之與同  
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守城監司彭遇颺故南都御史也令  
將士出戰已即登陣易明旗幟守將見之不敢入遇颺遂  
開城招繼祚入守之

二月鳳陽地震

我

大清兵攻平溪明總兵吳尙慮等死之

孔有德之前鋒統領線國安遣降將出起鳳攻平溪尙慮  
率副將三人 攻日三人 逆戰皆敗死

我

大清兵克永甯寨明貴溪王常流 放日貴溪王榮莊王庶六子  
自載項後無敢常流其孫屬

也也總兵項登韋放日東華錄或臣傳皆作向登位者蓋皆死

之

明崇陽王放日世表無崇陽王此其南渡後所封攻黎平敗績

崇陽王率苗兵十二營攻黎平為降將陳友龍所敗諸營

俱潰獨興化土司迎奉國將軍暉奎入寨以兵千人守之

寨破暉奎死之

丁亥明郝永忠大掠桂林桂王山奔

永忠與

王師戰於靈川敗績奔還桂林左右近臣勸王幸南甯翟式相

曰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遠使九

五露處邪播遷無甯日國勢愈弱兵氣愈不振民心皇皇

小腆紀年 卷十五

復何依近臣倉皇色變式相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天威

咫尺激厲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為上策桂危

柳不危乎今日至桂明日不可至南太平反復千言王曰

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嚴起恒請侯明晨再議五鼓式相

進御用銀三百兩而乘輿已發矣先是焦璉遣人謂式相

曰強敵外逼姦宄內訌勢不能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

城俟賊乏食統兵四面擊之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為保障

以梧為門戶協力守之事可萬全式相以治兵相攻為不

祥且虞敵騎搆虛不聽至是時趨出送駕永忠以兵遮之

不得行掠胥中冠服圖書咸盡式相裸而坐家人以何督

帥命道之登舟永忠乃縱火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

日中滇營兵亦自靈川撤入城煙火高於樓櫓式相舟泊

城外三里之樟木港刑部侍郎劉遠生放日遠生即廣府

之蓋初名廣府後改今名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

劉湘客皆至謂兵變倉卒請下平朔催焦璉兵入援檄遠

近無內恐檄紳士毋為疑難髮檄一吏入城息州火收倉

儲毋為亂人所盜舟至豆豉井人民舍草檄明日以小艇

入城廡舍零落屍臭烟薰乃暫駐陽朔而檄檢討蔡之後

評事朱盛濂僉事邵之驥先入城賑貧民殮太元屍掃街

衢以定人心

辛巳鎮江地震

癸未金聲桓攻贛州

小腆紀年 卷十五

初聲桓與王得仁頗相得歸明後各自為功金之族人皆

得為都督幕客黃人龍為總制得仁之妻弟黃天雷為兵

部侍郎各開幕府門趨如市是月朔得仁率眾取九江容

胡澹進言宜乘破竹勢直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易舉建

業舉而竟豫響應更引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得仁以

澹謀告眾皆主之人龍不可曰贛州居上游文武重臣俱

在宜先取之不然且擬我後妾曰廣亦言甯庶人起兵不

破贛卒貽後患我湖廣提督羅錦繡恐聲桓兵趨楚欲先

敵之於贛州觀勝負為向背貽之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

思公創舉非常天下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

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

乘其後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聲桓然之  
率兵圍贛以宋奎光守南昌  
徐鼎曰不曰明金聲桓何不與其為明臣也  
乙酉我

大清兵取全州明中書舍人周震守備孟泰死之

初武岡之失也中書舍人周震居全州集文武將吏盟於  
神誓以死拒條上城守事宜即擢御史充監軍

王師既逼諸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眾怒殺之泰本州人仰  
藥死妻子皆自殺我定南王孔有德遂取全州

明詔何騰蛟入守桂林我

大清兵遂克興安之巖關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九

時騰蛟自守巖關及奉詔守桂林

王師遂克興安破巖關軍士死者萬人興安總兵三人攷曰三人失其名及副參游以下四百人皆死之

辛卯白虹貫日

明監國魯王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

肅樂四疏力辭不許乃與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時鄭彩  
連害熊鄭逆節大著肅樂每日繫船於王舟之次票擬章  
奏封進後則牽船別去彩之使人守福安也劉中藻與之  
爭彩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刺得之恨甚以為  
樹外援圖已朝見之次輒故誦書中語肅樂有血淚至  
是憂憤交至每入見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淚昔人所說臣

今亦不能禁監國為之潸然

三月丙申朔明世宗何騰蛟入桂林

焦璉自平樂至楚鎮周金湯熊兆佐滇鎮胡一青先後統  
兵至軍勢復振

乙巳明桂王如南甯命大學士嚴起恆王化澄入閣起恆兼  
吏部尚書以龐天壽掌司禮監加南甯守道趙臺巡撫銜

隨駕者止嚴起恆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科臣許兆進吳  
其雷尹三聘洪玉鼎洪士彭數人而已攷曰本粵事記蕭琦江西人崇禎丁

丑進士趙  
臺北京人

戊申我

大清兵攻順慶

小腆紀年 卷十五

十

安南國入貢於明

庚戌明開選南甯

時君臣資斧乏絕嚴起恆懸示通衢廣為開選二十四土  
州檳榔鹽布諸賈及土樂戶皆註仕籍假府學明倫堂為  
公座蒞任地旗幟軒蓋僱僕磨折日以百數贊禮生為之  
驕貴

丁巳我

大清兵攻桂林明督師何騰蛟率諸軍禦卻之

自郝永忠亂後

王師疑桂林空虛直抵北門騰蛟督將校分三面出胡一青以  
滇兵出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以楚兵出榕樹門騰蛟自

與焦璉出北門戰未合璉奮臂顧左右曰璉為諸君破敵  
橫矛直奔我營我兵圍之矢如雨下璉左右衝擊勢如游  
龍我兵合而復散者再撫粵將軍劉起蛟亦大呼殺人與  
璉合擊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胡一青從東至騰蛟撫其  
臂曰兒好為之一青應聲躍馬馳擊一青短小便捷馬上  
騰躑如飛能標槍取人數十步外百發百中每乘馬必剪  
其鬃

王師認為牛輒相戒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一青與璉合兵  
再戰金湯兆佐橫擊之璉標下趙興白貴殊死戰

王師大奔追二十里大帥獲乃北渡甘棠去時三月二十二  
日丁巳也瞿式耜郵死事家為壇祭之焚白貴屍得箭鏃

小腆紀年

卷十五

數升騰蛟乃列營榕江

戊午明延長王識錄放日明史世表太祖慮子孫命名重複  
為一世肅府有曉祿百真弼稱神識烈忠云云延長王神封  
於萬曆年襲按世系字識錄當是神封之子襲封年月日則  
不可攷耳南渡起兵蘭州不克死之後諸王類如此

獨人米喇印丁國棟據蘭州擁立識錄我總督喬芳提  
督張勇會師擊敗之是年五月識錄被擒於馬家坪死之  
喬芳勇皆降臣也

明晉荆江伯張先壁為侯

明瞿式耜復諸鎮全州

明瞿式耜檄廣西巡撫魯可藻復梧州

王師向江口之變北旋式耜檄諸路進取舊例東撫稱制兼粵

西撫稱撫可藻自署銜兩廣瞿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  
署撫軍徒貽遠人笑疏正之

明周鼎瀚免

當武岡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劉承胤入直式耜司票擬  
曰王沂公云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白謝免  
已而鼎瀚擅假式耜曰不謝免而擅假毋乃不可乎疏論  
之

明賜瞿式耜銀幣金圖書

桂林兵火之後監司府縣俱散式耜撫循收拾治簿書誠  
職守措兵餉疏達行在候天子三宮起居王聞式耜在大  
喜璽書旌美賜紗段銀兩式耜念南甯蠻鄉不可久踣為

小腆紀年

卷十五

王清華道朝政有關必馳疏論諫嘗曰臣與皇上患難相  
隨休戚與共原不同於諸官一切大政自當與聞朝議可  
否眾指所歸本亂而求末治未之有也王褒納之

大清兵攻潼州綿州

明以禮部侍郎朱天麟為禮部尚書尋進東閣大學士

天麟字游初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授饒州推官攝屬邑  
有聲考選授部曹請官為之稱相比臨軒親試改翰林院  
編修奉命祭淮抵山東而京師陷關中提督事署國子監  
事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廣東聞汀州變走廣西入安平  
土司王之任武岡也以禮部右侍郎召辭不赴具疏請王

白將為先鋒倡率諸鎮毋坐失事機是時擢禮部尚書拜  
東閣大學士又白請親率土兵畧江右不聽乃趨朝入直  
明陳邦傳自請世守廣西瞿式耜疏止之

邦傳之子禹玉自恃迎駕功欲得南甯添設巡撫趙臺素  
得土司心不之讓治兵相攻邦傳在潯州自請世守廣西  
如黔國公故事式耜駁之曰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為聖  
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取食一省輒曰獨擁耄老臣所  
哉

明進呂大器為少傅督西南諸軍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王應熊卒於畢節衛以大器代督師按部至涪州蕩寇將  
軍李占春來謁以為可用深相結因欲遍觀諸將能否人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事

遵義王祥具橐鞬迎甚恭大器知其無能為太息謂李乾  
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好殺祥尤庸懦不足仗蜀  
事尚可為乎一日於石柱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鬱鬱疽  
發背卒

明前兵部尚書周損安慶知府傅夢鼎潛山典史傅謙之等  
奉石城王統錡起兵六安敗績皆死之

致日統錡前在石城  
王宸浮於嘉靖二十七年無子除統錡蓋其庶也諸書  
云石城王統錡者國雖除而民間猶以祖宗之爵稱之

廬州有馮宏圖者謠言史閣部未死假其名召眾遠近信  
之是年春攻英山霍山六安州皆下之大江南北欣然謂

閣部尚存也未幾敗沒無為州吳光亡巢縣葉士章皆以  
內應受誅於時英霍間義旗雜樹有寨主洞主之號其四

十八所周損麻城人崇禎癸未進士授饒州推官行取御  
史

王師入江西損走福建隆武帝授兵部尚書歸家與猶子羽儀  
練鄉勇知宗室石城王之孫統錡立飛旗寨乃率卒數百  
人馬數十匹歸之夢鼎貴州人以選貢官泗州教諭獻禦  
寇策擢鳳陽同知遷安慶知府城破走潛山踞皖澗寒謙  
之故潛山典史又有桂蠟者都陽諸生義堂和尚者故公  
安貢生偕歸統錡事敗皆死之

明魯職方主事王翊復起兵四明山

翊字完勳號篤菴少孤不善治生業弟翊以耕讀助之補  
諸生好談兵見時方多難思自効畫江之役王正中薦之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事

監國授職方主事以軍事屬之江上破黃宗義引殘卒入  
四明山結寨山民攻之時翊方走海隅

王師購之急囚其弟翊以招之翊與幕下諸生皆不屈死翊泣  
曰是真不負完勳家也既與屠獻宸華夏等謀襲甯波不

克乃以所募眾入山是年春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  
王師由清賢嶺入敗翊眾於丁山屠四百人有孫說者中流矢  
死屍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中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翊

合軍杜魯山民之團練者導

王師攻破之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  
依威遠將軍天台洞主俞國望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  
也北兵雖健吾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為導



彼安敢行險地如枕席乎吾卒雖殘破團練尚有餘力遂  
自天台至四明擊散團練者隨道收合得萬餘人而京第  
亦出明年己丑春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告山中父老曰前  
此諸將橫擾激變今我軍足爲是山衛而一無所擾倘念  
敵國其許我乎遂結寨於山之西北境曰大蘭山號大蘭  
洞主當是時浙東千里之間山寨鱗次蕭山石仲芳會稽  
王化龍台州俞國望金湯吳奎明奉化袁應澎浙西之湖  
州柏襄甫等亦應之其餘小寨支軍不下百數然皆招集  
無賴不能不從事鈔掠惟張煌言軍平岡李長祥軍東山  
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則皆且耕且屯不擾於民  
而又單弱不如翊雄翊於山中設五營五司五營主軍翊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五

統之五司主餉慈谿諸生王江主之江字長升善會計量  
富以勸履畝而稅兵無盜糧翊信賞罰衆大悅服四明之  
有訟獄者不之官而之大蘭四明二百八十峯之租賦亦  
不之官而之大蘭胥吏無敢下鄉派兵則遠伏眺望列城  
畏之若老羸當道城門書閉如是者數年

我

大清兵克興化明東閣大學士朱繼祚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岵  
知縣邵廷諫皆死之

朱字方侯嘉善人崇禎癸未進士嘗爲史閣部監紀推官  
閩中授御史監國以爲參政分守興泉城破緋袍坐堂上  
被髮冠字小眉莆田人以進士知吳江縣閩中授給事中

廷諫杭州人知莆田縣城破皆自殺

我

大清兵克建甯明鄖西王常潮守將王祁皆死之  
祁巷戰不勝自焚死

我

大清兵取福建明永福在籍給事中鄔正畿御史林逢經長樂  
在籍御史王恩皆死之

正畿字鴻原逢經字守一俱投水死恩服毒死妻李氏殉  
之自監國入閩先後克獲建甯邵武興化三府福甯一州  
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至是我

大清調兩廣江浙之兵三路進討所得復盡失僅存甯德福安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五

兩邑而已

夏四月 明閏三月 丙寅朔明元子慈烜生冊爲太子大赦  
行朝錄載爲四月乙未朔日事蓋宗義得  
之傳聞又以閏月而誤也茲從行在陽秋  
臣肅曰是年我

大清閏四月而劉湘客行在陽秋黃宗義行朝錄木拂甲行日

注俱載明歷閏三月

天命有歸盡閩何數然紀明事而棄明歷非史法也故以分注

紀之

明曆式報進入箴

式報以經筵不御無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筵進之

乙亥降臣李成棟以廣東叛

大清復歸於明

成棟初為史可法部將守徐州

王師南征率所部降貝勒博洛征浙江成棟分徇太倉嘉定南匯上海投鎮守吳淞總兵官下崇明荆本徹竄入海從征福建定邵武汀州漳州順治三年十月貝勒承

制以總兵佟養甲為兩廣總督成棟署兩廣提督合軍征廣東所向克捷成棟收繳文武印信五十餘顆而取總督印藏之既敘功養甲授總督兩廣假便宜而成棟僅授提督銜疑養甲抑之怨望形諸詞色愛妾張氏陳子壯之妾也成棟豔而納之年餘不歡偶演劇張氏見之而笑成棟詰之氏曰為見臺上威儀觸目相感成棟遽起著明冠服氏取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七

鏡照之成棟歡躍氏察知之因慙恚焉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時成棟眷屬猶在松江故言及之氏曰我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死成棟大哭曰女子乎是矣拜而殮之嘗遣部下載寶入京將行賄過江西地已歸明扼之不得通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僉生猶擁舊卒為復仇計成棟益懼一日與署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盾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因國難歸

清

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敗必有中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憫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邦傳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始可知也又聞新天子

在粵西龍表酷似神祖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為忠義議遂決池州有胡奇者故從養甲辦事授南雄知府襁職開往密知之以告養甲養甲不之備會贛州告急養甲撥藩庫餉八萬令成棟往援之彭年故遷延不發以激怒軍心成棟又潛招花山羣盜縱火焚野呼聲動天地給養甲曰贛州早暮亡而此間土寇深五嶺且不保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俟治軍再勦養甲故知其不可而無如何勉出示許士民復冠裳成棟則密製大旗遣人掣總督旗而以新旗易之宣言曰總督降矣用所藏明總督印奉永歷朔遣投誠進士洪天摧潘曾緯李綺齋奏赴南甯迎駕時陳禹玉趙臺相仇殺人心皇皇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七

午聞成棟反正驚疑百端天摧等力陳成棟忠誠且述金聲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諸臣在粵者爭往迎駕成棟遮止之惟耿獻忠在梧州得先輸款焉

癸未明荆江侯張先璧復靖州遂復沅州

我沅州道戴國士即前誑陳泰來者也以沅州叛歸於明先璧題授右僉都御史巡撫偏沅

明召前四川巡撫毛芝瑞為吏部侍郎

劉承胤之在武岡也芝瑞嘗力折之幾被害走廣東病踰年知養利州黃嘉卿以書迎之移居萬年城時以吏部侍郎召拜命遂卒

明前吏部員外郎華允誠被執至江甯論降不屈死之

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元年起  
營繕主事進員外郎調兵部職方員外郎是時溫體仁在  
內閣閱洪學在吏部兩人相表裏謀逆案允誠上三大  
可惜四大可憂疏奉旨再詰責允誠據實陳奏舉朝共危  
之僅奪俸半年尋終養歸南都起驗封員外郎署文選司  
事蒞官十三日見高宏圖徐石麒先後去位即引疾退南  
都亡屏居墓田時有訐其不難髮者逮至江甯滿漢各執  
事並以緩言款之允誠直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  
在天允誠髮不可難身不可降賦絕命詩遂見殺年六十  
一放曰絕命詩有渡江一律云視死如歸不可移魂從  
此世先朝數莖白髮應難沒一片丹心豈易消世傳有  
遺依海岸天祥無計挽江潮山河從孫尚濂字靜觀亦以  
漢漢長留恨惟有羣鷗伴寂寥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五

不難髮同日死僕薛成閩主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訃  
至僕宋孝號哭觸階死

徐肅曰聞之汪有典云公從高中憲得主靜之學觀其從  
容就義不負師門斯乃為君子儒哉公臨難時謂尚濂曰  
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鉞  
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蓋公之見道分明如此視  
夫計無復之引決自裁者異矣

閏四月 乙未朔明遣吏部侍郎吳貞毓祥符侯侯性  
勞李成棟軍封成棟惠國公佟養甲襄平伯杜永和江甯伯  
成棟督軍董方策宣平伯郝尙久新泰伯張月博興伯  
可武陟伯

明以晏清為吏部尙書

時有沈原渭者再齋成棟速駕之奏至賜宴殿前加右副  
都御史於是羣臣伏處者爭出晏清至白田州張鳳翼以  
兵科兼修撰張佐辰掌文選司張扶綱掌考功司董雲驥  
為行人潘駿觀為職方郎中王渚為戶部主事張起王者  
友朱士焜以原官考選又有考貢之旨郝師巫帝能提管  
書字者投呈就試章服錯亂或補鶴而帶銀或帶金而補  
雀官不如其帶品不如其服新創朝廷漫無等威論者咎  
嚴起恆焉汝日本粵事記原明吳江人晏清黃岡進士佐  
辰扶綱資州進士鳳翼庚辰進士雲驥松江人  
舉人者友南京人焜靖江人皆貢生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甲申我

大清兵取明潼州

丙戌我

大清兵取明綿州

辛卯明督師何騰蛟復全州

降將陳友龍以武岡州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我

大清兵圍南昌金聲桓王得仁皆引兵還

聲桓圍贛州我守將高進庫固守聲桓愛其才令軍士勿

放隊增壘困之我固山領真譚秦何洛會帥師進討步騫

數十萬舟萬餘艘衝尾浮江而上金鼓震天議者謂

王師之盛前此未有也議救贛州有獻伐魏救韓之策者遂分

兵復九江南康進逼南昌聲桓兄成助及部將楚國佐得

仁部將貢鼇等將內應宋奎光殺之奎光多機智能肆應

王師急攻得勝門城壞奎光壘石礮土悉力禦之出神槍火筒

焚燬攻具兵少卻報至贛王得仁先知之計曰我聞先發

制人不制於人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銳志攻城三日

贛且下贛下則一軍守贛一軍守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

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

清兵知贛破必解圍向贛我以逸待勞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

絕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殲於旦暮矣若攻城垂破而棄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聲桓以家在南昌遣選

師得仁部衆見之亦走斬之不能止城中兵突出自相踐

踏者數千人聲桓既突圍入南昌得仁乃以兵二萬趨九

江姜曰廣撤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轉輸必由之

道敵以十數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

即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

固以我守之未可猝下公輩引兵出東西撓擊內外夾

攻此騎角之勢若棄要害入孤城猛虎陷阱徒成擒耳

曰廣不聽一日夜撤數十至得仁歎曰不遇欲得仁同公

輩也遂撤兵西上

王師以功言巨礮扼諸路得仁身先士卒轉關而前礮發數千

旋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塔然若喪盡撤城外屯兵入壁聲

桓部將郭天才爭之不得自割黃泥洲為犄角天才所統

皆川卒精銳無敵三戰三捷我軍頗憚之宋奎光單騎渡

江按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以以達餉

路聲桓得仁主堅壁議並不聽有一道士自言能運粟役

鬼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城中信之百日不出兵初

王師屢勝而軍中每夜驚主襍毛來久之見城中無鬪志迺掘

長濠以固之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

起土城篤飛橋自是內外耗絕聲桓得仁惟嘆嗒悵恨而

已

庚朱成功復同安

小腆紀年 卷十五

成功統林習山甘輝攻同安守將祁光秋廉那出戰輝擊

敗之斬其守備王庭郎與知縣張効齡棄城遁成功入城

安民以吏部主事業翼雲攝知縣事舉人陳鼎為教諭留

邱縉林壯猷金作裕將兵守之翼雲字敬甫廈門人崇禎

庚辰進士鼎字尚圖同安人天啓丁卯舉人

六月甲午朔有流星入於箕尾

丙申明瞿式耜勞師全州

初騰蛟之復全州也報捷疏有云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

式耜一人也式耜勞師諸軍列營城外數十里旌旗蔽日

將帥咸佩手弓刀伏馬前曰彼瞿公無以有今日

戊戌明魯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錢謙益卒

肅樂少時嘗夢日墮其手扶之稍稍上終不支漸小漸晦卒墮臂下既聞連江失守血疾大動監國賜藥不肯進道命以部郎服殮志不忘先朝也年四十三計聞監國震悼輟朝三日親製文賜祭九壇贈太保諡忠介蔭其子兆恭尚寶丞弟御史肅圖簡討肅範擊兆恭依劉中藻福甯破肅範死肅圖以兆恭走舟山未幾兆恭亦卒遂無嗣弟肅典肅遵肅繡皆以國事死惟肅圖善終肅樂歿後六年故相葉向高之孫進晟海甯職方姚翼明始乞地於黃檗山僧降琦而營葬焉

明封金聲桓豫國公王得仁建武侯

聲桓歸明半年尚稱隆武四年有舊臣至述圖陷廣立之

小腆紀年 卷十五

詳始改稱承歷遣人間道齋佛經置密疏其中赴南甯輸款瞿式相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往諭聖德彼數年不見天子苟號令緩急失宜不亦衰朝廷而失人心乎少司寇劉遠生固秦人久於節鉞名聞江右可遣也疏人不報聲桓降表自署豫國公詔改封昌國聲桓頗執鞅致書朝臣請還故封久之始如所請

甲辰明桂王發南甯封陳邦傳慶國公

王與三宮由邕江登舟出南甯抵潯州以宮眷有疾留數日守將陳邦傳以王爲奇貨也挽留駐蹕邦傳初疏薦趙臺臺既得志見邦傳世守粵西之奏爲瞿式相所駁朝臣亦多惡之臺乃絕其婚至形之章奏以博衆歡邦傳宣言

聖駕下廣臺必隨扈吾殺之臺聞之遂留南甯邦傳而言皇上聽兩衙門交構於臣無少加恩倘丁亥二月無臣父子血戰梧淥三晝夜焉有今日趙臺賴婚負義皇上反加優容彼且不致隨扈何足任留守南太係臣轄下何必再設巡撫望皇上大奮乾剛毋爲文武作奴僕身受實禍王面赤不能答但云爾補本來不得已許邦傳居守潯州設官征賦如瞿式相之在桂林邦傳必欲世守如黔國公之在雲南大學士朱天麟執不許邦傳怒令胡執恭傳語曰勳公將以劍印擲公舟令各營兵聽公發付天麟不爲動中書舍人張立光受邦傳賄賂黃時竟以世字易居字勳卿不及察給事中吳其雷疏參之督師何騰蛟巡撫魯可

小腆紀年 卷十五

藻御史吳德操先後論列勳鎮曹志建亦譁然不平事遂寢邦傳益肆侮朝臣繼家丁石碎兵部尚書蕭琦舟環而罵之琦憤悶死拳毆戶部主事王渚死既晉公爵乃以劄付授人官始用慶國公劄繼而部劄後用欽劄以爲兵需及沿途扈從賞賚之費焉

明堵胤錫復湖南州縣

時李成棟歸明於是馬進忠王進才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間復湖南郡縣進忠等皆封公

秋七月甲子朔明桂王次梧州謁興陵

時李成棟遣使迎駕陳邦傳請留蹕潯州瞿式相慮成棟之欲王自專如劉永胤事也力請駕幸桂林疏曰興陵兩

載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壽彼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具移山超海之力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號令宜歸於一茲軍中爵賞署置若歸於朝廷則事權中擾閭外不能專制不歸朝廷則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聖駕既東軍中將帥謂皇上樂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人心渙散請上一見東諸侯面為慰勞指屬責其盡意於東刻期出師一切決於外不中擾也疏令簡討蔡之後給事中蒙正發先後迎駕曰前日粵東未復宜駐桂以扼楚今日江廣反在則宜駐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亮樟下里王意未決吏部侍郎吳貞毓奉使還力言成棟忠誠迎駕初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無虛偽宜幸廣成棟亦疏言天下乃太祖之天下今日光復舊業何為樂新土陛下中興須親統六師行間指揮俾諸將奮勇戮力四方咸知有君自當響應豈可偏安粵西優游歲月令天下豪傑寒心乎此臣懇懇至計非冀邀駕之功也王乃由梧入肇慶式祀促刑部侍郎劉遠生入朝阻之而成棟亦自嶺還師議改兩廣軍門為行宮迺乘輿遠生奉命勞師因謂成棟曰天子者天下主也脫上駕此爵賞征伐人疑天子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然之遂罷修廣州行宮仍以肇慶為發祥正位之初都焉

八月癸巳朔明桂王還居肇慶進李成棟副明大將軍以其

養子元胤為錦衣衛指揮使召大學士瞿式耜於桂林辭不至

成棟備法駕自梧州至肇慶結綵數百里旌旗蔽空樓船相屬連日天氣和朗王駐雞籠山有景雲覆其上黃龍見於海口呂宋遣使入貢甌邏巴國人進圖識王大喜是日辰刻成棟率文武百官郊迎手扶鑾輿入行宮王賜之袍帶尚方劍撫其背曰朕中興全賴卿力成棟疏言式耜擁戴元臣應召還綸扉式耜疏辭乞骸骨不許乃留守桂林徐鼎曰成棟歸明何所成就而有景雲龍見之異乎時又有土人獻白玉一隻云漁人得之南海王命製文曰皇帝受命之寶附志之以知史家符瑞之書類如此夫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明以曹燁為兵部尚書耿獻忠為工部尚書袁彭年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時朝臣畧備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正卿潘曾緯廣東提學道李綺通政使毛毓祥皆從成棟反正自廣州來者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濂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皆與嚴起恆王化澄朱天麟三閣臣自南甯隨扈來者翰林學士陳世傑太僕卿楊邦翰光祿卿王應華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資明驗封司吳以連職方司唐元楫皆廣東在籍進士出仕者禮部侍郎吳璟副都御史劉湘客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馬光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李用楫文選司施召徵儀制司徐世儀皆

自桂林各路起行在者然政無大小決於成棟父子諸臣  
充位而已

甲辰明桂王命李成棟攻贛州

成棟爲人樸訥剛忍嘗言於王曰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  
庾闢以外事臣獨任之王命築壇城東效漢高祖拜淮陰  
侯故事成棟曰事在人爲耳豈必壇之登與否乎率衆二  
十萬上南雄然專恣好殺降將田起鳳統兵五千人駐柳  
州成棟取道樂昌宜章往招之起鳳以衆來歸往來騷擾  
鄉民有結寨自保者成棟戲謂起鳳試攻之遂於成棟  
怒而屠之廣州人衛姓者釀酒謂其鄰黨曰兵至協力禦  
之一無賴子嫌酒薄告成棟謂合謀殲公衆問以何爲驗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七

曰凡內裾綴短幅數寸者其黨用以自別也成棟怒欲屠  
城百官跪請始命邏卒四出掩得卽戮之保昌知縣潘名  
世亦從成棟反正者也閩人以求索不獲蜚語曰知縣請  
公不能殺賊但能殺百姓也成棟竟縛名世斬之

盜殺明兵部右侍郎劉季鏞

季鏞吉水人同升子也從父起義閩中授翰林待詔闖亡  
入廣西歷官兵部右侍郎是年五月統衆至臨縣逐我  
大清所置官而居之已而衆散有羣盜來就撫統之至樂昌四  
出剽掠季鏞禁之不止反爲所殺又有車任重者亦以羣  
盜就撫爲

大清潮州鎮將李成棟叛後廣東全省歸明道臣李光坦知府

凌犀渠海陽知縣岳桂皆改調他任桂以事笞任重部卒  
愬之府府責之愬之道道責之任重怒令衆兵詭稱山寇  
至突入三人署擒殺之

臣肅曰車任重事何以不書是皆身事兩朝反覆小人死  
無足惜者也故畧之

明前大學士路振飛航海朝於肇慶放日本東  
明開見錄

明督師呂大器討朱容藩誅之

夔州臨江有天字城容藩改爲天子城以爲己讖部衆數  
千居之封石砬酉陽土官爲伯掛將軍印廝養蠻撥授監  
軍總兵之職諸將士爲所惑競往歸焉川撫錢邦芭疏劾  
之傳檄各大鎮勿爲叛臣所惑封稿達之堵胤錫期合兵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七

共討胤錫率馬進忠由施州衛乘舟入蜀見容藩正色責  
之容藩曰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聊假名號彈壓之耳  
胤錫呵之曰公身自爲逆何能服叛逆乎公再不悛錢公  
率兵下吾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爲公作賊者又切  
責諸附逆者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僞多解散者皆  
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來謁適容藩有牌至書楚王世  
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衛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  
子不敢稱天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爾等受其  
官必不免占春請討叛以贖罪整師至天子城容藩敗走  
夔州山中土人擒獻斬之川東悉平

戊申我

大清兵克同安明朱成功部將邱縉林壯猷金作裕知縣葉翼雲教諭陳鼎皆死之

我大帥佟孺李率泰陳錦合師逼同安縉壯猷守大盈嶺以扼泉師作裕守芒溪嶺以扼漳師雲督民兵守城我領旗黃有信率驍騎冲突縉中流矢壯猷不支遁入城作裕聞之亦斂軍回分門死守

王師曉夜攻擊城遂破縉壯猷作裕皆巷戰死翼雲曰今日猶得死於明土亦吾輩之幸也與鼎皆不屈死

王師以城內堅拒不下屠之初同安有陳世胄者號鱗仙善術數聞仙遊王志章能刺陰陽事往候之志章預置片紙於硯匣屬童子曰世胄來合自取視世胄讀之有鱗魚死半

小腆紀年 卷十五 壬

途同安血流溝嘉禾斷人種安溪成平浦之語悚然奔見成功以志章言告成功妾之既而世胄歸途暴亡同安之屠血流溝渠始信之後踞廈門斷俘者掌欲以壓嘉禾斷人種之譏嘉禾廈門舊號也康熙癸卯李率泰請棄諸島移民遷界嘉禾果斷人種安平在界外亦遂成平浦焉

臣竊曰書曰明朱成功部將何以刑於魯也

明朱成功遣前中書舍人江于燦黃志高奉表於肇慶

唐王聿粵之敗也林察不敢歸肇慶航海依成功始知承

歷帝立加額曰吾有君矣遣于燦等航海至行在

明朱成功遣其將甘輝擊林日灼克之

成功查銅山修船練兵聞同安告急整師往救抵金門而

同安已破我漳浦守將王起偉謀降事洩棄家從舊鎮奔銅山成功以為總練使同柯宸樞聯絡銅山等處募兵捐餉詔安縣人林日灼鼓眾拒之成功令輝擊之日灼旋滅九月癸亥有火星自東隕有聲

壬午明何騰蛟復永州遂復衡州

騰蛟統曹志建等圍永州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城中食盡咽糠齧草初食馬繼食人老弱婦女俱盡城破之日洒掃官署所剔婦人陰棄不食者十五石

王師殺鄉官劉興秀突圍走衡州旋引道騰蛟將進兵長沙而志建不待令還屯永州之龍虎關騰蛟因頓兵不進按日史何騰蛟傳以克永州為十一月朔日事行在陽秋來明聞見錄均以為九月事茲以時事前後次之知當日以聞

小腆紀年 卷十五 壬

明前洧川知縣王燦起兵復廬州

燦字定安羅田舉人投洧川知縣是年秋與曹胤昌起兵破廬州不守轉戰蕪黃間又與霍山侯應龍張岡谷楊國士合兵攻霍山不下

冬十月明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復寶慶

明馬進忠復常德

明瞿式耜疏請回蹕桂林

時永州寶慶兩府捷音同日並奏軍聲大振尋督師報捷復衡州李赤心報已取益陽於是式耜疏曰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粵東三面險阻易入難出臣不敢爭者以成棟



一片血忱方倚爲江右聲援阻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  
衡承恢復粵西之背愈厚而江圍未解粵東之齒尚寒在  
成棟宜奉皇上去危就安既無內顧之憂可畢力以圖殲  
而楚師得萬乘親臨亦勇氣十倍矣  
明堵胤錫招李赤心於夔州馬進忠遂掠常德走武岡李赤  
心引兵東走湖南州縣復歸於我

大清

馬進忠者流寇所號混十萬也既降封武昌伯嘗敗  
師於麻河斬七千餘級封鄂國公堵胤錫與之有隙招李赤  
心自夔州至欲令進忠以常德讓之未至百餘里胤錫與  
進忠推牛歃血盟誓共獎王室進忠固知其謀終盟無一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語入城即命起營驅百姓出城縱火不遺一椽走武岡王  
進才聞之亦棄寶慶走各營鎮帥聞風驚潰既赤心至得  
空城亦棄之引兵而東趨長沙所至守將皆燒營走湖南  
新復州縣爲之一空全楚大局自此不可爲矣  
臣肅曰大書之罪胤錫之以私忿亂大謀也胤錫之暱高  
李誠者嘗之肅獨以爲不然是時鐘策銷沈湖山碎裂以  
殘喘之延能制高李強寇之死命乎不能制之而猶欲仇  
之是速之吞噬也畜鴟梟於藩籬授豺狼於左右其忍垢  
含尤之用不可謂非權宜達變之才矣獨其逞私忿於進  
忠委全楚於敵國失弋仲之歡終悔襄國激鄰境之叛迷  
失淮河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之謂也金堡之責胤錫

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嘻豈獨無功哉

丁巳李成棟之兵潰於贛州城下

我守將高進庫故隸左良玉麾下與成棟有舊僞輸款以  
縋其師約以踰秋救不至即降成棟爲所給厲氣攻之盡  
移軍中火具以行苛執夫役士人亦不免焉是日游暮抵  
贛州將士饑疲而成棟氣驕莫敢言五更城上呼董大哥  
者三成棟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我中軍豈我軍已爲彼  
有邪俄而城中鼓角齊鳴開門突出成棟策馬先奔軍士  
爭竄自庾關至梅嶺軍資器械靡有存者

明洪雅兵亂

洪雅鎮將湯國聘與團練花漢將熊振生治兵相攻洪雅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之境無甯宇

明封朱成功爲威遠侯 攷曰黃宗羲賜姓始末云封成功延  
宗義紀魯事皆得之目睹其於  
成功則本之傳聞不皆可據

明魯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

明朱成功復雲霄

降將張國柱敗沒成功遂率眾攻城我中軍守備姚國泰  
巷戰重傷被擒成功惜其勇令醫治用爲監督

十一月明誅佟養甲

養甲於崇禎年間詭名董萊由提塘驟遷至總兵宏光時  
以賄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

下師南下隨貝勒博洛入關開部陳子壯之死也養甲投其骨

於四郊既歸明朝臣輒以此相挫辱表甲悔之密令人齎表北行爲李元胤避者所得遣祭與陵密救工部主事陳純來殺之並同降之巡按御史劉顯名放日西粵新書以爲十月初九日事而明史稿桂王紀畧載諸十一月按東明聞見錄謂成棟敗歸他處則十一月也

明以李元胤署吏部尚書

元胤本姓賈河南人成棟養爲己子與袁彭年善彭年益引其同鄉丁時魁蒙正發及劉湘客與同決事會給事中金堡自湖南服闋赴行在湘客令元胤折節與交因有黨人之目會元胤既殺佟養甲威權愈赫其誕日饋送稱觴自八月達於冬杪通政司疏陳乞官日以手計閣臣票擬惟著議具奏四字非奉成棟劄咨不得除授文選司擁空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名而已給事中吳其肅有清文武之職掌以肅朝綱一疏元胤銜之次骨其靈宵遁疏亦留中

明堵胤錫復益陽湘潭湘鄉衡山等縣進圍長沙不克

胤錫率李赤心等收降將線國安於湘潭遂復益陽湘潭湘鄉衡山等縣而赤心桀驁多屠掠長沙聞之協力拒守故弗克

明揭重熙傅鼎銓合兵援南昌與我

大清兵戰於三江口敗績

閩之亡也重熙鼎銓俱解兵入武夷山金聲桓以江西歸明遣迎兩人而兩人殊不欲駐省請任闕事時邵武方宿寇兵重熙進薄城下爲守兵所敗喪失幾盡聞南昌圍急

乃入粵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張自盛合營援南昌城於三江口復敗自盛本金王部將也

明都昌在籍前督師余應桂起兵援南昌與我

大清兵戰於落星湖敗績

應桂字二磯都昌人萬厯己未進士崇禎時兵部右侍郎十六年十月督師孫傳庭戰歿命應桂代之無兵無餉遂巡不得前奪職以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北都亡應桂家居每語人曰吾年六十四官尊祿厚復何恨所未了者欠先帝一死耳是時起兵都昌率舟師援南昌進至落星湖敗績

明前工部右侍郎劉士楨遣兵援南昌敗績死之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

士楨自贛州破後匿南田不出逮金王事起遣四子摩履募兵從圍贛州而令季子穉升趨南雄事敗匿龍泉我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穉升戰死長橋鋪

徐蕭曰江西義師之役自揭重熙傅鼎銓陳泰來曾亨應而下皆彰彰在人耳目獨劉士楨事世鮮知之蓋亂後湮沒者多矣士楨在南都嚴朝參之禁劾統領之妄風節矯矯豈獨死事可嘉哉書之以告修史者

明建昌人孔微元孔微哲蔡觀光起兵援南昌守敗死

微元微哲家素封與觀光起兵應金聲桓微哲以援南昌戰歿微元不能忘也明年七月有訛傳瑞德七邑奉宗室某起事者微元喜遽入城戕邑令已而各邑寂然被執死

觀光尋揭竿南昌走都陽為選卒所獲亦死收日以上撰  
類教以事

明九江生員金志達僧了悟起兵復東流建德尋敗死

志達與了悟集眾萬餘結營都陽彭澤間出戰池州取東

流建德尋敗死

明前右僉都御史甯夏巡撫李虞夔起兵平陸克潼關連復  
蒲州解州

虞夔字一甫平陸人天啓壬戌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

撫甯夏時降將姜瓖以大同叛其黨姚舉等劫殺官軍並

運餉莫甯道王昌齡於平原驛瓖自稱大將軍賜明冠服

諸在籍鄉官如萬練劉遷王永強輩皆舉兵應瓖練踞偏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五

關復甯武岢嵐保德遷畧雁門關及代州繁峙五臺等縣

永強據榆林窺西安虞夔乘勢起兵克潼關及蒲解二州

臣竊曰是時我

朝甫定天下人心未一故明忠義之士心乎故國者懷子房報

韓之心矢君堯拒唐之節周之頑民殷之義士也紀年皆

錄而予之而一時凶狂悖逆之徒亦詭其名以託焉何以

或書或不書紀年一書記明事也金聲桓李成棟之事有

關於明之成敗也則因事書之其姜瓖李廷泰吳三桂耿

精忠之流自為叛逆與明無與則畧之非有他義也萬練

劉遷王永強皆明官也始末不可詳故因書虞夔事而增

著之焉

十二月辛卯朔我

大清兵援長沙明李赤心大掠湘潭而遁

明誅降臣李紹祖

紹祖瞿式耜同年進士也為我

大清湖南巡撫守永州糧盡援絕降於何騰蛟解至桂林式耜

流涕讓之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為背叛之人死作不義

之鬼紹祖曰天下人皆降豈獨紹祖也式耜曰天下人皆

不為紹祖敵其奈我何紹祖詞窮遂磔之

明召弋陽王收日按世表弋陽王多懋於萬曆於建陽山中

不至

建陽者從英德之滄光厥遡流而上為陽山縣為連州為

小腆紀年 卷十五

三六

連山縣達於湖廣地皆深林峭壁人善用礮以背負之發

輒命中弋陽王其甯藩宗室也避亂山中土人擁戴之李

成棟屢攻不能克反正後遣科臣洪士廉往亦不得入宣

忠伯王承恩請行命齎敕往遇王於陽山其眾皆居奇自

恣不聽王赴關有標下彭鳴京鍾某羅某願統眾隨承恩

自効亦不果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五

鎮南宋左大光伯  
秦顧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可里受業汪建利  
參校

小腆紀年 增攷卷第十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己丑我

大清順治六年春正月 明永曆三年  
魯監國四年

庚申朔明桂王在肇慶府大雷雨風雹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次福甯之沙堤

丁卯李成棟殺明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建陽之使彭鳴京願為之用

田闢有眾數千亦願隨之成棟聞之忌且怒是日相遇於

英德舟中邀之歡飲夜闌佯醉即席殺之

李成棟殺明大學士朱由棖

小腆紀年 卷十六

由櫟宗室子崇禎壬午舉人為廣東教諭丙戌充鄉試同

考官歷官翰林院侍讀入閣出自王命成棟誣以他事捕

繫獄中殺之

徐鼎謨曰不日明李成棟殺某某何不與其為明臣也絕之

於明則專殺之罪無庸誅矣

壬申明大學士朱天麟罷召黃士俊何吾驥入閣

大兵之未入廣西也陳邦傳嘗通款於我

大清以是為李成棟所輕邦傳又以潯慶南太四郡未經薙髮

自倭為功故袁彭年李元胤尤惡之科道諸臣希二人意

以攻擊邦傳為事給事中金堡尤力贊劾邦傳十可斬馬

吉翔龐天壽嚴起恆王化澄並與金堡等劾方張至是

頗懼盡謝諸務化澄起恆並疏乞休由是堡直聲大振諸

輕刺喜事者自元胤彭年以下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

時魁蒙正發成與交權湘客通文墨由薦舉入仕受知於

豐式相貪狡多智時魁輩動必咨之時魁起家進士富而

好利堡清貧衣食皆資二人故稱莫逆交正發依倚諸人

聽受指揮而皆以元胤為歸故當時有假山圖五虎號假

山圖者繪假山一座朝官數百人有首戴者肩負而手托

者仰望遠聽指點而話言者驚恐退避兩手掩耳而疾走

者又謂之假虎邱以彭年為虎頭時魁為虎尾正發為虎

喉湘客為虎皮堡最可畏為虎牙堡與時魁等相繼攻起

恆吉翔天壽無已太妃召天麟面諭曰武岡之危賴吉翔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左右之令擬旨嚴責堡等天麟為兩解之卒未嘗罪言者

而彭年輩怒不止然是時黨分吳楚兩局彭年等為楚黨

既結元胤以自固而天麟暨起恆化澄督師堵胤錫吏部

尚書晏清戶部尚書吳貞毓給事中張孝起吳其濬洪士

彭等自恃為廣西扈從舊臣詆反正諸臣會事異姓亦內

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所謂吳黨也王知羣臣水火甚令

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可解邦傳怨堡因疏言皇上兩三

年流離顛沛今日即次稍安何議論紛紛若是堡謂臣無

將無兵請即命監臣軍觀臣十萬鐵騎且堡昔官臨清嘗

降賊汚偽命疏入天麟抵几笑曰道隱善罵人今亦遭人

罵也因擬旨金堡辛苦何來實所未悉所謂監軍可即集

議蓋用杜甫辛苦賊中來語堡固未嘗降賊見之大悲憤  
時魁即鼓言官十六人於是日晨詣閣詆天麟曰堡論邦  
傳即令之監其軍若請其頭亦即與邪相與登殿陸大譁  
曰吾輩不復仕矣棄袍服擲印庭中白衣冠聯袂出王方  
坐後殿與太僕馬光追敘五年前永州被難事聞之大驚  
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命天麟取還所擬旨諭諸臣供職  
天麟即日辭位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  
去予益孤矣時魁等論之不已乃并其弟大行人天鳳子  
御史日生中書月生皆坐斥天麟既去召舊輔黃士俊何  
吾騶入直吾騶尋罷化澄亦去王復召天麟力辭不赴上  
言今國勢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一人一事掉

小腆紀年 卷十六

辛

頭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  
為極重大事主上為社稷憂則憂之其言蓋為堡等發也  
戊寅我

天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王得仁伏誅明前大學士姜曰廣死之

初聲桓得仁之主堅壁也恃粵師之為援耳而書記所草  
乞師表但陳勝狀不告急比聞江事危王命李赤心由吉  
安李成棟再出庾嶺赤心逗留不進成棟軍亦屢挫不敢  
踰梅關南昌糧盡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乃盡出居民  
王師知城中無足忌遂以餘暇旁收郡縣正月大雨連旬城多  
壞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約內應

王師乃佯攻得勝門礮聲震三百里聲桓得仁齊赴救而奇兵

已從進賢門梯壘以登城遂陷聲桓自投於城之東湖死  
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巷戰死得仁短兵突得勝門三出  
三人已而被獲磔殺之曰廣賦絕命詩六章投僕家池死  
一家從死者三十餘人方曰廣之初應聲桓得仁之請也  
邀隱士漢儒裔與俱力辭既受事又邀之乃入謁曰廣問  
事當若何不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亡天下者非左與  
闖邪金則左孽王乃闖枝公與侯安所授之哉十月間年  
號周易名雖歸明實叛

清

耳今擅除爵殺人笮刑權若明有主而不待命是僭也若不  
奉隆永而為之是偽也僭與偽春秋所不許而公與之同  
事後世且以公為何如人今兩人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四

武之於豫國乎能則攜其兵權退稱舊輔編素待罪以告  
天下令其慙而聽我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浚水之陽毋  
從叛亂夫人居美名天道所忌也曰廣沈吟無以答在關  
城中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

臣肅曰曰廣持躬端正非撥亂才識者見金王舉事不成  
因以咎曰廣之不智嗟乎國事去矣忠臣之諛苟有其會  
則且幾於萬一豈暇計及他哉善乎全祖望之言曰當金  
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扃戶而力拒之乎  
拒之且立死矣是時之死則甚無名此曰廣之所以不得  
不出也既出則烏得不死君子悲其志而不必苛其事與  
功也

庚辰我

大清兵入湘潭明督師定興侯武英殿大學士何騰蛟死之

騰蛟駐衡州聞李赤心之棄常德東走也大駭檄馬進忠

由益陽至長沙與諸將會師進取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

入衡州部下將士慮為赤心所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

人往赤心已東尾之行進忠方奉檄進發聞督師輕身往

大駭遣部將宣威伯楊某追護之騰蛟至湘潭則赤心已

不宿去矣湘潭空城也降將徐勇輕騎偵知督師一人在

焉率兵徑入勇舊隸騰蛟麾下卒眾羅拜勸降騰蛟大罵

遂擁之去既去而楊某始至急入求督師凡七出七人最

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自擲橋下以死騰蛟絕粒七

小腆紀年 卷十六

日不死乃見殺事聞王哀悼甚至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諡

忠烈其子文瑞以蔭官僉都御史相傳騰蛟所居有神魚

井井故無魚騰蛟生魚忽滿井既死井復空黎平人猶能

言其處也同時死者有在籍推官周侯

攷日本沅湘耆舊集

丁亥明定隨侯趙榮貴與我

大清兵戰於龍安柏峪口敗績死之

我

大清兵克舒城潛山諸寨明侯應龍等死之

應龍與張圖谷王國士等有眾萬餘人佩義勝將軍印與

王燭台攻霍山不下退取舒城潛山已而自劉家園出攻

獅子寨及南關拔之營於官家渡又移劄將軍寨是月

王師會勦寨破俱死之

二月庚寅朔明張先壁攻辰州不克

甲午我

大清兵復取明撫州

乙未我

大清兵復取明建昌

甲寅我

大清兵復取明長沙

乙卯李成棟之兵潰於信豐渡水溺死

成棟踰嶺攻贛州為守將高進庫所敗退駐信豐

王師鼓行而前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是日四更時發火器

小腆紀年 卷十六

手三百人命之曰遇敵則發礮我為後應時天久雨發礮

不然三百人皆殲成棟不聞礮聲謂火器軍已往也披甲

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因慷慨歎嗚呼

巨觥痛飲誓死城上俄而

王師突至左右挽之上馬渡河三日後見有擐甲抱鞍植立水

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事聞舉朝大駭有冒雨逃者

明揭重熙傅鼎銓與

大清兵戰於程鄉敗績

重熙至肇慶拜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亦擢

鼎銓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令同援南昌至則

聲桓已滅過

師於程鄉大敗監軍桂洪戰及重熙身中三矢僅免

三月丙寅明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守廣州

永和河南人李成棟之中軍也成棟敗永和率印先歸諸

將亦有全軍返者上命戎政侍郎劉遠生慰勞之永和重

賂諸將推為留後乃命為總督代領成棟軍駐廣州加羅

成耀巡撫銜守南雄

明贈何騰蛟中湘王諡忠烈李成棟甯夏王金聲桓南昌王

設壇祭之

明賜翟式耜彤弓鐵鉞督視江楚各省軍馬

公卿集政事堂議所以代騰蛟者僉曰翟留守望尊德鉅

足以折制諸將王是之賜式耜彤弓鐵鉞永寶鄂岳上下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軍之任行間者生殺予奪惟命式耜辭不獲乃建元帥

旗鼓申號令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雷為監軍凡一才一

藝之士收入幕府謂踴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

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

安可驅為他人用哉故士以桂林為樓下焉

明李赤心之兵潰於茶陵大掠衡永郴桂走廣西

明堵胤錫以胡一青趙印選兵守衡州

明黃毓祺被執至江甯不屈死之

毓祺之起兵行塘也魯監國授以兵部尚書敕印隆武帝

亦遙授為浙直軍門得私署官屬毓祺偽為卜者與常然

武舉許彥達遊通州上湖蕩橋之薛繼周家凡游擊卒將

自海上來見者雖滿裝及入謁則青衣垂手俛疑之將起

義遣江陰徐摩致書錢謙益提銀五千用巡撫印鈐之謙

益知其事必敗卻之持空函返摩之友人徽州江純一謂

摩返必挾重貲發之可得厚利詣營告變毓祺遂與彥達

繼周同就江甯獄江以南所謂故救之獄也毓祺奮筆書

供曰道重君親教先忠孝避禪已久豈有宦情義憤激中

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哀憤

曠官死有餘辜謹抱印待終附子卿之義獄成將刑門人

鄧大臨告之期命取藁衣自斂跌足而逝當事戮其屍大

臨贖之歸葬變服為黃冠去大臨字西起常熟人是獄也

江南人士多死謙益以哀顛問官開脫獲免焉 有小遊仙

小腆紀年 卷十六

詩云大麥誰分醜與妍白楊風起總茫然鐵線無用從人

歸途不向虛無覓朽骨徒為蔓草纏為愁草蔓枯枯日

暮徐看荷鏡歸何處先生多癖好此中居上故非非肥魚

不肯憐蚊瘦飽鴉偏能笑鶴饒講蒙莊齊物論沙槓空白

月冷侵衣散髮人間汗漫遊風吹白日忽西流論沙槓空白

斜飛燕孔雀偏逢魚鱗牛鄉里小兒朝拜相江湖暴客衣

封侯神仙赤舌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腹中書任他人

慶無根蒂是甚處懸惟有丹心空自笑不依腹中書任他人

前落葉故紛紛掉頭東海隨烟霧相指西園散雨雲况復

炎涼堪絕倒漸廢愁殺將軍年世事奔棋枰冷眼當

觀局更鳥喙只堪同患難難與共昇平遠守自有

鐵鷹擊古路會無狡兔橫為報斷崖并宋鶴只今公等固

以付鄧大臨他詩皆不傳

大清兵復取明甯德

明朱成功屯兵分水關

成功留黃廷洪政守漳浦之羅山嶺柯宸樞守盤池積自統兵下詔安屯分水關總兵郝尙久者李成棟之健將也車任重虞於潮州命尙久襲而代之反正後封新泰伯尙久遲疑觀望成功命楊乾生齎書往拒不納成功怒欲攻之黃海曰潮州有備急則難取且旁掠諸邑以緩其心反而擊之一鼓可得也乃分兵擊張禮於達濠霞美二寨命部將黃山從靖海破惠來縣海澄有陳斌者號大巴掌管為仇人所圍負三歲子斧城門而出眾不敢近至是亦來歸成功授為後勁鎮

明揭重熙傅鼎銓復以兵入江西

程鄉之敗諸軍皆散時金王故將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

小曆紀年 卷十六

九

李安民有眾數萬出沒閩粵山林所謂張洪曹李四營也聞重熙奉命總督江西爭來歸兵大集駐甯都石城間鼎銓亦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駐徐博

夏四月

太白入月

攻日陽秋以爲初五日事

明堵胤錫與

大清兵戰於衡州之草橋敗績走龍虎關尋走梧州

李赤心之眾既潰胤錫乃與胡一青守衡州

王師攻之胤錫陣於草橋自辰至酉斬殺相當忽

王師以輕兵截出陣後眾遂潰胤錫退駐來陽旋報承輿陷從子正明死之全家遇害乃以數千騎退入龍虎關依守將

曹志建宗室朱謀烈構之於志建曰堵公將召忠貞營圍

公也志建夜發兵圍之殺從卒千餘人胤錫及子逃入富川徭峒匿監軍僉事何圖復家間道走梧州圖復貨財富能撫集徭人志建誘殺之而志建銳卒亦盡喪不復能抗

王師惟守道州所屬縣而已志建甚悔之然無及矣

孫可望乞封王爵於明

可望即可旺也既據有雲南恥名不雅改之自稱平東王在籍御史任僕禮部主事方于宣倡議尊可望為國主設內閣九卿六部科道官以僕為吏兵二部尙書于宣為翰林院編修製鹵簿定朝儀擬偽號為後明以干支紀年改印篆九疊鑄錢文曰興朝通寶定國等亦號為王寅四王府撤呈貢昆陽二城磚石為之又毀民居萬餘間作演武

小曆紀年 卷十六

十

場收各路工技歸行伍隱然謀竊大號然定國輩猶俯視之遇事相抗可望謀之王尙禮乃說艾能奇劉文秀曰我兵雖多號令不一眾議以平東為主若何能奇然之取日赴演武場定國先至放礮升帥字旗可望詰之尙禮請責旗鼓官定國怒曰我與汝兄弟耳何如是眾力解之可望登座曰欲我為主必杖定國百棍乃可否則軍法不能行何以約束諸將定國愈喧闐白文選抱持之曰請免受責以成好事一決裂則我輩必各散為人所乘矣尙禮等亦力持之願五十可望復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贖定國心感之念足事久造次未可發難輒領所部兵馳至普海禽定國高兵及沙氏之屬數百人剝其皮號令通衢黔國公



沐天波具禮謝雪仇滇人亦咸稱快焉定國既并蠻部聲勢益強可望不能制獨霸之念於是乎沮慨然曰我輩江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

清

又聞李赤心李成棟並加封爵念同輩不相下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楊畏知喜其革面也因而德憲之四川巡撫錢邦芑亦以書來招放口錢非芑招孫可望書稱可望忍垢含尤之可望大喜謂差官王顯曰何敢自外封我為王我舉全滇歸朝廷矣邦芑復以書謂本朝無異姓封王者而具疏稱可望歸順可望乃遣畏知及故兵部郎中龔彛赴肇慶進表請王封給事中金堡七疏爭之謂三百年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來無異姓封王例祖宗定制不可壞嚴起恆文安之皆主之畏知疏曰國事危矣不及此時以虛名為招徠而竟自樹強敵乎且可望固盜之渠也鼎者屠毒海內廟社凌夷今一旦投誠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蓋列聖神靈陰以啓之也倘因其來而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命庶幾收用於萬一奈何信及一二腐儒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通今土宇非昔百務俱廢而獨於區區封議必欲執舊法以繩之邪宗室朱議泥劾堡把持誤國畏知又曰朱君亦謬矣給事以祖制爭之使滇知朝廷有人皇上破格封之使滇知為朝廷特恩畏知德不更兩得乎既而貴陽鐵皮熊遵義錢王祥亦疏言不可封議久不決畏

知日可望欲權出劉李上耳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為侯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文秀定國皆列侯命大理卿趙昱為使加畏知兵部尚書彝兵部侍郎同銜命入滇焉放日行在陽秋諸書皆云可望遣翼之弟翼鼎馬四匹修書求封云先秦王蕩平中土不謂自成化順王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王繩父爵國繼先奉云云錢邦芑復可望書且今日之勁敵非直我明朝之患令先人會破大難云云其所假託之先人不可考矣畏知之使在前輩者各就見聞錄之非有辨也

天清兵克福安明魯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劉中藻死之

中藻與鄭彩交惡

王師乘之中藻善守所殺傷四五千人

小腆紀年 卷十六

王師乃掘濠樹柵以困之城中求戰不得自戊子冬十月至於是月食盡中藻知必陷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死於是閩地盡失矣同死可紀者兵科給事中錢肅範肅樂弟也邑舉人連邦琪繆士珞方德新貢生郭邦雍陳瀚迅幕友甌甯呂天貺部將盧某董世上張先皆同日死中藻子諸生思沛聞父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或曰思沛即畫綱巾先生也放日福建續志補甯府志俱云福安縣志謂思沛甯浦城獄中聞中藻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浦城縣志亦云然按畫綱巾先生死秦甯之杉津自五月明以兵部侍郎張同儉總督軍務同儉號別山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崇禎中以武職補

衣改中書舍人奉命調兵雲南未復命而北都陷攜所懸牙牌徒步南奔妻許氏亦奉居正神主自江陵來遇於江西痛思宗之死服喪三年誓不仕南都陷走福建時隆武帝博求先朝舊臣宰臣以同做言召見命之官力辭隆武帝曰此爾祖廕今不受職此爵湮矣爾縱欲報先帝柰祖爵何爾文臣不當授武職強為朕服錦衣官毋過辭未幾堵胤錫收降李赤心表至行在隆武帝謂同做曰爾家世有名於楚今賊在楚地為朕撫之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岡王以廷臣薦改翰林侍讀學士劉承胤忌之言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尚寶卿武岡之變為亂兵所掠避人黔中黔粵隔絕數月不聞行在消息川黔官紳議立榮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

韓二藩同敵與錢邦芭鄭逢元楊喬然力爭之眾議乃沮戊子間道赴行在擢詹事府詹事瞿式耜薦其知兵得士心乃命以兵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軍馬同做以忠義激勸將士每接戰輒躍馬為諸將先或敗奔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取勝年四十無子妻死蕭然一榻軍中以是服同做

盜殺明兵部侍郎程峒

峒吉安進士崇禎末官蘇松糧道南都立大理寺卿鄭瑄薦峒才可大用適以爭妾事與鄉紳彭某相訐宏光帝命部臣嚴議峒去官猶擁鄉勇三百人自隨川是不為鄰里所喜隆武帝授為惠潮巡撫因盡室至粵西時行在猶不

知江西陷命峒齋勅趨李赤心往援赤心伴言

清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為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峒護之先行界口守將張祥利其貨發礮斃峒而取之事聞以不戒軍士誅其將領楊宏遠焉或曰李元胤惡峒召忠貞營入行在使祥殺之

明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以所部隸瞿式耜進印選開國公一青與甯侯永祚甯遠伯

印選演將也初與一青永祚出滇勤王抵江西而

師已下江浙遇我將高進庫襲其老營進庫家屬被殺忿戰益力印選等敗走湖南依何騰蛟屢著戰功騰蛟死印選等相謂曰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四

封疆責將降乎則當日之出滇者謂何瞿留守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盡往焉收殘卒萬餘人宵走桂林式耜大喜遣使郊迎請進印選等為令分守桂林全州是為滇營明焦璉殺其將趙興

興良將也然好剛使氣趙印選之眾部署不嚴所過多劫掠興惡而攻之殺演兵四五人幾於大開式耜召璉語之

曰國家危在旦夕賴諸將協力同心豈容私鬪璉斬興以謝演將事得釋然死不以罪粵人惜之白貴戰死與與劉

起蛟相繼誅焦營從此弱矣

徐鼎曰翟元錫云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邪焦兵最弱戰輒大勝茅平巷僧言劉將軍起蛟戰於虞山下首

級垂馬項纍纍如貫珠嗟乎此真將軍也獨白將軍以戰死趙劉二將以細過誅魏擊不救於東宵荷變見捐於食卯長城自壞鉅鹿徒思璉每與元錫言之淚然簌下也六月己丑朔明袁彭年免

彭年倚李元胤勢張甚嘗論事王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此日惠國以鐵騎五千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王變色大惡之有涇縣張載述者以原任瀘溪知縣至行在久不得官伏闕疏彭年罪彭年氣沮會母死言於眾曰吾受恩深重何得苦守三年虛度歲月願丁艱不守制時太后亦惡之宣救查丁艱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寤甚月餘乃去納富室生員李某妻為妾寓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五

於佛山五虎之敗也彭年竟以丁艱獲免廣州破賊稿軍銀八百兩於我大帥泣訴當年之叛迫於李成棟乞降級授通判我大帥揮而出之

甲辰明堵胤錫朝於肇慶加文淵閣大學士封光化伯尋命督師梧州

胤錫時在梧州適王遣嚴起恒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入賓橫二州乃載胤錫回肇慶十六日朝於行在給事中金堡劾以喪師失地面責其結李赤心為援張筵宴孫可望使者事且曰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奈何爾與之昵胤錫失色徐曰我執掌邊事如君言竟無功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胤錫由是去惡胤錫

欲激李赤心東來以去之元胤知之太言曰吾輩為北人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渠來何為致曰東明朝見錄云李赤心行至德慶州齊言欲清君側之惡行在大震命而朝士之仇五虎者又堵胤錫力解之乃止即此時也而朝士之仇五虎者又交構其間胤錫乃移書瞿式耜言奉王密救令與共圖元胤式耜復之曰我輩不力視封疆聽人泉半而起毀端非社稷福也胤錫無以答乃止王聞密救言頗不悅令胤錫督師梧州節制忠貞武忠開諸營致曰忠貞節高李進才張光萃牛萬才等忠開為于大海李占春袁紹武大定王光興王友進王昌王祥等胤錫疏請措餉元胤不與惟布繪龍施二事而已王以胤錫素得忠貞諸營心降救封光化伯胤錫疏辭乃賜四代誥命以獎之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復健跳所表迎監國魯王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六

初名振自閩還浙石浦已為

大清所有以向有救黃斌卿之德乃入舟山依之鬱鬱不得志松江提督吳勝兆之歸明也求援於舟山名振以所部赴約遇颶風盡喪其軍斌卿益悔之並說其部將阮進歸已名振乃復入閩招軍由南田復健跳所進亦棄斌卿復與之合時閩地盡失名振乃與進迎監國次健跳

秋七月明堵胤錫承制封孫可望為平遠王可望不受南甯密邇雲南可望之求冊封也謂不允封號即提兵殺出陳邦傳聞之大懼其部將武康胡執恭請先矯命封為秦王邦傳乃範金為印文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請往可望肅然就臣禮叩頭呼萬歲既聞朝議未決私

詰執恭執恭誑之曰此勅印乃太后與皇上在宮中密商私鑄者外廷諸臣實不知也可望雖知其偽然亦假其名以威眾廷臣交章劾邦傳胤錫疏曰可望割劇西川盡有滇黔曷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尚知請命當即降勅封之使恩出朝廷令彼縛胡執恭歸朝正法誅之則是賞罰之權庶不倒置不然是驅之為變也首輔嚴起恆尚書吳貞毓侍郎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堅持不可胤錫密疏曰廷臣謂異姓封上非祖制不當自可望變亂始持論良正然不為今日言可望固逆獻養子凡逆獻滔天之惡與有力焉今姑取其歸正冀收其將來之用安可泥頒爵之常法哉且可望已自稱平東王一旦封以公爵彼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七

必不樂受因而為逆謂天子威靈何謂天下事勢何若謂收其用而反損國體非良策也臣竊有一說於此臣謹按開國功臣徐達常遇春等侑食太廟稱六王皆進封也乞量封可望為二字王即於敕書中明載舊制示破格沛恩而勉以中山開平之功如此可望必能感激用命揆之祖制亦無背謬國家今日於可望善收之則復有滇黔不善收之則增一敵國利害無兩立得失不再圖不可不熟慮也制曰可時趙昱奉景國公之敕知可望必不受過胤錫謀之胤錫會賜空敕便宜行事乃鑄印封可望平遼王命楊畏知趙昱齋往可望賊不受曰我已得秦封畏知曰此偽也趙昱曰彼亦偽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

下畏知執恭於獄稱秦王如故而滇中臣民竊議其偽可望亦恥之明年八月遣使至梧州問故馬吉翔請封為激江王使者曰非秦不敢復命起恆等力持之且請卻所獻金玉良馬會勅國公高必正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破京師逼死先帝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可望書詞嚴義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未幾而有辛卯二月南甯之變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七

徐爾曰甚矣嚴起恆等之迂而愚也是時明之國勢十去其九可望何所求於明何所畏於明而奉朔歸誠哉祇欲乞一封號洗去賊名化莠為良之機間不容髮胤錫之疏審時度勢曉明白諸君子豈未之聞而拘文泥法聚訟紛紛哉其忠可憫其誤國亦良可恨矣明史謂胤錫為矯詔者蓋拜表後便宜行之不俟朝命而劉湘客金堡諸人皆與胤錫為難不惜詆排之明史亦沿其論而未深求也然則胤錫不嫌於專乎安危呼吸之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春秋所以予祭仲之行權也曰承制者紀實也壬戌明監國魯王次健跳所時鄭彩稟監國去隨扈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克魯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黃宗憲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石僉

都御史張煌言每朝於水殿水殿者御舟之積大者名河船即其頂為朝房落日狂濤冠裳相對臣主艱難於斯為極

明自五月乙亥雨至於是月乙丑大水寒改日行在陽秋云六月無六月乙丑按歷法

明翟式耜疏劾已革巡撫魯可藻不守制

初粵東反正可藻希旨功臘進列銜自署兩廣式耜劾其違制奉旨革職可藻戀任不解聞母喪猶墨緘從事式耜再疏糾之

明遣內侍齎敕獎南雄守將閔可義誅副將楊大甫

副將楊大甫與李元胤不協燒營東下可義斷指白誓軍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心始固大甫至行在元胤稱詔斬之

明焦璉趙印選遣兵圍永州

我

大清兵復取永甯州改日行在陽秋誤作永州明胡一青退守榕江督師瞿

式耜檄一青進屯全州

明命廷臣集議兵餉於慈甯宮

時宮禁湫隘妃御不備每日宮膳限二十四金賞費亦取

足焉王復不能節省有報捷謝恩者輒左顧曰賞銀十兩

故司禮吳國泰夏國祥以值日為苦御營護駕百人改日

兵十營有營正總兵一副總兵一人參將四人官頭二人

官頭以下士卒總一人耳一營止十人十營止百人為每

其往後定議以是天壽捐費養之瞿式耜檄胡一青出全

州民力窮竭誅割無術王為之廢食召廷臣議於慈甯宮發餉萬兩

明晉封朱成功廣平公

壬午我

大清兵圍健跳所明魯蕩湖伯阮進救卻之

明監國魯王封王朝先為平西伯

朝先翁洲人改日或云朝先故土司驍勇善戰初從張國

柱王鳴謙入海黃斌卿招之朝先以二艦渡橫水洋斌卿

標將朱玖陸偉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免妻子死焉既見

斌卿留之部下而不以事任鬱鬱不得志張名振解衣衣

之贈千金朝先心歸焉請於斌卿劄奉化之鹿頭鎮有泉

小腆紀年 卷十六

數千名振與阮進招之來歸封平西伯

明監國魯王封徐仁爵定南伯

仁爵魏國公徐宏基之從子也從監國於台州江上師潰

從入海以扈從功封定南伯後從張名振攻崇明戰敗歿

於海

八月明焦璉部將劉起蛟敗績於興安

初瞿式耜聞

王師漸逼檄趙印選出全州楊國棟焦璉分兵堵開州璉臥病

陽朔其部將劉起蛟以全營疾趨興安深入重地敗績璉

按軍法斬之式耜疏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容然分兵

驍悍獨官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有足嘉者請以

其子襲職許之

明李乾德殺華陽伯楊展

袁韜武大定久駐重慶士卒饑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大喜誓為兄弟從韜屯健為大定屯青神而所求顧不甚遂又頻與李占春通問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韜與大定愈不悅乾德亦怨展之遇已備畧也詭稱介壽置宴即席上取展首襲嘉定展子璟新以三百騎突圍走其妻陳氏指韜與大定罵曰爾窮來依我先人處以縣巨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而圖之具喪心犬豕也遂被殺州之生員師正邦母馮氏有姿袁武職展以武進士起家智勇迫入贊馮氏舉簪白刺死附志之冠諸將川東西之起兵者倘為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占春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

率兵為展報仇不勝而歸轉助與展別頸交亦默然而阻樊一術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為救時大計詎豎儒所知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孫可望之再入蜀也亦訟楊展冤自是蜀事大壞矣徐鼎曰特書何罪乾德也袁崇煥殺毛文龍而皮島亡孫傳庭殺賀人龍而遼關陷長城自壞覆轍相尋可為太息痛恨哉夫宋文帝明君也而失之道濟張魏公良相也而失之曲端吾於乾德奚責焉

九月丁酉明魯定西侯張名振蕩湖伯阮進平西伯王朝先

合兵討黃斌卿誅之

翻城之獄斌卿泊舟桃花渡事敗甚悔其一出刻意為保聚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產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又盡籍內地大戶田之在舟山者為官田妄冀如土司法為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故不官與海上義師相犄角名振朝先既以失歡去而妻孥在舟山未敢為難也阮進在健跳軍餉恃其有保全舟山功以百艘告糴於斌卿不之應進亦怨之有黃大振者劫獲番船數萬全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逃入朝先營危言動之朝先遂與名振進議曰海上諸島惟滂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誅之則監國可駐軍名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

振泣阻之不得遂傳檄進討斌卿遣將陸璋朱玖禦之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楨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請迎監國以自贖名振將許之而璋與玖背約出洋進疑斌卿逃縱兵大擊砍傷斌卿沈之水中

明瞿式耜誅亂將會海虎

監軍御史毛壽敦者公安人御史毛羽健之子瞿式耜薦其有謀畧耐勞苦給敕印令監襄國公王進才鄂國公馬進忠軍務路經柳慶為陳邦傳部將曾海虎所劫並印信誥敕一空式耜檄捉海虎置之法遠近稱快

我

大清兵克平陸山寨明右僉都御史甯夏巡撫李虞葵及其子

宏皆死之

是時姜瓖已伏誅高練劉遷王永強先後敗死

師至平陸山寨不守宏投崖死虞夔奔陝西匿於其婿王某家尋被獲死

冬十月我

天清兵攻道州明永國公曹志建禦卻之

時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而別將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建與戰而敗出白金二十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金

一錠軍士爭先赴敵

王師大敗蛟麟卻走

已丑明馬進忠復取武岡尋取寶慶靖州

小腆紀年 卷十六

明羅成耀之師次於韶州

王師破梅嶺贛州守將高進庫為嚮道焚枯樹屯兵中寨孽慶

大振命成耀成南雄以禦敵成耀不敢進次於韶州

明何吾駒王化澄罷

初吾駒之降於廣州也修粵東志為人所嗤而李元胤嘗執禮門下故力薦為首輔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尙

都察院經歷林有聲伏闕爭之皆奪職已吾駒與司禮監

夏國祥交通為金堡所劾吾駒始不自安引疾去化澄與

王坤馬吉翔比黃緣入關王之將赴孽慶也命化澄留南

甯扈三宮賜手救便宜行事化澄因責官歸爵有土司納

銀數百兩改宣慰司諸夷詳然王頗聞之既入直屢被堡

參駁而恬然不以為意一日經筵傳班堡面叱之化澄憤

怒碎冠服立辭去二人既相繼去位惟起恆獨相然亦不

能有所匡正時舉朝醉夢有假為吳三桂反正疏及南京

反正書者謂四方好音日至長洲伯王畧后父也新舊歌

童臣工無夕不飲其家又以考選考貢事賄賂公行尚書

吳焯通政司毛毓祥知事必敗焯掛冠朝門去毓祥雜年

家眷弟名帖入奏章中自陳愚憊去

明始命閣臣擬旨於文華殿

丁時魁等既連逐柄臣益橫肆往往未拜疏先入內閣指

揮票擬稍拂意則相仇劉湘客尤工窺伺閣臣患之請於

殿旁建文華殿王出御輔臣侍坐擬旨於是覬覦之風少

小腆紀年 卷十六

止

明封皮熊為匡國公鎮守貴州王祥為忠國公鎮守雲南

可望入滇棄貴州不守熊以軍人之報稱恢復祥於督師

王應熊之死也據遵義各疏行在言今之人滇者為獻賊

餘孽名雖向正事豈格心朝廷毋為所愚故有是命然兩

帥接壤時相構讐亦不能有所効力焉

乙巳明監國魯王駐舟山放日紀畧誤作己巳按恩法是月無己巳日

明魯大學士沈宸荃以疾乞罷

南都之亡也宸荃舉兵邑中監國擢為僉都御史從至闕

進工部尚書與劉沂春並進東閣大學士既入舟山以張

肯堂耆德宿望讓為首揆自以疾請休舟山破從監國泛

海抵中左所當宸荃從亡時其父家居當事者每辭之  
父亦強直莫能加害宸荃思其親輒吟詩痛哭聞者悲之  
明監國魯王以前吏部尚書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

肯堂之屯鷲門也聞隆武帝親戎出延平且幸黃州方引  
領望消息未幾而聞汀州之變痛哭誓不欲生會周鶴芝  
軍至勸之以為封疆之臣封疆失則死之今公奉使北伐  
非封疆也不如振旅以為後圖肯堂因入其軍既與鶴芝  
破海口諸城而

王師勢盛鶴芝不能抗乃由閩入浙為阮進部將周洪益所劫  
跟當入舟山黃斌卿致隆禮於肯堂而凡所進言皆弗納  
肯堂鬱鬱不得志作寓生居記以見志貽書都御史黃宗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壬午

義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一羽  
哉未幾張名振奉魯監國至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軍與  
問罪師斌卿戰屢敗求肯堂為救為之上章待罪名振等  
不可監國入舟山拜東閣大學士遂虛所居邸以為王宮  
名振之殺王朝先也力解之而不能得國平歸名振肯  
堂不得有所豫終日咄咄至憤恨不食然老成持正中外  
倚之

徐鼎曰自粵匪竊踞金陵瓜州吾邑彈丸之地四面賦境  
森家無一椽僦屋聚處有類寄居俯仰隨人斧柯莫假讀  
倪淵先生之寓生居記慨身世之飄梗企前修之波塵附  
錄之以當河上之歌焉記曰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

侯虎廢於翁洲館余參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焉張子孫治  
之踰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  
運發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寓  
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慨然嘆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  
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其培  
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  
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  
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為人指以故  
不能為有用之用如榱桷栝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為  
無用之用如臙腫孝曲之詭覆其短以至戴菴三傾筆曠  
再具驅孤撐而羣撼之蜚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亡之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壬午

上荆棘生焉余因為溝斷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  
因為梗飄浸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蹈焉余因為槎泛斯時  
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發幸於死之得所而  
吾事畢矣甯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旁有圃又有地主  
如黃侯舍蓋公堂下蕭子榻乎夫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  
遇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笠戴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  
宿無間焚埽予嘗校其意趣以為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  
下無寓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  
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邯鄲將執  
險逃夷邪彼其樂梓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



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命扁而起膏肓則余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概也然而感慨係之矣

明監國魯王晉兵部侍郎李向中為尚書

向中與勳武伯章義守沙堤  
師攻福安向中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以所部突圍走沙堤向中乃合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從張名振取健跳所晉尚書兼都察院事時風帆浪浪從亡諸臣多憔悴無顏色而向中平采如故

明監國魯王以吏部侍郎朱永祐為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永祐字爰啓號聞元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小腆紀年

卷十

三

調文選司罷歸乙酉預於松江夏陳之師事敗航海隆武帝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張肯堂薦為北征監軍詔監平彝侯周鶴芝營屯於鷺門鄭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永祐借鶴芝流涕諫不聽乃謀遣客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常謁幕下密召之語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彼必相親乘隙擊殺之以成千古名牧欣然去累謁不得通而芝龍已匆忽行於是永祐以鶴芝軍移劍海壇明年復海口鎮東二城以牧與林箴舞守之四月

王師攻海口牧出戰果勝旋以眾寡不敵城破牧與箴舞皆死之監國再出師加刑部侍郎監軍如故尋與肯堂及都御

史徐孚遠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轉吏部侍郎斌卿誅晉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永祐初不以學問名在舟山輒與吳鍾巒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答曰然則厓山陸丞相亦非邪時諸鎮各以私意相仇殺文臣左右之多致禍永祐回翔其間能得所驩以自保焉

明監國魯王以孫延齡為戶部尚書

放日此與孔有德之婿從吳逆者另是一人

明監國魯王召僉都御史張煌言入衛加兵部右侍郎及日紀

張名振之初奉監國入閩也鄭成功不奉命煌言勸名振還石浦與黃斌卿相犄角吳勝兆求援海上斌卿不樂從煌言與侍郎沈廷揚御史馮京第說名振以所部應之至

小腆紀年

卷十

三

崇明颶風作廷揚死煌言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者導之走問道入海時錢肅樂已奉監國出師於閩浙東山寨羣起煌言以所部割上虞之平岡與大蘭王翊東山李長祥相應屢勸稅相安無擾已復從居健跳監國召之入衛加兵部右侍郎

明河南道御史王翊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石僉都御史監國之次健跳所也翊發使奔問附貢方物張名振以表貢不由已達頗枝之以監國命授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副都御史黃宗義上言諸營文則稱侍郎都御史武則稱將軍都督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強品級懸殊非所以獎勗且無以臨諸營也會翊來朝授石僉都御史

時我

大清招撫使嚴我公福應兩浙諸寨走降相繼我公因渡海發使人四明山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謂翊曰田橫不烹歸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及其後而烹之不已晚乎翊曰善使至醢之我公懼遁去明年三月監國晉翊兵部右侍郎

明右僉都御史李長祥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兵部左侍郎長祥字研齋達州人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南都改監察御史巡浙鹽南都亡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監國航海長祥以餘眾結寨上虞之東山已亥秋翻城之獄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壬午

王師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故會稽農家子號銳敢戰所將五百人具兼人勇戰累勝

王師以全力壓之不支被禽拉脅決齒大罵死中軍汪彙與百夫長十二人將以次日縛長祥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語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逃汪彙追之不及浙東沿村落奉檄得長祥者受上賞長祥匿可人舟中人紹興居數日事益急復遁至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四川人與長祥訂婚姻得其資糧屣屨之助復合眾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尊龍挾雷電將上天溽溽蕩舟士卒皆無人色長祥令發巨礮擊之雷電怒水起立而長祥神色自如俄而晴霽是時入朝舟山晉兵部左侍郎請合朝

先之眾聯絡沿海以為舟山衙張名振之殺朝先也長祥僅以身免

明兵科給事中徐孚遠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左僉都御史孚遠字開公華亭人崇禎壬午舉於鄉與夏允彝陳子龍何剛皆有聲畿社中寇禍既熾陰求健兒俠客南都亡贊夏允彝起兵隆武帝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肯堂薦進兵科給事中閩事貶航海入浙而浙東亦潰遇錢肅樂於永嘉憫哭偕行監國再出師孚遠周旋諸義旅間欲協和其軍方下福甯圍長樂莫事有成不納孚遠乃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時甯紹台諸山寨相望俱為舟山

小腆紀年

卷十六

壬午

接應而柴樓尤與之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多歸之入朝遷左僉都御史十一月丙辰朔我

大清兵克延平之將軍寨明德化王慈燁死之及日德化下乃表常汝以萬曆二十四年封從嗣無攷慈燁其裔孫襲封者歟時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延平所屬又在萬山中

王師退慈燁乃踞將軍寨連破大田龍溪順昌將樂寨破慈燁死之其兵部尚書羅南生等皆降

明監國魯王遣使乞師於日本國

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國主居東京推虛位權

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  
者於諸島爲最強大將軍昵焉周鶴芝微時往來日本與  
撒斯瑪王結爲父子乙酉冬鶴芝以水軍都督駐舟山遣  
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  
楚故事望之將軍撒斯瑪王慨然許之約明年四月發兵  
三萬戰艦軍資器械自取諸其國自長琦島至東京三千  
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修輯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鶴芝  
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參謀林籬舞爲使期以  
四月十一日東行而黃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云  
此舉三桂之續也鶴芝怒而入閩御史馮京第謂斌卿曰  
北都之變並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兵之害也今我無地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十一

可失比之前者爲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偕京第  
往至長琦島初日本伎佛有西洋人爲天主教者入日本  
拏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勒兵盡誅西洋人驅其船於  
島口之陳家湖焚之置銅板通衢刻天主像以踐踏之囊  
橐有西洋物搜得殺無赦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船載砲來  
日本請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故戒嚴不聽其登岸京  
第於舟中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之巡方御  
史者禿頂坐藍輿京第因致血書撒斯瑪王聞長琦王之  
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令其使臣哭於我國  
我之恥也與大將軍議發各島罪人致洪武錢數十萬孝  
卿偕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界以綾

幔月夜懸各色琉璃燈諸妓賽琵琶孝卿樂之忘其爲乞  
師來者日本益輕之無復出師意矣是年冬有僧湛微自  
日本來爲盪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  
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必  
發矣進與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出普  
陀長琦王初聞以梵篋乞師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  
大駭蓋湛微嘗師事長琦島之南京寺住持如定已所能  
不若師乃之賸泉島妄自尊大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  
東京大將軍疑爲西洋人之習天主教者急捕之既知爲  
江西僧第逐之過海湛微欲以此舉自結於日本於是阮  
美知爲奸僧所賣也遂載經而返論者謂日本承平既久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十二

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玩器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  
且忘備豈能渡海爲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無濟也  
攷曰行朝錄云日本不  
鼓鑄故用中國古錢  
徐鼎曰聞之黃宗義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借  
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兩國之師同日而至而崖山已陷遂  
不戰而還茲事何與之相類邪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  
不足載其淺深如周鶴芝馮京第者蓋中包胥之亞歟

辛未明巡撫鄭愛與

天清兵戰於燕子窩敗績死之

孔有德自將擧永州兵而遣他將敗明兵於燕子窩愛與  
於副將陳勝彭昌高勝談王等戰於白虎關俱被獲死

攷曰鄭受亦作鄭恩爰

辛巳明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卒於潯州

時五虎用事胤錫每有奏請輒掣肘發憤成疾遺疏畧曰臣不自量擬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請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城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而無如何一病不起遂快羣腹臣但恨以萬死不死之身不能為皇上畢命疆場而死於枕席是為恨也臣死之後乞皇上簡任老成用圖恢復如以李元胤劉湘容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作皇上心腹股肱成敗可虞臣死不勝遺憾矣於月之二十六日卒贈中極殿大學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三

士太傅兼太子太師潯國公諡文襄妾葉氏有三月遺孕屬部將常某竟負託孫可望之至粵迎駕也執而戮之曰堵制臺何人備奴敢為此邪鞭之百遺卒得不死云

臣竊曰胤錫未為純臣然識時達變之才也論者其收召高李擅封可望與東諸侯為難夫胤錫之仇東諸侯蓋不免禍急浮躁之譏至其收闔獻之餘孽為國爪牙轉禍為福具有權衡是時天下歸

天清者十有其九剩水殘山旦夕不保而欲與巨寇為難多樹敵乎救沙陀以平黃巢之亂模偽救而收也頭之師類非迂儒所能識矣

十二月丙申明師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王永祚張明剛以陸師臨其一面我守將李東斗堅守五月不下孔有德乘明師不備衝收遠河疾走破其老營明兵自相擾亂逃竄山谷永州人惡滇兵之擄掠也縛而獻諸我惟張明剛所部獲全聖式粘聞之頓足曰我蓄銳兩年一朝崩潰豈天果不祚明邪

明張同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

王師乃解去

戊申明開科取士

時史官乏員詔勅多出中書王欲歸其職於翰林閣臣嚴起恆黃士俊奏請考選留守聖式粘疏薦部屬之堪備官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四

職者而王意特重科名於是禮臣黃奇遇請倣唐宋開科取士王命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勅尚書晏清會同禮詹翰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乙榜知名未仕者亦與焉是日王臨軒親試經藝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外廷密奏閱卷諸臣通關節王即遣出獨留輔臣宿文華殿宮中賜臥具內小豎司飲饌拆卷日鴻臚傳各官侍班詔科道而舉情弊以示至公且曰朕即位來始有是舉毋於用後爾等又多言也拆後御筆填寫六卷連命已輔臣再三請更允兩卷合得八人曰劉蕙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植姚子壯涂宏猷楊致和改庶吉士諸臣以諸臣有資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

授編檢王曰此朕特典...考選不同擇日送館教習推禮  
詹翰大臣有品行者為...時黃奇遇郭之奇俱以詹事  
兼禮部侍郎而不相能...爭久之黃士俊請並推候王自  
點定乃已

明魯可藻疏請召錄遺賢

時楊廷樞已死贈侍讀...張自烈為簡討沈壽民劉城為

給事中杜如蘭金光...禮兵二部郎張之陞金光闕為

行人攷日按嶺表紀年...已丑冬尚書魯可藻請召錄諸

之侯實云云時可藻被劾未為尚書也當是庚寅冬事志

明潮州守將郝尙久降於我

天清

小腆紀年 卷十六

明封李建捷為安肅伯

建捷北直真定人亦李成棟養子也自信豐歸協守廣州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六

鎮南宋左大光伯  
泰順林太冲  
福州定南宗善  
同里交業廷建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庚寅我

天清順治七年春正月明永曆四年

乙卯朔明桂王在肇慶府

明監國魯王在舟山

明賜李元胤爵南陽伯元胤固辭不許

王以成棟死難晉元胤車騎將軍封南陽伯元胤力辭不

許乃勉受車騎將軍印而章疏多不改元胤攷日陽秋云

為孫而請書云元胤本姓賈河南人因作假山圖或附會

為之又紀畧載封南陽伯為成于十二月朔是時成棟未

小腆紀年 卷十七

丁巳我

天清兵克南雄明守將武陟伯冑可義死之攷日或言羅成耀

棄韶州走尋伏誅

王師以除夕過梅嶺可義力戰死城陷成耀在韶州聞警潛逃

至廣州會閣臣何吾驥輩劄赴肇慶中途為成耀所劫王

密敕李元胤討之元胤數以失守封疆縱軍擄掠之罪即

席上斬之

辛酉明桂王出奔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初五日己未聞慶關不守召羣臣問備禦之策且議移蹕

西幸羣臣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中金堡彭佺爭之尤力

初李成棟疏言慶衛不待干機務馬吉翔深憾之久與元

崩共事未敢發也急欲王西幸喉夏國祥趣王登舟元胤  
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邪上自西來今日仍歸  
西元胤留之恐宵人謂臣有異志一朝不戒生劫人舟  
培崩錫前移書罷式相稱奉王密敕有東人擗石於岸一  
朝不成生劫人舟朕不復有東土之望云云故元胤於  
至今思之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  
此願命於此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與江甯  
伯杜永和互相堵禦以壯聲援此元胤之職也王手詔元  
胤留守督理各營軍務時上下崩潰尚書晏清吏科丁時  
魁擁厚貲者悉被劫掠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於山良騎  
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正始有甯宇賦財繁盛十倍粵西且  
肇慶去韶千里材官兵士南北相雜內可自強外可備敵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工

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  
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  
朝開警而夕登舟將退至何地邪疏再上而王已移德慶  
抵梧州境矣安定伯馬寶亦拔自流賊中者領兵扈駕軍  
容甚肅士大夫多賢之寶陝西人  
徐齋曰書元胤留守何嘉之也議者以其為成棟養子而  
輕之吾謂勳戚公卿棄故君如脫屣元胤忠於所事臨危  
不渝人臣之義蓋無闕焉

戊辰我

大清兵復取韶州明總兵吳六奇降

放日海甯查孝廉伊璠識  
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  
師征粵官至提督厚報伊璠王  
璠志異蔣士銓忠唯堂文集  
記其事謂六奇以乞師遇

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鉞肅按諸君皆據  
傳聞言之其實六奇在明時為五虎亂潮之一際大埔饒平  
程鄉永應帝授為南澳總兵順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自  
南雄下韶州六奇與礪石鎮燕利迎降臺灣外紀行在陽秋  
言之歷歷安得謂乞巧迎降乎貳臣傳謂六奇豐順人少時  
乞食各郡習山川險夷至是以總兵降請導大軍招徠旁  
邑自効蓋乞巧乃少時事查也相遇實非在明也附錄於  
此於王馳驅後人諱之而托言驛貴於與朝非實錄也附辨

明兩廣總督杜永和自海口復入廣州

王

師破梅嶺永和倉卒登舟出虎門元胤移檄責之乃復入城

固守

庚辰明黃士俊罷召朱天麟入閣

王之出奔也士俊坐閣中不去王念其老令回籍召天麟  
入直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

小腆紀年 卷十七

手

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豈下當奮然自將使文武諸臣  
盡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畧嶺北湖南為  
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為主持政本試問今之政本安在  
乎王不能從但趣令人直而已廣州之再破也士俊與何  
吾駒楊邦翰李貞吳以連俱薙髮降廣州人為詩嘲之曰  
君王若問臣年紀為道今年方雅頭蓋士俊投降時年八  
十二也

明監國魯王命李錫祚李錫貢佐阮進守螺頭門

錫祚錫貢岐陽王文忠之裔孫也以勇力聞航海來朝故

有是命

明朱成功取潮陽

知縣常望鳳降令洪旭督徵糧餉和平寨不服遣右先鎮楊才攻破之屠戮無遺不數日才暴病死成功以林勇代領其眾

二月甲申朔明桂王駐梧州

王於是三至梧州矣百官請修行臺王難之乃以舟為宮殿

明命陳邦傳高必正救廣州

廣州固守不下李元胤計誅叛將羅守誠人心益堅

丁亥明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翰林院侍讀劉湘客以罪下獄尋遣戍

時李元胤留守肇慶王命陳邦傳統兵入衛五虎失勢於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四

是吳貞毓郭之奇萬翔程源輩咸脩舊怨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李日燁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胤彭全等疏論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黨誤國十大罪王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大學士嚴起恆請對水殿不得入率諸臣長跪沙際程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二語當萬死聲達慈甯舟中蓋堡駁御史呂爾璵疏中語也呂爾璵馬吉翔門下士盲人都督張鳳鳴收日一受密旨欲因是殺堡於古廟中陳刑具用厥衙故事履鞠之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叩頭哀祈招賊數十萬獄成堡時魁並請成湘客正發贖配追賊擊式再疏爭之謂中興之初宜保

元氣勿濫刑詔獄追賊乃喜劇魏忠賢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王頒赦布四人罪狀式相封還謂法者天下之公也不可以蜚語欽章橫加考察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疏凡七上不聽

戊戌我

天清兵復取武岡明奉天總督劉祿監軍御史毛養登死之馬

進忠退保靖州收日養登疑即壽登亦作壽敦皆野史謬字

己酉我

天清兵攻明廣州

總兵吳文獻以舟師守東南門

小腆紀年 卷十七

五

王師不敢逼張月李建捷出城戰屢有斬獲捷書往來行在以是少安

明惠州總兵黃應杰分巡道李士璉知府林宗京執趙王由棧及郡王十三人以叛降於我

天清

士璉吉安人田仰之中軍也與潮州郝尙久投誠於我

大清輸情款督郡餉導

王師入關執趙王由棧及郡王十三人以獻凡江右宗室之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

王師遂長驅而進收口按世表趙王世子由松未幾斃無子年襲封後無效由松其田松由林之異母弟

明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

璉以討劫盜劉成玉帥師東下遂赴梧州初劉成玉者平樂隸也為永國公曹志建權稅官與撫軍魯可藻之旗鼓趙玉相狼狽可藻丁艱居舟中成玉利其貨掠之璉怒討成玉成玉奔志建軍兩軍後關瞿元錫謂志建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惟藉羣公固廉簡之交繼桓文之業乃忘大仇而修細隙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哉志建悟杖殺成玉事始解然主將蠶雖釋而眾軍士益如水火

王師之襲平樂也將士疑為志建兵殊無鬪志以致於敗

大清兵克甯都明監察御史徐伯昌兵部員外郎彭錕死之

金聲桓敗歿

王師徇江西郡縣自揭重熙傅鼎銓余應桂曹大鎬張自盛諸義師抗拒外嬰城不下者則甯都為著徐伯昌字子期新城人崇禎庚午舉於鄉隆武帝投兵部主事遷監察御史奉命督江西義旅自新城廣昌抵甯都

王師圍之經年不拔城破自經大書於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時庚寅二月十日也先春奉父命早娶匿山中復返入之同及於難彭錕字劍伯甯都諸生嘗從楊廷麟治兵授兵部員外郎廷麟敗以幼子為屬錕厚撫之及甯都被圍置酒訣親故曰此城必破我義不辱且我與楊公事久當死所以不死以楊氏孤也今孤少長我死

必無虐忠臣後者索衣冠燒燭於庭呼妻李氏冠帔出北面再拜引繩就東西偏各自經死

明總督鳳陽義軍兵部尚書王燭與

大清兵戰敗被執不屈死之

燭奉命總督義軍帥眾連戰潛山太湖間兵敗俘至江甯不屈死於是皖省義師畧盡矣

三月己未卯刻日赤如血

我

大清兵克永州之龍虎關明總兵向明高姚得仁戰死曹志建奔灌陽推官唐誼被執不屈死之

誼字正之武陵人父紹堯忤魏忠賢下獄誼年十四負鎖

請代人稱其孝考授推官隨父任汝南陝西勦寇有功父

臨終命誼及其弟誠毀家勤王誠字存之崇禎癸未進士官少詹事助瞿式耜守桂林進文淵閣大學士督五省義師與何騰蛟相犄角湘潭破奔肇慶誼留楚奉母保龍虎關與粵中相應我鎮帥馬蛟麟襲之全家被執脅誼作書招誠誼大罵見殺蛟麟乃執其母入粵誠號泣上印殺自囚賊母蛟麟禮而釋之或為之於

朝誠作詩謝之曰無如世相韓此義不忍絕遂隱秦人山以終

次弟訪字周之以桂林中崇禎壬午鄉試第一式耜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掌制亦奉命入楚聯將各鎮知不可為乃痛哭祝髮稱食苦



夏四月明考選朝官

詔行考選而與選者多不協人望朱士焜補吏科給事中  
董雲驥補御史潘駿觀補職方主事雲驥謝恩時伏地不  
能起殞於御舟駿觀無朝冠以便服行禮奪職

我

大清兵入柳州明巡撫黃順祖總兵林國瑞戰死

明嚴起恆罷召王化澄入閣

吳貞毓等十四人之合疏糾五虎也將寘之死以起恆數  
為丁時魁金堡所指摘意必乘機下石而起恆顧力救之  
因大惡起恆合詞請召王化澄入閣給事中雷得復劾起  
恆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王不悅奪得復官起恆力求罷斥

小腆紀年 卷十七

王挽留至再不得放舟竟去

明朱成功攻揭陽之新埠寨降之

成功以施郎為左先鋒鎮弟顯貴為右先鋒鎮黃廷為援  
勦右鎮王秀奇戎旗鎮甘輝親丁鎮是月復至揭陽攻新  
埠寨寨長乞輸餉計之尋詔安人萬禮有眾數千因施郎  
以降改口萬禮即張禮辨見後

五月明鄭國公高必正與平侯黨守素南陽伯李元胤朝於  
梧州詔嚴起恆入閣

時與國公李赤心已死兵權歸必正守素二人以兵五千  
入衛於五月十三日抵梧朝臣郊迎四十里牛酒犒師必  
正大悅貞毓欲藉以傾起恆為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

嚴起恆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語即決矣庶吉士錢秉鑑

起恆門生也時在坐笑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勸力  
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為奸必正大悟次日對水殿言起  
恆虛公可任金堡等處分過當請手救追還起恆入閣越  
二日元胤自肇慶來慈甯王太后垂簾王東向召三帥同  
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有罪不處分於端  
州必俟到此地是以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  
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王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  
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為以處四臣之故賜  
臣敕書令臣安心辦事乎太后遽曰卿莫認堡等為好人  
卿如此忠義他卻謗卿謀反元胤曰謗臣謀反有本乎面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奏乎抑傳言乎王不能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  
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於堡等之事  
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乃不敢對已復  
面質王化澄徇私置黨化澄窘甚申訴不能成語王為解  
之

明改戍金堡於清浪衛

王召對廷臣忽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對者  
明日錢秉鑑疏言臣昨侍班次惡堡者皆在列而皇上再  
問無對者則天良難滅堡之不為小人可知堡受刑最重  
左腿已折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孑然殘廢  
之身躡於荒郊絕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

之實殺之也乞量改近邊乃改清浪衛高必正贈俸白金為藥資不受馬寶自德慶來親為洗創堡竟不死為僧二十餘年而終

徐肅曰堡塞自命循資格拘小數僨事有餘救時無濟仁傑昌宗云云出語不倫尤失人臣之禮孔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其堡之謂歟

明詔中書科非軍國大事本章不許封進

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承亨互訐太后語王傳諭中書科科道本章不許封進王曰是絕言路也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不許擅封

明陳邦傳襲高必正營必正西走

不虞紀年 卷十七

必正朝回邦傳嘆其不附已潛遣兵襲其老營必正請援於桂林瞿式耜命滇營總兵劉崇貴駐柳慶遙為聲援王聞之敕邦傳諭以和好

明馬寶襲清遠以救廣州不克

時清遠參將鄺文龍東莞總兵張道瀛參將張善南雄副將覃養志等俱降

明以兵部左侍郎萬翔掌部事起復魯可藻為兵部侍郎

明晉封焦璉宣國公胡一青衛國公曹志建保國公

萬翔久為五虎所抑可藻亦以瞿式耜疏劾失職五虎敗翔掌中樞可藻以附吳貞毓升樞試思結援於諸勳固有是命時諸帥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而已

明封廣州總督杜永和等為侯

廣州東南二面距珠江惟西城為山麓永和樹木城疊石守之濬三濠通海潮泥淖不能攻

王師長圍困之暑雨蒸源弓弦解膠幾欲退師而高必正兵已

西走陳邦傳馬寶戰敗李元胤駢兵三水觀望不敢前圍愈急萬翔魯可藻一籌莫展惟請晉封諸將以慰勞之

六月明文安之朝於梧州命人閣辦事

時嚴起恆為首輔王化澄朱天麟次之安之至起恆讓為首輔

明朱成功討蘇利於碣石衛不克旋師圍潮州

蘇利饒平人流落海豐為盜嘗與碣石衛民構覺民乞援

不虞紀年 卷十七

於同安之號犬目公蘇秦者秦擊利敗之遂入碣石利依秦為裨將戰輒勝秦以其同姓益重之秦偶疾利刺秦自代明末五虎亂潮之一也懼為成功所併投誠於我

大清為左都督而陰持兩端不難髮成功率率舟師討之風逆失利反師圍潮州陳斌燒斷廣濟橋晝夜攻擊郝尙久死守不下乞救於漳州總兵王邦俊

我

大清兵復取雲霄詔安進攻盤陀嶺明朱成功部將柯宸樞死

王邦俊聞潮州圍急統大隊至長橋守羅山嶺之黃廷洪政棄城走而宸樞據險扼守

王師不能進邦俊以騎兵往來誘敵而令副將王之剛自盤龍  
小路度嶺游擊張勝由杜澤過雲霄宸樞分兵逆戰礮矢  
盡全軍皆沒宸樞晉江人隆武帝授以參軍督軍出關屢  
有奇謀成功聞其死大痛曰吾不恨失浦詔恨亡宸樞耳  
遂解圍軍於潮陽

明朱成功部將甘輝擊斬叛將黃亮采

亮采見雲詔之失與其黨陳被五李英等叛攻行營輝擊  
斬之軍乃定

秋八月中秋節明從臣朝賀於水殿

自春至秋嚴起恒王化澄隨駕逍遙河上民間爲之謠曰  
漢宮秋也昭陽愁也蓋起恒字秋治化澄字昭陽也中秋

小腆紀年

卷十七

三

節御舟泊梧州之繫龍洲王與三宮置酒簫鼓起恒手書  
水殿二字爲扁額濯纓唱和中宵不樂而罷以聞清遠惠  
莞敗報也

徐爾曰特書何吾無譏乎爾傷之也

明朱成功襲殺鄭聯取廈門遂取金門

廈門金門兩島爲鄭彩鄭聯所據芝鵬說成功取之成功  
曰取之不得反結爲仇芝莞曰建國遠行惟聯在厦此其  
時也施琅曰聯嗜酒無謀藩主以四巨艦揚帆回師寄泊  
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餘船假爲商賈分駐旁港登  
岸拜謁相機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成功曰吾欲善  
取之庶免殺兄之名芝莞曰恐其部卒生心殺之爲是不

見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乎成功乃率甘輝應部共攻杜  
輝精兵五百船四隻於中秋夜泊舟鼓浪嶼聯方醉臥萬  
石巖巖踞城東數里鑿石成洞聯所造也報至不得通語  
朝酒醒櫛髮出迎成功笑曰師屢敗兄能以一軍相假乎  
聯未及答諸執銳者突前挽其舟聯唯唯惟命成功麾軍  
過聯船聯將士驚伏莫敢動邀聯飲於虎坑巖投壺角勝  
聯歸途至半山塘伏起刺殺之成功勅兵入城伴槌胸大  
哭曰誰殺吾兄令兵守聯與彩宅門飭無令不許擅入斬  
其用事者章雲飛於是聯部將陳俸藍衍吳豪等咸歸焉  
彩之將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聞聯死亦率全隊舟師  
降舊將藍登亦來歸乃遣洪政持書折矢招彩初彩之出

小腆紀年

卷十七

三

師也戒聯曰國姓帆船來往宜備之聯曰少年乳臭何足  
介意既聞聯死嘆曰所託非人吾之咎也彩既敗於沙堤  
乞援舟山不獲無所歸而政適至因嘆曰吾年老諸子弟  
能繼志者大木耳吾願全軍解付令弟斌偕政復命成功  
遂兼有兩島威震海上

九月我

天清兵克灌陽明知縣李遇昇死之曹志建奔恭城

先是龍虎關之敗志建兵潰入恭城陽朔聲言將至桂林  
焦滇諸營皆洶洶懼式相發犒金五千兩命兵科吳其露  
往撫之而

王師亦退駐衡州事少定至是再失利志建奔恭城馬進忠亦

退於瓜里走武岡山中桂林大震

我

大清兵復取全州明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入於桂林

于元燧督兵桂林有女許聘王永祚子矣印選為其子強

委禽焉又與胡一青爭總統大閱一青出守榕江從事獨

勞而印選居城內老營擁姬妾自娛諸帥心不平焦璉兵

在安樂粹呼之不能至

王師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諸帥託分餉入桂林榕江遂成空壁

故莫有堵禦者

孫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明總兵皮熊走清浪衛追執之

可望自稱秦王之後諸軍悉曰行營設護衛曰駕前官自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十四

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則曰啓

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曰國

主皮熊畏其逼也遣官李之華通好請盟可望致書曰貴

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虜守則可以資保障獨是不

肯有司罔知邦本征派口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途

甯無救災卹鄰之念以為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

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通聲息若祇

以一盟了事為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

得書益懼避清浪衛追執之奪其兵既而釋之

孫可望入貴州執明僉都御史巡撫孫承汾吳平越執威清

道黃應運皆不屈暨絕兵於某等凡之

貴州院司道官會請可望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省可望

因下教安定之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文職之監軍督餉

部卿僉憲武職之總制參遊各銜名概行裁革無敢抗拒

者惟承汾應運總兵姚某劉某等六人詭賊求死可望怒

曰爾願死不與爾良死縛六人於地驅劣馬數十蹶踏之

籍其家陳口四門以節不順已者姚劉諸人姓名鄉貫不

可詳惟承汾應運為最著承汾字懋衣晉江人崇禎癸未

進士由淮安府推官入為浙江道御史隆武帝命以原官

巡按貴州與定番侯皮熊總兵范熾協力勦撫福京亡粵

中命未下熊熾疏留之晉太僕卿兼僉都巡撫可望之納

款也令李定國會盟於龍里可望入貴州承汾貽書責之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十五

謂牛耳之血未乾北門之師夜至君父可欺天地神明不

可昧也可望兵劫之遂與應運等先後被執應運字際飛

福建歸化人邑令楊鼎甲奇其才拔為童子試第一隆武

二年鼎甲已易名鼎和官雲貴部院朝於福州怪應運久

滯經生題為監紀推官攜之入滇委管貴陽府刑務永歷

改元思州苗叛鼎和謂應運曰不遇盤錯何知利刃子努

力為之投應運思州司理兼監軍僉事甫抵任而平越所

屬黃平諸苗交叛應運由思州率兵抵黃平苗解圍去承

汾時為巡按以平苗功題應運平越知府加參議銜既復

令攝威清道事以備可望應運置家口於平越而輕騎赴

安順值川將王祥兵潰掠食遺義居民請滇求救撫按議

遣官撫之莫如應運才可望聞應運遠出遣李定國護安順據之應運歸途聞報徑詣定國說之曰將軍有事於安順何不尺一相報乃駭動貴部邪定國曰將出兵從此武夫本色勿怪也應運曰恨安順陋耳若可屯駐車騎何不啓聞天子請此彈丸爲牧地天子方懸爵賞以網羅英雄未有不許將軍者應運便當解職以鎖鑰相付矣定國色益和遽曰正欲與貴道商之應運知其心動又難之曰宿聞將軍神勇敵萬人又所部精銳一當百乃前此所據地旋得旋失何邪定國曰兵家得失無恆不足論也應運曰不然當是名義不正人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子之名號加以將軍之神威統率羆虎掃蕩不庭而聞風

小腆紀年

卷十七

未

義從者又絡繹交助天下誰敵將軍者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中山開平不足比也今將軍舍萬世不朽之功業而不王不霸傳舍州郡非良圖也定國欣然曰貴道言是卽當與平東謀之應運曰平東在滇遠未可期應運當林盤收與將軍定約耳定國許之乃歃血誓扶明室無二心可望聞之不善也偵知應運赴平越遣馮雙禮裝而執之執送貴陽厲聲詰曰爾以茅土許安西便當以九五尊我何爲不舞蹈乎應運曰平東誤矣平東不嘗貢獻天子求冊封乎同僚耳何拜爲可望曰吾據滇黔帝制有餘於冊封何有應運曰如是則平東叛天子卽亂賊矣王臣豈拜亂賊乎承沔亦笑曰頭可斷膝不可屈也可望怒同下之

貴陽獄可望猶惜應運才使護衛再三諭降應運語益厲乃同遇害時庚寅九月也定國聞二人死心怨之自是不受可望節制矣平虜將軍許盡忠目擊而嘆曰獬豸豈狼逢人卽噬何分賢愚吾肉喂犬狼何益賂張護衛使說可望曰大王將建大業四門宜祓除不祥陳尸橫衢非禮也曷瘞之乃於貴陽南郊之毛家巷側列葬六棺葬畢盡忠潛入頂把苗洞不復出辛丑之春應運子培鼎扶櫬歸辭盡忠見盡忠率卒屯田自食其力猶服舊時衣冠云放口參陳世熊寒支集

小腆紀年

卷十七

七

奇齡全祖望李世熊之徒皆初碩學見聞親切紀述足傳而窮鄉僻壤之文獻無徵者歸於泯沒良足悲矣孫可望遣其將王白奇劉文秀白文選分道取四川可望聞袁韜武大定之殺楊展也始有圖蜀心上書爲展訟冤使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文秀文選取遵義明綦江伯王祥與劉文秀戰於烏江敗績死之遵義陷祥戰於烏江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盡收遵義地初獻賊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拒守凡八年劉文秀攻建昌衛明在籍前長沙知縣高明死之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

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兵敗自焚死

劉文秀陷明越嶲衛

寇攻城指揮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等死耳他日恐其遲也遂挽唐氏闔室自焚死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焚火死皆受聘於人而未嫁者

劉文秀陷黎州明土千戶馬亭李華宇等死之

亭華宇及楊起泰等之佐馬京破賊龍觀川也沈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亭襲為千戶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賊擒而昂之年八十四矣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歿於陣同時起兵之姜黃李奈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者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劉文秀陷榮經明知縣黃儒死之

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磔死

劉文秀陷明雅州

曹勛初敗賊於雅州與楊展為聲援展死而劉道貞以病卒范文光痛楊展之死入山不視事勛勢益孤文秀突至出勛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洪雅之天生城明義民余飛戰死

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踞之飛單騎被圍力殺十數人死

明監國魯王命周瑞周鶴芝分屯溫州之三盤

監國以舟山孤立命周鶴芝以樓船三百艘屯溫之三盤為犄角七何瑞與鶴芝有隙監國命武陵人胡明中往解

之至則構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鶴芝亦結於阮進彩之為成功所窘也乞援於舟山鶴芝既怨瑞而名振亦欲結好成功反擊破彩眾彩遂歸成功後終於廈門

我

大清兵克四明山寨明魯兵部右侍郎王翊以其眾入海御史馮京第為叛將王昇所殺

王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謀曰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

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山軍帳三十里遊騎四出搜剔伏藏翊累戰不能抗避之入海京第以病不能行居灌頂山中為降將王昇所殺京第字躋中慈谿諸生也攷曰航海遺聞謂京第為庚辰進士按題名碑是科無京第名浙江通志亦不載全祖望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充

謂其與華夏王家勳諸公同為過情之舉則諸生無疑

我

大清兵克大皎山寨明魯御史張夢錫死之

夢錫字雲生鄞縣六狂生之一也董志甯華夏之徒皆文弱士司書檄奔走聯絡夢錫則於弓矢戈矛皆習之翻城之獄既幸免誓守山寨大皎之軍與平岡之軍相望故諸營呼煌言為大張軍夢錫為小張軍

王師既克四明山寨大張軍航海入衛獨小張軍五百人相守

不去

王師合圍夢錫挾長矛出關夷傷畧相等力盡死五百人從之死呼之降無一應者有三人突圍出翌日大皎之南麓有

負夢錫屍以葬者卽此三人也

臣鼎曰孟子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諸生草莽之臣未受一命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乎而欲奮博浪之椎齒睢陽之劍以至赤族湛身而不悔其忠義可以激頑懦而不待謂非過情之舉也然則紀年何以錄之明之亡也臺省大僚封疆專閫視宗社如傳舍奉君父如弈棋至有平居高談名節自附清流蒙面事仇甘心唾罵而窮山絕谷布衣韋帶之士乃或裹糧跣踵流涕書檄此其志氣偏皜乎與日月爭光論者謂土崩瓦解之秋支撐一隅海濱蠻島浪楫風帆保其冠裳數十載則皆諸義士之風聲所激而起者豈不諒哉郵縣前有六狂生後有五君子五君

小腆紀年 卷十七

辛

子者死於翻城之獄六狂生則董志甯以舟山破死陸宇燁以應海上軍死張夢錫以大皎寨破死華夏王家勤亦五君子之二也同時死惟毛聚奎以亡命老死牖下所著有吞月子集多不傳惟與人卑人丐人傳為裨官家所錄焉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嚴起恆疏請修省

蘇利陷惠來明朱成功部將盧爵知縣汪匯死之

利偵知成功回廈門攻破惠來島戰死匯自刎死

明朱成功取銅山南澳閩安諸島

成功命洪政招安諸島悉聽約束乃分其軍為五而自為

中軍攻日臺外記謂以林察為左軍周瑞為右軍張芝振為前軍周鶴芝為後軍是時舟山未亡名振鶴芝無由歸成功當是名振與成功相約結因遙授是號耳志之俟攷以舉人馮澄世潘庚鍾紀舉國攻日三人皆泉州人庚鍾舉人林俞卿林奇昌皆日同安人奇昌漳州人澄世隆武舉人林俞卿林奇昌皆日人皆隆武舉人恩貢諸葛倬諸生蔡鳴雷攻日皆晉江人為參謀以圖進取

十一月辛亥我

大清兵克廣州明村永和走瓊州

十月初十日庚寅為永曆帝誕辰永和率文武朝賀於五層樓守西門外城主將范承恩在焉承恩舊為淮安府阜役目不識丁眾號為草包永和於班中呼之以是大恨潛通於我平南靖南二王戊申

小腆紀年 卷十七

辛

王師攻外城令軍士舍騎徒步涉淖冒矢石奮戰承恩退入內城

王師毀木柵礮擊西北隅是日未刻城陷承恩降永和航海保瓊州久之降於我

大清

甲寅我

大清兵入桂林執明督師瞿式耜總督張同敬

是日寅刻報

王師大舉入嚴關式耜檄趙印選為職守計不應再促之則盡室逃甯遠伯王永祥迎降衛國公胡一青武陵侯楊國棟綏甯伯蒲縷甯武伯馬養麟等馳出小路勅兵兵自潰乃

皆迷式耜危坐府中總兵戚良勳操二騎至跪而請曰公為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尚可處若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為大臣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人誰不死但願死得明白耳家人泣請曰次公子從海上來一二日即至乞忍死須臾一面訣也蓋式耜次子元鎬聞關入粵時已至永安州矣式耜揮家人出曰毋亂我心我重負天子尚念及兒女邪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入見曰事急矣將奈何曰封疆之臣將焉往子無留守責曷去諸同敞曰死則俱死耳乃呼酒對飲四顧茫然惟一老兵不去命呼中軍徐高至以敕印付之曰完歸皇上勿為敵人所得也是夜雨

小腆紀年 卷十七

不止城中寂無聲兩人張燈相向黎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入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偕之出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踞地坐舉手曰誰為瞿閣部先生式耜曰我是也願曰坐式耜曰我不慣地坐城陷求一死耳有德曰甲申之變

大清國為明復仇葬祭成禮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吾斷不殺

忠臣閣部毋自苦吾掌兵馬閣部掌糧餉一如前朝事何如式耜曰我明之大臣豈與汝供職邪有德曰我先聖後裔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同敞厲聲曰汝不過毛文龍家提湯器奴耳毋辱先聖有德怒自起批其頰叱左右刀杖交下式耜叱之曰此宮詹張司馬國之大臣死

則同死耳不得無禮有德遂命還其衣冠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南面稱孤投誠後擁旌節爵名王公今日降明日亦然矣語曰識時務者為俊傑

清自甲申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縣縣破至州州亡天

時人事蓋可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屢挫強兵能已見於天下不轉禍為福建立非常空以身膏原野誰復知之式耜曰汝為丈夫既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為人鷹犬尚得以俊傑時務欺天下男子邪昔少康光武恢復中興天時人事未可知也本閣部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刀鋸鼎鑊百死莫贖尚何言邪有德知不可屈館兩人

小腆紀年 卷十七

於別所供帳飲食如上賓有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煥皆者雅髮之漸也兩人日賦詩唱和次日詩名浩氣吟自序警語將棄城去城亡與亡余誓必死別山張司馬自東江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司馬從而和之其一曰藉草為茵枕木為床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只告天九死如歸還惜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密議孤臣憂地然其四日已折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副江山人盡鄉四年前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剝取忠魂落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願仰須臾階下鬼何愁慷慨殿中狂須知榜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語益莊莫笑老夫輕一死汗青留姓名香其四日年歲賦蒼黃臣皮骨民堪畏樂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白捐身其五日遠臣死節未尋常漢死猶負節傷梅主竟能敢忘幸有顏毛留旦夕魂今守此知難免屬鬼他年



士室豈偷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勉勉君多苦語極悲  
我大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為滴兩聲四大久  
同泡影英雄到底誰明其七日嚴灘載載臣心坐百  
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同人事改孫謀爭及祖功深二  
雨時水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良病餘生刀俎寄還成  
尚蕭森其入曰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頻力何事  
千年彈指去網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頻頻力何事  
因學楚囚了卻人間生死事黃冠莫擬故鄉遊同敵  
序云被刑一月餘兩臂俱折忽於此日右臂復能微動  
臂不可動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復痛不可忍此其  
絕筆乎敢煩留守師奇道公道兩師如別山之左右手  
也未嘗明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  
讀學士江陵文忠公孫同敵因中草詩曰一日悲歌待  
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名姓空留死後  
魂兮懶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同時抗節者靖江

王亨歎棄城走其世子某及長史李某自縊於宮中又鄰  
縣余鯤起初與主事李甲春起兵復寶慶會何騰蛟下長  
沙騰蛟死重趺至桂林城破入野寺絕粒死棄官為僧者

小腆紀年 卷十七

方以智金堡而外有嚴煒錢秉鎧陳純來焉煒秉鎧事詳  
秉鎧所知錄陳純來者字孝標奉化人以監生赴桂林官  
工部主事監造興陵嘗奉詔誅佟養甲城破或勸之走曰  
吾守陵寢以待吾君之還死且未敢况行乎為浮屠裝居  
陵下以終  
臣竦曰所知錄云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式相錦囊數封  
諭臨危始發擒靖江用焦璉守桂林皆錦囊中策末一封  
則標曰庚寅元旦發中有扶公榮歸四字秉鎧親見之非  
妄語也數果不可逃哉

已未明桂王出奔陳邦傳叛王走南甯 放日記畧載王於乙  
初十日始發梧州始安事畧亦云初十日間報稱說當不  
妄傳事與歲十月初七日辛巳出奔後清日情事既不合且

十月初七日亦非  
辛巳謬誤已極

報至梧州倉卒幸濬初邦傳欲留王以自重不果懷異志  
而未發也聞廣州破飛帆先歸謀劫駕王舟衝雨而過不  
及發乃劫百官函簿之舟在後者部郎潘駿觀董英許玉  
鳳墮水死內閣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走北流入容縣港  
嚴起恆馬吉翔李元胤追扈及於南甯百官稍集飢凍無  
人色乃括行囊並吉翔所獻四千金散給之

明趙印選胡一青之師駐南甯州 改曰亦  
作南甯州

十二月 明閏十一月 丙申明督師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江  
廣總督兵部尚書張同敵猶在桂林論降不屈死之  
兩人在桂林四十日求死不獲式耜謂同敵曰偷生未決

小腆紀年 卷十七

為蘇武邪李陵邪人其謂我何乃草檄論焦璉曰城中滿  
兵無幾若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有降臣浙人  
魏元翼者曾任桂平督糧道以貪墨為兩人所劾布還卒  
獲其檄獻之有德十七日丙申數騎至繫所式耜曰乞少  
緩待我完絕命詞援筆書曰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  
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八頭絲猶帶滿天香肅衣冠南向  
拜訖步出門遇同敵曰吾兩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  
矣同敵手出白網巾於懷曰服此以見先帝行至獨秀岩  
式耜曰吾生平愛山水願死於此遂同遇害同敵屍不仆  
首墜地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  
亦三有德股栗觀者靡不泣下同死者旗鼓陳希賢錦衣

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齋印之徐高被獲於陽朔山中亦同死焉金堡時已為僧名性因上書有德曰山僧悟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成清淚以路道之梗養痾招提飯命三寶四閱月於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總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為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於王即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宗之於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又曲法以赦其子盛德美名於今為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鄭汪立信之家豈非與聖人禮教共植藝倫者邪山僧嘗私論之衰世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勳哉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為兩公殮殮公幼子尤宜存郵張公無子益可矜哀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絲綵葬豈可視忠義之士

如盜賊寇仇然必滅其家狼藉其支體而後快邪夫殺兩公於生者王所以自為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為德也山僧以生死之交情不忍默然於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書上未報而吳江義士楊藝字碩甫者服衰經懸楮錢肩背間叩軍門號哭請殮故主屍有德嘆曰有客若此不愧忠良矣許之藝撫屍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平忽張目左右視藝撫之曰次子來見邪長公失所邪曰猶視門下士御史姚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甯師徒雲集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兩人

小腆紀年 卷十七

於風洞山之麓端與陽羨清凝上人廬墓不去先是式相知桂林不守遣其孫中書舍人昌文詣梧州陳狀辭世襲爵王授昌文翰林院簡討賜式相黃鉞龍旌節制公侯伯大小文武甫撰敕文而東西省垣齊陷昌文走山中叛將王陳策挾之至梧州大學士方以智時為僧於大雄寺言於我鎮將馬蛟麟曰瞿閣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以德綏之義聲重於天下蛟麟厚遇之魏元翼恨不已構昌文於有德將甘心焉一日聞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孝乃欲殺我孫邪七竅流血死有德嘗以事遣一卒禱於城隍恍惚見同敵南而坐有德聞而大駭為雙忠神位祀之因厚禮昌文遷式相柩

而改葬之清凝上人亦逕同做樞與夫人合葬焉明開見錄庚寅始安事畧寒支策所載皆同詳載之以見忠義之感神人也

徐鼎曰紀年於左懋第袁繼成黃道周瞿式耜之死書曰

猶在何士有一時血氣之激蹈死不悔遲之久而畏蕙之

心生遲之久而富貴功名之念動蓋無直養無害之氣義

藁而取之一時金蝕而渝石磨而泐理勢然也文山之言

曰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數君子者庶幾聖賢知命之

學哉

明大學士王化澄戶部尚書董天閔俱降於我

大清

明擢兵科給事中張孝起為副都御史巡撫南甯

小腆紀年

卷十七

辛卯

孝起原名起吳江人舉於鄉為廉州推官舉兵謀恢復兵

敗被獲妻妾投海死遂韃軍中李成棟歸明孝起得脫去

王以為吏科給事中孤峻不與流俗伍王幸梧州五虎失

勢辭職乃以孝起掌印高必正為劉湘客鄉人疾孝起之

排湘客黨也怒罵於朝王為解之始已王再幸南甯趙臺

避陳邦傳之逼遁入土司乃擢孝起為巡撫兼巡撫高廉

雷瓊四府城破走入龍門島被執不食七日死

明高必正李來亨之眾走川東

高李之眾久竄賓橫南甯間食且盡畏

王

師之逼率眾渡瀘自黎州出掠嘉眉分據川湖開耕田自給

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宏等兩之眾猶數十萬來亨赤心養

子也赤心死推必正為主必正死而來亨代之焉

明封孫可望為黃王猶不受

王師已逼乃遣編修劉港封可望為黃王至平越不得入楊長

知言於可望曰秦黃等耳假何如真不聽李定國請令畏

知終其事故畏知得至南甯收日明史棄以為是年十一月事與諸書同紀畧以為明

年三

明朱成功率舟師南下援粵東

時奉粵中詔命成功率舟師從虎門入成功乃以黃大振

收日即前構黃斌為援勦前鎮守海壇撥水師阮引何德

陸師藍登屬鄭芝鵬守廈門自率諸鎮南下勤王至潮陽

而施郎與陳斌不睦因止不進有首黃海如通於我定南

小腆紀年

卷十七

辛卯

王孔有德者成功遣林習山襲殺之宥其餘黨分配各鎮

辛卯我

大清順治八年春正月己酉朔明永曆四年十二月朔自二月以後為明永曆五年

年六

明永曆三年大統歷於庚寅十一月置閏而我

大清則於辛卯閏二月也時兩廣州郡內附我道府州縣官抵

任者皆以是日為辛卯元且行拜賀禮而鄉鎮居民未奉

大清時憲書仍永曆舊歷則以是年二月乙卯朔日為元且守

除拜歲有鄉城之別焉收日釋史勘本及粵事記言之甚詳而黃宗義行朝錄則言永曆是

日升殿受朝賀十日祀太廟者宗義什

於魯而未仕於粵故紀粵事多舛也

明命大學士文安之總督川湖諸路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

事進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黨守素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及譚宏譚詣譚文等爵為公侯放日十六營姓名可放者十四人與初降時亦殊異蓋子弟部將之代領眾者也體仁亦作體純非二人也

王師日逼雲南又為孫可望所據安之念川中諸鎮兵頗強欲結之共獎王室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王從之加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路軍務進王光興等十六營爵皆公侯命濟勅行孫可望聞而惡之遣兵邀於都勻奪諸將敕印留數月安之乘間走貴州將謁王於安隆可望坐以罪成之單節衛可望之謀僭號也以安之為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為用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焉  
二月己卯朔明永曆五年正月朔明桂王在南甯

小腆紀年 卷十七

正月後警報少息舊臣有間道奔赴行在者文武兩班位列楚楚王以國家多難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在舟山

閏二月明二月乙卯明魯張名振殺平西伯王朝先

初黃斌卿之破也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鄭彩之敗名振與阮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顧不虞名振之見襲也散遣士卒於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數十人而死其部將張濟明跳城奪哨船投誠於我

大清願充先鋒定海氛於是舟山虛實盡洩我總督陳錦決計大舉焉

臣肅曰蜀事之壞壞於李乾德之殺楊展舟山之壞壞於

張名振之殺王朝先所謂與人關而自斷其右臂者殆天奪之魄歟

明監國魯王設醮於舟山

我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監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禳之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曰如此舉動貽笑敵人

徐鼎曰何以書議也君無楚昭王臣無晏平仲吾於黃皓巫鬼何責焉傳曰國將亡聽於神是之謂與

癸亥我

大清兵取明梧州

癸酉我

小腆紀年 卷十七

三

大清兵取明柳州

明朱成功師次平海衛我

大清兵襲破廈門守將鄭芝莞遁前東閣大學士曾纓死之

成功舟師至白沙湖遇風收入鹽洲港尋至天星所敗我

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進次平海衛慮廈門單弱屬鄭鴻

逵回師助芝莞固守未至而我福建巡撫張學聖信降臣

黃澍之謀偵成功遠出檄總兵馬得功率師從五通掩渡

水師鎮阮引不戰而遁芝莞聞報席捲珍寶棄城下船學

聖督大隊繼至適潮大漲登五通山望波濤萬傾島嶼孤

懸愕然曰此絕地也設有緩急豈能飛渡即日引還得功

方領騎馳騁聞後軍已退不敢坐鎮走定營港而鴻逵部

將楊杼素吳渤已至截諸港渤戰死施即復率陳繡鄭文星從廈門港登岸促之得功嘗為鴻達標下守備故相識也計窮乃盲死駕小船見鴻達說之曰得功奉命過島未曾撥一草一木今無舟可渡必死但恐得功死此島人民萬不能全耳公兄在京眷口在安平乞熟思之鴻達乃逸之去初閩中亡大學士會纓避居廈門城將陷家人促之登舟纓曰此一塊清淨土吾死所也於是月晦日自縊死其門人陳泰阮文錫謀收遺骸泰痛哭曰有吾在無庸子子出而不返則老父倚閭而望吾孤身死則死耳子効力於親吾効力於師不亦可乎泰乃匍匐負纓屍走三十里付其家人殯之歸不食三日卒文錫後為僧名超全論者

小腆紀年 卷十七

李

比之鄭所南謝皋羽焉次日本文陽寮存稿

孫可望遣兵至南甯殺明大學士嚴起恆尙書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乃封可望為秦王

可望怒起恆等之阻秦封也聞王在南甯遣其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兵五千迎扈直上起恆舟怒目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恆曰君等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恩若專問此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江中遂殺堯珍霖載述追殺鼎和於崑崙關鼎和堯珍以阻議故而霖與載述則會勅主秦封者也起恆屍流三十里泊沙渚間突有虎負之登崖守視不去九儀等驚悸累日乃禮而葬之山麓至今人稱虎墳云

徐鼎曰起恆之忠格猛獸而不能化盜臣可慨也然使早從堵增錫之言何至長賊氛而損國威若是謀國者貴識時哉

孫可望殺明東閣大學士楊畏知

畏知入朝見賀九儀等凶悖痛哭自劾因留為東閣大學士可望怒遣使召之王欲執其使畏知曰臣聞猛獸當人則止若得臣而止其逆臣焉避之王揮涕為別手賜金章鑄忠貞直諫四字畏知泣謝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陛下廓清天地正位二京臣即瞑目至貴陽繫獄士民數萬哭請乃出畏知黑神廟調疾先是原河南道御史任俱詔附可望議尊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可望生

小腆紀年 卷十七

李

男乞恩如生皇太子例原楊州副使龔葵亦希可望旨啓陳十事欲租外增賦賦內編馬畏知憤甚輒抵掌謾罵二人亟搆之可望呼畏知詰曰遣汝作何事反作宰相邪畏知曰為大明宰相而死不愈於從亂賊而生乎可望令杖之畏知除頭上冠擡可望曰誰敢辱大臣有死而已乃被害楚雄人以其有守城功立祠以祀焉

三月我

大清兵取明高州

提督李明忠之師潰於岢口

王師追至電白明忠遁遂克高州道臣郭光祖吳人龍知縣文振義副將王邦友俱降

明永州諸生鄧光遠被執不屈死次 攻日行在陽秋載為是歲事而月日不可攷姑以事

夏四月丁未朔明朱成功復取廈門

成功開廈門有警旋師抵廈門而馬得功已去五日矣成功大悔恨移師屯金門之白沙親歷各要口以鄭攀柱為知州築礮臺撥勁旅守之丙辰大會文武議廈門功罪賞施郎銀二百兩陳纒鄭文星各百兩厚郵吳湯家杖阮引何德各五十鄭芝堯以失機論罪當斬芝堯方欲辯而成功已冠帶出隆武帝所賜尚方劍斬之縣首示眾有木藩鐵面無私爾黜臣鎮將各宜努力之語眾軍股栗兵勢復振成功恨鴻逵之縱得功也飭鎮將不許赴鴻逵衙署而

小腆紀年

卷十七

辛四

鴻逵見成功能行其法亦將所部付之謝權歸隱築寨白沙溝亭沼藝花木笙歌自娛後為我將王進功所攻成功移之居金門以老方芝堯擁資棄城成功妻董氏抱神主出航工林禮與之登芝堯舟芝堯遠曰此戰艦也非夫人所居再三促之董氏堅坐不動積藏得無恙軍餉獲充董氏素無寵以是見禮於成功焉

甲寅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銓招兵廣信被執

程鄉之敗諸軍皆散惟平西伯張自盛走保閩界有眾數萬鼎銓入其軍約廣信成武侯曹大鶴並進庚寅冬自盛掠邵武兵敗執俘瀘溪山中鼎銓走廣信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作浴佛會鼎銓與焉為守將所執論降不

從令作書招揭重熙亦不從在獄閱月巾服賦詩朝夕不輟或欲為難髮曰留此與頭俱去也攻日詩云浴佛傳名屬彩鳳 護靈顯斷頭玉甯碎剖心山 不移爭傳巾履 昭取漢威儀見行朝錄 戊午明太后王氏殂於田州攻日行朝錄云蒸甯皇太后馬氏崩於田州誤也 五月葬南甯上尊諡曰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 明朱成功部將施琅降於我

大清

琅本名耶投誠後改今名耶之事成功也年最少風宇魁梧號知兵凡樓櫓旗幟伍陣相離之法皆耶啓之然頗恃才而倨有標兵會德犯法當死匿成功所耶偵擒之成功馳令勿殺耶曰法者非琅敢私藩主何可自徇其法乎促

小腆紀年

卷十七

辛五

斬之持令者歸而構焉成功怒收耶並其父大宜弟顯貴命林習山之副將吳芳守之耶謂顯貴曰兄弟豈可俱斃弟速為計顯貴曰兄雄畧勝弟十倍且無子速行勿多語琅起佯喜笑語芳曰吾以藩主欲殺我乃別有事耶取酒與芳歡飲曰伴我登岸往見當事芳見耶舉動雀躍又以父與弟在船信焉令三人隨之至草仔牽耶出鐵椎推死三人而走匿會厝寮石洞中飢且死適佃兵鋤園老灰見五花豹隱臥大怖頃之儼然施耶也則大驚耶告之故佃兵詢以鯨食魚羹然已倦甚肌革慘慄時成功購之急曰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島中舍匿者族耶夜叩其部將蘇茂門激之曰聞藩主購我千金高爵賢弟與我厚故以贈

也茂曰茂豈責公以求榮者乎救門者秘之居二日跡至茂家乃伏即臥內令妻隔坐以衣覆之夜以小舟載郎渡五通去而席豪請罪於軍門成功赦茂而授以郎職久之郎改名降於我

大清黃梧薦之總督李率奏題授副將後為水師提督卒平鄭氏取臺灣焉

臣稟曰特書何為平臺灣張本也覽施琅歸

國之事蓋與伍大夫相侔荆平昏庸無責焉耳成功傑士胡亦以淫刑失國士乎蓋天將為

聖主驅除之資彼成功者顛倒於其中而莫自主也五月孫可望疏請明桂王移蹕雲南

小腆紀年

卷十七

辛未

王亟召廷臣集議閣臣吳貞毓御史王光廷徐極等勸幸欽州依元胤閣臣朱天麟力請幸滇言元胤屢敗之餘眾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亟宜移蹕以堅可望推戴之心慰中外臣民之望貞毓等力持不可遂寢其議

明命大學士朱天麟經畧左右兩江

天麟幸滇之議既不用乃奉命經畧左右兩江土司以為勤王之助

明命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官

詔曰頃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髮成之中不遑視事今值服除當與大臣商決政事印傳工部修中極殿

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徐鼎曰特書何譏也梁元帝之談老子陸秀夫之進講義崎正雖殊迂疏則一高瓊折楊億曰敵騎充斥公能賦一詩以退敵邪每思之輒失笑也

明朱成功與我

大清兵戰於漳浦之南溪成功憤廈門金穴之覆率中提督甘輝左先鋒鎮蘇茂中衝鎮藍登宣毅左鎮杜輝援勦後鎮陳魁左衝鎮郭義右衝鎮蔡祿後衝鎮林明前衝鎮統領余新奇兵鎮楊祖督武鎮藍衍等從南溪登岸我漳州總兵王邦俊列陣於磁甯以待杜輝藍登奮勇爭先矢將盡少怯余新楊祖蔡祿

小腆紀年

卷十七

辛未

陳魁左右夾擊之邦俊遂潰閉城不出明兵部尚書總督江西軍務楊重熙會師貴溪之百丈礮兵潰被執

張自盛既敗死重熙乃走依曹大鎬至百丈礮適大鎬還軍鐘山惟空營在眾乃就營炊食游騎偵得猝招大軍圍之射重熙中頂大呼曰我揭閣部也據去至崇安邑令勸之降叱曰小子亦讀書不識綱常名教邪抵建甯兵備道某者與有舊出迎之俯揖不敢仰視重熙瞪目詈之遂下獄大鎬兵敗入閩亦被執於寧陽關械至南昌殺之明星子生員吳江兵潰前將師余應桂死之應桂既敗於落星湖復傾貲募眾聞吳江兵潰往援之我

得帥楊捷以步騎奄至城下應桂與子諸生顯臨同被執見殺江星子諸生也戊子起兵應南昌

王師克九江江返南康謀據湖結壘開先寺已敗走都昌得舊鎮將張士彥之標將黃才兵二百人部勒之將復舉才陰款於我執江以獻論死

臣竊曰金王之亂託名恢復故國一時耆宿如揭重熙傅鼎銓余應桂之徒寒裳相從冀得一當金王死其黨張白盛洪國玉曹大籍李安民收殘卒入山出沒邵武廣信間與揭傅諸公相應和所謂四大營之亂也願攻取無策掠掠為生不二年間敗亡晷盡而玉石雜糅繁有節俠讀李世熊所著畫網巾先生傳而知有明二百年之上氣蓋不

小隳紀年 卷十七 季八

與鐘鏡同銷滅也夫

秋七月我

大清兵分道取舟山

張天祿出崇明馬進寶出台州海門陳錦總督全師出定海監國會諸將議堵禦之策阮進獨當蛟關張名振督總兵張晉爵葉有成馬龍英毅將軍阮美阮曠過南師張煌言阮駿率總兵顧忠羅蘊章鮑國祥阮驛鄭麟都督僉事李英傑斷北洋都督僉事任麟為監督留定西中軍金允彥巡城主事邱元吉安洋將軍劉世勳中鎮馬泰三標營守城

我

大清兵克台州明魯督餉御史沈履祥死之

履祥號復菴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縣調繁甌甯南都立上治安貢成二疏頗見採納魯王監國授御史督餉台州時

王師攻舟山道出台州城陷走山中被獲不屈殺於野家人求其屍得首於桑園得身於積屍中以有服帶可據遂合而紉之以葬焉

明張名振奉監國魯王攻吳淞

名振以蛟關天險又海上諸軍熟於風信敵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大學士張肯堂以兵六千守舟山自率兵奉監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曰物議謂公藉此避

小隳紀年 卷十七 季九

敵名振曰吾母妻子弟皆在城中吾豈有他心哉遂發既而舟山不守大學士沈宸荃每咎其恃險輕出以致敗後宸荃贖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故時有疑名振覆之以弭謗者

徐鼎曰全祖望云論者謂定西挾監國以逃而特覆沈公以弭謗是時一門眷屬盡在危城勵勵挾王以逃則必無是理鼎嘗讀汪光復航海遺聞而知名振奉監國航海之行不可以成敗論也方舟山戒嚴監國攝世子欲登舟名振諫曰臣母老年不敢輕去恐寒將士心主上督率六師躬擐甲冑是為有辭世子豈可遽去將為民望邪大人情莫不樂生惡死監國既有登舟之行不可以按而止之而



止而君臣死守孤城勢將坐困不得已而出搗吳淞既不  
逆盜國遠避之旨且批亢搗虛形格勢禁於彼此犄角之  
謀亦較得名振所云躬擐甲胄是為有辭者蓋亦死中求  
生之策也彼耳食者何知哉

八月乙巳朔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銓猶在南昌獄論降不屈  
死之

是日得處決旨眾為涕泣鼎銓揚揚如平時聞吹角聲曰  
可以行矣語左右曰我不畏死不可縛徐行至順化門南  
向再拜行刑者請跪叱曰自被擒來為誰屈者今日欲  
我跪邪坐橋上手整領衣就刃行刑者手顛墮淚初鼎銓  
以北都之亡污賊命為鄉人所鄙嘗欲求一死所以自濫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死後搜符得之

丙辰明魯兵部右侍郎王翊招兵奉化被執不屈死之

七月朔聞

王師三道下舟山乃復入山集散亡為援而諸將死亡殆盡旁  
皇故寨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墜地野鳥驚噪父老憂之詰  
朝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為圍練兵所執部下參軍蔣  
士銓從之過奉化題絕命詩每日束幘掠鬚謂守者曰使  
汝曹見此漢宮威儀也八月十三日我羣帥畢集於定海  
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抗辯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  
又何知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射之中肩中頰洞脅者三  
如貫楠木不少動斧其首始卜時年三十有六從翊者二

僕一日石必正一日明知不肯跪掠之則跪而向翊並殺

之梟翊首於甯波之西門故按察副使陸宇燁亦鄞縣六  
狂生之一也與錢肅樂故部將江漢湖部下毛明山以計  
竊其首歸藏之密室每寒食重九招同志祭之賦詩慟哭  
雖家人莫知其為誰祭也越十二年為庚辰癸卯宇燁以  
海上事牽連入獄有司籍其家既去其女屏當遺棄於柩  
中得一錦函啓之則赫然人頭也宇燁之弟宇燦哭之曰  
此王侍郎頭而得不為有司所錄天也東藩為身瘞之宇  
燁出獄不及家而死翊死遺一女年十三許嫁黃宗義子  
以例沒入勳貴家參領某憐其為忠臣女撫之如所生有  
劉弁者求之女不可參領難之女突出所佩劍自刎死參

小腆紀年 卷十七

領大驚以劍殉葬焉

丙寅明魯蕩湖伯阮進與我

大清兵戰於定海之螺頭門敗績與岐陽王裔孫李錫祚皆死  
之

王師試舟海口阮進邀擊之以三舟夾陣奪樓船一戰艦十餘  
十一人而縱之還丙寅大霧咫尺不相睹頃之

王師悉抵螺頭門改日即蛟門守陣者方覺適進自海門還遇  
之橫水洋以火毬擲我舟風反師燭進面燭焉錫祚往救  
之被創力竭同投水死放日紀畧謂進投水死而汪光復  
命昇進招撫守城將士不負攻之不下被  
殺傷以二千計似進未嘗死者存之俟後  
九月丙子舟山星隕如雨是日城陷明魯元妃張氏及大學

王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密兵部尚書李向中吏部侍郎朱永佑等皆死之定西侯張名振遂奉監國歸下海

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統精兵五百義勇數千與

下師肯城戰殺傷過當名揚弟也九月初一日乙亥中軍

金允彥主事邱元吉以城中火藥盡跳城降城中擄其子而呼名振還救

王師知救兵到攻益急夜半星隕如雨遠近大駭午刻諸軍力

不支城陷時名振會師火燒門外離城六十里候潮長進發突見城中烟焰蔽天知不可救乃解維去尋聞母范氏

妻馬氏弟名揚偕其幼弟及妾闔門舉火自焚死慟哭曰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四

臣談國誤家死不足贖奮身欲投海監國與諸將救之乃

止乃復扈監國航海明年春次於鸞門事詳後元妃張氏

者郵人初以丙戌春入宮次會稽張如下江上之潰總兵

張國柱劫宮嬪於海妃在副舟中獲免伏荒島數日飄泊

至舟山而監國已入閩張肯堂遣官護之達長垣監國冊

為元妃嘗言會稽張如父國後事如嘆曰是何國家是何

勳戚而尚爾爾乎凡親族之至者悉遣之劉世勳之出戰

也議分兵送宮眷出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彌灘鯨

背之間懼為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城

陷整簪服北向拜投井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並從

之錦衣指揮王朝相內臣劉湖昇巨石填井即其別其方

張肯堂嘗於邸中築雪交亭夾一梅一梨花開則兩頭相

接噴謂部將都督汝應元門生禮部主事蘇兆人曰此吾

止水也兆人曰公死兆人必不獨生又撫孫茂滋顧應元

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暮然去披緇

普陀寺為僧而兆人始終相從城陷之先一夕吳鍾密至

相與作永訣詞汝曰肯堂詞云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

立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勤寄語千秋青史

錄之以獻貴之不受曰我志在 因謂家屬曰毋為人辱比

晨集雪交亭嶙玉南向坐視其四妾方氏周氏姜氏畢氏

及冢婦沈氏即茂滋母女孫茂漪先後就縊投井死諸婢

僕婦之從死者復十九人呼茂滋曰汝可不死甫自引縊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四

家人報蘇儀部縊庶下 汝曰兆人絕命詞曰保嬰殿臣節

身軀又黃龍之死舟山傳其獄中詩曰肯堂鍾密以下

皆和之兆人有句云不改衣冠可為士談移頭面即成魔

錄之 亟呼酒往酌之曰君少待我遂復入縊以卒中軍

將林志燦林桂掖茂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脫去而

志燦桂與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歡皆格鬪死明日應

元自普陀奔入城請於大帥燦之普陀之茶山後茂滋卒

應元築菴墓旁以終鍾密初見朝政盡歸武臣嘆曰當此

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避世深山亦天下第

一等事都御史黃宗義嘗招之居四明山答以書曰故人

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待盡而已遂退居普陀開

舟山師積乃慷慨謂人曰昔吾師高忠 憲公 汝曰謂君弟

子李仲達歿曰請死瑤禍吾友馬君堂歿曰請死國難吾

皆為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歿曰請從亡死吾子福之俱

義死吾亦為詩哭之今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即

一旦疾病死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渡海入城

與肯堂訣曰吾於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奉先師神位舉

火自焚死歿曰鍾鑿絕命詞有云只因同志李向中既晉

尚書見悍帥迭起事不可為嘆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

節度使者也問左右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曰何緩也城

陷嘆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曩不死希得當以報耳今不

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召之不至捕之

則衰經入見我大帥問曰召君不來捕如來何也曰召則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四

恐論降捕則僅就戮耳翔武而出乃就戮朱永祜時病不

能起被執令薙髮曰我髮可薙何待今日斫其脅死僕負

屍出城血泔泔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邪血應

聲止同時殉難者多於南北兩都論者謂

王師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文臣可紀者邇

政使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郵縣董志甯六狂生之一

也定西監軍御史餘姚梁隆吉俱全家自殺吏部主事顧

建林瑛與妻陳氏分梁自縊死楊鼎臣投井死戶部主事

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郎中江陰朱養時

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歿曰航海

工部主事長洲顧宗堯歿曰一所正郵練賦仲明中書舍

人山陰顧玠陳所學歿曰航海又有江中祀顧守

學字頌行亦無江中祀翁健名是否顧副使馬世昌或全

家投井死或全家自焚死太醫院副使章有期率御醫章

廣等自焚死武臣則自安洋將軍劉世勳以下錦衣衛李

向榮總兵馬泰副將崑登雲杜芳夏霖解龍朱起光沈雲

曹維周韓紹琦夏時霖張聖治薛三胄任則治童自齡等

率兵民巷戰死諸生則張名甲定西侯名振之兄也順天

顧明楫名振之幕賓也名甲奉祖先木主自焚死明楫衣

巾入太廟題詩壁上歿曰詩有愁魂應扼吭死又有福建

林世英亦諸生也馬呈圖貢圖名振妻馬氏之姪也此外

則湮沒無可考焉魯世子被獲或曰有義士申教者潛挾

小腆紀年 卷十七

五

以去然亦莫知所終云

明陳邦傳誘殺宣國公焦璉率潯州總兵李時方有聲副總

兵鄧景監軍道楊兆文知府何允中等以叛降於我

天清

慶國公陳邦傳與其子文水伯陳會禹遣使至梧州通於

孔有德璉不知也邦傳與璉為兒女戚誘之來而說降璉

不屈自刎死邦傳乃率潯州文武降有甯端伯茅文憲者

亦為邦傳所脅繳印降尋悔死

臣竊曰書誘殺書率何誅首惡也

陳邦傳以我

大清兵取平樂明左軍都督朱閔如死之

閔如臨桂人官左軍都督掛鎮西將軍印樓城堅守城陷南望再拜先殺妻子自刎死

陳邦傳以我

大清兵取清遠衛明指揮白常燦死之

常燦本衛人邦傳以兵至常燦不知其叛也迎之既知則大怒唾其面罵不絕遂死於亂刃下

壬寅明桂王自南甯出奔

初王欲移蹕羣臣以兩江瘴癘秋甚於夏請俟霜降後會潯州報至遂倉卒登舟

明朱成功復攻漳浦

我鎮將王邦俊赴援為成功部將甘輝所敗追至馬口始

不隳紀年

卷十七

四本

退

冬十月辛亥明桂王次新甯

明冊尊生母馬氏為太后

上徽號曰昭聖仁壽皇太后

明立子慈烜為太子

劉文秀取嘉定明總督李乾德死之

初王自奇至川南袁韜武大定拒之聞文秀至撤兵還賊六戰六勝有輕敵心俄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自奇泝流

擊其尾大敗就擒遂降乾德以其父明舉死於西充之難也語其弟升德曰吾不可以再辱闔家赴水死而蜀人惡

其殺楊展曰賊人川實彼召之雖死無稱之者

明于大海降於我

大清

劉文秀既取嘉定順流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戰於羣豬寺口而敗大海在忠州聞之知不支遂放舟出夔門入楚降於

王帥諸將盡散無敢應敵者譚宏譚詣譚文皆降於文秀

我

大清兵取眉州明向成功死之

成功以眾五千據石佛棧

王師破其柵成功中流矢卒

十一月丙子明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年務楊

不隳紀年

卷十七

學七

重熙猶在建甯獄論降不屈死之

次日三藩紀事本末以為初三日事

重熙在獄門人舉人陳士道貢生朱國龍隨之賦詩慷慨

日整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同斬於市僕人戴貴戴鳳亦

殉之臨刑雙瞳如生重熙好談兵知調度而所部多執袴

子弟事剽掠張自盛一軍尤暴橫流毒村落者幾二年甯

時日多怨也及其殺而無不哀之

徐鼎曰方曾留守之以揭傳並薦也隆武帝以傳汚賊命

故抑之而揭每事與傳偕同入關同入贛同入山傳能改

過揭能知人其交誼有古風焉夫吳起何以見絕於子思

匡章何以禮貌於孟子蓋觀過行衛取友必端故鑄金湖

事也而割席不為福景曰刑餘也而納交不為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明李元胤疏請桂王駐防城不許

明朱成功與我

大清兵戰於小盈嶺

我提督楊名高聞王邦俊馬口之敗統與泉諸營進勦時天氣嚴寒名高謂諸將曰海賊赤脚可乘冰凍擊之唐兵進至小盈嶺勝負未分忽成功營連發三礮崩左右伏兵齊起名高隊大亂死者甚多遂退駐泉州

十二月甲辰朔我

大清兵取明賓州

庚戌我

大清兵取南甯明趙印選胡一青敗走攻日紀界云庚午破南甯按庚午是二十七日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四八

於時事不合行朝錄以為初七日孫可望遣兵迎桂王入雲南報至馬吉報請王速行乃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

王師逼近止百里上下失色從官多散去乃更焚舟登陸已次

羅江追騎相距纔一舍會日哺引去乃由安平下雷歸順一路進發諸營供糧餉並從官夫役時可望既受素封乃遣其將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率兵三千迎駕

明故少傅朱國楨之孫某起兵湖州之南潯鎮與

大清兵戰於白龍橋敗績死之

朱某者失其名烏程朱國楨之孫也攻日明起兵南潯有眾數千出沒吳淞泖澱間與

王帥轉戰白龍橋北被執語不屈我大帥斷其喉父人某潛抱屍以楮封喉殮之妻某氏一慟而絕既蘇日夜哭竟斷腸

死攻日本釋史引鄭元慶湖錄

明朱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於日本國

成功乘勝進攻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堯策出降投世德英

兵鎮堯策護衛前鎮英義將軍阮駿自舟山來歸我海澄

守將郝文興亦遣人通款成功以人多餉乏為憂參軍馮

澄世曰方今富足莫如日本前翁太夫人來歸國王意甚

厚若以甥禮通之借彼地產以足吾用然後下販呂宋暹

羅交阯諸國源源不絕則糧餉足而進取易矣成功然之

既獲日本鉛銅之助又以黃燈為徵餉官督徵泉漳福興

小腆紀年 卷十七

四九

沿海軍餉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七

鎮南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璣  
壬辰我

大清順治九年春正月 明永曆六年  
魯監國七年

癸酉朔明桂王次龍英

乙亥次皈朝甲午次富川乙酉次沙斗丙戌次西洋江丁  
亥次寶月關

甲戌明朱成功取海澄

成功乘潮大漲航海直抵中權關郝文興迎成功入城有  
同安涇州人周全斌投謁成功問策將安出全斌對曰以  
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先通廣西達行在會孫可望

小腆紀年 卷十八

李定國連師粵東出江西從洞庭直取江南是為上策今

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粵西之路未得通徒自勞也今

且固守各島上踞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

邊之侵與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取漳泉以為基業出江

郡福興水陸並進則八閩可得矣成功大悅授房宿鎮

戊子明桂王次廣南孫可望遣兵迎扈

十六日戊子王次廣南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表言臣

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

之日故遣兵肅清道路廣南界鄰交誼夷情巨測惟安隆

所為滇黔粵三省會區域郭堅固行宮修葺糧儲完備朝

發夕至莫此為宜王許之

徐爾璣曰書孫可望遣兵迎扈何嘉之也可望叛逆之徒何  
嘉乎爾春春秋於秦晉之君僭則誅之尊王則褒之蓋不欲  
以逆詐僞不信之心絕人悔過之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惡其垂教至深遠也綱目之於曹操劉裕高歡宇文泰李  
克用之徒片善必錄比物此志也夫

丁酉明桂王發廣南

是日次童卜戊戌次晒利己亥次鼎貴庚子次加蒲辛丑

次那羊壬寅次姪堂

徐爾璣曰詳紀何傷之也督井魚枯乾干雀凍求為黔首何  
可得哉殷鑒不遠敢告僕夫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等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奉監國魯王次廈門

監國至廈門朱成功召諸參軍議接見禮潘庚鍾曰魯王

雖監國而藩主奉粵西正朔均臣也相見不過賓主成功

曰不然外藩於諸王非敵體况監國乎用賓主則紀綱混

矣吾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則於禮兩全矣眾是之曰

此本臺灣外紀言當得實而航海遺聞則謂成功費千金

朝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身自稱罪臣恐傳聞之謬費千金

緇緞百端安插諸宗室從官月致餼焉從官有侍郎曹從

龍太常卿任廷貴太僕卿沈文光副使馬星俞南少司

馬蔡登呂任穎眉主事傅啓芳錢肅遠陳善輝張斌葉時

茂林參侍讀崔相中書耶子章賜蟒玉侍郎張冲符行人

張吉生張伯王德兵張子先錦衣衛楊燾內官陳進忠劉

王張晉李國輔劉文俊等數十人蕭按從志諸臣勲業雖

無足紀然始終不棄較之秦襄也哉者矣帝天

以在初焉

二月戊申明桂王至安隆所改名安龍府

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官皆取給焉王豈  
道太常寺卿吳之俊齋壘書至滇

丁卯降將吳三桂以我

大清兵取嘉定明川南巡撫范文光死之

劉文秀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我平西  
王吳三桂以

王師南下文選鎮國不能支挾曹勛走敘州范文光內江舉人  
由南京戶部員外郎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李乾德之  
殺楊展也文光憤入山不視事聞嘉定不守賦詩一章仰  
藥死

小腆紀年 卷十八

降將孔有德以我

大清兵出河池向貴州

我定南王孔有德聞孫可望將窺伺楚粵乃自以七百騎  
出河池州向黔而疏請續順公沈永忠重兵扼沅州門戶  
總兵線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甯慶遠梧州

我

大清兵入欽州明開國公趙印選棄城走

明杜永和以瓊州降於我

大清

明朱成功攻長泰

成功從江東入攻長泰王邦俊率兵援之退於陝西邦俊

失利我副將王進大名人號老虎與成功部將甘輝皆健

鬪聞於軍念欲一決雌雄乃奮擲傳矢兩馬相當輝裁進

則隱之進穀輝亦落之自辰至午縱橫跌宕觀者踈踊以

為神亭之技迨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之弗克

三月壬申朔明建行在太廟

己卯湖北大風霾晝晦

明遣李定國進取桂林劉文秀進取成都

孫可望遣李定國出楚征鹵將軍馮雙禮副之步騎八萬

由武岡出全州以攻桂林遣劉文秀入蜀討鹵將軍王復

臣副之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以攻成都

明李定國復取沅州及平遂衛藍田縣

小腆紀年 卷十八

我

大清兵克佛圖關遂取重慶

甲申明朱成功與我

大清兵戰於江東橋我兵退守泉州成功遂取長泰進攻漳州

成功攻長泰部將吳世珍先登死於礮成功乃遣火器鎮

何明鑿地道攻之俄報我總督陳錦至成功乃移營江東

錦欲擊之遊擊張玉諫曰海賊國姓少年英勇多詭計見

扎江東未可遽進且深溝固壘密通漳鎮遣一旅由長泰

小路擊之賊首是不顧乃可破也錦嘆曰此輩賊何足

掛齒應即大敗退駐泉州王進聞之以數十騎乘長

泰走漳州於是平和詔安南靖皆下進聞漳州陳錦之敗

歸也... 僕隸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厚給其家而莫成  
其首奔成功 忠五人所刺當是陳成棟之黨 成功嘆曰  
均以為七月七日事 未知孰是附志之  
 夏四月我

大清兵取敘州明提學道任偏弦降

時劉文秀兵未至王復臣白文選退守永甯佩弦降於吳

三桂

五月德州大雨雹

大者如瓜殺三人沈漕舟一

小腆紀年 卷十

明南陽侯李元胤安肅伯李建捷被執至廣州論降不屈死

之

陳邦傳之劫駕也百官星散元胤命所部護駕憩南甯而  
 身至南海檄舊旅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常所劫械送廣州  
 見孔有德不屈膝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既聞永和降  
 慟哭三日夜有德怒殺之投屍江中建捷亦成棟養子與  
 元胤義兄弟也嘗從杜永和先登陷陣廣州破走若梧與  
 元胤同護蹕時已登舟出海聞元胤被執遂歸與同死  
 徐鼎曰人可不自立哉方二人之為成棟養子一叛黨耳  
 既而盡忠所事臨難忘身雖古烈丈夫無以加焉故表  
 之以為臣節

大清兵救漳州

明李定國復取靖州進攻湖南  
 定國破靖州殺我總兵楊國勛遂自靖州攻湖南我續順  
 公沈永忠遣張國柱逆戰定國敗之  
我 同皆定國督兵以調遣皆歸 可望故紀事者言可望云  
攻日陽秋以為孫可望事按時攻靖沅武

成功圍漳州我金衢總兵馬逢知率兵赴援成功召諸將

問計甘輝請戰成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豈可全恃勇力

當明彼此之情今陳錦新喪提調無人以素驍勇之逢知

來必以一當百今且勿戰縱之入城然後圍之城內人多

糧必乏外調既遲內勢窘促破之必矣乃撤萬松關及龍

小腆紀年 卷十

江兵令避援兵勿阻逢知率精騎一千步兵三千馳至灌

口不見敵將安營而四面搖旗吶喊終夜不敢卸甲登高

見營柵布滿山谷惟往漳一路無阻引軍入城成功進兵

圍之逢知開東門出搗敵壘成功令陳勝陳斌蘇茂肅泗

迎戰而自與甘輝周全斌陳堯策郝文興雲梯攻城逢知

棄陣奔回死傷甚多外援遂絕

六月明晉張先壁沅國公馬進忠鄂國公

時先壁等朝行在也

我

大清兵取石泉明川北巡撫詹天顏死之

天顏永定人以貢生起家歷官安綿道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川北被執不屈死

秋七月庚午朔明李定國復取寶慶

辛未明李定國復取全州

癸酉明李定國復取桂林

沅靖武岡連陷沈永忠自寶慶告急孔有德遣桂林兵分

援之甫至全州而永忠已棄寶慶退保湘潭定國時駐兵

武岡馮雙禮駐兵寶慶偵知桂林空虛乃分遣西勝營張

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趨嚴關

而令馮雙禮率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

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斬統武合兵先進敗

王師於驛湖斬驍將李四進薄全州定國自率右軍都督王之

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騎左營

卜甯合兵繼進途接驛湖之報慮全州之眾奔逸并力於

桂林也傳令全州傳城者無急攻令未至而全州已下乃

令已軍過全州者急過毋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

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定國軍相距十里約口敵至則舉

礮傳警薄暮聞礮諸軍欲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

有德遣救全州之兵見明兵已營關上旋退去也明日

王師至關下勝傳定國令諸軍蓐食傳麾甫交鋒象債歸定

國斬馘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

王師大奔死亡不可勝計天大雨橫屍遍野追及於大榕江

有德人桂林聞城而守忽見明兵營城北山顛守陣者驚

潰有德奔人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謂其妻曰不幸少入

軍中漂泊鐵山鴨綠間冀垂名竹帛及大將軍放曰謂毛

夫以忠受戮歸命

本朝爵以親王錫之藩社受

恩深厚有死而已若輩早自為計其妻曰毋慮我不死第兒曹

何罪亦遭此劫乎屬于庭訓於老嫗泣而送之曰苟得脫

度為沙彌無效乃父一生作賊下場有今日也與妾同就

縊有德縱火自焚死家口百二十人皆遇害庭訓尋死於

安隆放曰有德遺一女名孔四貞詳國史降將陳邦傳及

其子曾禹被獲送貴州孫可望數其劫駕害從官誘殺焦

璉之罪剝皮戮之其會盛祖祕希孔承先孫龍孫延世董

英袁道先等並為定國所誅

庚辰明兵復取永州是日黃霧四塞

我守將紀國相鄧胤昌姚杰等數十人皆被殺

孫可望殺明山東道御史李如月

如月東莞人可望之殺叛將陳邦傳並其子曾禹也去其

皮傳屍至安龍如月疏劾可望不請旨擅殺勳鎮有不臣

心罪同莽操又請加邦傳以惡諡俾為不忠者戒疏入王

知可望必怒留不發召如月入諭以諡本衷忠無惡諡理

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各意將以解可望也可望輒大

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却之使跪如月向關叩

頭大呼太祖高皇帝又極口罵其皮首及手足

擅草於支紉而懸之市

徐應曰：張將也，而名曰勳，伏誅也。而請加諡名，不正而言不順。有如是乎？好直不好學，其蔽也。較如月有焉。

明劉文秀復取敘州

文秀善撫士卒，蜀人間其至，所在響應。諸郡邑為吳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戰於敘州，被圍數重。三桂走，歸州。

明劉文秀復取重慶

我都統白含貞、白廣生兵敗被禽。三桂斂軍退守保寧。

徐鼎曰：書之曰明李定國、明劉文秀，何進之也。二人起家擾攘之中，卒能束身歸正，感激馳驅，圖存危難，人臣之義，蓋無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勳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小腆紀年

卷十八

本

我

大清命敬謹親王尼堪貝勒屯齊進征楚粵

明封李定國為西甯王，馮雙禮為興國侯。

方捷書發自桂林，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臥地，不能起。灌以湯藥，乃甦。探懷中出捷書於是大宴三日，可望題請封定國為西甯郡王，兼行軍都招討。馮雙禮為興國侯，遣檄討方于宣中書。湯惺光齋救稿。軍行有日矣，而諸軍之人楚與蜀也，獨可望之護軍稱獨前軍者，不發。馮前軍者，同選鋒。聞桂林之捷，生心曰：北兵本易殺，我輩獨不得一賞，又定國多取，上之所圖，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冊，人漫數，拙官庫財物，估價盈萬馮。

雙禮以是，不服密啓，可望言定國專後，恐難制，請往來使

命者，又多增飾，喜怒謂定國聞郡王封，滋不悅，曰：封賞出

自天子，奈何以王封王，於是可望益忌定國矣。

明封劉文秀為南康王。改曰李定國，劉文秀之封，紀畧載於定國賞。三月出兵時，誤也。今以行朝錄攷之。

功事

八月，明兵復取夷陵。

明建極殿大學士朱天麟卒。

天麟奉命經畧兵未集而

王師逼南甯，倉皇隨扈，比至廣南，而王已幸安隆。天麟病劇，不能入覲。於是月十八日卒於廣南之西坂，卹蔭一子中書

舍人諡文靖。

小腆紀年

卷十八

本

明朱成功兵猶在漳州

我巡撫宜永貴初接塘報，稱馬逢知所向無敵，以為旦夕

圍解，迨聞逢知入城，被困，乃以舟師攻廈門，牽制之。與成

功將陳輝遇於崇武，而敗。成功急攻城，逢知虞內變，令所

部兵雜守埤堵，隨壞隨築，久未克。時秋霖盛漲，成功塞鎮

門山，激水灌之。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門

巷洞開，落落如遊地，墓饑鼠飢鳥，白晝踰几。上解圍後，存

者才一、二百人。改曰行朝錄，有土人素據，率妻子一、二

紙字畫，隱然可辨。鄰舍兒亦，勝箸而絕。臺灣外紀云：有公

姑欲殺其媳，逃歸告父母。父母曰：吾生汝，且不得食，反

與彼邪，殺其女，食之。積一家存米粉，成塊，以泥更，深

不忍。卒讀。

臣竊曰書猶在何本春秋傳楚師猶在宋之詞也以成功之善攻歷七月之久析骸易子人無二心則當日我

國家將士用命泉志金湯洵足嘉已粵自洪逆臨突嶺南不食楚北蹂皖省陷金陵半載之中毒流數千里何賊之輸攻而我無墨守哉追念前烈能勿愴懷

九月明博興侯張月執提督李明忠以叛降於我

大清

我

大清兵復取梧州

我

大清兵敗明朱成功於九龍江漳州圍解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十一

我固山金礪奉命救漳謂諸將曰成功行兵有法若以大

隊齊進恐墮衝中當以騎兵從大路攻擊而分遣步卒開

道邀擊之彼兵疲意沮挫其銳氣則勢如破竹矣成功令

周全斌禦之九龍江之東南軍備嚴密如雨下忽報我兵

從長泰抄出江東全斌急鳴金收軍礪捲旗疾追全斌陣

亂橋關盡失成功撤圍屯古縣

明川陝總督樊一蘅卒

自楊展王祥相繼敗死列鎮兵多散一蘅遂謝事居山中

繼聞范文光屠天顏之及憂鬱造疾卒

冬十月明劉文秀進攻保甯敗績請兩將軍王復臣死之

英三桂之退保甯也文秀追躡之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

桂勁敵也我軍驕矣以騎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甯又諫曰毋聞城圍則師分而弱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

計日可下將軍何怯也令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驍將也號黑神然勇而輕敵三桂登城見之曰是可襲而破也出

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復臣營為亂軍所擾又阻以水勢不支三桂乘勝奮擊復臣手斬數人曰大丈夫不

能生擒名王豈可為敵所辱遂自刎文秀撤圍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嘗見如此惡戰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報

至貴陽可望擬詔曰不聽良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念有復城功罷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或調征

楚從者百餘人而已諸將以廢處文秀太過咸有怨心不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十一

樂為可望用矣

我

大清兵敗明朱成功於古縣成功退屯海澄

金礪與馬逢知王邦俊議曰郡圍雖解而成功尚在古縣

有覬覦心倘由三汊河截踞江東橋別隊從赤嶺港登岸

豈不復如前轍乎當急除之督騎兵分三隊而進成功以

火軍迎敵忽西北風起火筒槍礮皆自焚遂潰退屯海澄

是役也成功不去其蓋是以大崩

十一月辛巳明李定國復取衡州

明白文選復取辰州

桂林之破也明兵屯荔溪距辰州四十里我總兵徐勇渡

江迎戰斬明總兵張景春

皇帝加勇左都督銜晉男爵尋命敬謹親王尼堪進剿未至

而明兵攻掠益急勇援絕餉匱堅不下可離自至沈州遣

白文選以獨禦兵五萬列象陣進攻我參將張鵬游擊吳

光錦迎戰並敗勇方督戰北門樓明兵已自東門入勇

巷戰中創墮馬復手刃數人既死猶握刀不釋一門遇害

者三十九人勇遼東人管官明總兵隸左良玉部下亦降

將也

丁亥我

大清兵至湘潭明馬進忠走寶慶

辛卯我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大清兵復取衡州

收日紀畧以為辛未日事按行在陽秋及東華錄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奏俱云十九日抵湘潭二十三日抵衡州是為辛卯日無疑紀畧誤也

王師遇李定國於衡州城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總

兵馬某戰死

我

大清敬謹親王尼堪追明李定國殺於陣定國遂屯武岡

尼堪乘勝逐北遇伏歿於陣定國乃收兵屯武岡駕前軍

聞之益輕我師遂議明年秦王親出師矣

明桂王密敕西甯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王在安龍宮室卑陋服御燻惡將吏守人臣禮王已不堪

其憂時馬吉用字我故屢天壽督勇同營謀遣王嗣位可

望而惡大學士吳貞毓之不附已也嗾其黨冷孟鈺吳象

鉉方祥亨交章劾之王知貞毓忠寢不行吉翔曰此徒費

紙筆今具啓秦王以內外事盡付我政勇衛兩司大權歸

我兩人公等為羽翼貞毓何能為邪屬門生郭璘說武選

司主事胡士瑞曰今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為爵

祿計耳今秦王宰天下馬公甚親重欲以中外事屬之公

能達此意於諸當事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無死所矣士

瑞叱之退他日又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

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譖於可望而殺之已而可望果有

劄諭吉翔天壽內外機務歸戎政勇衛兩衙門中外惟懼

於是士瑞與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員外郎林青陽主事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四

張鐫工部員外蔡賴連章發其奸王怒兩人求救於太妃

以免自知不為朝士所容詔附可望益甚先是王在肇慶

詔令未及演然有御史任僕主事方于宣議尊可望為國

主定朝儀將設六部翰林官而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鏞馬

兆儀任僕萬年策為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

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寵與方于宣屢勸進可望令待王

入黔議之王久駐安龍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官鑄八疊

印畫易舊印于宣又為之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於中

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也擬國號曰後明王聞

之益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為國曰聞甯甯王李定國

已定廣西僭叛逆軍聲丕振出朕於險者必此人也欲下

一敕介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之否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錫蔡新胡士瑞宜可與謀趣告之皆諾以白貞毓貞毓曰今主上阽危正我輩致命之秋然機事不密則害成諸君中誰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伴乞假歸葬屬員外蔣乾昌撰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即日問道馳出於歲盡抵定國所定國接救感激許以迎王徐燕曰聞之魏源曰李定國初與孫可望為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定國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與可望左其後努力報國殉身補前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固由定國有傑士風而非金公趾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五

有以感動之胡能若是當時盛誇柳敬亭而不知有金公趾附錄之以廣虞初之采焉

明坤甯宮常在郭氏以舞誅

常在女官名其階出近侍上安隆行宮庫監奄寺宮人寓居於外分班入衛郭氏名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食也年十九妍麗捷敏能擊劍走馬巴東王妃某氏與之善有張應利者孫可望之私人也窺見良璞心好之移居近巴東王第晨夕致殷勤巴東王亦暱就之呼王妃為嫂因得通於良璞事覺王命殺良璞並內監李安國賜巴東王與妃悉白或璽書與可望言應利事可望不得已杖應利於南門外

徐燕曰特書何嘉勝朝家法之嚴也楚莊絕纓之會開元戰袍之詩雖曰恢闊大度而精茨之醜實自貽之孟嘗君人情以色相愛之言豈可為訓哉有明三百年符御無射鳥之兒形史無控鶴之紀李瑤撫遺曰播越之慘已如此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帷薄修祗席辨始之終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疑於燕歸龍帳之春犬吠羊車之影哉

十二月我

大清兵復取藤縣明總兵羅超死之

大清兵復取平樂明守將彭俊死之

小腆紀年

卷十八

末

明封莫宗文為安仁伯

是歲孫可望殺明宗室之在貴州者

癸巳我

大清順治十年春正月明永曆七年 是歲三月魯王去監國號

戊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二月我

大清兵復取永州明李定國走龍虎關

我敬謹親王尼堪之歿也

皇帝以貝勒屯齊代領其軍敗李定國兵四萬於永州

孫可望謀襲明李定國走慶西

定國自破桂林後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惡之西甯王之

封也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奉皇上敕書以光寵之召定國赴沅州議事說者曰此偽遊雲夢計耳龔彝亦致書定國曰來必不免定國因止不行率所部走廣西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難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秦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一旦絀誤輒遭廢棄忌我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者

我

大清兵復取廉州明守道王道光死之

道光江西庚午舉人由雲南太和知縣歷擢是職被執不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七

屈死

三月明魯王自去監國號

有攝魯王於未成功者成功禮儀漸疎王乃自削其號飄

泊島嶼賴舊臣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佺期徐孚遠紀

石青林復齊之徒調護之

明楊國棟莫宗文合兵攻常德不克

孫可望自將追明李定國與

大清兵遇於寶慶大敗

可望不意定國之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督

師在道又信為前軍言謂敵殊易殺欲復立大功以服眾

心謀知

王師屯寶慶之岔路口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可望自將中軍輕騎來襲時陰雨連綿行三日始至

王師出不意驚潰明兵易之甫斬數人便掠馬我貝勒還軍

博賊望見可望中軍建龍旗列鼓吹麾兵急攻之可望大

敗走保峒口惟馮雙禮軍不動

王師亦鑒於衡州之失引還於是武慶之間為界是役也可

望以定國去慮諸軍有圖己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

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以致於敗既而李

定國亦敗於肇慶白文選亦敗於辰州凡所得州縣皆為

王師所復取於是楚事大變矣改日行朝錄以此為四月事茲從陽秋

臣竊曰聞之黃宗羲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七

芝龍以龍鼉魚鼈之眾而欲使新造之唐魯力征經營天

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粵當李成棟金聲桓反正之際向

非阨於贛州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定國桂林衡

州之敗兩賊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以來全盛之天

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竊謂

宗義明之遺臣惓惓故主系油麥秀箕子亡國之悲鐵馬

金戈放翁中原之夢情多憤懣語涉張皇成棟聲桓反覆

小人胡言匡復惟定國仗子房報韓之劍焚世傑存趙之

香比諸唐之李克用元之王保蓋無憾焉然謂揮戈可

以返日銜石可以填海叫壁之言諒有當辨亡之論也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

往歲名振收拾餘燼往見朱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為定西  
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成功口安在名振曰濟則  
徵之實勳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何據袒而示之背  
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愕然謝曰久仰老  
將軍大名奈多憎之口何出歷來謗書厚尺許名振遠火  
之成功待以上賓行交拜禮指腹聯姻贈以萬金哆囉呢  
五十匹日本刀一口為名振聘王氏女拜為總制犯漳泉  
是年春名振請兵北上與之兵一萬糧三艘獲叛將金允  
彥於金塘山礮之平原將軍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偕其  
子永錫以眾來依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紮崇明  
航海遺聞以登金山望祭孝陵為此時事按南  
引諸書則為甲午正月登山題詩之日歷歷可據尋被議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撤回廈門長陽王術桂王也說見後為力辨於成功及相  
見語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陳輝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  
行至羊山颶風折兵十之一惟名振全軍無恙九月復駐  
平陽糧絕名振與士卒同餓有太師朽腹我輩忘飢之謠  
用是軍得不散焉  
徐肅曰不曰朱成功遣張名振而曰名振以朱成功之師  
何明名振之忠於明室而非成功之私人也兩賢相得偕  
作同仇有秦晉同盟之好無係劉寄寓之嫌蓋加人一等  
哉  
夏四月降將郝尙久以潮州叛我

清良歸於明

尚久自恃殺車任重有功慮於潮我惠潮道沈時知府薛  
信辰每事與抗尙久憤甚會

朝命

以劉伯祿代之乃執時信辰窮辨反挾明故南京禮部尙  
書黃錦致口題名碑載錦為壬戌襄陽知府鄭塗改曰臺  
進士臺時外紀誤作王辰襄陽知府鄭塗外紀  
誤作鄭塗外紀參議梁應龍改曰臺時外紀誤作梁  
題名碑改正龍能茲據題名碑正奉永  
歷正朔稱新泰伯踞潮屬各縣尙久慮城中有變於金城  
山頂築一寨高聳堅固鑿兩井深百尺源通韓溪可飲萬  
人不竭又修倉庫積糧餉為久遠計我平南王尙可喜靖  
南王耿繼茂饒平總兵吳六奇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  
許龍合兵圍之

五月明封楊時清征定侯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大清兵攻海澄明朱成功禦卻之

我固山金礦以全軍駐祖山頭成功令王秀奇郝文興陳  
堯策守鎮遠寨甘輝黃廷守關帝廟木寨為犄角勢親登  
天姬宮將臺督戰我師大礮擊之後衝鎮遠寨戰死後勁  
鎮陳魁傷於矢城壞十餘丈成功坐將臺指揮自若曰礮  
避吾吾豈避礮甘輝翼之下前離臺而座已碎矣  
王師以不拔鎮遠寨則城終不可下乃移兵擊之短精皆陷如  
平地士卒無可容身秀奇掘地為窩藏之不可克忽一夕  
礮營空礮遞發成功昨謂諸將曰是將臨城矣勅兵持斧  
以待令曰敵至方砍

王師渡濠入其郭大呼登城有廝養卒舉巨斧砍眾從之萬斧

齊下隨砍隨墮濠為之平東方將白

王師始退而地道火藥發燒死無算礮走回漳州自是城守益

堅師養卒拜都督焉

六月明桂王復密敕趣西甯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王以林青陽久未還將擇使往促吳貞毓舉翰林孔目周

官以對都督鄭允元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事出之外庶有

濟也王命吉翔往梧州謁祭興陵而密遣周官齎敕詣定

國官涕泣受命而行

明封朱成功為漳國公

閏六月明李定國攻肇慶敗績退駐柳州

小廣紀年 卷十八

三

明總兵周金湯復取遂溪

秋七月明李定國復取化州吳川信宜石城

以施尚義守化州逾月化州石城復陷

明李定國復取賀縣樂平

明李定國攻桂林不克

初我廣西守將線國安馬雄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

復平樂桂林敗胡一青王應龍陳經猷之眾於象州賓州

廣西復為我

大清所有定國之再攻桂林也聞七晝夜聞我師自武岡州至

遂解圍去

明趙文貴執道臣孫允乾以叛降於我

大清

孫可望遣兵襲明李定國不克

可望聞定國敗駐柳州命馮雙禮襲之定國燒糧走雙禮

謂其怯也追之遇伏被擒定國禮而釋之由是雙禮傾心

於定國焉

九月我

大清兵克湖州郝尚久伏誅明朱成功遣兵救之不及

尚久惑信巫術巫者每降神語自當佑庇會大雨暴漲尚

久虞

王師灌城巫降神言當用鐵鎖數百筋鎖蛟龍則安諸巫讓之

曰何事不可言而為此險語鐵索成尚久鳴金鼓與諸巫

小廣紀年 卷十八

三

送前巫者沈之江頃之竟不死尚久惑之愈深遂疏提防

領旗王安邦村其必敗遣人約降於是月十一日夜二鼓

我師從西南角雲梯登城城中大亂尚久急抽兵入金城

山寨而大隊突至門弗及閉遂與子堯投井死初尚久求

救於朱成功成功惡其前拒會師援李成棟之請也不欲

援之周全斌曰倡義原當納降尚久悔罪來歸拒之則失

天下勤王之心令陳六御統兵自揭陽港入甫至南澳而

潮已破引還

冬十月我

大清兵復取明吳川

陳彝典陳其策俱被殺



十二月 朔明魯定西侯張名振與我

大清兵戰於崇明之平陽沙

是日寅刻我崇明駐防兵萬餘馬三百匹乘凍涉江入平陽沙名振鼓衆迎之浴日將軍王善良挺矛當先姚志偉任麟王有才以三百人衝其左張煌言王浚以三百人突其右崇明兵大敗無一返者

我

大清兵復取郴州明巡撫朱俊臣死之

明桂王親行考選

馬吉翔奉命祭陵聞有密教至李定國營遣人偵之主事劉遇新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赴狀吉翔大懼屬其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弟雄飛出家貲賂提塘王愛秀求授時吉翔黨與布列王孤立自危乃以臺省員缺飭部考選於月之二十四日臨軒親試授蔣乾昌李元開簡討張鐫給事中李順胡士瑞御史楊鍾徐極等亦以資深加秩尋小益危懼蒲縷曰周官之行皆此輩密謀馬公以報秦王則此輩死無口矣吉翔愛秀先後白可望可望疑吉翔亦與謀遣鄭國往南甯偵之吉翔證清陽周官事甚亟於是徐極楊鍾趙廣禹蔡續張鐫李順胡士瑞交章劾吉翔欺君賣國天壽表裏為奸王救廷臣譴罪天壽懼與雄飛連騎逃至貴陽而十八人之獄成矣

甲午我

大清順治十一年春正月 明永曆八年

壬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改雲南府為雲興府辰州為沅興府沅州為黔興府

明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東伐

時有言招李定國者南甯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忌之乃謀起劉文秀文秀見可望言已下劣恐不勝可望強起之疏請為大招討可望尋單騎按沅靖諸營觀險隘勞軍吏十日而畢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復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望祭孝陵

名振以上游有蠟書為內應率海船數百溯流而上再入京口掠儀真至觀音門十三日泊金山偕誠意伯劉孔昭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登山從者五百人寺僧持簿募化名振笑曰大兵到此秋毫不擾尚募化乎助米鹽各十石次日紗帽青袍角帶向東南遙祭孝陵設醮三日揮淚題詩秋日詩云十年橫嶺裏真鶴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關王師梓鼓心肝噓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船素會看大霧鴻龍津前云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遂并孝陵有威後云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時劉孔昭同來也越二日掠輜重東下四月復以海艘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真索鹽商助餉金不得焚六百艘而去尋以沙船六十八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乃還

明朱成功遣兵攻崇明賊績仁武伯平原將軍姚志偉定南伯徐仁爵死之

成功令其戎政司馬陳六斌都督程應璠率兵次平陽攻

崇明戰敗志偉仁爵俱死之旋犯吳淞掠戰船二百先史  
據述謂崇明之敗鄭芝龍之子劉永福與仁爵同日死按江  
光復航海遺聞永錫死於丙申八月舟山之失豈仁爵亦  
死於舟山乎  
如兩存之

明前監國魯王移居南澳

去歲鄭芝龍遣其私人李德招降成功有如未投誠先獻

監國魯王之語乃送魯王於粵中行在以避之王躊躇不

欲行成功強之始揚帆出海遇風回居南澳致日舊傳魯

巧禮意實袁王不能平移居南澳成功使人要於道而沈

諸海今以臺海紀事魯春秋結斷亭集考之則此說外謬

之甚據臺海外紀云自遷居海上者七年己亥秋永應帝

云當得實也今從之 手救命仍監國而成功不欲遷之澎湖尋復悔之迎歸金

小腆紀年 卷十八

我

大清兵克廣信之九仙山寮明進士徐敬時等死之

有楊文李克升者與敬時同舉兵寨破皆被殺

二月明開科取士

取四十人以四川熊渭為第一授庶吉士餘授知縣教職

有差

明李定國取高州降將張月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大清遣使冊封明朱成功為海澄公成功不受

鄭芝龍復遣李德同鄭賈二使臣齎海澄公赦印招成功

我總督劉清泰致書畧曰一時曠蕩之恩出自

宸聰懷柔之畧真千載一時矣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決川

湖之捷屢奏兩粵之叛盡歸足下以子然一旅孤懸海外

縱使樓櫓是憑亦無分茅割地之實際將謂踞島而守終

屬依山傍海之游魂今固山開鎮於漳濱江南勁旅北地

滿兵絡繹奔赴餘波一日不靖全師一日不班無論揚帆

擊楫可以滅跡犁庭即安坐以折窺岸之謀密布以塞通

津之徑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訓萬不得以暫待久以勞

待逸以不足待有餘不幾望洋而成竭澤遠樹而致焚林

此非不佞震喝之言而確乎理勢之談也若肯毅然來歸

翻然號泣召族黨部曲而論之各鼓化其心以了立命安

小腆紀年 卷十八

身之局既不棄令親萬里銜書之苦亦以慰尊公數年欲

斷之腸上而

朝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謂不相負矣然更有為足下

思者將懼投誠而孤注何妨擁衛其子弟以歸倘懷赴闕

為畏途何妨請命於桑土而守以不佞半生忠樸見諒於

明皆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籲從此制青以酬遇拜爵而

分封矣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將為辭不受赦印尋大

擾福興泉漳四郡

三月孫可望殺明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

初林青陽還至南甯為守將常榮所留令親信劉吉復命

於王王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鐫屏翰親臣金

印賜定國即遣劉吉還付青陽送廉州定國拜受命而是時鄭國械馬吉翔至安龍與諸臣面質挾貞毓入文華殿脅王索主謀者王不敢實言謂必外人假救寶所為國怒目出與龐天壽至胡房械貞毓並刑科給事中甯國張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欽縣鄭允元大理寺丞湖廣林鍾太僕寺少卿袁州趙廢禹翰林院檢討晉江蔣乾昌善化李元開吏科給事中益州徐極江西道御史錢塘周允吉廣西道御史南昌朱謙泥福建道御史進賢胡士瑞兵部郎中四川朱東旦工部郎中九江蔡續內閣中書廬陵易士佳吏部員外郎直隸救房事郵縣任斗墟等十四人繫私室福祿為國求救於太妃天壽直入禽二人於坤甯宮外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太妃與妃稍問之天壽怒目訶之徑出逆黨冷孟鉉朱企鏌蒲縵宋德亮逼王速具主名王大悲憤曰汝等逼朕認出朕知是誰翌日國嚴刑考掠以貞毓大臣免刑執貞毓妻父戶部員外裴廷謨叱之跪廷謨曰我是朝廷五品大夫如何跪爾國怒亂棍交下兩臂幾斷廷謨不肯承乃以次考鐫等諸臣不勝楚號呼二祖列宗會口葬風雷忽震蔡續厲聲曰今日吾等直承此獄少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眾皆自承國又問皇上知否續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為罪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刑部主事蔣御曦及孟鉉縵等耳語國曰此輩留一人將為後患於是御曦執

筆佐辰票旨以鐫福祿為國三人為首凌遲餘為從斬惟貞毓以大臣賜絞吉翔天壽謂王妃必知情將廢之嗾主事蕭尹陳往古廢后事妃泣訴事得已乃矯詔曰朕以眇躬纘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閣今入載險阻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衛肇楮以致邕新播遷不定茲冬瀨滯倉卒西巡苗戡於前敵迫於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甯宇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纍若若類皆身圖富貴惟秦王力任安攘毘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等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救擅行封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臣審

小腆紀年 卷十八

鞫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鐫張福祿全為國等同謀不法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慮從無幾故馭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升平是日諸臣賦詩就刑神色不變吳貞毓詩云九世承恩逢多難惟依漢夢繞高堂亦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願賴同僚蔣御曦詩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心未許忘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悲十載辛勞為報國孤臣百折只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化作河山壯帝畿李元開詩云憂憤呼天酒酒危六年辛苦戀王畿生前只為忠奸辨死後何人作立碑報國瘕心容易死還家春夢不須期江君上逢人傳自愧無能對楚詞朱東旦詩云臣千載氣猶生朱謙泥詩有精忠貫日吞河雖三尺童子岳動氣凌霜浪濤之句以上見安龍紀事雖三尺童子無不垂涕者其家人合瘞於安龍北關之馬場林青陽述

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定國之奉王入雲南也疏請表章十八人貞毓妻裴氏子載殺鄭允元妻鄧氏扶兩人柩改葬於城西海源寺廷臣白衣冠往送之戶部郎中吳鼎御

史陳起相弔之以詩攷曰鼎詩曰國運如絲繫暴秦暴秦目文忠見道真千古史傳雙烈士一山石伴兩孤臣黃冠禮酒臨風弔愁說中興志未伸起相詩曰燈灰冷作一爐收送上荒原源海頭天府星殘埋二曲遼東鶴返泣千秋雨中昏夜催人去夜裏空山付鬼愁眼底鬚眉今畧盡更將忠義向誰籌以上詳楊議者謂可望之不至於篡弒者貞毓諸人護持之力也攷曰南畧謂貞毓丙辰生時年九十已入十六焉能從亡闕粵歷事唐桂棧當是傳聞之謬

徐肅曰覽密敕之獄與漢獻帝衣帶詔事相類然伏后就牽而王妃獲免則華子魚之罪浮於龐天壽矣國勢雖移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士氣猶振際茲顛沛獲免篡弒斯固漢唐末造所不如哉

夏四月明李定國復取羅定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可望既殺十八人復奏言皇上既將諸奸正法李定國

攷曰陽秋作李順定國本名順乎而安龍紀事載汪辰初浩氣歌中列李順陳鼎瑞劉謙新名豈李順另是一人乎何以有勳庸失律云云也如此臣弟也勳敵失律法自難寬之類多不可解附之俟攷

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竄行封是臣議罰諸奸以為應賞矣臣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議賞議罰惟臣專之前疏付楊長知奏明可復閱也憶兩尊並陷時駕臨南甯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於內強敵彎弓於外大勢岌岌卒令駭喙潛迹晏然無恙不可謂非資九儀等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瀾移蹕時諸奸力阻幸燕堅壁斷

元胤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謀主之罪寸磔豈足贖乎茲蹕安龍三年矣纔獲衛守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之地難於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激烈冀留芳名於萬古耳即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觀此哉臣關西布衣據潭九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瀕

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時可望憾定國益深定國亦恐其來襲因出掠雷廉以避之

五月明朱成功誅其督餉官黃愷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愷才能滑稽苛刻聚斂沿海受其塗毒成功收殺之衆心乃安

徐肅曰同時殺者有海壇守將黃大振何以不書大振無可殺之罪亦無可錄之功無足書也

六月明李定國遣兵攻梧州不克

秋七月我

大清兵復取平遠

八月我

大清復遣使招明朱成功攷曰諸書俱云冬十月半按臺灣外日撫使抵省九月初四日辰時送禮云云前使可據諸書當是據二使復命時書也

章皇帝封鄭芝龍同安侯鄭鴻逵奉化伯鄭芝豹左都督遣內

院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偕芝龍四子名渡者齋四府  
安插兵將救命入闕成功既遣渡候二使臣於安平乃命  
水陸軍將列營數十里設伏據隘自備請參軍詣安平而  
我二使臣亦嚴軍衛以待之成功請先開詔書我使臣謂  
未難髮非臣也焉可輕出詔書徑回泉州成功笑曰忽焉  
而求忽焉而去意可知矣遂作書報其父曰兒隻字不敢  
相通懼有貽累也修稟聊述素志和議非本心也不意海  
澄公之命突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  
至兒又不得已接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方原爲安插數  
十萬兵將何以曰詞語多乖徵求無厭又不意地方無加  
增四府竟爲畫餅欲效前賺吾父故智嗟嗟自古英雄衰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不得而怵之

清朝之予地方將以利解乎兒之請地方將以利動乎在

清朝羅人才以鞏封疆當不吝土地在兒安兵將以殺民生將

必藉土地今以薙髮爲詞豈有未稱臣而輕薙髮者乎豈  
有彼不以實許而此以實應者乎豈有事體未明而可胡  
塗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若能信兒言則  
於吾父爲孝不信兒言則於吾君爲不忠前詔使到省見屬  
渡弟約期相見盛設供帳於安平之報恩寺乃二使不敢  
信宿哨馬四出布帳山坡舉動疑忌敕書委之草莽且奉  
敕堂堂正正而來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兒安能無疑乎葉  
阿身爲大臣奉敕入闕不惟傳宣德意亦且冀安兆民百

姓如此困苦將士如此蕃多目睹情形不相商權徒以薙  
髮二字來相逼挾兒一薙髮即令諸將薙髮乎即令數十  
萬兵皆薙髮乎一旦突然盡落其形能保其不激髮乎二  
使不爲始終之圖代

國家虛心相商而徒躁氣相加能令人無危懼乎况兒名聞四  
海苟且作事亦貽笑於天下吾父已入彀中得全至今幸  
也萬一不幸惟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他何言哉  
又與弟渡書曰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  
天邪命邪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  
兄之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即斧鉞亦不能移  
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夫鳳凰翔翔千仞之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上悠悠於宇宙之間任其糺橫所之者超然脫乎世俗之  
外也兄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  
事父母勿以兄爲念二使復命

章皇帝怒成功之逆命也安置芝龍於高牆茂芝豹於甯古塔  
焉茂曰芝豹因黨於施琅成功怒之後見芝亮被殺乃  
乘招撫之命舉芝龍妻顏氏入泉州投誠移居京都  
臣竊曰書再遣使何見我

國家以德緩天下之心倦倦無已也成棟聲桓之叛赫怒致討  
不聞一介行李往來其間惟於成功則降尊就卑至再至  
三時其教告豈兩島之地大於江廣海舶之師強於鐵騎  
哉成棟聲桓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惡罪不待教而誅成功  
則懷故主之恩守孤臣之節伍員不奔父命懼墜其宗田

橫自居島中恥為亡虜... 王保保為奇男子我

聖祖仁皇帝亦曰成功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蓋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前後一揆若執趙苞不孝之義律以馬超

背父之條則傲屣之棄大舜可處海濱杯羹之分漢祖忍

於置組英雄之事非聖賢之心歟

冬十月明李定國圍廣州

十一月明改都康萬承安平龍安諸州為府

明朱成功遣兵援李定國於廣東

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蘇茂配戰艦送林雲璫齎奏詣行

在並會定國合師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十二月明李定國攻新會

我

大清兵援廣州明李定國敗走

我大帥尚可喜耿繼茂急請滿兵會勦

朝命都統朱瑪喇為靖南將軍率江甯駐防兵赴之可喜結營

山嶺伏兵江隘與朱碼喇合兵敗定國於珊瑚洲

明李定國攻肇慶不克

明朱成功取漳州以劉國軒為護衛後鎮

國軒汀州人雄偉魁梧有將畧我漳鎮左營遊擊林世用

秀為城門樓總樓總者專司城門者也國軒鬱鬱不得志

說世用歸海世用惑之遣國軒至廈門見參軍馮澄世澄

世與語大悅之收為養子薦之成功令歸漳為內應成功

督諸將自海澄至浦頭襲之總兵張世耀副將魏標知府

房星燦知縣周瓊等倉卒降十邑俱下成功以國軒為護

衛後鎮餘仍原職

臣竊曰國軒何以不書叛降樓總微乎微者也微則何以

書張元李吳之走西夏范公之失計也鄭氏猖獗海上國

軒實左右之與甘輝吳淑之徒同為鄭氏與袁所繫非碌

碌無足比數者也施琅黃梧之投誠

大清紀年謹志之猶此志也

乙未我

大清順治十二年春正月 明永曆九年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丙戌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明朱成功取仙遊

漳州既下泉州屬邑望風瓦解獨泉州城守韓尙亮與施

琅結為刎頸交教其開壕築壘堅守不下郝文興請擊之

成功曰善戰不如善守姑置之毋損士卒令甘輝統諸鎮

取仙遊知縣陳有虞率兵民拒之礮石雨下不能克輝大

悒快有神器械洪善獻計曰此城乃葫蘆穴可用滾地龍

破之按滾地龍法開地道作葫蘆口直通城下安放

外然後堆土填石以塞其口通其節日與藥線作心而透於

心火然藥發城立破矣見臺澎外紀從之城破有虞自縊

死先是有丐者以快擊砲快子從北門走南門者三

忽不見人以為狂及城破始悟快擊砲而走者蓋指人快

走也

徐鼎曰昔公輸善攻墨子善守力敵勢均智勇俱困洪善  
滾地龍之法得之仙遊而失之饒平其左證也成功嘗令  
右都督黃廷攻潮之饒平有烏石樓小而堅平和人朱亮  
守之百計攻之不下時洪善亦在軍中一日亮登城見海  
師緩攻訝曰此必用滾地龍法也樓四周置缸盛水擇缸  
水動處鑿地視之得火桶地雷無數復填塞之及發火寂  
然無聲廷知城中有人遂撤師歸附志之以廣武備焉

明朱成功自置官屬改中左所為思明州

成功雄視海上分所部為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  
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設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

小腆紀年

卷十八

辛丑

潘廣鍾改曰一兼吏戶官隆武丙戌舉人陳寶鎰為禮官

世職張光啓為兵官武進士程應璠為刑官丙戌舉人馮

澄世為工官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以郊會知州事勸學取

士得黃帶臣洪初闢等四十人次第轉六官屬或為監紀

推官通判奉前監國魯王暨盧溪王甯靖王君金門禮待

避地道臣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幸朝薦徐孚遠紀許國

等為上客軍國大事悉以諮之凡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

稽首望永歷帝座抗手焚疏以煽誘沿海士民稱恢復之  
師焉

二月江南地震

改日本願  
亭林年譜

明李定國自高州退入南甯

珊洲之敗定國悉其精銳據山峪列礮象拒戰我索倫勁  
騎突陣潰之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巔馳下橫截我師我師  
夾擊奪其山定國且戰且走敗於興業又敗於橫州遂退  
守南甯

明劉文秀駐兵川南

夏四月明朱成功築涪州城

五月祭真大演陸師戈甲耀日六月大演水師

明朱成功援粵之師失利

林察周瑞等舟次虎頭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梧州失守乃

還師成功責其遲滯失策各戴罪立功改曰黃宗義行朝  
錄云援粵之師失

利統兵黃標降敵而臺灣外  
紀則云林察周瑞為小異耳

小腆紀年

卷十八

辛未

五月明劉文秀攻常德敗績

文秀率眾六萬戰艦千餘出川峽遣盧名臣馮雙禮分犯

岳州武昌為我都統辰泰所扼不得進回舟攻常德我荆

州長沙之師設伏城外俟其過半突出夾擊大敗之六戰

皆捷火其戰艘名臣赴水死文秀及雙禮遁回貴陽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復取舟山

成功拜名振為元帥陳輝洪旭陳六綱副之統二十四鎮

入長江我甯波守將張洪德降名振養為義子進攻舟山

我鎮臣巴臣功之中軍陳虎力戰死臣功降投為降將鎮

改名臣興名振徒步入城痛哭祭其母哀動三軍改曰  
海外紀則云五月今從之

六月江南地震攻日本順

明朱成功取揭陽遂取普甯

成功以前提督黃廷為帥萬禮副之統二十鎮南下廷從

揭陽登岸屯兵桃花山我潮州總兵劉伯祿列營騰嘴浦

海師填壕砍柵伯祿無備倉卒遁廷遂合忠勇侯陳霸之

師圍揭陽守將棄城走普甯亦降

我

大清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率師平海明朱成功墮安平鎮及漳

州府惠安南安同安三縣城回師廈門

我總督劉清泰復致書成功曰激切再書無非欲早定海

上之議早報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聖明之念以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耳何足下舉動依然毫

釐千里邪天下事情理與勢耳尊公位列大臣之上令祖

母年迫風燭之期念漳泉寸土為足下脈絡所關祖宗廟

墓所依足下咫尺弄兵荆棘其上在尊公之魂夢一刻未

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波濤之間口謂

功名富貴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固山

枕戈久矣大帥駐馬於漳畔勁旅露刃於泉南有不能頃

刻待蓋不佞意主於撫固山力主於攻在足下夸浮恍惚

不佞焉敢執為必撫而止其攻倘一攻而緩撫局之成猶

可言也一攻而遂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後之綱穆與不

佞前後之挽回俱無所用矣此又勢之了然者也足下家

報所陳皆足以啓羣疑之誹而效

聖明之怒緒疏而入幾費躊躇然一片苦心不得不再為披瀝

足下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且

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為明季重臣國亡而擇主非背國而

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今無共主何得滅不可易之視而

從不必然之議也古之求忠臣於孝子者幾無據矣至今

猶屢執三省相界之說胡為乎來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

載足下且謁海甸猶欲招徠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

服之版圖惟正之則訾而輕議之且從來無此廟算無此

邊籌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

彼將有三省即棄彼而忠於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足下之心也但念

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經營一番不佞來此區畫一番天下事甯

可瓦全勿為玉碎足下或謀之族黨或謀之老成務為開

心見誠勿得藏頭露面勿再以此必不可告之言必不可為

之事徒費口舌徒滋議論而終於坐失機會也不佞言至

此力已竭矣他日見尊公於班聯之間亦可告無罪矣至

進止之事則有固山並諸大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

門父子兄弟不佞雖膺其職豈肯盡任其咎乎惟足下裁

之成功覽書笑曰彼以勁旅挾吾吾豈懼一固山哉不報

書我

朝命濟度為定遠大將軍赴閩防勦成功集將佐問策郝文興



陳堯策請戰馮澄世曰彼弓馬嫻熟糧餉充足一失銳氣則人心搖動不如全師退廈門堅守各島水戰非彼所長波恬浪靜猶有頭眩暈吐之苦安能敵我此以逸待勞之法也成功然之乃陞安平鎮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諸城倣兵回島遣郝文興統所部守海澄

秋七月

徐鼎曰無事何以書春秋之例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冬十一月丁未明魯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

我台州副將馬信降於名振納母為質許之將入見而名振已寢疾是日戌刻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有聲亥刻名振起坐擊牀連呼先帝數聲而逝葬於蘆花巷有白鶴成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季九

羣盤旋數日遺言以所部歸張煌言論者謂陶謙之讓豫州不是過也攷曰航海遺開云以陳六御代名振任上多有六御之命而士之願從煌言者衆故又有煌言代領名振軍軍容如盛云云也

徐鼎曰備書爵何嘉之也名振惟殺王朝先一事是其失策要其瑣尾從王百敗而志不折不可謂非鞠躬盡瘁之蓋臣也傳說騎箕之異宗澤渡河之呼生氣凜然聞者興起安可以一省掩大德哉

丙申我

大清順治十三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年

庚辰朔攷曰南疆釋史作丙戌朔誤也按明桂王在安龍府王在安龍塗毒薄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

逼挾彈騎馬入宮門文吏乘輿呵殿過之不下仍改安龍為安隆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稱皇帝一員皇后一月支若干王亦隱忍之苟延喘息而已

明西甯王李定國敗孫可望兵於田州進扈安龍定國駐兵南甯衰弱不振可望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襲之定國計無所出中書金維新曹延生曰明志等兵雖多皆帥主舊部下安敢相敵今以奇兵襲之彼不虞我之至也且驚而潰我乘勝至安龍迎皇上入雲南美名厚賈兼收之矣定國然之率斬統武高文貴等集兵萬人拔寨從小路行五日出明志營後猝衝之明志軍大亂降其衆三千人進趨安龍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季

徐鼎曰書爵何嘉之也明朱成功部將蘇茂與我

大清兵戰於揭陽敗績我平南王尙可喜遣左翼總兵徐有功潮州總兵劉伯祿駐營揭陽城西哨騎挑戰追之即退援勅右鎮黃勝殿兵鎮林文燦前衝鎮黃梧操演浦浦上報伯祿騎兵過西門左先鋒鎮蘇茂欲出戰金武鎮郭遂第曰列鎮過橋倘小失利橋狹難以退兵且奈何梧曰賊則必勝何退之有茂麾兵進敵忽徐有功從旁衝擊茂陣大亂溺水死者無算黃勝林文燦咸死焉獨郭遂第所部近橋得不敗三月壬子明舟山城哭

王師逼近陳六御請之成功毀其城

凡五日聲若風箏而咽雞犬上屋日夕號叫已而

三月孫可望遣將白文選犯明安龍文選與李定國連和遂

共扈王入雲南劉文秀納之改雲南府為滇都

初可望乞秦封錢邦芑時為四川巡撫察其部將白文選

忠誠可用私語之曰忠義美名也叛逆惡號也孺子且辨

之丈夫可身陷不義乎文選大感動與忠國公王祥盟於

烏江邦芑為執牛耳既而可望襲遵義祥走死文選暗邦

芑愧汗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賣國他人賣公耳因言帝

在安龍主辱臣死泣數行下文選折箭誓必殺可望及可

望聞田州之敗知定國必至安龍疾召文選將兵迎王入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四

貴州太妃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因以情告曰姑遲行且

俟西府至西府者定國也遂以輿徒不集報陰留候之數

日定國至遂奉王由安南衛西走雲南抵曲靖時劉文秀

守滇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陽與都督王尙禮王自奇賀

九儀等議守城而私以數騎詣定國曰我輩以秦王為道

卓但恐誅卓又有曹操耳定國指天自誓因偕奉王入雲

南黔國公沐天波遊之馬龍驛王入城居可望第改為滇

都

徐鼎曰詳書何嘉文選文秀之棄逆從順也

明進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白文選為鞏國公王

祥為保國公王自奇為慶國公賀九儀為保康侯張虎為

淳化伯餘進職有差

明以金維新為行在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龔銘為行在兵

部侍郎

明加黔國公沐天波柱國少師

明馬吉翔入閣辦事如故

李定國初命斬統武執馬吉翔拘禁之將請詔治罪吉翔

乃日夜媚統武會金維新龔銘來統武家吉翔則又媚之

三人者信吉翔為佳士為之訟冤吉翔言前事皆他人所

為嫁禍於我願見晉王訴明心事死不恨三人益信之言

於定國定國猶不以為然召之見則叩首頌定國千古無

兩青史流芳吉翔得望見顏色死且不朽其他是非冤苦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四

俱無足辨定國於是大悅握手恨相見晚吉翔既日在左

右媚之無不至一日謂金維新龔銘曰晉王功高皆兩公

為之提挈今晉王進封兩公亦當不次封賞若吉翔得侍

皇上當為兩公言之兩人則又大悅言於定國疏薦吉翔

入閣辦事王不得已從之吉翔挾定國以要王又假王之

寵以動定國不一月而內外大權在掌握焉

徐鼎曰書曰如故何傷小人之易進而難退也伯詭能於

句踐德算容於太宗英主猶惑之况定國一武夫乎

明除光祿寺少卿高勳御史鄔昌琦名尋復官

吉翔既媚定國入閣與龐天壽握中外權定國文秀每以

二人家為長夜驩勳昌琦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

來權佞之門蹈秦王故轍定國文秀怒之不入朝馬吉翔  
激王杖勸昌琦各百五十除名金維新言於定國曰勸誠  
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悟借文秀救之得復官  
徐爾曰書尋復官何嘉定國之從善如轉圜也昌琦復  
官而李如月慘死則可望定國之賢恩天壤豈不遠哉  
明以扶綱爲東閣大學士張佐辰爲吏部尙書王應龍爲工  
部尙書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四

明命雷躍龍人閣辦事

躍龍在崇禎時爲吏部左侍郎北都陷爲賊所掠仕可望  
爲僞宰相時以來朝命入閣人頗笑之

明遣白文選還貴州慰諭孫可望

文選回貴陽可望欲與兵與定國決戰文選曰天子在彼  
戰非策也盍兩和之乃復遣文選人雲南放日諸書言可  
心盡撤所部而拘之今以楊在孫可望犯關敗  
遂始末參考之則文選二次自滇回時事也  
夏四月我

大清兵攻明廈門復攻金門尋引還

我大帥見各澳船隻已備令韓尙亮爲先鋒進啓廈門朱  
成功合林順等以大煩船十四隻駐圍頭上風以待尙亮

出洋失利我大帥聞之亦率諸船寄旋於圍頭是夜狂風  
大作滿漢兵苦顛播眩暈迫命舵工移船近岸舵工以海  
船不比河船告旣而風益甚大雨淋漓斷旋壞舵之聲震  
蕩魂魄天曙始定被風飄至金厦兩島者成功斷其手掌  
縱之歸蓋以壓嘉禾斷人種之識也有獻計於我大帥者  
謂金門白沙寨爲鄭鴻達所居多積蓄掠之可必克乃令  
王進功攻之甫出港而遇洪旭哨船乘波酣戰又海艘齊  
至進功知不敵退入泉港

小腆紀年

卷十八

四

五月明朱成功被其部將蘇茂

茂之縱施琅也成功欲殺之而無由會揭陽之敗論其拒  
諫出兵斬之罰黃梧鎧甲五百諸將以茂罪不至於死咸

有後言成功乃厚養其妻孥自製文祭之有王恢非不忠

於漢而武帝不能爲之赦馬謖非無功於蜀而武侯不能  
爲之解國無私法余敢私恩之語擢周全斌爲左先鋒鎮

改郭遂第之名爲華棟擢後衝鎮命黃梧代王秀奇守海

澄

六月明朱成功部將黃梧以海澄降於我

大清

梧雖受鎧甲之罰而心終不安適奉令守海澄乃遣其心  
腹賴玉通我大帥請以海澄降帥大喜檄提督馬得功應  
之謀既定梧飲蘇明於東門樓酒酣言蘇茂事明歎焉梧  
曰本藩養將士如分槽肥則啖之明復歎焉梧又曰我等

飄泊海上未有所歸天之眷

清久矣吾已納款於總督公不相從禍且旋至明以為賊也起而免自髮已薙矣左右悉露刃明愕然亦懼茂罪之及也頃之曰兄能為之弟何不爾若依海若歸

清亦惟命乃掖以俱行梧之將降也王秀奇之領兵張協察狀有異遣哨船稟之秀奇夜三鼓秀奇叩轅門言之成功令甘輝駕快哨洪旭駕趕船救之天明至海門見居民奔竄輝頓足曰事不濟矣張協請速援五都土城輝乃令陳斌陳鵬分伏要道而運土城之糧餉入船諸將欲乘人心未定進攻奪城輝與旭謀曰梧謀已久非猝降無備者徒傷士卒無益也乃收軍回廈門我大帥請之

小腆紀年 卷十八

聖

朝以前封成功海澄公之印投梧柙薦施琅為副將而陳勦寇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產以裕招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剗偽墳以洩衆憤

朝議以蘇明有母在海調入京搜多理幾昂邦內大臣成功亦以明為梧所脅非本有叛心月給以養其母焉  
秋七月明義甯伯龍緝駐柳州尋敗死  
緝與李定國為應援尋被獲死

明朱成功取閩安進攻福州

成功與諸將議曰本藩欲北上爭衡因失海澄中止今日勒與總督駐漳福州必虛我乘南風抵閩安取福州則漳泉下游悉為我有彼還師救應疲於馳驅是徒勞也

提督甘輝為帥後提督萬禮副之統杜輝陳斌等十五鎮大煩船四十隻快哨二十隻北上攻閩安守將望風遁成功聞報命前提督黃廷率陳鵬周全斌守廈門洪旭同兄奉守金門親帥王秀奇等將大隊舟師入南臺奪其橋再戰再勝進圍福州分兵東守烏龍江以禦泉漳救援之師西據洪塘水口以截延建餉道北守連江北嶺以遏溫台惟南面近水故不為備焉

八月明朱成功退屯閩安

我巡撫宜永貴與副將田勝議分兵守烏樓以為犄角成功每攻城輒為烏樓礮石所傷乃并力攻烏樓破之城中益懼參將張國威請於宜永貴出原任藩司周亮工副將

小腆紀年 卷十八

聖

王進於獄攷曰亮工時為督臣傳問以破敵之策亮工所劾進以失守漳州下獄問以破敵之策亮工曰城外營壘相連獨東南一角疎防今令王進將步騎暗過鼓山出路通橋以襲南臺海船令田勝伏南門李武伏西門出不意突擊破之必矣是月十六日夜三鼓我師開水部門繞鼓山而出天明鳴螺喊殺城上發大礮伏兵齊起成功諸營出不意拋棄旗幟器械下船乘潮解旋退屯閩安

我

大清兵復取舟山明守將英義伯阮駿攷曰東華錄阮駿臣傳與此同督陳六御總兵張晉爵太常卿陳九設副使俞帥範誠意伯裔孫劉永錫皆死之

我大將軍伊爾德爾提督田維由定海大洋攻舟山是月二十三日駿等迎兵迎戰左右衝突

王師失利二十六日駿復扼橫洋金塘乘濤出戰忽南風大發

王師張兩翼薄之駿大舟膠淺不得脫與永錫跳水死六御與

張洪德自刎死晉爵大戰兩日夜殺傷甚衆力竭自刎死

九徵師範被執不屈死駿蕩湖伯進之從子也攷曰說晉

爵定西侯名振之水師總兵也永錫孔昭子世所謂郁離

公子者也九徵字青麟

臣竊曰詳書之何甲午乙未以後舟山之事裨官家不得

而詳之島嶼殘破君臣流寓式微載賦傳聞異詞英義將

軍與蕩湖之名五舛郁離公子以孔昭之子而淹夫籍爲

小腆紀年 卷十八 聖七

咸叔本不同名充有勁兒足徵幹臺任其埋蝕胡云開幽

詳稽舊聞蓋其慎也又有焦文玉者善射以膽畧聞負傷

自刎妻張氏殉之有夫忠婦烈之褒有楊復葵者標將挾

之投誠赴水死兩人皆山西人死之時日不可聞附志之

明前魯戶部主事王江復起兵四明山敗績死之

王翊之敗也江母被縛江削其髮以僧服見得安置杭州

未幾母病卒江置一妾昵之其控妻於官出之妻亦攘臂

數其隱微之過登車去聞者駭焉一日江出遊湖上守者

以妾在不疑久之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得逸

攜其妻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再入長

江名振卒江鬱鬱不得伸其志有沈調倫者復起山中江

赴之

王師恐其重爲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中流矢卒時復

有休甯趙立言者亦以餘衆棲山中約江山縣諸生李國

楹共取江山明年元旦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

不至越日

王師大集立言獨戰殺數十人馬躓墜水死其子植恨國楹詣

其家欲手刃之捕者掩至同伏法死

九月我

大清兵復取辰州

冬十月明夔州巡撫鄧希明總兵張元凱降於我

天清

小腆紀年 卷十八 聖八

希明自獻賊亂蜀後與元凱屯壘開縣入觀安隆投是職

十二月明朱成功攻羅源復攻甯德

我

大清再遣使招明朱成功

鄭芝龍再遣家人謝表謁我大帥請勸成功投誠巡撫佟

岱致書曰我

皇上定鼎以來不專用兵德威所迄無遠弗屆東至高麗灌兒

哈魚皮西至察罕緬甸南至土苗洞蠻北至河套海西率

皆慕義向化稽顙恐後至於孔耿尙吳諸藩封躬膺茅土

任專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邇來恹恹於詐信之間是

自疑也天時人事侈口而談驕蹇滿紙珠堪憤恨不佞

畧一折之大凡開創之初久而後定如周武一戎衣猶因小腴未靖作多士多方以曉告之楚越弄兵不過地方殺運未終敢煩

王師戡定耳近報執敵俘風飄舞卷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無影響而台臺伏處海隅見聞不遠一二浮食之輩造言生事以相簧鼓此乃山野邨落傳說稱奇而不知其無稽也至於河北水溢關中地震事實有之董子謂天之仁愛聖主故時出災異以見天之愛人君也自古殷憂啓聖世論堯湯之世水旱尤甚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然太平稱最宣帝時鳳五出麟一至究仁慈不振卒以短祚災異之驗果何如乎從來竊發海上者不乏人矣其不能離於海

小虞紀年 卷十八

聖

者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廟堂妙算以為興師動眾於烟波浩渺之中勞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統馭居民得以永逸此不過以海治海之策今

恩綸頻頒

詔使營至而台臺錯認以為窮洋孤島離膝橋檣洵足為萬里長城而意益驕念益侈不亦疎乎

聖天子車書一軌海宇率濱猶溫

詔慰勉推心置腹台臺偏強於鷺島之中期期不奉詔優寒恣肆真夜郎王問使者曰漢比我何大也若夫豪傑舉動似不如是不佞以為尙可與言者台臺不反覆於既撫之後而徘徊於未撫之先洵就憐男子哉今若斂兵而退以待

天朝之命不佞亦當代劉制臺擔其事補贖上請全天倫之恩膺帶礪之錫鑽券金章如取如攜爾公爾侯爰及苗裔不特耳筆文臣不敢望即從龍諸勳策血戰數十年未易致者台臺一旦得之此誠布衣之極致匹夫之偉業矣若夫擁烏合之眾逞螳臂之勢

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六師南至豈顏有逆行者哉抑或懸五等之賞以待海濱之士而肘腋之間豈無憾我好音者乎存七利害間不容髮願高明熟思而審處之謝表齋書見成功於甯德曰天下已定徒勞無益成功曰小人焉敢鼓唇舌表悚然不敢復言尋護國嶺之戰阿克襄為成功所殺乃遣謝表歸而致書其父曰嗟嗟曾不思往見貝勒之

小虞紀年 卷十八

幸

時好言不聽自投虎口母怪其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兒料之熟矣前言已盡但謝表日夜跪哭謂無可回覆不得不因前言而申明之蓋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無論矣漢光武恢闢大度推誠實融唐太宗於尉遲敬德朝為仇敵一見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時越王假全家來朝二月遣還羣臣乞留章疏封固賜之皆有裕達規模故英雄樂為之用若專用詐力縱可服人而人未必心服况詐力之必不能行乎自人閩以來喪人馬費錢糧百姓塗炭赤地千里已驗於往時茲世子傾國來已三載殊無奇謀異能一弄兵於白沙而船隻覆沒再弄兵於銅山而全軍滅滅揚帆所到而閩安便得羅源殿後而格商授首此

果有損邪益邪不待析而明矣且姜瓖金聲桓海時行豈非薙髮之人哉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皎如日月何效詐偽之所為苟就機局取笑當時試思損無數之兵馬費無稽之錢糧死億萬之生靈區區爭頭上數莖之髮大為失策且亦量之不廣也誠能畧其小而計其大益地足食插我弁眾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疑如此則奉

清朝正朔無非為民生計為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

前約又非徒為民生計為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

清朝無南顧之憂海外別一天地兒效巢由嚴光優游山林高

尚其志耳兒志已堅而言尤實母煩再役乞赦不孝之罪焉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丙申明朱成功部將甘輝與我

大清兵戰於護國嶺我梅勒章京阿克襄攷曰臺灣外紀作阿格商蓋編譯字不同

耳

我大帥聞羅源甯德之警遣阿克襄往援成功亦恐

下師假招撫為名乘間攻廈門令甘輝殿後自率諸鎮回島阿

克襄偵知成功已去麾軍迫之甘輝與戰終日勝負未分

馬信曰藩主命公殿後非言戰也公何過勞輝曰彼迫則

不得不禦耳信曰素聞公善戰明日觀公退敵詰晨阿克

襄整隊出則見敵人運糧者紛紛入船揮騎近橋則火武

鎮魏進功接戰交綏輒退中協鎮陳謙繼之進功則已渡

橋矣謙亦退阿克襄進迫之則見謙分隊伏橋之左右疑

未敢進而謙亦過橋矣益怒追之遇伏起分隊接戰則甘  
敗走我副將柯如良驟馬呼曰賊兵實戰速退勿追阿克  
襄弗聽輝踞高視阿克襄至出不意刺之阿克襄墜馬弗  
殊猶擊殺數十人而死輝斬其首重釣有奇勒兵轉戰  
王師棄馬匹輜重器帳無算輝回營信曰今日始知公之真勇  
畧也

小腆紀年

卷十八

三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八

鎮甯宋左夫光信  
泰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南宗善  
何里受業汪建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秉讓

丁酉我

大清順治十四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一年

甲辰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朱成功攻溫州

二月甲申明王子出閣講學

三月明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金門

鴻逵中崇禎庚午武舉人為天津巡撫鄭宗周部將以芝

龍平紅夷功蔭錦衣衛千戶尋中庚辰武進士故事勳衛

射策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癸未授副總兵宏光即位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一

檄守采石掛鎮海將軍印以擊高傑張天祿亂兵功進封

伯隆武時以定策功晉封侯尋封定國公芝龍之投誠也

依成功入海謝兵權老於白沙寨為我將王進功所攻移

居金門遭疾卒

徐鼎曰鴻逵碌碌庸人耳於其卒也何以書駒齒未落識

龍文為英奇菟裘自營無鴟室之恐懼較之李克泰之流

側乎遠矣故賢之

夏四月癸酉朔明上宏光帝隆武帝王考桂端王謚號大赦

上宏光廟號曰安宗簡皇帝后曰簡皇后隆武帝廟曰紹宗

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端王廟曰禮宗端皇帝嫡母王

氏曰端皇后

明朱成功部將鮑舉與我

大清兵戰於定海關敗績死之

時成功謀大舉入長江令舉招撫松門一帶漁船為鄉導

舉至定海關遭風入港遇水師力戰而死

五月明遣張虎送孫可望妻孥還貴州

可望以妻子在滇未敢為逆偽翰林方于宣言於可望曰

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國主宜正大統則人

心自定矣可望遂日夜謀犯闕王欲歸可望妻孥以安之

時王尚禮王自奇張虎皆可望心腹而虎奸黠尤用事自

以位在諸人下甚怏怏白文選謂定國文秀曰今尚禮自

奇擁重兵在輦轂下虎尤詭曰伺左右禍且不測今與可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二

望議和必皇上親遣張虎行乃無反覆耳王召虎至後殿

拔頭上金簪賜之曰和議成卿功不朽必賜公爵此簪賜

卿為信見簪如見朕也虎至默見可望曰上雖在滇端拱

而已大權盡歸定國定國所信者文則金維新龔銘武則

靳統武高文貴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繳所封伯印於可

望曰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臣受國主厚恩豈敢或哉白

文選受國公之封已為彼用矣出賜簪曰皇上賜此符命

臣刺國主許封臣二字王臣何敢不以聞可望信之怒益

甚于宣侍側因請問左右遙窺之但見于宣叩頭跪奏可

望點頭許可之狀莫知其所獻何策也于宣出謂其私人

曰國主登九五我為首相已親許我矣王又命白文選來



謀和可望因拘留之奪其兵而遣其通政司朱運久入滇  
運久大橋黃蓋無復人臣禮名為議和實與尙禮自奇輩  
謀內應也

秋七月明朱成功攻興化遂取台州

成功以洪旭陳輝守金厦兩島自領舟師北上屯興化之

狼崎命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盧謙提督右鎮余程代黃

廷守閩安之羅星塔放日行朝錄攻黃巖我守將王戎戰

敗執知縣劉登龍以降登龍投江死成功進圍台州總兵

李泌知府齊維藩知縣黎嶽詹獻城降天台太平海門衛

相率投降

我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

大清兵復取閩安明朱成功退師厦門

永春縣林永聚眾據城我總督李率泰討平之乘勝攻閩

安先遣標下降將張蘊玉放日編玉武岡州人隸劉承培

極敏凡經水程便記憶極線以兵三千潛度長樂港過羅

星塔截海師歸路而後合兵進攻余程戰死陳斌盧謙援

絕投誠至福州率泰醉以酒而殲之凡五百餘人成功聞

閩安不守慮失兩島乃命陳堯策屯狼崎自率舟師回厦

門

八月孫可望舉兵犯明演都放日紀畧諸書皆云七月事而

月初一日

時錢邦芑拘於大興寺間可望謀犯關心憂之兵部尙書

程源都察院鄭逢元雖白同於可望而不忘朝廷輒以言  
詞激發鎮將此輩朴魯武人無避忌酒酣耳熱焉可望曰  
剝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邪邦芑知其可用也與二人  
計曰馬寶馬進忠馬維興雖隸可望麾下然皆朝廷舊勳  
圖報無路至白文選決不相負今可望入滇從中計圖之  
如反掌耳源以告文選與逢元私見馬寶定約從容謂可  
望曰使功莫如使過將才無出文選右者可望乃留馮雙  
禮守貴州以文選爲大總統馬寶爲先鋒合兵十四萬入  
滇十八日渡盤江滇中大震

九月明劄孫可望爵命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與白文選  
連師進討戰於交水大破之

先是王自奇在楚雄醉後殺定國營將而懼引其眾渡瀾

滄江據永昌去雲南二千餘里以故可望入滇時不相聞

可望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三十里定國文秀眾纔

數千人相顧失色文秀議走交附定國欲由沅江景東取

土司踣路兩日不能決忽白文選率所部拔營逃至曲靖

單騎走雲南見定國文秀於朝曰宜速出兵交戰諸將已

有約稍遲則事機露不可爲矣且誓之曰誰皇上負國家

者身死萬箭下我當先赴陣前言畢即上馬馳文秀率那

三昇賀九儀胡一青趙印選吳子金李本高之師繼之初

可望見文選逃議兵諸將未敢應馬寶慮回黔謀洩大

言曰我輩十倍於彼若以一人爲進退豈我輩非人乎張

勝亦曰某一人足擒定國矣可望大悅曰諸將如是吾復何憂語張勝曰雲南兵馬盡出城內空虛爾率武大定馬寶進鐵騎七千連夜走間道襲之定國文秀知家口已失不戰自走矣馬寶遣其私人入定國營言之且曰明日決戰遲則無及定國大驚夜告諸將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起甫交綏而本高馬蹶被殺定國文秀色懼欲退文選怒曰張勝已往雲南我退則彼精騎躡吾後不烏散亦蹶為肉泥耳死於陣不愈死於走乎况馬維與袁韜輩必相應也定國文秀未答而文選已率所部鐵騎直冲馬維與營維與開陣迎之入合兵繞出可望陣後定國文秀見敵陣亂麾兵大進諸營皆歡呼迎晉王所向瓦解定國乃命文秀

小腆紀年

卷二十九

五

文選追可望而自還師救雲南

孫可望遣其黨張勝襲滇都明中書科中書朱斗垣被執不屈死之

斗垣輔臣天麟子也奉命齋救書賜白文選於曲靖中途

遇賊被害放日陽秋以此為九月二十一日事

明李定國還師援滇都擊張勝於渾水塘擒之王尚禮自殺

勝伏誅放日陽秋以為二十二日事

勝至雲南尚禮將內應黔國公沐天波知其情以兵守之不得發時交水捷聞王命插報捷旗於金馬碧雞坊下勝見之大驚拔營去回至渾水塘遇定國列陣死戰定國幾不支而馬寶於陣後連發大礮勝眾亂遂潰走益州部將

李承爵誘而縛之勝罵曰汝何叛我承爵曰汝叛天子吾何有於汝乎解雲南告廟獻俘與其黨趙珣皆伏誅尚禮於張勝之退兵也知情已露自縊死

天清

可望逃至貴州從騎十餘人命馮雙禮守威清要隘約曰追至則發三礮文秀追至普安尚遲疑不敢進雙禮欲可望逃劫其輜重乃發礮以紿之可望遽挈妻子出城輜重婦女悉被掠過鎮遠平溪沅州守將閉門不納惟靖州道吳逢聖率所部迎之可望狼狽走長沙遣使投誠於我經畧洪承疇軍前

小腆紀年

卷二十九

六

章皇帝封為義王十七年十一月病死

明論反正功晉封白文選鞏昌王馮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維與敘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馬寶淮國公其餘進侯伯有差

明論從逆罪誅淳化伯張虎降荆江伯張光翠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伯王會等爵程源鄭達元等降級有差

文秀至貴州數日虎率殘兵自滇逃回文秀詰之曰皇上賜汝金簪議和何有行刺之說虎無以答解赴雲南王告廟御門獻俘礮之光翠三品等降爵源達元萬年策劉泌降級其安隆諸文武久反正不之及也方于宣時為提學試沅靖諸屬表題有擬秦王出師討逆大捷語既聞可望

敗馳出於錢邦也欲糾義旅擒可望以獻邦也答以詩曰  
修史當年筆削餘帝星并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  
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嘗為可望修史奉獻賊為太祖作  
太祖本紀又嘗言帝星明於并度秦王當有天下故也其  
終事不可聞

十一月明迫贈安龍死難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人諡廕  
有差遣祭立廟

李定國率文武疏請表章安龍死難十八忠臣詔贈貞毓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諡文忠廕子  
錦衣衛僉事鄭允元武安侯諡武簡張鏞徐極兵部右侍  
郎林鍾蔡續趙庶禹大理寺卿蔣乾昌李元開陳廉瑞侍

小腆紀年卷十九

讀學士周允吉朱謙泥胡士瑞李順副都御史易士佳任  
斗墟太常少卿朱東旦劉議新太僕少卿各廕一子入監  
讀書張福祿全為國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遣官諭  
祭文曰卿等乾坤正氣社稷忠臣早傾捧日之忱共効旋  
天之力詎意叛逆生忌禍起蕭牆梟獍橫行頓忘君父安  
龍之血終當化碧九原汗青之書各自流芳千古今日移  
蹕演雲鶴鸞駢列回思卿等簪履趨蹌杳不可見夫獨何  
心能不悲哉將茲俎豆慰彼泉臺尋遣通政使尹三聘往  
安龍即馬場建廟勒碑大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  
明朱成功攻鴨汀寨克之  
成功執師南下至南澳陳請先取鴨汀寨以足糧值冬

早境寨乾燥火攻克之戎旗鎮林勝恨其屢次截劫屠戮  
殆盡

十二月明復取南甯

戊戌戎

大清順治十五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二年

戊戌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遣使冊封朱成功為延平王招討大將軍賜尚方劍便宜

行事攷曰自此至徐孚遠朝漢皆同時事故以次書之

初成功以閩安之失詢諸將佐吏官潘庚鍾曰漳泉沿海

民苦爭戰且偏隅不足號召天下藩主將戰艦從瓜鎮取

江南金陵破則閩粵黔蜀之豪傑自嚮應矣甘輝曰我空

小腆紀年卷十九

國出兩島豈不危乎庚鍾曰

清所以未攻兩島者慮滇黔牽制耳倘會天下之兵而來豈能

獨全乎今統貔貅之衆入據長江截糧道彼自顧不暇奚

暇攻兩島哉工官馮澄世曰不取江南

清亦未必忘兩島也參軍陳永華曰取江南而兩島自安偷安

歲月白老其師非策也輝堅執以為不可成功慨然曰吾

亦有心久矣武侯言勢不兩立

清其有每飯忘我邪我當問道請旨會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

會江南使天下跣足相從耳乃遣楊廷世劉九皋泛海從

龍門問道請行在王不廷臣集議兵部左侍郎冷孟鈺曰

成功執大義拒父命遠隔海濱貢問不絕實有桓文尊周

之義宜晉封秩以鼓勸義之心祖制外臣無封王例今獲  
據之際豈可守經况成功係先帝賜姓以郡王爵之亦與  
祖制無違俟平江南則晉封一字王可耳乃封成功延平  
郡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手詔令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  
劉國柱齋印冊航海至廈門成功始設長史審理典寶典  
杖典儀典膳諸官焉

明冊封朱成功部將王秀奇為祥符伯馬信為建威伯甘輝  
為崇明伯黃廷為永安伯萬禮為建安伯陳輝為忠靖伯洪  
旭為忠振伯郝文興為慶都伯餘拜爵有差  
徐鼎曰封爵必詳書何重封爵也賞賚之班莫過五等之

小腆紀年 卷十九

錫史家年表之作蓋特筆也沙中偶語而什方侯邯鄲用  
兵而千戶賞權宜之計非法也故刊印之弊則無恩傳書  
之封則已濫敝袴猶惜之况名器乎亂世之君威權已去  
不得已而以爵賞勸之此蓋事勢迫而使然褒與譏兩無  
庸也直書其事而世變可知焉曰朱成功部將何以別於  
粵魯諸臣也

我 明授魯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大清再遣使招之煌言不受

辛卯之歲

王師將下舟山命降將田雄以書招煌言峻拒之監國入金門

朱成功以唐魯舊怨於監國修寧公之敬而已賴煌言與  
定西侯張名振以軍為衛成功因之有加禮煌言嘗極言  
成功始終為唐真純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終為魯與吾  
豈異趨哉故兩人交甚睦尋間行人吳淞招軍天台明年  
再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還駐舟山名振卒遺言以所部  
歸煌言於是軍容始盛丙申舟山再失駐天台尋駐泰川  
師選舟山之民而空其地煌言還駐軍焉魯王既去監國號  
煌言通表漢中與成功同日拜命將會師大舉我江督郎  
廷佐以書招之煌言復以書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  
夫聽之或為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  
聞者國恨君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遭雪

小腆紀年 卷十九

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  
畧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袒一呼甲盾  
山立峨峨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  
憑履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  
彌堅練兵海宇祇為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  
八閩羽書雷霆飛翰僕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忠  
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謝良平竹帛捨黃綺衣冠一  
死靡他豈諛詞浮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以書通視僕  
僅為庸庸末流可以利鈍興衰奪者譬諸虎僕戒途雁奴  
守夜既受其役而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怒髮  
冲冠執事固我明勳舊之裔遼陽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

恩澤當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患難當何如動念稍一轉移  
不失為中興人物執事諒非情薄者敢附數行以聞焉初  
煌言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族行我

章皇帝以煌言有父命勿籍其家但令其父以書諭之煌言復  
書云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父亦陰寄聲曰汝勿  
以我為慮也父卒有司強其妻子書招之煌言不發趣焚  
之已亥家始被籍

章皇帝猶命鎮江將軍善遇之勿囚辱焉

明授魯左僉都御史徐孚遠為左副都御史孚遠朝於滇都  
失道安南國不屈還廈門放日臺灣外紀以孚遠失道安南  
順治十八年正月從滇朝見歸  
順事而黃宗義行朝錄則云朝  
滇時不得過安南遂回廈門

小腆紀年

辛卯舟山之破也孚遠扈魯監國航海時朱成功啓疆禮  
士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多歸之孚遠領袖其間每以忠義  
相鏃厲成功媿媿聽至終夕不倦有大事輒咨而後行嘗  
自嗟曰司馬相如入夜即教盛此平世事也以吾亡國大  
夫當之傷如之何時滇使冊封成功晉將佐爵魯遺臣之  
在兩島者自張煌言以下皆量遷孚遠轉左副都御史隨  
滇使入覲失道安南其國王要以臣禮孚遠大罵或曰且  
將以相公也則愈罵國王嘆曰忠臣也厚資之得完節歸  
與葉后詔鄭郊輩結為方外七友浮沈島上卒遺一子竟  
以餓死放日諸書載孚遠事互異明史謂其因松江破死  
島中泉州府志謂居廈之會厝寮卒能溪縣志謂  
遊龍溪後不知所終南疆釋史謂及於臺灣江同安兩  
志說亦畧同而野乘謂康熙癸卯廈門破諸紳多東渡

何子遠歸華亭明詩綜引靜志居詩話本有梨樹遠引  
龍王溪所撰二傳言癸卯之變擬歸故鄉不果轉徙人湖  
之曉山以遠通跡為北帥吳六奇所獲完髮以死海外生  
一子扶樹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按六奇為湖之饒平人與  
實也附志之

明以前兵部尚書程源為禮部尚書前四川巡撫都御史錢  
邦芭掌都察院事

邦芭拒可望不屈源則可望所親信然離間逆黨激發忠  
義於交水之戰戍有功焉王故擢用以旌之時馬吉翔用  
事頗忌二人源功名自許入朝即發吉翔奸狀吉翔嗾言  
者劾源會臣事可望非純臣源發憤杜門不視事邦芭雖  
掌憲而督理晉王軍事者為金維新秩左都御史位在邦

小腆紀年 卷十九

芭上邦芭亦鬱鬱浮沈朝請而已

大清兵復取橫州明知州鄭雲錦被執不屈死

雲錦字子素莆田人以明經起家知靈山合浦縣事粵東  
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委署廣西左州知州南甯再復廣國  
公賀九儀又委署橫州是月十五日城破雲錦被執送潯  
陽作馬上吟旋下肇慶獄作從西山義士遊詩絕食七日  
不死乃復食在獄三年吏勸其薙髮雲錦曰吾辦死久  
矣所未即死者留一日鬚髮即頂一口君恩為一日南冠  
之楚囚即為一日大明之臣子耳就刑之日飲酒談笑如  
平時觀者莫不悚歎焉放日馬上吟昨日昨則刺史出見客  
騎馬城上黑軍册今夜宵廬作楚

四不信雄心旋落魄微帳外倚徘徊依斜傍霜華白  
笳吹倏動二人愁聲聲促促管吹迫臨陣扶我上馬行  
橫排斷城腰慘淡烟雲天感頓北風拂面任欺凌古樹  
禽驚振羽孤臣馬上嘯一聲曉山失曉顏如墨回首羊  
路渺漫我軍創病何狼籍猶喜人人不攢眉各向虜兒  
吃叱朝廷黍黍三百年雖敗志氣不蕭索河水榮環馬  
遲羨煞一派寒光碧鳥聲上下叫黃昏斜陽落浦荒柳  
此宵夢醒何處也滿風風雨穿古驛從西山義士遊詩  
虎豹山之獸猶思其身皮骨蒸雲霧耐飢渴七尺鬚眉  
丈夫子忠孝以成名時與吞糧又不見常山舌馬賊聲  
武海上十九年沙漠蓄雪與吞糧又不見常山舌馬賊聲  
不絕又不見文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已  
往名存耳時地各殊肝膽似道遙躡步首陽山義士一去  
不復還惟有青嶺孤城隨風長歲久無人采自著我居山  
巖拜孤竹不茹烟火沈心腹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  
西山曲三日四日不食粟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果  
何如曉來會把髮髻梳冠理衣行變錄作詩遂向壁  
書七日入日枯骨腸忠魂直到白雲鄉帝廷從降渣滓  
委道傍任教飢肉啄焉鳥到底何會失故吾人生自古誰  
無死竟得死所後人子  
以上詳李世熊寒支集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二月我

大清命貝子洛託為甯南靖寇大將軍都督卓布泰為征南將  
軍偕降臣洪承疇吳三桂線國安等分道取雲南

孫可望之未降也我四川總督李國英駐保甯大將軍辰  
泰都統阿爾津駐荊州承疇以經畧駐長沙尙可喜等分  
駐肇慶廣州遇出犯湖南川北廣東之寇則擊卻之出境  
亦不窮追以孫李皆百戰之餘地險兵悍姑以雲貴川東  
南為其延喘地及可望降知敵人內訌於是承疇三桂疏  
請大舉

章皇帝以貝子洛託為甯南靖寇大將軍偕承疇山湖南進三  
桂為平西大將軍偕都統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

都督卓布泰為征南將軍偕國安由廣西進約期會於貴  
州

明李定國遣其將劉正國楊武等分守四川之三敗紅關馬  
進忠駐貴州

三月我

大清吳三桂等兵至合州明重慶總兵杜子香棄城走

吳三桂由沔陽至朝天驛順流擊楫月之四日抵保甯具  
舟艦糧糗過南部西充猶見數家烟火自順慶而前則枳  
棘叢生箐林密布雖嚮道莫知所從伐木開道十四日至  
合州杜子香以輕舟哨至江口見三桂揮軍跨馬而渡子  
香駭而逃三桂偕墨爾根由銅梁壁山進發至重慶時房

小腆紀年

卷十九

西

竹歸巫有郝搖旗李來亨袁宗第黨守素施州有王光興  
長壽有劉體仁譚諱譚宏譚文達州有楊秉允等連兵防  
守三桂策其無能為惟令總兵嚴自明程廷俊以重兵扼  
重慶固根本而已

明光祿寺少卿高勳部郎金簡疏言時事

定國自敗孫可望後宴飲恬愉弛武備二人次第疏諫  
謂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頓刃以待兩虎之一斃而  
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燕薪之上能且安乎二王老於  
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定國愬於王詞頗激王擬杖二  
臣以謝之朝士爭執不可移時未決而敗報踵至定國遂  
巡引罪簡字馮戴勳同里人後扈王入緬死於道

夏四月明王自奇關有才反李定國自將討平之

自奇舊封夔國公有才封永壽伯皆孫可望黨也懼而反定國擒而誅之時

王師入貴州不及援故逆黨平而貴州已不守矣

大清貝子洛託等兵取貴陽明馬進忠遁巡撫冷孟鉅死之孟鉅被執論薙髮大罵不屈死

臣肅曰按楊氏安龍紀事冷孟鉅蓋馬吉翔之黨也及殉節貴陽怒裂睢陽之背憤銜溫序之鬚又何烈也豈楊氏衰議失實抑孟鉅固兩截人歟君子取節焉可也

庚辰我

小腆紀年 卷十九

大清吳三桂等兵至三陂明劉正國通遂克遵義  
三桂以浮橋濟黃葛江海暑薰蒸軍士多病翌日渡碁江  
懸滴溜三陂紅關石壺關之險皆峭壁重淵一夫可守正  
國望風由水西逃入雲南於是將軍郭李受總兵王友臣  
並以眾降獲糧三萬石兵五千

王師遂克遵義

庚寅明大將討蜀王劉文秀卒

文秀之追孫可望至貴陽也收潰卒得三萬人屯守邊隘  
李定國聞而怯之召之還並召諸將之在邊者論功小大  
為分兵多寡之地及

王師卒至兵夫其將將下得兵迄於大潰文秀在滇鬱鬱不自

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病革上遣表曰臣

精兵三萬人在黎雅建越之間塞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  
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猝請駕幸蜀臣妻操盤匱臣子御  
羈勒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也

臣肅曰書爵何嘉之也文秀起家草澤乃心王室恟恟退  
讓有名將風情勢既迫猜嫌頓起豈天必欲訖明命歟何  
兩賢不相得也

五月我

大清吳三桂等兵敗明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與甯伯王與水

西官慰使安坤西陽宣慰使冉奇鎮蘭州宣慰使奢保受等  
降汝曰王與疑即王光與與入蜀事合另  
有廣甯伯王與者守文邨不降事見後

小腆紀年 卷十九

秋七月丙申朔明命李定國為招討大元帥賜黃鉞

有妖人賈自明者持幻術大言上帝以某日助兵為木偶  
人數百長丈許執旛幢為行陣定國惑之四方之促師期  
者輒云有待久之無驗怒斬之戒期出師王授以黃鉞凡  
古命將之禮無不備焉

我

大清卓布泰等兵抵獨山州

戊戌明大學士文安之督川東諸軍襲重慶不克

安之率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十三家暨譚宏譚諱譚文  
等由水道襲重慶而吳三桂留防之師礙於他路故不克  
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會師大舉北上甲辰

次羊山颶風作旋師舟山

成功將大舉攻南京以黃廷為前提督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留守金厦從行甲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往來策應選力能舉五百觔者披鐵鎧畫以朱碧彪文留兩日執所馬大刀立陣前砍馬足號曰鐵人望者以為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中提督甘輝請俟滇中會師而進成功日會師之舉不過牽制其勢耳兵馬雲集日費萬金豈可稽延自老其師哉乃命輝為前部馬信萬禮繼之自統大眾為合後侍郎張煌言為監軍揚帆北上平陽守將單任暹瑞安守將艾誠祥獻城降次羊山其山多羊故名之相傳其下有龍宮戒震驚成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七

功曰本藩欲馳驅天下百神賓服奚畏一孽龍乎令放礮鳴金不移時颶風發挾雷電水起立成功冠帶起祝曰成功統率三軍恢復中原如天命有在即將諸船沈滅神其鑿諸祝畢風頓止是日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八千人成功之四子濬七子浴入子温暨義陽王某皆溺焉乃旋泊舟山理楫以為後圖放曰一云羊山故多羊見人馴擾然戒烹之羊熟而謂作與放礮驚龍說小異疑成功既放礮而軍士又殺羊致此奇禍歟

八月明授前江西總兵鄧凱為隨扈總兵  
凱吉安人父某死日凱初隨楊廷麟到同升起兵江西事敗而逃是年朝漢部長隨扈總兵守大明門尋遣內臣李崇實召之入朝論曰爾忠義老成可即隨扈東宮賜銀

百兩銀鼎杯一事蓋

王師日迫將移蹕也

九月明朱成功取象山

成功舟師至象山知縣徐福率父老降時兵士逃者甚眾訛言新附北將盡投誠援勦右鎮賀世明朱粉其檣成功益疑之令他將統其眾而盡解新附北將之兵權後衝鎮劉進忠乃入黃巖之海門所投誠成功令周全斌追之進忠夜半開西門突圍走全斌拔其城以歸尋破磐石衛

冬十月我

大清信郡王鐸尼會師平越府

章皇帝命信郡王鐸尼為安遠靖寇大將軍總統三路

小腆紀年 卷十九

末

諭諸將克取貴州如雲南機有可乘即乘勢進取兵馬疲弱則候鐸尼進止比信郡王入黔境吳三桂自遵義馳六百里會諸平越府之楊老堡訂期進兵信郡王統三路兵入滇而留貝子洛託借洪承疇理餉貴陽

明李定國遣馮雙禮守雞公背張先壁守黃草壩白文選守

七星關

定國聞

王師戒期入滇以北盤江為滇黔之界南盤江為滇粵之界乃使馮雙禮拒雞公背非中路放曰雞公河出廣順州歷清鎮隆文入烏江距貴陽數十里盤江即牂牁江有南北二源故曰南盤江北盤江使張先壁拒南盤江之黃草壩拒東路自守北盤江之鐵索橋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出



西路率眾四萬守七星關抵生界立營若欲攻遵義者以率制三桂之師先是三桂駐遵義信郡王駐武陵卓布泰駐獨山州惟洛託一軍駐貴陽大眾未集其勢可乘定國遠巡觀望比楊老堡戒期定國始悉眾出拒而事機已不可為矣先由中路出關嶺東路告急乃移師黃草壩久之踰石關營於遮炎河而中路雞公背之絕頂糧少迎艱士不宿飽右路之生界孤懸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識者俱以為憂

致日諸書皆云馮雙禮拒雞公背張先壁扼黃草壩肯豈始則命李承爵那三昇為兩路帥事急而改命馮雙禮張先壁手押李承爵本張先壁之副將那三昇本馮雙禮之副將作書者各以見聞著之篇乎又求野錄右路之孫界壩亦作孫家壩即生界也音轉字異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九

大清英三桂兵過天生橋明白文選棄七星關走霑益三桂自遵義出師文選於十一月二十日自生界回七星關守險四山壁立水勢洶湧山上樹木參天名曰天生橋實未嘗有橋也三桂厚養鄉導由苗疆繞渡出天生橋背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偵知棄關走可渡橋而守橋之馬寶亦奔乃焚橋走霑益三桂進抵烏撒軍民府

我

大清卓布泰等兵取安龍府甲戌明李定國拒戰於炎遮河敗績退保北盤江馮雙禮之師亦潰於雞公背我

大清兵進次曲靖知府蓋世祿

我廣西軍至盤江之羅顏明兵扼險沈船我軍得泗城

土司岑繼祿為嚮導由間道入安龍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我軍取所沈船以濟定國聞之以兵三萬人倍道趨戰於炎遮河

王師初戰不利詰朝悉師歷其營而陣南兵槍礮北兵弓矢日中不決忽大風北來礮火及茅草野燎滔天

王師乘火馳射兵火俱烈定國驚懼棄營保北盤江我廣西兵遂由普安州入滇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潰馮雙禮於雞公背追至北盤江諸將北走不相顧定國焚鐵索橋而遁

王師遂抵曲靖蓋世祿降

丁丑明桂王出奔

李定國微服還滇請王出幸十四日丙子王召諸臣議之

小腆紀年 卷十九 十

劉文秀之部將陳建舉文秀遺表請王幸蜀太僕寺正卿辜延泰亦請幸蜀開荒屯練中書金公趾極言入蜀之不利定國曰蕞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入湖南之岫鳥車里里角諸蠻不相統攝我今臨之必無所拒安踣岫內諸將設禦於岫口勝則六詔復為我有不勝則入交趾召針羅諸船航海至廈門與延平王合師進討難之者曰清兵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中斷且喪收之餘焉能整兵以迎方張之敵乎沐天波曰自迤西達緬甸其地糧糗可資且出邊則荒遠無際萬一迫勢稍緩據大理岷關之險猶不失為家段也馬吉邦李國泰及是天波議定齊不敢爭而泣請留太子督師以奉制誦何王猶豫不忍定

國謂天波曰公努力願無生後悔而追憶余言也明日發滇都定國以兵殿後國勢既搖人心思叛文能奇之子承業糾狄三酋等以驍卒伏大寺中謀劫定國而北定國嚴隊西走承業等不敢發百官扈從男婦馬步數十萬人日行不過三十里兵士乏食取之民間所在逃避御前供頓缺而庶僚貧病離次不前從古乘輿奔播未有若此之艱難者

己亥我

大清順治十六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三年

癸巳朔明桂王次永平

乙未我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

大清兵取明滇都明衛國公胡一青提學道徐心箴光祿寺少卿黃復生提督劉之扶土司龍世榮等降戶部主事劉之謙死之

我信郡王命心箴署臨沅道復生管洱海道此外降臣可紀者有總兵許大元王宗臣王有德副將朱文彩朱文盛數人無抗節者惟戶部主事劉之謙廷標子也以父死國難投趙州學正遷戶部主事被執主者索賂之謙曰父子二十年苦節湫瀆南杯水耳安得賂復命惟髮曰禿頭鬼可見吾父乎遂炮烙死歿支集

許

丙申明桂王駐永昌下詔罪已李定國還黃鉞自請削秩不

王崎嶇西行定國留守大理數日白文選以潰兵至列陣下關服尚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涕叱定國曰主上以全國全師畀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南向叩首願一死以贖前罪文選收涕謝曰王幾許人死敵何益王行矣文選以一身常之耳定國乃追扈至永昌王下詔罪已定國還鉞符罪王曰是國之禍王何罪焉不許徐鼎曰書還鉞自請削秩不許何嘉之也何嘉乎爾造次顛沛之間君臣相待以禮此漢唐以來所不易有也論語曰必不得已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尙論者毋忽諸

明新津侯譚宏仁壽侯譚詣殺譚文以叛降於我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

大清

宏等悉眾再犯重慶為

王師所敗自相猜忌殺譚文督師文安之將率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等十三家之兵討之宏詣懼率所部降諸鎮皆散安之鬱鬱道疾卒我

大清封宏為慕義侯詣為向化侯

二月 明閏正月 辛未明總兵王國助敗績於普洱歿日洱亦河之

丙子明白文選敗績於大理之王龍關走木邦

王師至玉龍關文選與張先璧陳勝之帥皆敗獲華昌王金印追至瀾滄江文選以沙木和走右甸尋走鎮康入木邦

丁丑明李定國遣其將斬統武扈桂王奔騰越

是日聞王龍崗之敗定國使總兵斬統武以兵四千扈王入騰越沐天波馬吉翔隨行文武官尙四百餘人

已卯明李定國兵渡潞江大理寺卿盧桂生叛降於我

辛巳明李定國兵渡潞江大理寺卿盧桂生叛降於我

大清明日戰於永昌之磨盤山明兵大敗泰安伯賈民望改曰

名總兵王璽改曰求野封皆死之我

大清兵尋引還

定國聞白文選之敗遂渡潞江潞江卽古怒江江不甚寬而水勢洶惡每歲清明至霜降有青草瘴雖土人亦惡之過江二十里有磨盤山鳥道窈窕屈曲僅通一騎定國度

小腆紀年 卷十九

壬午

王師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其間三伏以待之泰安伯賈民望爲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爲二伏總兵王璽爲三伏每伏兵二千約俟

王師度山顛號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而吳三桂之追白文選至瀾滄江也編後而渡再渡潞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遠竄不復慮隊伍散亂上山者已萬有二千人忽明大理寺卿盧桂生來降泄其計三桂則大驚時前驅已入二伏急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叢莽中矢礮雨下民望不得已舉礮出戰三伏亦發礮趨下救之自卯迄午短兵相接血如堵牆民望血戰下已槍彈穿脅過戰如故持刀潛削走不數里血湧仆地死定國坐

山顛聞號礮失序大驚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而乃奔明兵死林箐者三之一塵戰死者亦三之一王璽陣歿而

王師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喪精卒數千追至騰越西百二十里中原界盡矣明兵初猶踞險守聞定國走乃夜遁

王師亦慙是役之難不測不復窮追矣

臣竊曰不曰明兵大敗盧桂生降而曰盧桂生叛降明日戰明兵大敗者何也者桂生非因明兵之敗而始降乃明兵因桂生之降而始敗也降臣不皆書叛桂生獨書叛何惡之同於賊也降有辱義叛則亂稱兵敗途窮而崩角馬前者迫於畏死之念非有無君之心誅其降而赦其叛春秋不爲已甚之義也至若輸情敵國貪一日之榮利滅其

小腆紀年 卷十九

壬午

國喪其君而不悔此禽獸所不肖爲視然人面而爲之其此虺梟鏡之性烏可以降臣例哉我

純皇帝於

國史貳臣傳甲乙以等差之創史家未有之例實

聖人精義之學也

壬午明桂王自騰越出奔丁亥至鐵壁關扈將孫崇雅叛戊子抵緬甸之囊木河斬統武亦棄王去

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趣王乘夜走南甸王南行二日尙未知磨盤之敗也二十四日野次未定忽總兵楊武至言定國遠逃追者將及王遂接浙眼賒行昏黑迷路大谷中羣臣妻子不相顧亂兵乘機劫掠火光燭天驚擾奔

馳及天明仍在彼處也而貴人宮女已失去過半扈將平陽侯孫崇雅劫殺尤烈王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鐵壁關關外即緬甸境矣

庚寅明桂王入緬甸之銅壁關次蠻漢

緬甸之自稱於國也曰金樓白象王蓋處則樓居出則乘象足不履地也進表中國則稱緬甸宣慰使臣某王命沐天波論之緬人奉迎其表如常儀復奏曰天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佩戎器馬吉翔遽傳旨從之從臣皆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有爪牙也奈何自棄其防以啓戎心不聽晦曰至蠻漢上司思絲迎入城執禮甚恭進衣衾食物蓋蠻漢舊為宣撫司屬永昌府自萬曆中始為緬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五

有也時沐天波與外戚華亭侯王維恭典璽李崇貴謀擁太子人關由茶山出鶴麗調度各營為聲援王后不可乃不果行

明雅州伯高承恩率諸土司斂兵拒守

是月明昆明諸生薛大觀舉家赴水死

大觀聞王之入緬也喟然嘆曰生不能背城一戰以君臣同死社稷願欲走蠻邦圖苟活不重可羞邪謂其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爾有母在其母則謂之翰妻曰彼父子死忠孝吾兩人不能死節義邪侍女抱幼子立戶外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五人偕赴城外黑龍潭死次日諸

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也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起火死三月明二月壬辰朔明桂王抵緬甸之大金沙江

大金沙江自西藏貫緬甸為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緬甸之國都曰阿瓦東北二路近中國東路木邦孟良在耿馬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等趨阿瓦之路也北路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為金沙江達阿瓦之道即王舟行入緬路也王至金沙江緬人舢舨以待王一后及太子一司禮監李國泰一馬吉翔一初六日丁酉浮江東下從行者纔千四百七十八人自買舟者六百四十六人故岷王世子及總兵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六

人馬九百四十餘匹陸行紆道入期會於緬都

明晉王李定國駐兵猛緬

定國之敗於潞江也踰險走求王所在知者曰帝西行去騰越已百里界茶山緬甸之間定國曰我從扈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既聞白文選屯兵木邦就之謀曰主上入緬我深入恐禍生不測此地無險要可扼莫若擇邊境屯集作後圖而文選以王左右無重兵請身入捍衛意不合定國遂自引所部從孟定府過耿馬抵猛緬駐劄各營潰兵陸續集勢稍振

徐璉曰自桂王入緬後凡李定國事皆書爵以褒之何也國滅矣君亡矣收合餘燼圖存萬一崎嶇以死百折不回

事更難於匡山節不讓乎孤竹尊鄉董氏謂為古之烈士夫諒哉

丙申明彊昌王白文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得改曰阿瓦諸書亦作阿瓦音轉字異

文選由間道渡隴川潞江踵王所在而求之以王且入阿瓦城矣以兵臨之而不得實耗乃罷時去王所在纔六十里寂無知者

己酉明桂王駐緬甸之井梗改曰亦議遣使齎敕如白文選等營馬吉翔阻之不果

王至井梗緬人報我兵四集請救阻之諸臣會御舟前議所使總兵鄧凱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十七

惡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報各營撤去

輟不行改曰此事載鄧凱也是錄而劉湘客行在陽汝誤以為議遣二人使緬吉翔止之其實二十四日乙酉會來議大臣過河議事始有使緬之議其十八日已各營止兵之使非與緬議事之使也湘客得之傳聞鄧凱則躬親其事就是孰非不辨自以故大書以正之

徐彙曰曰阻之不果何惜之也緬甸之行易所謂需于泥也白文選以反首芟舍之從冀出其君於坎窞使二臣者齎救至軍消息可通拯援及早廩養之御一乘入於魯師市人之呼法章保於莒邑則黎侯之寓衛不賦式微而楚昭之入隨終以復國又何至君有青衣之辱臣煩丹穴之求哉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小人之禍國可忍言歟

乙卯明命馬吉翔之弟雄飛偕御史鄧昌琦使於緬甸

緬甸來邀大臣過河議事王命雄飛昌琦往至則緬酋不出令譯者傳言問神宗時事二臣不習中朝典故不能答出所藏神宗敕書與今敕書較聖文小異以為偽又以點國公征南將軍印驗之乃信蓋緬人於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滇請救廷議卻之遂絕朝貢故出敕書以示彼國之未嘗受恩也又二使臣不才遂開蠻人以不恭之漸

閏三月 明三月 我

大清吳三桂兵至姚安明大學士張佐辰尙書孫順侍郎萬年策翰林劉蒞布政司朱企鎮等皆降

又有少卿劉泌兵科胡顯等一百五十九人先後降改曰雲南始末又有左副都御史錢邦芭按邦芭實以僧裝號大錯未嘗降也當日降表中諸臣銜名會卒據仕滇者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十八

姓名填列不必人人與聞其事也

我

大清兵還至雲南明大學士扶綱侍郎尹三聘准國公馬寶敘國公馬維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吳子金改曰亦宜川伯高啓隆公安伯李如碧及各土官先後降

臣彙曰馬寶以下書爵何春秋傳曰美惡不嫌同辭顧名思義愧之也土官不名何畧之也吾無責焉耳明德安侯狄三品執慶陽王馮雙禮以叛降於我

大清

三品受吳三桂密指執馮雙禮並戡定大將軍金印慶陽王金冊赴軍前降於是白文選部將王安等自建昌衛至

雲南徵文選蕩平大將軍金印心符藩臣金章聞風降者相繼矣

明延長伯朱養恩總兵龍贊陽以嘉定州降於我

大清

明黔國公沐天波綬甯伯滿纘總兵王啓隆謀奉桂王出緬甸馬吉翔阻之亦不果

三人集大樹下邊吉翔議曰緬曾遇我不如前及此時走護臘撤孟良以就晉王之軍庶可圖存乎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請公為計可耳泉默然遂散徐竄曰亦不果何重惜之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緬甸戕明從官之自陸行者

不興紀年

卷十九

三十九

陸行者不知王之尚在井梗也竟抵阿瓦城緬人疑其有陰圖也發兵圍之總兵潘世榮降於緬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副總兵高陞千戶謝安祥向鼎忠范存禮温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皆被殺餘安置遠方久之無存焉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國

夏四月明咸陽侯祁三昇以兵迎桂王於緬甸馬吉翔遣使以救書止之

三昇上表迎驛緬人請救止之諫者曰此我君臣出險之一時也而吉翔請遣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持救書止之曰朕已航閩將軍善自為計三昇痛哭撤師吉翔復與緬官之守隘者救曰後有一切官兵都與截殺進生

芳文選司郎中加調鼎五級以獎其救止迎扈之功焉本求是錄而陽秋亦誤以下調鼎楊生芳為使緬今正之

五月乙丑明桂王發井梗戊辰駐緬甸之者梗收日者梗亦作藉梗

阿瓦城下有地名者梗即大鷓鴣城舊地也界大金沙小盈沙之間地饒而險緬人自祁三昇奉救止師之後知王

威令尚行慮後得罪乃優奉之為緩急自救之策且以阻內外聲聞於初四日甲子遣其都官備龍舟鼓樂迎王於井梗乙丑移驛丁卯至阿瓦城距河止焉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戊辰陸行五六里至者梗草廬十餘間王居之編竹為城守兵百餘人從臣自備竹木結宇而聚處焉緬婦來貿易者襍沓如市從臣久亦習之屏禮貌短衣跣足闌

不興紀年

卷十九

三十九

入緬婦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緬人頗晒之其譯者為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禮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癸酉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張煌言復會師大舉北上以援滇

成功聞

壬師三路攻雲南乃約煌言大舉北上以圖牽制戊寅抵崇明我總兵梁化鳳斂兵堅守成功欲順風取瓜洲煌言曰崇明為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先定之以為老營脫有疎虞進退可據馮澄世亦言取之便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洲破其門戶截其糧道腹心潰則

支體隨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乃遣監紀劉澄密通我江  
南提督馬進寶放日即馬逢知而請煌言以所部兵為前軍鄉導  
已卯經江陰舟楫蔽江而上六月丁酉至丹徒壬寅泊焦  
山祭天旗蓋袍服用赤色望之如火癸卯祭地望祀山川  
嶽瀆用黑色望之如墨甲辰吉服祭太祖畢縞素祭崇禎  
降武帝用白色望之如雪慟哭誓師三軍皆泣下焉

六月丙午明朱成功攻瓜洲克之癸丑克鎮江

我師於江之上流設木城亦名木浮營結大木為筏覆以  
土上可馳馬旁有木柵穴之而置礮焉自上流浮下船過  
之立碎又於金焦兩山間鐵鎖斷之謂之滾江龍都司羅  
明昇以五百人守譚家洲朱成功與諸將議曰瓜鎮為金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十一

陵門戶宜先破之令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  
譚家洲材官張亮督泗水者斬滾江龍自督親軍與中提  
督甘輝左提督翁氏祐建大將旗鼓直搗瓜洲我操江朱  
衣佐放日亦作衣助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拒之見海舟外蒙白  
絮揚帆直上近滾江龍則復下

師礮擊之不傷一艘循環者數次而滾江龍已斷蓋海舟內  
藏泗水人且以誘我礮矢也度礮且盡成功麾兵大進右  
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士帶甲浮渡登岸而破我陣身中  
五矢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擒衣佐正兵鎮韓英奪門而  
入登城樹幟全城望見之陷西北隅以入我譚家洲及木  
城之兵望風奔潰成功以援勦左鎮劉猷守瓜洲監紀柯

平督理江防而悉師趣鎮江守將告急於南京將軍羅某  
以鐵騎千人赴援被甲如雪大言海賊不足殺也時蘇常  
四郡兵畏敵如虎聞京軍欲居前隊則大喜京軍憍躁欲  
戰而海舟忽上忽下我駐南則泊於北駐北則泊於南  
王師隨之三日夜不息酷暑遇雨人馬飢疲海師亦分五隊五  
色旗第一蜈蚣旗第二狼烟三銃四大刀五每隊有滾被  
二人滾被者棉被厚二寸以蔽箭箭過即捲被持刀滾進  
斫人馬足一人敲鼓鼓聲緩則兵行亦緩急則亦急然皆  
步卒

王師甚輕之凡我騎兵遇步卒勒馬退數丈加鞭突前敵陣動  
則乘勢衝之步卒自相踐踏以此常勝至是施之海師則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十二

嚴陣屹然不動團牌自蔽望之如堵

王師三卻三進方欲卻馬再衝而海師疾走如飛突犯我陣合  
戰良久見白旗一揮兵即兩開如退避狀或伏於地

王師謂其將遁也馳馬突前忽彼陣發大礮擊死千餘人乃退  
保銀山成功以銀山為必爭地二十二日辛亥夜令陳魁

統鐵人軍逼柵守兵見之駭然不敢出戰射之則箭不能  
入鐵人冒死進柵遂破遲明

王師復分五路三疊壓其壘而軍成功令發大礮多鼓鈞聲江  
水騰沸廊瓦皆震我兵士下馬殊死戰薄午海師益奮我  
提督管效忠身衝其陣入之而陣變首尾相應效忠自負  
旗而走遂大敗啞血填濠效忠部米因千八存者百四十

人走南京歎曰吾自滿洲入中國十七戰未有此死戰也  
我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致日亦獻城降癸丑成功  
饗將士於京峴山命全斌及援勦後鎮黃昭守鎮江馮澄  
世為常鎮道兵都事李徵知鎮江府分徇屬邑皆下之

臣竊曰計六奇明季南畧載成功入鎮江時我

大清將彭某引兵五百還六合士民拒不納已而有阮春雷者  
至稱明兵部職方司武生王寅生文生夏志宏徐三峯率  
眾執香迎之阮明決有文武才湖賊劉青海率百二十人  
歸之阮問何能曰團牌試之畢阮置紗帽几上自起舞牌  
身隱不可見劉大服從之往滁洲我鳳泗道礮斃其執旗  
者眾失色阮怒持大刀直前殺五十餘人

小腆紀年 卷十九 辛酉

王師敗入城阮以兩大釘釘壁而登遂克滁洲王寅生持阮檄  
至天長百姓開門降既而江甯捷聞阮以鹽舟揚帆去或  
曰衣冠投龍津橋下泗水逸寅生走鄉莊酣飲怒歌殺其  
妻子短甲草履持槍馳騎遁拘之不及巡按章某奏六合  
拒兵獻城天長殺官獻城儀真逐官獻城眾兇懼已而  
章皇帝批耶廷佐奏云俱免屠戮府縣官更加培植批巡撫蔣  
國柱奏云此非百姓之罪乃汝失守封疆之罪也眾情乃  
安爾嘗舉以告我里人俾知我

國家覆載之恩同於天地毋耕田鑿井而忘  
帝力也

我

大清兵取馬湖敘州明提督陳希賢降

我

大清兵取成都明總兵趙友鄩御史龐之泳主事賀奇等皆降  
明雅州伯高承恩為其弟承裔所殺

秋七月明張煌言徇江南北府州縣下二十九城

瓜洲之破也成功欲趨金陵煌言欲先取鎮江成功曰我  
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且柰何煌言曰我以偏師  
水道薄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成功然之煌言  
泝長江而上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七月庚申朔哨  
卒七人掠江浦取之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曰蕪湖  
上游門戶留都不能且夕下則江楚之援師口至控扼要

小腆紀年 卷十九 辛酉

害非公不可煌言乃率所部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  
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  
軍入甯國以圖徽州傳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府則  
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則和州廣德無為縣則當塗蕪湖  
繁昌宣城甯國南陵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  
青陽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淳溧陽凡四府三  
州二十二縣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魯衛人士多  
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我淮安漕督亢得時以援  
鎮江兵敗投水死自巡撫而下倉皇欲走東南大震  
壬午明朱成功敗績於江甯崇明伯甘輝等死之成功退入  
於海瓜洲鎮江皆復歸於我



成功既連克瓜鎮甘輝進曰瓜鎮為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可不勞而定矣成功召諸參軍議之潘庚鍾曰未可驟進當暫住瓜鎮分據淮揚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動北都滿漢兵民不下數百萬斷其糧道兩月之間必生內變此曹公之所以取勝於官渡也馮澄世亦言進攻不易成功曰不然時有不同耳昔漢祚改移羣雄分據故曹操常以算勝我明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國變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復舊京呼召天下豪傑千載一時也若自老其師援兵四集首尾受敵我勢豈不自孤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五

昔太祖得廖永忠俞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貴神速耳癸亥登舟傳檄丙寅至觀音門以黃安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戊辰由儀鳳門登岸軍於獅子山借諸將登閱江樓望建業王氣令諸舟一字列於江東門外親率十餘騎歷城下度營壘令馬信黃昭蕭拱宸營於漢西門以連林明林勝黃昌魏雄楊世德之壘令陳鵬藍衍蔡祿楊好屯東南角依水為營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屯西北角傍山為營令張英陳堯策林習山屯岳廟山迎諸宿鎮為成功大營護衛設鹿角望樓深溝木柵而留甘輝余新屯獅子山萬禮楊祖屯第二大橋山翁天祐屯儀鳳門之要路乙亥

王師以千騎薄余新營而敗城中益懼我操江朱衣佐之被擒也成功曰此腐儒也殺之污吾劍釋之歸言於總督即廷佐曰海賊眾不過數萬船不過數百請卑詞寬限以驕其志乃遣人說成功曰我

朝有例守城過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寬三十日之限潘庚鍾曰孫子有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戀內顧此緩兵之計也成功曰自舟山與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取彼焉敢緩吾之兵邪攻城為下攻心為上今既來降驟攻之何足以服其心哉甘輝曰兵貴先聲彼眾我寡及其燭且未定其勢宜拔俟彼守禦固則難圖也張煌言亦自蕪湖貽書諫之而成功以累捷自驕但命八十三營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六

牽連困守以待其降釋戈開晏縱酒捕魚為樂庚辰有閩人林某犯法逃歸於我具言二十三日為成功誕辰諸將卸甲飲酒乘之可破且請為導我副將梁化鳳自崇明繞道赴援與城守聞之夜穴神策門引五百騎突犯余新營海師出不意驚潰余新收入蕭拱宸營化鳳乘之拱宸亦敗遁新被擒翁天祐馳援之而化鳳已收兵入城矣王師既敗前鋒營乃盡出騎兵列城外甘輝潘庚鍾勸成功退屯觀音門以圖再舉成功曰小挫豈便思退明日正欲觀諸君建功耳調姚國泰楊和藍衍楊正屯山上甘輝張英伏谷內林勝陳魁列山下陳鵬蔡祿往來接應倉卒移帳壘竈未安二十三日壬午質明化鳳率騎薄楊祖營祖

奮力迎戰三合三卻正與國泰敗走藍衍戰死山高行遲  
陳鵬蔡祿救之不及而化鳳已從山上馳下突之鵬與祿  
軍亦大潰我總督登城望見都統哈哈木兵少卻大驚急  
麾勁騎自小東門出成功大營之後俄見山上旗喜曰吾  
家兵上山勝矣

王師乘勝掩殺海師營壘咸搖動望山上成功麾蓋不敢退未  
奉號令亦不敢相救援林勝昨謂中協金岸領兵康龍曰  
敵人雖勝實無多騎藩主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謬也爾  
二人擊之吾為爾援焉二人方敵化鳳而東門騎兵驟至  
如風雨勝轉頭禦之而魏雄戰死衆潰勝不能止遂俱沒  
焉成功在山上觀戰見蔡祿等敗屬潘庚鍾曰爾立蓋下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七

代吾指麾吾往催水軍也駕船至江心望諸軍披靡不堪  
乃飛帆去庚鍾揮劍督護衛戰至死不去其蓋陳魁見

王師逼成功營趨援之中箭死鐵人軍殲焉鎧重不可砍則與  
以去或斧以斯之潰兵走江邊不得船悉赴水死是時甘  
輝張英在谷內未得號令遂大困英中矢死輝且戰且走  
左右皆盡所擊殺亦數十百人馬蹟被獲至城南金水橋  
見余新方屈膝輝怒蹴之曰我甘國公頭可斷志不可易  
也戰手罵不絕遂遇害萬禮力戰於大橋山亦覆沒是役  
也日甘輝潘庚鍾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陳魁外又有副將  
魏標林世用洪復等咸陣亡焉惟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衛  
鋒援勦後鎮軍得全癸未成功至鎮江黃安全隊亦至成

功大慟曰是我欺敵非爾等之罪也遂棄瓜鎮出泊排沙  
嶼令馬信韓英督舟師堵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為後殿  
餘軍次第登舟焉方梁化鳳之穴城出也有以通賊報總  
督者總督曰梁將軍忠貞必無是事其有謀乎既收軍迎  
而勞日前夜穴城出何不相聞也化鳳曰成功積寇瓜鎮  
新亡人心搖動桀黠之徒多有異念保無城內為之偵探  
者乎不請命者懼洩其機耳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  
請即乘勢復瓜鎮順途歸崇明以防餘熾總督然之報曰  
江南之捷破成功者崇明總兵梁化鳳也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八

臣竊曰成功江甯之敗論者惜其拒甘輝坐守瓜鎮之言  
庚鍾分扼淮揚之策恃銳輕進以喪其師此事後成敗之  
論耳天之喪明若稿夫我

國家日月光華風霆震盪揮戈何足以返舍簣土何足以移山  
就使坐守瓜鎮而山東之師衝其左江楚之援擊其右金  
陵即廷佐梁化鳳搗其中堅豈能全師而返哉孤軍深入  
自老其師昭烈所以敗於猇亭也違衆獨斷孤注一擲成  
功非無所見哉兵驕者破理固然也覽其全局豈非天邪  
八月我

大清再遣使招明張煌言煌言不受走英山尋入於海  
煌言方詣徽郡受降而江甯之敗聞即廷佐復以書來招

煌言拒之廷佐乃發舟師扼其歸路煌言召諸將議將入  
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子弟號召江楚八月初七日乙未與  
王師自楚來者遇於銅陵戰不利慈谿秀才魏耕請赴英霍山  
寨乃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甫度東溪嶺而追者至衆  
皆散茫茫無所歸念皖有故人賣藥於高泚埠姑投之則  
故人無在也有自江上來者識爲張司馬憐其忠義教之  
由樅陽渡黃溢抵東流之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山中  
又病瘧力疾趨休甯買棹入嚴陵浙之人熟其貌仍作山  
中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達海壩復樹嶽鳴角招集散亡  
成功聞之亦遣兵來助海上有長亭鄉多田而苦湖募義  
民築塘捍之且耕且屯遣使告敗於緬甸行在王專教慰

小腆紀年

卷十九

三九

問晉本部尙書

己亥明朱成功攻崇明不克

城崩數十丈梁化鳳隨時堵築造木馬釘拋置崩處十一

日己亥夜海師倚雲梯上正兵鎮韓英監督王起鳳放口

起傷礮死周全斌曰城小而堅徒損士卒耳會有自馬進亦作

寶所來者知密謀不就乃回島

癸卯明黔國公沐天波以夷禮見於緬甸禮部郎中楊在行

人任國璽疏劾之

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覓見緬酋張嘉會以享之時將誇  
示諸蠻來招天波渡河並宗禮物王欲爲好於會命天波  
往至則脅令曰衣椎髻跣足領諸海郡焚夷會而拜天波

不得已從之歸而泣曰我所屈者恐驚憂皇上耳否則彼  
將無狀吾罪滋大矣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劾天波屈節  
於夷疏留中不發王患足疾旦夕呻吟而從臣酣歌縱博  
馬吉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劇慶中秋應祥泣曰  
行宮密邇聖體不安此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乎吉翔怒  
而鞭之攷曰求野錄也是錄行在陽秋永歷紀年所紀畧  
同而南疆佚史三藩紀事本末謂羣蠻來朝王欲  
誇示之亦將爲好於緬酋也命從官劾其裝椎髻跣足用  
臣禮見帝爾則楊在任國璽何以疎劾天波屈節於夷哉  
諷也

九月明頒緬穀於從官

緬人進新稻王命給各官之窘迫者馬吉翔據爲己物私  
所親總兵鄧凱置之於朝有吳承爵者吉翔之旗鼓也仆

小腆紀年

卷十九

四

凱於地損一足後咒水禍作吉翔死而凱以病足免焉

明朱成功部將劉猷敗績於温州死之

猷徵餉温州水淺舟膠我温州總兵以騎兵突至力戰不

支全軍皆歿

明朱成功回師廈門上表待罪立廟祀死事諸人

成功留陳輝阮美羅蘊章分守舟山於初七日甲子回駐

廈門以江南出師無功修表遣使從龍門問道達滇白貶

王爵仍用招討大將軍印立忠臣廟祀死難諸臣以甘輝

爲第一哭之曰早從將軍之言吾不至此夫初甘輝之破

仙遊也聞有活閩羅王志章者能前知齊戒往謁志章書

位至崇明壽至崇明八字示之既封崇明伯而江南之役

道經崇明心疑其險阻之不獲竟死焉

冬十月戊子朔明頒歷於緬甸

從鄧凱請也

我

大清吳三桂以兵圍沅江明土知府那嵩悉力固守

嵩世為沅江土知府循法敬事王之入緬也過沅江嵩與子壽供奉甚謹設饌用金銀器宴畢即斂以獻曰聊以佐缺乏耳及李定國用敕印招土司嵩受總督銜密為傳布各土司亦有聽命者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臣土司龍贊陽皆既降而復與嵩合三桂統滿漢大兵自雲南至石屏州土司龍榮率賚璫黔國公之子沐忠顯

小腆紀年 卷十九

聖

赴軍前降嵩固守不下進圍其城

明晉王李定國駐軍孟良

定國移營孟連賀九儀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來歸乃承制加各土司勳爵令內應孟良有女曾糾夷眾與定國為柳定國破滅之據其城

明郝承裔以邛眉等州降於我

大清

明鎮甯侯王友進降於我

大清

十一月癸亥我

清兵克沅江明總督銜土知府那嵩死之

嵩闔室自焚士民巷戰死那氏藏書甲於滇中灰燼無一

存焉改日本 列節錄

十二月明肇昌于白文選移軍猛璋

小腆紀年 卷十九

聖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九

鎮甯宋左夫光伯  
奉應林大冲 鷓  
同里交業江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二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庚子我

大清順治十七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四年

丁巳朔明桂王在緬甸之者梗

明德陽王至濬降於我

大清

至濬初與太監王應遴同匿交趾之高平而是時安南都  
統使莫敬耀已入貢於我

大清勢益孤危遂出降

三月明潁國公楊武降於我

小腆紀年

卷二十

大清

明大學士方端士降於我

大清

明廣國公賀九儀將降於我

大清晉王李定國誅之

九儀妻子在滇吳三桂以書招之將出降定國杖殺之張

國用道得勝同來歸者也始鞅鞅有二志

臣肅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也何以言誅春秋傳曰人

臣無將將則必誅所以大亂臣賊子之防也君子謂定國

於是能用刑矣

明兵部尚書張煌言駐師林門尋移駐桃渚

林門在東  
山縣南臨海縣

東北有堤  
者千戶所

夏四月明肇昌王白文選移軍景線

五月甲子我

大清兵攻廈門明延平王朱成功禦御之

朝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搜金廈兩島大船出漳州小船出

同安而檄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六

奇會師島上成功以右虎衛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過同安

鄭泰出浯州過廣東自勒諸部過海門我總督旗牌張應

熊之小功弟德為成功廚人應熊以孔雀膽遺德屬侯大

會宴飲時殺成功並諸將佐德許諾而屬其徒王四為之

四下乘則身戰栗捧盤敦者環立迫促弗及下捧者去則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二

心安如是者屢乃告其父耀耀大驚曰事主而害之不忠

也受託而背之不信也甯為負信不可不忠乃首之率奉

聞德誅嘆曰成事在天果不虛也忽陳鵬密書投誠請自

五通渡師襲廈門率泰納之飛催粵師合擊初十日甲子

漳船乘風出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英傳令諸將碇海中

流候中軍號礮迎敵妄動者斬令未畢漳船猝至諸將倉

卒受命莫敢先發問安侯周瑞為

師所乘與堯英死之陳輝見事急舉火

師之躍入舟者焚焉疑不敢逼輝跳而免日向午成功執旗

劍顧問左右曰流平否曰流平矣曰流平則潮轉潮轉則

風隨之令舉礮起旋俄東風大盛或云

橫擊之泰自涪嶼回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軍士踏浪如  
飛北人不諳水性眩暈顛仆嘔逆不成軍遂大敗僅屍滿  
海有滿洲精卒數百人乘船登圭嶼成功折箭招之乃降  
其出同安趣高崎以赴陳鵬約者恃有內應涉水爭先鵬  
部將陳蟒不與謀曰事急矣麾部下迎擊殿兵鎮陳璋聞  
礮以為鵬令也亦鼓譟乘之我兵被重鎧退陷於淖十死  
六七鵬愕然計之左也不得已齊出遂大捷

王師死者千六百人首領哈喇土星被擒成功收殺鵬摧蟒為  
右虎衛統其軍蘇利等聞閩師之失利也望太武山而還  
達素自殺於福州竟成功之世無敢言覆島者

秋七月明鞏昌王白又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三

文選由木邦舉兵薄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王居舊城之  
者梗而緬酋自居於新城緬人謀以救止之乃招沐天波  
過河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諸將臨緬迎駕疏前後至三  
十餘道而是時從臣燕雀自安無以出險為念者第草草  
與之敕令毋進兵文選不奉詔謂使者曰前者那將軍來  
詔云已航閩若前詔為真則今敕為屬使今敕為真則航  
閩後何自而來君非臣何以威眾臣非君何以使人蠻人  
不足信也急攻新城垂克緬人紿之曰三日後出新城  
議王文選信之卻兵十里城中得固備攻之反為所敗望  
鷓鴣城痛哭而去緬人知其必復來益修城守備焉

八月降將郝承裔以雅州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明年四月為

王師所獲伏誅

九月太白經天凡十有五旬

明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陳時事

時馬吉翔請以湖廣道御史鄧昌琦掌六科烏撒知府王  
祖望以醫中宮疾授禮部主客司行人任國璽謀轉江西  
道舉朝夢夢招權納賄如平時居詔疏中語侵之國璽亦  
劾居詔王將面質之不果惟馬吉翔李國泰傳旨云鄧某  
當學好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四

明碎御璽以給從官

先是楊武孫崇雅之叛乘輿輻重散亡殆盡惟中宮餘金  
盆銀盃各一事輿夫又竊以逃庶僚之貧者飢寒藍縷大  
臣有三日不舉火者馬吉翔李國泰以語激王王撫皇帝  
之寶令碎之以給從臣典璽太監李國用叩頭不奉詔吉  
翔國泰竟整以分餉擁贊自贖不顧也時綏甯伯滿纓大  
開賭肆晝夜呼盧王怒焚其居纓賂如故華亭侯王惟恭  
與楊太監拳毆喧譁聲徹內外用是緬人益輕之

辛丑我

大清順治十八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五年

辛亥朔明桂王在緬甸之老梗

丁巳我

大清世祖皇帝崩

已未我

大清聖祖仁皇帝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康熙元年

二月明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再以兵迎桂王於緬甸

定國據孟良諸將稍集軍聲復振文選居木邦之南甸相

去三千望不聞也既攻緬不克知定國取孟良并有賀

九儀之眾移書責以大義定國遂全師而西中途遇文選

購緬人密奏請王速計且曰臣等兵不敢深人者激則生

內變也諭令扈送出關方為上策何諸臣泄泄不以為意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五

也王璽書慰勞文選造浮橋迎蹕距行在纔六七十里緬

人斷其橋計不行乃刑牲歃盟誓必克緬緬會拔其蒙邊

牙鮮邊牙標為大將集兵十五萬遇於錫箔江巨象千餘

夾以槍礮陣橫二十里鳴鼓震天呼噪而進定國文選兵

不及十一且戎器耗散惟操長刀手樂白楮以關定國前

隊稍卻文選警眾橫截之緬兵大敗僵死萬計邊牙標死

於陣而邊牙鮮猶收餘眾柵大榕樹林中蔭翳百里鳴鼓

竟夜曉視之則已走空無一人遂渡錫箔江既濟乃謀渡

大金沙江焉致曰定國文選之兵或曰敗於錫箔江

明咸陽侯祁三昇降於我

大清

三昇與李定國不和走戶臘吳三桂招之乃率孟津伯魏勇總兵劉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來降

我

大清

吳三桂兵克馬乃致曰行在陽秋作為乃麻衣亦有作磨地或曰即麻哈州邊地遼闊方音轉紐難志書不能別白姑闕疑焉明士司龍吉兆龍吉佐死

之

三桂遣馬寶高啓隆趙良棟攻馬乃吉兆等守七十餘日

柵破被執三桂問何反兩人曰我受國恩三百年仗義守

死何名為反又問獨不畏死邪曰我兩人盡忠而死不賢

於爾之不忠不孝而生邪同聲極罵三桂怒截其舌斬之

臣竊曰聞之李瑤曰那氏父子龍氏兄弟不以蠻荒自都

小腆紀年 卷二十

六

論者美之時吳三桂戎車所及狐兔不存逼索諸蠻婦女

行歌竹酒諸蠻恨刻骨攖鋒畢命正自有人而邊陲荒遠

虞初缺如那龍之外無可攻焉其言曰受國恩三百載仗

義守死吁當南都覆日不聞劉孔昭柳祚昌輩作斯言也

亦可以風勸衛世祿之臣矣

三月明錦衣衛趙明鑑等謀誅馬吉翔李國泰奉世子出緬

甸不克

明鑑謀奉世子逸出前殺吉翔國泰以刃後患事洩坐以

結盟投緬捕沐天波家人李廷王君隆家人何發付本土

殺之致曰前據新史沐天波等與國官十七人俱死之

七人致曰前據新史沐天波等與國官十七人俱死之

之獄而謀傳也明鑑死於水之淵

徐鼎曰特書何其忠同於安金藏其事實於鄭虎臣天不  
祚明忠良喋血書之史冊以志其宏化碧之恨焉  
明朱成功進兵臺灣克赤嵌城

臺灣為吐蕃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屏嶺西  
迫巨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沙馬磯

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

利果麻螺蛤硫磺水篠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

有土番椎髻為羣裸體束腰射飛逐走自鷺門金門迤邐

東南以達於澎湖風濤噴薄瞬息萬狀子午稍錯皆有不

測之憂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

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

小腆紀年 卷二十

餘乃山羅礁擁無所由入中國人無至其地者隋大業中  
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返宋史謂澎湖東有  
毘舍那國即其地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  
海賊林道乾遁入臺灣都督俞大猷追之哨鹿耳門外以  
歸道乾尋為琉球所逐天啓中日倭逐琉球而踞之海  
澄人顏思齊者謀奪日本國計洩與其黨楊天生陳衷紀  
等二十八人竄臺灣鄭芝龍附焉思齊死芝龍領其眾尋  
就撫荷蘭紅毛夷遭風泊臺灣乞於日本以臺灣為互市  
地不許則曰願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許之乃剪皮為絲  
圍城里許入島之旋誘以天主教遂日本倭而有之崇禎  
中國地大旱芝龍請於巡撫熊文燦以船徙饑民數萬至

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時芝龍已去臺灣而荷蘭  
專治市舶不飲賦故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出  
城外耦俱無藉鴻荒甫闢土膏墳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  
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久之荷蘭築城曰臺灣曰雞籠  
曰淡水築礮臺沈夾板於鹿耳門之港口置揆一王守之  
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成都會焉成功自江南敗歸  
地蹙軍孤謀拓土為巢穴計有臺灣通事何斌者南安人  
也為揆一王主會計負帑二十萬懼發覺無以償還其私  
人郭平駕小舟偽為釣魚者順鹿耳門至赤嵌城往來探  
視得港路一條走廈門謁成功曰臺灣沃野千里雞籠淡  
水硝磺有焉橫絕大海肆通外國耕種可以足食興販銅

小腆紀年 卷二十

鐵可以足用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真霸王之區也出袖中  
地圖如指諸掌成功嘆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集僚佐議  
之終日不決惟馬信楊朝棟然之乃令洪旭黃廷王秀奇  
輔世子經監守各島振舵東甲而行初四日未刻抵澎湖  
之娘媽宮放日諸書皆云三月治澎湖而臺灣外紀云二  
月初一日祭江初三日放洋初四日抵澎湖疑  
二月廿三日下令曰視吾鶴首所向見鹿耳門焚香祝曰成  
功受先帝眷顧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冒波濤闢不服之  
區天如佑我假我潮水行我舟師竹篙履之則如履平地  
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之壑也令信於斗  
頭按圖轉舵發砲鳴金赤嵌城會長賈川驚怖出降先數  
夕風潮驟振聲振雲霄揆一王率諸酋登城望海見一人



襍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門游漾紆回繞赤崁城而沒是日礮聲轟天登高以千里鏡視之見鹿耳門船隻旌旗笑謂唐船近礮臺則無遺類俄見首船樹旗肅條北條東餘船以次銜尾魚貫悉遠礮臺而行駭為兵自天降呼會長黎英三集眾截擊倉卒間見大隊已達赤崁矣次日荷蘭擊鼓吹笛出兵七鯤身成功部將楊祥領藤牌手跳舞橫冲荷蘭兵大敗退守王城攻之不克多損傷乃斬竹為遮蓋設門戶置礮臺環七鯤身以逼之

夏四月明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謀渡大金沙江不克移軍亦涉賴山

定國等臨大金沙江諭緬人假道人覲並責其象馬糧糗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九

為入邊之計緬人不從盡燒其江船據險設礮以守定國等糧少氣沮緬中耆老曰從此而北至鬼窟山有大芭蕉林伐之作筏則可渡上流有大居江地饒材木居民數百家燒鑄冶鐵舟可立具也定國從之令都督丁仲柳浮蕉為梁設廠造船緬人偵知之以正兵綴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時軍中孳春行老幼皆瘡疫作軍餒死亡相繼不得已議還軍孟良或曰緬中瘡病夏秋為甚加以千里無烟人何以濟孟良不可得而返矣西南海上有地高涼產魚稻月餘可至盍往諸從之行至亦涉賴山下山亘數百里登岸一覽竟西南大海乃暫駐焉

五月明御史任國璽禮部主事王祖望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劾馬吉翔李國泰不報

初任國璽因東官開講纂宋末賢奸利害為書進呈吉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竊袖以出已而吉翔復與國泰進講國璽言上年開講遷延不行今勢如累卵禍急燃眉泄泄然不思出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皇親沐國豈翽泰二人之私專哉得旨著國璽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者必能出緬今乃卸肩於建言之人抑之使箝口乎祖望居詔各疏劾之有內官曰爾上千萬本亦何益也尋命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之坐在以東官典璽李崇貴侍立為嫌乃並賜崇貴坐崇貴曰今雖亂亡

小腆紀年

卷二十

十

不敢廢禮異日將有謂臣欺幼主者每講崇貴出外舉而入一日東宮問袁公何名在不能對聞者笑之緬酋之弟莽猛白弒其兄而自立

自滇兵入緬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幾半對其酋曰王迎帝故階之禍也酋曰我迎帝不迎賊賊禍我帝不禍我柰何以是為怨乎於是上下相猜既而李定國等以兵來會之弟莽猛白守景邁景線引蠻眾五萬人人拔大出金帛犒眾諸蠻歸心焉會吳三桂檄緬人獻王自効酋不可曰因人之危而為之利不義且彼天之所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為之害是逆天不祥不如全之以為後圖莽猛白因眾怒縛酋復與中投之江而自立為緬王

來索賈禮且言供給之勞茫無以應於是咒水之禍作矣  
秋七月緬甸戕明從官放日行在陽秋求野錄以爲六月十九日事桂王紀畧則云七月丁亥事按應法是年七月無丁亥日而六月十九日亦非丁亥故不日以闕疑焉

月之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辭不行踰二日緬使再至曰我王慮諸君立心不好請飲咒水令諸君得自便貿易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邪沐天波欲辭焉馬吉翔李國泰曰蠻俗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兵圍行帳呼諸臣出諸臣倉卒無寸兵可持又慮震驚營闈不得已相將並出出則縛而駢殺之王聞與中宮將自縊時總兵鄧凱以足疾免於行與內侍之僅存者勸王曰上死固當如國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棄太后後世其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謂皇上何乃止已而緬人入宮搜財帛貴人宮女及諸臣妻女縊於樹者纍纍如瓜果王與太后以下二十五人聚一小屋中如待決之囚忽通事引一緬官大呼曰毋得驚害皇帝及沐國公塵其衆移王於沐天波之室大小存三百四十餘人樓居聚哭聲聞一二里外寺僧哀之進以粗糲王驚悸成疾緬人慮王死且無以收詞三柱乃汎潔行宮迎王復入居之貢衣被錦布什物曰我小邦王子無他意無介介也諸臣之被戕者自松滋王某以下黔國公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翔華亭侯王維恭綏甯伯蕭纓侍郎鄧士廉楊在御史任國璽鄧昌琦部司王祖望裴廷謨郭璉張崇伯楊生芳鄧居詔學錄潘璜典簿齊應選總兵魏豹

馬雄飛王起隆王自京放日自京亦作自金龔勳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寅宋國柱丁調鼎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由龍周某曹某盧某凡四十有一人自縊死者吉王慈燧偕其妃某氏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某氏總兵姚文相黃華宇熊相賢馬寶二差官錦衣衛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允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既白凌雲殿麻子尹襄宗臣朱議添戚臣王國璽凡二十三人兵退姜承德妻自縊死王啓隆妻吳氏妾周氏既投縊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吳曰爾與吾夫厚當促我死反來救邪卒自縊吳承爵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馬吉翔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之第四女哭曰我父在日不知作何等人今已死人猶罵之縊數次乃絕蓋從王者幾無噍類惟鄧凱生還爲人述其狀焉  
徐鼎曰巨奸大慙如馬吉翔李國泰者何以不別白書之曰不爲已甚之詞也自古無天子爲寓公於異域者卽無翔泰庸得全乎而例之以馬阮則已苛矣求野錄曰諸臣雖賢不肖間殊其崎嶇守死則一同爲一邱之貉亦足悲矣  
明朱成功部將郭義蔡祿劫忠臣伯張進以叛降於我  
大清 死之放日國史逆臣傳東華錄俱云萬義萬祿投誠者也時諸人同盟以萬人合心以萬爲姓故張禮亦名也

郭義蔡祿守銅山祿通於黃梧謀投誠

大清成功在臺灣微聞之密論洪旭調二將全師過臺遲延觀

望則急除之義聞命即整船欲東祿曰藩主疑我二人我

投誠汝能無恙乎義沈吟未決有萬五者擊扇曰君臣不

可相疑疑則必離今召過臺是疑之漸也當斷不斷婦人

之仁耳乃插刀立誓許龍兵上山分據四門劫中匡

伯張進同叛進伴許諾而稱病不出部將呂簇入請之進

泣口進海濱一匹夫耳受先帝恩改曰張進位至伯爵藩

主委以土地之寄失守已不容誅尙何面目屈膝他人乎

簇曰何不圖之進曰二賊用意深久險阻必周謀決則為

禍愈慘為丈夫羞曰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爾義俠可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三

託吾火藥環布臥室請二賊入議事擲火與之偕亡耳義

祿行至府門心忽動辭不入進嘆曰計不成矣天也吾盡

吾心而已遂冠帶揮左右出投火自燒殺祿義出八尺門

渡海投誠黃廷陳豹迫之不及乃設守以歸

明朱成功擊臺灣土番平之

營將楊高凌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讓殺高反成功令楊

祖征之中標槍死其鋒益熾將出援荷蘭黃安設伏誘之

斬阿德狗讓餘黨悉平

八月明晉王李定國復以舟師攻緬甸不克

定國與白文選分兵進次桐塢以十六舟攻之緬人鑿沈

其五張國用趙得勝以賀九儀之死也衛定國謂文選曰

王母為九儀之續挾文選入山據險自保定國不得已引

餘兵三千還孟良

明晉王李定國部將吳三省駐軍耿馬

吳三省於安龍之敗尋獲定國家口送之孟良至則定國

已移營乃走磨坊守將唐宗堯者好弁也凡以奮勇投孟

良者悉收隸麾下客商至則劫之由是南北道梗滇緬消

息不週三省察其奸收而殺之而兵弱不敢深入流連孟

定耿馬之間

九月降將吳三桂以我

大清兵追明桂王於緬甸

自王入緬甸後李定國白文選分竄孟良木邦日與緬國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四

無能患邊我

朝亦置之度外議徹兵節餉而三桂貪擅兵權必欲俘王為功

乃於十七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難之疏謂李定國白文

選以擁戴為名引滇眾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難

利是趨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誠將士軫念故主聞營生

心思在腹理且滇中米糧騰踊輪輓耕作因荒逃亡養兵

難安民亦難惟勦盡根株乃一勞永逸

朝命內大臣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率禁旅會勦頒敕印於南甸

隴川千崖蓋達車里諸土司檄緬人擒王自効十八年正

月我副都統何進忠總兵沈應時出騰越至猛卯以瘴發

還師入邊奏侯霜降後大舉是時滿漢土司兵及降卒七

萬五千並炊汲餘丁凡十萬人由大理騰越出邊三桂愛星阿將五萬人出南甸隴川猛卯分兵二萬命總兵馬寶王輔臣馬寶將之出姚關

臣肅曰不曰我

大清命降將吳三桂追明桂王而曰三桂以我

大清兵追明桂王何伏讀

純廟之論曰立意殄滅由椰三患二難之議發自三桂檄緬甸

敗李定國降自文選皆出自三桂之籌畫然其籌畫豈實為我

國家哉三桂之必欲滅由椰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之必欲

滅達瓦齊則彼之為我宣力皆所以自為也臣肅詳觀入緬始

末遊魂塞外

小腆紀年 卷三十

國家已度外置之三桂惑於營窟之謀為此斷草除根之舉厥

後稱兵構逆自斬其宗安知非天誘其衷以為明室諸孫

之報乎

冬十月我

大清誅降將鄭芝龍徙沿海居民禁舟出海

從降將黃梧請也棄芝龍於市鄭氏在京者無少長皆伏

誅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者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

臣肅曰不曰殺明提督吳勳而曰殺三桂之父者罪三桂

也不曰殺成功之父芝龍而曰誅降將者罪芝龍也

十一月吳三桂分兵追明白文選於茶山降之

張國用趙得勝之挾文選北走也路過馱馬文選見吳三

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有變因言雲南軍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於往日張趙復心動與三省合屯於錫箔江間

王師至木邦文選遣副將馮國恩偵之被獲軍情盡洩三桂選

前鋒疾馳三百里至江濱文選毀橋走茶山三桂慮其窺

木邦後路乃自與愛星阿結筏渡江而令馬寶分兵追文

選及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乃降宮嬪某氏者從王

入緬中途相失入文選營端謹持禮文選甚敬之既降將

挾以北走氏聞之自散髻以髮結喉而死

十二月丙午朔吳三桂駐兵緬甸之舊晚坡

舊晚坡在阿瓦城東六十里緬相錫真持貝葉文降於三

小腆紀年 卷三十

桂願送駕出城乞

王師退駐錫箔而別遣兵百人進蘭鳩江扞衛王知不免遣書

責三桂曰將享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

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其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

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

將軍志與楚國欽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

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

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

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

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

生猶暇為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

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人演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圍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

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為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覺其薄奕禩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勞瘁子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蒿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為福或以還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億萬之眾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東華錄

戊申緬酋執明桂王以獻於

王師

是日未刻緬人給王以李定國兵至即昇王暨太后中宮以行後宮號哭震天步從五里許渡河已昏黃不辨徑路有負王登岸者問之則平西王前鋒高得捷也王入三桂營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官人見者猶跪拜如禮頃之三桂入長揖王問為誰三桂噤不能對再問之不覺膝之屈也問之數四始稱名以對王切責良久嘆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能王麾之出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挽之出面如死灰汗浹背自是不復見越日鄧凱匍匐帳前曰事至此皇上當行一烈事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使老臣得其死所王曰有太后在吳某世受國恩未必毒及我母子也初九日甲寅三桂擁王北旋沿途供膳華腆宮眷皆騎從蓋欲生致王為獻俘地也

明延平王朱成功取臺灣改為東都以赤嵌城為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

揆一王嘗大出兵攻赤嵌鯤身不利十一月成功乘風縱火燒其夾板荷蘭益困猶死守王城其城亂石疊砌火燬成灰融為石城堅不受礮有土人獻計曰城內無井塞城外水源三日必亂從之且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土珍寶不急之物聽爾載歸土地倉庫歸我揆一王乃罷兵約降以大船遷其國成功以臺灣平祭告山川神祇改為東都

置一府二縣巡視里土番錫以烟布慰以好言咸受約束謂諸將曰此膏腴之士也可寓兵於農諸將請其法成功曰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賦自兵民分而轉輸者始有仰屋之苦故善為將者與屯以富兵諸葛屯斜谷司馬屯淮南姜維屯漢中杜預屯襄陽皆用以備敵元之分地立法太祖設衛安軍非無故也今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按鎮分地按地開荒插竹為社斬茅為屋教生牛以犁其火兵無貼田者正丁出伍火兵補之三年定其上中下則以立賦稅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用此法也諸鎮咸曰善即日貼分地方督兵開墾時成功用法過嚴馬信以為言成功曰立國之初法貴嚴俾

小腆紀年 卷三十

後之守者自易治耳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用嚴乎用寬乎信服其論既聞遷界令下成功嘆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田廬邱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故之以今當移我殘民間闢東土養精蓄銳閉境息兵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闡汗萊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臺灣之人是以太和

是歲明兵部尚書張煌言駐師福建之沙關  
煌言聞成功師抵澎湖遣幕客羅子木以書責之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今一入臺則將來兩島並不可守是孤天下

之望也不聽為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師原將畧墨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杖藜早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成功一笑而已遷界之令沿海流亡失所煌言頓足嘆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島夷乎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機取閩南不見聽乃遺書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佺期徐孚遠監軍曹從龍勸其力挽成功既聞滇中事急再遣子木入臺苦口責之成功以臺灣初定不能行乃別遣職方郎吳鉅挾帛書入郎陽山中說十三家軍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故不敢出乃以孤軍徘徊金厦兩島之間

小腆紀年 卷三十

大清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春正月乙亥朔  
臣鼎曰自元年至二十二年癸亥臺灣鄭氏猶稱永曆正朔明統已亡僭竊何數創其號春秋大一統之義也錄其事綱目存唐天復天祐之例也變文起例義有攸歸自茲以往無事則歲時不具書何紀年紀明事也事不係於明者例不書

大清

二月明朱成功部將忠勇侯陳霸降於我  
霸南安石井人亦名豹鎮南澳十餘年與許龍蘇利數百戰粵人畏之如虎性傲多怨有讒之成王者言豹通於我平南王尚可喜成功命周全斌擊之豹集部將告曰此必

有奸人反問且奈何曰盍往辨之曰不及矣曰然則禦之  
曰禦之則情真矣我從公芝龍數十載肝膽惟天可表  
辨之弗能及禦之非本心此藩主自壞長城非我背恩也  
乃率眾入廣州降

朝命封為慕化伯不數月豹雙目俱瞑

三月丙戌吳三桂以明桂王由榔還雲南

三桂居王於故都督府嚴兵守之明前戶部尚書龔彝具  
酒肴進謁守者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君臣之義南北  
皆同拒我何為三桂許之人設宴堂上行朝禮畢進酒王  
痛哭不能飲彝伏地哭再勸王三醺彝拜不止觸地死王  
撫之慟幾絕彝即係可望之私人也其死也論者予之

小腆紀年

夏四月戊午明桂王由榔殂於雲南改日紀畧云戊午望日  
諸書或云四月二十五

仁皇帝命恩免獻俘三桂輩王及太子出以弓弦絞於市太子

時年十二大罵曰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

乃至此邪是日大風霾雷電交作空中有二龍蜿蜒而逝

軍民無不悲悼者叢葬於滇城之北門外宋光伯謹案伯  
幼時聞先會王

母云吳三桂絞桂王於滇省篋子城天晦三桂之稱兵反

也乃服明衣冠慟哭拜之稱爲故君之陵寢焉改日見四  
王合傳

臣竊曰紀年於福王由崧桂王由榔之被執也名之何春

秋諸侯失國名所以爲有國家者警也唐王聿鍵之死於

汀州也何以不名大其死社稷也史稱山榔豐頤偉貌似

神宗性惡繁華不飲酒無聲色玩好不甚學而喜聞講論  
忠義事兩宮盡孝蓋亦隆平之令主也身爲俘虜不自引  
決鞠場亡身燈燼化骨求爲安樂公而不可得悲夫

吳三桂歸明太后馬氏后王氏於京師道殂

三桂道麾下送明兩宮歸北京行次黃甫驛兩宮推輪相

望彼此禁不得語各以手示同時扼吭死改日行在陽秋  
云太后於王未

死之前不食數日崩皇后公主至北京命禮部養繁別

室紀畧則云后與王子從王死太后及餘宮眷皆北去傳

聞互異蓋我朝雖有禮部養瞻之旨而兩宮則皆

道殂也茲從南疆釋史摭遺宮壺妃御列傳正之

明沅江總兵皮熊被執論降不屈死之

熊聞永曆帝被執走避水西糲粒七日不死吳三桂道騎

執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瘞越日乃絕戮其屍

熊女夫趙默被執令具供書絕命詞與之並見殺三桂以

總兵鄧凱隸滿洲鎮黃旗不受入昆陽普照寺爲僧

大清兵取敘州馬湖明石泉王聿鍵死之改日世表唐藩無石  
泉王當是隆武時所

五月庚辰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朱成功卒

成功駐臺灣令長子經監守兩島經謙恭慈讓好學善射

而頗耽聲色聘尚書唐顯悅之女孫爲妻不相能通於四

弟之乳母陳氏生男詭報侍妾所出成功資經母董氏暨

生子者金錠花紅頒賞臺灣諸將士顯悅發其奸成功大

怒令黃毓改日毓  
亦作昱持令偷諭兄泰監斬經陳氏與其所生

孫並黃氏以教兒不謹也洪旭等接令大驚曰主母小主其可殺乎乃議殺陳氏及孫以復命成功不許部將恭鳴雷以罪懼責乞假來厦構之曰藩主誓必盡誅否且及監所諸公已密諭南澳周全斌以兵來矣旭等益駭既聞成功有疾謂此亂命也謀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諸將臣也不可以拒君泰於藩主為兄行拒之可也調兵守大担誘全斌而執之成功接諸將公啓有報恩有日候闕無期之句知全斌諸將拒命心大恚恨疾遂革猶日強起登將臺持千里鏡望澎湖諸島初八日庚辰登臺罷冠帶請太祖祖訓出坐胡牀進酒讀至第三帙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兩手掩面而逝計成功自隆武丙戌起兵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凡十有七年而卒年三十有九 臣肅曰成功拒父投誠之命匿影海濱袒臂一呼羣雄聽約以我

國家之謀臣如雲猛將如雨至五省邊界以避其銳且江南逆師喘息未定又能鎮定強戰轉敗為功闕海外之扶餘存天復之正朔述其忠義自誓仇親兼用臨幾決策賞罰無私亦可謂人傑矣哉

六月明招討大元帥晉王李定國卒 功口紀事本末云六月二十七日卒於交趾境  
上紀畧云卒於猛臘行在陽秋  
國云七月二十九日卒於景線  
緬自萬歷中絕貢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婦之地維視西南然與古刺暹羅為世仇永曆帝之舟行入緬也從官

雲散馬九功人古刺江國泰入暹羅暹羅以女為定國妃間道通殷勤謀連兵攻緬九功亦為古刺招潰兵三千人致書定國相犄角方剋期進兵而滇計聞定國躡躡號哭自擲於地不食三日表於上帝以祈死於六月十一日生辰病作謂其子嗣興部將靳統武曰任死荒微無降也越數日定國卒未幾統武亦卒嗣興竟以所部降古刺暹羅之師失望而返後有自緬至者曰定國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人過之輒跪拜而去云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三十四

慕之情溢於言詞之表全祖望謂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李定國卒其子嗣興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關於明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夫

秋八月明光澤王儼鐵 放日世表云光澤王儼鐵其子儼大  
三十四年襲封儼鐵其子儼  
學士郭之奇總兵楊祥被執至桂林論降不屈死之  
之奇字仲常揭陽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以忤溫體

仁左遷禮部主事久之遷福建提學副使南都擢詹事隆武帝立之奇與鄭芝龍張肯堂有夙嫌家不詣朝永曆三年起故官兼禮部右侍郎王親試劉蔭等八人之奇與同官黃奇遇俱教習庶吉士之奇請黃由推知考選安知庶吉士其故奇遇亦以他事相訐輔臣黃士俊解之乃已



明年王幸梧州進東閣大學士孫可望之殺嚴起恆也  
奇知事不可為行避交附暨王入緬甸光澤王儼鐵總兵  
楊祥亦亡入其地交人懼禍及並執送廣西兩司以下官  
多之奇門下士委曲論降不屈飲酒賦詩而已祥蜀人不  
識字而以忠義自許同日遇害望西叩頭謝恩危坐就刑  
神色不變觀者無不流涕焉攻日行在陽秋載之奇絕命  
詩曰十載艱虞為主恩居夷  
避世兩堪論一聲平地塵氣滿後塵幽山霧雨翻曉  
泉寒熱血暮烟衰草送歸魂到頭苦節今方盡莫向西  
風灑淚成仁取義前賢異代同心苦後難血比黃宏新  
化書歸望帝久為鴟曾無尺寸酬高厚惟有孤丹照簡  
編高卷詩書隨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按陽秋以為已  
九月事而李世熊寒支集則云壬寅八月十九日蒲田  
生親見之當得實也今從之

冬十一月辛未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子經入於臺灣故曰  
臺灣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三五

外紀以爲十月十七日事遂從行朝錄

成功之沒也建威伯馬信以哭泣過哀尋亦卒臺灣人心  
洶洶諸將舉成功弟襲護理國事以安之襲之私人蔡雲  
李應清曹從龍張驥四人者說黃昭曰護理計臺灣戰功  
公居最恐世子不知耳昭有怨詞驥因曰金廈臺灣業成  
水火公握重兵扶護理於臺護理有忘公乎昭曰侯與中  
衛謀之放日時蕭拱宸以告襲襲大喜割衣與昭結爲  
兄弟昭夜告蕭拱宸曰世子可治兵以拒父護理不可承兄  
以繼我乎拱宸然之從龍即矯爲成功遺命數世子罪狀  
奉襲爲東都主分兵守險黃安不與謀陽附之而密請經  
進治兵過臺聞報大駭謀之具三出用全斌爲五軍都

督以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遣楊來嘉通款  
於我諸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以緩

師之進討乘間並師而東抵澎湖之娘媽宮遣禮官鄭斌齋  
諭布告臺灣以世子親統六師抵臺奔喪衆皆陰持兩端  
無難言拒命者黃昭蕭拱宸曰世子亂倫先王再命賜死  
不悔過自新而反統兵據國使先王飲恨而死護理仁慈  
勇敢承兄遺命繼統誰敢逆之使者復命經謂全斌曰諸  
將未經此土敢問進兵之路全斌曰紅毛所恃者安平礮  
臺黃昭必以兵守之此天險不可過也我軍當從潦港洲  
仔尾登岸擊之蕭黃二賊久從先王征戰臺灣又所熟悉  
必能設險守固但以全斌策之護理輒懦諸將觀望潦港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三六

洲仔尾之險二賊不敢信人必自守之今差快哨齋論從  
安平而入過赤嵌城遍告諸將以叔姪至親蕭黃構煽將  
士逼脅之情令悔過倒戈共扶王室則可安反側而亂賊  
心經從之進至潦港掩旗息鼓初三日辛未大霧晝冥對  
面不相見全斌謂經曰黃昭智勇提防必周今乘霧而上  
昭不及防此天佑我也統兵銜枚而上甫成列而昭已被  
營入經衆潰幾爲所窘全斌大呼曰今背水而戰大丈夫  
寧死於戰豈死於水乎身先陷陣諸軍聞之悉反戰呼聲  
震天經射昭中之破其衆大亂俄而霧消日向午全斌  
疾呼世子已到黃昭已死黃安於陣後出口此吾君之子  
也經免胄相示諸將悉解甲投戈釋甲之全斌請急據

大營敵拱宸後呼於陣前口罪在蕭賊一人與將士無干拱宸軍聞之各星散遂被擒經收蔡雲等四人同拱宸斬之餘不問抱襲而哭曰幾為奸人離間待之如初眾大悅服乃命統領顏望忠守安平鎮黃安提調軍務而率舟師回廈門

辛卯明前監國魯王昺於臺灣

閩南遺老聞澳中之計謀復奉王監國會島上多事不果行二十三日辛卯王昺於臺灣諸舊臣禮葬之是年二月陳妃生世子臺灣之入版圖也世子緞金冊降焉致日臺施琅奏魯監國世子朱桓降蓋國變後不能復依世系之二十字矣是歲明兵部尚書張煌言還軍林門我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七

大清再遣使招之煌言不受

煌言以成功之沒興復無望還駐林門我朝安撫使暨浙督各以書相招煌言復書畧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梓桑乃因國事之靡甯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為慘然况復重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為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界我在

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玕雖棄休息宜然朝鮮

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夕掛高帆不重因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會閩南遺老有復奉魯王之約大喜書約鄭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擬詔書一道厲兵秣馬以待既而島中消息查魯王旋歿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在也今更何望乎悒悒日甚越二年甲辰乃散軍居南田之懸山島焉

大清康熙二年癸卯冬十月

王師取金門廈門

小腆紀年 卷二十二 末

鄭經之討黃昭也搜獲伯父泰與昭交通書密之不言海澄有密獻城者經整舟師授之泰疑其圖已舉家登舟旋海澄事覺經不果行聞泰情狀益惶惑乃偽稱臺灣新創親往安插鑄金廈總制印以屬泰泰喜詣廈門稱謝經殺之子縉緒弟鳴駿及部將蔡鳴雷蔡協吉陳輝楊富等先後投誠紅毛人亦修臺灣之憾願為前鋒

仁皇帝始銳意南征耿繼茂李率泰率投誠諸軍合紅毛夾板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分道進攻經議分兵禦之周全斌曰海澄之師碎未敢前惟泉州會合紅夷夾板而來其勢甚銳破之則各港氣奪不戰自退矣洪旭曰先王破達素悉空廈門背城一戰乃出眷口暨

流寓之宗室紳兵寄棧各嶼而列舟師於大担以爲全斌  
援癸丑遇於金門烏沙時紅夷夾板十餘舟轟巨如山泉  
州之船三百箕張而下全斌以二十艘往來奮擊剽疾  
如馬紅夷礮無一中者投誠之軍雲翔而不敢進忽陽富  
船至全斌喝曰叛賊今日是汝死日冲入逼之富落水馬  
得功轉舵援之全斌以爲鄭鳴駿也夙所仇怨揮船合攻  
得功不支投海死全斌訊降卒知之嘆曰吾欲擒獍乃中  
一虎豈是賊未合死邪已而守高崎將陳昇密款於我漳  
州軍施琅黃梧乘潮落援之耿繼茂李率泰亦各濟師經  
泉寧不敵退守銅山

王師入兩島墮其城收其寶貨婦女而北梧勸率泰乘勝逼銅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二十九

山率泰曰窮寇勿追急之則逸入臺灣後難圖矣乘彼人  
心未定招撫以散其黨羽計之上也乃遣使至銅山宣布  
朝廷德意密通諸將許生擒鄭經者封同安侯鎮守泉州  
如海澄公例惟洪旭笑而卻之明年春林順白鎮海杜輝  
自南澳先後投誠旭謂經曰金廈新破差官僕僕前來非  
爲招撫實窺探以散人心當速過臺灣遲則變生肘腋矣  
經乃悉眾東徙命周全斌黃廷斷後過澎湖設重鎮守之  
收東都爲東甯天興萬年二縣爲州分諸將耕屯荒地造  
亭館以處宗室遺老之相從者度曲徵歌示無西意以與  
民休息焉經之東徙也周全斌以與黃廷不協先後率降  
李率泰盡徙諸島遺民於內地開界溝築界牆五里設礮

臺烟墩二十里設營將守之弁兵得賄縱出入或睡毗殺  
人失業流離之狀不可言矣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川東明東安王盛茂及自世表東安王英燧於萬  
歷二十四年襲封後無可及及  
劉體仁郝永忠袁宗第李來亨等先後敗死總督洪清斃死  
之

時川東十三家分據夔歸房竹諸隘犯巫山我總督李國  
英奏蜀寇通川湖陝邊界偏攻則易遁小急則互援請三  
省會勦於是荆昌宜昌兵勦遠安興山巴東歸州一路  
以興安鄖陽兵勦房縣竹山一路以四川兵勦夔州建始  
巫山大甯大昌一路伐山開徑以入於是年正月元日國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三十

英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茶園坪尋走巴東

王師克巫山眾議移軍守夔門國英謂巫山雖地勢卑狹然馳  
驟不便於是深溝高壘爲固守計俄而體純永忠合數萬  
眾來攻戰敗退走遇我陝西會勦軍於陳家坡狼狽入大  
地寨我都統杜敏擊之體仁自縊死追至黃草坪永忠宗  
第皆投首生擒東安王盛茂於小尖寨是時川東畧定惟  
李來亨猶擁眾茅麓山地名通梁羊腸懸絕

王師圍之而不能攻明年八月乘霧奪通梁來亨窮蹙焚其妻  
子自縊死於是十三鎮之降明者盡矣洪消菴者字六生  
晉江拔貢生謁隆武帝於閩授衡州通判督師何騰蛟奇  
之請改知道州體仁永忠等之初降也消菴迎說曰兵所

以異賊者畏法受官節制今縱劫則依然賊耳諸將皆曠  
目獨永忠曰子非百里才行當佐吾軍請於永愍帝擢御  
史監諸鎮軍駐湖南騰蛟死滇黔道絕消菴與諸軍退入  
西山屯田固守久之得安龍信問道上書言十二鎮公忠  
無二今扼險據衝觀釁而動議者多其功加消菴總督粵  
滇黔晉楚豫軍務諸軍既潰或曰子木可以去乎消菴曰  
師亡與亡去將何之被執論降不從臨刑之日神色不變  
投屍巫山三峽中政日洪清麓事見陳大萊紀畧福建續志  
臣竊曰自劉體仁以下皆盜也繫之明何進之也進之何  
何騰蛟堵允錫受其降矣朱天麟文安之督其師矣隆武  
永愍錫以官封以爵矣迹其竄伏楚蜀守死不降有李萬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三十一

慶劉國能之捐軀無孫可望狄三品之叛逆而據成敗眾  
著之迹沿官書盜賊之稱則彼高傑李定國者非皆闖獻  
部將哉自亂其例胡以勸懲消菴之死特書何殊之於體  
仁輩也

清康熙三年甲辰秋七月明兵部尚書張煌言被執于杭州  
論降不屈死之

懸山巖在海中荒瘠無人烟惟山南有汶港通舟楫其北  
則峭壁巉巖人不能及煌言結茅以居從者祇故參軍羅  
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我甯  
波提督張杰募得煌言故校使投滄州之普陀寺偽為行

脚僧以假之煌言告羅之人至呢其故人且為僧不之忌  
故校遽出刀脅之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則不  
可得也公蓄雙猿覘動靜船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公得  
為備矣故校乃夜半攀蘿緣山背而入暗中執煌言並子  
木居敬冠玉三人時七月十七日也越二日至甯波杰以  
肩輿迎舉酒屬曰遲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  
能救死有餘罪求速死而已杰遣官護之人省出甯波城  
再拜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登舟危坐夜  
半逢下唱蘇武牧羊曲者煌言披衣起扣舷和之酌酒勞  
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叩其姓名則防卒史  
丙也渡泉塘舟中拾一箋句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三十一

生正氣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比至杭州供帳如  
上賓舊時部曲許存問官吏願見亦弗禁有賂守兵以一  
賭顏色為幸者九月七日赴市見鳳皇山曰大好山色索  
筆賦絕命詩三首放日行朝錄載絕命詞云義幟縱橫二  
十年豈知問位在于闕闕江空紫巖光  
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國亡家破欲何之西  
子湖魚存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  
必盡鴟夷自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  
橫松栢此去清風笑藏雙鬢容五嶽任是身存存  
洲歸帶山還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身存存  
有二三諸書所無無端錄之謂曰埋棺一息尚存存  
禮可共論復望臣原與夏記祇悲帝春答商孫衣冠猶帶  
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  
乾坤色旌旆仍留日月痕  
鼎姑留旌旆仍留日月痕  
鼎姑留旌旆仍留日月痕  
鼎姑留旌旆仍留日月痕  
鼎姑留旌旆仍留日月痕

零草木槁集此征錄案故吟又謂詩文集皆防卒史而所  
藏有聯之者曰公之真蹟吾日夕焚香拜安得付子或丙  
死後遂挺立受刃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同斬一振臂綁索  
俱斷屍不仆行刑者跪而拜之初煌言之入海也風飄至

一荒島夢金甲神告曰贈君千年鹿遲十九年還我果得

一蒼鹿食一鵝積日不饑比羅人未返占課大囚徘徊似

寐又夢金甲神來方呼居敬告之言未既而兵入蓋十九

年云浙人張文嘉萬斯大葬諸南屏山麓子木等耐焉子

本名綸以字行己亥見煌言於江上嘗參朱成功軍不樂

奉父復就煌言中道與

王師遇格關墜水比救起則父已被縛去思出奇計救之不得

嘔血瀕死煌言勉以立功報仇遂相依以及於死冠玉鄧

小腆紀年

卷二十

辛三

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居敬字畏齋黃巖人

以計逸為僧故校以誘純煌言功授千戶奉命巡海猝遇

煌言將憤其害主也突刺殺之攻口煌言久抗命

殺兵敗出赴官軍口我侍郎張煌言也死當於明處遂遇

害李世熊寒支集張元著先生傳則誤以元著為定西侯

張名振所敘事蹟亦誤合名振煌言為一人傳聞異詞謬

如如是賴黃宗義全祖望萬斯大諸人表章之有功先生

臣蕭曰煌言仗劍起義跋涉海隅部卒僅三百人歷年後

二十載痛厓門之流離私草文山之檄憤錢鏐之玩愒再

投羅隱之詩迨至密樹鳴猿信乎異類荒島贈鹿誠格皇

天戍兵錄零丁之詩弟子志西臺之惻史傳忠義如公幾

人

純皇帝之論曰諸臣墳尾間關有死無二人臣忠於所事實為  
無愧大哉

王言垂教萬世而明史不為煌言立傳謂非史臣之不職哉

明廣東文邨守將虎賁將軍廣甯伯王興自焚死攻日淡歸

謂王入編後與員國論十一年則與自殺文邨降事當在

康熙九年然按陳恭尹獨漉堂集王將軍晚歌云始從戍成

身兩及中秋期則與死當在庚子辛丑之間是時王入編不

二三年何云十一年乎細按釋史撫遺云於不粵後堅守文

邨十一年計下以辛卯春自粵入滇十一月之論當是辛丑

矣即謂與子入編云蓋人滇之謬也疑事母質姑吹張煌

言後淡歸者金堡

與漳州人其先以勳臣裔開鎮海疆駐文邨為藩籬之臣

文邨處萬山中左聯戈壁右挹大洋惟鳥道一綫畧可通

人而灌木叢莽連陰翳天雖健卒短兵不能入當永歷帝

小腆紀年

卷二十

辛四

插選與帥蠻部屢抗

王師晉爵廣甯伯及永歷入編興乃還守文邨且耕且屯負固

踰十一年

王師屢購之終不得要領我平南王尚可喜幕下客金光者奇

士也典問其名使將卒嫂罵曰若陳兵百萬奚益金某來

則我出矣金聞之請行諸大吏說曰此蠻語耳烏乎信金

請之堅大吏欲以兵從曰兵則吾豈敢吾無生還矣乃呼

老兵一跨羸馬為導至邨口守者見之匆匆人有頃命易

符與進徑數里興出迎問騎幾何曰一從者幾何曰一興

笑曰子何信之深也升堂問譙歎若平生酒半興揮涕曰

吾累世受明恩於今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借兵雪故主

仇今天不祚明矣然興豈能為降將軍邪諾次突一人啓  
扉出則故侍郎王應華也金與有舊攜手載拜於邑不能  
聲金留邸飲凡三日興復舉酒曰吾之所以必乞君蒞茲  
土者將以明吾不背故主之誠耳子謹厚有膽吾當踐所  
說命其五子出拜洗盞更酌鬢髮裂背大呼曰興不能回  
天命也死而有靈藉子以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作七  
字碑則幸矣乃召妻妾登樓手燕連珠燄焚死金攜其五  
子納敕印田土戶籍其眾願降者軍前聽用然浮海去者  
蓋大半焉收口詳留須子傳

臣肅曰亦書勝國忠義之士至虎賁將軍王興而止此外  
無可錄乎神官家所載儒林隱逸方外獨行之流其行潔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辛丑

其迹奇其幽隱鬱結之衷可以召鬼神而泣風雨大者遼  
東幼安之節小亦西臺皋羽之流吾方欲搜彼并史光我  
龜脈蓋闕如也胡云關幽夫紀年一書本春秋依經立傳  
之例或大書特書或連類而書其連而不相及者則又不  
可勝書不可勝書而不書之不可也史家編年紀傳之書  
並行不廢紀年之不勝書者吾將以紀德書之

我

大清康熙八年己酉春遣使招諭臺灣

康熙四年水師提督施琅會降將周全斌進討週颶風不  
克而歸

朝命大臣明珠蔡毓榮入闕與靖南王耿繼茂遣使招撫加興

化知府慕天顏卿銜借都督僉事季佺齋詔往鄭經開明  
珠書函而不肯別

詔謂天顏曰本藩念生靈荼苦遠避海外苟能做朝鮮事例不  
削髮稱臣納貢盡事大之義則可耳遣其禮官葉亨刑官  
柯平隨使臣報命復明珠書曰蓋聞麟鳳之姿非藩樊所  
能固英雄之見非遊說所能惑但屬生民之主宜以覆載  
為心使跛行喙息咸潤其澤匹夫匹婦有不安其生者君  
子恥之頃自遷界以來五省流離萬里邱墟是以不殺不  
憚遠引建國東甯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事而

貴朝尚未忘情於我以致海濱之民流亡失所心竊憾之閣下  
銜命遠來欲為生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奠安為德建善

小腆紀年 卷二十一 辛丑

又陪使所傳有不削髮登岸置賀衣冠等語言頗有緒而  
臺諭未曾詳悉惟諄諄以迎  
敕為辭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可以踐迹大  
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見膽磊磊落落何必遊移其說不殺  
躬承先訓恪守丕基必不敢棄先人之業以圖一時之利  
惟是生民塗炭惻焉在懷倘

貴朝果以愛民為心不殺不難降心相從遵事大之禮至通好  
之後巡邏兵哨自當調回若夫沿海地方俱屬執事撫綏  
非不殺所與焉不盡之言惟閣下教之我大臣欲令二使  
由角門入見柯平葉亨曰國有大小使實一體執行客禮  
豈日不定天顏乃議相見於

聖廟二使不得已由角門入終執朝鮮不難髮例我大臣再遣  
天顏季徐齋書畧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曲體人情但以閣下為中國之人不宜引朝  
鮮之例以荒外自居且君臣義猶父子豈有父子而異其  
衣冠者經謂天顏曰朝鮮非箕子後乎如朝鮮例則敢從  
議削髮則雖死不可復李率泰書曰蓋聞佳兵不祥之器  
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定勢恃德者昌恃力  
者亡曩歲思明之役不佞深憫民生疾苦暴露兵革連年  
不休故遂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甯於版圖疆域之  
外別立乾坤自以為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不謂閣  
下猶有意督過之欲驅我叛將再啓兵端豈未聞陳軫蛇

小腆紀年卷二十

三七

足之喻與養由基善息之說乎夫符堅寇晉力非不強也  
隋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之所明知也况我之  
叛將逃卒為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

賈朝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新榮也不過憚波濤懸鄉土為偷  
安計耳閣下所以驅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以才能為  
足恃心迹為可信也不過以若輩巨測姑使前死勝負無  
深論耳今閣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見大洋之  
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浪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一舉征  
帆其勞費得失既已自知豈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引夷  
齊田橫等語夷齊千古高義未易為冷即如田橫不過齊  
之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況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

王之訓乎倘以東甯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  
呂宋廣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若虞敵哨出沒實緣貴族  
臨江不得不遣舟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此  
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所自有爵祿亦吾所自有  
而重爵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哉  
又復耿繼茂書曰日在鷲銅多荷指教讀誠來誠往延攬  
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之閣下中國名蒙天人合徵  
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然頃辱賜教諄諄所言尚襲游  
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甯偏隅遠在海外  
與版圖渺不相涉雖夷落部曲日與為鄰正如張仲堅遠  
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閣下亦曾知其意乎所云

小腆紀年卷二十

三八

賈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耳目所聞見之事論之如方國安  
孫可望豈非竭誠

賈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鑑足為寒心閣下倘能以延攬英雄  
休兵息民為念即靜飭部曲慰安邊郵羊陸故事敢不勉  
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大在得失難  
易閣下自知之母庸贅也是時海內無事我

仁皇帝以臺灣險遠釋弗誅經以其間踴步頭互市廣集亡命  
與販貨物辛亥秋禾大熟兵民相安臺灣日以盛焉  
我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秋八月  
王師取臺灣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孫克塽以同室諸王降

甯靖王衛桂死之明朔始亡

鄭氏自東遁臺灣倫安陽日甲兵鈍傲船不滿百軍不滿萬不敢內犯者十年康熙十二年冬我平西王吳三桂反明年靖南王耿精忠據福建反告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經大喜以陳永華為東甯留守率侍衛馮錫範左武衛薛進忠右武衛劉國軒攻國軒降於成功之世諸書以為此時與國軒得勝同降也共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歷二十八年正月朔渡海而西而精忠見鄭氏衰弱不欲踐漳泉之約經怒攻同安守將張學堯降閩中改多鄭氏舊部曲海澄總兵趙得勝潮州總兵劉進忠皆降於經於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精忠懼使張文翰入島議和以楓亭為界始通好也十四年

小腆紀年 卷二十

三九

夏五月劉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徇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帥兵十萬盡銳來攻國軒食盡議退保潮可喜麾戰騎晨掩祐軍戰於鰲母山祐以身先旗矯尾觸角直貫我騎兵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官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捕虜七千輜藉死者偏山谷當是時劉國軒何祐之名震於南粵六月圍漳州我海澄公黃芳度之部將吳淑獻城降芳度投井死經斷黃梧之精銳其屍報海澄也十五年春嗣平南王尚之信降於吳三桂三桂檄之信制惠州與經連和國軒入據之與吳尚書通而守經旋敗盟棄精忠與

王師抗尾其後取汀州始精忠思與經併力既不相能我擊其

外經擊其內前後跋窺於是年九月復降於

王師精忠既反正怨經實深導

王師攻經經將許耀雄聲寡謀

王師問渡方假蹇醉淫尼菴已而倉皇遁棄軍資鎧仗無算吳淑亦敗於邵武十六年春正月趙得勝何祐拒

王師於興化祐疑得勝貳於我得勝指天自誓祐不之信登臺

以望趙師師潰得勝抽葦注射應弦皆倒既見祐軍之不

動也喟曰吾不幸與若輩同事死固宜也下馬據胡牀挽

強殺數十人以死祐蓬髮而奔興化遂陷二月泉漳陷經

遁入廈門國軒亦棄惠州去凡七府一時俱潰經既崩剝

不知所為國事盡委之國軒明年春國軒復出沿海洲堡

小腆紀年 卷二十

四

連下十數處我總督即廷相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免拔兵

漳州檄官軍四路合勦提督段應舉自泉州甯海將軍喇

哈達都統穆赫林自福州平南將軍賴塔自潮州先後並

集國軒及吳淑何祐等兵僅數千飄驟馳突鋒銳不可當

當事者委股咋舌莫敢枝梧閏三月黃芳世穆赫林敗於

灣牌樹胡免敗於鎮北山段應舉敗於祖山頭國軒遂取

平和漳平進圍海澄三匝數壘呈楛飛鳥不能渡城陷段

應與督總兵黃藍死之官軍死者三萬餘馬萬餘匹鄭氛

益熾詔逮郎廷相以姚啓聖代之以吳興祚為巡撫楊捷

為提督時國軒乘勝下漳平長泰同安畧取南安惠安安

路春德化諸邑國軒自圍漳遣兵圍泉而斷漳州之江



東橋及泉州之萬安橋以拒

王師康親王駐軍福州不敢進已而楊捷復惠安吳興祚賴塔復漳平捷遣兵襲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奪其橋而賴塔軍之阻江漲者亦得在籍學士李光地為鄉導由安溪間道出同安泉州圍解國軒乃率二十八鎮還漳州築十九寨吳淑何福亦帥十一鎮軍於溪西九月戰於龍虎山精忠為石拒賴塔為左拒胡冕在前戰小卻姚啓聖援之亦不利精忠故仇鄭拔劍斫地曰吾得與此賊俱殲死不恨矣斬退者三人大呼馳蹂平西將軍馬某繼之陣斬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捕虜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泗河遁入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

面復掘濠引潮以阻我軍時出犯江東橋諸營窺漳州相持一年不決十八年冬十月官軍攻蕭井寨吳淑以精壞

歷死啓聖乃大招撫開第於漳州日修來館以官為銀幣餌來歸者令華殺鮮服炫耀於漳泉之郊相喧述送款者無虛日當是時吳三桂死於湖南水師破岳州

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艦三百由海赴閩而姚啓聖吳興祚新修三百艘亦告成正色謀於興祚曰子沿海與之上下吾張水師以諸將之銳方船以逼海壇子攻其陸吾薄諸水破之必矣十九年正月大集舟師伐島經命左武衛林陞督援勦左鎮陳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禦之阻畏我軍之衆也乘海壇退守

不得乃率所部降諸戈船望風而潰國軒不得已亦棄海澄遁入廈門啓聖乘勝復十九寨國軒度廈門不可守乃

奉經遁入臺灣經之母董氏召經而數之曰馮陳之業衰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功若輩其庸可赦乎不才子徒累維桑則如勿往也是年我貝子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白關荆榛且睽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燭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雜髮不必易衣冠

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

朝鮮為徐市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生靈不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為五市公所姚啓聖不可議遂格而經曰兵敗東歸潦倒抑鬱日近醉酒婦人於二十年春正月壬午卒於臺灣臺人所稱承應三十五年也年三十九凡嗣位十九年長子克壘乳婢出也或曰螟蛉子經以陳永華女配之經之西寇也用永華言命克壘監國禮賢下士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壘失助遂共讒諸董氏收監國印而殺之以次子克塽嗣為延平王幼弱不能蒞事諸務

皆決錫範人心益離方經在廈門時姚啓聖將其變人  
亥令禽經以自歸及克塽立其行人傳為霖密約十三鎮  
同日發難事洩並不果國軒居臺而被刺者再鄭氏益惶  
駭不知所為姚啓聖奏鄭經死子少國亂時不可失水師  
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閣學士李光地奏亦同二十二  
年癸亥六月施琅以

師發銅山窺澎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而別遣林陞  
等屯兵雞籠嶼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列礮星羅棋  
布丁亥質明微風起燧令藍理會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  
欽為趙邦試等七船突入縱火焚舟風發湖湧我前鋒  
蕩飄散環親督大船衝圍赴援國軒分兩翼夾擊矢集環

本朝紀年 卷五十一

聖

目幾始力戰始解越七日癸巳瑛申嚴號令分兵為三路  
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以五十艘出雞籠嶼為奇兵分敵勢  
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艘繼後每路中  
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為戰  
聖靈竟日聲聞數百里國軒發火矢噴筒毒焰漲天降將  
朱天貴戰死我軍士裹創力戰陣斬林陞邱輝江勝陳啓  
明吳潛王隆等兵士死者萬餘人焚大小戰艦三百餘艘  
國軒由吼門逸去先是有道士黃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  
領啓聖官以千戶使奉密書招之國軒以書報性震故洩  
之於是上下解體

師乘勝追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忽

本朝紀年 卷五十一

聖

大霧潮高丈餘舟浮而過臺人駭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  
漲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  
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詣軍  
門降其故明監國魯王世子桓漣溪王慈曠巴東王江樂  
安王俊舒城王著奉南王煒益王宗室鎬亦詣軍門降甯  
靖王術桂嘆曰是吾歸報高皇之日也具冠服設賓禮於  
庭北面再拜二祖列宗招臺人別飲舍所居為佛寺從容  
投環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殉之放曰幸府志  
太祖九世孫遠王後長陽郡王次支也初授輔國將軍流  
寇破荆州術桂借忠王避湖中宏光時晉鎮國將軍令同  
長陽王守湖之甯海縣乙酉我師平浙西長陽王入閩術  
桂留甯海營盤國之在紹興也德云長陽王死監國以術  
桂襲封閩中封亦如之已聞其兄襲封遂王術桂疏請以  
長陽之封讓兄次子隆武帝不許改封甯靖王晉監方國

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

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

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翦為仇讎情猶臣主蘆中窮

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慟疏請經

畧臺灣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授克塽漢軍公錫

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祐梧州副將收其地置臺灣

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西為澎湖廳康熙三十九年

仁皇帝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遣官護

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如出橫故事置守塚建祠

祀之攷曰云歸葬者蓋翠棺入京行獻俘禮

臣鼎曰紀年一書紀福唐桂三王事也終之以臺灣事何

要其終也桂藩之亡二十餘年矣鄭氏負嶼抗拒久稽

天誅事亦何與於明乎夫漢亡而孫劉割據唐亡而閩蜀僭立

大統絕續之交魁壘桀驁焉竊名位而擅正朔者何代

蔑有朱成功憑賜姓之寵王扶餘之國使劉淵以漢甥自

許尉佗假帝號自娛夫誰得而禁之而乃田橫恥為亡虜

克用靡失臣節形弓之錫拜命遐荒編素之師灑淚宮闕

附共和之義用天復之年亡國通臣於義無愧諫

仁皇帝明室遺臣非朕賊子之論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宜昭義問蓋以為萬世為人臣者勸戒經

與克塽俘馘之餘耳書曰明朱成功之子經明朱成功之

孫克塽者絕經克塽之偽託而嘉成功之遺烈也曰古有

之乎春秋終獲麟之歲而左氏附悼之四年猶此志也

小腆紀年增攷卷之十一

同校

小腆紀年附考 跋

小腆紀年附考 跋

小腆紀年附考 跋

小腆紀年附考 跋

小腆紀年附考 跋

小腆紀年附考 跋

參校諸同人跋語

自來修史皆廣延名宿合數十人之見聞精力方成一書而

先生以一人之力兼之集諸神史博採諸家文集各地志

書訂譌求是至博至精成此巨製以為修正史者之助此絕

大史才又非馬鄭所能兼矣拜服拜服泰順林鶚謹跋

咸豐己未 先生奉

命守溫麻 宗善 獲遊 先生幕公餘之暇得讀所著小腆紀年

一書觀縷甲申以後顛末正史所不及載者 先生獨能博

採海內遺書訂陞闡幽匯眾流而成巨浸絕大手筆也夫名

節重則冠履嚴廉恥亡則人心壞觀夫板蕩黍離之際或為

疾風勁草或為竊柄奸回 先生諄諄然嚴衷貶慎予奪正

小腆紀年 跋

綱常而維風尚此作書之微意也 先生通籍詞垣服官中

祕無書不讀經術淵深惜戎馬干戈舊迹半湮兵燹蒞闕行

篋僅存此本因請急付剞劂以示來者蓋有關世道之文也

後之論史者當楷模奉之矣福州謝宗善謹跋

小腆紀年一書詳敘福唐桂三王始末自南都立國至臺灣

鄭氏止皆我

廟定鼎以後事有明史所未及載而其人其事不容湮沒而不

彰者固人人所欲目而觀之而又不忍筆而書之者也 先

生仰遵

純廟論旨獨能搜羅野史博採稗官諸家之說實事求是會萃而

成此書筆削本之春秋褒貶衷諸綱目而於每條後自為評

小腆紀年附考 跋

小腆紀年附考 跋

語華袞銖鉞不爽毫釐則劉友益之書法尹起莘之發明又兼而有之煌煌巨製實擅才學識三長此書一傳必與河山並壽蓋所紀皆忠義節烈之事賢奸勸懲之端其有關於世道人心正非淺鮮也 先生著作如林文集詩集外讀書雜釋十四卷攷據詳明洵堪羽翼經傳其周易舊注四書廣義度支輯略務本論若干卷皆以卷帙繁多未付剞劂見刻者小腆紀年二十卷又小腆紀傳卷倍之指日合刻成書尤稱全璧後之秉筆修史者將有所遵循而奉爲指南之鍼也豈第獨出機杼自成一家人而已哉鎮甯宋光伯謹跋

命團練爲桑梓衛謂士民必知忠義而後可爲

小腆紀年

國家用登埤之暇輒舉所著小腆紀年中之忠義城守事及純廟褒諡祠祀之典慷慨陳說衆多感奮書中寓褒貶別善惡俾孤忠不至以微賤沒草萊大慙不得假名號述斧鉞自敘所謂正人心以維世運之愚衷也紫陽踵事春秋是書則又踵事綱目范蔚宗曰體大思精天下奇作是書殆無愧夫同里受業汪達利謹跋

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  
 北流直入北海愛濶江向東流直入東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寶長白山山高地寒風勁不休  
 夏日環山之獸俱投憩此山中此山盡是浮石乃東北一名山也滿洲源流滿洲原起于長  
 白山之東北布庫里山下一泊名布兒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於泊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  
 倫三名佛古倫浴畢上岸有神鵲啣一朱果置佛古倫衣上色甚鮮妍佛古倫愛之不忍釋  
 手遂啣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成孕告二姊曰吾覺腹重不能同昇奈何二姊曰  
 吾等曾服丹藥諒無死理此乃天意俟爾身輕上昇未晚遂別去佛古倫後生一男生而能  
 言後爾長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實命汝為夷國主可往彼處將所生緣由一一詳說乃與一  
 舟順水去即其地也言訖忽不見其子乘舟順流而下至於人居之處岸折柳條為坐具  
 似椅形獨踞其上彼時長白山東南驚莫惠地名驚榮里地名內有三姓火會爭長終日互相殺  
 傷適一人來取水見其子舉止奇異相觀非常回至爭鬥之處告衆曰汝等無爭我於取水  
 處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虛生此人盡往觀之三會長聞言罷戰同奉往觀及見果

清太祖高皇帝實錄

非常人異而詰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倫所生姓愛新舊羅姓名布庫里英雄天降我  
 定汝等之亂因將母所囑之言詳告之衆皆驚異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持手為與擁  
 捧而回三會長息爭共奉布庫里英雄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  
 建州歷數世後其子孫孫屠部屬遂叛於六月間將驚榮里攻破盡殺其國族子孫內有一  
 幼兒名范噶脫身走至曠野後兵追之會有一神鵲棲兒頭上追兵謂人首無鵲棲之理疑  
 為枯木樹遂回於是范噶脫得身以終焉滿洲後世子孫俱以鵲為祖故不加害其  
 孫都督孟特木生有智略將殺祖仇人之子孫四十餘計誘於蘇蘇河虎欄哈達山下黑禿  
 阿喇山阿喇山也距驚榮里西千五百餘里殺其牛以雪仇執其中以索眷族既得遂釋之  
 於是孟特木居於黑禿阿喇都督孟特木生二子長名充善次名除烟充善生三子長名拖  
 落次名脫一莫三名石報奇石報奇生一子都督生六子長名德石庫次名劉詔二名曹常  
 剛四名覺常剛五名豹剛六名豹石德石庫住覺里又地方劉詔住阿哈河洛地方曹常  
 剛住河洛剛善地方覺常剛住其祖居黑禿阿喇地方豹剛住尼麻蘭地方豹石住張家  
 地方六子六處各立城池稱為六王乃六祖也五城則黑禿阿喇遠者不屬長祖德石庫生  
 三子長名蘇黑臣代夫次名談吐三名娘古二祖劉詔生三子長名蘇胡臣次名麻事格三

名門土三祖曹常剛生五子長名李太次名武太三名綽氣阿朱古四名龍敦五名非英敦  
 四祖覺常剛生五子長名李敦把土魯把土魯次名厄里衰三名界坎四名塔石五名塔  
 又五祖豹剛生二子長名對泰次名稜得恩六祖豹石生四子長名康嘉次名阿哈納三  
 名阿都樓四名榮里火樓彼時有一人名灼沙納生九子皆強悍又一人名加虎生七子俱  
 勇遂率其本族六王將二姓盡滅之自五嶺進東蘇蘇河迤西二百里內諸部盡皆賓服六  
 王自此強盛初豹石次子阿哈納至沙革達部欲聘部長巴斯漢把土魯妹為妻巴斯漢曰  
 爾雖六王子孫家貧吾妹必不妻汝阿哈納曰汝雖不允吾決不甘心遂割髮留鄰而去巴  
 斯漢愛東果部長克懶度富遂以妹妻其子厄兒機後厄兒機自巴斯漢家回至阿布塔力  
 嶺被托莫河厄吐阿喇部下九賊截殺之城中有與阿哈納同名者聚賊相呼路人悉傳  
 阿哈納之名克懶聞之曰先豹石之子阿哈納欲聘吾兒婦其兄不允吾兒遂娶今殺吾兒  
 者必此人也時哈達國汗萬名聞其言遣使往告克懶曰汝子非豹石之子所殺乃厄吐阿  
 祿部下九賊殺之我擒此九賊與爾爾常順我克懶曰吾兒被殺何故又令我降此不過以  
 路遠之厄吐阿祿為辭耳吾等地屬同鄰若果豹石之子未殺吾兒何不以金帛贖哈達汗

清太祖高皇帝實錄

擒此九賊與我而質若係賊殺吾子金帛吾當倍償時有曹常剛部落厄革奇尼聞之即往  
 告其主曹常剛私遣人往誑克懶曰汝子是我部下兒崩革與厄革奇格謀殺若以金帛贖  
 我我當殺此二人克懶曰哈達汗言厄吐阿祿部下九賊殺之爾又云爾部人殺之此必汝  
 等設計誑我于是遂成讎敵因引兵攻克六王東南所屬二處六王不能支相謀曰我等同  
 祖所生今分居十二處甚為遠散何不聚居共相保守衆議皆定獨武太不從曰我等同住  
 一處牲畜難以生息吾今詣妻父哈達汗處借兵報復於是遂借兵往攻克二處獲其數  
 寨初未借兵之先六王與哈達國汗互相結親兵勢比肩自借兵後六王之勢漸衰覺常剛  
 第四子塔石嫡夫人阿姑都督長女姓奚塔喇名厄黑氣生三子長名哥兒哈奇即太號淑  
 勒貝勒勒貝勒次名泰兒哈奇號打喇漢把土魯三名牙兒哈奇次夫人乃哈達國汗  
 所養族女姓納喇名惜姐生一子名把牙喇號兆里免兆里免側室生一子名木兒哈奇  
 號喇把士魯初厄黑氣孕十三月生太祖時己未歲大明嘉靖三十八年也是時有識見之  
 長者言滿洲必有大賢人出亂致治服諸國而為帝此言傳聞人皆妄自期許太祖生風  
 眼大耳而如冠玉身體高聳骨格雄偉言詞明爽聲音響亮一聽不忘一見即識龍行虎步  
 舉止威嚴其心性忠實剛果任賢不二去邪無疑武藝超羣英勇蓋世深謀遠慮用兵如神



尼康外郎被兵阻網不容入邊何故退兵也太祖乃遣使曰諾米納奈哈答二人若不暗送消息尼康外郎必成擒矣正慎諾米納奈哈答遣使來曰渾河部亦家並甲孔木二處不許侵犯其東加與二處乃吾疆敵爾若攻破與我則已不然吾當阻其邊路不容爾行兵太祖聞言愈懼之時喇哈爾與常書揚書二人亦忿甚謂太祖曰若不先破諾米納奈哈答等必附諾米納矣太祖從言遂陰定破諾米納之計與諾米納合兵攻城太祖謂諾米納曰爾兵可先攻諾米納不從太祖曰爾既不攻可將盜甲器械與我兵攻之諾米納不聽其計將器械盡付之兵器既得太祖執諾米納奈哈答殺之遂取撤兒湖城而回其逃散之衆有復歸者太祖遣返其妻孥仍令居撤兒湖乘修葺其城復叛尼康外郎部族并先附之人相謂曰尼康外郎前爲敵兵所逼值垂亡之際往奔大明尙爾不容况肯築城於甲板令爲滿洲主耶足證前首皆誑吾輩耳遂叛之尼康外郎懼妻孥親屬逃於汎納哈所屬船兒渾城居住太祖以同母妹妻喇哈爾六祖約石之子康嘉與韓奇達焦鄭等同謀請哈達國兵令渾河部招加城主李岱導引李岱亦切太祖所屬之胡吉寨而去途中途甫分人畜太祖都將韓科落把土魯巴宗領十二人迫至其處突然而入敵兵遂敗殺四十餘人盡獲所掠而回太祖聞之喜甚因以其勇有長祖次祖三祖六祖之子孫同誓於廟欲謀殺太祖至夏六月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五

晦賦之夜亥時方墜梯登城太祖心神不寧因起著衣帶弓矢持刀登城觀之賊見太祖立城上皆墜城而逃九月內賊乘夜陰晦拔太祖住宅欄木潛入時有犬名湯古哈四顧驚吠太祖覺之將二男一女匿於樓下乃執刀大呼曰何處賊敢來相犯汝不入我即出毋得遲縮故將刀柄擊窗有聲作山雷而出之勢仍山戶出賊見出勢勇猛皆遁去時有都落隊海睡於窗下被賊刺死甲申歲正月太祖起兵征李岱時值大雪至喇哈爾山險兵難進太祖之叔暨兄弟輩同勸回兵太祖曰李岱係我同姓乃忍引他人害我我豈甘心遂鑿山爲磴魚貫而上將馬以索繫拽上嶺至李岱城下有二祖之子龍敦預遊人報與李岱遂聚兵登城張號待敵太祖部衆曰城內有備何以攻之不如回兵太祖曰我明知其有備必無還理俾兵攻城即時尅之有李岱之死而養之遂回兵龍敦咬沙木變曰沙木變乃太祖妹見在我家汝可與我同謀殺喇哈爾喇哈爾夫沙木張聽其言帶領族人進殺於路太祖聞之聚衆往尋其屍兄弟中皆與龍敦同謀竟無同往者太祖帶數人往尋之族叔尼馬爾城主稜登止之曰族人若不怨汝焉肯殺汝妹夫汝且勿往恐人害太祖大怒遂披甲躍馬登城南橫崗彎弓盤旋復回城內大呼曰有殺者速出族人皆懼無敢出者太祖取其屍竟納入室中解衣服靴帽厚葬之四月內太祖睡至夜半聞門外有步履聲即起佩刀執弓將子

女藏於僻處令后故意如則太祖緊隨以后體蔽己身潛伏於煙突側后即回室是夜陰晦忽龍光一燭見一賊將近太祖以刀背擊僕喝令家人縛之家人老漢等縛之何用當殺之太祖暗思賊心有主若殺之其主必以殺人爲名加兵於我自料兵少難敵乃伴言曰爾必來偷牛其賊答以偷牛是實並無他意老漢又言此賊實害我主詐言偷牛可殺之以戒後入太祖曰此賊實係偷牛賊無別意遂釋之五月太祖夜宿有侍婢不寐在灶燃燈忽燃忽滅太祖見而疑之乃著短甲于服內持弓刀作外便狀至煙突側見排欄空處隱隱有人形露其首恍惚不真詳視之則無矣時天色甚晦忽有電光見賊已遁近遂發一矢被賊躲過中其肩衣而走復追射一矢穿賊兩足以刀背擊其首昏絕于地遂縛之有弟兄親族俱至背縛之無益不如殺之太祖曰我若殺之其主假殺人爲名必來加兵掠我糧石糧石被掠部屬缺食必至叛散都落散則孤立矣彼必乘虛來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以禦敵又恐別部議我殺人碎骨不如釋之爲便遂縱之其賊名義東六月太祖爲喇哈爾復讐率兵四百往攻納木張沙木張內申灣吉干直抵馬兒墩山下見山勢陡峻乃以戰車三輛並進路漸隘一車前進二車隨之將近城下路愈隘令三車前後聯絡上攻城上飛石擊之復用木撞其車前車被撞後車相繼二車俱壞乘皆蔽身於一車之後縮首不能上攻太祖奮勇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六

當前距城丈許乃蔽於木樁後射一矢正中內中之面直貫其耳復射四人俱僕城上兵皆却太祖令兵稍退遠圍之絕其汲路連攻三日至四日夜密令兵跳足登山襲破之內申灣吉干寒城走界凡遠取其城而回時東果部衆相議曰昔六王族乘借哈達國兵掠我數寨今彼與哈達國已成讎隙我等乘此機會宜往報讎遂以鮮血淨衛以備用其後部中自相擾亂太祖聞之謂諸將曰東果部自亂我輩宜乘時往攻諸將諫曰兵不可輕入他人之境勝則可餉有疎失奈何太祖曰我不先發倘彼重和和睦必加兵于我矣衆皆從之於九月內太祖率兵五百往攻東果部長阿亥聚兵四百閉城以待太祖兵至圍阿亥所居奇吉答城將上懸樓并城外房屋盡焚之城將陷會大雪遂罷攻令兵先行太祖帶十二人伏於火煙籠罩之處城內以爲兵退乃遣軍出城太祖突出破其衆斬四人獲甲二副而回時有王家部內一人名孫扎七光漢賜太祖曰吾曾殺哥落處人所擒乞貝勒助一旅之師爲我雪讎太祖聞其言默思吾既興兵至此當乘茲以蹂躪一方遂與孫扎七光漢星夜前進有光漢兄子帶皮密令人往送消息登哥落人知之遂數兵于城太祖兵臨城下攻之焚其懸樓並週城房屋太祖登房跨脊上射城內之人被城內兒古尼一箭正中其首透盔傷肉深指許太祖拔箭見城內一人奔走于煙突僻處太祖即以所拔之箭射之穿兩腿

應弦而倒太祖傷血流至足猶射不已時一人名老科乘火燃暗發一矢正中太祖項  
鐵券如鈎拔出帶肉兩塊項下有鐵子圓頃失衆見太祖傷俱登屋欲扶回太祖曰爾等  
勿得近前恐敵知得我從容自下項血湧出太祖以手搥額眼拄弓下屋伏二人肩土昏  
僕于地諸將懷悔不已及復甦將箭痕裏東厚數寸晝夜血猶不止昏迷累次每甦時輒飲  
水至次日未時其血方止於是舉將得之城而回太祖瘡愈率兵復攻哥落城冠之衆將  
欲殺鵝兒古尼老科太祖曰二人射我乃鋒鏑之下各爲其主孰不欲勝吾今釋而用之後  
或遇敵彼豈不爲我用哉此等之人死於鋒鏑者尤當惜之何忍因傷我而殺之也賜以  
牛祿之爵三厚養之乙酉年二月太祖率五十人甲二十五副掠界凡寨不意界凡寨預  
知已有備竟無所獲回兵時有界凡寨兒湖東家八兒答四城酋長會兵四百追射至界凡  
南太壤之野太壤內中把木尼二酋當先追至太祖一見即單身擡馬欲斬內中中先以  
刀斷太祖懷太祖奮力一刀揮內中肩背爲兩段隨轉身射把木尼于馬下衆兵見二酋死  
俱退却而立我軍曰馬俱瘦弱爲之奈何太祖曰衆可下馬俾以弓稍拂雪作拾箭狀徐徐  
擡馬而退待過嶺以嚼水炒麵飲馬解其疲我自殿後爲疑兵計單令兵先行太祖立於  
斬內中處內中衆衆呼曰人已死何不去欲食其肉耶汝回我輩欲收主屍太祖言內中係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七

我雖幸得殺之內亦可食言花遂回欲令瘦弱之兵遠行乃率七人將身隱僻處露其蓋似  
伏兵之勢內中衆衆又呼曰汝有伏兵我等知之矣二主已被殺猶欲盡殺我等耶於是太  
祖全其羸馬而回四月太祖率馬步兵五百征折陳部時大水令衆兵回止帶綿甲五十人  
鐵甲三十人進掠有加哈酋長蘇枯來虎密令人報與托木河張佳八兒答撒兒湖界凡五  
城知之遂合兵一處有後哈章命能古特一見敵兵即飛報不意誤失太祖處太祖恃有後  
哈亦不深備不期敵兵忽至太祖見其陣兵於界凡渾河直至南山約八百餘有夾陳桑古  
里二人約即喇見敵兵大恐解其甲與人太祖怒曰汝等平昔在家每自稱雄于族中今見  
敵兵何故心怯解甲與人言訖自執旗先進見敵兵不動遂下馬將馬逐回率其弟木兒哈  
奇並二家人楊布祿鵬凌剛四人奮勇步射直入重圍混殺敵兵二十人遂敗其兵八百人  
不能抵當皆涉渾河而走時太祖戰酣其疲喘息不定卸其兜鍪遂解甲不及以手斷其扣  
正懸時後之兵將方舉衆曰乘此勢可追殺之太祖怒而不應敵兵已渡渾河太祖稍息重  
整蓋甲率兵追殺四十五人與木兒哈奇追至界凡有一險隘山名檣陵立於其上見敗兵  
十五人來奔此山太祖恐敵見之去其蓋纓隱身而待先射爲首一人中其腰仆地木兒哈  
奇又射死一人餘皆墜崖而死太祖收兵曰今以四人敗八百衆實天助之也全勝而回九

月內太祖率兵往攻免瓜兒簡寨蘇河破之殺其寨主內莫昏而回丙戌年五月內太  
祖攻克播一混山城河七月內太祖率兵環攻托木河城所時暴雷擊死二人遂  
罷攻而回後招服之乘便往攻薩人尼康外部沿途諸部皆是謹敵星夜越進攻鵝兒渾城  
克之時尼康外部不在城中初城外有四十餘人不及進城帶妻子逃走爲首一人穿青綿  
甲戴藍帽太祖見之疑是尼康外部單身直入四十人中內一人箭射太祖胸旁從肩後露  
鐵共中傷三十處太祖不怯猶奮勇射死八人復斬一人餘衆皆散鵝兒渾城內有漢人十  
九名亦殺之又捉中箭傷者六人太祖復深入其箭令帶箭往南朝傳信可將薩人尼康外  
部送來不然我必征汝矣遂回大明官遣使召尼康外部詎入中國豈有送出之理爾可自  
來殺之太祖曰汝言不足信莫非誘我入耶使者又言若不親往可少遣兵去即將尼康外  
部與汝太祖令戒沙帶四十人往大明及至尼康外部一見即欲登臺避而臺上人已去  
其梯尼康外部遂被戒沙斬之而回大明因前誤殺太祖父祖自此每年與銀八百兩麟段  
十五疋以了其事丁亥年太祖於首里口虎欄哈達下東南河二道一名夾哈一名首里夾  
河中一平山築城三層啓建樓臺六月二十四日定國政凡作亂竊盜欺詐悉行嚴禁又率  
兵征折陳部阿兒太冠其山城殺之八月內介厄一都把士魯領兵取巴里代城厄一都承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八

命前進至渾河時水氾漲不能渡遂以繩連軍士之頸拽而渡之厄一都領壯士數人夜暨  
梯攻之及登城城上人迎敵厄一都跨城墜而戰中傷約五十處猶死戰不退城中人遂皆  
潰走即乘勢取其城而回太祖領兵往攻洞城克之招降其城主甲海而回戊子年四月有  
哈達圖萬汗孫女阿敏姐胡其兄戴那達妹與太祖爲妃親迎之于洞城坐曠野  
以待時一人乘馬帶弓矢過於前太祖訊左右爲誰左右對曰東果部人名紐安肩善射本  
部無出其右者太祖遂令人喚至是對面一柳相距百餘步令射之紐安肩即下馬挽弓射  
五矢止中三矢上下不一太祖連發五矢皆中衆視之五矢攢於一處相去不過五寸蓋  
塊木而五矢始出戴那同妹至太祖設宴成禮遂納之時有酸之會長名葛兒氣暖兒戈  
率本部軍民歸太祖以其子非英凍爲大臣又東果部酋長克繼孫阿哩亦率本部軍民  
歸太祖以其公主嫩姐妻之授以大臣之職又鴨里古酋長胡喇虎殺兄弟族衆率軍民來  
歸將其子胡里罕賜姓覺落爲養子亦授大臣之職太祖遂招徠各部環滿洲而居者皆爲  
削平國勢日盛與大明通好道人朝貢執五百道勅書領年例賞物本地所產有明珠人參  
黑狐玄狐紅狐貂鼠猞狸獐虎豹海獺水獺青鼠黃鼠等皮以備國用撫順清河寬奠曷  
四處關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資因此滿洲民放國富初太祖如夜黑其國主揚機奴見其相



貌非常嘗我有小女堪為君配待長婦姻太祖曰若婦姻吾願聘汝長女楊機奴答云我非  
惜長女不與恐不可君意小女容貌奇異或者稱佳偶耳太祖遂聘之楊機奴故後子納林  
卜禱於是年九月內親送妹于歸太祖率諸王臣迎之大宴成婚即天聰皇帝母也是年太  
祖率兵攻王家城夕過東勝備忽天墮一星其大如斗光芒徹地衆馬皆驚兵至王家城尅  
之殺酋長帶肚兒根己丑年太祖率兵往攻趙家城酋長寧谷欽章京太祖伏兵趙家城  
下城內兵百餘出遇伏兵射之敵兵直衝太祖所立之處欲奔入城太祖獨入百人中手刃  
九人餘衆四散未得進城圍四口其城將陷我兵少懈四出撈掠牲畜財物喧嘩爭奪太祖  
見之解甲與大將奈虎曰我兵爭此微物恐自相殘害爾往諭禁之奈虎至不禁人之撈掠  
亦隨衆掠之太祖將已解甲復與把兒代令往取奈虎鎗甲來以備城內衝突把兒代復隨  
衆撈掠忽城內十人突出有族弟王善被敵壓倒於地跨其身將以鎗刺之太祖一見身無  
甲冑挺身馳往發一矢中敵面頰應弦而死救起王善克其城殺率谷欽而回辛卯年太祖  
遣兵攻長白山鴨綠江部盡克之而回時夜黑國主納林卜禱部下宜兒當阿羅斯漢二  
人來謂太祖曰兀哈喇達夜黑輝發滿洲二國也豈有五王之理爾國人乘我國人寡可  
將額兒派架孔木二處擇一讓我太祖答云我乃滿洲爾乃虎倫爾爾雖大我不得取我國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雖大爾亦不得取我國非牲畜可比焉有分給之理爾等皆執之臣不能極力諫主奈何  
忝爾來相告耶日畢令回夜黑哈達輝發三國會議各遣使來夜黑主納林卜禱差尼哈里  
免兒德哈達國主孟革卜爾差代某布輝發國主擺銀答里送阿喇比至太祖宴之內免  
兒德起向太祖曰我主有命遣我來言欲言又恐觸怒見責太祖曰爾主之言與爾無干何  
為責汝如彼以惡言來我亦以惡言往免兒德曰昔案地不與令投順不從兩國若成嫌隙  
只有我兵能踐爾境諒爾兵敢履我地耶太祖聞言大怒擊刀斷案曰爾主弟兄何常與人  
交馬接刀碎爛甲冑經此一戰耶昔孟革卜爾差都叔姪自相擾亂如二童爭骨謂兒德  
云云爾等乘亂襲取何故視我如彼之易也爾地四周果有邊垣之阻耶吾即畫不能往夜  
亦能至彼處信其奈我何徒張大言胡為乎昔我父彼大明誤殺與我勅書三十道馬三十  
匹送還屍首坐受左都督勅書續封龍虎將軍大勅一道每年給銀八百兩蟒段十五疋汝  
父亦彼大明所殺其屍骸汝得收取否遂書前言道阿林恰復之諭之曰爾到彼處當斷之  
若懼而不斷即住于彼處勿復見我勅書令行時布戒貝勒預知接至家欲視其書阿林恰  
將書當面朗誦布戒曰此書我已知之何必送與吾弟阿林恰曰我主命對二主而斷若  
止見貝勒難復主命布戒曰吾弟出言不遜汝主恨之誠是但恐見此書怒責汝也言畢乃

收其書阿林恰遂回時滿洲長白山所屬朱舍里內陰二衛同引夜黑兵將滿洲東界葉臣  
所居洞寨劫去太祖正坐樓上諸將聞而告之太祖曰任伊劫去豈有水能過山火能險河  
之理朱舍里內陰是我國國乃敢遠附異國之夜黑劫掠我寨蓋水必下流朱舍里內陰二  
部終為我有矣癸巳年夜黑國主布戒納林卜禱貝勒因太祖不願糾合哈達國主孟革卜  
爾兀喇國主滿太輝發國主擺銀答里四國兵馬於六月內劫去戶布恰寨太祖即率兵追  
之時哈達兵已歸我兵直抵其國是夜太祖以步兵伏于中途少帶兵從亦取哈達國富兒  
家奇寨而回時哈達國追兵至富兒家奇寨太祖欲誘敵至伏兵處恐追兵復回乃令兵前  
行獨身為殿以誘之于是敵兵追至前一一人舉刀迎之後三人併馬來戰太祖自思後追者  
三人無妨若前一人迎面來恐傷而目欲射之時敵在右不便射因轉弓過馬首射中敵  
人馬腹其馬驚躍後三人乘太祖發矢之會一齊殺來太祖馬驚躍幸右足板鞍備得復  
騎發一矢射孟革卜爾馬仆地其家人代因布戒將自馬與主乘之代因布戒步奔而回太  
祖仍率馬兵三人步兵二十餘迎之敗其敵衆殺兵十二人獲甲六副馬十八匹而回九月  
內夜黑國主布戒納林卜禱哈達國主孟革卜爾兀喇國布占太輝發國主擺銀答里  
嫩江蒙古那兒沁國主覺爾代莽古明安實伯都兒哈都朱舍里衛主慈冷革內陰衛主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搜獲寨革九國兵馬會聚一處三路而來太祖聞之遣兀里堪東探約行百里至一山嶺  
烏鴉羣噪不容前往回時則散再往羣鴉撲面兀里堪回備述前事太祖曰可從加哈向渾  
河探之及至夕見渾河北岸敵兵營火如星密佈即起行過夏爾嶺兀里堪探的飛報太  
祖言敵國大兵將至時近五鼓矣太祖曰人言夜黑國不日兵來今果然也我兵夜出恐城  
中人驚待天明出兵傳諭諸將首舉復寢寢代皇后推醒太祖曰今九國兵馬來攻何故晚  
睡是昏耶抑畏懼耶太祖曰畏敵者必不安枕我不畏彼故熟睡耳前聞夜黑兵三路侵我  
來期未的我心不安今日已到我心始定我若有欺騙處天必罪我我常畏之我承天命各  
守國土彼不樂我安分反無故糾合九部之兵欺害無辜之人天豈祐之言訖復睡以息精  
神天明飯畢率諸王臣謁廟再拜祝曰天地三光萬靈神祇我兒哈奇與夜黑本無事故  
今彼引兵攻我惟天察察又拜祝曰願天令敵垂首祐我奮揚兵不遺糧馬無斷續叩祝畢  
率兵至拖素寨立於津波處諭之曰爾等可盡解臂手頓項留於此若傷賊傷頸命是聽  
不然身受拘束難以勝敵我兵輕便必獲全勝矣衆遵令盡解之行至加哈處有城守奈虎  
山坦來告曰夜黑兵辰時已到爾加哈關見勢不能尅往攻黑機革城敵兵甚多衆皆失色  
有加哈一人名額塔里後至呼曰貝勒何在我兵見有幾何言訖登山望敵勢向太祖曰若

以來兵爲多我兵亦不少昔與大明交戰彼兵漫山遍野我兵二三百尙敗其衆今我兵有膽氣驍勇必敗此兵若不勝我甘軍法于是衆心稍安太祖遣人往探曰來兵若欲回今晚即擊之否則明日再戰哨探報敵兵扎立營寨搬運糧草太祖亦安營是晚夜黑營中一人逸來曰夜黑布戒貝勒納林卜薩貝勒兵一萬哈達孟格卜薩貝勒兀喇布古太貝勒輝發擺銀答里貝勒兵一萬蒙古那兒沁費爾代貝勒莽古貝勒明安貝勒實伯都爾兒哈兵一萬共兵三萬我兵聞之又皆失色太祖曰爾衆無憂我不使汝等至于苦戰吾立險要之處誘彼來戰彼若來時吾迎而敵之誘而不來吾等步行四面分列徐徐進攻來兵部長甚多難亂不一諒此烏合之衆退縮不前領兵前進者必頭目也吾等即接戰之但傷其二頭目彼兵自走我兵雖少併力一戰可必勝矣次日平明起兵夜黑兵先攻黑機草城未下是日又攻時太祖兵列陣於古勒山險要之處與黑機草城相對令諸王大臣等各率同山兵分頭預備布陣已完遣厄一都領兵一百挑戰夜黑見之遂不攻城收兵來敵滿洲兵一戰殺九人夜黑兵稍退有布戒先入所騎之馬被木撞倒有滿洲一卒名弄談即向前騎而殺之其兵大敗夜黑貝勒等見布戒被殺皆痛哭其同來貝勒等大懼並皆脫服各不顧其兵四散而走明安馬被陷棄鞍赤身體無片衣騎驕馬脫出太祖縱兵掩殺屍滿溝渠殺至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一

哈達國叙哈爾南弄黑速之處是夜結繩網路殺敗兵甚衆次日一人生擒布古太跪見太祖曰我待此人欲殺之被自呼毋殺許與贖貨因此縛來太祖問曰爾何人也其人叩首答曰我畏殺未敢明言我乃兀喇國滿太之弟布古太今被擒生死只在貝勒太祖曰汝等會九部之兵欺害無辜天厭汝等昨日布戒已經殺死彼時若得汝亦必殺矣今既來見豈肯殺汝語云生人之名勝于殺與人之名勝于取遂釋其縛賜給糧糶養之是戰也殺其兵四千獲馬二千匹蓋甲千副滿洲自此威名大震初朱舍里都長悠冷革軍京竹九部兵來故太祖十月內遣兵招服之又內陸都搜羅革革失二人聚七村人據佛多古山而居太祖於閏十一月命厄一都爾蓋扎兒胡七維科落三人領兵一千圍佛多古山日每攻擊三月而下斬搜羅革革失即日回兵甲午年蒙古那兒沁部明安貝勒勝兒勝部撈扎貝勒始遣使往來於是蒙古各部長遣使往來不絕乙未年六月太祖領兵伐輝發都擺銀答里貝勒尅取多必城斬守將克充革蘇猛革二人而回丙申年二月大明國遣官一員高麗國亦遣官二員從者共二百人來太祖令部兵盡甲親迎至妙弘那地界接入大城以禮相叙公事畢辭別而去先陣所擒布古太恩養四載至是七月太祖欲放歸令亮兒空黃占撥兒孔非英占二人護送未至其國時布古太兄滿太父子二人往所屬控燻撫處修邊墾塚父

子滿其村內二婦其夫夜入將滿太父子殺之及布古太至日滿太叔父與泥牙貝勒謀殺布古太欲奪其位其護送二大臣保守門戶甚嚴不能加害於是與泥牙殺夜黑而去布古太遠避兄位爲兀喇國主護送二人辭回十二月布古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猶父子將妹滿泰送太祖弟委兒哈奇貝勒爲妻即日設宴成配丁酉年夜黑兀喇哈達輝發同遣使曰因弄等不道以至於敗兵損名今以後弄等更守前好互相結親於是夜黑布羊古妹欲與太祖爲妃金台石女欲與太祖次子帶弄貝勒爲妻太祖乃備鞍馬盡甲物以爲聘禮更殺牛設宴宰白馬割骨設酒一盃內一盃血土各一碗掃血會盟四圍相繼而誓曰自此以後若不結親和好似此屠牲之血踐踏之土則割之骨而死如踐盟和好食此肉飲此血福壽永昌誓畢太祖亦誓曰汝等應此盟誓則已不然再待三年果不相好必統兵伐之後蒙古得罪太祖命木哈量伐之獲馬四十四匹時納林卜薩背盟將所獲盡奪之仍擒木哈量送與蒙古又將金台石之女與蒙古勝兒勝部戒沙貝勒結親其布古太亦因與夜黑通將滿太妻都都庫氏所玩銅鏡遺使送與納林卜薩又將滿洲所屬幹兒哈部內按捺拉庫內河二處會長落吞剛石吞旺吉哈三人許獻夜黑請其使而招服之戊戌年正月太祖命幼弟把牙喇台吉長子出燕台吉與剛蓋非英凍扎兒胡七等領兵一千征接納拉庫星夜馳至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二

取其屯寨二十處其餘盡招服之獲人畜萬餘而回於是賜出燕台吉名煇把土魯把牙喇台吉名著里革免是年哈達孟格卜薩貝勒所居城北有血自湧流十二月布古太不忘其恩帶從者三百來謁太祖以弟委兒哈奇貝勒女厄石太妻之從甲五十副勅書十道以禮往送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卷之二

己亥年正月東海兀吉部內虎兒哈都二酋長王格張格率百人來貢土產黑白紅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兀吉虎兒哈都內所居之人每歲入貢其中酋長簡吉里等六人乞婚太祖以六臣之女配之以備其心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榜諭厄兒得爾爾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官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爾蓋厄兒得爾爾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譯字此非阿語乎阿語厄字下合一譯字此非厄語乎厄語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于是自將蒙古字編成國語頒行創制滿洲文字自太祖始三月始妙鐵開金銀礦是時哈達國孟革卜與野黑國納林卜因隙搆兵力不能敵孟革卜以三子與太祖為質乞援太祖命非英凍剛蓋二人領兵二千往助納林卜肅開之途令大明開原通事賈書與孟革卜曰汝執滿洲米援之將挾賈質子盡殺其兵如此汝昔日所欲之女吾即與之為妻二國仍舊和好孟革卜曰依言約夜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黑人于開原令二妻往贖太祖聞之九月發兵征哈達太祖弟委兒哈奇貝勒曰可令我為先鋒試看若何太祖命領兵一千前進行至哈達國哈達兵出城拒之委兒哈奇按兵不戰向太祖曰有兵出城敵太祖曰此來豈為城中無備耶委兒哈奇曰汝兵向後即欲前進委兒哈奇貝勒兵阻路遠遶城而行城上發矢軍中傷者甚多至初七日攻得其城有大臣楊古里生擒孟革卜孟革卜曰勿殺召至前跪見舉太祖以己之貂帽及豹掛賜而養之哈達國所屬之城盡招服之其軍士器械民財物皆歸于我子俱秋毫無犯盡收其國而回自此哈達國遠亡後太祖欲以女拜姑姬與孟革卜孟革卜為妾放還其國適孟革卜由私通贖御又與剛蓋通謀欲篡位事洩將孟革卜孟革卜與通姦女俱伏誅辛丑年正月太祖將拜姑姬公主與孟革卜孟革卜子與兒戶代為妻孟履皇帝不喜遺賚之曰汝何故破哈達據其人民今可令與兒戶代復國太祖迫于不得已仍令與兒戶代帶其人民而還後夜黑納林卜驍率蒙古兵頗侵哈達太祖姿萬曆皇帝曰吾已從命令與兒戶代還國矣今夜黑納林卜驍率兵屢次侵掠何故以吾所獲之國受制于夜黑萬曆皇帝不聽時哈達國人皆無食向大明開原城祈糧不與各以妻子奴僕牲畜易而食之太祖見此流離仍復收回是年太祖將所聚之衆每三百人立一牛驂厄真管屬前此凡遇行師出糧不論人之多寡

照依族寨而行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

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驂厄真厄真主也於是牛驂厄真為官十一月內兀喇國布占太送滿太之女名阿與太祖為妃太祖以禮迎之大宴成婚布占太先聘夜黑布戒之女後又聘蒙古那兒沁明安之女以孟甲十副貂裘猗狸裘共十領羊裘十領金銀各十兩駱駝六隻馬十匹鞍韉俱備為聘禮明安受其禮食言不與布占太私之仍欲聘太祖之女遂遣使求於太祖曰昔擒我于陣中留養之令為兀喇國主以女妻我前未幾岳丈知會以弊物聘夜黑并蒙古之女蒙古受禮而悔親岳丈既思我若宥我不告之罪再結一親暹相往來太祖允之又以弟委兒哈奇貝勒女媳恩姐至癸卯年遠大臣以禮往送為婚後太祖從虎欄哈達南崗移於黑禿阿喇處二河之間乃居焉築城居住宰牛羊三次犒犒火役是年中宮皇后疾篤恩母一會太祖遣人至夜黑往請后兄納林卜肅阻之止令家人南太來太祖曰我未幾葬於勇前掠我護卜擇葬後復率九國兵來侵我汝夜黑哈達兀喇驍發因前加兵侵我我自任其非各許互相結親幸白馬已當天盟誓今汝夜黑背前盟將我所聘之女與蒙古今爾妹病篤水缺之際欲母一見汝不容相會是我斷好矣既如此我何必諱言自今後爾家已成敵國我將築城汝地日為仇敵言訖令南太回九月內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中宮皇后薨后姓納喇名孟古姐姐乃夜黑楊樓奴貝勒之女年十四適太祖其面如滿月容姿妍麗器量寬洪端重非儂類柔順見逢迎而心不喜聞惡言而色不變口無惡言耳無妄聽不悅委曲隨從服侍合太祖之心始終如一毫無過失太祖愛不能捨將四婢殉之幸小馬各一百致祭齋戒月餘日夜思慕痛泣不已將葬于院內三載方葬于念木山於是太祖恨夜黑不令母子相會之仇遂於甲辰年正月初八日率兵往攻十一日至夜黑圍二城一曰張一曰阿氣部俱姓之收二城七寨人畜二千餘即班師乙巳年三月于城外復築大郭宰牛羊犒賞夫役五次曩時賈書與大明國以水浸潤大明人嫌滿推延國人恐水參離以耐久急售之價又其康太祖欲其熟曬乾諸王臣不從太祖不徇衆言遂煮曬徐徐發賣果得價格常是年蒙古驍兒部把岳衛打兒漢貝勒之子恩格得力台吉進馬二十匹來謁太祖曰越敵國而來者不過有所希圖而已遂厚賞之丙午年十二月恩格得力又引蒙古驍兒部五衛之使進駝馬來謁尊太祖為嶺都命汗之禮從此蒙古相往不絕丁未年東海幹兒哈都輩叛城主策穆德黑驍太祖曰吾地與汗相距路遙故順兀喇國主布占太只勒彼甚苦唐吾輩往接吾等眷屬以便來歸太祖令弟委兒哈奇與長子烘把土魯貝勒次子帶善貝勒與大將非英凍虎兒整等率兵三千往營救城撤接是夜陰晦

忽見旗有白光一耀與王大臣盡皆驚異以手摩之竟無所有靡之復然乘兒哈奇王曰吾自幼隨征無處不到從未見此奇怪之事想必凶兆也欲班師烘把土魯帶善二王曰或吉或凶兆已見矣果何據而遂欲回兵此兵一回吾父以後勿復用爾我矣言訖率兵驅進至蟹殼城收四周屯寨約五百戶先令非英凍虎兒整領兵三百護送不意兀喇喇布占太發兵一萬截於路虎兒難見之將五百戶眷屬扎營于山嶺以兵百名守一而馳報乘貝勒一面整兵二百占山喇營與敵兵相持經一夜次日兀喇兵來戰大將楊古里率乘奮力交鋒殺兀喇兵七人我兵止傷一人敵兵退回渡河登山畏懼無復敢來兩軍相持是日未時三王率兵齊至見之烘把土魯帶善二王策馬奮怒曰吾父索善征討今雖在家吾二人領兵到此爾衆毋得愁懼布占太曾被我國擒捉鐵鎖頸免死而主其國年時未久布占太猶然是身其性命從吾手中釋出豈天釋之耶爾勿以此兵爲多天助我國之感吾父英名夙著此戰必勝衆皆曰吾等願効死力遂奮勇渡河烘把土魯帶善二王各領兵五百二路登山而戰直衝入營兀喇兵遂敗有波可多貝勒被帶善王左手捉其盔頂殺之其子亦被殺生擒常朱父子并戶力布殺兵三千獲馬五千四甲三千副時追殺敗兵之際乘兒哈奇貝勒率五百兵落後立于山下至是方驅兵前進又被大山所阻及遠山而來未得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三

掩殺大敵是日晴明驟然陰雲大雪其被傷敵兵凍死甚多及班師太祖賜弟乘兒哈奇名爲打喇漢把土魯出爾齊勇當先賜名爲阿兒兔土門帶善與兄併力進戰殺波可多賜名爲古英把土魯常齊納奇布二將負太祖所托不隨兩貝勒進戰破敵領兵百名與打喇漢貝勒立于一處因定以死罪打喇漢把土魯懇曰若殺二將即殺我也太祖乃宥其死罰常齊銀百兩齊納奇布所屬人民五月太祖命幼弟着里革免貝勒大將厄一都非英凍虎兒慈蝦等率兵一千往征東海兀吉部取黑十黑教莫和所羅佛內黑三處獲人畜二千而回九月六日夜有氣從崑崙出向東直冲輝發國七八夜方沒又有氣自西方從星出月餘方沒時輝發國擺銀答里貝勒族衆多投赴夜黑其部屬亦有叛謀擺銀答里聞之以七酋長之子爲質借兵于太祖太祖以兵一千助之有納林卜祿賺擺銀答里曰爾若撤回所質之人吾即反爾投來族衆擺銀答里信其言乃曰吾將安居於滿洲夜黑之間矣遂撤回七酋長子復以子與納林卜祿爲質納林卜祿竟不反其族衆擺銀答里復遣大臣告太祖曰曠者誤信納林卜祿賺言今仍欲倚汗爲生乞將汗女先許常齊之子者賜我爲婚太祖遂罷常齊之親而許之後擺銀答里背盟不娶太祖遣使謂之曰汝曾助夜黑二次加兵于我今又聘吾女而不娶何也擺銀答里飾詞以對曰吾曾質子於夜黑俟質子歸吾即往娶與爾合

謀矣隨將城垣修築三層以自固質於夜黑之子亦撤回于是太祖復遣使曰今質子已歸汝意又何如也擺銀答里侍城垣已固雖絕親太祖即於九月九日率兵往伐其國十四日兵到即時討之殺擺銀答里父子屠其兵招服其民遠班師輝發國從此滅矣戊申年三月太祖命子阿兒哈兔土門及姪阿敏台吉領兵五千往兀喇部圍其慈山城冠之殺千餘人獲甲三百副盡收人畜而回時兀喇布占太與蒙古鄂兒沁魯剛代貝勒合兵出兀喇城約二十里遙見我兵之勢難敵遂回是年太祖欲與大明國和好謂羣臣曰俗言一朝爲惡而後終身爲善而不足今欲與大明國昭告天地以通和好言畢遂會遼陽副將撫順所備禦宰白馬祭天刻誓辭于碑曰各守皇帝邊境敢有竊踰者無論滿洲與漢人見之即殺若見而不殺殃及于不殺之人大明國若負此盟廣事巡撫總兵遠陽道副將開原進參將等官必受其殃若滿洲國負此盟滿洲必受其殃誓畢沿邊立碑以爲記布占太見其異慈山誠被寇大懼遣使往來欲守前好於九月擒夜黑十人付太祖之使殺之自此布占太道大皇求求曰吾累次背盟獲罪于恩父誠無顏面若得恩父之女與我爲妻吾永賴之太祖復將生女木庫石公主妻之遣侍臣以禮儀往送己酉年二月太祖遣使申奏大明國曰降朝鮮境韓兒哈部乘吾所屬有人朝鮮者乞傳諭查與故奏萬曆皇帝遣使諭朝鮮國查千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四

餘戶與之十二月太祖命胡兒剛蝦領兵一千征東海兀吉部所屬呼夜術冠之獲人畜二千而還因有功賞胡兒剛蝦蓋甲馬四匹賜名大兒漢蝦時兀吉部內瑞粉術衛長吐朗乃夙附太祖者被本部押攔衛人擄去庚戌歲十一月太祖命厄一都領兵一千往兀吉部內那木都魯瑞粉術古塔尼孃又四術將其酋長康孤里康都里昂孤明喇吐惡洛合併革尼哈里湯松剛夜革樹等盡招服之令其舉家先赴滿洲復領兵擊押攔衛人畜萬餘而回辛亥年二月太祖查本國寒苦曠夫千餘皆給配中有未得者發庫財與之令其自娶于是民皆大悅七月太祖命子阿布太吉非英凍雄科落等領兵一千討兀吉部內兀兒孤沉木冷二術皆取之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漢把土魯年四十八歲生六子長曰阿敏次曰扎撒革吐三曰土龍四曰債桑孤五曰吉兒剛郎六曰非揚古時東海虎兒哈部內扎古塔處居民來附太祖賜甲三十副此民將所賜之甲送與兀吉部內查哈最處居人被于木上射之又受兀喇國布占太招撫布正十二月命阿哩厄夫厄一都打喇漢蝦三人領兵二千征虎兒哈術圍扎古塔城三日招之而不服遂拔其城殺兵一千獲人畜二千相近之術皆招服將土勒術厄勒術二酋長及人民五百戶收之而回壬子年昔蒙古鄂兒沁部明安貝勒常從夜黑九部兵來戰敗乘驛馬逃回至是已二十年矣太祖聞其女頗有豐

委遣使欲娶之明安貝勒遂絕先許之婿送其女來太祖以禮親迎大宴成婚時布古太復背盟掠太祖所屬兀吉部內虎兒哈衛二次及欲娶太祖所定夜黑國布戒貝勒之女又以能箭射太祖姪黃蓋鳴鼓樂沿兀喇河岸而行布古太領兵出城迎敵至河邊見滿洲兵盤兀喇國太祖張黃蓋鳴鼓樂沿兀喇河岸而行布古太領兵出城迎敵至河邊見滿洲兵盤甲鮮明兵馬雄壯衆皆失色無鬥志太祖遂沿岸而下尅其五城直抵于河西岸距布古太居城二里克其金州城安營十月初一日太祖出營以太宰告天祭旗忽見東南有氣雲白二色直冲兀喇城北我兵屯留三日遣兵四出盡焚其糧兀喇兵盡則出城對壘于河邊夜則入城歇息太祖二子莽古泰貝勒皇太極貝勒欲渡河擊之太祖曰不然汝等出言非若浮面取水之易也須探其底裏耳欲伐大木豈能驟折必以斧斤伐之漸至微細然後能折相等之國欲一舉取之豈能盡滅乎且將所屬城郭盡削平之獨存其都城如此則無復何以為主無民何以爲君遂燬所得六城焚其房殿回至伏兒哈衛安營布古太令兀巴海把土魯乘舟而來立於舟上呼曰恩父汗與兵無非乘怒而來今恩父之怒已息可留一言而去如此遣使三次布古太又親率六將乘舟來至河中于舟上頓首呼曰兀喇國即恩父之國也焚糧之火可息乎太祖披甲乘白馬率諸王臣直出飛軍前至河中水及馬腹厲聲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五

曰布古太先擒汝于陣中已死之身吾養之釋爲兀喇國主仍以三女妻之今欺蔑皇天后土背七次盟言擄吾所屬虎哈衛二次又欲強娶吾已聘夜黑之女又以能箭射吾女將女嫁汝異國原爲匹偶何令汝以能箭射之乎若吾女所爲不善當來告我天生愛新覺落人曾被誰責辱汝試言之百世以前汝或不知十世以來汝豈不知脫有之則汝射之爲是我兵之來誠非若其無之爾何故射吾女此受辱之名我將置之于心乎抑將徒抱于九泉乎語云寧鎖其骨莫毀其名吾非樂于舉兵開射吾女故親舉兵來布古太對曰或者人以讒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射汝女欲娶汝婚上有天在吾今在水上龍神亦鑒之似此讒言皆虛妄耳布古太部將拉布太扎兒胡七繼言曰汗有此怒豈遣一使來問太祖曰拉布太我部下豈無似汝之人汝向以射吾女爲無此事娶吾婚無妄言耶若事有不實須再問事已的矣何以問爲此河安有不結之日吾兵豈有不復臨之理彼時汝能當吾之刀乎布古太大驚止拉布太勿言布古太弟勝兒胡七繼言曰汗若寬大其度請決一言而行太祖曰爾果未射吾女娶吾婚可將汝子並大臣之子爲質方見其真不然吾不信也言畢遂回營在兀喇國存五日至兀喇河邊於俄兒紅童處一觸虎山上以木爲城留兵一千而回十二月有白氣起自兀喇國趨太祖宮樓南直至虎欄山自此太祖以布古太或有和好之意延

及一年又聞布古太欲將女查哈量男歸諸及十七臣之子送夜黑爲質娶太祖所聘之女又欲囚太祖二女發非年正月親率大兵征之布古太據十八日送子與夜黑爲質太祖大兵十七日已至攻取扎塔城領兵前進尅多俄莫二城屯兵次日布古太率兵三萬越弗兒哈城迎敵太祖部下領兵諸王大臣欲抵敵太祖止之曰豈有伐大國能遣使之無子遣乎仍將前諭之言復申之太祖子古英把土魯姪阿敏及非英凍呵里厄夫打喇漢蝦厄一都維科落等奮然曰初恐布古太不出城尙議計賺之今彼兵既出捨此不戰與兵何爲厲兵秣馬何用布古太倘娶夜黑女其恥辱當何如後雖征之無益矣今人強馬壯既至此可與一戰太祖曰爾國兵連必吾與子及五大臣身先之但惜諸王臣等恐有一二見傷非爲吾身快懼而止之也乃怒而言曰蒙皇天眷助吾自幼于千百軍中孤身突人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幾經屢戰今既欲戰即當戰言畢遂被甲進戰其諸王臣軍士惟恐不戰正思慮間及聞進戰聲放躍憤聲如雷震動天地軍士盡甲太祖決破敵下城之策諭軍士曰倘蒙天佑能破敵兵可乘勢奪門取城遂前進布古太率三萬兵步行列陣以待兩軍相距百步滿洲兵亦下馬進戰太祖見兩軍之矢如風發雪落聲如羣蜂殺氣衝天心中燥甚遂殺入諸王臣軍士皆奮勇衝擊兀喇兵遂敗十損六七其餘拋戈棄甲四散而逃滿洲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六

兵乘勢奔奪門遂取其城太祖登城坐西門樓上時布古太領敗兵不滿百奔城而來其城早已被尅上壁太祖旗幟遂大驚及奔回被古英把土魯領一旅兵截之布古太見勢不能敵遂衝突而走折兵大半餘皆潰散布古太僅以身免投夜黑國去獲馬匹盔甲器械無算兀喇國所屬城邑皆歸附存兵十日降賞有功將士兀喇兵敗後有覓妻子投來者盡還其眷屬約萬家其餘人畜散與衆軍即回兵兀喇國自此滅矣太祖謂諸王臣曰爲國之道心貴忠謀貴密法令貴嚴至於洩密謀慢法令者無益於至道乃國之祟也吾所言果皆是歟若有拂戾處汝等勿勿而從一人之智慮幾何汝等之言豈無有當處宜各盡言所知太祖遣使如夜黑國言布古太陣中破擒應伏誅吾養之連妻以三女因與我爲仇故怒而征之乃破其國身投汝地當獻與我如此遣使三次夜黑國金台石布羊姑貝勒不與太祖於九月初六日領兵四萬征夜黑時有逃者將聲息預聞於夜黑夜黑遂收張吉當剛二處部衆獨兀蘇城有痘疫未收去太祖兵至圍兀蘇城招諭之曰城中軍民降則已不然必攻取之城中人曰若養之則降况汝師衆如林不絕如流蓋甲鮮明如三冬冰雪吾等焉敢抗拒言訖守將散脫故石木二人開門出降叩見太祖以金盃賜酒將所戴東珠金佛帽併衣服之其張城吉當剛城兀蘇城押哈城黑兒蘇城何敦城勝布七拉城俄及塔城大小共十九

處盡焚其房殿遂收兀蘇降民三百戶而回時金台石布羊姑使大臣歸太祖於萬曆  
帝曰哈達輝發兀喇已被盡取矣今復侵吾地欲削平諸部然後侵汝大明取遼陽為都城  
開原鐵嶺為牧地萬曆皇帝信之遣使來謂太祖曰自今汝勿侵夜黑國若首從吾言是存  
我體統若不從吾言後必有侵我之日遠道遼東馬時柘周大歧帶鎗砲手一千衛夜黑二  
城太祖聞之修齊曰吾國與兵原為夜黑哈達兀喇輝發蒙古皆伯利兒恰九國于癸巳年  
會兵侵我上天罪彼故令我勝于時殺夜黑布戒生擒兀喇布占太至丁酉年復盟宰馬敵  
血互結婚姻以通前好後夜黑負盟將原許之女悔親不與布占太乃吾所恩養者因與我  
為仇伐之殺其兵得其國彼身投夜黑又留而不發故欲征之吾與大國有何故乃使犯乎  
齊畢親齎請撫順所于二十五日至一曠野處名古勒卯時日出兩傍如門青紅二色祥光  
垂照隨行不已太祖一見遂率乘拜之其光乃止廿六日辰時至撫順所遊擊李永芳出三  
里外迎之馬上拱揖接入教軍場將書與之不移時即還甲寅年四月萬曆皇帝遣守備蕭  
伯芝來詐稱大臣乘八樓橋作威勢強令拜禮述齊中古今興廢之故種種不善之言太祖  
曰嚇我之書何為下拜善言善對惡言惡對竟不覽其書令之回四月十五日蒙古扎哈衛  
精農貝勒之女與太祖次子古英把土魯貝勒為婚貝勒親迎大宴以禮受之二十日蒙古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七

扎哈衛內七漢送妹與太祖三子莽古泰貝勒為婚貝勒親迎大宴仍以禮受之蒙古耶兒  
沁鮮貝勒送女與太祖四子皇太極貝勒為婚貝勒親迎至輝發國胡里氣山城處大宴以  
禮受之十一月遣兵五百征東海之南兀吉都押圖石隨二衛收降民二百戶人畜一千而  
回十二月蒙古扎哈衛兒吉格貝勒送女與太祖子得格魯台吉為婚台吉親迎設宴以禮  
受之乙卯年正月蒙古耶兒沁氣空戈落貝勒送女與太祖為妃迎接設大宴以禮受之三  
月二十八日寅時天有黃色人面映之皆黃太祖降殿中辰時方明四月于城東阜上建佛  
寺玉皇廟十王殿其七大廟三年乃成是時萬曆皇帝命廣寧總兵張承胤巡邊承胤奉命  
巡邊回遣通使索爾胤曰今欲更立石碑以汝居處為吾地其叙哈法納哈三七拉三處所  
種之田勿覆可收汝人民退居太祖曰吾世祖居耕種之地今令棄之想爾心變故出此  
言也吾聞古人云海水不溢王心不變帝今反常謹助夜黑吾國所種之田又不收復覆而  
令退居吾豈敢遂上命然不願治平而願起事念吾小國若受小害汝大國自受大害矣吾  
非大國欲退即退試看汝大國何以收拾若成仇敵非吾一身之患汝以兵乘國大欺彼我  
也然大國成小國成大皆出于天汝若一城屯兵一萬城自煩擾若止屯兵一千城中軍  
民皆為吾俘物矣通使索爾胤曰此言太過矣遂去自此大明遂侵占疆土立石碑于邊外

甚多六月初夜黑布羊姑以妹許太祖受其聘禮又欲與蒙古聘兒郎部鮮貝兒太吉乃  
哈達輝發兀喇之子也諸王臣曰聞夜黑將汗聘之女欲與蒙古所可恨者莫過于是當此未與之先可速  
起兵若已與之乘未嫁時攻其城而奪之况此女汗所聘者非諸王可比既則之安得坐視  
他適皆力諫與兵不已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違婚之事與兵則不可蓋天生此  
女非無意也因而填哈達輝發兀喇使各國不睦于戈擾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與  
我而與蒙古是壞夜黑釀大變欲以此事激我忿怒故如是也今盡力征之雖得其女諒不  
久而亡反成災患無論與何人亦不能久啓豐壤國已極死期將至矣諸王臣反覆諫之必  
欲與兵太祖曰吾以怒而與師汝等猶當諫之况吾所聘之女為他人娶豈有不恨之理乎  
尙棄其忿恨從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昔畢令調到人馬皆回其女聘與蒙古未及一年果  
亡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歲已受聘二十年矣彼大明遣兵為夜黑防禦夜黑遂倚  
其勢轉嫁與蒙古今可侵大明太祖不允曰大明以兵衛夜黑自有天鑒之任彼悠久滿洲  
與夜黑均異國也大明自以為君臨天下是六合之主何獨為吾一身之主不審是非特勢  
橫加侵奪如逆天然夜黑乃天不佑之國也既遣兵為之衛吾且聽之汝等急何為也若侵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八

大明合乎天自佑之天既佑則可得矣但我國素無積儲得人畜何以為生無論不足  
以養所得人畜即本國之民且待斃矣及是時先治其國固疆圍修邊關務農事務積貯遂  
不動兵乃諭各牛錄每十人出牛四隻于曠野處屯田遺倉積糶于是設倉官十六員吏八  
員執掌出入十月初四日出獵宿于牧奇次日卯時日兩傍有青紅色祥光又對日有藍白  
光三道繞日似門隨太祖而行太祖率乘拜之其光遂止十一月太祖遣兵二千征兀吉都  
東厄黑枯稜城木城兀吉都納哈枯稜招之不服遂吹螺布兵拆其樓越三層城攻取其城殺  
人八百俘獲萬餘收降五百戶而回太祖謂羣臣曰語云心貴正大子竊思之心之所貴者  
莫過於正大也卿等庸人勿曰吾何故使疎者反險親也切莫拘根某擇心術正大者薦之  
莫因仕族之多輒為援引擇有才者舉之在位凡為政得一材一藝猶難但可以資政之人  
即薦之可也太祖出獵時天降雪已霽恐草木之浮雪濕衣將衣插之時有隨太祖者布陽  
姑蝦押哈木二人見之乃私謂曰何所不有而惜此衣豈進獵也太祖聞之笑曰吾非為無  
衣而惜之但惜無益耳與其濕于雪易若以新者賜汝等豈不美哉以濕雪之衣賜汝何  
美之有吾所惜者為汝等惜也太祖謂羣臣曰天作之為君君命之為臣卿等當念所任之  
職有能理國政者知之則勿隱今國事繁瑣須多得人各任之以事倘治國統軍者少則

濟事幾何若有臨陣英勇者賜以官賞有幹剛忠良者用以佐理國政有博通古今者用以講古今有才堪宜賓客者用以宴賓客各處搜羅可也太祖謂諸王曰賢者不舉則賢者何由而進不肖者不退則不肖者何由而進汝等宜乘忠直切勿貪婪均平之大德莫過於忠直吾夙好忠直從來未嘗汝等當留心又曰金才者有幾夫一人之身才技有長短處事亦有工拙有陣中之勇若于理國則拙而無用有宜于陣中者于從軍則無用矣自是任用皆隨其材太祖削平各處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錄厄真五牛錄立一扎欄厄真五扎欄立一因山厄真因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行軍時若地廣則八固山並列隊伍整齊中有節次地狹則八固山合一路而行節次不亂軍士精神行伍整紛雜當兵刃相接之際披重鎧執利刃者令為前鋒披短甲者令為善射者自後衝擊精兵立于別地觀望勿令下馬勢有不及處即接應之預設勝負謀略戰無不勝攻城破敵之後功罪皆當其實有罪者即至親不貸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敵不遺必加賜賞用兵如神將士各欲建功一聞攻戰無不忻然攻則爭先戰則奮勇賊如雷勢如風發凡遇戰陣一鼓而勝又立理國政聽諸大臣五員都堂十員太祖五日一朝當天設案焚香以善言曉諭國人宜上古成敗之計凡事都堂先審理次達五臣五臣詢問再達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九

諸王如此循序問達令訟者跪于太祖前先開聽訟者之言猶恐有冤抑者更詳問之將是非剖折明白以直究問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矣太祖明敏才智法度得宜敬老尊賢聽遠佞恩及無告為國事日夜焦思上體天意下合人心于是滿洲大治欺詐不生拾物不取必歸其主若不得其主懸於衙門令認贖之五穀收穫畢犧牲畜于山野莫有敢竊者因是諸王臣會議稱帝號遂表聞于太祖丙辰歲正月朔甲申八固山諸王率衆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臨殿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進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東蝦兒兒得爾榜爾接表兒兒得爾立于太祖左宜表額為列國沾恩明皇帝建元天命帝于是離坐當天焚香率諸王臣三叩首轉殿諸王臣各率固山叩賀正旦時帝年五十八矣大明邊民每年越邊竊採滿洲參礦果木等物擾害無極一日帝曰昔與大明立碑宰馬結盟原為杜其混擾今大明邊民累擾吾地吾殺濬越邊者亦不為罪遂于六月遣答兒漢蝦將越邊竊物之人遇則殺之約有五十餘時帝聞廣東新任都堂至乃遣綱里方吉納二人往見之都堂李維翰將綱里方吉納并從者九人各以鐵索繫之仍差人至滿洲謂帝曰吾民出邊汝當解還安得遽殺之帝曰昔聖碑盟誓若見越邊者不殺及于不殺之人何負前盟而如是強為之說使者曰不然但將首殺吾民者答兒漢蝦與抵罪則已不然

此事雖難甚以言通之帝不從使者曰此事已開于上乃不容隱者汝國豈無人乎盡將此等人獻之邊上殺以示衆此事遂息帝欲圖大明所拘之十一人還即于獄中取自夜所携十人解至撫順所殺之大明遂將所拘十一人放歸帝遣答兒漢蝦科落二將領兵二千征東海查哈爾都二將承命于七月十九日起兵行至兀兒委河造紅二百隻水陸並進取沿河南北寨三十有六至查哈爾南岸佛多落坤寨安營初查哈爾每年十一月十五二十中間方結松剛里河十一月初十五中間方結是年十月初一日答兒漢蝦維科落二人兵至其處見查哈爾河水未結獨對寨之處河寬二里橫結冰橋一道約六十步將士皆奇之忻然相謂曰此實天助一橋也領兵渡之取查哈爾都內寨十一處及兵復回其冰已解矣此西又如前結冰一道已渡冰復解後至十一月應時始結又招服陰答爾塔庫拉拉也 諸寨石拉折尼三處酋長四十人遂回兵至十一月初七日入城丁巳天命二年正月初帝納蒙古明安貝勒女已六年至是聞其來見于初八日與皇后率諸王臣迎至百里外付兒江阿拉處相擁于馬上隨宴訖明安貝勒以駱駝十疋馬牛各一百奉獻至十一日入城每日小宴越一日大宴留一月贈禮厚與人四十戶甲四十副及段正財物送三十里外一宿而還二月以皇弟打喇漢把十得都主孫帶與蒙古騎兒勝都巴約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

衛恩格得里台吉為妻是年遣兵四百沿東海地界收取離散不服之國至日遠將東海岸散居之民盡取之其負島險不服者乘小舟進取之而回戊午天命三年正月十六日晨有青黃二色氣直貫月中此光約寬二尺月之上約長三寸月之下約丈餘帝見之謂諸王臣曰汝等勿疑吾意已決今歲必征大明國時開原服陰答爾塔庫拉拉三處酋長四十人率家屬都乘約百餘戶來歸帝遣人以備糧往迎復以馬百匹令來官乘之二月內方至其歸順酋長列等賜職俱給妻奴牛馬房田衣物帝曰朕與大明國成盟有七大備慎此外小忿難枚舉矣今欲征大明因預與諸王臣畫策若明修攻其恐洩機于衆乃以蓋諸王馬院為名遂遣人七百伐攻其之本三月傳諭薩馬匹整頓甲器械其攻其之木慮大明通使或有事來見恐洩其機遂用以蓋馬房四月帝預攻戰之策諭領兵諸王臣曰平時以正為上軍中以智巧謀略不勞己不鈍兵為上若我衆敵寡我兵不令之見須伏于隱僻處少遣兵誘之誘而來是中計計若誘而不來詳觀其城邑之遠近相拒若遠即盡力追襲近則直抵城門使自擁塞而後殺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遇敵兵之衆勿令近我即回覓大兵然後轉敵所在若止二三處兵須酌量之此乃遇敵野戰之法也至于攻城當觀其勢可下則令兵攻之否則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損名矣夫不勞兵力而克敵者是智智巧謀略誠

為三軍之主帥若勞力雖勝何益當征戰之際最上者莫過於不損己兵而能勝敵者也  
 每牛祿作二雲梯派甲兵二十名以備攻寇自出兵日至班師日各軍勿得離本牛祿旗遠  
 者執之詳問其由若五牛祿之主不申法合於衆則五牛祿主及本牛祿馬各一匹若論之  
 不聽即殺梗令之人五牛祿主與牛祿等凡所委託之事若能勝其任則受委託若不能勝  
 則勿受不能勝任而強為之者其關係非止一身若率百人則誤百人之事率千人則誤千  
 人之事不知此事乃國之大事也至於攻寇城邑有一二先進者不足算若一二先之必致  
 傷如此者雖見傷不行賞即沒身不為功其首拆城者即為首功可報因山厄真錄之待環  
 攻之人俱拆畢然後固山厄真吹螺令各處兵並進此論四月十三壬寅時帝將步騎二  
 萬征大明臨行齊七大恨告天曰吾父祖於大明禁邊寸土不擾一草不折秋毫未犯彼無  
 故生事於邊外殺吾父祖此其一也雖有祖父之嫌尚欲修和好竹立石碑盟曰大明與滿  
 洲皆勿越禁邊敢有越者見之即殺若見而不殺殃及於不殺之人如此盟言大明背之反  
 令兵出邊衛夜黑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大明人每年竊出邊入吾地侵奪我以  
 盟言殺其出邊之人彼負前盟責以擅殺拘我往謁都堂使者綱孤里方吉納二人逼令吾  
 獻十人於邊上殺之此其三也遣兵出邊為夜黑防禦致使我已聘之女轉嫁蒙古此其四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一

也將吾世守禁邊之敘哈即山七拉注納哈即三係耕種田穀不容收穫遣兵逐之  
 此其五也邊外夜黑是獲罪於天之國乃偏聽其言遣人責備書種種不善之語以辱我此  
 其六也哈達助夜黑侵我二次吾返兵征之哈達遂為我有此天與之大明又助哈達逼  
 令反國後夜黑將吾所釋之哈達擄掠數次夫天下之國互相征伐合天心者勝而存逆天  
 意者敗而亡死於鋒刃者使更生既得之人齊介復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國之君宜為  
 天下共主豈獨吾一身之主先因糊籠部會兵侵我始與兵因合天意天遂厭糊籠  
 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夜黑如逆天然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妄為判斷此其七也凌辱至  
 極實難容忍故以此七恨與兵祝舉拜天焚表帝又謂諸王臣曰此兵吾非樂舉首因七大  
 恨餘難盡言矣忿恨已極故與此兵然陣中所得之人勿剝其衣勿奪其婦勿離其夫妻拒  
 敵者殺之不與敵者勿妄殺論說遂與諸王暨領兵諸將等鳴鼓樂謁玉帝廟而行營古勒  
 處宿之次日分二路進兵左側四固山兵取東州馬根單二處親與諸王率右側四固山  
 兵及八固山擺押拉即內兵也取撫順所行至空閑曠野處安營而宿是晚帝將先朝金  
 史講與恩格得里厄夫查哈量厄夫乃曰朕觀自古為君者身經征戰之苦  
 皆未得永享其尊今與此兵非欲圖大位而永享之但因大明累致我忿恨容忍不過無可

奈何故與師也是夜忽晴雨帝謂諸王臣曰陰雨之時不便前進可問兵大王曰與大明  
 和好久矣今因其不道故成仇隙與師已至其境若回兵吾等更與大明和好乎抑為敵乎  
 且與兵之名誰能隱之天雖雨吾軍有雨衣弓矢各有備雨之具更慮何物濡濡乎且天降  
 之雨乃憐大明之人使不意吾進兵此雨有利於我不利於彼帝善其言於夜亥時傳令軍  
 士方起行雲開月露乘兵分隊進夜進撫順邊兵有百里旌旗蔽空至十五日晨往圍撫順  
 城執一人齋書與遊擊李永芳令之降書曰因爾大明兵助夜黑故來征之最爾撫順遊擊  
 戰亦不勝今欲服汝輒深而南下汝設不降我前進若不戰而降必不擾爾所屬軍民仍  
 以原禮優之况爾乃多識見人也不特汝然縱至微之人猶超拔之結為婚姻豈有不超降  
 爾職與吾大臣相齊之理乎汝勿戰若戰則吾兵所發之矢豈有目能離汝乎倘中則必死  
 矣力既不支雖戰死亦無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屬軍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  
 城中老幼必致驚散爾之職位亦卑薄已勿以吾言為不足信汝一城若不能拔朕何以與  
 兵為失此機會後悔無及其城中大小官員軍民等果舉城納降父母妻子親族俱不使離  
 散是亦汝等之福也降與不降汝等熟思慎勿以一朝之忿而不信遠矣此機也李永芳覽  
 畢衣冠立南城上言納降事又令城上備守具滿洲兵見之遂舉雲梯以攻不移時即登城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二

永芳衣冠乘馬方出城降固山厄真阿凍引之永芳下馬跪見帝於馬上拱手答禮其攻城  
 相敵時死者死城已尅乃傳令勿殺皆撫之此舉下撫順東州馬根單三城舉兵五百餘乃  
 收兵各於所進之處安歇帝宿撫順十六日遣兵四千拆撫順城大兵回至撫順城東曠野  
 處會各營兵出邊至甲板安營論功行賞將所得人畜三十萬散給衆軍其降民編為一千  
 戶有山東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東西等處商賈十六人皆給路費書七恨之言付之令  
 歸其拆城兵四千亦至遂令兵六萬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歸國帝與諸王臣領四萬移  
 營復臨大明邊安營二十一日帝回兵距邊二十里至舍里甸方欲安營廣寧鎮守張承胤  
 遼陽副將顏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開滿洲大兵盡取撫順等處領兵一萬急追時滿洲兵  
 已出邊大明兵不敢逼近但臨尼觀視偵探報大王四王二王聞之令兵盡甲迎至邊隨  
 報帝曰彼兵非來與我為敵蓋欲詐稱驅吾兵出邊以誑其耳必不待我兵也乃遣厄  
 兒得尼榜諭令二王停兵二王奉命屯兵于邊上復回報曰彼兵若待我兵則戰若不待必  
 自走矣吾欲乘勢襲其後不然我兵默然而回彼必以我為怯不敢戰也帝然之遂帥大兵  
 前進大明兵分三處據山險掘壕列火器安營八固山列陣衝擊初風自西起及兵臨時其  
 風驟轉向敵營大明兵連放火砲我兵奮勇射之殺入其營說不可當大明兵遂敗二營皆



破死者伏屍相枕殺總兵副將參遊及千把總等官共五十餘員追殺四十里死尸絡繹不絕敵兵十損七八獲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無算是陣中滿洲折小卒二名回至邊安營論諸王臣奮勇前進者列等陞之積三軍彼傷之輕重以賞之二十三日兵宿於舍里甸是晚自西向東有藍黑氣二道橫亘天上二十六日遼國所得降民千戶父子兄弟夫婦俱無離散至於六親失散者查給伊親奴僕失散者查歸本主又與房田牛馬衣食牲畜器皿等物仍照大明國設大小官屬令李永芳統管將皇子阿布太貝勒那主妻之降為總兵團四月二十二日遣魯太監下商人二名開原人一名書七大恨付之令回國五月十七日帝率諸王臣統軍征大明至十九日進邊討撫安傑及花豹街三岔兒大小共十一堡二十日招服獲三屯其周圍有四保民招之不服遂攻取之大兵營於三岔兒堡留六口犒賞三軍均分所得人畜先令兵送人畜歸國又傳令衆軍沿屯搜掘糧窖速舉安營二十八日晨大霧卯時有紅綠白三色氣自天垂於營之兩傍上圓似門及起營時氣之兩頭墜於軍之前後相隨十五里方散六月二十二日廣寧巡撫道通事一名從者五名及前送齊者共七人來言兩國修好令送還所擄之人帝曰吾征戰所得者雖一人何可還哉若以我為是於所得之外更加金帛方和若以我為非我則不和征伐如故令來使回七月二十日帝率諸王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三

臣統大兵征大明入鴨綠關環攻清河其城守副將鄒備賢領兵一萬固守其中砲手約千餘兼滾木矢石齊下滿洲兵拆城擊梯攻之不避鋒刃躍入四面兵皆潰其城遂拔鄒備賢及兵衆俱殺之一堵牆餘場二城官民棄城走遂論功行賞舉起兵向遼陽行二日復撤回拆一堵牆餘場二城將周圍之糧運盡方班師當冠清河之日有大明副將賀世賢領兵五千出雙陽勝滿洲山林所居新東郭寨殺七人及妻子共約百餘而去時秋成帝命納鄰因德二人率四百衆往夾木和收穫夾木和在滿洲界凡河之間戒之曰晝則督農收刈夜則避于山險處當今宿南山明宿北山今宿東山明宿西山于受敵之處而能謹慎者斯為貴矣納鄰因德遠帝命被大明偵探潛窺數次至九月初四日總兵李如栢遣兵乘夜直抵收穫處殺七十人未曉而回其餘三百三十人得脫帝定二人遠命之罪籍納鄰之家因德家產半沒入官又以搜古得偵探不明籍其家三分之一帝與諸王臣議曰今與大明為敵我國居該與敵相遠其東邊軍士途路更遙行兵之時馬匹疲苦可將馬收於近邊地西近大明國於界凡處築城議定途經營基址收聚木石因天漸寒且止九月二十五日遣兵掠會安堡屠戮甚衆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斬于撫順關留一人割雙耳令執書回其書曰若以我為逆理可約定戰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搦戰若以我為合理可納金帛以了此事爾大

國乃行竊盜襲殺吾農夫一百廿殺汝農夫一千且汝國能於城內業農乎遂回兵至二十九日寅時東南有一道白氣自地衝天形如大刀約長十五丈寬丈餘十月十一日五更時東南更有白氣自星出約寬五尺而衝大明至十四日後不見其出氣之辰每夜向北斗漸移至二十九日直越北斗星自此以後不見十二日聞東海胡兒勝部長納哈答率民百戶來降命二百人迎之二十日至上陸殿降衆見畢設宴舉家來歸者列一處有遺業而來欲還家者另立一處其為首八人各賜男婦二十口馬十四匹牛十隻冬衣蟒段皮裘大團秋衣蟒袍小掛四季衣服俱備及房田等物其欲還者見之留而不去者甚多乃附信與還家者曰滿洲兵欲殺吾等爾我人畜財物汗以撫聚人民為念收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吾土所居弟兄眷屬可皆率之來十二月初二日遼東經略楊鶴遣承差李繼學同前放還者二人至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四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卷之三

己未天命四年大明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征夜黑令大王率將十六員兵五千于火  
哈爾防禦大明自將諸王臣統大軍起行初七日深入夜黑界自將特城精罕寨掠至夜黑  
城東十里將投城人畜皆載取之十里外所居屯寨大小二十餘處盡焚之又掠蒙古所牧  
生畜此輩古乃乃收兵離城六十里安營當進兵之日夜黑遣使往開原勸兵馬林處告急  
林遂領兵來助與夜黑合兵一處出城四十里見我兵勢重懼不能敵而退帝亦班師二十  
二日令大明使者李繼學及通使齎書回其書曰皇上若聲遠人之罪撤出邊之兵以我爲  
是解其七恨加以王封豈有不罷兵之理再將我原營及撫順所原有勦書五百道并開原  
所有勦書千道皆賜吾兵將我與大臣外加段三千正金三百兩銀三千兩二十六日令木  
哈量領兵一千收東海胡兒勝部遺民二月十五日遣人夫一萬五千赴界凡處運築城之  
石令騎兵四百衛之是月大明命總兵杜松翰林人王宜保定人趙夢麟陝西人劉綎江州人  
如柏遼東人馬林宣化人賀世賢翰林人副將麻岩大興人監軍廣寧分巡道張鈺海軍道康  
應乾河南人遼陽分守道周鳴鶴保定人開原道潘宗顏宣化人文武臣等統兵二十萬期滅滿洲  
諸臣承命起兵至遼陽經略楊鶴以二十萬兵號四十七萬遣滿洲人一名係取撫順時叛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投者于二十四日齊齊至言大兵征取滿洲領兵將帥及監軍文臣齊至三月十五日乘月  
明之時分路前進後大兵果會于瀋陽分爲四路約三月初一日齊出邊境合兵攻取滿洲  
都城約定遠起大兵進發乃分左側中路總兵杜松王宜趙夢麟軍道張鈺領兵六萬順  
潭河出撫順關右側中路總兵李如柏賀世賢軍道周鳴鶴領兵六萬往清河出鴨綠關  
左側北路總兵馬林副將麻岩軍道潘宗顏領兵四萬往開原合夜黑兵出三岔口右側  
南路總兵劉綎軍道康應乾領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奠口三月初一日諸王聚於大衙  
內辰時哨探飛報曰昨二十九夜見大明兵執燈火出撫順關此報尤未察聞其南方哨探  
又來報曰昨日未時大明兵自東郭而進諸王遂奏聞於帝帝曰大明兵來是實吾南方已  
有兵五百即將此兵捍禦之然大明故令吾南方預見其兵者是誘吾兵南敵其大兵必從  
撫順關來今當先戰此兵即時令大王與諸王臣領城中兵出正行間哨探又來報曰見清  
河路兵來大王曰清河路雖有兵其地險峻不能遠至姑且聽之吾等先往撫順關迎敵遂  
過加哈爾與答兒漢蝦按兵械帶四王因祀神後至日吾築城運石之人夫俱無器械界凡  
山巖險固儲大明將不惜其兵必極力攻之吾之人夫被陷將奈何吾兵急往其地人  
夫一見而心自慰矣大王與衆臣等皆皆其言即令兵盡甲未時行至太欄崗大王與答兒

漢蝦欲掩兵俟帝四王不悅曰何故令兵立于僻處當顯出遇敵布陣運石人夫見我兵至  
亦奮勇而戰矣厄一都曰貝勒之責誠是也吾等當向前立于顯處衆皆從之遂前進與大  
明兵對壘布陣我兵未至之先杜松王宜趙夢麟領兵前來時滿洲護衛人夫騎兵四百伏  
于撒兒湖山谷口伺敵大兵過半擊其尾殺至界凡河合運石人夫據于界凡之背障山險  
杜松兵圍而攻之山上騎兵率衆人夫一戰折大明兵約百人正攻守之際諸王俱至見大  
明兵二萬攻吉驛山又一枝兵立于撒兒湖山上大王二王三王四王謂衆臣曰吾夫內有  
衛兵四百更令兵一千登山協助往下街殺以右側四固山兵夾攻之其左側四固山兵可  
瞭防撒兒湖山敵兵言畢遂令兵一千往吉驛山帝至聞諸王曰汝等所議破敵之策若何  
諸王遂將前議告之帝曰天將晚即照此指揮可也今令右二固山兵益于左四固山先破  
撒兒湖山所立之兵此兵一敗其界凡敵兵自喪膽矣再令右二白旗固山敵望界凡敵兵  
俟汗兵自吉驛山下衝之際協力以戰時我兵離城三十里以內壯馬者先至後隨者陸續  
而進其遠方兵皆未至六固山兵進攻撒兒湖山敵兵布陣發砲接戰我兵仰射殺直破  
其營不移時殺得屍履成堆其助吉驛山之兵自山而下正衝擊之際右二白旗固山渡河  
前進夾攻之大明兵連發火砲接戰我兵奮勇衝殺遂破之橫屍堆積總兵杜松王宜趙夢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麟等皆死於陣中大明兵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軍器與屍骨于潭河者如解冰旋轉而  
下追殺大明兵二十里仆屍聯絡至灼動山天色已晚令兵沿途殺戮遺棄之兵大明左側  
北路總兵馬林兵是夜至向開山安營營壘並傳鈴周轉巡邏我兵見之遂星夜來報大  
王次日大王領兵三百餘先往馬林方起營見大王兵至遂撤兵布陣四面而立連營壘  
三道城外列大砲砲手皆步立大砲之外又密布騎兵一層前列鎗砲其餘衆兵皆下馬于  
三層城內布陣此營西相距三里又一營兵立于非夜分山大王見之三次遣人馳報滿洲  
後至兵陸續赴大王營不絕大明左側中路後營遊擊譚念遠率希泌領車營騎步兵一萬  
至乞圖泊處安營遊擊擊城列砲帝率四王領兵不滿千人令一半下馬步戰大明兵一齊  
發砲四王率騎兵突入步兵遂攔獲戰車大敗其兵四王領兵盡力追殺譚念遠等皆殲于  
陣中帝正立望間大王報到言敵已駐向開山帝聞之不待四王之兵急領隨從四五人午  
時至其處見敵兵四萬已布陣而立帝曰吾兵當先據山上向下衝擊其兵必敗衆兵將  
登山見大明營內兵與城外兵合帝曰是兵欲來戰我也不必登山可下馬步戰大王遂往  
左二固山令衆兵下馬時下馬者方四五十人大明西面兵遠來瀕戰大王謂帝曰吾當領  
兵前進即策馬迎敵直入其營後二王三王與諸台吉等分投殺入兩兵混戰敵兵遂敗

殺大半其六固兵見之前不待後行伍亦不暇整飛奔大明大營營中兵發砲接戰我兵發  
欠衝擊大明兵勢不能敵大敗而走我兵乘勢追殺死者漫山遍野副將麻岩等皆被殺  
兵馬林僅以身免血水分流如陽春釋雪向山下河水皆赤乃收兵攻非夜分山潘宗顏  
之營令兵一半下馬向上攻之宗顏兵一萬以戰車為衝鋒砲連發我兵突入摧其戰車遂  
破其營宗顏并全軍覆沒時夜黑金台石布羊古領兵來助大明至中固城聞大明兵敗大  
驚遂回帝收大兵申時至履兒奔方安營有偵探來報曰南方東郭與清河路胡欄二路之  
兵向都城而進遂令答兒漢蝦領兵一千先往帝宿于其處又令二王阿敏領兵一千  
繼之帝隨率諸王等領大兵行至界凡因敵敵乃殺牛八隻謝天祭旗大王曰吾領從者二  
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待祭旗後汗可率衆兵而徐進帝允之大王遂起行繼而三王亦  
行四王乘馬至帝前問曰大王果前去吾欲與同之帝曰汝兒扮作哨探前探消息汝可隨  
我同行四王曰大兄既已獨往吾等何故留後言畢亦起行夜近初更大王乃至都城徑往  
大衙內時后妃及公主等正聚于此見大王至曰今日又聞有二路兵來奈何大王曰撫順開  
原二路兵已敗盡被殺矣此來兵吾已有兵迎敵且不能至吾待父命前去接戰大王夜出  
城十五里至大屯候帝祭旗畢申時自界凡起行至五更遇大王二王四王入城天明令諸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三

王領兵敵寬莫路劉錕之兵帝存都城留兵四十以防清河路李如柏賀世賢之兵當劉錕  
兵出寬莫時東郭衛民皆避於山林劉錕兵焚遺寨殺衛民不能移者向前而進牛藤厄真  
托保厄里納厄黑乙三人率守衛兵五百迎敵劉錕大兵圍住厄里納厄黑乙死于  
陣中折兵五十托保領殘兵四百五十餘人逃出會答兒漢蝦兵答兒漢蝦逸伏兵于山谷  
隙處已時大王三王四王率大兵出屯里勝什正行間劉錕部下精兵二萬前來令一萬兵  
野掠見我大兵遂登阿布答里山布陣大王領兵欲自山上向下擊之四王曰兄領大兵在  
後守尾吾當領兵上山向下擊之大王曰此言最善吾行于山之西汝令右側兵登山向下  
衝擊汝可在後觀之慎勿觀入負吾首也四王率右側兵前去領精兵三十更出衆軍之先  
從上下擊兵刃相接正酣戰間後兵亦至衝擊而進大王亦率左側兵自山西而進大明兵  
潰遂走四王隨掩殺之又見劉錕二營兵來乘其未布陣之先殺入劉錕戰死于陣中全軍  
覆沒我兵乃安營見賊軍遺棄乾草兵合朝鮮兵營于付驢曠野處四王駐兵諸王隨營  
不遠列陣前戰見應乾部下兵皆執長竹杆長鎗披藤皮甲朝鮮兵皆披紙甲柳條盔鎗  
砲層層布列當進戰之際大明營中鎗砲連發適大風驟起其煙塵皆向木營迷罩昏黑  
竟無分曉我兵遂發矢衝入破其二萬兵掩殺殆盡風塵遂止應乾僅以身免帝前遣二

王與答兒漢蝦擊大明遊擊一琦營破之琦率殘兵奔入朝鮮都元帥委弘立營諸王又  
見朝鮮兵營于孤拉苦山諸王各整四山欲進戰委弘立知大明兵敗大驚遂倒掩旗道  
通事執旗來曰此來非吾願也昔日倭使我國據我城郭奪我土地當此急難賴大明助之  
得退後兵此恩常報今爾兩國兵為敵不來若我罪願往納降且吾兵有在大明營者  
汝已殺矣今營中盡我國兵惟有大明遊擊一員并相從兵丁而已吾即獻之諸王議定乃  
曰爾等若降主將可先來不然必戰令通使回告之委弘立曰吾今領兵且宿于此身先  
往恐乘軍混亂逃走今令副元帥先見諸王即宿于營吾率衆翌日即降肯訖盡捉大明兵  
擲於山下一時見勢急遂自縊于是副元帥來見諸王次日委弘立率五千兵下山來降諸  
王設宴相待令朝鮮官兵先往都城帝降殿都元帥副元帥率衆官叩見帝待以賓禮五日  
小宴十日大宴諸王既殺劉錕兵駐三收人畜盔甲及器械回兵初七日乃至戰三路兵  
時我兵約折二百人經路楊鎮駐藩陽開三路兵敗大驚即撤李如柏賀世賢之兵如柏自  
胡欄處回兵時有我哨兵二十人見之乃立于山上吹螺作後有大兵狀將射擊弓稍揮之  
喊囂而入殺兵四十獲馬五匹其大明兵大潰奪路而走自相蹂躪死者約千餘三路兵  
已破帝笑謂諸王曰大明皇帝以二十萬兵擊爾四十七萬分四路來戰各國聞之皆為我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四

分兵破敵必謂吾兵衆若為我往來剿殺必為我兵強克言之聞于四方無有不稱善者也  
三月二十一日令朝鮮降將張應京及官三員通事一人書七大恨之事遺書一封遣二使  
者與之俱往書曰先朝大金帝蒙古帝併三四國無歸于一雖如此亦未得悠久于世吾亦  
知之今動于弋非吾愚昧因大明欺凌無奈故與此兵吾自來若有意與大國結怨皆繫  
之今天之眷國我者豈私我而薄大明耶亦不過是者是若非以直斷之故祐我而罪大  
明爾兵來助大明吾料其非本心也乃因爾國有倭難時大明曾救之故報答前情不得不  
然耳昔先金大定帝時有朝鮮官趙惟忠以四十餘城叛附帝曰吾征徵欽二帝時爾朝鮮  
王不助宋亦不助金是中立國也遂不納由此觀之吾二國原無仇隙今爾獨存令小國皆  
念爾王故留之繼此以往結局惟在王矣且天地間國不一也豈有使大國獨存令小國皆  
沒耶吾意明朝大國必奉行天道今遠天背理欺侮外國橫逆極矣王豈不知又聞大明欲  
令子孫主吾二國辱人太甚今王之意以為吾國原無隙同仇大明耶抑以為既助大明  
不忍背之耶爾聞其詳四月初三日帝曰戰馬羸弱當趁春草發養吾欲據界凡築城屯兵  
防衛令農夫得耕於境內遂親西往下某築城又擇曠野處牧馬繼遣騎兵一千于初九日  
遣入大明鐵嶺境掠得人畜一千五月二十八日朝鮮遣官一員從者十三人併前使者

齊至其曰朝鮮國書平安道觀察使朴化致書于建州衛馬法足下吾二國地土相連大明  
 為君吾二國為臣經二百餘載毫無怨惡今貴國與大明為仇因而征戰生民塗炭不特隣  
 邦即四方皆動干戈矣亦非昔邦之善事也大明與我國猶如父子父之言子豈敢拒蓋大  
 義也吾亦不願此舉其如不從何事屬已往今不必言若等情由開張應京等四人來言方  
 知然隣國亦自有交道也來齊云吾有心與大國之君結怨焉齊之即此一念便可常享  
 天眷受福無疆以後果行合大道明朝聞之必喜善言不久而下矣吾二國各守邊疆復乎  
 前好乃為善也六月初八日遣木哈收東海胡兒勝部遺民千戶丁男二千而回帝出城  
 接款降者置酒二百席宰牛二十隻大宴賜所降酋長每男婦各十人馬十四匹牛十隻衣五  
 件次者賜男婦各五人馬牛各五匹隻衣三件房田等物皆給之六月初十日帝將兵四萬  
 取開原行三日時天雨河水泛漲乃謂諸王臣曰可回兵耶抑前進耶備路險泥濘河水難  
 濟何以行之會議屯留二日待水落地乾恐此際有逃者洩機于大明知取開原故令兵進  
 濬陽地界遂遣兵一百掠濬陽殺人三十餘生擒二十而回令人看開原路河水可濟否來  
 報曰開原處無兩道路不泥帝聞言遂起大兵十六日至開原守城總兵馬林副將于化龍  
 累敗軍道事推官鄭之範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備禦何懋官等城上布兵防守城外四門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五

屯兵我兵遂布戰車營梯進攻欲先破東面塞門掩殺正奪門時攻城者雲梯未登遂踰城  
 而入城上四面兵皆潰其城外三面兵見城破大驚衝突而走被抵門之兵盡殺於城內  
 鄭之範預通馬林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官等並城中士卒盡被殺帝登城南樓而坐  
 哨探來報鐵嶺三千兵來援諸王領兵迎之大明兵一見即走我兵二十人追殺四十餘人  
 而回收人畜財物三日猶未盡有蒙古阿不兔把士魯先投大明開原受守備職因妻子  
 被掠遂帶二千總及兵百餘來降將妻子家業盡查付之將士論功行賞畢毀其城郭焚公  
 廩并民間房屋遂回兵帝謂王臣曰吾等不回都城於界凡築城架屋居之令兵馬不濟軍  
 河牧於邊境可也諸王臣議定奏曰不如還都各修馬廄探草牧養以水洗滌方得肥壯也  
 士卒歸家以便整頓器具帝曰是非汝所知也當此六月炎天行兵已經二十日自此歸家  
 遠近不等或有二三日至者或有居都城之東三四日方至者今天暑路遙馬匹何日得肥  
 吾欲居界凡令馬牧於此也早令之壯八月與師言訖遂至界凡居之牧馬於邊遣人迎后  
 并諸王妃至大宴之是月帝行宮及王臣軍士房屋皆成七月有原居開原千總王一屏賊  
 集資金玉和白奇策守保戴一位共帶二十餘人覓妻子來降帝曰觀此來降者知天意祐  
 我矣彼聞吾養人故來投耳於是賜阿不兔人一百牛馬一百羊一百駝五隻銀百兩袖級

二十正布二百正六千總各賜人五十牛馬五十羊五十駝二隻銀五十兩袖段十正布百  
 正守備百總等官各賜人四十牛馬四十羊四十駝一隻銀四十兩袖段八正布八十正從  
 者皆列等賜妻奴牛馬財物田舍帝夜夢天鵝慈鶴及羣鳥往來翔舞得一百鴛鴦執之  
 聲言吾得得字賽矣隨呼而覺帝覺之與帝有將此夢語后妃后妃曰帝賽為人如  
 飛禽何以捉之次日復語諸王臣諸王臣對曰此夢主吉蓋天將以大有聲名之人為吾國  
 所獲故為之兆也是月帝率諸王臣領兵取鐵嶺二十五日至其城將圍之其外堡之兵俱  
 投城被截在外者殆半四散逃走我兵布戰車雲梯攻城北面城中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  
 克泰令乘軍連放礮砲齊發矢石我雲梯折城墜摧鋒突入四面皆潰喻成名史鳳鳴李克  
 泰及士卒盡殺之帝入城駐於兵備道衙內是夜蒙古勝兒勝部等賽扎倫衛巴格與巴牙  
 里兔歹青色蚌諸台吉等約二十人共領兵萬餘星夜而來伏於禾地內及天明有出城牧  
 馬者約十人半賽兵見之發矢追殺我兵一見即出城知是蒙古欲遠避又無上命不戰而  
 吾人已破殺但臨其尾而行帝出城見曰何為不戰可急擊之大王曰今一戰恐貽後悔帝  
 曰此兵乃半賽兵也吾與半賽之恨有五今又先殺吾人如此何悔之有諸王臣遂領兵衝  
 殺敗其兵追至遼河溺死者甚衆生擒半賽并二子色喇希兒克石兔及巴格色蚌併駝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六

兒沁桑剛里寨明也宰賽妹夫代剛兒塔不能又會長十餘人兵百五十餘盡囚於鐵櫃  
 內諸王臣俱奇之曰得擒宰賽正應汗神夢也次日設宴張樂宰賽等叩見其部下蝦兀  
 胡七曰汗與王臣皆無恙否時四王在側答曰吾軍中之僕斷有十數人破頭顱者餘皆無  
 恙不知汝等鞍馬俱保全否蒙古等皆報然垂首竟無以對屯兵三日論功行賞將人畜盡  
 散三軍先放宰賽部臣宰賽等十一人還國寄言宰賽兵敗及二子并兵百五十餘被擒  
 之事乃班師帝謂諸王臣曰今既留宰賽其兵已盡被殺恐所屬軍民生畜為他人所掠奈  
 何不如將所捉百四十人放還可也言訖遂令回八月十九日帝率王臣領兵征夜黑會議  
 破敵之策令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領部下健卒西向圍布羊古城親率八岡山厄真并營兵  
 東向取金台石城議定大兵星夜前進夜黑哨探見之即飛報於布羊古曰滿洲大兵至矣  
 於是夜黑國民皆驚惶其屯寨之民近者入城遠者避於山谷二十二日天明大兵至布羊  
 古布兒杭孤領兵出城西立於岡上吹螺吶喊見滿洲兵蓋甲明如冰雪旌旗劍戟如林大  
 兵壓境漫山遍野前後不絕如流威勢可畏布羊古大驚急入城諸王領健卒遂圍其城日  
 方昇帝率大兵至金台石城四面圍之遂分隊破其外郭軍士整頓雲梯戰車已備金台  
 石降金台石不從答曰吾非漢人均男子也吾亦有手豈肯降汝惟有死戰而已遂令兵攻

之兩軍矢發如雨我兵即推戰車登山擁至拆其城上滾放巨石藥礮木我兵不退遂  
拆城而入城上兵抵殺一陣敗走於是四面皆潰各人其家帝遣人執旗命乘兵勿殺城中  
軍民又遣人執黃蓋傳諭勿殺降者於是城中軍民俱降金台石攜妻子登其所居之臺我  
兵圍之招曰汝降則下不然必攻之金台石答曰吾不能戰城已被封今困於家雖戰亦不  
能致勝若得吾妹所生子皇太極請來一見得則言吾即下矣聞者將言奏之帝令人往  
西城召四王至曰爾勇有言但得汝到即降汝往之彼降則已不然可令吾兵拆臺四王  
領命而去既至金台石曰吾甥皇太極從來未識焉能辨其真偽非英漢若兒漢厄夫二人  
曰人之相貌汝豈不識常人中有此奇偉者耶汝國使者必嘗告汝豈未之聞乎若不深信  
曩者吾國曾遣汝子得兒格之乳母往議和好可令來認之金台石曰何用老嫗爲也吾  
觀此子顏色未得其父留養之善言是欲賺吾下臺殺之耳吾石城鐵門已失今因此於此  
臺戰豈能勝然此地是吾祖居願死於此四王曰汝於天險之山苦己勞民多年築其城郭  
如是之固尚且被尅今居於此臺何爲汝意不過誘取敵人抵命已耳不知孰肯以奸人攻  
戰中汝計耶乃何故曰得吾的實之言方下豈戰不能勝汝而出的實之言歟吾已在此若  
下臺即帶見父皇殺之則死有之則生昔汝等征伐六親屠戮盡者豈肉可食而血可飯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七

耶吾遣人二三十次欲相和好似乎戰不能勝而欲求和乃將吾使殺者殺者編今汝喪  
身之禍已至吾父若念此則則之若以我故而求則生之矣勸慰再三仍執前言不下  
四王曰舅言吾來即下故來耳若願降可疾下帶見父皇否則吾去矣金台石曰爾勿去待  
吾近臣阿兒塔什先去見汗察言觀色回時吾方下遂令阿兒塔什來見帝怒曰阿兒塔什  
唆調吾親使大明舉兵四十萬非爾而誰若念此則殺之宜也但前愆何必追究令回招其  
主於是阿兒塔什往招曰我主宜降金台石又曰聞吾子得兒格被傷猶存彼處當召來  
相見吾即下矣四王召得兒格里來與之見得兒格里謂父曰吾等戰不能勝城已陷矣今  
居此臺之上更欲何爲豈降之若殺則死留則生曾之再三竟不從於是四王帶得兒格里  
回欲殺遂縛之得兒格里曰年三十六矣死於今日欲殺即殺勿縛我也四王留得兒格里  
於家以其言奏之帝曰子招父降而不從是父之罪也其父當誅其子勿殺四王引得兒格  
里見帝帝推食與之令四王與得兒格里同食曰此爾之兄也當恩養之其金台石妻見夫  
不降遂攜穉子即趨而下金台石執弓與從者重鎗鎗甲我兵遂執斧毀其臺金台石縱火  
自焚諸將疑金台石已死遂撤毀臺之兵其房舍火焚燬金台石身被火炙乃自下窺捉  
而縊之諸王正圍西城招而不從即而布羊古布兒杭孤開東城已破大驚乃遣使曰今吾

等雖戰亦無如之何願降大王曰初令降而不從料吾兵既至此豈肯遺汝等而去乎汝主  
吾妻兄弟也招撫之意予不過欲思之使得生也戰則汝等之身不過死于吾小卒之手降  
則得生果納降彼弟兄二人或懼而不來其母乃吾之岳母可令先來吾豈有殺婦人之理  
使者以言回告又來曰吾等願降汝可出一的實誓言將吾等仍居本城大王怒曰汝等再  
勿出此言既破一城復留汝等居此豈吾力不能拔而去乎汝可速降不然東城已破汗忽  
來攻汝等必死矣布羊古布兒杭孤遂將母送出城人王撞見禮畢滿洲傳凡別久相見母  
曰汝無的言吾二子不信故懼耳大王乃以刀割酒而誓曰若殺汝等於降後殃及于我若  
我誓後而猶不降殃及汝等儘必不從尅城之後殺無赦遂將此酒飲半牛送與布羊古布  
兒杭孤飲之遂開門出降大王曰可去見父皇布羊古布兒杭孤不答大王挽其轡曰汝非男  
子乃婦流耶一言已定立此更欲何爲可隨吾往見遠引見帝布羊古不拜而屈膝一膝  
不拜而起帝以金杯賜酒布羊古屈膝不端酒亦不飲聊嘗而已仍不拜而起帝謂大王曰  
可帶汝舅仍往彼城帝默思謂吾既不念舊惡而留養之當以爲死而幸生可也反如此漫  
無新意仍若仇讎于叩首起拜之間尙不肯屈此人將何如以養之也是夜遂縊之其弟布  
兒杭孤雖有過惡若之何益念吾長子留之可也將大明來助此二城者遊擊馬時補及兵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八

一千俱殺之于是凡夜黑城郭皆降其王臣軍民等一無騷擾父子兄弟夫婦諸親等亦無  
離散秋毫無犯俱遷徙而來給房田糧穀等物查其無馬者予餘賜以馬匹夜黑自此滅矣  
滿洲國自東海至遠邊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同一音語者俱征服是年諸部始  
合爲一十月二十二日蒙古查哈拉靈丹汗遣使康勝兒攜胡書書來曰蒙古國統四十萬  
衆英主青吉汗青吉汗乃大元始論問水濱三萬人英主安否大明於吾二國乃仇讎也吾  
聞自戊午年來大明始受兵於汝國今夏吾已親往廣寧招撫其城取其賞賦備汝兵往闕  
之吾將不利於汝吾二人原無交惡若吾所服之城爲汝所得吾名安在設不從吾言二人  
之是非皆善之先時吾二國使者常相往來因汝使捏言吾之驕慢告汝以不善之言故  
相絕耳若以吾言爲是汝將前使可令復來滿洲王臣等見此書皆怒有謂來使可殺有謂  
可刑則之放歸帝曰汝等之怒誠然即吾亦怒矣然於來使無與是遣使者之罪也可久留  
之待回時亦善不善之言相答言訖遂釋其使是日騎兒騎都着里革免洪把土魯合五衛  
王等致書曰幸養服生事誠爲得罪然處此唯在乎汗但大明乃敵國也征之必同心合  
謀直抵山海負此背者天神鑒之儼與和亦同議定若大明所與財物厚汝薄吾汝毋受厚  
吾薄汝吾亦不受能此言名聞遠近不亦善乎十一月初一日帝命厄革履格格胡取鴨

希諾里里爾希福五臣齊誓與勝兒勝部五衛王等共謀連和同來使至阿于色得里黑  
孤樹處遇五衛之王宰白馬烏牛設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對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  
國同心故滿洲國主併十固山執政王等今與勝兒勝部五衛王等會盟征仇國大明務同  
心合謀儀與之和亦同商議若毀盟而不通五衛王知輒與之和或大明欲徵我二國之好  
密遣人離間而不告則皇天不祐奪吾滿洲國十固山執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於骨  
而死若大明欲與五衛王和密遣人離間而五衛王不告滿洲者勝兒勝部主政王都梭洪  
把士魯奧巴歹齊厄參八拜阿蘇都衛勝兒代厄布格特映台吉兀把什都梭孤里布什  
代打里汗蟻古兒代歹齊爾東免兒登格革胡里大里漢把士魯恩革得里乘阿里塞布  
打七都梭桑阿力塞巴了里免朵里吉內七漢位征偶兒宰免布兒亥都厄勝兒兒吉格等  
王皇天不祐奪其紀算血出土埋骨亦如之吾二國若踐此盟天地祐之飲此酒食此肉  
壽得延長子孫百世昌盛二國始終如一永享太平帝曰宰賽與二子俱被擒但恐其所屬  
人否為族人侵奪可令其二子輪流往來一子在彼保守人畜一子在此侍父若宰賽之歸  
期須待五衛王同征大明得廣寧後再歸之于是賜其子克石革免輕裘三領二領一領一統帽  
衣帶鞍馬令返庚申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書復登哈拉汗曰閱來書汝為四十萬蒙古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九

主吾為水濱三萬人主何故恃其乘以屬吾國乎聞昔大明洪武取大都時四十萬蒙古權  
折幾盡奔逃者僅有六萬不盡屬汝俄里都施一萬專抽土默特一萬阿孫特雅布勝喇  
沁一萬此三萬之衆據汝之右任意縱橫於汝無與即左三萬之衆果盡屬于汝耶三萬且  
不足乃以昔日之陳言自矜為四十萬而鄙吾國止三萬人乎天地豈不知之然吾國雖小  
不似汝之衆吾力雖綿不似汝之強但得天地垂祐哈達輝發兀喇夜黑暨大明國撫順清  
河開原鐵嶺等八處俱為我有汝且言廣寧吾取實處毋征也若爾之將有不利於我若爾  
我從來有隙出此言宜也本無仇隙何故為異姓大明遂欺天地所祐之人主而出此惡言  
恣行不道如逆天然吾惟至誠格天天乃錫吾勇智其眷顧也獨隆亦未之聞乎焉能不利  
于我哉且汝於廣寧所得微利謂能破彼之城郭畏而與之耶抑以親視汝愛而與之耶如  
其愛而與之錫之利受之何為汝果能復三十四萬之大都而出此言誠是也想大明未  
受吾兵時汝初與搆兵乘蓋甲駝馬空身敗北再與搆兵革根歹齊之蝦并十餘人被斬於  
陣中一無所獲而不知二次所得者何處人畜所姓者何處名城所敗者何處大兵獨不  
思大明賞汝從來未有如此之厚今不過以我威勢逼隨殺其男子遺其婦女大明畏吾故  
以利誘汝非歟大明朝鮮異國也言雖殊因衣冠相類二國遂結為同心爾我異國也言雖

殊而服髮亦相類汝果有知難者來書當云皇兄征吾舊日之仇國蒙天垂祐破其城敗其  
衆同心協力共圖有隙之大明如此不亦善乎今且不求合理不務令名以祈天眷乃欲貪  
得有盡之財貨鄙辱異國無隙之人主若此者神祇豈不鑒之書畢乃令邵紫兀把什為使  
賚往靈丹汗覽書將去使抵城因於百姓所居之城帝風聞去使見殺殺彼使四王諫曰  
殺吾使恐未的前所編內有與廣寧兒擺胡同來者令持書往約以歸吾使之期若逾期不  
至戮之未晚帝從其言遂遣其人賚書云若還吾使吾亦反康勝兒擺胡不然吾必殺之矣  
去後逾期不還又勝兒勝部五衛使者履言邵紫兀把什被靈丹汗斬之祭旗矣帝猶待月  
餘謂諸王臣曰今逾期已有月餘去使被殺無疑也遂誅康勝兒擺胡後邵紫兀把什密進  
賚書去其抵城同濟山徒步逃回帝與五衛王盟後有勝兒勝部巴允衛領事台吉下一人  
及扎倫衛宰減喉俱下一人來投帝曰降者之情誠為可矜但前日之盟尤不可背遂不納  
各遣其主二月內賜宰賽子色爾希兒蟒衣裘朝靴帶鞍馬令還三月初一日放扎倫衛色  
蟒四色蟒立誓曰吾與巴格弟二人素與滿洲無隙因與有罪之事賽同來被擒蒙恩視  
吾猶子賜衣食養之今又放吾還國若不恩報而如布占太懷仇者皇天后土鑒之殃及其  
身奪吾之算若此心不易常思恩報神祇祐之俾壽延長子孫昌盛書畢告天贊之帝仍賜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

蟒衣輕裘靴帶鞍馬之類令還帝諭功序爵列總兵之品為三等副參遊亦如之其牛藏厄  
其俱為備禦每牛藏下立千總四員初八日申時左固山一品總兵官非英凍卒年五十七  
歲人也地也初率衆來歸帝授一品總兵以皇子阿兒剛免士們貝勒女妻之乘心正直凡  
上有詭謀處極力爭之盡心竭力以輔國政臨終時天色明朗忽起片雲雷擊電掣雨雹齊  
降震時而震遂卒誠滿洲之良臣也帝欲臨喪后妃諸王諫曰親臨此喪恐有所忌帝曰吾  
與創業大臣漸有一二殞歿者吾亦不久矣堅執以往哭之備憫恨多時漏下三更始回六  
月初四日暨二木於門外令曰凡有下情不得上達者可齊訴詞懸于木上吾據訴詞斷未  
以便審問滿洲使者胡撒往扎倫衛搭葉台吉處賚來馬八匹牛四十四羊一百並所騎之  
馬衣服器械等物被本衛壯諸昂喇著批特喉慎三王毀盟使兵要于路俱劫之惟放胡崇  
而已滿洲往五衛使者曰五衛王等已負盟矣錫奧巴歹齊二次不容相見諸衛之使不  
來惟二衛使者至述都梭洪把士魯之言曰吾子孫之心俱變而不能制吾身絕不負汗扎  
倫衛壯諸昂喇著批特喉慎三衛王領兵復截滿洲使者石拉那燒落貨二人于路將賚來  
馬十一匹牛六十二隻奪之又奪往扎倫衛色蟒使者亦沙木賚來馬二匹牛二十八隻  
羊百十二月二十一日帝自將諸王臣領兵掠大明進德路瀋河二處其人民棄城走遠

收兵安營哨探曰有瀋陽兵出城來迎已越我偵探處矣帝遽起曰可掩殺來兵以塞其門言訖遂率兵迎之瀋陽城總兵賀世賢副將鮑承先總兵李秉誠副將趙率教各離城二十里下寨見我兵至遂退回帝謂三王曰近汝之敵兵寡汝可領本部追之三王遂率健卒百人追殺李秉誠趙率教兵越瀋陽城東抵渾河始回其左一固山兵追賀世賢鮑承先直抵瀋陽北門殺入百餘回四王復欲殺入大王與答兒漢蝦勒止之遂將所獲八千人畜論功賞賜軍士乃還九月皇弟青把土魯莪正母所生葬之七日帝親往奠之因至非英凍草泣拜三奠酒畢又至拉哈吉媽松二墓令從臣奠之而回二人均係近臣勤勞著者十月自界凡遷于撒兒湖建軍民房舍至十一月乃成辛酉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與帶善阿敏蒙古兒泰皇太極得格學跡兒哈喇阿吉格桃托諸王等對天焚香祝曰蒙天父地母垂祐吾與強敵爭衡將輝發兀喇哈達夜黑同音語者俱為我有征仇國大明得其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禱上下神祇吾子孫中縱有不善者天可滅之勿令刑傷以開殺戮之端如有殘忍之人不待天誅遽興操戈之念天地豈不知之若此者亦當奪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亂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壞運義之心以化導其愚頑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孫百世延長所禱者此也自此之後伏願神祇不替既往惟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一

妻將來二月十一日帝率諸王臣統大軍分八路掠大明奉集堡守城總兵李秉誠聞之領三千騎出城六里安營令兵二百為前探左四固山兵遇之二路追殺至山上山下有大明兵結陣一見我兵至即開營奔城我兵隨後擊之大明兵敗走兩路擁二門爭進殺至城邊方回營寨門掩殺之時有參將吉布哈答及一卒被城上砲打死帝率大兵離城三里方立岡上右側兵亦至午時將回兵有小卒來報曰吾同行三人遇大明兵二百被殺其二其兵不違帝謂諸王臣曰右側王可領本部兵追殺吾率左側兵立此于是得格學台吉姚托台吉苟托台吉等處所在因追二百兵遂殺至二千兵所立之處敵兵見之驚走四王領部下健卒至黃山時將總兵朱萬良率大營兵見我兵勢重不能抵敵遂驚走四王追擊至武靖營而回路過分投破敵之諸王相遇收兵合大營論功行賞畢乃旋師閏二月十一日築撒兒湖城畢帝曰築城之夫最苦可賜牛以勞之羣臣曰與其用國中之牛豈俟掠大明牛贖而給食之帝乃陸殿聚諸王臣曰人君無野處露宿之理故築城也君明乃成國國治乃成君至於君之下有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思臣臣敬君禮也至于王宜愛民宜尊王為主者宜憐僕僕宜為其主僕所事之農業與主共食而主所獲之財及所收之物亦當與僕共之如是互相關切天欣人愛豈不各成歡慶哉如築城之木石豈出

于築城之地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搬運之遠既已勞矣而築畢之工不更苦乎今爾等之意實不欲出己之財故耳不知征大明當以大義舉之如為築城之夫而掠之最不可也正言則爾將布兒津後至帝問曰自何來如是喘息想徒步來耶布兒津對曰自築城處來帝曰爾空身行走尚且勞倦運木石而築城者寧不勞歟遂賞小散鹽犒勞夫役三月初十日帝自將諸王臣領大兵取瀋陽將板木雲梯戰車驅渾河而下水陸並進至十一日夜行見白鹿二氣自西向東邊月欄之北至南而止是夜大明滑臺舉火哨探至二更飛報總兵賀世賢尤世功二人大驚遂分兵布于城上十二日辰時大兵至城東七里欄板為營次日辰時令攻城兵布雲梯戰車攻其東面城外有品坑內擗尖梢上覆葛藉以土掩之又壕一道於內邊懸欄木近城復有壕二道闊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梢內懸欄馬牆一道闊留砲眼排列戰車鎗砲乘兵繞城守甚嚴城上亦然如是堅備我兵衝入其七萬兵俱敗遠城掩殺獲屍如堆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參將夏國輝張綱知州段鳳同知陳栢等俱殺之其城遂拔殺兵盡盡哨探報曰渾河有兵至帝領兵迎之時四川步兵原立營于黃山總兵陳策參將張名世聞我兵至瀋陽領兵渡河來援離城七里二處安營執竹杆長鎗大刀利劍鐵盔之外有綿盔鐵甲之外有綿甲帝見之令右固山兵取綿甲戰車徐進擊之紅號把牙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二

喇不待綿甲戰車至即進戰帝見二軍酣戰勝負不分令後兵助之遂衝入敗其兵追殺至渾河盡溺死其陳策張名世俱被殺有先進戰參將布爾遊擊邵范石里素戰死于陣中我兵將此二營殺盡見渾河五里外復有步兵一萬布爾遊擊車鎗砲備據安營用葛藉為障以泥塗之我兵將往戰有守軍集保總兵李秉誠守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委劉領三萬騎兵來援至白塔鋪安營遣兵一十為前探滿洲雅松領二百健兵探之一見遠走大明兵隨後放鳥鎗追之帝聞報大怒親領兵迎敵因至四王營告之遂前進四王急上馬領健騎奔帝前曰父皇何須親往吾願領兵前敵帝允其言四王率兵疾進其追兵四散奔北掩殺至白塔鋪又見三總兵大兵布陣四王亦不待後兵至即率百騎殺入三總兵不能敵遂驚走正追殺時姚托台吉至大王亦續至追四十里沿途死者約三千餘即收兵回營天將晚帝復戰渾河南步兵布戰車衝入破其營殺副將董仲貴參將張名世張大斗及衆兵殆盡天已昏暮帝收兵諸王各領健卒於東門外教場安營令衆將率大兵屯於城內次日帝責雅松曰吾子皇太極父兄依賴如神子然因汝敗走而殺入衆軍中萬一有失罪應凌遲汝何故率吾常勝之軍颯風而走以失銳氣大怒痛罵遂定罪削其職屯兵五日論功行賞將所獲人畜分子三軍令先還國十八日帝聚諸王臣曰瀋陽已拔敵兵大敗可率大兵乘勢長驅

以取遼陽議定即前進至虎皮驛軍民俱棄城逃走遼安營大明哨探見之飛報遼陽城守文武官曰滿洲大兵已取瀋陽懷兵盡敗今又來攻遼陽旌旗蔽日漫山遍野首尾不相見至虎皮驛下寨衆官聞之大驚遂放代子河水於壕寨其西兩內列火器於城上排兵四面守備甚嚴十九日午時兵至城東南角渡河未畢哨探報曰西北武靖門外有兵帝領左側兵先往有總兵李秉誠侯世麟梁仲善姜弼童仲魁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布陣帝一見令兵擊其營之左尾四王領部下健卒隨帝亦欲進戰帝止之曰吾已令兵往擊汝勿前進可領右側兵駐於城邊瞭望之四王曰令後至二紅旗因山兵瞭望訖遂前進帝又令阿吉格台吉往勸之四王終不從帝即令麾下二黃旗兵助之四王奮力衝殺擊其營之左大明兵放砲接戰四王殺入破其營左四因山兵亦殺入兩相夾攻大明兵大潰而走四王乘勢追殺六十里至鞍山始回又有一營兵從西門出即武靖門也遇二紅旗兵抵回半入門者人馬自相踐踏積屍不可勝計乃收兵是晚回至城南七里安營二十日卯時帝忿諭諸王臣曰觀繞城之水西有開口可令左四因山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四因山兵塞之親率右四因山兵布戰車於城邊以防衛令衆軍糞土運石塞其水口大明又有三萬兵出東門外安營即平列鎗砲三層連發不已左四因山道人來曰西兩口難掘若奪其橋可得也帝曰橋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三

可奪試奪之若得之急來告我嘗當進攻此門即令人去訖水口塞塞既畢遂令綿甲軍排車進戰東門敵兵其營中連放鎗砲我兵遂出戰車外渡壕水吶喊而進兩軍酣戰不退有紅旗擡押拉二百殺入又二百旗兵一千亦殺入大明騎兵遂走各王部下白旗擡押拉俱殺入夾攻之其步兵亦敗投城而走我兵乘勢驅殺溺水而死者滿積壕水盡赤時左四因山兵亦奪西門橋分殺守壕之兵大明兵掩于房垣放砲發矢節節不斷城上亦放火箭火砲擡火罐我兵奮勇衝突即登梯登城驅殺其兵遂奪西城一面據其兩角樓城中官員軍民皆喪膽亡魂驚懼潰亂旋轉于城內而已時右因山兵下馬橫行兩壕之間以草木填內壕正攻城北面左四因山兵來報曰西時已登西城矣帝即撤兵登于城城處是夜城內兵舉燈火與我兵通響原而戰有監軍道牛維驥高出那慎言胡嘉棟戶部傅國併軍民等多墜城而逃次日黎明大明兵復布車大戰又敗右四因山兵亦登城八因山合爲一處沿城追殺時經略袁應泰在城東北鎮遠樓觀戰見城被寇遂縱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攜妻子投井中監軍崔備秀自縊總兵朱萬良副將梁仲善參將王秀房承勳遊擊李尙義張細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備備李廷幹等俱死于亂軍中生擒御史張餘其餘官民皆削髮降圍城結綵焚香以黃紙書萬歲牌與迎帝午時大張鼓吹入城官民俯伏載道山呼

乃駐於經略衙門安撫已畢令張餘來叩見許以高爵厚祿養之餘曰吾受朝延寵渥若降汝是遺臭于後世汝雖欲生我我惟知一死而已愛人固汝國之善事死則吾之芳名留照汗青矣終不見帝聞其言曰若不戰而降理當優養汝之人既不欲生夫欲死之人豈能養耶令斬之四王憐之而不忍殺乃援古說之曰昔宋徽欽二帝爲先金天會皇帝所擒尙爾屈膝叩見受封公侯吾欲生汝故以此言提爾耳何執迷而不屈乎餘曰王子所教誠是無非欲生全我也雖死亦不忘但徽欽乃亂世之小朝廷吾當今皇帝一統天下獨尊豈肯屈膝而失大國之體統耶即留我十日但連十日不死之期而已無復生之理然吾之所以稍存一時者蓋爲後日蒼生慮耳前者當事官府俱愚昧不諳時務生靈塗炭不知其幾千萬矣吾觀汝兵雖與戰無益徒傷生耳故欲具本奏知我朝二國相和免生靈塗炭以成我名于後世且吾之母妻及五子在家我死俱可保全吾若偷生併宗祀亦覆絕矣故一死之外無他願也帝知其不服遂縱而釋之遼陽既下其河東之三州縣亦定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四

里漢石兒胡那革等四貝勒部下二千餘騎開大兵已拔瀋陽乘殘破之餘來竊取瀋陽財粟時有滿洲移營蒙古居於城遂出城驅殺牛馬甚多生擒三十人以獻帝斬其二十四留六人持書歸其資侵擾之故二十一日遣朝鮮國王書曰滿洲國汗致書於朝鮮國王如仍助大明則已不然有遼人濟江而取者可盡反之今遼東官民已削髮歸降其降官俱復原職汝若納我已附之遼民而不還異日勿我怨矣帝聚諸王臣議曰遼陽乃天賜我者可遷居于此耶抑仍還本國耶諸王臣俱以還國對帝曰若我兵還遼陽必復固守凡城保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遣之矣棄所得之疆土而還國必復煩征討且此處乃大明朝鮮蒙古三國之中要地也可居天與之地諸王臣對曰此言誠然議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二十四日釋遼陽獄中官民查削職閑住者復其原職設遊擊八員都司二員委之以事帝諭拔城破敵將士攻戰之功行賞畢因得河東又發庫銀布帛重賞總兵以下官員及士卒等有差移遼陽官民於北城其南城則帝與諸王臣軍民居之二十九日命皇子格魯爾姪桑瓜台吉率八將領兵一千安撫人民併闕三岔河浮橋二台吉領兵至海州城中官民富戶張鼓樂以肩輿迎之二台吉禮傳令曰軍士不許擾害居民劫奪財物可登城而宿勿入民室官訖遂入城二台吉宿于公廨三軍俱屯于城上次日看三岔河浮橋之人來曰其橋彼



已拆毀亦無舟楫遂安撫人民而回四月初五日皇后紀諸王及臣等眷屬悉至于是下詔安  
各城保百姓六月十四日左固山一等總兵厄一都卒年六十歲起於行伍因竭勇力戰攻  
往往爭先大有功勳故以宗妹妻之隲爲上將當祭奠之日帝臨其墓哀痛三次而回七月  
初二日帝降殿因得河東大宴羣臣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分左右序坐席間用金樽行酒各  
親賜之宴畢各賜衣一襲羣臣謝恩帝曰大明萬曆皇帝土廣民衆不知自足反虐害小邦  
而侵奪尺寸之地大兵爲人所殺疆土遂喪於人此天厭大明而祐我也然吾等得至於此  
者雖賴上天庇護亦爾諸臣之力此盃酒釵髮乃徵物耳豈足以酬功哉但念爾等攻戰之  
勞以此表吾心而已二十日鎮江中軍陳良策與民私通于大明島中將毛文龍令倭外民  
哨喊詐言敵來城中人聞之皆潰良策乘亂執城守遊擊修養其子修豐年井從者六  
十人叛投毛文龍其馮站險山二堡民亦執守保官陳九階李世科以叛帝聞之命四王二  
王率都堂總兵副參等官領兵三千欽鎮江沿海居民于內地命大王三王領兵二千移金  
州民於復州八月初九日韓兒勝部以牲畜一萬贖半賽送其二子一女爲質帝殺白馬祭  
天令宰賽誓之賜貂裘袷襖各一領靴帽玲瓏帶并弓矢雕鞍馬一匹甲百副十五日  
諸王送宰賽至十里外設宴饒別將所賞之女與大王爲妃十一月十八日命二王領兵五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五

千渡鎮江入朝鮮地欲馴毛文龍兵至鎮江連夜入朝鮮境殺制遊擊兵一千五百文龍僅  
以身免乃還蒙古騎兒部內古里布什台吉蟒古兒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戶并牲畜叛  
來帝降殿二台吉拜見畢設大宴各賜貂裘三領袷襖二領虎裘二領給裘二領狐裘  
一領廂邊貂裘五領廂邊縐裘二領廂邊青鼠裘三領蟒衣九件蟒段六疋袖段三十五疋  
布五百疋金十兩銀五百兩鞍鞍一副沙魚皮鞍七副鍍金撒袋一副又撒袋八副弓矢俱  
全盤甲十副奴僕牛馬房田凡應用之物皆備以賜古免公主妻古里布什賜名青着里革  
免撥滿洲一牛祿三百人並蒙古一小祿共二牛祿陸爲總兵其蟒古兒以宗弟吉白里杜  
吉胡女妻之亦陸爲總兵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 卷四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卷之四  
壬戌天命七年正月扎倫衛送巴革以勳子臥奔里乘來實於是遂放巴革還十八日帝幸  
諸王臣征取廣寧留宗弟多畢背胡古沙進及素把海姑夫素把海姑夫即胡古沙之孫也  
胡古沙進等統兵守遼陽即日行次日宿東丹堡二十日寅時起營辰時至遼河防河兵  
見勢不可當遂走前哨健卒追殺二十里外至西平堡乃止申時大兵至遼圍之二十一日  
招城守副將羅一貴不降辰時布戰車擊梯攻之四面兵皆潰午時乃下一貴及兵一萬俱  
殺之內未收兵哨卒來報曰廣寧城東有兵我兵迎之尙未成列大明總兵劉渠鄭秉忠李  
乘誠副將劉德龍承先參將黑雲龍麻承宗祖大壽遊擊羅萬言李茂春等領兵三萬乘機  
急來戰我兵亦不暇布陣即分投殺入大明兵勢不能支遂潰走我兵乘勝追殺五十里至  
平洋橋總兵官劉渠鄭秉忠及副參等皆全軍覆沒惟李乘誠劉承先祖大壽羅萬言走脫  
時天已晚帝收兵回西平堡宿大明敗兵入廣寧報略略延綏巡撫王化貞二人聞之大  
驚遂與通判高有孚監軍道高出等率城向山海關而逃分巡道高邦佐走至杏山驛自縊  
有遊擊孫得功千總鄭紹貞陸國志守備黃道等把守城門遣七人請降帝賞以銀兩及信  
牌而去二十二日西與保備朱世勳中軍王志高請降帝亦賞以銀兩給信牌而去是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日將所得之人畜論功行賞畢其餘人畜散與三軍二十三日大兵起行下廣寧有降夷千  
總石天柱秀才郭慶基二人來降曰吾等已棄城門帝賜以所乘之鞍馬并旗一杆而去正  
安復下總來降帝賜信牌二面二十四日鎮江傳參將劉世勳來降賜旗而去大兵行至廣  
寧城東三里外望城崗處城內各家管管官生居民執旗蓋蓋龍亭用鼓樂叩首接見未  
時入城駐於慈撫衙門有陳逸遊所山上羅萬言投降平洋橋守備劉雲龍西興保備羅朱  
世勳錦州中軍陳尙智鐵場守備徐瀚漸大凌河遊擊何世延錦安守備鄭登石屯屯備備  
黃宗魯開山守備崔盡忠鎮守守備李時鎮守守備徐鎮守鎮守守備鄭維翰鎮守鎮守將  
劉世勳守備城國祚鎮守守備周元勳大清鎮守鎮守印大康守備王國泰鎮守鎮守司金  
勳劉式求李維龍王有功鎮守中安鎮守大平大山大安大定大鹿大興大順大  
山共四十餘城之官各領所屬民降帝息兵十日乃移兵欲進山海關延綏查路路屯  
堡房州而進大兵至中左所復回錦州命大王四王領兵至義州移其民城中閉門不服遂  
尅城殺兵三千大兵回至廣寧道官接后妃等二月十一日自遼陽起行十四日乃至廣寧  
賀之宴十六日蒙古兀輪特爾明安兒兒宰吐額諾木綽乙里扎兒搭額爾德拜代爾里媽  
昂空多里吉攝路緯里吉奇布他里布津泰亦林七特靈石兒胡那革等十七員勒并降兒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 卷四

勝等部台吉共率所屬軍民三千餘戶并牲畜叛來帝降賜寬單乃諭之曰吾國之風俗  
 主忠信持法度賢能者舉之不遺橫逆者懲之不貸無盜賊詐偽無兇頑暴亂是以道不拾  
 遺拾物必還其主皇天所以眷顧吾國之風俗蓋如此爾蒙古人持素珠念佛而盜賊欺偽  
 之行不息是以上天不祐使汝諸王之心變亂為害而殃及國矣今既歸我俱有來降之功  
 有才德者固優養之無才德者亦撫育之切毋萌不善之念若舊惡不悛即國法治之論畢  
 列等賜職賜以貂鼠狼狽狸狐狸虎皮等裘蟒衣金銀綉服布疋銀器房田奴婢牛馬  
 糧粟凡所用之物俱賞給之勝兒勝部五衛中有一千二百戶民來歸十七帝命諸王統兵  
 守廣寧遼遠遼陽將廣寧一帶所服之官民移于河東時西平敗將鮑承先亦隨民歸降三  
 月初三日八固山王等間曰上天所予之規模何以底定所錫之職社何以永承帝曰繼我  
 而為君者毋令強勢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于天也且十人之職見  
 能及衆人之智慮耶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幹國可無失矣八固山王爾等中  
 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儲易位之時如不心  
 悅誠服而有難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難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國政時或一王有得於心所  
 言有益於國家者七王當會其意而發明之如己無能又不能贊他人之能但默默無言當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二

選子弟中賢者易之更置時如有難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適當告知於衆  
 不可私往若面時常聚衆共議國政商國事舉賢良退隱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是月帝  
 聚諸王臣議曰皇天見祐將遼東地方付與我等然遼陽城大且多年傾圮東南有朝鮮西  
 北有蒙古二國俱未服若釋此而征大明難免內顧之憂必另築城郭派兵堅守庶得坦然  
 前驅而無後慮矣諸王臣諫曰若捨已得之城郭棄所居之房屋而更為建立毋乃勞民乎  
 帝曰既征大明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我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為勞前途大事  
 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築城至于房屋各建之可也諸王臣俱服其言遂于城東五里代子河  
 邊築城遷居之名其城曰東京七月大臣雄鄂落把土魯卒年六十四歲癸亥天命八年正  
 月前放歸蒙古巴革貝勒至是已期年矣復來朝見帝悅遂將其質子臥齊里乘與之俱歸  
 初七日傳諭曰八固山王設八臣輔之以觀察其心離離於事不分人己而俱質之公論雖  
 於涉己之事不肯自任其非而難于色八臣當合一公論非者即以爲非如不從所即奏  
 上知一也大凡國事何以成何以敗當深為籌畫有堪輔政者則以此人可使從政即舉之  
 有不堪任事者則曰此人不堪任事即退之二也總兵以下為將者凡行軍之事何以勝何  
 以負當深計之凡攻用何具戰用何器有利于用者當預備之有才堪軍旅者則曰可治軍

旅有不能者即曰不能三也蓋賢不舉則無以勸善不肖者不罰則無以懲惡果能于國事  
 調理咸宜所養之子孫有益所立之臣僚有益此心不愉快乎勝兒勝部五衛拉巴斯  
 希布台吉頂諾木台吉塔古他不能饋餉貸他不能大竹台吉等各率所屬軍民牲畜并各  
 處蒙古共五百戶叛來皆列等賜職仍賜貂裘金銀布帛及房田奴僕小馬等物  
 初扎倫布爾貝勒執滿洲使者與夜黑殺之又有往蒙古使者屢被殺戮於路奪其生畜  
 帝恨之於四月十四日命阿布太台吉得格爾台吉債乘佩台吉姚托台吉領兵二千往討  
 之至二十一日連夜疾行二十二日方曙過羅地渡遼河縱兵急趨有前鋒總兵代木布領  
 精兵五十先至厄兒格勒處遇昂剛之民遠抄掠百里乃與參將希爾布兒乘蝦至昂剛  
 房處攻之昂剛率妻子併二十餘人乘牛車而奔押希爾布兒乘蝦領三十餘騎下馬代木  
 布領十餘騎駐馬而立昂剛避下馬之兵直衝代木布代木布抵回當先射之昂剛部下  
 人舉小輪刺中代木布口遂墮馬傷重而死我兵衝入殺昂剛父子併從者于一處盡獲其  
 妻子軍民牲畜及提乘土台吉妻子而回乃其部屬也五月初六日帝出城迎之至四  
 十里古城備南相見因克敵乃擊旗八杆吹螺拜天畢隨帳其出征王臣叩見乃設宴勞之  
 次日將所得人畜先賞出征將士其餘列等以賜各官是日天雨帝曰蒙古之國猶此豈然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三

暨合則致爾蒙古都合則成兵其散猶如雲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時吾當取之計畢乃還  
 時乘土妻子軍民既被擒乃致齊哀懇曰乘土齊妻於主乘爾汗臣自來無罪故父在日  
 罪誠有之今大兵下臨惟孤身得脫妻子俱成俘獲以汗明恕聖臣微衷或有赦還意乎  
 者汗曾云乘土爾即於血戰中憤毋懼怯若果非憐憫道一使來帝于是遣使告以妻子不  
 會凌辱俱存無恙乘土遂來叩見即將其妻子與之俱歸十七日蒙古驛兒沁部孔課里貝  
 勒送女來上命債乘佩台吉都督台吉至六十里外宴迎入城復設大宴與阿古格台吉爲  
 妃六月初九日帝御八角殿聚御妹阿儿格火今及乘公主訓之曰天作之君凡制禮作樂  
 豈可不體天心然天心何以體之莫若舉善以感發其善者誅惡以懲創其惡者如我國諸  
 王中亦有被貶責者豈于我有隙哉不過因其素亂綱常法所不容耳即執政諸王尚不令  
 枉法爾等女流苟犯吾法再豈肯縱恕以敗綱常乎男子披堅執銳共殲于陣者蓋因不肯  
 同心之約故以身殉國耳爾居家女流違法行背理之事有何好處吾之所以將汝等妻諸  
 大臣者原酌其才論其功而匹配之也豈令受制于汝乎若爾等悍惡凌逼其夫較之鬼魅  
 尤甚如高物俱賴日光而生爾等常乘我之光各安其分可也又謂御妹曰姑若不預訓諸  
 女備犯事之後汝母阻我帝諭諸王曰勝兒勝部王原任意獨行無所約束今之米歸榮而

更圖其榮逸而更求其逸也凡輪特衛王來附是因君不仁故慕我而來歸也此降王等凡有罪過當以八因山王視之僊罪有可誅無致之死令還其地可也又曰爾等降王凡在我國結婚立家而娶吾女者勿以吾女為畏朕原汝等遠附故與之豈令汝受制于吾女乎吾嘗聞勝兒勝部諸王以女妻左右近臣者多侮其夫而虐其國人若吾女有似此不賢者汝等毋輒殺傷即告朕知罪當誅則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另以別女妻焉或有不賢而不告朕是汝等之過告之而不責其非是予之過凡有艱苦之情切毋自諱各有心事當盡告之二十八日諭曰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凡有官職者果恪守乃職夙夜匪懈盡心以為國者吾視之如子誠為有益若懷憂憤安佚之心而怠慢天職則視之如子竟何益耶爾等各宜竭力為國今漢人蒙古并各國雜處國中其逃叛盜賊詐偽橫逆者當細察之爾等若嚴加察訪則惡者無暇於為惡國有不治者乎爾等心方安方見養汝等之益也若俱耽安佚而不稽查之惡者竊發而為亂則爾等心不安會養汝等竟何益哉創業則難今既得之而汝等不敬謹以供職則吾所養之恩更將何以報耶十月二十日大臣塔兒漢蝦卒年四十八帝親臨痛哭之塔兒漢蝦名喇兒博特也初勝兒勝部巴玉特爾答兒漢巴土魯貝勒之子恩格得兒台吉先諸部來叩見求婚帝嘉之將御弟喇漢把土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四

魯貝勒女巽代郡主妻之往送其地至是甲子天命九年正月與郡主同來欲率部乘請命求往東京帝嘉其意欲厚養之與之誓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捨其己父而以我為父捨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弟兄為弟兄棄其故土而以我國為依歸若不厚養之則寧不祐矣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養無間則天自保祐俾吾子孫大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魯台吉戒桑孤台吉勝兒哈喇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考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長水草榮昌恩格得里亦誓曰蒙恩父汗厚養若忘其恩父思回本國不以汗之喜怒為喜怒猶念故國兄弟而懷二心者寧不祐矣及其身若同心共意則皇天眷顧俾子孫世食汗祿永享榮昌誓畢上以制誥賜恩格得里暨郡主其文曰恩格得里後若有罪惟違不赦其餘一切過犯俱不加罪且昔居汝國吾女固仰望于汝今移居至此爾則倚賴吾女但吾女或侍親族而慢其夫者或有之爾爾有何事苦吾女也爾心或受吾女之制而不得舒吾惟汝是庇汝雖死吾女必不瀆愛以姑息之也初六日命大王三王四王并阿布太姚托阿吉格戒桑孤勝兒哈喇都督等台吉領兵往移恩格得里并弟莽古兒代部下人民諸王即奉命移都乘車出東京迎至張義站大宴之恩格得里弟兄各賜以駝鞍駿馬貂裘恩格得里子嚮孛滿哈井莽古兒代子滿

柱石里各賜獵獲裘裘遠遼京復賜恩格得里等人牛金銀蟒段布帛貂鼠狍狸皮及房田應用之物仍以平虜俟人民賜之二月十六日皇弟董里革免貝勒薨年四十三歲初與勝兒沁部遣使往來者數年至是復遣使詣其處約固和好其部長遠遣使齎書來書曰奧巴叻台吉等致書于明掩乘光威震列國容主陛下吾嫩江台吉等聞汗諭莫不欣服然主持其大事歲之自汗再等莫有敢違命者但在哈兒汗及勝兒勝部知吾等與異國同謀必來征伐將何以為我謀也惟汗籌之而已帝遂遣榜什庫兒輝希爾往與奧巴阿都奇答兒漢歹齊莽古台吉等會盟宰牛馬置白骨血土酒肉各一碗焚香而誓曰滿洲那兒沁二國因有查哈兒欺凌之憤故以盟誓昭告天地願同心合意既盟之後滿洲若為查哈兒奇貨所誘中其巧計不令勝兒沁知而先與之和者寧不祐降以災殃如此骨暴血出土埋而死若勝兒沁為查哈兒奇貨所誘中其巧計不令滿洲知而先與之和者寧不祐降以災殃亦如骨暴血出土埋而死果能踐盟則天地祐之壽得延長子孫萬歲永享榮昌誓畢庫兒輝希爾與勝兒沁使書來帝命大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魯台吉戒桑孤台吉勝兒哈喇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考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率白馬烏牛對來使同前立誓書而誓之四月內命宗弟多畢王善背胡吉往祖居虎欄哈達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五

土阿喇處移先陵三人承命至皇祖考妣及皇后諸陵前用太牢祭畢乃移諸靈柩肩輿以行輅分黃紅各有其等皇祖考用紅輅中宮皇后用黃其大父李敦把土魯魯弟打喇漢把土魯齊把土魯宗弟胡里哈奇皇叔塔又用紅輅日宰牛祭奠沿途不缺將至帝率諸王臣令乘軍被掛出東京二十里迎至接官亭命東草為漢人形放砲吶喊斬草人以奪其地帝贊諸王軍士俱俯伏道傍候皇祖考及皇后靈柩乃起至東京城東北四里崗上建立靈堂安設之乃盛陳祭儀宰牛羊多焚金銀紙張以祭諸靈躬詣皇祖考靈前跪奠祝曰吾征大明以復祖父之讎遂得廣寧遼陽今迎先靈葬於所獲之地乞祖父上達天地神祇冥中默祐可也祝畢再拜而起其繼妻漢代皇后及皇子阿兒哈爾免士門靈柩亦同移於此五月大明毛文龍令遊擊三員領兵順鴨綠江越長白山寇滿洲東界所屬輝發地時有滿洲守將索兒東剛擊破之追殺三日其兵無一人得脫二十八日勝兒沁部乘剛兒賽台吉送女來帝設宴與皇子多兒叻台吉為妃八月初十日駙馬總兵官阿爾里卒年六十四命皇后等往弔之帝于宮中大備曰佐吾創業諸臣何無一人在後送我也月帝聞毛文龍兵渡朝鮮義州城西鴨綠江入島中屯命整白旗固山副將冷格里鎮紅旗固山遊擊兼副將事兀善領兵一千往襲之于途中獲一諜者詰之告曰查則渡江入島收獲夜則飲兵過

江宿于贛州西岸冷格里連夜領兵從於山僻處前進遂隱伏至天明料大明兵已渡江遂縱兵前進大明偵探未及擊砲傳冷格里即渡夾江突至其島大明兵將大驚俱拋戈潛走冷格里等于陸地掩殺五百餘人其餘船渡江皆溺死冷格里等盡焚其糧而回乙丑天命十年正月朝鮮國韓德來降謂父韓明廉與總兵官李果謀竊兵攻王京國王遣兵迎之為明廉等所敗遂棄城而走二人領兵入城有李果部下中軍執二人殺之明廉子潤與姪義脫走來歸帝賜韓德遊擊之職韓德備禦之職仍給妻奴房田牛馬財帛衣服一切應用之物帝謂諸王曰吾宗室中有拜妻戶胡星剛二兄者昔日惟知貽我之憂毫無利益我又兀喇爾岳母本曰胡星剛及夜黑圖岳母等皆被其夫與我為難有何益哉然受敬之禮亦不可廢遂令人謂二兄并岳母星剛及夜黑圖布古太金白石二人妻入中宮延二兄于上座賀正且行家人禮先拜二兄後拜四繼回至東榻下鋪氈而座后妃三人亦行婦禮畢設宴帝跪而酌酒令人奉之皇后妃等亦跪跪令侍婢勸飲宴畢仍賜二兄補服衣送還帝問大明遣兵一萬由海上至旅順口營城駐兵乃於正月十四日命三王領兵六千赴之盡殺其兵毀城而回二月廓兒沁偵察貝勒子兀革古台送其妹來與四王為妃四王迎至瀋陽北園宴之將至帝與諸王及后妃等出迎十里大宴入城復設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六

宴以禮成配因其送婚遂優待之賜以人口金銀蟒服布帛盔甲器飾物命之還三月帝聚諸王臣議欲遷都瀋陽諸王臣諫曰東京城新築宮闈方成民之居處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瀋陽渾河通蘇蘇河於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籌慮已定故欲遷都汝等何故不從乃於初三日出東京宿虎皮驛初四日至瀋陽是日有前遣去剛兒塔富哈納塔羽三人招幹兒哈都三百三十人而至初上命宗弟王善副將答主戶世兒革領兵一千五百討幹兒哈都至是聞其大變而歸乃改而迎之於四月初二日出城初三日至避殿行獵四日至木胡角落會之宰牛八隻祭旗畢王善等率乘軍叩見帝曰爾等所向俱利否王善對曰仗汗洪福所到之處俱利遂叩首帝與三臣接見畢乃以酒二百罇併所獵之獸百餘籠三軍及降民等而回十三日至瀋陽北園復宰牛犖四十四酒四百罇設四百席大宴勞之未時入城賞王善答主戶世兒革從征軍士每名銀五兩二十三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七

也至於上待下下事上務以真心實意愛敬之慎勿懷虛假之念且我滿洲原與漢人蒙古國別俗殊今共處一城如同室而居若侮虐其下則卑幼者必無得所之期雖些須飲食亦常聚宴以示親好然吾之所指示者此耳汝等毋負朕言可也六月二十七日大明毛文龍三百兵夜入瀋州南蕪寨衝至官屯方欲越牆時屯中未及准備有齊加奴妻先執刀與那代賣士二人妻內暨車轎為首登牆截殺其兵數人遂墜牆驚走有守瀋州總兵楊古里領兵盡追殺之帝聞而奇之乃宜聖賜齊加奴那代二人妻備製之職賣士妻千總之職以金帛牛馬列等重賞之名自此播揚于國中八月命修布路阿兒代冒海光石等率兵守瀋州重修北城四人奉命修城將半有事遼山海二處兵自娘娘宮渡河夜半來攻守城諸將追殺直抵河上人馬溺死者甚衆獲馬七百匹盔甲器械無算修布路等獻功帝出迎十里宰牛八隻祭旗畢將所獲馬匹列等賞散之將各賜銀牌一面其餘馬匹散與乘軍初命遊擊布兒便蝦備備備七扎諾色牛克著內東貴尼勒領兵二千討東海南胡兒哈都招五百戶而來帝聞之迎至渾河出征諸將並招來首領叩見畢大宴乃還初命騎虎剛木第厄二人領兵討東海北掛兒都時獲人二千而來帝出城迎之大宴而回初九日廓兒沁奧巴開查哈拉圖靈丹汗與兵來侵乃遣使馳書于帝曰向者我二國會宰白馬為牛對天地掃血結盟願為一遇有敵兵必互相救援今聞南查哈拉與北阿祿會靈丹汗舉兵於九月十五日乘河未結草未枯來夾攻我自去年欲探其與兵之的實往告不意汗已預聞急遣益撤木乘二馬先來告我今聞舉兵已實助兵多寡唯汗裁之其他手火器乞助千人五衛王中吾不能盡知獨叻巴士魯魯則其禾欲與我合吾所恃者叻巴士魯魯二人而已其宰賽巴剛塔兒漢皆有附查哈拉加兵于我之意彼若連兵而來乘虛襲後其算唯在汗也帝覽畢遂修齊答之曰奧巴叻台吉汝用兵或多或寡吾皆應之不必過慮也蓋兵不在衆寡惟在乎天凡國皆天所立者也以乘齊齊天豈容之但當堅備城郭守禦於城上彼不能拔必退若折兵敗走彼國自壞即不敗而回彼知難取亦不敢復侵汝自無虞矣昔土們扎散免汗即也曾征輝發時輝發兵五百帶甲僅五十人與之戰不勝而回以後無復敢侵凡兩軍交戰勝負難必有兵寡而欲出戰者此人必是怯敵欲其便於走也慎勿從之若據城待戰伺其攻城不拔即時棄樓一戰而致勝者誠為英勇者也汝設欲與之和而圖無事昔汝那兒沁王等會與土們扎散免和好至今屢屢來侵汝等何罪之有即與和以圖無事彼果有意侵汝即日無罪彼遂于休那大明朝鮮凡喇輝發夜黑哈達滿洲苟無城郭蒙古豈令我等得安居哉因我等之弱所以恃城池也於初十日發砲手八人遣四使

齊齊往送之初查哈拉扯臣汗卒孫靈丹立盡存石納明安術歹青也人民歹青率其妻并六子扎兒布色冷功革石答答剛里馬兀里占叛歸奧巴哄台吉時青子扎兒布色冷從那兒沁來賜帝賜蟒衣四件玲瓏金帶二束甲十二副刀二口槍狸裘裘二領貂皮百張青鼠皮千張海獺皮二張又厚賜銀器服帛等物令之回甘泉鋪南海州所屬張屯漢人欲叛密以人通毛文龍文龍遣兵三百夜襲其屯屯中滿洲人身無甲冑與之戰殺其四人敵遂敗走時防海州邊將戒沙兀兒坤聞砲聲即領兵追之殺兵百七十七日帝因臣民嗜酒遂降旨諭之曰自來會開飲酒之人於飲中得何物於飲中增何壽如是利益者有耶飲酒者與人爭鬪以刀傷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醉馬傷其手足折其頸項而死或為奇鬼所戲而死或縱酒成疾而死或仆于途路而失衣帛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壞其器皿消乏其家業者有之似此種種無益苦悶之矣况饑饉時酒不能飽飯可食燕可食夫酒與食同是五穀所造酒能傷人食飽飽人何不食其飽人者而飲此傷人之酒也無量者飲之喪身有德者飲之收德更且見踰于君上至於夫飲而為妻借妻飲而為夫惡奴僕因之而逃亡飲酒有何美哉古之賢者有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佞言聾人之聽必壞道皆酒美人之口必敗德可弗戒歟初命子阿拜將拜巴布泰領兵一千征東海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八

虎里哈部二路進兵幾人一千五百十月初四日乃至帝出城迎之大宴而回十一月初五日奧巴哄台吉遣五使告急曰靈丹汗舉兵來侵其勢已見帝遂調各處軍士于初十日率諸王臣領大兵往助之至開原鎮北關與兵馬因先射獵之故馬甚羸乃選精騎五千命三王四王阿布泰跡兒哈喇阿吉格芍托查哈拉集台吉等領兵往助帝率大軍而回三王等兵至擊安塔其靈丹汗圍奧巴城已數日攻之不下聞滿洲援兵至急夜遁遺駝馬無算圍遂解諸王乃還內寅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諸王統大軍征大明十六日次于東昌鎮十七日渡遼河于曠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後如流首尾不見旌旗劍戟如林有前鋒軍西平堡提哨探問之告白大明兵屯衛一千大凌河五百錦州三千以外人民隨處而居大兵將至屯衛守城參將周守廉率軍已遁帝令八官領布兵四萬將海岸糧俱運貯屯衛大兵前進錦州遊擊蕭聖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七城軍民大懼焚房殺而走二十三日大兵至寧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大路安營放捉獲漢人入軍遠往告吾以二十萬兵攻此城破之必矣爾衆官若降即封以高爵事遠道哀憐煥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寧遠二城乃汗所棄之地吾恢復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乃謂來兵二十萬也吾已知十三萬豈其以爾為寡乎帝

即令軍中備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戰車覆城下進攻時天寒土凍堅城破壞而不墮軍士奮力攻打寧遠遠道哀憐煥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鎗砲藥糧雷石齊下死戰不退滿洲兵不能進少却次日復攻之又不能耐乃收兵二日攻城其折遊擊二員備禦二員兵五百二十六日聞大明關外軍所需糧草俱屯於覺華島離寧遠南十六里遂命兀內革率八固山蒙古又益兵八百往取之見大明守糧參將姚繼祖一軍金冠遊擊李善張國青吳遊擊於水上安營營水十五里以戰車為衛我兵未擊處殺入遂敗其兵盡殺之又見二營兵立于島山之上遂衝入亦盡殺之焚其船二千餘及糧草千餘堆復回大營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衛將糧草盡焚之二月初九日至瀋陽帝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下遂大憤忿恨而回三月初三日帝曰吾思慮之事甚多意者朕身倦情而不留心於治道歟國勢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歟功勳正直之人有所傾倒歟再慮吾子嗣中果有效吾盡心為國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謹於政事否又每常慮慮敵國之情形當此晝夜躊躇之際有啓沃朕心覺精神行陣者人而坐談可也若通敵之人朕以思議質彼必令彼以己見復我驍勇之人於吾言須當切記大凡語言有閑論之而忽入於理者亦有粗言之而忽入於精者有等人既不能言又無勇敢開觀吾面坐聽吾言可不令人燥燥耶爾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九

之才調規模吾已知之矣將欲觀面斥之恐爾難受故不出諸口諺有云一人善射十拙隨而分肉賈人理治之國而汝坐享之英雄陣獲之物而汝坐分之賊如苗之有莠也爾自為爾所為進吾前何益初帝與五衛王等盟會言征大明與之同征和則與之同和後五衛王等背盟私與大明和殺滿洲所城軍獻首于大明多受其賞又屢劫滿洲使者財物生畜由是與之為惡于四月初四日率諸王臣統大軍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邊渡遼河安營選精騎令諸王率之急進尋其居處親率軍繼之于初六日大兵晨夜前驅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進前鋒四王二王阿吉格芍托查哈先至曠野寨曠野乃阿巴林部巴林寨奴僕從者數人棄寨而走滿洲諸王隨後追至曠野且戰且走忽背後一王突至曠野措手不及被射死于馬下射之者乃四王也後大兵繼至取一帶屯寨收其牲畜初九日令大王二王四王雙跡兒哈喇阿吉格姚托查哈集台吉等領精兵一萬往石拉木魯遇有人民即收之如馬力不及則回復令三王及八固山諸將率兵二千隨前去諸王繼進諸王馬疲欲進不能未至其地而回三王連夜而進與四兵之路相連遂渡石拉木魯河收獲牲畜無算乃還大營帝率兵回科坤河邊安營五月初一日宰牛八隻祭旗舉初二日將兒勝部巴林衛喇班他不能與弟得兒格里率百戶人來降喇班他兄弟係是日將所獲人畜

五萬六千五百俱列等賞給將士大明毛文龍遣兵襲鞍山驛城守巴布泰敗之殺兵千餘  
 生擒遊擊李良美帝聞鞍山有警即夜入瀋陽諸王俱向鞍山進發至途中聞敵兵已敗乃  
 四十二日大明毛文龍復遣兵襲敵初更攻城南門城中矢盡齊下大明少却而陣  
 兵官把都里自山向下哨喊而入敵遂敗追殺其兵二百餘十六日帝聞喇兒沁部奧巴  
 台齊來叩見以奧巴乃異國之都領也即命三王四王并乘台吉等遠迎之行三日遇于中  
 園城行接見禮大宴畢至汎河郊外奧巴亦率牛羊以宴諸王次日諸王復設宴答之二十  
 一日奧巴將至帝駕前乃出郭迎十里隨帳奧巴率部屬列于帳前同賀兒沁代攝沙喇兒  
 二台吉進見叩首奧巴復詣帝膝下再拜禮見帝離坐答之賀兒沁代攝沙喇兒二人隨之  
 亦各如此見畢復位而跪帝問台吉等安否後諸王亦依次行禮見禮奧巴等獻貂皮貂裘  
 駝馬曰我等之物俱被查哈拉喇兒所掠去竟無堪獻者帝曰彼二部兵原為貪得  
 而來掠其所有不待言也今爾我無恙得相會足矣遂大宴畢各賜駝馬馬匹金頂帽錦衣  
 金帶奧巴大喜曰今蒙賜太厚吾等重後必有報以之日是以且喜且訝而未敢深信也帝  
 曰我須之物何足為重但以後爾與之物不過隨其心而已雖肯以好物給之爾等若見  
 王所服之衣暨奇異之物即任意運取之可也遂與奧巴等同入城每日設宴待之甚厚奧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

巴合賀兒禾代攝沙喇兒二人問諸王曰汗會許我以女若果允之吾可娶也諸王轉奏之  
 帝乃酌定大設宴具資資以禿龍台吉女阿姐妻之禿龍乃打喇圖把土六月初六日幸白  
 馬島牛與奧巴結盟誓曰我本安分守己之人被大明國并查哈拉喇兒所掠掠奪無  
 奈乃昭告於天遂佑之又查哈拉喇兒所掠兵使喇兒沁部奧巴亦蒙天祐今奧巴憤恨  
 二部為國事來與我共議彼此受厄之人蓋天所授合也如能體天心相好不替而無欺誑  
 者天必眷之不然天必咎之降以災危和好後子孫有敗盟者天亦以災危咎其人如克敦  
 盟好天自永為眷顧奧巴誓曰天命入主中原公正明汗奇緣遇合奧巴今以盟言告天吾  
 願兒沁王等自事扎撒兔以來忠心如燈哈拉喇兒未有分毫今欲相好而不得彼  
 唯知劫殺不已將我耶兒沁部諸王屠殺幾盡後無事而殺我搭賴台吉後宰妻又殺我六  
 貝勒因無事劫害不圖和好吾等故成敵也彼謂我敢于抗敵因以加兵幸皇天默祐得脫  
 又得滿洲汗協助吾不敢忘天所祐汗所助故來此滿洲汗祝天地盟好若渝盟忘恩仍與查  
 哈拉喇兒相和者天罪以災危如踐盟言不忘汗恩天必眷之後之子孫倘有敗盟者皇  
 天亦以災危罪其人如守盟言世好不替天自永為之眷顧時宰牛馬盟于渾河岸當天  
 香獻牲帝率奧巴三跪九頓首畢將二誓書宣于衆焚之初七日大宴奧巴賜以汗號帝曰

有過惡者天符之致令國勢衰敗存正念者天祐之為君而國乃興矣德之主宰在天查哈  
 拉起兵來齊奧巴皇天祐之當時昆仲奔北奧巴獨力抵敵吾故順天道賜名吐舍免汗其  
 兄土美為妻打兒汗弟布塔七為扎撒兔都領賀兒禾代為青著里免復賜盃甲并四季衣  
 服諸般銀器鞍轡鞍布帛奧巴等謝賜號之恩初十日吐舍免汗留妻胞姐自回本地帝  
 率諸王臣廷之路經一宿設大宴至滿洲河南崗處令大王二王送至鐵嶺遂還二十四日  
 帝謂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東郭王俱哈達夜無兀喇輝發蒙古俱食財貨尚私曲不尚公  
 直昆弟中自相爭奪殺害乃至於敗亡不待我言汝等豈無耳目亦嘗見聞之矣吾以彼為  
 前鑒預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間美女及用良馬須破格  
 償之凡軍中所獲之物毋得隱匿而不明分子乘當重賞財可也此言每當會訓誠慎毋違  
 忘而行貪曲之事諸王昆弟中有過不可不極力進諫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諫其過誠為同  
 心共事人也昔術執云說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又忠經云諫于來形者上  
 也諫于既形者下也遠而不諫則非忠也凡事勿謂小而無害不知由小及大有損于國者  
 多也凡我朝言與非成說汝等豈敢以于汝等耶昔宋劉裕謂羣臣曰自古明君賢相皆由  
 困而亨舜發軔於傅說聖祖肇基於魚鹽百里奚食牛天意何居羣臣對曰君相之任大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一

任也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心志使之屢慮事物而內不得安勞勛骨使外不得逸  
 體體廣使食不得充所以勵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人而為君必能遠圖事是人而為相  
 必能悉民隱天意如此而已若人之言誠為善論天意者也以朕觀昔者為君致令國受其  
 禍以享安逸者為君致令國受其苦天見我國之民甚苦故降吾身屢屢幸使之推己以  
 及民吾親苦所聚之民恐爾諸王多享安逸未知艱苦有勞其民不知有德政方可為君為  
 王否則君王何以稱也吾昔日會將所慮慮之言明謂吐舍免汗既而曰恐汝 意莫不以  
 人執無心何為而出此言吐舍免汗對曰以苦言歸人令其流涕者愛之也以甘言歸人令其  
 悅怡者不愛之也今汗愛我而有此謂天若亡我我或忘之矣吾心決不敢忘吐舍免汗有  
 此言爾諸王亦如此心領所訓承我其業而篤行之可也昔定帝自汗京幸故都會事府在  
 山之謂太子曰汝勿愛也國家當以賞示信以罰示威商賈積貨農夫積粟八關山在  
 王職我之後亦如是嚴法度以效信賞必罰使我不與國事得坐觀爾等作為以舒其懷可  
 也昔畢魯調與諸王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滿洲河溫泉沐養十三日大漸欲還京遂乘  
 舟順代子河而下遣人請后迎之于渾河相過豐饒堡離瀋陽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  
 未時崩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八為國事子孫早有明訓隨終遂不言及羣臣輪班以肩帝柩

夜初更至清陽入宮中諸王臣并官民哀聲不絕帝后原係夜無國主攝橫奴貝勒女崩後

復立兀喇國滿泰貝勒女為后饒幸委然心懷嫉妒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為帝之明所  
 制留之恐後為國亂預遣言於諸王曰倘吾終必命殉之諸王以帝遺言告后后支吾不從  
 諸王曰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后遂服禮衣盡以珠寶飾之哀請諸王曰吾自十二  
 歲事先帝豐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兒咄咄多餘當恩養  
 之諸王泣而對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于是后於十二日辛  
 亥辰時自盡壽二十七乃與帝同柩已時出宮安厝于清陽城內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跡根  
 代因扎亦殉之帝自幼不飲酒心正而有德深于謀略善于用兵騎步二射總勇力出衆  
 睿知神聖不忍而得開徵言創金書順着以恩撫之速者以兵討之賞不計難則不避親如  
 是明功賞嚴法令推己愛人勵強扶弱教老慈幼恤孤憐寡人皆悅服自二十五歲後身軀  
 起帶甲值十三人不侵無罪者中正合宜天祐之削平諸部及征大明得遼陽廣寧地又  
 征蒙古威名大震有光于祖考與國開疆以創王基太祖未即位時先安之后生長子出燕  
 賜號阿兒哈兒士門次子帶善號古其把土魯繼娶后所生莽古兒奉得格魯中宮皇后生  
 皇太極即天聰皇帝也繼立之后生阿古格多里咄咄里根歹青多線克尼里克川呼里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十二

皇紀生阿布太又三紀生五子阿拜湯古太塔門巴布太巴布亥

Blank vertical columns with a seal at the bottom left.



韻表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乾隆三十年十月重開

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稍北

驥

以謏陋濫竽纂修天擬管

窺事憑珠記謹按館例凡

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

東華錄序

事實惟以

實錄紅本及各種官脩之

書爲主遇闕分列傳事蹟

及

朝章國典兵禮大政與列傳

有關合者則以片紙錄之  
以備遺忘信筆摘鈔逐年  
編載祇期鱗次櫛比遂覺  
縷析條分積之既久竟成  
卷軸得若干卷云

東華錄 序

二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謹識

東華錄卷之一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我朝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縣亘千餘里山  
上有潭曰闕門周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望氣  
者言其地將生聖人統一諸國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  
有池曰布尔瑚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固倫次正固倫季  
佛庫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袂季女吞  
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之故  
因命之曰天生汝以定亂國其以愛新覺羅為姓布庫里

東華錄 卷一

一

雍順為名母凌空去子乘小舸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枝  
及野蒿為坐具端跌其上其地有三姓爭雄長構兵仇殺  
有取水者奇其狀貌歸告眾走問語以姓名且曰我天女  
佛庫倫所生天命汝等之亂眾驚曰天生聖人也昇歸  
奉為主居長白山之東俄漠患之野鄂多里城國號滿洲  
數傳遭國人叛族被戕幼子范察僅以身免遁於野國人  
追之有鵲止其首追者以為枯木因得脫又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姓愛新覺羅氏諱都督 孟持穆居虎欄哈達山下赫  
圖阿喇地有智畧計執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半誅半

釋之盡復故地生子二長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長安

羅次安義談次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子一即

興祖直黃帝諱都督滿福生子六長德世庫次劉闡次索長阿次即

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次包即阿次寶實德世庫居覺爾察地

劉闡居阿哈河洛地索長阿居河洛噶善地

景祖居祖基赫圖阿喇地與五城相距近者五里遠者二

十里包即阿居尼麻喇地寶實居彰甲地六人名築城分

居稱為寧古塔貝勒是為六祖

東華錄

卷一

三

景祖生子五長禮敦巴圖魯次額爾衮次界堪次即

顯祖宣皇帝諱塔克世次塔察篇古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是為

宣皇后生子三長即

太祖高皇帝諱努爾哈齊稱為聰睿貝勒生明嘉靖三十八年

己未孕十二月而生龍顏鳳目偉軀大耳聲若洪鐘十歲

時

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子產獨

薄後知其才德復厚予之

太祖辭不受時有碩色納者九子俱獯悍又有加虎生子

七躡捷多力能披甲躍九牛二族強凌諸路

景祖饒才智兼禮敦英勇破滅之盡收五嶺東蘇克蘇衍

河西二百里內諸部并有其地由此遂盛

太祖母弟曰舒爾哈齊雅爾哈齊繼母弟曰巴雅喇庶母

弟曰穆爾哈齊

癸未年明萬曆十年滿洲蘇克蘇衍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

者陰構明寧遠伯李成梁遣遼陽副將攻克沙濟城殺城

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妻乃禮敦

東華錄

卷一

三

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城欲携女孫歸阿太章京不肯成梁攻

城不克尼堪外蘭請往招撫給城中人以能殺阿太章京

來降者即命為城主城中人信之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

梁誘城中人出盡屠之并害

二祖

太祖聞之大慟詰明邊吏明歸我

二祖喪與救三十道馬三十四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勅

齊

太祖欲得尼堪外蘭明人不肯且曰當令為滿洲國主國  
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同族寧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售

太祖以歸之尼堪外蘭又迫

太祖往附

太祖思復仇以

願祖遣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時年二十有五

甲申年五月

太祖往攻外蘭於圖倫城外蘭遁克其城時兵百人甲三

東華錄 卷十

十副而已 六月德世庫劄聞索長阿寶寶等子孫忌

太祖英武同謀害夜半潛至城緣梯而上

太祖覺之遁去 八月復往攻尼堪外蘭於甲反外蘭遁

追之不及太祖寶寶之子康嘉興綽奇塔覺善同謀糾合

哈達國萬汗兵劫我所属瑚濟寨而去分所獲於中途兵

部將安費揚古及巴遜率十二人追敗之殺四十人獲所

掠而還

是時滿洲別有五部曰蘇克蘇河曰渾河曰王甲曰董

鄂曰哲陳長白山二部曰訥殷曰鴨綠江東海三部曰渥

集瓦爾喀庫爾喀扈倫國四部曰烏喇哈達葉赫輝發各  
主其地互相攻戰

丙戌年七月明人執尼堪外蘭付我斬之自此明歲輸銀

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通和好焉

丁亥年正月於碩里口虎欄哈達東南加哈河兩界中平

岡築城三層并建宮室 六月始定國政禁悖亂緝盜賊

法制以立歸附者益眾國勢日盛歲以我國珍異於撫順

清河寬奠駿陽四關口與明互市

辛卯年正月遣兵畧長白山之鴨綠江盡收其眾

東華錄 卷十

癸巳年九月葉赫哈達烏喇輝發北嫩河蒙古科爾沁席

北部掛爾察部及滿洲長白山所屬朱舍里訥殷九姓之

國合兵三路來侵凡三萬人

太祖禦之於古勒山對黑濟格城結陣及戰葉赫貝勒布

寨直前衝入乘馬觸木而踏我兵吳談刺殺之敵兵遂亂

諸貝勒膽落棄眾奔潰擒烏喇貝勒布占泰斬級四千獲

馬三千匹甲于副自此遠近懾服

戊戌年哈達貝勒孟格布綠所居城北溪中流血

己亥年二月將蒙古字制為國語創立滿文 滿洲初無

字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人以難辭諭曰無難也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遂定國書頒行傳布

九月征哈達擒其貝勒孟格布綠滅之盡服其屬城

辛丑年復編三百人爲一牛彙每牛彙設額真一先是

滿洲出兵校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出一矢十矢領

以一長稱爲牛彙是年以徠服者衆編三百人爲一牛彙

其長稱牛彙額真

癸卯年正月白虎欄哈達南岡移于福居蘇克蘇河加

東華錄 卷一

哈河之間赫圖阿喇地築城居之

乙巳年三月更築大城環之

丙午年蒙古諸貝勒遣使尊

太祖爲神武皇帝

丁未年九月丙申慧見東方八夜方滅指輝發國時輝發

叛是月率兵征之克其城誅其貝勒拜音達里父子遂滅

輝發

己酉年侍衛扈爾漢征東海渥集部所屬之濔野路取之

收二千而還

庚戌年額亦都率兵往東海渥集部之大木都魯後分寧古塔尼馬察四路招其部長康古禮等同師取雅攬路伴萬人

辛亥年七月命阿巴泰費英東安費揚古率兵取渥集部

之烏爾古宸木倫二路 十二月命額駙何和里巴圖魯

額亦都達爾漢侍衛扈爾漢率兵征渥集部之虎爾哈路

寬其札庫塔城伴二千人

壬子年烏喇國背盟

太祖親征之克其臨河六城毀之

東華錄 卷一

癸丑年正月復親征烏喇破于伏爾哈城大敗之乘勢克

其城貝勒布占泰遁竄葉赫收撫其屬邑烏喇達古

乙卯年 明萬曆四十四年 既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彙額真

五牛彙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每固山額

真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黃紅藍白四旗至是添設四

旗恭用其色廂之共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

路地狹則八旗合一路每戰長矛大刀爲前鋒善射者從

後衝擊精兵勿下馬相相接應克敵後核功必以實 又

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扎爾固齊十人佐理五日一視朝

凡有聽斷先經扎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臣五臣審問言於眾曰勅議定奏明

丙辰年羣臣尊

上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元年是年 上五十四年 有八明萬曆四十四年

七月

上諭議政五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至生亂國人有事當訴于公所毋訴于諸臣之家其有私訴者曾付以鞭索俾執而責之負勒諸臣有罪束身靜聽如例審斷有執拘不服者加以重罪凡事俱互詳一聽斷

東華錄 卷十一

于公所 命扈爾漢安費揚古征東海薩哈連部取河南河北寨三十六 八月黑龍江橫結冰橋一道約廣六十步引兵度之遂取薩哈連部十一寨又招服便大路諾落路石拉忻路長四千丈

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三月征明臨行書七大恨告天其詞

曰我之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畔邊 誣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起衅我尚欲修好設俾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踰疆土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

明復渝誓言遣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海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里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山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眾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復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辱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而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

東華錄 卷十一

九

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于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扈爾漢諸國合兵侵我故天厭扈爾漢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遂率步騎二萬圍撫順城遊擊李永芳降撫順東川馬根單三城及台堡悉下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廣寧總兵張承蔭率師往援我軍乘風奮擊大破之張承蔭及副將額廷相泰將蒲世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

天命四年正月征葉赫取大小屯寨二十餘及蒙古游牧畜產 二月明經畧楊鎬率總兵杜松趙夢麟王宣劉綎李如柏馬林副將賀世賢麻岩道員張銓康應乾閻鳴泰潘宗顏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七萬于三月初一日出邊分四路進攻並趨我都城 三月二十九日明總兵杜松等督兵六萬出撫順關而南偵卒以明兵進董鄂境告

太祖曰明使我先見南路兵者欲誘我南也其由撫順西來者必大兵也破此則他路不足患矣即統兵出而令大

東華錄

卷一

十

貝勒代善前行過札喀關四貝勒曰界凡山上我築城夫役在焉倘明兵攻之奈何遂急進界凡對明兵而陣初我國防衛築城夫役之兵四百人伏撒尔湖谷口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凡山之吉林岩杜松營于撒尔湖山而自引兵圍之衆貝勒至遣千人往助吉林岩

太祖亦至曰先破撒尔湖山所駐兵則界凡山自喪胆矣于是分右翼一旅與左翼四旅合攻之不移時破其營而所遣助吉林岩之兵自山馳下擊明兵右二旅兵渡河夾

擊明兵之在界凡山麓者大破其衆杜松王宣趙夢麟等戰死追奔二十里時馬林營于尙間岩嚴兵自衛潘宗顏一軍距西二里外營飛芬山明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營于空聞蕩漠地四貝勒奮勇衝入明兵大敗念遂希泌陣歿太祖親馳至尙間岩明兵突至大貝勒怒馬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急進明兵大敗斬其副將麻岩等馬林遁免

太祖復馳攻飛芬山潘宗顏全軍盡沒乃凱旋還都聞劉綎由寬奠口李如柏由清河進虎欄路謀犯都城遣大貝

東華錄

卷一

十一

勒三貝勒四貝勒往禦劉綎而留兵四千于都城待如柏等初劉綎出寬奠進董鄂路先遣萬人前掠將趨阿布達里岡布陣四貝勒率兵登岡馳下擊之戰方酣大貝勒率左翼兵自山西夾攻明兵潰我兵追擊與劉綎遇綎倉卒不及陣遂戰死時明海蓋道康應乾合朝鮮兵營于富察之楚遂勒兵攻之明兵發火器忽大風晝晦烟塵反撲敵營我軍乘之殲其兵萬人應乾遁朝鮮元帥姜宏立率衆降楊錦聞三路兵敗急撤李如柏賀世賢等還 六月率兵四萬取明開原城明總兵馬林副將于成龍叅將高真

遊擊于守志守備何慰官皆歿于軍建宮室于界凡城內及諸臣兵民廬舍 七月

上率兵攻鉄嶺城斬明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恭等攻其城蒙古喀爾喀貝勒介寨來援我師追敗之擒介賽等十餘人俘獲甚眾先是

上夢天鷲白鶴等翱翔上下

上羅得白鶴一呼曰得蒙古介寨矣覺以語妃至是果然

八月征葉赫其貝勒金台吉居東城

上親圍之布揚古居西城命四貝勒率兵圍之未幾東西

東華錄

卷十

十一

城俱破執金台吉布揚古縊殺之虜城盡降盡殺明兵之助守葉赫者 自是開拓疆土東至海西至明遼東界北自蒙古科尔沁之嫩烏喇江南暨朝鮮國境凡語言相同之國俱征討徠服而統一之

扈倫國四部始末

哈達國萬汗姓納喇其國原名扈倫後建國于哈達地因名哈達乃吳喇貝勒始祖納齊卜祿七代孫也其祖克習納都督為族人巴代達爾漢所害萬奔習北部相近之綏哈城居焉其叔王住外蘭奔哈達王其部落後為叛者所

殺其子博爾坤舍進殺其人以報父仇迎兄萬于綏哈城為部主萬于是攻取附近諸部遠者又招徠之其勢乃盛

遂稱漠國號哈達其時葉赫烏喇輝發及滿洲之澤河部俱屬之萬為人殘暴驕貨無厭羣下效尤擾害諸路以故所創基業即自敗其民多叛投葉赫先附諸國皆叛萬卒

子應尔于立八月卒弟康古魯立卒弟孟格布祿繼之已

亥年滅 輝發國本姓益克得里原烏龍江岸泥馬察部

人始祖昂古里星吉力自黑龍江載木主遷于渣魯居焉

有扈倫國人噶揚噶圖墨土姓納喇氏居于張地因附其

東華錄

卷十

十一

姓宰七牛祭天改姓納喇星吉力生子二長留臣次備臣備臣生納領噶耐寬納領生拉哈都督生噶哈禪都督噶哈禪都督生齊納根達爾漢齊納根達爾漢生王机努王机努招服輝發諸部于輝發河邊扈尔奇山築城居之因名輝發其時蒙古察哈尔查薩圖土門汗自將圍其城不克而還王机努貝勒卒孫拜音達里殺其叔父七人自為貝勒丁未年滅

烏喇國本名扈倫姓納喇後因建國烏喇河岸故改名始祖名納齊卜祿生商堅朵尔和齊商堅朵尔和齊生加底



喀碩朱古加麻喀碩朱古生綬屯綬屯生都尔机都尔机生子二長克習納都督次古對朱顏克習納生轍轍木轍轍木生萬古討朱蘭生太蘭太蘭生布顏布顏盡服烏喇諸部築城于烏喇河岸洪尼地自稱貝勒生子二長布于次博克多布顏卒子布于立卒子滿太立至滿太弟布占泰癸丑年滅 葉赫始祖蒙古人姓土默特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姓部遂據其地冒姓納喇後遷葉赫河岸建國名始祖星根達爾漢生席尔克明鳴圖席尔克明鳴圖生齊生噶尼齊生噶尼生楷孔格楷孔格生太梓太

東華錄

卷一

南

來言我使被殺乃誅康喀兒拜虎後碩色吳巴什竟逃歸三月論諸臣功序列武爵分總兵官品級為三等副將遊擊亦如之象牛象額真俱為防禦官每牛象下設千總四員 六月樹二木於門外有欲訴者書而懸之木覽其顛末而按問焉由是民情無巨細皆得上達 八月太祖親征明由懿路蒲河二路進追擊明總兵賀世賢等抵瀋陽北門斬百餘級 十月自界凡山于轍尔湖築軍民廬舍

東華錄

卷一

北

斡生子二長青佳碧次楊吉碧兄弟綬服葉赫諸部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青佳碧楊吉碧皆稱貝勒明萬歷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受哈達賂誘青佳碧楊吉碧至開元殺之青佳碧子布寨楊吉碧子納林布祿各繼父為貝勒成梁屢攻之不克及納林布祿弟金台吉布寨子布場古嗣為貝勒天命四年己未俱亡

天命六年 明天啟元年 二月親掠明奉集堡 三月大軍征明 攻瀋陽城明兵出城禦我我師縱擊明兵七萬俱潰陣斬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拔其城盡殲其眾明總兵陳策兵二萬營黃山渡渾河來援 太祖率兵迎之斬陳策及參將張名世餘黨溺渾河幾盡 又有三總兵李秉誠朱萬良姜彌來援四貝勒迎擊三總兵遁追斬三千餘級復擊渾河以南步兵斬副將董仲貴 參將張大斗悉殲其眾庚申乘勝前進至虎皮關辛酉至遼陽東南明總兵李懷信侯世祿蔡國柱姜彌董仲撲率兵至四貝勒擊之明兵大潰距城南七里駐營壬戌我左

四旗兵奪武靖門橋樹梯登城奪西城一面據其兩隅是夜城內明兵列炬拒戰達旦道員牛維耀高出邢慎言胡加棟戶部郎中傅國維城遁明且復戰明兵又敗我右四族兵亦登城明經畧袁應泰督戰城東北鎮遠樓舉火自焚守道何廷魁投井死監軍道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等俱戰歿御史張銓其餘官民皆薙髮歸順張銓不屈縊而葬之河東七十餘城皆降

太祖以遼陽要害定遷都移官民居于北城開闢其南大城則與貝勒諸臣及將士居之釋遼陽繫獄官民奪職閒

東華錄 卷一 七

居官悉還職設遊擊八員都司二員理其事發銀帛大賚總兵以下官及軍士有差 七月鎮江城軍陳良策執遊擊佟養真湯站險山二堡民執堡官陳九階李世科俱叛投明將毛文龍

命大貝勒代善二貝勒恭古爾泰率兵遷金州民於復州二貝勒阿敏四貝勒德格類率兵遷鎮江沿海居民于內地 十一月二貝勒阿敏統兵五千渡鎮江于朝鮮境攻明將毛文龍斬遊擊劉某及兵千五百級文龍僅以身免 天命七年正月征明攻克西平堡斬副將羅一貴明總兵

劉渠等引兵二萬至我軍擊敗之追五十里總兵劉渠那乘忠副將劉徵參將黑雲雀遊擊李茂春張明死焉經畧熊廷弼巡撫王化真棄廣寧城遁守門遊擊孫得功等遣人請降己未大軍赴廣寧千總石天柱出迎庚申鎮靜堡參將劉世勛來降遂入廣寧所屬四十餘城皆降駐軍十日移大軍向山海關至中左所復回駐錦州大貝勒四貝勒領兵克義州斬三千級

太祖還至廣寧遣迎后妃于遼陽 二月蒙古兀魯特部明安等凡十七貝勒及喀爾喀部台吉率所屬三千餘戶

東華錄 卷一 七

歸附 太祖還遼陽留諸貝勒守廣寧西平堡遁去鮑承光隨眾來降 三月築城于遼陽東五里太子河邊立宮室遷居名曰東京

天命八年正月蒙古喀爾喀五部台吉拉巴西希璧等率所屬來歸 四月命台吉阿巴泰等統兵三千征喀爾喀札魯特斬貝勒昂安父子盡獲其妻孥軍民畜產以其執我使臣及要奪我牲畜也 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母凌侮其夫恣意驕縱

違者罪之

天命九年二月與蒙古科爾沁台吉魯巴會盟修好

月奉移

景祖

顯祖

孝慈皇后諸陵莖于東京

五月明毛文龍遣兵沿鴨綠江越長白山入寇我守將蘇爾東安擊之盡殲其眾

爾東安擊之盡殲其眾

八月閩毛文龍渡義州鴨綠江入島屯田命梅勒額真楊

東華錄

卷一

木

額禮吳善襲之斬五百級盡焚島中糧而還

天命十年正月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兵攻明旅順口城殲

其兵毀其城

四月王善

係祖族弟

等征東海瓦尔喀部還俘獲甚眾

六月毛文龍兵三百人夜入耀州城南之官屯寨總兵楊

古利擊殲之 八月明寧遠山海關二路兵夜半襲我耀

州城守將擊敗之迨至遼河明兵溺水死者枕藉獲馬七

百鎧甲器械無算 侍衛博爾晉等征東海南路虎尔哈

部降五百戶而還 雅謀等征東海北路卦尔察部獲二

千人以歸 毛文龍遣兵三百夜襲我海州所屬張屯寨

守將追之斬百七十人 十月皇子阿拜等征東海北路

虎尔哈部俘千五百人

天命十一年正月親征明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

連山塔山七城守將焚廬舍糧儲遁大軍至寧遠明總兵

滿桂道員袁崇煥將祖大壽固守攻之不克

四月以蒙古五部喀尔喀貝勒背盟親征之四貝勒射殪

其貝勒囊奴克

五月毛文龍遣兵攻我穆尔湖南門我總兵巴篤禮敗之

東華錄

卷一

木

追斬二百餘級

七月癸巳

太祖幸清河湯泉不豫丙午乘舟還京庚戌崩於斃讎堡

距瀋陽城四十里年六十有八元妃佟甲氏諱哈哈納札青生子

二長褚英先號洪巴圖魯後號占英繼妃察富氏

名亥生子二長莽古爾泰次德格類

孝慈高皇后葉赫納喇氏諱孟古如姐葉赫國王楊札魯之女

太宗皇帝繼立太妃烏喇納喇氏名阿亥生子三長阿濟格

次多尔亥次多鐸側妃伊尔根覺羅氏生子一阿巴泰又

庶妃中生子六阿代陽古代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賴慕布

太祖文皇帝太祖第八子諱皇太極史臣云太祖

書藉及為汗問漢蒙古書漢之儲君曰皇太子蒙古繼位者曰皇太極天意已預定矣 生明萬歷二

十年壬辰十月二十五日辛亥申時為大貝勒與代善阿

敏莽古爾泰共理政

太祖崩大貝勒代善等合詞請速正大寶以天命十一年

九月庚午朔即位時年三十有五改明年丁卯為天聰元年赦殊

死以下

設八大臣正黃旗納穆泰鑲黃旗額駙達爾哈止紅旗額

東華錄

卷一

十一

駙和碩圖爾紅旗侍衛博爾晉廂藍旗碩三台正藍旗拖

博輝廂白旗車爾格正白旗哈克篤禮為八固山額真總

理一切事務與諸貝勒偕坐共議出獵行師議定啟奏各

領本旗兵行凡國中大小事皆聽稽察又設十六大臣正

黃旗拜尹圖楞額禮廂黃旗伊孫達朱戶正紅旗布爾吉

葉克書廂紅旗吳善綽和諾廂藍旗舒賽康喀喇正藍旗

屯布祿薩壁翰廂白旗吳拜薩木什喀正白旗孟阿圖阿

山佐理國政審斷獄訟不令出兵駐防又設十六大臣正

黃旗巴布泰霸奇圖廂黃旗多內揚善正紅旗湯古代察

喇哈廂紅旗哈納葉臣廂藍旗孟垣額孟格止藍旗昂

阿喇色勒廂白旗圖爾格伊爾登正白旗康札古阿達海

出兵駐防以時調遣仍審理詞訟 命大貝勒代善等率

師征蒙古喀爾喀札魯特部別遣副將楞額札等率兵六

百入其巴林地駢逐哨卒縱火燎原以張聲勢 明年遠

巡撫袁崇煥遣李喇嘛等三十四人來弔喪並賀即位因

窺我情形 蒙古科爾沁國土謝圖汗遣使來弔喪書云

先代因有修福之力今世乃生受命之君今聞強武英明

皇帝上賓粵巴台吉敢奉書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首察

東華錄

卷一

十一

希爾巴敦汗主四方握七寶數盡則必亡雪山白獐其力

雖大限到亦死深海之內縱有諸寶無裨於龍王之死以

聖寶莊嚴之身亦如石之委而去也爾皇考為諸大國之

主捨寵姬愛子視之不見呼之不聞遠尔奔逝應觀往古

之君雖號泣不能復生尔英明皇考之規模典訓具在當

內固基業外修軍旅勉力以圖寡居識賢婦早孤見慧子

不如盡心專治大國也 代善自軍中奏捷獲札魯特貝

勒巴克與其二子及喇什希布戴青桑噶尔賽等十四貝

勒俘其人民牲畜而還

楞額訖阿山自巴林還俘獲甚多

十一月李喇嘛回遣方吉納温塔石偕往遺書曰大滿洲國皇帝致書大明國袁巡撫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並賀新君即位我亦無別意既以礼來當以礼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

皇考往寧遠時曾致書與尔袁巡撫未見回荅今汝主如荅前書欲兩國和好我當觀其書詞荅之凡有言詞須實吐衷情勿事文飾已而崇煥以大明滿洲字并寫不便奏聞令我使齎還原書不遣使亦無回書

東華錄

卷一

肆

東華錄卷之一終

東華錄卷之二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天聰元年丁卯正月命二貝勒阿敏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統大軍征朝鮮 遣方吉納温塔石遺袁崇煥書歷數其前過七端且言欲修和好當每歲餽遺如約卽以此言轉達爾主不然爾仍願煩我干戈也 三月方吉納等偕明使杜明忠齎崇煥及李喇嘛書至崇煥書云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 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之漸漸恭順天朝而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

東華錄

卷二

自鑿之將來所以佑而強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由我之邊境細人與汗之不良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汗過不先作孽之人卽遣人刑難逃天怒今欲一一明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然十年戰鬪驅夷夏之人肝腦塗地三韓膏血瀰漫草野天愁地慘極悲極痛之事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安在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此離者寧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問用禾是汗之怨已雪

而志得意滿之日也惟我天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  
 地方作何退出官民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  
 敬天愛人耳然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  
 一念殺机啟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机保身後多少吉祥  
 云云兼欲裁減和禮撤回征朝鮮兵李喇嘛盛稱佛教所  
 止兵和好 軍中奏言正月十四夜大軍克朝鮮義州城  
 分兵擣毛文龍所居鉢山文龍遁入島進攻定州降其民  
 攻克郭山之漢山城渡嘉上江向平壤進發克安州至平  
 壤城遂駐中和息馬七日至黃州進駐平山漸逼李倅王

東華錄

卷十一

二

京倅父子皆遁遣族弟原昌君李覺等進馬及虎豹皮綿  
 細苧布等物請和三月三日焚書盟誓我軍還

四月明使杜明忠還答書曰大滿洲國皇帝致書大明國  
 袁巡撫爾來書欲我忘七恨因爾先世君臣欺陵我國致  
 起干戈所以令爾聞知使兩國是非曉然故遣官議和若  
 猶懷七恨則遣官亦何為哉又云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  
 何退出官民男婦作何送還以理直在我蒙天垂佑賜與  
 城池官民今日退還是不願講和有意激我之怒也又曰  
 是在汗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此無俟我言爾豈不知之

又云所開諸物往牒不載考舊典視此數多者有之少者  
 亦有之我亦悉知又云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朝鮮何故  
 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夫我豈無故而征朝鮮又何嘗向  
 爾等有不征之說有何言不由中而爾疑之也爾口言脩  
 好乃發哨卒入我境收納逃亡修葺城堡是爾之言不由  
 中也我將帥實疑爾矣又云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  
 明白此言是也乃又云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  
 奏聞夫是與非必須說明然後和好可固若匿其意而不  
 言徒以無取動氣之語相抑恐難以講和也如此欺謾之

東華錄

卷十一

三

詞與前遼東廣寧官員相欺何異哉又云只願堅意以事  
 我皇上宣揚聖德料理邊情爾君之德爾自宣揚之我異  
 國之人何由得知爾之邊疆爾自理之我之邊疆我自理  
 之我奈何為爾料理邊情也不講兩國脩好之言而出此  
 粹人之語何耶爾袁巡撫誠明智之人乃不思宜如何致  
 太平利國家為結好修和之詞而徒出大言豈空言可以  
 制勝乎因爾書有慢詞故以此相答平和好之事尔或懷  
 疑我無疑也又云先開諸物所當自裁我所裁者初和之  
 禮尔當送金五萬兩銀五十萬兩緞五十萬疋梭布五百

萬疋我國以東珠十顆黑狐皮二張元狐皮十張貂鼠皮  
二千張人參一千斤相答既和以後兩國往來之禮每年  
爾送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疋梭布三十萬疋我國  
以東珠十顆人參一千斤貂皮五百張相答若以此言爲  
然肯脩和好當卽定議爲善至袁巡撫來書尊爾皇帝如  
天李喇嘛書中以異國之君列於爾國諸臣之下此乃爾  
等私心所爲非理之當然也我今揆之以義將爾明皇帝  
比天下一字我下尔明皇帝一字尔明諸臣下我一字書  
寫我知尔等欺詐故不遣使以後凡有書來若尔國諸臣

東華錄

卷十一

四

與我並書我必不聽 五月聞明人于錦州大凌河小凌  
河築城屯田親率將士田上榆林至遼河廣寧直趨大凌  
河明守兵遁遂圍錦州城癸巳攻寧遠大敗明兵己亥攻  
錦州庚子班師丁未還瀋陽 八月貝勒岳託敗明兵船  
於遼東舊守備等官

天聰二年

明崇禎元年

正月親征察哈爾國多羅特部殺其台

吉古魯 四月賜放漢部瑣諾木杜楞額駙號濟農 明

袁崇煥以總兵毛文龍據南海皮島與我國私通殺之

五月聞明兵棄錦州命貝勒阿巴泰等畧明地并墮錦州

城及杏山高橋并十三站以東墩台二十一處 貝勒濟  
爾哈朗豪格征碩特塔布囊擒之盡收其人民 九月親  
征察哈爾國徵各部落兵科尔沁台吉滿朱習禮敖漢部  
濟農瑣諾杜稜奈曼部達爾漢巴圖魯袞出斯札魯特台  
吉喀巴海喀喇沁部汗喇思喀布布顏色海之子台吉畢  
喇什萬且衛徵塔布囊馬濟貝勒耿格爾等各率衆來會  
丁丑馳擊席爾哈席伯圖英湯圖等處克之追捕敗軍  
至興安嶺獲人畜無算 十二月札魯特部貝勒色木馬  
尼舉國來歸

東華錄

卷十一

五

天聰三年正月 先是天命六年二月命四大貝勒按月  
分直掌理一切機務至是令以下諸貝勒代理直月之事  
二月奉遷

太祖高皇帝梓宮於瀋陽城東二十里渾河北石嘴頭山  
蒙古哈爾喀扎魯特部貝勒戴青桑土古爾桑噶爾素  
等各率其屬來降 聞明故將毛文龍屬下漢人由海島  
移駐朝鮮之鉄山遣總兵楞額禮剿之斬級三百七十擒  
一百四十人獲馬二千匹 遣總兵吳納格副將蘇納貝  
勒明安額駙恩格得爾征察哈爾國降其邊境二千戶

庚戌

車駕過東京 三月遣國舅阿什達爾漢同尼堪等齎勅諭歸順各部落蒙古諸貝勒申定軍令 四月命巴克什達海同筆帖式剛林蘇開爾爾馬渾託布威等四人緝繹漢字書籍巴克什庫爾纏同筆帖式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記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 五月搜剿明故將毛文龍所屬諸島副將石廷柱往黃骨島備禦石爾都他哈布往鹿島遊擊圖魯什往旅順口羅璧折爾德清善雅賴往新城一路 六月備禦博爾察往新城一路布爾

東華錄

卷二

六

吉赴雅爾古各擒殺有差 七月命孟哈圖征瓦爾哈 九月貝勒濟爾哈朗德格類岳託阿濟格畧明錦州寧遠焚其積聚秣馬田野中凡一月俘獲以三千計至是還額駙楊古利及阿山楞額禮雅賴往雅爾古殺毛文龍屬下採參人九十六擒干總三員從人十六 南界守備伊爾登剿獐子島獲明船四沉百三人擒二十七人 阿祿杜恩鳴爾濟農猷馬通好 十月親伐明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爾瑪都為向導命總兵吳訥格副將蘇訥率兵追察喀爾國之逃入明國

者獲人百馬牛駝羊各有差 乙亥大軍次老河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率右翼四旗及蒙古諸貝勒兵進攻大安口至遵化城合軍命貝勒阿巴泰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蒙古兵從龍井關入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莽古爾泰等率大軍繼發丁丑左翼攻克龍井關陳水關而入明副將易愛鐸參將王遵臣來援皆敗死軍至漢兒莊城外會大貝勒莽古爾泰貝勒多爾袞多鐸至明副將標下官李晝率兵雅髮出降又擊潘家口守備金有光遣其中軍范世良蔣進橋齊書

東華錄

卷二

七

戊寅攻克洪山口城幸已 太宗發洪山口至遵化遣明巡撫王元雅書 十一月壬午朔右翼諸貝勒率兵會於遵化先是濟爾哈朗岳託等於十月二十六日乘夜攻克大安口遂進軍明參將張某率馬步兵來援我軍擊走其前鋒明兵屯二營於山上濟爾哈朗率兵一半擊敗之追至馬蘭營盡滅其眾又見明二營騎兵自遵化來援駐深林內岳託又進擊之大敗之忽又一營敵兵至隨分兵擊斬之馬蘭營馬蘭口大安口三城俱降二十八日趨石門降之羅文峪守備李恩禮降



擄遊擊 明總兵趙學敏以精兵四千援遵化阿濟格擊  
斬之莽古爾泰擒明中軍滅調元初三日攻遵化城正黃  
旗納穆泰率本旗攻北之西廂黃旗額駙達爾哈攻北之  
東正紅旗額駙和碩圖攻西之北廂紅旗雍順攻西之南  
廂藍旗額駙顧三台攻南之西正南旗樞博輝攻南之東  
廂白旗圖爾格攻東之南正白旗喀克篤禮攻東之北正  
白旗小卒薩木哈圖先登大軍俱登守陣兵潰巡撫王元  
雅自經盡屠城中拒命者殲元雅以棺收殮原任總兵  
思恭郎中賈維翰

東華錄 卷二

太宗酌金厄勞薩木哈圖褒諭之授備禦世職賜號巴圖魯  
魯命參將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文官范文程等留守  
化遣大貝勒奔古爾泰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額爾克  
楚虎爾貝勒多鐸貝勒杜度薩哈廉豪格率兵二千赴通  
州河相視津度兼捕哨卒 庚寅  
太宗自三河縣起營 貝勒阿巴泰岳託分路進擊順義  
縣敗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軍順義知縣率眾  
降 辛丑大軍迫燕京  
太宗親營於城北土城關之東南翼兵營於東北明總兵

滿桂侯世祿來援至德勝門寧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  
祖大壽屯沙窩門外莽古爾泰分兵為三時敵於右偏伏  
兵正象豪格獨趨右偏敗其伏兵追殺至城壕邊三貝勒  
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由正路入擊敗敵兵亦追殺至城  
壕 先是獲明太監二人監守之至是副將高鴻中參將  
鮑承先遵

上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計也頃  
上車騎向敵有二人來見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  
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伴臥竊聽庚戌縱之歸後關  
主用楊監言執崇煥入城磔之祖大壽大驚率所部奔  
州毀山海關而出

十二月壬子總兵吳訥格克固安縣盡殲其眾 丙寅大  
軍發良鄉趨燕京營于京城西北隅開明滿桂黑雲龍麻  
登雲孫祖壽四總兵築柵永定門南二里許即以三鼓進  
兵丁卯黎明十旗大譟齊進毀柵而入斬滿桂孫祖壽副  
將參遊等凡三十人擒黑雲龍麻登雲壬申遣阿巴泰等  
畧通州等處焚毀船隻攻張家灣克之遣巴克什達海愛  
巴禮齋與明議和書二一置德勝門外一置安定門外

丁丑遣岳託等率精兵四千往圍永平遂克香河縣  
上與大貝勒等往視薊州情形會山海關步兵來援遇于  
城外二里悉擊殲之

天聰四年正月辛巳朔大軍抵滦河壬午至永平甲午攻  
克之兵備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皆仰藥死  
戶部郎陳此心兵備道白養粹革職副將孟喬芳等皆降  
丙戌留貝勒濟爾哈朗等兵一萬守城大軍向山海關  
進發擢白養粹為巡撫孟喬芳楊文魁為副將 戊子孟  
喬芳楊文魁遊擊楊聲遠自永平來見

東華錄 卷十一

上諭之曰朕不似尔明朝之君與臣下情意隔絕凡我臣  
僚皆合侍坐各吐衷曲飲食同之 己丑命敖漢等部蒙  
古兵攻昌黎縣諭以克城財物任取之敖漢等諸貝勒樹  
梯攻城為敵所推墮不能克

上聞曰昂黎軍甚少何難攻克遣達爾哈等領千人助之  
復不克

上自携攻具攻之 諭曰倘拔其城違命者悉殲之城上  
木石鎗炮齊發火燎梯折因焚近城廬舍而還 甲午滦  
州降命固山額真納穆泰等率兵守之 命貝勒阿巴泰

率護軍駐防漢兒莊城 辛丑遣明兵入營皆擊敗之射  
殺其兵部尙書劉之綸 二月 諭曰昨攻永平城副將

阿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冒火登城乃我國第一等驍  
勇人也以後勿得再令攻城但令諸貝勒固山額真左右  
對敵時同進彼自欲攻城亦宜止之爾卒中有一二次舉  
先登城者亦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愛惜驍勇之意 丙  
辰

上諭諸貝勒曰爾等蒙天佑凡事皆當處之以義毋貪  
以利己毋偏庇以徇人天人一理在下士卒悅服則天必  
東華錄 卷十一

亦嘉與之矣 自天聰三年十月征明抵燕京轉克薄  
永平滦州遷安諸地二月甲子班師命貝勒阿巴泰濟爾  
哈朗薩哈廉偕文臣索尼齊完我喀木圖率將士鎮永平  
文臣鮑承先白格率將士鎮遷安固山額真圖爾格納穆  
泰偕文臣庫爾纏及高鴻中率將士守滦州察哈喇偕文  
臣范文程卒將士守遵化 三月庚寅命大貝勒阿敏貝  
勒領託率兵往代阿巴泰等領守永平滦州遷安遵化等  
處 四月辛酉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廉等率所部  
兵凱旋 五月明華州監軍道張春監紀官邱嘉太總兵

祖大壽馬世龍楊紹基副將祖大祿祖可法張宏謨劉天祿曹恭誠孟焱等率兵攻涿州固山額真納穆泰等屢擊却之阿敏碩託但遣大臣巴都禮率數百人往援而盡收遷安守兵及居民入永平明兵復攻涿州納穆泰等不能支遂棄城奔永平明兵截戰我兵陣殺四百餘人阿敏碩託將城內歸降漢官巡撫白養粹知府張養初太僕卿陳五庭行人崔及弟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掌印官陳清華王業宏陳元美參將羅輝都事高攀桂等悉戮之並屠城中百姓收其財帛乘夜棄永平城而歸出冷口其鎮守邊

東華錄

卷二

七

化察哈利等亦棄城還衆貝勒大臣議阿敏十大罪請誅之上免死幽禁奪所屬人口奴僕財物牲畜革碩託貝勒爵奪所屬人口湯古代希爾吉納穆泰巴布泰圖爾格雍順備禦松俄圖遊擊恩特愛永布路參將布山備禦黑勒巴馬察邵世德爾得赫各坐罪有差 七月定議 太祖庶妃所生子阿拜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賴慕布又弟之子吳達海塔津拜伊圖鞏阿岱舒爾赫哈加族叔吳霸席庫撒哈席庫机爾塔席庫又姑母瑚雷與姨母之子栢尔肯卜賴吳巴泰吳齊勒分代席尔談發庫又勒克舒子

孫及顏布魯等俱免 徭役

天聰五年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砲成鑄曰天佑助威大將軍我國造砲自此始

上幸文館觀巴克什達海所譯武經內有善良將用兵有饋筆醪者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簞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云云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觀古史所載將帥必飢恤士卒如我額駙顧三台與敵交鋒士卒戰死者以繩繫其足曳歸羅茂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 三月以

東華錄

卷二

七

御書三箇與兩大貝勒及議政十貝勒八大臣令直書其事于是大貝勒代善莽古爾泰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鑾尔根戴青多尔袞岳託額尔克楚虎尔多鐸杜度薩哈康豪格固山額真楞額札額駙達尔哈額駙和碩圖色勒喀克篤札伊尔登葉臣各有所奏

五月命總兵官楞額札喀克篤札率兵征南海島 六月 規定功臣襲職例

七月議設統兵將帥每固山額真下兩翼各設梅勒額真一員每甲喇各設甲喇額真一員其隨從紅衣砲大將軍

砲令總兵官佟養性管理 又定官職設立六部每部以貝勒管理其下設承政參政啟心即改巴克什為筆帖式本賜名者仍之

聞明總兵祖大壽等與築大凌河城晝夜督催因統大軍征之 八月壬寅次舊遼河蒙古諸貝勒各率兵來會

癸卯命貝勒德格類岳託阿濟格率兵由義州進發屯于錦州大凌河之門以候 丁未兩路軍俱抵大凌河時城

牆已完遂進圍之 上以攻城恐傷士卒乃命楊額札達爾哈率本旅圍北而之東阿巴泰率護軍在後策應

東華錄 卷二

中

色勒圖正南莽古爾森德格類在後策應宗室篇古爾圖之西濟爾哈朗策應吳訥格圖南之東喀克厲圖東之北多鐸策應伊爾登圖東之南多爾袞策應和碩圖西之北代善策應鄂木兒圖正西葉臣圖西之南岳託策應蒙古諸貝勒各率所部兵圍其隙處佟養性載砲當錦州大道西營諸將各固守汛地勿縱一人出城又環城掘壕深廣各丈許壕外築牆高丈許牆上加垛口牆內距五丈餘地又環握壕五尺深七尺五寸壕上鋪秫稽覆以土營外亦掘壕深廣各五尺許城內外不能通出入矣 辛亥

招降大凌河西山一台北城南岡一台北 壬子繫書于矢射

人大凌河城諭諸蒙古 癸丑明兵出城誘戰我副將于

垣屯布祿備禦多貝侍衛戈里及士卒十人没于陣 是

日以砲攻城西南隅一台北 甲寅大凌河岸一台北降又

以砲攻城東一台北崩 丙辰城北外岡一台北降 丁巳明

兵二千自松山來援前哨阿山等擊敗之 甲子命阿濟

格等率精兵往錦州松山追擊明援兵 丁卯明兵二千

來攻阿濟格營時大霧靛面不相識及敵將至有書

天衝入敵營霧中開如門于是阿濟格頌託列陣以

東華錄 卷二

五

敗敵兵追至錦州城擒遊擊一員獲馬二百有六

辛亥大凌河城內兵突出我兵夾攻敗之 九月乙亥

譚布邀擊明兵出城擒掠者 丁亥聞明兵援錦州上

親隨護軍前行明兵七千潰遁斬副將一員收軍拜天

庚寅令士卒偽為錦州援兵以誘敵

上率親隨護軍伏于山內祖大壽見之率兵出城宗室篇

古四營齊出明兵大敗

上率伏兵掩至敵奔入城自是不敢復出 乙未明太僕

寺卿監軍道張春總兵吳襄鍾偉等率副將以下百餘員

馬步兵四萬來援逼小凌河

上欲擊之見其壁壘嚴整乃止 戊戌明兵起營過大凌河距城十五里立營我軍先遣精銳扼敵歸路兩翼兵直衝其營敵陣堅不為動火器齊發聲震天地我右翼衝入明總兵吳襄副將桑阿爾寨等先奔時有黑雲從風西來向我軍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逼我陣天忽雨反風向敵敵遂潰遇伏悉殲焉生擒張春張宏讓等三十餘員盡獲其駝馬器械張春獨不脫

東華錄

卷二

以遂其志遂置之 是戰也祖大壽復以為計誘故無一人出比曉遣賜張春珍饌春不食固求死餓二日復賜食乃受而食之後每食

上皆親閱以賜 十月遣祖大壽書招之降未幾大凌河糧盡析骸而炊殺人而食大壽欲突圍不得復遣陳獲奈將姜新招之大壽降志乃決遣其養子祖可法為質諸貝勒問曰尔等死守空城何意可法曰因前屠戮遼東永平降民是以畏死耳岳託曰遼東之事我等不勝追悔永平乃一貝勒阿敏所為已論罪幽禁矣 戊戌大壽殺其副

將何可綱以降可綱含笑而死十一月縱祖大壽入錦州

丁巳大軍旋 張春不肯薙髮令與白喇嘛同居三官廟天聰六年正月管兵部事貝勒岳託言先年克遼東廣寧誅漢人拒命者後復屠永平瀋州以是人懷疑懼縱極力曉諭人亦不信今天以大凌河與我臣愚以為當善撫養撫養之道當先予以家室几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國中大臣女妻之仍出公帑以給其需各官宜令諸貝勒人給莊一區復察各牛象下寡婦給配各官從至明之兵士察漢民女子寡婦及八貝勒以下莊頭女子

東華錄

卷二

令其給配其餘更令殷實商賈分給婚配毋致一人失所則人心歸附而大業可成矣

上嘉納之 賜門都號阿爾薩蘭士謝圖布庫社尔麻號詹布庫特木德號赫巴尔巴圖魯布庫二人皆蒙古人膂力絕倫善角觝 二月以大凌河歸降及俘獲漢人分隸副將下各五十名叅將下各十五名遊擊下各十名盡令移居瀋陽以國中婦女千口分配之其餘令國中諸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之以妻室善撫養之

三月以國書十二字頭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命巴

克什達海酌加圈點以分析之 四月親率大軍征察哈  
 爾次都勒河聞察哈爾汗林丹奔庫黑得勒酥乃還趨歸  
 化城會有言察哈爾國左界與喀喇莽奈之境相接因罷  
 征明之師復進征察哈爾 五月大軍次胡喇戶以察哈  
 爾道復議征明 大軍次木魯哈喇克沁命貝勒阿濟格  
 等統左翼兵掠大同宣府一帶濟爾哈朗等統右翼兵掠  
 歸化城黃河一帶 六月遣書明沙河堡官索回察哈爾  
 逃人堡中人畜及賞察哈爾汗財物悉送出 遣官齎書  
 詣大同陽和宣府各官處議和 甲午與明宣府巡撫沈

東華錄

卷二

某總兵董某等議和定盟約大軍還

東華錄卷之二終

東華錄卷之三

湘源蔣良騏于之父

天聰七年正月

論各牛象額真曰田疇廢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  
 經民間樹蕪一一嚴飭徭役勿累貧民再督率所屬三時  
 習射此係我國制勝之技可不努力學習耶

三月遣貝勒濟爾哈朗築岫岩城貝勒阿巴泰築攬盤城  
 貝勒阿濟格築通遠堡城貝勒杜度築曠場城分兵駐守  
 五月明將孔有德耿仲明航海來歸孔耿皆遼東人有德

東華錄

卷三

為毛文龍部下未弁遂以毛氏稱之文龍為袁崇煥所殺  
 明登州巡撫調有德為步兵左營參將仲明亦為參將我  
 師圍大凌河登撫調有德率騎兵八百應援至吳橋縣遇  
 參將李九成遂同叛率其黨陳繼功李尙友曹得功等五  
 十餘人招烏合數千攻陷山東臨邑凌商河青城等縣遂  
 圍登州城城中耿仲明與其黨杜成功曹得純吳進興等  
 十五人為內應城遂陷逐其巡撫時旅順參將陳有時廣  
 鹿島參將毛承祿亦殺守更叛至登州有德自稱都元帥  
 九成為副元帥仲明為總兵官攻取各城堡山東擾亂明

總兵祖大弼率兵數萬圍登州九成戰死有德不能支乃  
突圍山海道來奔為旅順總兵黃龍所邀殺其副將李應  
元田良祚朝鮮復助明邀擊會我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  
杜度勒兵迎於江岸明兵及朝鮮兵退有德等部眾家口  
不遺一物 特諭令安插東京資馬百匹 六月癸酉封  
孔有德為都元帥耿仲明為總兵官 七月貝勒岳託德  
格類及孔有德等攻克明旅順口俘獲人口五千三百餘  
牛馬等數百金二千二百兩銀二萬一千二百兩緞疋三  
千有奇衣二千七百有奇布二萬四千餘匹人參八箱他

東華錄

卷三

三

物稱是 八月壬戌遣貝勒阿巴泰等統兵二千略明山  
海關一路俘人畜四千二百有奇 十月明廣鹿島副將  
尚可喜輸款于我

天聰八年正月朔且御殿命孔有德耿仲明與和碩貝勒  
等同列於第一班行禮

乙巳

上御中殿命阿爾薩蘭與土謝圖濟農巴達禮孔薩克圖  
杜稜布塔齊鳴爾珠寨特爾三貝勒下選拔力士六人較  
力阿爾薩蘭一一高舉之人稱奇勇 遣官營造孔有德

耿仲明第宅二人回辭不允 尚可喜招撫長山石城二  
島携人民數千口來歸 二月命阿山等率營護軍大臣  
鰲拜等畧錦州三月戊子還辛卯命譚泰圖爾格畧錦州  
命孔有德耿仲明之黨以白廂皂尙可喜之黨于皂旂  
中用白圓心為飾 四月以瀋陽為天眷盛京赫圖阿喇  
城為天眷興京 授尙可喜總兵官遣歸海州 辛巳初  
命礼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十六名各  
賜衣一襲免四丁宴於礼部 此設科取士之始 五月分辦步騎  
守哨等兵名色以隨固山額真行營馬兵為騎兵步兵為

東華錄

卷三

三

步兵護軍哨兵為前鋒駐守盛京砲兵為守兵閒駐兵為  
援兵外城守兵為守邊兵舊蒙古右營為右翼兵左營為  
左翼兵舊漢兵為漢軍孔有德為天祐兵尙可喜為天助  
兵 征東海虎尔哈部季思哈吳巴海遣人奏捷俘獲男  
婦馬牛皮張各有差 七月

上諭大軍由宣府畧朔州一帶定議四路兵俱于七月  
初八日入寇 八月命諸貝勒率兵畧山西代州朔州等  
路 丙午攻克應州之石家村堡 甲戌  
上諭大同城 壬午大軍至懷遠 癸未大軍至左衛賊

南駐營 閏八月中申大軍駐城東 丙戌大軍駐左衛  
河北 丁亥攻萬全左衛城克之 庚寅班師

十二月命梅勒章京肅奇蘭甲喇章京薩木什喀率兵征  
黑龍江 分定專管牛系 遣吳巴海荆古尔代率兵征  
瓦爾喀

天聰九年二月以和碩木尔根戴青貝勒多尔衮貝勒岳  
託薩哈廉豪格為統兵元帥固山額真納穆泰為右翼更  
部承政圖尔格為左翼率護軍及精兵萬人往收察哈尔  
林丹汗之子額尔克孔果尔額哲上年察哈尔乱丹汗已

東華錄

卷三

四

死其屬來歸者紛紛故有是舉 四月肅奇蘭等捷音至  
收撫壯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口七千三百有二俘婦女  
幼稚一百十六牲畜他物稱是 吳巴海等捷奏至收撫  
壯丁五百六十婦女五百口幼稚九十又俘婦女六十六  
牲畜他物稱是 五月命和碩額尔克楚虎尔貝勒多環  
等率兵入寧錦界明兵禦我大凌河奔潰追斬其副將劉  
應選生擒遊擊曹得功殲其兵五百人距錦州松山城五  
里收軍還 多尔衮等奏大軍至西喇木尔格過察哈尔  
汗妻囊袋太后瑣諾本台吉率一千五百戶降隨渡黃河

抵額哲所駐北星圖其國無備額哲及其母蘇泰太后率  
眾棄桑並部民一千戶歸降 是歲東方之國兩次來歸  
察哈尔舉國內附各處蒙古俱歸降惟明國僅存然因事  
日非亡不久矣 八月多尔衮等凱旋獲歷代傳國玉璽  
相傳茲璽元順帝携逃沙漠後遂遺失 二百餘年牧羊  
者見羊三日不食以蹄刨地掘得之後歸林丹汗今得於  
蘇泰太后所其文漢篆制詰之寶四字瑯璈為盾駝龍為  
紐光氣煥爛洵至寶也 多尔衮等三貝勒率兵並察哈  
尔汗子額尔克孔果尔額哲及其大臣畧明山西一帶自

東華錄

卷三

五

平魯衛入朔州抵長城經寧武開代州忻州惇縣黑峯口  
應州而復還平魯斬明兵六千餘人俘人畜七萬六千二  
百有奇乃出边凱旋 設蒙古都統八旗各一下設副都  
統恭領各二  
崇德元年正月詔  
太祖庶母子稱阿哥  
六祖子孫俱稱覺羅命繫紅帶以別之如人相詆不得言  
及祖父違者擬死  
二月定諸臣冠飾各易金頂以示別因賜超品公額駙楊



古剎宗室篇古嵌東珠金頂滿洲蒙古漢軍回山額真承  
政等以寶石金頂 三月改文館為內三院一內國史院  
一內秘書院一內宏文院

諭諸臣曰喇嘛等以供佛持戒為名潛肆奸貪直妄人耳  
蒙古諸人深信其懺悔超生等語致有懸轉輪結布幡之  
事嗣後俱宜禁止 四月羣臣上尊號曰

寬溫仁聖皇帝改天聰十年為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號  
曰清追尊

始祖曰澤王

東華錄 卷三

高祖曰慶王

曾祖曰昌王

祖曰福王

皇考尊諡曰

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

太祖諡曰

福陵

皇妣尊諡曰

孝慈昭憲純懿貞順成天育聖武皇后

封諸貝勒為親王都王有差 五月

上命武英郡王等率師征明 七月武英郡王等會師出

延慶州俘人畜一萬五千有奇 九月武英郡王阿濟格

等奏我兵入長安過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

捷生擒總兵巢丕昌等獲人畜十八萬有奇 十二月親

征朝鮮前鋒至王京李侗遁南漢山城我軍圍之 己亥

上率大軍由城外徑渡漢江抵南漢城西朝鮮兵屢來接

皆敗之

崇德二年正月以書諭朝鮮國王是日李侗稱臣上書謝

東華錄 卷三

罪 取江華島獲朝鮮王妃一爾臣侍郎各一人並財物

及羣臣家口 二月壬申班師李侗出王京城跪送諭曰

爾人民家口已盡付還矣命送還王京 四月武英郡王

阿濟格攻克皮島斬守將沈世奎 命固山貝子尼堪羅

託博洛等與議國政每族各設議政大臣三員六月甲寅

上夜夢至興京謁

太祖見

太祖騎而馳祀親王代善挽之不及既而恍入明宮中見

一人以絲繚綉飾珊瑚授之以為明萬曆帝欲無受諦視

乃金代神像出一編授曰此金國史也及覺召內院儒臣告之對曰昔

上夢入朝鮮宮果得朝鮮今夢入明宮授以前史蓋天之應數在

皇上矣 先是遣章京尼堪等征瓦爾喀至是降之 十

一月命葉克書星納等征掛尔察 是年分漢軍為左右

翼旂色皆用元青石廷柱為左翼都統馬光遠為右翼都

統四年分漢軍為廂黃廂白廂紅正藍四旂七年分八旂

八旂次序廂黃正黃正白為上三旂正紅廂白廂紅正

藍廂藍為下五旂

八旂方位廂黃正白廂白正藍為左翼正黃正紅廂紅

廂藍為右翼

崇德三年五月親征喀爾喀旋師

七月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門官制每衙門設滿

洲承政一員以下設左右叅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共

五等

諭禮部有效他國衣冠束髮裹足者重治其罪 八月先

是禮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倂奏獲敵人妻女不可

令其為娼妓一疏奏

旨切責至是會訊以世昌身在不朝心在明國護庇漢人與奸細無異應論死

命免之以啟心耶孫應時代為改正依議正法 賜中式

舉人羅碩等十名各朝衣一領授半個牛革章京品級各

免人丁四名一等二等三等生員各賜納布授護軍校品

級免一丁二丁有差 九月

命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貝勒蒙格阿巴泰副之

統左翼貝勒岳託為揚武大將軍貝勒杜度副之統右翼

兩路征明 岳託等從密雲東北牆子嶺口毀牆分四路

人遇明總督吳阿衡兵六千敗之又連敗其副將守備拔

兵我兵所入之關漢名牆子嶺蒙古名達吉布拉牆子嶺

西一關漢名黑峪關蒙古名黑呼龍又一關漢名曹家寨

蒙古名海龍又一關漢名古北口蒙古名莫尔托石牆子

嶺東一關漢名將軍石蒙古名烏什根又一關漢名黃岩

口蒙古名章又一關漢名馬爾峪蒙古名馬賴 多爾袞等

自董家口東青關山西由邊牆缺處毀牆入

上以明人聞我二路進兵則山海關以東寧遠錦州兵必

往西援欲牽制其援兵十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子碩託各率本旗護軍及喀喇沁兵從前屯衛寧遠中間進發豫親王多鐸貝子博洛亦率護軍及十獸特兵從寧遠錦州中間進發

上親率大軍從義州一路進發 是月多鐸等聞桑噶爾寨舊居之堡無備攻克之歲其守備及男子獲婦女幼丁及牲畜 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以神威將軍砲攻戚家堡石家堡克之俘其人口牧畜

十一月豫親王多鐸兵過中後所會明總兵祖大壽率兵往援燕京路遇遂來襲我兵陣沒者九人失馬三十匹

大軍進發山海關 上親統大軍至中後所祖大壽見我軍至退入城內

上賜之勅不報 鄭親王濟爾哈朗克摸龍關又攻克五里堡屯台獲人畜又縱掠獲人口二百餘馬牛等其數百 庚午大軍至中後所班師

崇德四年正月封新附總兵官沈志祥為續順公 二月乙未遣漢軍固山額真昂邦章京石廷柱馬光遠率兩旗兵運紅衣砲西征明圍 丁酉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率將

士證明壬寅

上親統大軍證明壬子

上登松山南岡相度城垣形勢指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馬光遠命各依汛地用紅衣砲攻擊明日孔有德等各移砲前進城堞盡毀明副將全國鳳等死守會日暮召諸將還是夜城中於攻毀處以繩繫木覆之以土比明城已築固諸將進攻不能入我軍陣亡二十人乃命勿攻命阿濟格等率四旗護軍環守塔山連山 三月戊午朔明太監高起潛總兵祖大壽自寧遠遣兵九百船十隻

東華錄 卷三

由水路援杏山我兵擊之獲船一艘五十人 命五旗王及石廷柱馬光遠等於松山城南穿地道丙寅證明睿親王多爾袞貝勒杜度遣官奏報左翼多爾袞疏曰臣等與明邊關而入兩翼兵約會於通州河西由北邊過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運河於山河中間縱兵前進燕京迤西千里內六府俱已蹂躪至山西界而還復至臨清州渡運糧河攻破山東濟南府至京南天津衛克城三十四降城六敗敵陣十七俘人口二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將士無一傷者右翼杜度疏曰臣等從明莊京西至

山西界南至山東濟南府蹂躪其地克城十九降城二敗敵陣十六殺其總督二及守備以上官百餘員生擒郡王親王奉國將軍各一俘人口二十萬四千四百二十三金四千三百三十九兩銀九十六萬七千四百六兩 兩翼俱從遷安縣回經太平寨出青山門 四月凱旋 阿爾薩蘭於錦州烏欣啟明援兵擒副將楊震

上親率四旗護軍馳往錦州縱兵攻其山寨敗之沿山樓勦兩夜斬副將徐永昌生擒副將祖克勇 我兵三路攻地攻松山城不能克罷之 遣騎兵往助阿濟格守塔山

東華錄

辛丑

車駕自松山還錦州西北駐營 阿濟格畧連山獲人馬千計

五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等畧明松山錦州香山等處

辛酉

上班師 濟爾哈朗奏報自入明邊境敗敵九次俘獲人口二千二百二十

九月遣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阿巴泰杜度等率兵畧錦州寧遠 十月遣肅親王豪格貝勒多鐸等畧錦州寧遠

十一月豪格報寧遠兵出北山岡擊敗之斬總兵金國鳳及其二子 遣率海薩穆什喀等往征索倫虎爾哈部落

崇德五年正月遣翁阿岱多濟里等率將士戍防錦州

二月遣顧翁科羅巴圖魯勞薩率將士往廣寧捉生 三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多鐸率兵修義州城駐劄屯

田令山海關外寧錦地方不得耕種 四月往征索倫虎爾哈部落率海薩穆什喀奏報俘獲男子三千一百五十四婦女二千七百一十三幼小一千八十九他物稱是

東華錄

五月濟爾哈朗等至杏山迎降人蒙古蘇班代 明總兵祖大壽吳三桂劉智周遊擊戴明等共兵七千來遁我軍

縱擊大敗之擒副將楊倫周延州赤將李得位 壬寅

上率八旗護軍騎兵向錦州進發 己巳至錦州攻降城北

北涼馬山臺盡刈錦州城東禾稼 六月命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貝勒杜度阿巴泰等往代濟爾哈朗等於

義州城集屯田 六月諭多爾袞等將兩翼兵暫往分駐

一斷敵往來之路一投誠人可乘便而來一我兵易于收穫弗為敵乘間劫刈其已收糧草擇堅固兩處存貯 多

不表奏七月初八日夜明錦州兵五百來襲我廂藍旂貝子羅託公吞齊等擊敗之 遣前鋒統領吳拜率前鋒兵一半往助睿親王軍並傳諭睿親王肅親王前次擊敵殊為失策敵來但固守營壘候相近乃可擊前此迎戰非計也

丙午遣席特庫濟席哈等率兵並徵外藩兵東征索倫部落 睿親王等奏錦州馬兵一千出城我軍擊敗之獲馬百餘又伏兵寧遠路獲明關內所運米千石及騾馬等殺押卒三百九十 八月命泰領希福等往張家口交易

東華錄 卷三

十四

九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羅洛宏等率將士一半往代睿親王等圍錦州 松山 初九日睿親王等悉眾出誘敵于杏山城北山顛間松山騎兵出馳擊敗之及還敵復來襲又擊敗之掩殺至松山城下及還松山兵又出亦敗之 多鐸率兵夜往錦州西桑噶爾寨堡設伏敗兵至伏兵追之至塔山又聞敵夜于杏山間道運糧遣兵往畧擒百餘人獲牛驢百三十 十一月命睿親王多爾袞等率兵圍錦州 十二月出巴泰率將士之半往代鄭親王等

征索倫部落席特庫等奏報于齊落台地方擒獲博穆博果尔及其妻子家屬男婦幼稚九百五十六馬牛八百四十四

崇德六年二月先是命戶部察滿洲蒙古十六旗下牛彘各以人口牲畜註冊分別貧富具奏至是部覆將貧窮牛彘之該管章京等解任論曰牛彘下貧乏皆由章京及撥什庫等耽嗜飲酒荒墮職業之故又諭王貝勒大臣曰尔等何不親率人習射耶子弟壯者當令以角弓羽箭幼者以木弓柳箭我國武功首重習射不習射之罪非用烟可

東華錄 卷三

十四

比用烟之禁前因尔等私用故不能治人至於射苑切不可荒廢嗣後嚴加督率為是 多爾袞等奏報臣等圍困廣寧山城時擊敗錦州松山援兵四百餘斬二百餘級圍山額真阿山襲取山城之小者俘獲男婦六十餘索海雍舜及安平貝勒屬下兵共擊斬錦州兵一百七十餘人 三月蒙古巴圖魯等率男婦九百餘毀大同陽和邊牆報名來降 睿親王多爾袞會私遣甲兵還家又移軍過圍王碑離錦州三十里駐營 上聞大怒曰原令由遠漸近圍逼錦州所以困之今離城

遠駐敵必多遲緩道入城何時能得錦州即因降旨切責至是發兵命鄭親王濟爾哈朗更換多爾袞等還至遼河命出征諸王貝勒貝子公固山額真梅勒章京護軍統領及議政大臣等官俱駐于舍利塔旁不許入城遣大臣訊狀凡倡言遣五人還家者即指名舉出尔等應得何罪自行定擬具奏睿親王肅親王及二貝勒等皆自引罪

上益怒降睿肅二親王為郡王罰銀阿巴泰以下各罰銀有差始許入城 命朝鮮總兵柳琳等率兵往助鄭親王軍 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

東華錄

卷三

其

勒多鐸等圍困明錦州每面立八營營深壕沿壕築堞口兩旂之間復設長壕近城設邏卒哨探城中蒙古呼曰尔等圍困何益城中積粟可支二三年縱圍之豈可得耶邏卒應曰無論二三年縱有四年糧至五年後復何所食于是城中蒙古貝勒諾木齊吳巴什渾錦等知我志在必得謀來降遣人持書縋城約二遣七夜進兵二十四日祖大壽聞欲擒之吳巴什等率關內蒙古兵與戰我軍聞之至城下策應蒙古總繩我軍援繩齊上明兵敗入城內我軍據其外城降蒙古官屬八十六員男婦六千二百餘名口

捷音至

上大悅命八門擊鼓召眾於篤恭殿演捷 四月明援兵自杏山至松山濟爾哈朗阿達禮羅洛宏等伏兵于錦州南山西岡阿濟格多鐸等伏兵于松山北嶺令前鋒兵誘敵伏發大敗之斬百七十餘級獲馬百六十四匹甲七十六副 遣孔有德尚可喜各率本部將士赴錦州助鄭親王軍 六月命多爾袞素格率將士之半往代鄭親王等圍錦州 從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等奏于滿漢蒙古內考取生員舉人 明關內援兵由松山城沿海前進我左翼

東華錄

卷三

七

兵追及敗之于松山城壕獲馬五十餘匹 庚午睿郡王等奏報明關內援兵由松山來我兵追擊五里獲馬五百七十四 七月命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下梅勒章京連德成曹德選吳進功等率將士助圍錦州軍 漢軍固山額真石廷柱言我軍圍困錦州度明必與我併力一戰此時現在圍城者不必更換仍將更換之兵挑選精壯秣馬以待一旦有警我軍縱橫馳擊大創一番敵寒心喪胆錦州從此失時不能固守矣錦州破則關外八城震安知非當年瀋陽得而遼陽隨破沙嶺捷而廣寧隨順之一大机

會哉 八月

上聞明洪承疇等率兵十三萬來援錦州即傳檄各部軍馬星集京師於十五日起行命鄭親王留守戊午渡遼河壬戌至松山陳師於松山杏山之間自烏欣河南山至海橫截大路駐營謂諸臣曰但恐敵聞朕親至將潛逃耳如不逃朕必令尔等破此敵如縱犬逐兔易如拾取不知勞苦也是時明兵如松山城北乱峯山岡結營合騎步兵號十三萬其領兵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兵備道張斗燒恭王之積兵部郎中張若騏總兵王樸李輔明唐通白廣

東華錄

卷三

大

史明總兵王樸唐通馬利吳三桂白廣恩李輔明等率馬步兵沿海潛遁我軍相繼追擊上又命蒙古固山額真庫魯克連爾漢阿賴等各率所部伏杏山路遮擊遁入杏山敵兵又命睿郡王等率四旗護軍往錦州大路至塔山大路橫擊之又命將往筆架山防護粮糗又命鎮國將軍巴布海等各率所部往塔山截其路有奔至悉戮之又命武英郡王率兵亦截塔山路倘敵欲越塔山當率巴布濟等自寧遠直抵連山追擊又命固山貝子博洛率兵往噶爾寨堡截擊又聞明郎中張若騏

東華錄

卷三

大

恩曹變蛟馬科王庭臣吳三桂及副參遊守二百餘員見上親率大軍大懼合謀退遁 八月癸亥明總兵入員率兵犯我前鋒地我軍擊敗之追至塔山獲其筆架山積粟十三堆是日浚壕斷絕松山杏山路是夜明諸將皆欲遁撤其七營步兵迎松山城而營甲子敵犯廂紅旗汎地擊卻之上諭諸將曰今夜敵必遁命兩翼八旗護軍及騎兵蒙古兵前鋒兵比翼排列直抵海邊敵遁百兵則以百人追之千兵則以千人追之敵眾則躡後追擊直抵塔山是夜初

從小凌河乘舟遁命梅勒章京賴護等率兵追之又命固山額真譚泰率兵往小凌河西絕其歸路又命梅勒章京多濟里追擊敗兵又命固山額真伊拜等於杏山四面截擊敵之奔入西山者又命固山額真恩格圖等追擊逃兵悉如睿算明兵竄走弥山遍野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 乙丑命固山額真劉之源携紅衣砲同睿郡王武英郡王攻克四台擒其副將王希賢叅將崔定國都司楊重鎮等總兵吳三桂王樸奔入杏山上移營松山其夜曹變蛟率孔峯山馬步兵乘寨遁欲衝

圍去其兵一半突人御營時大臣侍衛俱未至軍中大驚  
侍衛巴里坤獨守營門拒敵變蛟中鎗奔還松山 丁卯  
命宗室錫翰因威多爾濟等率兵伏于高橋大路及桑噶  
爾寨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果有千人自杏山出伏兵  
敗之追至塔山斬獲甚多是晚命貝勒羅洛宏貝子博洛  
內大臣圖爾格等率精兵隨多鐸設伏杏山西台 己巳  
吳三桂王樸等從杏山出奔寧遠我兵截大路追擊三桂  
等奔至高橋多鐸等伏兵縱擊三桂王樸僅以身免多鐸  
等各還營 壬申命內大臣超品公塔瞻伊爾等率每旅

東華錄

卷三

辛

精兵五十名設伏高橋方出營遇明兵千人追斬之至高  
橋遇明兵六百八十盡殲之 是役也破明兵十三萬劫  
摧朽拉枯計斬級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三獲馬七千四百  
四十四駝六十六甲冑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  
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眾所棄馬匹甲冑以數萬計海中  
浮屍多于雁鶩其被我國于松山者總督洪承疇巡撫邱  
民仰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槓通判袁國棟朱廷榭同知  
張為民嚴繼賢總兵王廷臣曹變蛟胤大樂等士卒不過  
萬餘城內糧且絕勢益窮感我軍復臨大壕以困之總兵

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馬科李輔明唐通兵部郎中張若麒  
等各路潰竄

壬申前鋒恭領努山等自明董家口喜峯口偵探回奏擊  
敗明步哨五十一營斬百四十五人騎哨十一人擒守備  
一人

九月乙酉命貝勒杜度阿巴泰固山額真譚泰阿山葉克  
書準塔巴圖魯何洛會馬喇希巴特馬等圍守錦州貝勒  
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宏固山額真宗室拜尹圖公  
艾度兀額駙英俄尔岱庫魯克達爾漢阿賴恩格圖伊拜

東華錄

卷三

辛

等圍守松山武英郡王阿濟格外藩科尔沁國卓禮克圖  
親王吳克喜巴圖魯郡王滿珠習札等圍守杏山高橋  
乙未遣學士額爾黑往諭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  
濟格阿達禮貝勒多鐸等曰錦州松山所掘壕塹可周圍  
巡視其城外薪草即令我兵割取 丙申一鼓松山城內  
外馬步全出犯我廂黃旗汛地我兵擊敗之斬百七十餘  
級獲其兵器 十一月甲辰命鎮國將軍阿拜率兵往錦  
州南乳峯山設防 乙巳命孔有德尙可喜璋木部兵駐  
防錦州 十二月用寅濟爾哈朗奏報洪承疇以兵千人



夜犯我營我軍擊敗之斬四百餘人敵退松山城門已閉  
不得入兩日之內收服二千餘人其從杏山背遁者爲我  
伏兵所殺凡五百七十四人敗兵退城下因門閉不得入  
投降者二千餘人閉內赴援兵竟駐寧遠終不進承疇欲  
戰則力不支欲守則糧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隊而出與巡  
撫邱民仰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積同知張爲民嚴繼賢  
通判袁國棟朱庭榭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  
大名祖大成及千把總等官百餘員士卒數千人坐困城  
中

東華錄

卷三

三

上以勅諭洪承疇及所屬將士 丙寅命祖澤洪赴錦州  
索取妻子并說其父大壽來歸澤洪至錦州未得交語而  
還

東華錄卷之三終

東華錄卷之四

湘源蔣良騏于之父

崇德七年正月阿濟格遣兵畧寧遠獲牲畜無算明總兵  
吳三桂等遣兵躡我後誘擊敗之 明松山副將夏承德  
以其子夏舒爲質密約內應 二月十八夜豎梯於城南  
我軍齊登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  
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總兵白廣恩之子良  
弼等其兵備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都司守備紅旗千把  
總等官百餘員兵三千六十三名盡殲之 三月癸酉圍

東華錄

卷四

十

杏山 郡王阿濟格奏報明國定於三月初四日遣人講  
和迄今未至寧夏總兵吳三桂等遣將率兵四千駐于塔  
山我軍禦之不戰而退 諭豪格等將洪承疇祖大樂解  
至盛京邱民仰王廷臣曹變蛟皆處死祖大名祖大成縱  
還錦州 乙卯錦州援絕糧盡祖大壽率衆出降命大壽  
部下悉與留養其他悉誅之凡蒙古俱察出處斬杏山塔  
山兩處可令大壽遣人說之降并令遣人往寧夏 乙酉  
明遣總兵孫元衛等官齋來勸諭一道係諭兵部尙書陳  
新甲其畧云朕聞奉遠情有休兵息民之意力保其出于

真心我國家不難焉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  
祖宗恩義聯絡之舊特諭卿便宜行事云云

上以既與我國書何云論兵部尙書既諭陳新甲何用皇  
帝之寶况所用非真寶且札內藐視我國實無講和真心  
論諸王貝勒等以實意傳示于彼 乙未毀松山城如平  
地 四月丁未以勅諭明寧遠總兵吳三桂白廣恩等又  
令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宏先等各遣三桂書  
一函 鄭親王睿郡王肅郡王等以紅衣大砲攻克塔山  
城城內官屬兵丁共七千盡戮之諭令料理既畢平其壤

東華錄 卷四 二

垣大軍退駐高橋 鄭親王等以紅衣砲攻杏山克之降  
獲男子二千五百七十六婦稚四千二百六十二命獲杏  
山城鄭親王等率護軍還京 五月明遣兵部員外馬紹  
愉主事朱濟之副將周維塲魯宗孔等來求和好 上命  
迎於二十里外設宴宴之令來使行一跪三叩頭禮來使  
携有敕書一道云敕諭兵部尙書陳新甲昨據卿部奏稱  
前日所諭休兵息民情事至今未有確報因未遣官至播  
未得的音今准該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確探實情具奏

云 特諭 六月遣明使馬紹愉等還復書畧曰大清國

皇帝致書明國皇帝向來構兵蓋因爾國無故害我一祖  
乃爾國反肆濫陵奪我土地我

皇考太祖皇帝於是昭告天地親征爾國其後每欲致書  
修好而爾國不從事遂滋蔓以至於今予嗣位以來蒙天  
眷佑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大使鹿之邦產黑  
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以至斡  
難河源在在臣服蒙古及朝鮮悉入版圖乃昭告天地受  
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我軍每入爾境輒克城陷陣  
然予仍願和好者特為億兆生靈計耳若爾國誠心和好

東華錄 卷四 三

自茲以後宿寇盡釋尊卑之別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  
情蔽則暗若爾國使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  
則情不致壅蔽而和可久至吉凶大事當遣使交相慶弔  
每歲貴國餽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饋人參千斤貂  
皮千張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  
國界連山適中之地兩國於此互市倘願成和好速遣使  
齎和書及誓書來予亦齎書以往否則再勿遣使致書也  
初漢軍止設四旗至是設八旗每旗設固山額真梅勒

章京 七月命輔國公博和託等率將士代貝勒阿巴泰

守錦州 九月固山額真墨爾根侍郎李國翰等言明國人心搖動惟當直取燕京則大業克成矣

上諭曰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砍之則大樹自仆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即克山海關乎今明精兵已盡我四圍縱畧彼日衰我日盛從此燕京可得矣

遣固山貝子羅託博勒尼堪等率將士往代公博和託等戍守錦州 命沙爾虎達葉赫朱碼喇率將士征虎爾哈

十月朝鮮王李倧密奏閣臣崔鳴吉兵使林慶業等通明國道多羅額駙英俄尔岱等往鳳皇城請賜吉慶

東華錄 卷四

業等與平壤觀察使林尙和會于平壤箕子廟中作書遣送明國是實朝鮮王饋送銀米人參及高調文等八人在東明境登州寧遠賈參俱實 旨八人即正法鳴吉繫獄尙和革職慶業在逃繫其家屬 辛亥命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統將士征明諭曰尔等一入明境遇老弱毋妄殺毋離人妻子毋焚燬人財物曩兵臨山東時有因索財物而嚴行拷逼者非仁義之師也當切以為戒 智順王屬下獲奸細蕭大漢訊稱監軍道周法祖遣勸三順王潛遁歸明國命斬之 己未命多鐸阿達禮

率兵赴寧遠邊外立營以制寧遠援兵且兼捉逃亡又以勅及祖大壽書諭寧遠總兵吳三桂 十一月多鐸等奏

報明總兵吳三桂率馬步兵出戰我軍擊敗其駙卒隨征明 左翼前鋒參領羅碩侍衛胡沙右翼席特庫喇札布俱還奏言左翼兵前進地平路濶兩旂兵並行繼沿路哨

卒七十三人初五日又從界嶺口毀邊牆入擊慶明大同兵二千五百于抬頭營獲馬三百三十匹右翼兵前進地

隘路險單騎而進擒明偵卒言黃岩口外四十里有石城關甚隘木柵三層又去此二十里有雁門關用石圍砌皆

東華錄 卷四

大砲伏藏地雷透遠兵乘夜折毀兩關取其地雷藏守關兵初八日至黃岩口分兵夾攻遂克長城南關登城右翼居先斬守備一城內兵潰走初九日開薊州各鄉民俱竄入山遣兵往取糧米牲畜初十日自黃岩口向薊州圍其城是日薊州總兵白騰蛟馬兵在前馬蘭峪總兵白廣恩馬步兵六千在後與我軍遇擊賊之擒恭將一斬遊擊三獲馬六百三十六匹沙爾虎達等奏報招降喀爾喀木遮克特庫塔士庫福提希俄爾渾窪齊奇庫巴查喇額提奇薩里尼野尔共十屯人民一千四百五十八 命奉國將

軍巴布泰巴山率將士駐防錦州 十二月命梅勒章京金維城率漢軍馬步兵更番駐防錦州 朝鮮遣將率兵赴錦州駐防命迎宴之

崇德八年正月命梅勒章京譚布拜覺善等率將士更番

戊錦州 三月命護軍統領阿爾津哈寧噶等率將士征

黑龍江虎爾哈遣固山額真葉臣恩格圖率將士更番戊

錦州 豫郡王多鐸言古制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若恃強

取勝非義妄動天必不佑臣竊思今日似宜暫停師旅

於國中興作俟規模既定然後舉行總以農務為急則慮

東華錄 卷四 七

民衣食豐足舉國慶豫 前鋒統領努山等往明寧遠及

中後所捉生歸獲男婦八十一牲畜數十 五月努山率

泰領席特庫等探我大軍出邊消息至界嶺口斬明守備

一兵三百人獲馬三十四驢二百餘擒千總一把總三

六月阿巴泰凱旋大軍直抵兗州府誅明魯王及樂陵陽

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生并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數千人計

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歸順者六城敗敵兵三十九

處獲黃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

二百七十兩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緞五萬二千二

百三十疋衣萬有三千八百四十領狐虎豹皮五百有奇

角面千一百六十副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馬駝驢驘

牛羊三十二萬一千有奇七月阿爾津等凱旋凡攻克波

和里諾爾噶爾都里三屯招降小噶爾達蘇大噶爾達蘇

綽庫禪能吉爾四屯獲男婦二千八百餘口牲畜四百六

十貂皮千有六百虎豹等皮六百六十有奇 戊午

諭諸大臣曰凡戮力行間勤敏素著者准令其部下人自

行採參如有怠於從事素無勤勞以不准其採參心懷嫉

妬者必治以法 改理藩院衙門為內三院另造理藩院

東華錄 卷四 七

衙門近禮部 八月初九日

上厭代年五十 廟號太宗應天興國宏德彰武寬溫仁聖

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隆道顯功四字康熙元年

年加昭定二字 葬昭陵隆道顯功四字雍正元年

乾隆元年加 世祖章皇帝上字元高 下字國高

太宗文皇帝九子也

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大皇太后以

崇德三年戊寅正月十三日甲午戌時生

上於盛京孕十一月比誕之前

太皇太后有紅光繞身侍女驚以爲火近救不見如是者屢又誕之先夕夢神人抱子授之曰此統一天下之主也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見既寤語 太宗次日誕生頂中髮一縷聳然高起與別髮迥異是日紅光耀照宮闈香氣瀰漫生而神靈志量非常稍長聰明英睿六歲卽嗜書史至是禮親王代善等奉

上嗣位王貝勒大臣等共爲誓書昭告天地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政亦與諸王大臣誓告天地

丙子遣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等率兵戍錦州 丁丑多

東華錄 卷四 八

羅郡王阿達禮謂睿親王曰王正大位我當從王又固山貝子碩託遣吳丹謂睿親王曰內大臣圖爾格及御前侍衛等皆從我謀矣王可自立阿達禮碩託偕貝勒羅洛宏同視禮親王足疾阿達禮碩託登床耳語禮親王曰眾已定議立睿王矣王何嚙嚙於是禮睿二王自其言於眾廣訊俱寔阿達禮碩託坐擾亂國政伏誅並誅阿達禮母碩託妻及所遣吳丹羅洛宏以不知情免罪籍阿達禮家給禮親王籍領託家并其子拉哈齊爾布給睿親王大學士剛林亦收係因曾白於內諸大臣亦免罪撥入正黃旗大

學士范文程撥入鑲黃旗以阿達禮弟勒克德渾杜爾哈給肅親王 九月壬寅鄭親王等統大軍征明寧遠衛十月一日拔其城斬遊擊吳良弼進克前屯衛斬總兵李賦明袁尙仁及副將等三十餘員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布善率將士拔中前所以前屯衛中前所中後所所獲人畜分賜出征王大臣及官員有差 遣輔國公篇古博和託固山額真伊拜和碩額駙杜雷率將士戍錦州 十一月命梅勒章京俄羅塞臣巴都里統兵征黑龍江 十二月命固山額真譚泰率塔統將士戍錦州

東華錄 卷四 九

順治元年正月命恭領沙爾虎達統將士征庫爾喀 命副都統李率泰統將士戍錦州 遣來達哈巴圖魯等領兵永駐錦州 增設刑部漢軍理事官一員及工部漢軍理事官每旗各一員 二月增設內三院學士各一員 四月固山額真何洛會等許告肅親王豪格言詞悖妄會鞠得寔遂幽禁旣而釋之廢爲庶人 大學士范文程啟攝政王曰乃者有明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陸我師燹伐其東鄙四面受敵此正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苟難成不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矣

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今日當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如是則大河以北可以傳檄定也河北一定移各官吏妻室避患於我軍因以為盾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則見聞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當於長城以西擇堅城屯兵為門戶我師往來斯便惟攝政諸王察之 睿親王奉勅伐明統滿洲素古兵三之二以及漢軍恭領等三順王續順公兵數行 庚午師次于遼河時李

東華錄

卷四

十

自成已陷燕京崇禎帝后俱自縊自成於三月二十二日僭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承昌洪承疇啟曰我兵之強流寇可一戰而除今宜先遣官宣布王命示以此行特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佈告各府縣開門歸降官則加陞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誅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者破格封賞此要務也流寇今得京城財足氣驕已無固志一聞我軍至必焚宮殿罄府庫而遁城驃馬不下三百餘萬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賊已遠去逆惡

不得除財物無所獲大可惜也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前後精兵在前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追剿倘仍據京城則撲滅更易若慮賊眾遣精銳伏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要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挑選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騎兵在後比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禦之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抗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也 壬中睿親王師次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遣副將楊坤等自山海關來致書畧曰三桂以奴負之身而鎮山海思堅守東陲而

東華錄

卷四

十一

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犯關好黨開門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天人共憤眾志已離其敗可立待我國積德累仁誰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漢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三桂受國厚恩欲興師問罪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貪言王得書命漢軍齎紅衣砲往山海關進發 癸酉師次西拉塔拉報三桂書日向欲與明脩好屢行致書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

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期滅此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不共流賊戴天真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為敵今勿因前故懷疑昔管仲射桓中鉤後用為仲父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爵藩王之則國仇得報二則身家可保世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丁丑師次連山 戊寅師駐山海關十里外一片石遇賊唐通數百騎擊敗之 己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出迎王命三桂兵以白布飾肩為號令先行遂入關時李自成率馬步兵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迅作塵沙蔽天我兵少不能橫列及海王令向海列陣三桂分兵列于右翼之末諸軍齊進風遂止大敗賊兵追殺四十里賊遁走燕京獲駝馬輟幣無算是日進吳三桂爵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撒袋弓矢等物令山海關城內軍人各薙髮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隨攝政王趨燕京追殺流賊誓諭諸將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仍曉諭官民以取殘餘暴共享太平之意 吳三桂送賊偽兵政府尚書王則堯於王斬之則堯

東華錄

卷四

三

山西人明密雲巡撫降賊自成遣招三桂者 壬午師次撫寧癸未次昌黎甲申次灤州乙酉次開平衛丙戌次王田丁亥次羅公店 聞賊已西遁令諸王貝勒等率兵急追擊之 五月辛丑徵啟明大學士馮銓銓聞命即至保定副將王應登等陳七事一立綱紀二在賢良三靖遺寇四申招撫五和兵民六重農務七懲貪婪 宣府巡撫李鑑捕斬賊偽權將軍黃應選等十五人以祭崇禎帝諸王等追殺賊于望都 己酉固山額真譚泰等破賊于真定賊焚輜重走 燕京以北居庸關內外各城及天津

東華錄

卷四

三

亂因以襄彊王朱鼎嗣續先帝之祀隨即告諭前朝諸王仍照舊例一經頒示無不欣戴攝政王報曰議委襄彊王國政大不合理不特襄彊王在明係何等級仍當照舊即明之嫡系將軍亦宜照舊不許干預一切國政軍務致違我法 給事中劉昌陳十事立規模儲廟算推誠心集羣策施惠定經賦審官制頒俸祿明等威重守令 遣回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石廷柱率將士平定山東一路 攝政王定議建都燕京遣輔國公吞齊哈和託等齎券迎駕 遣固山額真葉臣等率將士平山西一路 順天巡

東華錄

卷四

南

按柳寅東言近見陞除凡前朝犯贓除名流寇偽官一概錄用雖云廣大無遺然非慎加選擇之道鼎革以來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顧忌亟宜速定律令王報曰經綸方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擢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寔立斬問刑准依明律 順天巡撫宋權獻治平三策一請議崇順廟號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廣羅賢才 遣大學士馮銓祭故明太祖及諸帝 葉臣啟報饒陽一路上賊悉平 饒陽上賊康文斗即康少環郭北賊 郭拱北日賊掃地王曾李自成 緜衣衛百戶危列宿言臣招撫至天津諮訪流寇在籍官員黨崇雅等

四十三員開報 睿親王諭著吏部確數才品即與起用仍行文各撫按凡境內隱逸賢良逐一起拔但不許以貪官汚吏及貲郎雜流充數 巴哈納石廷柱啟報霸州滄州德州臨清先後俱下 七月巴哈納等會葉臣等平山西 修正歷法湯若望進所製渾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併輿地屏圖並請所有應用諸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從之 天津總督駱養性請豁免明季加派錢糧止征正額並火耗齋王報曰官吏犯贓審寔論斬前論甚明所啟錢糧征納每兩火耗三分正是貪婪積弊何

東華錄

卷四

北

云舊例正賦尚宜酌蠲額外豈容多取著嚴行禁革如違即以犯贓論罪 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啟報濟南東昌青州臨清等州郡以次撫定并賫送故明德王朱由棨降表又言近聞南中已擁立福王改元宏光以史可法為內閣總兵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高傑等分駐各鎮請亟補鎮臣控扼淮徐下所司確議 六月攝政王遣南來副將韓拱薇等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日子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開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會託其手泐平安拳致



夷則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

東華錄

卷四

六

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机聊慕虛名頓忘寔害子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國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賊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有逆號稱尊便是天有

二日儼爲敵國子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子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虛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是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

東華錄

卷四

七

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子寔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佈腹心佇聞明禁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宜意可法旋各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 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

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炎之章真不啻從  
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  
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  
忘君父之仇敬為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  
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  
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  
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世世者  
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  
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

東華錄

卷四

九

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  
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  
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  
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  
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  
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  
盛事大江湧出稱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  
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

關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  
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  
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繕治筐篚遣使犒師兼  
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  
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為  
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  
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羣不  
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  
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

東華錄

卷四

九

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  
基祿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仇未剪之日亟止位號  
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皆以正統子之甚至元宗幸蜀太  
子卽位於靈武議者疇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  
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  
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風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  
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  
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繪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

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幘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兵民願為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樞士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國報

東華錄

卷四

辛

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寔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寔昭鑒之宏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按史公谷書寔錄不載其原札尙存

內閣

今上命檢出裝潢

御製書事一篇冠其首今恭錄於左史公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啟字蓋印印係督師輔臣之印每頁四行寫連指頭共二十字一行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揚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詩嚴心憲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

東華錄

卷四

辛

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夫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至倫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詭詐不獲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強詞以辨亦仍明臣尊

明之義也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于右而可  
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寔無不可  
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附  
會失之不經矣

東華錄卷之四終

東華錄

卷四

三

東華錄卷之五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順治元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郝傑陳四事一勸農以植根  
本一撫逃亡以塞戶口一禁賸貨以除苛政一嚴奢侈以  
正風俗 睿親王以有神新政飭部即行 山東巡按朱  
勛鑠言中外臣工皆以衣冠禮樂覃敷文教頃聞東省新  
補監司三人俱閱東舊臣若不加冠服恐人心驚駭悞以  
文德典教之官疑為統兵征戰之將乞諭三臣各製本品  
紗帽圓領 睿親王諭兵務方殷未遑衣冠禮樂近簡各

東華錄

卷五

三

官姑依明式速製本品官服以便蒞事尋常出入仍遵國  
家舊例 修正厯法湯若望言教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  
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為重若節氣之時日不真則太陽  
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厯稽大統回回舊厯所用節氣止  
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况諸  
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平地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  
入而彼出之理若舊法以一處而概諸方故種種差訛難  
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  
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共增數頁加於篇首以之

八月自成偽總兵李過自新安糾賊三萬犯府谷逼大同  
大兵擊之殲殪過半李過中創竄歸綏德旋聲言欲渡黃  
河來犯 九月庚寅睿親王多爾袞遣甲喇章京顯納代  
等自燕迎

駕甲午

上入山海關王子恭奉

太祖武皇帝

孝慈武皇后

大行皇帝神主安入

東華錄 卷五

太廟十月乙卯朔

上定鼎燕京 戶科給事中郝傑奏言自古刑餘官守特

供酒掃耳外不敢與朝臣齒明末竄任厥術遂貽社稷

思印邊荒清等開門迎賊之禍我國家痛絕中官廢衛錢

根悉歸有司遠近無不歌頌乃者頒詔大典賜宴廷臣突

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辱朝廷而羞當世乞勅下禮部朝

賀內監不許入班行禮尤有請者先朝原有牙牌舊制應

仍照品級懸帶至雜流貴郎等官不得濫越詞林科道侍

從之前庶覲瞻肅而體統明得

旨內監原未贊禮何得混入朝班牙牌事宜著議奏 梅  
勒章京和託等奏臣等率師至山東流賊旗鼓趙應元等  
詐降入青州殺招撫侍郎王鰲永據其城臣等往援擒斬  
趙應元等復青州 葉臣奏報臣等出固關進平三晉所  
至迎降偽伯陳永福據太原我軍攻克之五州二十縣皆  
降 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往征流寇 命豫  
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征江南 十一月用祭酒李若  
琳言滿漢官員子弟有願讀清書者俱送入國子監設滿  
洲司業一員助教二員教習清書

東華錄 卷五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胡世安少詹事管國

子監祭酒事李若琳以詹事府暫裁請辭詹事銜久之

山西巡撫馬國柱言我軍勦賊汾州追至青龍永安進至

平陽全省悉平 十二月葉臣言大軍自直隸至河南山

西共平府九州二十七縣一百四十二 豫親王善前鋒

渡黃河沿河寨堡望風歸附偽總兵許定國王寨首領李

際玉各遣人來降 大軍向潼關進發 御史李發元請

申飭在內外刑臣有以赦前事挾仇復告者坐違旨罪從

之 命都統阿山馬喇希副都統阿哈尼堪等由滿州濟

河協剿流寇 有劉姓人自稱明崇禎帝太子下三法司  
勘問得假冒狀伏誅 任珍張勇王平蘭艾忠應詔俱在  
陝西來歸順

順治二年正月總督河道楊方與言山東地土荒蕪有一  
戶止存一二人十畝日止存一二畝者倘不計口核寔一  
概徵收名爲免三分之一寔一二畝地而納五六畝之稅  
荒多丁少以荒地累熟地迷丁累見丁是有竭之名無竭  
之寔所將現在熟地或免一或免半其拋荒之地不論有  
主無主盡行蠲免俾民受寔惠而后民志固民生遂矣得

東華錄 卷五

旨名直省無主荒地該地方官開具實數報部以便裁  
酌其熟地錢糧照蠲免例如數開徵 吏科都給事中朱  
徽言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今西  
寇就擒正當恢張天緒延登俊乂乃邇來京堂等缺強半  
裁省人才不無壅滯之虞臣愚謂已裁者合行速補毋使  
滯滯方來者作何擢用並宜酌量衙門大小職務繁簡量  
行增設務俾人與官稱以疏仕進之路若以官冗費多輒  
議裁併不知天子坐擁四海之供豈惜區區升斗之俸乎  
况年力老壯自有乘除考績程功復分殿最倘馳陸惟明

進退以礼將來正患才少事慮官多又普天率土义均臣  
民凡督撫有缺宜新舊兼用以公委任至若錢糧軍馬皆  
大權所關太分則勢渙而唯核太合則勢重而易專故明  
卿寺衙門類若重複者非不知裁之爲便蓋於設官分職  
之中寓防微杜漸之意也夫開創之初君臣同心何所不  
宜至爲子孫萬世慮不得不委曲詳盡計其利而更計其  
害也得 旨裁省京堂意爲冗員無實非因惜俸未擬此  
奏似屬可行着將各卿寺衙門因革事宜直據所見簡明  
再奏其詹事太僕尙寶等官已經暫裁應否仍設著吏部

東華錄 卷五

會同九卿科道詳議妥確具奏 命饒餘郡王阿巴泰因  
山額真準塔梅勒章京諱布率將士往山東代肅親王豪  
格 山東膠州總兵官何永盛勦靈山衛土石山賊平之  
豪格奏報偽睢州總兵許定國遣子投誠並言高傑發  
兵五千圍睢城請師馳救未奉旨不敢擅往又報尙書爾  
格等攻破滿家洞土寇十餘處俘獲婦女牛馬真定巡撫  
衛國允報真定大名順德廣平四府山寨賊寇悉平 癸  
酉李若琳奏請更 孔子神牌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  
子報可 二月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奏報大軍於元

年十二月十五日追流賊至陝州前鋒參領索渾等敗賊於靈寶縣二十二日師距潼關前鋒統領努山等敗賊偽汝侯正月初四日敗賊將劉方亮李自成親率兵交戰屢敗之十一日逼潼關口自成遁走西安賊守將馬世堯偽降十三日大軍入關斬世堯十八日師至西安自成竄商州以故明修撰陳名夏慕義遙來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定國疏報高傑已用計擒斬請發大軍以靖殘寇得旨知諭豫親王初曾密諭爾等往取南京今既攻破流賊已得西安可將彼處事宜交與靖遠

東華錄 卷五 六

大將軍英親王等爾等即遵前命趨往江南流寇餘氛實令英親王等追勦御史傅景星奏民房應給旂下者當寬以限期候其搬移始令旂下管業至于勦懲乃馭世大柄毋許奸宄告訐致開誣害之端用刑係民命攸關宜復秋後之條以圖尙德之治若夫官方宜靖而雜流未盡澄汰關市有稅而諸務日見騰縮一切制度尙宜斟酌盡善下所司速議給事中向玉軒言民間坟墓有在滿洲圈占地內者許其子孫歲時祭掃從之鎮守平陽等處將軍阿山等奏豫親王已統大兵攻下西安所統科爾沁兵

內復簡精騎送豫親王軍中山西一路寇賊絕跡民俱復業矣巡視南城御史趙開心言近奉勅旨凡民間出痘者即令驅逐城外四十里所以防傳染也奈所司奉行不善有身偶發熱及生疥癬等瘡概行驅逐者貧苦小民移居城外無居無食遂將弱子稚女抛弃道旁殊非仰體朝廷愛養生成之意請嗣後凡出痘之家必俟痘疹已見方令出城有男女抛弃者交該管官嚴加責治其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彼聚處庶不致有露宿流離之苦得旨允行

東華錄 卷五 七

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等奏大軍入邊八戰皆捷秦屬州縣攻下者四城降者三十八城俱已安撫饒餘郡王阿巴泰奏三月初三聞南兵渡河圍徐州沛縣李家樓遺固山額真準塔等前往破賊馬步兵二千于徐州十五里外於斬逆渠八人三月御史趙開心奏朝恭之儀故明兩掖門外有東西兩廡舍各官按品級坐立今爲逆賊焚燬每遇朝恭各官坐立無所請令工部就六科廊外基址鱗次搭造庶朝廊肅而體統嚴下所司議豫親王奏二月十四日大軍由西安府抵河南招降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論即于三月初五

率師南征 故明文淵閣大學士李建泰來京陛見慰諭  
之 大學士剛林奏盛京原定六部為一品內三院為二  
品今六部係二品銀印通政司詹事府係三品翰林院係  
五品俱銅印奏請酌定得 旨內三院照盛京為二品衙  
門 豫親王疏報三月初七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  
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尙書韓岱等由南陽路三路兵  
同赴歸德所過州縣皆投順 四月論民間喪葬毋許出  
正陽門着為例 五月輔政王濟尔哈朗等議以皇叔  
攝政王雖賞罰等于朝廷而體統尙未崇隆一切儀制亦

東華錄 卷五

八

應加禮啓聞王固辭曰予在 上前未敢違禮他處如議  
行可也翌日王入朝滿洲諸臣皆跪王遂同輿因謂大學  
士曰今予乃入君之朝也如此行禮予心何安遂引輿而  
返于是令曉諭諸漢臣 妖民劉伯泗掘穴得石匣內函  
天書又石匣內有元帥印遂自稱天罡星宣府巡撫馮聖  
兆捕獲以聞命斬之 今各衙門奏事俱繕本章不許復  
用木籤從御史高去奢請也 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奏大  
軍于四月初五日自歸德府啓行沿途郡邑俱投順十三  
日離泗州四十里令固山額真阿山等前奪泗北淮河橋

其守泗提兵焚橋遁我軍夜渡淮十七日遣尙書宗室  
韓岱等率師至揚州城北挾船百餘隻是日大軍距揚州  
城二十里列營令署護軍統領顧納岱等率師自揚州城  
南獲船二百餘隻十八日大軍薄揚州城下招諭其關部  
史可法翰林學士衛允文及四提兵二道員等不從二十  
五日令拜尹圖七賴阿山等攻克揚州城獲史可法斬于  
軍前其據城逆命者並誅之五月初五日進至揚子江時  
福王下鎮江鎮海伯鄭鴻逵以水師守瓜州曹總兵以水  
師守儀真初六日我軍陳北岸相距三月初八晚令拜尹

東華錄 卷五

九

圖七賴阿山率舟師由運河潛至南岸列于江之西距瓜  
州十五里初九日復令梅勒章京李率泰率舟師五鼓登  
岸黎明渡江初十日聞福王率馬士英及諸太監潛遁十  
五日我軍至南京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周爵內閣  
大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等並城內官兵迎降其沿  
途來歸者興平伯高傑子高元照等廿三員監軍道二員  
副將四十七員叅游共八十六員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  
千三百提聞 庚戌宣平定江南捷音 六月豫親王奏  
南京既克福王潛遁太平遂遣多羅貝勒尼堪等率兵追



之福王復走蕪湖護軍統領顧謙據江口截其去路偽靖國公黃得功逆戰中流矢死偽總兵田雄馬得功縛福王及其妃來獻並率十總兵部屬來降 順天巡撫傅景星言田地被圍之民俱兌撥蘇薄屯地若仍照膏腴民地征輸則苦累倍增應照屯地原額起征為便下部知之 禮部侍郎孫之獬言故明宦官杜勛嚇君惑眾傾明社稷法無可宥請勅刑部速處得 旨杜勛事在赦前該部知道

鎮守廬鳳淮揚等處固山額真準塔等奏五月間臣自徐州水陸並進遣兵敗劉澤清副將高佐于宿遷師次清

東華錄 卷五

河遣梅勒章京康額賴等敗澤清總兵馬花豹等于淮黃清三河口復連敗敵兵合軍追入淮安界斬副將二員將一員次清江監司范鳴珂降澤清同偽總漕田仰遁走總兵柏永額率官兵出迎遂克淮安其鳳陽廬州一帶望風納款 陝西總督孟喬芳奏妖賊胡守龍等假焚祝之名聚眾數萬自稱徐會公僭號清光元年一日臣方坐署喧傳有數龍自天而下少頃鄉約首送前龍乃皇極妖經一卷也臣隨懸賞格擒斬守龍妖党悉平 總督河道楊方輿言山東滿家洞界連四縣穴有千餘周迴二三百里

明季荒亂窮民聚其內其最著者有羊山金山太義集合家集羅家屯桑科集等處滿家洞其總名也元年七八月劫焚無虛日臣遣兵四次敗之二年肅王駐濟南滿兵搗其巢賊窘竄伏洞中後饒餘郡王至攻益力隨破隨填其穴餘二大洞為賊老巢內有重閉夾道暗伏火器人不敢入因絕彼汲道五月饒餘郡王還京城復增兵圍守洞內水絕賊皆自縊死諸洞悉平 命內院大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疇以原品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地方 除割脚筋之刑從給事中李士

東華錄 卷五

焜請也 命恭順侯吳惟華為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招撫廣東陞禮部侍郎孫之獬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招撫江西尚書寶鼎黃熙允為兵部右侍郎招撫福建原任大同巡撫江禹緒仍以兵部右侍郎提督軍務招撫湖廣刑部郎中丁之龍為兵部右侍郎招撫雲貴俱兼右僉都御史銜 豫親王奏大軍已定南京隨令貝勒博洛固山額真拜尹圖七賴阿山等率兵趨杭州勦賊兩路迎敵賊兵悉渡錢塘江逃竄我軍駐營江岸潮水連日不至人驚為神助路王大恐

開門納款湖嘉紹寧等皆歸順紹興准王波江來見復遣人至湖州執周王眷屬總兵王之仁率部兵二千五百人來降又聞杜陽王在廬州和州作亂遣總兵吳兆勝勦擒之 改南京為江南省應天府為江寧府設官事宜照各省例行 諭禮部向來雍頭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籌之最熟若不歸一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尺行難免規避惜髮巧詞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官若有為此事進表章欲將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無赦 閏六月英親王奏報賊李自成親率兵二十萬南言欲取南京我兵水陸隨其後追及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處窮追至賊老營大破入次賊兵尺力窮竄入九官山 山在武昌府通山縣南九十里 隨于山中逼索自成不得有降卒言自成携步卒二十人為村民所困自縊死屍朽莫辨又有故明寧南侯左良玉子孟庚守道李猶龍巡撫黃澍率總兵十二員兵十萬泊舟于九江東流懸揚子江中俱降庚寅以流寇蕩平

上諭英親王令班師 七月命貝勒勒克德渾為平南大

將軍同因山額真葉臣等在江南代豫親王 準塔報故明東平侯劉澤清率所部歸順原任總兵馬登洪林慶業皆投降 內大臣何洛會河南巡撫羅補錦等奏我軍進克西平縣賊首劉洪起等伏誅汝寧等處悉平 八月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深言臣家宗子衍聖公已遵令薙髮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章甫纓掖自漢暨明三千年來之有改今一旦變更恐于 皇上崇備重道之典有所未備應否蓄髮以復本等衣冠統惟 聖裁報曰薙髮廢有違者無赦孔聞深姑念聖裔免死將革職永不敘用 先是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社立德御史王守礼桑芸李森先羅國士邵應槐吳遠等交章劾奏宏文院大學士馮銓原係故明閣宦魏忠賢黨羽其子擬准進賄于禮部侍郎孫之獬遂為伊標中軍又禮部侍郎李若琳亦係銓黨羽俱宜罷黜究治請將馮銓父子肆諸市朝命刑部鞫問無寔擬各官反坐揖政王傳集大學士等及各官逐一鞫問所劾馮銓孫之獬李若琳各款俱不寔因馮銓自投誠後薙髮動職孫之獬子承人未薙髮之先即行薙髮男婦皆效滿髮李若琳亦先薙髮結党陷

害王曰尔科道何仍蹈故習陷害無辜給事中龔鼎孳曰  
馮銓乃党附魏忠賢作惡之人銓曰鼎孳何反順陷害君  
父之李賊竟為北城御史王曰此言寔否鼎孳曰寔豈鼎  
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唐太宗王曰人果  
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鼎孳自比魏徵以李賊比唐太  
宗殊為可恥此等人何得侈口論人但縮頸靜坐以免人  
言可也此番姑免尔等之罪如不改悔定不尔貸後數日  
以李森先啓內請將馮銓父子肆諸市朝之語過甚令草  
森先駭 九月浙間總督張存仁奏叛賊方國安王之仁

東華錄

卷五

盤踞富陽遣師擒獲國安子大術等斬之 準璫等奏  
故明新昌王潛避海中島臺台山作亂官兵勦破之獲新  
昌于淮南斬之 十月遣八旗兵駐防順德濟南德州臨  
清徐州潞安平陽蒲州八城每一旗分駐一城 招撫大  
學士洪承疇疏報徽州故明翰林金聲甘心悖逆陰受唐  
王偽勅起鄉兵以拒我師茲提督總兵張天祿等由旌德  
進兵連破十餘砦馳至績溪生擒金聲斬之徽州平 馬  
士英等兵渡錢塘江至杭州城十里立營我兵進勦敵遁  
去追殺五百餘級 貝勒七克德渾梅勒章京朱瑪喇等

敗偽總督馬士英于餘杭和托等敗偽總兵方國安于富  
陽 遣固山額真巴顏墨勒根蝦等率兵往陝西會同駐  
防西安內大臣何洛會勦四川 命河洛會為定西大將  
軍 十二月洪承疇奏閩偽閩部黃道周兵寇徽州提督  
張天祿勦破之 江寧巡撫土國寶奏逆紳吳日生荆本  
徹倡亂湖中提督吳兆勝等分兵追勦逆首相繼敗亡  
禮部言內監仍故明例每遇朝恭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  
于體不合嗣後概不許朝恭亦不必排班從之

東華錄

卷五

五

洛宏貝勒尼堪等統兵征四川以張獻忠肆虐巴蜀也  
洪承疇奏明唐王朱聿劍兵寇徽州我兵敗之獲其副部  
黃道周命斬于軍前 二月洪承疇言官兵勦斬潛山大  
湖間司空砦賊首石應璫等五人生擒故明樊山王朱常  
炎命斬于軍前 駐防江寧府侍郎巴山梅勒章京康額  
賴等奏報正月十二日夜江寧府城內民人與城外賊通  
謀作亂事覺捕斬為首者三十人至十八日夜賊首偽路  
安王瑞昌王復率賊二萬餘三路入犯俱擊敗之 定西  
大將軍何洛會奏副將王平敗王姓秀才賊兵于渭南縣

界中軍陳德副將任珍破賊首劉文炳于蒲城敗賊首李  
 選于同州臣等領官兵追剿賊渠賀珍于武功濠泗河大  
 敗之 命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將軍固山額真公圖麟率  
 師征福建浙江 三月何洛會報擒獲黑水峪賊首孫守  
 法胡向宸等 勒克德渾奏臣于去年十二月自江寧乘  
 舟向湖廣進發正月抵武昌偵知馬王二總兵自岳州叛  
 奔何騰蛟遣兵追擊敗之廿九日師至石首聞賊渡江圖  
 荆州我軍乘夜馳躡賊營大破之分路追殺殘寇殆盡  
 自成弟李孜偽磁侯田見秀等馬步兵五千餘名請降

東華錄

卷五

七

降獲玉空一惟一隻虎未獲 張存仁劾李成棟吳兆勝  
 縱兵擾民 四月寧夏總兵劉芳名疏報寧夏兵變續巡  
 撫焦安民隨經撫定斬首惡楊成名白友大 王光恩  
 張獻忠 與襄鄖道李之綱互訐 五月以蘇尼特部落騰  
 把總 机思等叛奔喀尔喀 命豫親王多鐸為揚威大將軍率  
 大兵往征之 江西總兵金声桓奏官兵進取南贛生擒  
 偽軍門劉光允 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  
 勳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僞  
 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

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披刺為僧前至  
 寺拘獲並總兵趙休元令斬之 博洛奏報大軍五月抵  
 杭州適賊兵營于錢塘江東岸我軍策馬徑渡偽國公方  
 國安遁歸紹興携魯王朱慈煇走保台州江東底定 七  
 月供奉時疏請回京

上以江南尚未大定不允 多鐸帥至營噶尔察克山開  
 騰机思等屯于衮噶魯台大軍乘之騰机思等聞風遵令  
 外藩郡主備朱習札梅勒章京明安達札追及于歐克特  
 山大破之斬其白吉毛管下城格格遣我兵渡北河

東華錄

卷五

七

復追之斬騰机思于多不德巴圖舍津騰机思等馬  
 特木德克博音圖斬首無算獲其家口輜重及牲畜十餘  
 萬 江西撫李翔鳳進平一其人張應景得四十餘得  
 旨致治之道惟在敬天勤政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  
 至效尤其置之 八月多鐸奏我師自土勒河擊敗土謝  
 圖汗喀尔喀部落兩子兵二萬于查濟布拉克次日復擊敗碩  
 雷汗之四子本霸巴圖魯台吉兵三萬皆斬獲無算因馬  
 疾班師 博洛疏報大兵克金華衢州二府斬偽蜀王朱  
 盛濃樂安王朱植石等全浙底定 張存仁奏偽閣臣謝

三保閣部朱之普兵部尙書阮大鍼刑部尙書蘇壯等投誠以恭順王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與懷順王耿仲明續順公沈志祥等往征湖廣次定江西贛南由是入廣東癸巳命智順王尙可喜統所部赴孔有德軍協征湖廣九江洪承疇疏報擒獲謀犯省城僞瑞昌王朱誼勸並其党命斬之九月肅親王豪格奏大軍于三月抵西安遣尙書星訥勦邠州賊寇降數百人又遣固山額真杜雷勦慶陽一帶斬其渠石二等又遣固山額真巴顏等撲勦延安一帶諸寇五月賊首劉文炳康于總郭文星張破臉等

東華錄

卷五

六

拒敵擊斬之大軍于五月初自西安起行分遣貝勒尼堪等由棧道向漢中偵知賀珍圍漢中以兵守雞頭關尼堪等擊殲之遂抵漢中賀珍遁追兵擊敗之遂潰聞二隻虎孫守法破興安偵我兵至皆遁七月十六夜我軍攻克張果老岩斬康于總臣率兵一半向秦川進發分遣貝子備達等搜勦賊党降賊石國奎高如炳蔣登雷王可臣等遂攻克三台山斬獲無算旨嘉獎川湖總督羅縉錦奏何騰蛟等寇岳州鎮將擊敗之十月金声桓奏克贛州斬僞閣部楊廷麟賜凱旋貝勒七克德輝等金有差

十一月博洛奏大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進福建敗僞閣部黃鳴駿等于仙霞關遂破蒲城斬僞巡撫楊廷清李暉遣兵下建寧延平等府唐王聿劍走汀州遣兵擒斬之福建悉平洪承疇言故明推官陳子龍陰受僞曾王部院賅銜結連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章京索希圖討擒之子龍赴水死諸寇聞風解散十二月肅親王奏我軍抵西充逆賊張獻忠率家來拒護軍統領鰲拜等奮擊大敗之斬張獻忠于陣復分兵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四川悉平禁民間存使制錢不許以一當二違者治罪蘇松提

東華錄

卷五

九

督吳兆勝謀反鞠寔伏誅平南大將軍孔有德至岳州督兵征長沙衡州永州寶慶所向克捷時明桂王朱由榔與其將胡一青等由武岡竄桂林其貴溪王朱常澧恢武伯向登伍章平伯周金湯萬安伯張士舉樂平伯蓋遇時與平伯牛萬才軍門黃順祚向文明總兵林國瑞等猶據衆據湖南命有德等分道進剿

東華錄卷之五終

東華錄卷之六

湘源將良駟干之父

順治四年正月湖廣總督白永盛奏興國州等處若冠悉平初陳友諒遺孽分為柯陳二姓盤距江西武帝湖廣興國而興國尤蕃衍黠悍迄明世為患將三百年有柯抱冲者與何騰蛟結連自立為王以其党陳珩王為帥攻陷興國州殺武昌同知張夢熊白永盛同榜臣吳贊遣將征勦入戰皆敗之焚其巢擒抱冲珩王皆斬之 二月大兵自岳州取長沙 征南大將軍博洛奏報廣州府偽唐王朱

東華錄

卷六

十一

聿釗之弟朱聿鎮僭號昭武總督佟養甲等率師進勦斬朱聿鎮並偽周王肖象益王思恢等廣郡悉平 四月故明漕撫田仰帶兵三千名投順 五月故明廢紳候嗣曾等這奸細潛通魯王為柘林遊擊陳可權所獲中有偽勅一道反問大學士洪承疇及巡撫土國寶事聞乃覺其詐降旨曉諭 以閩廣平定遣官祭告

福陵

昭陵 六月大理寺卿王永吉以陞工部右侍郎具疏控詞得旨有心願居官而徒尚虛名或一次兩次控詞者

皆是踵明故套以後再有似此卽允所辭永不錄用久已

有明旨王永吉何得不遵著革職永不錄用 遣戶部理

事官繆尚義等赴廣東廣州府珠池採珠 湖廣撫高士

俊奏大兵攻拔衡山安化等縣常德衡州二府生擒偽總

兵黃朝宣 七月張存仁疏言莒州洞賊李長蛟偽軍師

王國用陳泰鍾等糾賊萬餘犯建寧府初四日有土寇無

數白旂為號突來奪門城內奸細放入遂為賊所踞海賊

亦于是日進口燒斫漳州江東橋皆係鄭彩諸逆為崇長

泰海澄龍溪盡為賊出沒之所分寇同安安溪 封德豫

東華錄

卷六

十二

親王多鐸為輔政叔德豫親王罷和碩鄭親王輔政 湖

廣叛逆王光代盤踞鄖陽妄用永歷年號僭稱鎮武伯官

兵進勦提督孫定遼敗績不知所之 以廣東初定特頒

恩詔 丁卯幸邊外行獵 八月左副都御史惠世揚以

老致仕 肅親王豪格奏分兵征勦遵義夔州茂州榮昌

隆昌富順內江等處川寇悉平 乙未 上還宮 九月

淮安土賊張華山等攻據廟灣遊擊潘延吉同知耿嘉樂

棄城走得旨革職提問 山東巡撫張儒秀奏土賊丁可

澤勾引叛賊謝廷等陷淄川縣原任招撫江西兵部尚書

孫之解被賊支解死 十月兩廣督佟養甲言採珠不便  
于民得 旨差官着即撤回 寧夏撫胡全才設法捕蝗  
境內田禾全獲因以捕蝗之法上聞並請傳示各省永絕  
蝗災章下所司 侍郎喀喀木自河南鄧州至鄖陽會防  
守光化之陝西副將王平引兵渡河追賊王光泰及其黨  
偽總兵李士英等光泰初聞大兵至內卿縣即遁走房縣  
喀喀木遂復鄖陽城偕王平追賊至房縣斬級萬餘光泰  
等竄四川喀喀木雷駐鄖陽勦撫餘黨以次就平 諭入  
朝侍衛各官子弟內通文理者吏部酌用尋部議監生以

東華錄 卷六 主

通判用虞增附以州同用未入庠者以州判用宋準時年  
十五歲以監生擬通判用 十一月命侍郎陳泰梅勒章  
京棟阿賴等率兵征福建 洪承疇奏犯僧亟可係臣會  
試房師故明札部尙書韓日續之子臣給印牌令回廣東  
因出城門盤驗經筒中有福王荅阮大誠書稿又有交紀  
一書于預時事亟可自取愆尤臣有世誼理應避嫌得  
旨着拏解來京 漕督楊聲遠奏擒獲偽義王朱仍並其  
子與命斬之 平南大將軍孔有德以平湖南提聞 十  
二月改世戡昂邦章京爲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爲阿思

哈七番甲喇章京爲阿達哈七番牛衆章京爲拜他喇布  
勒哈番半個前程爲拖沙喇哈番其在部院官員及直省  
駐防章京官銜仍照舊 孔有德奏臣等自岳州進兵長  
沙偽巡撫何騰蛟總兵王進才已遁我師次湘潭何可喜  
同梅勒章京卓羅擊敗偽總兵徐松節于潯州偽平南伯  
黃朝選遁衡州臣等進兵擒斬之並其四子又耿仲明由  
水路還長沙屢敗偽總兵楊國棟于天津湖牛皮灘追入  
長沙城悉殲之臣與耿仲明趙祁陽圍其城殺偽總兵及  
賊兵七千臣引兵趨寶慶克其城斬魯王朱鼎光世子朱

東華錄 卷六 四

乾生總兵黃昔昔等又夜進兵武岡州于路火焚木城奪  
門而入又敗偽安國公劉承蔭兵師抵武岡偽承蔭僅以  
身遁劉承蔭降 先是尙可喜等趨桂陽州敗郝搖旗部  
下賊于鳳翔舖桂陽圍解遂趨道州搖旗遁又遣護軍統  
領線國安追緝承蔭于靖州克其城擒偽總兵蕭曠姚有  
性遂趨沅州攻克之湖南悉平降貴州黎平府偽峴王朱  
挺峻前後所獲承蔭太子朱尔珠驪山王朱挺琬等二十  
七人招降偽安國公劉承蔭及總兵等十七員副參等二  
十餘員兵二萬八千有奇 福撫佟國鼎奏遣賊鄭彩圍

攻省城副將邵必科等擊敗之餘賊潰散 川湖總督羅  
繼錦奏提督孫定遼勤賊至鄖屬安陽口戰歿

順治五年正月禁官員房柱用朱色及民間用金貼梁

靖遠大將軍肅親王率師還京 二月土賊攻陷慶雲縣

知縣張必科死之賊尋遁命嚴加防勦 江西總兵金声

桓反偽稱豫國公王得仁偽稱建武侯用偽隆武年號攻

陷郡邑 命梅勒章京羅璧勦霸州一路土寇 偏沅巡

撫線縉奏偽貴溪王朱常彪偽恢武伯向登位兩路寇沅

州官兵擒斬之 山東土寇犯東平州知州李芝桂戰歿

東華錄 卷六 五

固山貝子吞齊哈等許告鄭親王會議擬死命革親王

爵降為郡王罰銀五千 肅親王有罪眾議論死得 旨

免死幽繫之奪所屬人員 命固山額真譚泰為征南大

將軍同固山額真何洛會領兵征金声桓 定優免則例

在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二十丁二品糧二十四石人

二十四丁至九品各有差外官減半教官舉貢監生員各

免糧二石人二丁致仕免十分之七閒住免半犯贓者不

在免例 四月遏必隆有罪免死籍沒 浙閩督陳錦疏

報克復建寧擒斬偽鄖西王朱常潮偽國師王初等 命

固山額真庫魯克達爾漢阿賴尙書宗室吳達海等統兵

戍漢州 孔有德疏報大軍至辰州擒偽柴王朱有楨子

朱松于苗洞又生擒偽奉國將軍朱運烜于興化土司隨

破永寧勅擒偽貴溪王朱常標軍至廣西全州何騰蛟等

聞風遁貴州銅仁府廣西全州興安灌陽苗徭共三十一

洞二百六十處俱歸順獲偽南寧王朱華宗室等共四十一人

偽永明王朱由榔偽輔國將軍朱華宗室等共四十一人

及諸偽伯偽總兵司道官甚眾 命固山額真劉之源修

國賴為定南將軍率兵駐防寶慶固山額真墨爾根侍衛

東華錄 卷六 六

李國翰為定西將軍率兵駐防漢中 平西王吳三桂自

錦州移駐漢中賜宴 鳳陽撫陳之龍疏奏擒偽總督黃

毓祺並家人袁五搜獲銅印一顆反詩一本供出江北窩

黨薛繼周等江南王賚生錢謙益許見元等現在審咨拿

緝得旨黃毓祺著即正法其薛繼周王覺生等着嚴飭該

管地方官訪拿袁五一并究擬具奏 閏四月羅縉錦奏

興國逆賊劉大刀與偽總督鮑瑞玉合謀為亂遊擊張國

忠等勦斬瑞玉擒扶偽副將等十人 陝督孟喬芳奏京

州叛回結連蘭州回黨寇輩昌擊敗之 命固山貝子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齊哈為平西大將軍同固山額真宗室韓岱統兵討陝西  
 叛徇 五月孟喬芳奏官兵大破叛徇于鞏昌臨洮蘭州  
 等處城邑俱復 孟喬芳奏逆徇擁立偽延長王朱識鏗  
 遊擊張勇敗之識鏗就擒命斬之 總督馬國柱報官兵  
 大破金逆恢復九江饒州等府 命浙督移駐衢州 天  
 津妖婦張氏假稱故明天啓后同党王祀張天保製玉印  
 令旂被獲伏誅 六月孟喬芳奏侍郎額塞等大破逆徇  
 于蘭州其党悉平 七月設六部漢尙書都察院漢都御  
 史各一員 命陳泰為靖南將軍與棟阿賴李率泰等征  
 東華錄 卷六 七

福建叛賊 八月南贛撫劉武元奏金声桓王得仁據象  
 園贛州城三月官兵敗之圍解 保定撫于清廉奏東明  
 土賊偽稱天正年號糾眾數十萬圍縣城官兵勦散之畿  
 南寧謐 海逆鄭彩等盤踞長樂連江等縣陳泰等夾擊  
 之盡驅出海恢復二縣又統師入興化擒賊渠顧世臣等  
 斬之興郡蕩平 命英親王同郡王碩塞貝勒尼堪貝子  
 尙善公岳樂等統兵勦天津土寇 天津撫李執龍戶部  
 侍郎王公弼坐假招撫為名赴賊營會飲革職為民 九  
 月命英親王率兵勦巢縣土寇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為

定遠大將軍統兵討湖廣賊李錦卽一隻虎 孔有德等  
 班師還京 十月鄭親王疏報大兵復曹縣擒賊首李名  
 讓張學允等訊其作亂之由皆云因劉澤清會致書李化  
 鯨盡惑賊眾許以內應將化鯨等一并解京事下所司  
 和碩親王代善薨

太祖武皇帝第二子也 宜府赤城兵叛命薙章京阿不  
 津率師討之 劉澤清勾連曹縣叛賊謀不軌伏誅 十  
 一月偽惠國公李成棟竊踞南雄勾連土賊犯贛州城官  
 兵大破之李成棟單騎遁走 冬至恭奉

東華錄 卷六 八

太祖配天  
 四祖入廟遣官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文日嗣天子臣 御名 敢昭告於  
 皇天上帝日升中大典祀重配天世德延休情殷尊祖恭  
 於順治五年十一月朔八日冬至祀  
 天於南郊奉  
 太祖武皇帝配蓬瀛推原本追崇

太祖以上四世

高祖澤王為肇祖原皇帝

高祖妣為原皇后

曾祖慶王為興祖直皇帝

曾祖妣為直皇后

祖昌王為景祖翼皇帝

祖妣為翼皇后

考福王為顯祖宣皇帝

妣為宣皇后 奉成大典敷布多方備此明禮預申步告

東華錄

卷六

九

文同 覃恩大赦加皇叔父攝政王為皇父攝政王凡進

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 以喀爾喀部克楚虎爾

行獵向我邊界遣英親王等統兵駐大同 十二月初二

日大同總兵姜瓖開城叛英親王聞之初四日圍其城

命固山額真巴顏等載紅衣大炮赴大同軍前從英親王

請也 諭內三院前戶部奏在外大小文武衙門額設公

費等項冗濫累民酌議裁減已經允行今思裁減未免用

度不足反致累民著另議速奏 諭姜瓖日前因有事北

方蒙古致命英親王至大同與爾等全無干涉若不等有

罪安用此說計哉為天下主倘舉動如此其誰信之此必

有奸人煽惑離間爾等如悔罪歸誠仍有其過慈照

舊恩養 攝政王獵至岔道復遣梅勒章京阿羅塞臣等

統八旂兵赴英親王軍前

順治六年正月命多羅敏都王尼堪等帥兵往平太原

論兵部曰朕欲天下太平日夕圖維罔敢忘忽想往年

流賊作亂官民人等受其屠戮禍患已極入關勦賊出斯

民於水火孰意近年以來多有不軌之徒捏作流民誦

煽惑愚眾以致無知之民輕信惶惑逃散作亂者往往有

東華錄

卷六

十

之若愚民疑心未釋天下何時太平朕聞不嗜殺人者能

一天下書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君父也民

子也父殘其子情理之所必無况誅戮所以懲有罪豈有

無故殺人之理自元年以來流民謠言無時不有今將六

年矣無故而屠戮者為誰民肯從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釋

朕又思滿漢言語雖異心性自同世間決無安家樂業之

人自好為賊而樂就死地者必有弗堪之情在意者督撫

鎮按不得其人與有司膝前魚肉民難自存與蠲免賦稅

有名無寔與茲特舉數事村不止於此今嚴飭各官確議

除弊興利長策朕將次第酌行即通行告示曉諭天下之民 山西巡撫祝世昌奏姜瓖叛黨姚舉等殺運糧與寧道王昌齡子平原駟又陷忻州官兵破之石嶺開恢復忻州 諭大同及山西官員軍民以姜瓖造作訛言傳欲殺官吏軍民人等誘與俱叛故也 譚泰何洛會等奏法年七月官兵圍困南昌本年正月克之金庫樞中二矢投水死仍磔屍示衆生擒王得仁正法江西平 英親王奏賊黨劉遷攻代州拋其外城臣遣郡王博洛等往援大破之劉遷遁走代州圍解 二月總兵任珍陣獲傷官兵四十

東華錄

卷六

主

喜見土察罕腦兒以馬瘠罷征喀爾喀轉趨大同 三月攝政王拔渾源州城 尼堪報我師屢勝斬傷撫姜輝山西民訴喀喇沁部兵擅掠民間子女牲畜攝政王令重治其罪還其人畜 土賊攻陷海州知州張茂勳州同李士麟推官胡崇禮百總李奕蔭死之 賊攻破鉅鹿署縣事周維翰死之 逆賊王永強攻陷延安榆林等十九州縣巡撫李正志道員夏時芳死之宜君縣知縣賈士璋閭門自縊 應州叅將張祖壽山陰知縣顏永錫俱詣攝政王軍前降聞豫親王出痘節日旋師 辛未遣人至大同

東華錄

卷六

主

九名撫養不殺奏聞報曰凡平定地方降者撫之以示恩抗者殺之以示懲則人皆畏死求生而來歸矣今平西王等以陣獲之人撫而不殺敵聞之必曰抗者被獲尙加撫養誰肯先降此撫養事甚不合理爾刑部其移咨平西王吳三桂墨爾根蝦知悉 攝政王統內外官兵征勦大同 攝政王行次古兒班口聞喀爾喀碩雷汗兵馬距我國十日程因止大同之行議出張家口遣調外藩蒙古兵 孟喬芳奏官兵平甘州叛徇 吳三桂奏賊犯階州臣等分兵擊破之斬傷王朱森盜傷侯趙榮貴 攝政王次察

馳入京臨喪 諭兵部近聞民無兵器賊反得利朕思袍  
與甲冑非民宜有仍照舊嚴禁其三眼鎗鳥鎗弓箭鎗刀  
馬匹悉聽民間存留其先交官者給還又 諭兵部向來  
申嚴隱匿逃人之法斬其隄石及十家長百家長不先舉  
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連坐今思前令未免過重今後  
隱匿者免死流徙其左右贖贖三十板十家長贖二十板  
逃人自歸其主或隱匿者自行送出一概免罪有親戚願  
贖回者聽 譚泰等奏報大軍至南安遣官兵破傷苑園  
公子南康抵信豐合圍攻克之李成棟溺水死復遣兵底

東華錄

卷六

七

定撫州建昌兩府嶺新渠魁江西悉平 端重親王博洛  
報走馬路得勝路賊兵五千來援姜瓖我軍破之于大同  
北山姜瓖帥兵出城勦斬殆盡 吳三桂報大兵抵秦克  
復宜君同官一縣擊敗逆賊王永強等斬七千餘級 四  
月英親王奏恢復左衛 命固山貝子宗室吳達海鐵圖  
公吞齊哈輔國公巴布泰等率師往大同更代英親王等  
增設戶部十四司漢主事各一員 已巳申刻

太后崩 靖南將軍陳泰奏福建二府一州二十九縣俱  
已恢復全閩底定 寇陷山西汾州府命端重親王博洛

為定西大將軍由大同統兵往討命敬謹親王尼堪由左  
衛往圍大同 攝政王諭姜瓖畧曰前親至大同聞來奏  
語多悖謬故不復降旨今英親王為尔奏請有悔過歸誠  
之意復憫閭城生靈故復降旨赦宥宜速悔悟 五月遣  
圓賴率兵益太原軍 諭兵部滿漢俱屬吾民原無二視  
之理但邇來用兵亦出于不得已豈可苦累良民今後兵  
行不論多少其糧料草束悉照部定數支用不得多取其  
錫篋鋤刀馬槽等件餵完馬日各固山章京親驗發還  
槍漢人一物者即行處斬家長及該管官一併治罪有帶

東華錄

卷六

七

弓箭軍器夥眾劫奪者不分首從皆斬尔部通行曉諭  
改封恭順王孔有德為定南王懷順王耿仲明為靖南王  
智順王尚可喜為平南王 命孔有德率兵勦廣西餘賊  
擊家駐防耿仲明尚可喜率兵勦廣東餘賊俱擊家駐防  
吳三桂等恢復延安府 戶部等言師旅頻興歲入不  
供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援納並給內外僧道度牒准徒  
杖等罪折贖裁天津鳳陽安徽巡撫巡江御史天津餉道  
等官以為博節之計從之 博洛奏官兵克復山西清源  
交城文水徐溝祁縣等處 六月博洛奏山西平陽汾州

本年 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棟奏斬南餘孽權故明宗  
室朱由植作亂討平之 七月攝政王率師征大同叛將  
姜瓖 命羣章京敦拜統兵勦河間一路土寇 命親王  
滿達海同郡王瓦克達統兵征朔州寧武等處 攝政王  
至阿魯席巴尔台罷大同之行獵而還 以河間一路土  
寇仍發命羣章京沙尔虎達統兵往會碩對酌量勦撫  
博洛克復孝義縣 南贛撫劉武元奏廣東餘孽三路度  
嶺入犯官軍連破之擒斬偽軍門劉治國等九名 吳三  
桂恢復延綏鎮城 戶部議江寧撫士國宝疏言華亭  
東華錄 卷六  
縣義米一項始于義士顧正心憫里人差役之苦宗族贍  
養之唯捐貨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萬三千餘  
石帶賠差役優卹貧窮原與有司無涉應仍歸正心子孫  
收種以成義舉從之 八月癸巳攝政王還京 陝督孟  
喬芳報山西逆寇虞允等稱偽承歷年號陷蒲州及臨晉  
河津等縣臣同侍郎額色往勦諸縣皆平又勦平興安賊  
渠王國賢 征西大將軍滿達海奏克復朔州馬邑等處  
鄭親王奏大軍自安陸渡長沙江抵湘潭生擒賊渠何  
騰蛟克其城親領兵赴永興奪門入擒偽總兵尹舉智等

賊渠一隻虎即李聞風棄辰州遁尚書阿哈尼堪寺駱擊  
賊首王進才馬進忠即混於寶慶敗之克其城又破袁宗  
第二隻虎即偽光山等十營於洪江固山糧真終圖賴等  
屢破賊于衡州又破偽伯胡一清六營於廣西全州遂入  
全州 命鄭親王班師還京 遣英親王等統兵駐大同  
孟喬芳奏固山根特等大破賊于茨河斬偽帥白璋又  
破賊于猗氏斬偽帥張萬金擒偽道衛登方又章京杜梅  
等破賊邊王張五党自成等于解州兼河衛民解州俱獲  
偽總兵楊震威斬姜瓖弟兄姜瓖弟有光首末獻大兵  
東華錄 卷六  
入大同城 九月諭英親王楊震威等二十三員及家屬  
兵丁俱着留養其餘官吏兵民盡行誅戮將大同城垣撤  
去五尺 征西大將軍滿達海定西大將軍博洛等奏克  
汾州斬偽巡撫姜建勳等 十月禁伐昌平及故明陵寢  
樹木 壬辰申刻京師地震二次起東北迄西南以前災  
錄青地賊陷福建興化府推官黎樹聲死之 攝政  
自此始 王率師征喀爾喀部落二楚虎尔 大兵恢復潞安 官  
兵克榆林 滿達海奏官兵克復平遙太谷二縣沁遼一  
州屯留襄垣榆林武鄉等縣俱降 命親王滿達海輔國

公薩弼分兵回京留郡王瓦克達等勦撫山西 十一月  
 甲戌攝政王自喀吞布喇克旋師 靖南王耿仲明往征  
 廣東至江西吉安府自盡 十二月定遠大將軍鄭親王  
 奏廣西賊渠焦璉一作分三路寇全州順承郡王勒克德  
 輝等擊敗之又敗賊渠曹楨子于道州又梅勒章京達爾  
 等奏敗賊渠周進唐熊兆漢等于永州固山額真佟國賴  
 遣兵破賊于常寧縣尙書阿哈尼堪遣兵破賊于沅州城  
 又遣噶喇昂邦努山等勦二隻虎于烏撒城克其城旋遣  
 勦于艾老洞斬偽閣部楊鰲等三人命薶章京宜不都齊  
 等大破賊渠郝永忠于黎平府永忠携妻子遁 劄單丁  
 國棟黑承印踞肅州城總兵張勇等攻斬丁國棟楊承  
 印于軍肅州平 吳三桂奏勦賊屢戰克捷偽將王進  
 才殺其渠謝汝德降官兵射死賊渠任一貴擒斬賊渠劉  
 登樓榆林等處底定招撫河東附近州縣悉皆納款  
 順治七年正月山西撫奏復永寧州寧鄉縣二城 織造  
 龍衣機上有異光三日不止欽天監占以為統一天下政  
 治文明之瑞 官兵恢復廣東南雄府 鄭親王班師還  
 京 攝政王納肅親王豪格妃福金博爾濟錦氏 頒行

滿文三國演義 二月瓦克達疏稱大兵平定潞安平陽  
 澤州廢官李建泰據太平我兵圍之勢迫出降命誅建泰  
 并其兄弟子姪党羽 三月己未卯刻日赤色如血 瓦  
 克達報平定平陽府三十六州縣 四月孟喬芳奏甘州  
 獨賊米喇印授首于水泉諸城次第俱復 五月攝政王  
 率諸王大臣親迎朝鮮國送來福金於連山是日成婚  
 謙郡王瓦克達班師還京 八月上  
 孝烈武皇后尊諡曰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儂聖武皇  
 后耐享  
 太廟頒詔大赦 九月海寇鄭成功犯潮州總兵王邦俊  
 死之 十月福建官兵勦邵武擒偽伯洪國玉偽總兵李  
 安民偽閣部楊重熙命斬之 十一月吳三桂奏官兵依  
 復府谷縣 尙可喜報官兵攻克廣東省城 壬戌攝政  
 王以有疾獵於邊外十二月成子薨於喀喇城時年三十  
 有九丙申極至  
 上迎於東直門五里外跪奠三爵大慟丁酉諸王大臣等  
 奏已亥詔母  
 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時諸王大臣推戴皇父攝政王堅持

推讓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統一天下至德豐功千古無  
兩不幸於

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時以疾上賓朕心摧痛中外  
喪儀合依帝礼嗚呼恩義兼隆莫報如天之德哀備至  
式符薄海之心 甲辰追尊攝政王為懋德修道廣業定  
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 川湖督羅爾綱奏  
孔有德攻拔桂林府西粵道通

順治八年正月英親王阿濟格有罪鞫定幽禁庚申

上親政御太和殿赦天下 孔有德奏攻克廣西省城

東華錄 卷六

定桂平二府擒斬偽攝政王世子等暨文武官共

七十三員 十九日丁卯升廟

孝端正敬仁懿莊敏輔天協聖文皇后于

太廟以追尊攝政睿親王為成宗義皇帝妃為義皇后同

附于

太廟礼成覃恩赦天下詔語畧云當朕躬嗣服之始謙讓

躬光迨王師滅賊之時勲懋茂著闡輿圖為一統攝大政

者七年 二月初十日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覃恩天下 蘇克薩哈詹仍移所

倫首告睿王不令人知備有八補黃袍大東珠素珠黑狐  
額子又欲率兩固山駐永平謀篡大位會出獵未往訊是  
籍所屬家產人口其養子多爾博女東莪給信王 己亥  
詔曰鄭親王巽親王等同大臣合詞奏言

太宗皇帝賓天時臣等扶立

皇上並無欲立攝政王之說惟伊弟豫郡王峻詞勸進

時

皇上會將朝政付伊與鄭親王共理迨後獨擅威權不

鄭親王預政以親弟豫郡王為輔政叔王青普肆行

東華錄 卷六

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以

太宗文皇帝之位原係奪立以挾制

皇上又逼死肅親王遂納其妃凡此舉本章極用皇父攝

政王之旨不用

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於

太廟此等情形謹冒死奏聞伏願重加處治朕反復詳思

王大臣豈有虛言不意伊近侍蘇克薩哈等首告伊主審

問皆是看來謀篡果真謹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將伊母子併妻罷追封撤廟享停其

恩赦 移孔有德官兵駐廣西省城 封肅親王子富壽  
 為和碩顯親王 丙午諭戶部朕聞各處園古民地以備  
 畋獵原為講習武事古人必于農隙今乃奪其耕耨之區  
 斷其衣食之路朕心大不忍爾部將前園出土地盡數退  
 還合乘時耕種 閏二月川湖督羅縉錦奏湖南賊首牛  
 萬才率偽總兵以下官八十餘員兵五千七百餘名投誠  
 封鄭親王子富爾敦為世子濟度為多羅簡郡王勒度  
 為多羅敬郡王 札有德遣兵克梧州柳州二府 御史  
 匡蘭兆言朝祭宜復用袞冕得 旨一代自有一代制度

東華錄

卷六

章

朝廷惟在敬天愛民何必在用袞冕 命阿山額真阿喇  
 善等率兵剿山東賊寇 諭禮部國家生財自有大道僧  
 道納銀給牒塢肩非礼以後永免納銀有請給度牒者州  
 縣確查報司申部給發 諭兵部前者青州府故明玉田  
 王之子聚眾祭旗又陝西叛將王元馬德戕殺撫臣議扶  
 慶王之孫因而故明各王多被誅戮朕甚憫焉今朕親理  
 萬幾務使萬姓得所豈獨故明子姓不在涵育之中今後  
 各直省有故明親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該督撫將伊家起  
 送來京分別蓄養其鎮國將軍以下各照原籍編氓一体

輸稅尚差爾明宗室亦宜悔禍革心仰体朝廷愛情生全  
 之處 三月吏部言各旗子弟多英才可備循良之選  
 但學校與制科未行耳

先帝在盛京愛養人才開科已有成例今日正當舉行臣  
 等酌議滿洲蒙古漢軍各旗子弟有通文義者提學御史  
 考試取入順天府學鄉試作文一篇會試作文二篇優者  
 准其中式照甲第除授官職則人知向學進取有階矣報  
 可 先是搜獲英王藏刀四口諸王等議英王前犯大罪  
 上從寬免死給與三百婦女一切養贍尚仍起亂心

東華錄

卷六

章

四口坐此止給婦女四口及本身衣服其餘人口牲畜  
 銀俱行追取該部從外邊給與飯食 乙酉  
 諭朕覽巡撫御史崔允宏章奏因思及各處報捷謀中常  
 報有餘銀若干想思課外餘銀非多取諸商則侵虧子民  
 大屬弊政著通行提運官止許征解額課 五月外轉御  
 史張煊訐告吏部尚書陳名夏結党行私銓選不公部議  
 諸款多屬赦前且不寔指尚官御史不言今言于外轉之  
 後心懷妬忌污蔑大臣擬死 六月阿喇善等攻克山東  
 盈河山寨喇嘛斬首劉遜張齊二十一人餘賊斬殺無算



尙可喜棠報克復雷廉湖惠寺府 八月上

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徽號恩詔三十三條 九月折廟

督陳錦奏官兵破偽魯王于舟山魯王遁 十月諸王大

臣議英王阿濟格口出妄語燒燬監屋監門不可再留奉

旨令自盡 命固山額真墨勒根統兵同吳三桂征

四川賊 十一月封

寧祖 興祖陵山曰啓運

景祖 顯祖陵山曰積慶

福陵山曰天柱

東華錄 卷末

昭陵山曰隆業 十二月尙可喜奏官兵恢復雷州府

侍郎熊文舉言大臣不知進退大節無以表率下僚

願羣臣毋貪祿位頹病者致仕親老有終養務敦名節以

肅官常又請論各省大吏約束守分崇幕客家人招搖及

縱彙役爲民累又江右甫經兵燹無員生應考學官之人

武生雜流實錄委署請命撫按學臣察革擇舉人之文行

兼優者充之下所司議行

東華錄卷之六終

東華錄卷之七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順治九年三月大學士范文程等言會試中式第一名舉

人程可則文理荒謬首篇尤悖反經注命革中式並治考

官罪 鄭親王等會議信親王多尼父豫王與睿王同胞

兄弟原議盡削王爵但以行兵有功應降爲多羅郡王從

之 是月予故御史張煊祭一壇並全葬 革內翰林秘

書檢討唐夢賚取以張煊優歸已經刊布中外夢賚復

旨冒竇具奏陰附洪承疇陳名夏故也 四月孔有德

東華錄 卷七

粵西思南慶積等二十二府州縣盡入版圖又偽國公

邦博殺偽宜國公焦璉率博州郡縣投誠 六月大學士

范文程疏題翰詹陞補畫一之法修撰編檢按科分先後

次序陞轉凡奉差終養丁憂治喪依限到京者仍照科分

次序違限者計所違月日序于後給假告病者槩序于後

降補別衙門復回者照現補官品級爲序三品官服開病

痊者由撫按具奏臣衙門題補四品以下官親身赴京亦

由臣衙門題補永著爲例 七月偏沅巡撫報逆賊孫可

望當作李定回 陷廣西省城定南王孔有德自縊

欽天監正湯若望進渾天星毯地平日冕等儀器 浙閩  
督陳錦領兵征鄭成功至漳州灌口為家丁刺殺 論內  
三院內外題本奏本先已飭刑部發式通示及見內外本  
章尚有長短寬窄遠式參差者即傳諭刑部嚴加申飭務  
使同一 命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為定遠大將軍統兵征  
湖廣貴州以張獻忠餘孽孫可望等侵擾也 吳三桂等  
疏報攻板重慶等府勦殺偽總兵李廷明又分兵圍成都  
偽撫南王劉文秀舉城降進攻嘉定斬偽總兵龍名揚  
八月論尼堪等毋往貴州從湖南進取寶慶入廣西  
東華錄 卷七 二  
餘孽 諭吳三桂等毋進貴州相機安定四川 九月命  
前鋒統領阿爾津為定南將軍同都統馬喇希往復  
未定州縣 十月尙可喜取繼茂奏報恢復海南言臣于  
五月中南下遣兵攻克欽定擒偽總兵袁騰偽侯李元隆  
偽伯周朝等偽侯張月等同偽平西王朱聿鎮縛賊渠李  
明忠來降 尙可喜報克復梧州城 吳三桂奏孫可望  
遣兵薄保寧城下臣親迎敵賊大潰斬偽將軍王復臣等  
調阿爾津為安西將軍同馬喇希鎮守漢中以賊犯四  
川也 十一月命都統卓羅為靖南將軍同都統藍拜統

兵征廣東未定州縣 大學士范文程入見  
上語曰朕焚列族吹角對天稽首復見敵兵射來三四矢  
俱手接之未及身又焚天遣五人言朕助朕躬其狀悉如  
素識范文程曰逆者命敬謹親王討賊想渠魁就擒耳且  
對天稽首天心默佑兆俱吉甚 論刑部明末寇陷都城  
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殉君死難者爾忠難况  
大節可風爾部會同院部衙門詳訪確查死節職名併是  
迹具奏勿遺勿濫 辰常總兵徐承與與黔寇白文選  
賊死之 敬謹親王尼堪歿于陣追封莊親王 十一月  
東華錄 卷七 三  
江西撫蔡士英奏官兵恢復安福永新二縣 諭刑部  
為定南將軍阿爾津統兵征湖南逆賊 諭刑部且盜  
李應試儒學文盤踞部下多歷年所官兵莫敢擾其歸今  
因別事發覺密得李應試別名黃應李三元係明朝重犯  
漏網出柙專一聚黨強盜交結官司役使衙竄遠近盜賊  
競輸重貲南城舖行盡納常例明作威福暗操生殺他若  
崇文門一應稅務自立規則擅抽課錢惡姪殺人死者家  
不敢申訴諸如此類罪不可勝數潘學文自稱馬賊潛通  
賊練挑聚應健馬騾接濟遠近盜賊每次多或一二百匹

少或數十匹羣盜得騎如虎添翼且交通官吏包攬不公不法之事任意興滅甚至文武官員多與投刺會飲道路側目莫敢誰何以上二犯罪大惡極舉國官民人等皆言罪當萬死故將李應試潘學文併伊子姪俱行斬梟又兵科都給事中李運長身為言官反與應試之姪李天鳳聯宗認為兄弟將天鳳之子李蔡冒作己子充送官監及事覺仍藏匿天鳳子希圖倖免姑從寬典止誅李運長李蔡以後各衙門勿得徇縱以取罪戾再有與奸盜往來者事發定行連坐 是歲人丁戶口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

東華錄

卷七

四

入百五十八相地山場四百三萬二千九百二十五頃四畝有奇陸地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徵銀二千一百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五錢有奇米麥豆五百六十三萬八千七百一十一石一斗有奇草五百二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束茶三萬七千一百七十八籠行鹽三百七十四萬六百二十三引徵課銀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一十四兩二錢有奇鑄制錢二十萬九千七百六十三萬三千八百五十有奇銅錢二千萬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四百七十有奇

順治十年正月庚午諭內三院朕自親政以來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凡進奏本章內院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等衙門滿漢侍郎卿以上會同來奏其奏內事情或未當者可以顧問商酌不特傳諭諸臣務朕懷各竭公忠盡除推諉以昭一心一德之盛 辛未諭內三院近來言官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未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朕雖不德于古帝王納言容直每懷欣慕朕躬如有過失諸臣須直陳無隱

東華錄

卷七

五

即有未合不妨再三開陳庶得省改力行正直希臻治平進言切當者必加旌獎言之過頓者亦不譴責即傳諭大小諸臣工俾咸悉朕意 工科愛惜喇庫哈番散都給事中姚文然言近兵部大臣皆因得罪續禁發問天寒地凍日久成疾且通衢大路功貴大臣帶鎖發辱非所以廣皇仁而存國體得

旨以後滿漢諸臣有犯貪惡重大事情應發刑部者在部守候不必鎖拏送問審有寔犯引律擬罪奏請處分 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等奏捷云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大兵

抵湘潭縣偽將軍馬進忠等遣寶慶臣率兵向衡州進發  
屢敗賊兵二十三日抵衡州大敗賊兵追殺二十餘里斬  
扶甚眾 給事中王廷諫言盜賊恃為主為巢窟乃敢為  
高主者非地方豪惡即投充莊頭也力足以轉變勢足以  
庇護請自後追問高主如係莊頭及投充人等即行擒拏  
解部從之 命貝勒屯齊為定遠大將軍統大兵征勦湖  
南 諭護軍統領阿爾津韓岱宜爾德等率師往會湖南  
大兵

上幸內院諭大學士準黃鵬李三一細民其住居外復多

東華錄 卷七 七

造房屋每間修飾齊整其何故也洪承疇對曰其房屋分  
照六部或某部人至或自外來有事某部者即入某部房  
內毋敢揜越

上曰以一細民而越分妄行如此故天使之敗耳

上又曰李三為民大害諸臣畏不敢言鞠審曰甯完我陳  
之遊默無一言鄭親王詰之之遊始曰李三巨惡誅之則  
已倘不行正法之遊必被陷害此豈非重身家性命者乎  
名夏日李三雖惡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叨為大臣發奸  
摘伏非臣所司且李三廣通線索言出禍隨顧惜身家亦

人之恒情也 二月浙閩總督劉清泰言臣遵密諭細察  
廈門一窟素稱鄭逆老巢撫臣張學聖道臣黃澍鎮臣馬  
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潛師往襲悉獲其家貲以致  
鄭逆索償修怨海郡淪陷命禔三人及按臣王應元職解  
京嚴訊

上幸內院閱通鑑問漢高文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  
祖孰優陳名夏日唐太宗似過之

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周詳可垂永久歷代之君皆不能  
及也 又諭各部有兩滿尚書者裁其一 三月

東華錄 卷七 七

上幸內院覽少詹事李星祥疏部院衙門應裁滿官將任  
漢人顧謂大學士洪承疇等曰李星祥此疏大不合理朕  
不分滿漢一體眷遇委任爾漢官奈何反生異意若外塞  
而言首崇滿洲理所宜也 賜太常寺卿管理欽天監事

湯若望號通元教師 四月辛巳

上幸南臺持弓顧謂諸臣曰我朝定天下以此弓朕于每  
年出獵二三次練習騎射今天下之大机務繁冗一應章  
奏朕躬親為批斷身雖不暇心常念茲不忘諸臣曰  
皇上居安思危真天下之福臣等願

皇上始終常存此念耳

上曰卿等恐朕志不堅有違此言朕自堅厥志卿等亦當堅心輔朕使天下又安 諭各衙門本章內漢字宜先書官員銜名次書謹題字樣次書所條陳為某事 諭工部睿王坟園因伊罪惡竟行廢壞似屬不忍其房屋門牆俱着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撥人看守

上御太和門親試兼翰林銜吏部侍郎成克崇禮部侍郎張瑞及內三院學士劉正宗編檢以上官六十二員君子懷德論一篇請立常平疏一道 諭吏部國家官人內外

東華錄 卷七

互用方見真才朕親試謂因量為分別有堪擢外任者請討以上官照詞臣外轉舊例優與司道員缺衰病者聽其請告朕仍優遣之 命察核六部都察院卿寺各衙門所屬官員 偏沅巡撫奏擊夜故明福親王嫡子朱由杞得旨即在彼處正法 欽天監奏連日夜見火星逆行房宿初度在黃道南宜防火災 以早下詔求直言省刑獄 五月停止各省巡按其十四道京畿道御史止留二十員餘俱裁 命駐防江寧府昂邦章京哈哈木為靖南將軍 往征廣東逆寇 命大學士洪承疇為太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兼太子太師內國史翰林院大學士兵部尚書經畧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總樞扼要處所駐札撫提鎮以下悉聽節制 六月設廣東廣西總督一員以李率泰為之 戶工兵三部遵諭改折各直省本色錢糧歸于一條鞭法總收分解永為例從之 定遠大將軍多羅貝勒屯齊奏二月二十八日大軍抵永州偽安西王李定國遁走龍虎關去三月初十日我軍向寶慶進發十五日宿岔路日偽秦主孫可望自增州來與馮復禮白文選馬進忠諸賊合我軍分擊大敗之

東華錄 卷七

斬獲無算 新廣東左布政使胡章言臣聞靖南王賊匪茂平南王尚可喜藩下官兵有擄掠鄉紳婦女及占據藩司公署濫委官員事命二王回奏十一年正月耿繼茂疏辯胡章所劾兵丁肆掠一事前大兵抵廣州城中死拒闕九月乃下士卒殲風宿雨砲擊鋒傷不知凡幾城下之日即食肉寢皮未足以洩其恨城中皆為賊黨俘獲寔多至兵占官署官占民房此殆入城時有之其後酌以北城住兵馬南城居百姓一切文官分住南城料理民事至布政使衙門仍存作公署安得謂到任無所耶十一年六月胡

章因革職下刑部究問以其失寔也 辛亥賜故明殉難  
 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  
 御史施邦耀左庶子周鳳翔左中允劉理順馬世奇檢討  
 汪偉太常寺少卿吳麟徵都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  
 良謨主事成德金欽駙馬都尉鞏永固及太監王承恩等  
 十六人謫並給田勅有司致祭 設內三院漢官大學士  
 各三員 內院題請以翰林院五品以下官提督直隸江  
 南江北學政其習滿書者不差報可 閏六月勅內院乃  
 者澤兩連月都城內外積水成渠房舍傾壞薪桂米珠  
 東華錄 卷七  
 君傾壓致死深可軫念皆廢不德所致朕當一意修德  
 慎天戒大小臣工各盡職業共圖消弭該部確察該處  
 口拋寔奏聞 戶科給事中周會發言頃者造建乾清宮  
 數月以來雷燄先農壇門又淫雨連綿沒田禾壞店舍妨  
 考五行之數土不能制水則水濫水濫則土陷而木浮  
 皇上有事于土木而天心示儆匪一端伏乞暫緩興工  
 云得  
 旨這本說的有理 七月都察院承政屠賴言請暫停乾  
 清宮工及不必專立司禮監衙門名色得

旨所奏甚是但衙門雖設事權不在寺人乾清宮物料已  
 辦仍遵前旨行 鄭親王傳集諸王貝勒及部院堂上官  
 會談以兩涼異常請暫停殿工以錢糧賑濟軍民從之  
 戶部寺會議以後鑄錢務照定式每文重一錢二分五厘  
 精工鑄造背面鑄一厘字每千文作銀一兩有不遵者治  
 以罪允行 聞喀爾喀部落相約率兵向內命多羅安郡  
 王岳洛為宣城大將軍統兵戍防歸化城 八月以  
 太宗皇帝第十四女和碩公主下嫁吳三桂子應熊  
 禮部自古立后皆慎重選使司母儀天下今后乃  
 東華錄 卷七  
 手朕幼時因親定婚未經擇揚宮闈參商已歷三載  
 雅期不足仰承  
 宗廟之重謹于八月二十五日奏聞  
 皇太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宮 九月耿繼茂哈七木克復  
 潮州 十月庚午昏刻水木二星合于女宿度十一月庚  
 子夜金星與木星在女宿 十二月命都統陳泰為定南  
 靖寇大將軍同都統藍拜濟什哈命靈章京蘇克薩哈等  
 統兵駐鎮湖南以孫可望等蹂躪湖南也  
 順治十一年正月海寇犯崇明靖江泰興官兵擊走之

海寇犯金山 二月尚可喜專鎮廣東耿繼茂移駐桂林  
三月大學士雷完我劾大學士陳名夏結黨懷奸情事  
巨測其畧曰陳名夏痛恨我朝雍髮鄙棄我國衣冠會謂  
臣曰要天下太平只須留頭髮復衣冠臣思我國能一天  
下以衣服便于騎射之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是計弱  
我國也一名夏父子居鄉暴虐士民怨避居江寧國公花  
園中此園例應入官價值十萬金江寧各官公捐三千兩  
代為納贖其子掖臣包占故明吏部與昌時女橫行江寧  
城中坐大轎列棍扇說人情納賄賂一趙廷先不肯聽而

東華錄

卷七

十一

陞名夏反欲處言官而罪同列甄別翰林本出  
聖裁而名夏直任去留由已概權欺詐一名夏姻親史儒  
細任浙江道時誣朱秀才為故明宗支抄其家貲巨萬逼  
其親人性命浙撫蕭起元被劾私奉  
旨革職提問名夏利其田宅許其開贖復官此案八年未  
結一探花張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銀百兩天植于伊家  
子處還本利五百兩名夏不知以為騙已故言天植得罪  
于我所以外轉及還銀信到見天植又曰還汝翰林可也  
一吏科魏象樞係名夏姻親結為一黨象樞誤參司官錢

受祺道委中軍後自檢舉部及受祺無罪免議象樞降級  
調用名夏輒票部本罰俸六個月一臣等公立一簿于分  
票事件下各親書姓氏以防推諉一日名夏將公簿註姓  
塗抹一百十四字不知作弊又在何件一上命內大臣傳  
出科道結黨論旨臣書稿底名夏抹出擠吳排孤一語改  
明季埋沒局中因而受禍今方馳視域外豈容成奸四語  
名夏料黨奸究情形恐  
皇上看破故欲以隻手障天地云 吏部等衙門會同  
寔着處絞 戊申

東華錄

卷七

十一

聖祖仁皇帝生 命詹事翰林寺官陞補俱歸吏部從大  
學士范文程等請也 四月御史高爾位奏還來奸徒營  
謀委署州縣任其昔之術盡地棍今之典史取贖單而有  
父母之呼兼有巡捕之責無戒而官非該管道府受賄因  
何濫委如任縣典史楊顯耀等係係積毒快皂惡棍鑽營  
代捕小民真敢誰何請飭部行督撫確查違者重處  
得  
旨允行 御史牟雲龍條奏五事一清白折乾之弊當除  
一劣生包攬之害宜革一生員充當里長宜禁一八旗分

防不宜更調一官設買賣人宜止章下所司 鞫訊大學士陳名夏子掖臣倚恃父勢恣行不法諸事俱寔論斬得旨免死決杖遣戍盛京 五月吳三桂劾奏原任四川巡按郝浴備詞實功免死流盛京 六月以都統朱瑪喇為靖安將軍勦廣東賊寇 十月尙可喜耿繼茂奏報逆賊李定國猝陷高明復國新會請速發禁旅下兵部 十二月命世子濟度為定遠大將軍征勦鄭成功 尙可喜等奏與靖南將軍朱瑪喇合兵屢敗賊兵李定國遁走新會圍解 命都統明安達統兵征羅利于黑龍江

東華錄

卷七

七

順治十二年正月廣西斬土賊偽總兵廖篤增于玉版泉吏部遵諭開列科道等從前言事不當及糾紛失憲革降者向玉軒等四十人原案情由奏請復吳達等七人官左都御史屠賴等言愛民莫先除害近聞八旗投充之人自帶本身田產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隣近之地拋為己業或連他人之業隱避差徭被占之民既准控訴圖謀亦為虧減上下交困莫此為甚宜勅戶部將投充之人照原投部稽查核給地外其多占地畝即退還原主庶民累補甦而賦租亦增矣又年來因逃人眾多立法不得不嚴但

逃人三次始絞而窩主一次即斬又將隣佑流徙似非法之平也竊謂逃人如有窩主者逃人處死即將窩主家產人口斷給逃人之主兩隣甲長責懲該管官員議處無窩主者仍鞭一百給主其自投歸主及窩主出首者俱照例免議庶逃人少而無辜之株連者亦少矣得旨下部議 再如建言降革諸科道已蒙特旨令吏部開列事由奏請矣查凡部郎中郭一賜流徙詞臣李呈祥侍郎魏琯等其罪定由于進言似應一体開列庶不虛稱惜才之盛典得

東華錄

卷七

七

旨者王大臣等會議具奏 給事中李嗣言逃人一事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無良賤無官民皆備七焉莫保其身家可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重勢必有以逃人為奇貨縱令索詐則富家立破禍起奴婢則名分蕩然可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原即大逆不道無以過此且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賦殺一人即傷朝廷一家之培養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以逃人一事戕之平可為痛心者三也人情安居何苦相率而逃至三萬之多不以恩義維繫其心而但以法窮其所往可



爲痛心者四也即日捕獲以後起解質審道途騷擾冤陷寔煩滋蔓不已生齒凋敝可爲痛心者五也且飢民流離地方官以按查逃人故閉閉不納嗟此窮黎朝廷日捐租糶賑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斃之平可爲痛心者六也婦女不丁于原野老稚僮仆于溝渠雖有力者勢必挺而走險今寇孽未靖何爲復驅赤子作賊乎可爲痛心者七也

旨令會議未幾流徙尙陽堅

副理事官彭長庚言諸王俱樹勲勞而睿王之功爲冠當

東華錄 卷七

太宗上賓堅持盟誓扶立

皇上追郡王阿達胤貝子碩託私謀擁戴睿王持大義立置典刑後睿王大權在握於時

皇上冲齡遠在盛京彼若肆然自帝誰能禦之而先驪底定恭迎聖輿此其功烈誠不可泯也是以當其初薨尙無異議乃爲時無幾朝議紛起論事削爵毀滅過甚卽肅王如賈亂一事愆尤莫掩然而功多罪少應存議親議故之條至于私匿帝服及御用等物必由彼傳諭織造早晚齋送進御彼時暫停王府豈可與一切私匿御用者同例而

議爲不軌也方今水旱相繼似同風雷之警或其中不無冤抑乞賜昭雪命王大臣密議 二月停止滿兵攜帶家口駐防武昌 耿繼茂尙可喜奏官兵敗李定國于興業縣及橫州

按定國竄入南寧府粵東高雷廉三府三州十八縣及粵西橫州等二州四縣至是悉平

三月侍郎趙開心以飢民流離可憫請暫寬逃人之禁得

旨趙開心沽譽市恩著降五級調用 一子許爾安

國之言睿王罪固難辭而功亦不可泯也乞篤親親之誼

東華錄 卷七

隆敬大臣之典 命密議 議政王貝勒大臣等議彭

長庚欺誑妄言大于國紀許爾安與長庚無異均應斬立決得

旨皆流徙寧古塔 四月主事達都劾御史張嘉謨傳滿

洲閱差以滿官奉差者秉公守法必不徇私故張嘉謨忌

旨張嘉謨著降一級調用 五月命都統石廷柱爲鎮海將

軍駐防京口 六月吏部郎中宋學洙以典試河南宿娼

受饒革職 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疏報僞將軍盧明臣

賜與國侯馮漢祖攻岳州武昌僞安南王劉文秀攻常德

護軍統領蘇克薩哈伏兵邀擊賊大敗明臣赴水死獲札  
被重創文秀遁走貴州 嚴禁沿海省分無許片帆入海  
違者置重典 七月給事中季開生言家人自通州來云  
有使者封船奉

旨往揚州買女子 云部議季開生不知乾清宮需用器

且差人採辦妄聽訛言瀆奏沾名流徙尙陽堡 時寧南

靖寇大將軍陳泰卒于軍八月以都統阿爾津為寧南靖

寇大將軍同都統卓羅統大軍駐防荊州都統祖澤瀾分

防長沙以孫可望擾湖南也 九月朱瑪喇等班師還

東華錄 卷七

京 十月兵部右給事中張文光疏請遇大小文武官員

病故俱照生前品級填給勘合兵部議准行紅本 十月

以舟山副將把成功改賊命都統伊爾德為寧南大將軍

率兵征之

順治十三年浙閩總督屯泰奏自舟山失守海寇直至台

州副將馬信叛變獻城 二月台兩廣總督移駐梧州從

洪承疇請也 耿繼茂奏我師抵南寧李定國奔隆安擒

偽伯李先芳斬偽恭將杜紀詩

上諭諸漢臣曰人心洗滌受業師畧不致札惟以考試官

為師以理論受業師自幼教育宜始終敬謹相待若考官  
朕所遣也豈受業比哉自後明示禁革 四月阿爾津奏  
大破賊渠姚黃于夔陵之蛇倒退山招撫俘獲無算 浙  
撫秦世再以造故船伐宋陵樹木事聞得

旨前伐陵原有明禁何得不候旨徑行着議處伐過樹木

照前裁補 七月世子濟度奏鄭成功部下總兵黃梧副

將蘇明鄭純等謀斬偽總兵華棟並殲其部兵獻海澄縣

投誠封梧為海澄公并授蘇明鄭純官職 九月寧海大

將軍伊爾德奏海逆偽總兵王良樹毛光祐沈尔序等犯

東華錄 卷七

大蘭山遣兵敗斬之臣親趨定海縣敗賊于衡水洋口斬

賊渠陳六御阮思遂取舟山 十月阿爾津奏克復辰州

上司彭宏樹籍所屬三州六百八十洞戶口以降

十一月海賊鄭成功陷閩安鎮犯福州轉錄浙江溫台等

郡 湖廣巡撫員缺吏部擬列柳寅東名進給事中姚延

啟疏劾寅東前任順天巡撫時濫給盜党倪先在恭將牌

劄且手老才庸請勒令休致下部議寅東精力已衰應以

巡撫銜致仕從之

東華錄卷之七終

東華錄卷之八

淵源蔣良騏干之父

順治十四年正月伊爾德征舟山凱旋 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奏分遣將士敗賊于泉州府高齊陸路候官縣泉州大營烏龍江惠安縣衛套閩安鎮諸處 二月給事中張文光言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諡曰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為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始進諡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

東華錄

卷八

十

改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我朝順治二年祭清李若琳不加考訂請易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不過仍元武宗舊諡而不稱王耳臣謂大成文宣四字豈足以盡孔子請改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從之 三月世子濟度班師 左都御史魏裔介以災變條奏降斥之言官宜錄不急之工程宜停催科不及之守令宜留刑部遵旨開豁之冊籍宜覈孤貧之口糧宜增徵官之俸錄宜厚用兵之機會宜待時旂下之駐防宜減額又請養 聖德以寬大飭羣臣以修省章下所司 四月以都統宗室羅託為寧南靖寇大

將軍統兵駐防荊州分遣都統伯佟六十駐防長沙以孫可望等煽亂湖南也 八月鄭成功犯台州府巡道蔡瓊枝副將李泌及府縣官俱降賊 九月都統圖賴奏克復福建閩安鎮 十月命都統卓布泰副都統莽吉圖富喀等統兵駐防江寧地震命諸臣修省 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朴舉人田相鄔作霖科臣陸貽吉等俱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陽堡給事中任克溥劾其賄買中式訛寔故也 十一月偽秦王孫可望與李定國相攻不勝率妻子及標下總兵都督等來降封義王 十二月以

東華錄

卷八

二

經畧輔臣洪承疇病愈命仍留原在統將士同大將軍羅託等由湖廣前進相機平定貴州 以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同都統侯黑爾根等侍衛李國翰統兵由四川往貴州進討李定國 命都統卓布泰為征南將軍同提督線國安富喀莽吉圖由廣西進征貴州 命宗室羅託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同都統濟席哈等由湖南進討貴州 順治十五年正月朔以 皇太后聖躬康豫頒 詔大赦 掌欽天監印務湯若望進相拒應 命多羅信郡王多尼為安南靖寇大將軍同

平郡王羅可鐸貝勒尚善杜爾都統伊爾德爾津巴思漢卓羅等統兵進取雲南 二月刑部左侍郎杜立德劾內院學士胡兆龍罔上行私甲午中一第兆麟今科中一第兆鳳都中有一龍當道麟鳳齊諧之謠又以臣弟立木等業師朱以忠回家自縊兆龍主使未持正等告訐借端陷害下吏部察議杜立德奉欵不定應革職援赦免 以賄買情弊誤試丁酉科順天舉人米漢雲等內蘇洪濬等八名文理不通革去舉人 刑部議覆御史趙祥星疏會試大典別弊宜嚴第一場題目請欵定得 旨允之以江

東華錄

卷八

三

南新科舉人噴有頌言請旨候試應俾會試從御史上官鈺請也 三月李定國完維龍等延生等攻陷廣西橫州總兵馬雄等復之 論刑部丁酉科江南中式舉人物議沸騰是以親加候試今取得吳鳴珂准同會試中式舉人一体候試其汪海勛等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繼佚等十四名酌停會試二科方域等十四人文理不通著革去舉人 四月吳三桂李國輔奏攻賊于合州遂進取重慶 直隸河南山東總督張懸錫至順德府迎義王回館自劾未絕有遺疏畧日待罪臣張懸錫謹奏臣自蒞任以

來天心愿作忠良喜怒不拂民欲是非必告窮奢意欲平治天下誰知直道難行清日招眾之忌頓直舉國如狂是以滿腔愁鬱因而儀節乖張自知此身必死何如引咎而亡有負天高地厚從此雲蒼水茫

皇王如念臣積勞數載懷隱中藏幸赦宥于眷屬永拜德於泉壤嗚呼異世猶圖犬馬此生惜別倉皇臣家無餘蓄亦無良田美宅蒞任不敢受地方官一錢以負

上恩惜為人所誤亦天意也 云

上命副都御史蒂科道官速往察明具奏 吏部等會

東華錄

卷八

四

陳之遴結納內監吳良輔事俱寔奉 旨陳之遴前犯罪應置重典從寬以原官徙盛京後召還旗下乃不思改過又行賄賂交結深負朕恩姑免死革職並父母妻子俱流徙盛京家產籍沒 五月學士折庫納等奏訊明張懸錫自陳迎接失儀為學士麻勒吉詰責一時惶悚無地遂引佩刀自決 旨張懸錫係朕特簡即有屈抑情節皆當陳奏何至刎頸殊失大臣之體念其素行清謹姑著降二級調用 御史李森先請寬言臣之罰如言事流徒諸臣李呈祥季開生李相魏瑄郝浴張鳴峻等皆與 恩詔因公

誣誤之例相符 旨李呈祥等原非誣誤李森先援引詔  
款明係誤指有意市恩著從重議處部議流徙尙陽堡  
上免之復原官 諭兵部近聞有奸徒假冒逃人詐害百  
姓或借名告假還家將殷寔之家指為高主或原非逃人  
冒稱旂下在外嚇詐或買主冒認詭名作真或領本貿易  
假夥板害種種詐偽深為可惡今凡有逃人本土報明該  
管官將逃人之主及逃人姓名具結報部如逃後日久方  
報及已獲始稱伊家人者不許給主直省地方有旂下不  
告假私出妄為及冒稱旂下羣奸橫行者該督撫嚴行訪

東華錄

卷八

五

拿並本土從重治罪 海澄縣遊擊劉進忠等叛降海逆  
城遂陷 廣西撫于時躍奏偽寶康侯賀九儀遣將曹反  
犯賓州官兵敗之 羅託等報克復湖南沅靖等處進取  
貴州省城及平越鎮遠等府卓布秀報大兵已抵貴州所  
過南丹州那地州撫寧州各土司及獨山州官民俱就撫  
六月吳三桂奏臣等自重慶進發逆首李定國劉文秀  
等由水路遁入雲南臣等收復遵義府並所屬州縣隨抵  
貴州克開州城 一甲一名進士孫承恩未受職坐胞弟  
楊科場事應連坐流徙待宥之 授修撰 張懸錫言臣迎

接失儀寔出無心乃諸臣待臣不以礼始而倨傲不與見  
既而鄙薄不與言侮辱情狀誠所難堪然臣猶再三求見  
再三請教冀此一念悔罪之誠或轉達天聽麻勒吉愈為  
責備之詞始則正告之以失儀繼則漸露苛索之意云我  
們到南边洪經畧遠接餽送那徹白諷臣餽送駝騾臣思  
賄賂党羽朝廷首禁臣寧死不敢從不從則觸諸臣之怒  
必謂臣有心怠慢使臣而怠慢罪不容誅臣當時計無復  
之惟有一死迫切急債是出于此 旨麻勒吉借端苛索  
敢於逼迫大臣深為可恨著嚴議處 鄭逆犯温州府

東華錄

卷八

六

平陽瑞去 七月諭吏部本朝設內三院有滿漢大學士  
及侍讀學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三院秘書公文國史  
名色大學士改為殿閣大學士仍俱正五品照舊例兼銜  
設立翰林院設掌院學士一員正五品其餘學士亦正五  
品內閣滿字稱多里吉衙門翰林院滿字稱筆帖黑衙門  
其侍讀學士以下員缺官銜滿名照漢官稱謂通著查例  
詳議具奏六部滿漢尚書俱作正二品滿字稱阿里哈昂  
邦侍郎俱作正三品滿字稱阿思哈尼昂邦理事官滿字  
稱一齊蝦喇哈查漢稱郎中正五品副理事官滿字稱愛

情喇庫哈查漢稱員外郎從五品司員滿字稱額者庫哈  
查滿稱主事正六品司務添設滿官滿字稱他庫喇布勒  
哈查從九品都察院左都御史滿字稱哈思戶額爾机阿  
里飛哈尼拜察喇昂邦正二品左副都御史滿字稱哈思  
戶額爾机阿里哈尼拜察喇昂邦正三品左僉都御史滿  
字稱哈思戶額爾机阿達里哈尼拜察喇昂邦正四品監  
察御史滿字稱察麻拖喇哈查正七品經畧改為司務添  
設滿員滿字稱他庫喇布勒哈查從九品通政使司通政  
使滿字稱阿里飛哈分布勒哈查正三品左通政滿字稱

東華錄

卷八

七

哈思戶額爾机哈分布勒哈查正四品右通政滿字稱一  
齊額爾机哈分布勒哈查正四品左叅議滿字稱哈思戶  
額爾机愛惜喇庫哈查右叅議滿字稱一齊額爾机愛惜  
喇庫哈查正五品經畧改為司務添設滿官滿字稱他庫  
喇布勒哈查從九品大理寺卿滿字稱阿里哈七查漢字  
稱喇正三品少卿滿字稱一尔布哈查正四品寺丞滿字  
稱惜喇脉阿查正五品寺正滿字稱一齊蝦庫正六品寺  
副滿字稱愛惜喇庫從六品評事滿字稱額者庫正七品  
可務添設滿官滿字稱他庫喇布勒哈查從九品這改定

官名通行傳諭各衙門啟心郎原因諸王具勒管理部院  
事務而設今宗人府啟心郎仍照舊例其餘部院啟心郎  
俱裁去其太常寺等衙門官名品級著一并詳議畫一具  
奏 十二日張懸錫白糴于聖安寺 鎮守寧古塔都統  
沙尔虎達等報擊敗羅刹兵獲人口甲仗 革侍郎祁徹  
白騎都尉並所加之級革學士胡兆龍尚書銜並所加之  
級革麻勒吉所加之級再降二級俱仍留任以其沿途受  
督撫餽送復荷索挾逼總督張勳為也 八月以逆賊  
諸等犯重慶命總督李國英入川撲剿 十一月刑部

東華錄

卷八

八

寔江南鄉試作弊 旨主考方猶錢開家正法同考官  
楚槐等即處絞 十二月命都統明安達驍為安南將軍  
同都統俄羅塞臣賽音達理護軍統領庫倫車爾布等  
赫大兵赴貴州與經畧洪承疇共議要地駐劄 洪承疇  
奏水西宣慰司投誠  
順治十六年正月川東僞侯譚詣殺其地譚文來降譚宏  
亦遣人納款初安遠大將軍多尼征西大將軍吳三桂征  
南將軍卓布泰會于平越府之楊老堡議分兵進取雲南  
多尼自貴陽入三桂自遵義入卓布泰自都勻人訂于十

二月會師雲南省城多尼兵至安莊斬其偽將劉將軍追至盤江城焚鐵鎖橋遁去我軍作浮橋而濟至松嶺衛偽鞏昌王白文選率兵拒敵我兵分擊大敗之遂進抵雲南三桂兵至七星關白文選屯兵守險乃從水苗界間道度關以襲其後賊聞風遁去遂直趨烏撒卓布泰兵至盤江之羅顏渡口賊既險沉船我軍從下流十里取所沈船乘夜潛濟賊潰斬偽伯李成爵于梁塘洋時李定國據雙河口山頂卓布泰遣兵奮擊敗之至陸格定國復列棚拒守卓布泰分兵為三張左右翼擊之再戰再捷追四十餘

東華錄

卷八

九

里聞賊尙據鐵鎖橋乃從普安州間道入雲南三路大帥俱入省城定國文選與永歷奔永昌 給事中楊雍建言臣前使粵東目擊粵民困苦一濫委之害一濫派之害一里役無定例之害一用夫無限數之害一私墾之害一私稅之害一砍柴之害一採木之害今川貴底定請移一王鐘撫其地以救粵民疲困下所司議 三月立明崇禎帝碑大學士金之俊撰文 命平西王駐鎮雲南平南王駐鎮與東靖南王駐鎮四川 閏三月左都御史魏裔介陳四事一國子監宜隆其品秩久任以責成功一直隸順天

保河四府自圍地圖房後飢寒為益請察明無碍官地撥給至京師內城給與官地者即令永遠承業勿復圖為圍圍一請嚴禁福建江西江南等處溺女惡俗一京師根本重地務使貴賤有別 刑部尙書置海負恩溺職免死革職籍其家 授偽新津侯譚宏為慕義侯傷仁壽侯譚詣為向化侯 四月多尼吳三桂卓布泰報臣等遣兵勦白文選于玉龍關文選遁擊敗之擒偽總兵吳貴賤燒關滄江之鐵鎖橋道走臣等發兵克永昌府永歷及定國處勝越我兵渡瀘江定國伏兵磨盤山我兵分入隊衝擊斬

東華錄

卷八

十

偽伯賈名望賊道人石門逸去遂克勝越復自勝越過南甸至孟坑賊校三官六慰請土司遁去仍班師回省 定南王病下總督李荊椿奏孔有德子廷訓于順治九年陷永于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遭李定國慘害 吳三桂奏偽慶陽王馮雙胤遁走四川偽德安侯狄三品執之以獻上命押雙胤來京安置尋授狄三品孖誠侯 吳三桂奏偽伯朱養恩等以嘉定州降 七月命內大臣達素為安南將軍同都統索洪護軍統領賴塔統兵征勦鄭成功以其竊犯瓜州江寧等處也 故明廢官朱義盛謀反並其

党舒英等俱伏誅 八月江南總督那廷佐奏海寇自順  
鎮江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寧幸貴州凱旋副都統葛  
褚哈馬爾賽等從荆州乘船歸聞賊即赴救同臣及駐防  
都統哈哈木等兩路出擊敗之七月二十日成功親登陸  
攻犯江寧會總兵梁化鳳遊擊徐登第恭將張國俊等各  
領兵至二十三日勦賊擒偽總統余新斬偽總兵二人次  
日五鼓出勦賊大敗之擒偽總督甘輝並偽總兵等官焚  
賊船五百餘隻賊順流遁官兵水陸追之鎮江瓜州悉恢  
復 命都統劉之源為鎮海大將軍領官兵駐鎮江 四

東華錄

卷八

十

川撫高明瞻奏統兵進取成都川西協定 安南國都將  
大傅宗固公武公恣遣目吏赴信郡王軍前納款 九月  
江寧撫蔣國柱奏鎮江失守時知府戴可進等六員副將  
高謙等十四員皆從逆 十月洪承疇以目疾乞休允其  
回京調理 十二月命耿繼茂移駐廣西提督練國安著  
來京  
順治十七年正月禮部議稟給事中姚延啟請照例再行  
嚴禁大小官員私交私燕及慶賀餽送允之 給事中棍  
雍建言今之妄立社名糾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

蘇州松江浙江之杭嘉湖為尤甚其始由于好名因之植  
党請飭學臣嚴禁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  
社同盟字樣得 旨嚴行禁止 二月吳三桂奏官兵大  
破賊于普洱 征南將軍卓布泰等班師 仍設鳳陽巡  
撫駐泰州從漕督蔡士英請也 吏部等會議蘇松巡撫  
馬騰升謂滿兵驕悍成習妄請撤京口駐防應革職遇赦  
免議從之 三月諭兵部以後固山額真漢字稱為都統  
梅勒章京稱副都統甲喇章京稱參領牛录章京稱佐領  
昂邦章京稱總管 四月禮部議廣西巡撫李秀言粵西

東華錄

卷八

十

鄉試舊額六十名因地方未闢只中四十名今奉各省中  
額減半之旨但今全省俱復應仍照舊額准中三十名從  
之 吳三桂言滇南負固有一朝勘定獨承歷在緬李  
定國白文選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良一帶藉承歷以故感  
衆心窺我边防患在門戶號召諸蠻患在肘腋投誠生心  
患在腹理請大軍入緬以靖根株 五月以亢旱疫癘詔  
求直言 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多尼班師 六月御  
史顧如華言帝王從祀功臣惟宋臣潘美雖平南有功然  
斜谷之敗不能制護軍王侁擅離陳家谷口致楊業父子



無援而死宋之不能復征契丹定 以此敗又宋臣張浚三  
 命為將而一敗於富平開陝淪... 敗於淮西鄧瓊叛命  
 三敗於符离而中原不可復且劾... 綱殺曲端與岳飛議  
 不合奏飛欲專兵柄此二臣宜罷從祀允之 分翰林院  
 官為三班值宿景運門 掌翰林院學士折納庫言封  
 之典宜行國子學訓課之典宜與二事下部議從之 七  
 月命耿繼茂移駐福建 命都統宗室羅託為安南將軍  
 征海寇鄭成功同向書車克內大臣達素索渾等 內大  
 臣伯索尼請禁滿洲勒估市井貿易及滿洲家人強買市  
 東華錄 卷八

聖祖合天宏運仁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  
 大成仁皇帝諱上字从从上从么下字从火从華  
 章皇帝第三子也  
 母孝康慈和莊懿恭惠溫穆崇天者聖章皇后佟氏一等  
 公諡勤襄佟圖賴女年十五誕  
 上於景仁宮乃順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十八日巳時也先  
 是  
 孝康衣裾若有龍繞  
 大皇太后謂近侍曰朕曩孕皇帝時左右嘗見裙襖間有  
 東華錄 卷八  
 龍盤旋赤光燦爛後果誕聖子今妃亦有此祥徵至誕辰  
 合官異香經時不散又有五色光氣充溢庭戶與日並耀  
 上天表奇偉神采煥發雙瞳日懸隆準岳立耳大聲洪狗  
 齊天縱稍長舉止端肅志量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讀  
 書十行俱下畧不遺忘自五齡後好學不倦六齡時世祖  
 問其志待長而效法  
 皇父八齡踐祚後  
 大皇太后問何欲曰惟願天下又安生民樂業其享太平  
 之福而已順治十八年正月丁巳七日夜子刻

章皇帝賓天先五日壬子不豫丙辰遂大漸召學士麻勒  
吉王熙至養心殿定

上御名立為皇太子令草遺詔命大臣索尼蘇克薩哈湯  
必隆熬拜輔政四臣誓告於 天

大行皇帝神位前 初九日己未

上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康熙元年赦天下 甲子王以下  
及大臣官員齊集正大光明殿誓告於

天

大行皇帝神位前上

東華錄

卷八

七

大行皇帝尊諡曰体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宏功至仁純

孝章皇帝廟號世祖 二月壬午移

梓官于景山壽皇殿 添設六科滿洲官各一員 三月

添設五城滿御史一員每二員 四月以都統三等伯線

國安鎮守廣西 吏部尚書伊圖等題為本年三月奉

旨部院官員罰士黑勒威勒者不論有前罪與自身應照

職任處罰或任大罰少或任小照前程罰多似屬不均尔

部照依職任大小分別議奏欽此臣等謹遵旨議得凡部

院尚書有一品二品者侍郎有三品二品者郎中有三品

四品五品者員外郎有四品五品者主事有四品五品六  
品者其品級先後所定之例雖異俱因除授部院之職支  
作為部院事務罰士黑勒威勒俱各照職俸每十兩罰一

兩若此內除部院職任之外有大任大前程者除大任大  
前程之俸亦照依部院職任按俸罰處可也奉 旨依議

紅本 五月奉天府尹張尙賢言盛京形勢自興京至山

海關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川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

河西之分以外而言河東北起開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

莊乃明季昔日边防自牛莊由三岔河南至蓋州復州金

東華錄

卷八

七

州旅順轉而東至紅口嘴歸復黃骨島鳳皇城鎮江鴨綠

江口皆明季海防此河東邊海之大畧也河西自山海關

以東至中前所前衛後所沙河寧遠連山塔山杏山松山

錦州大陵河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耳獨廣寧

一城南至閭陽關十三站右屯衛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

我朝新插之邊相去數十里東至盤山駟高平沙嶺以至

三岔河之馬原此河西邊海之大畧也合河東河西之邊

海以視之黃沙滿目一望荒涼倘奸賊暴發海寇突至此

外患之可慮者以內而言河東城堡雖多皆成荒土獨奉

大遼陽海城三處稍成府縣之規而遼海兩處仍無城池如蓋州鳳皇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惟有流徙諸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聚此河東腹裏之大畧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獨寧遠錦州廣寧人民聚集僅有佐領一員此河西腹裏之大畧也合河東河西之腹裏現之荒城廢堡沃野千里有土無人此內憂之甚者欲弭外患必當籌畫隄防欲消內憂必當充塞國本以圖久遠之策下部議 逆渠鄧耀竊踞廣東廉州之龍門至是官兵擊擒之輸工部朝房尙未全備未肅規瞻兩旁空地者俱查議

東華錄 卷八

八月加

太祖尊諡爲二十字

太宗尊諡爲十八字

滿漢大學士等照例書侍郎品級其內閣翰林院各色俱

停罷 罷進士規政例 川陝督李國英報擒逆賊郝承

裔 閏七月海澄公黃梧招撫鄭芝龍屬下偽都督萬儀

萬祿等投誠 九月吏部遵旨詳查

太祖

太宗滿洲守制舊制吏部兩部並無舊冊可查惟順治十

年二月禮部奏御史陳啟泰請行通制一疏奉有三年喪禮著照會典定例遵行有難拘常制者請旨定奪之旨又順治十年六月臣部題滿洲蒙古漢軍各官不便離任丁憂奉有依議之旨遵行已久今議得在京部院滿洲蒙古漢軍大小文官仍應照定例守制一月服滿卽出理事私居持服盡三年喪禮外其奉差出兵文官以回京聞喪之日爲始亦照定例遵行至各省駐防及在外出仕漢軍文官伊父母在在病故者仍應照定例遵行其父母在京病故者准其解任回京以到日爲始守制半年仍私居持服

東華錄 卷八

蓋三年喪禮所遺員缺相應另補從之 十月吏部題道

兼已改總督其順天保定兩巡撫應裁去一員得旨順天

巡撫着裁去 鄭芝龍并其子鄭世恩鄭世蔭等照謀叛

例族誅 尊

皇祖妃爲壽康太妃 登州于七名小喜本捕快踞鎮南

牙山作亂焚劫入邑命都統濟席哈爲靖東將軍征勦將

各旗兵馬分駐登萊膠三處防範海汎並緝于逆 紅本

康熙元年二月吳三桂愛星阿奏奉命征緬兩路進兵於

順治十八年十一月會師木邦偽晉王李定因奔景線偽

登昌王白文選遁據錫波江官兵遣將渡文選復奔茶  
山道總兵馬寧等追及於猛卯文選降三桂愛星阿自趨  
緬城偽永歷桂王朱由榔遣三桂書曰將軍新朝之勲臣  
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列皇帝之子將軍可  
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笑人我京城殄滅我社  
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與楚國飲泣秦庭續  
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畏也奈何憑藉大國  
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  
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

東華錄

卷八

光

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移祀  
隆武就誅僕于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為宗社計乎  
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  
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于貴州接僕于南  
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  
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賴  
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  
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  
遠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

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  
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椰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  
貽留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  
子讀鳴鳴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  
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  
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已之祖若父乎不知 大清  
何恩何德于將軍僕又何仇何怨于將軍也將軍自以為  
習而適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覺其薄奕曠而後史有傳  
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楚七等

東華錄

卷八

辛

立區區之命懸于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  
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為福或以退方寸土  
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 聖  
朝僕縱有億萬之眾亦付于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  
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  
冀裁之 十二月初一 日大軍至緬城緬酋莽應時執朱  
由榔獻軍前殺偽帝等僕等一萬餘人滇南平  
三月論兵部向來緣旂武官敘功加至左都督仍應加敘  
者授官保銜以後改授世職着為例 尊

世祖章皇帝陵曰孝陵 四月加上

太祖武皇帝尊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

睿武宏文定業高皇帝加孝慈武皇后尊諡曰孝慈昭憲

敬順慶顯承天輔聖高皇后

太宗尊諡曰應天興國宏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隆道顯

功文皇帝 四川總督李國英報擒偽石泉王朱聿鎔恢

復兩郡 五月都統濟席哈爾平山東賊寇班師 總兵

許龍擒海寇鄭成功之弟鄭成賜于廈門 六月取繼茂

報海逆鄭成功因其子鄭錦為各偽鎮據立忿怒發狂于

東華錄 卷八

五月初八日敵指身死 十月尊上

聖祖母皇太后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敬憲太皇太

后

母后皇后曰仁憲皇太后

母后曰慈和皇太后頒恩詔 定西將軍內大臣合愛星

阿平定雲南凱旋 雲撫袁懋功疏報偽晉王李定國逃

奔景線染病身死 十一月授偽鞏昌王白文選為承恩

公 十二月河南提督許天寵言各府州縣當設公衙門

命文武官五月一會兵民有不便者有司武將回讓兵部

議從之 諭貴州一切文武官員兵民事務俱照雲南例

著平西王管理 兵部議准將雲貴二省總督巡撫勅書

換入聽平西王節制字

東華錄卷之八終

東華錄 卷八

三

東華錄卷之九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康熙二年二月湖廣提督董學禮疏報前奉命會勦湖廣山西巨寇李來亨馬騰雲党守素等隨同總兵穆生輝于大海高守貴鑿山開道追至李家店擒偽總兵宋段斬獲無算賊焚巢遁又別將恢復歸州巴東巫山等處 陝督奏提臣王一玉率總兵于奮起鮑敬追勦逆賊郝搖旗于房縣積水敗偽軍門羅么 十一日庚戌亥刻慈和皇太后崩 十九日京師天鼓鳴隨隕星十一城外七城內四

東華錄 卷九

十

次朝拾親熱如熾炭 三月命廣東總督移駐廣州府 川督報偽岐侯賀珍偽富寧伯賀道寧等納款 四月湖廣提督董學禮報同各鎮破李來亨于長坪 二十二日未刻遼陽殺布台陡起黑風一股從南向東吹倒民房四百三十餘間壓死男婦五百餘口 六月兵部議覆李定國子李嗣興從邊外投誠得旨授都統品級 八月禮部議覆鄉會考試停止八股頭場策五篇二場四書及五經論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為始從之 以流賊餘孽郝搖旗劉體純李來亨等竄伏鄭義山中命郝統穆

星瑪為靖西將軍都統圖海為定西將軍同都統宗室穆琛護軍統領孫達里都統覺羅巴尔布護軍統領科爾昆率大兵征勦 九月命都督噶褚哈為鎮西將軍同都統光泰統滿兵鎮守西安以西安將軍傅喀禪往征西山故也 十月川督李國英報巨寇劉二虎李來亨郝搖旗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寶馬騰雲七家出犯巫山乞發大兵勦滅 福督李率奏官兵會勦延建賊首王鉄佛等擒之 又疏報提督施琅遣守備汪明等敗海寇于海門斬偽副將林維等 十一月刑部議覆原任按察使宋琬通同

東華錄 卷九

十一

于七謀反一案 旨宋琬等原無通賊情節著免罪 十二月耿繼茂李率奏十月臣等統兵渡海攻克廈門賊眾驚潰登州提督施琅會荷蘭國夾板船邀擊之斬千餘級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鄭錦周全斌等遁 耿繼茂奏十月總兵王進功敗海寇于雲霄鎮 康熙三年正月川督李國英報西安將軍傅增禪副都統杜敏會同提督進勦蜀中巨寇于康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師次陳家坡奮勇勦殺賊遁入天地寨杜敏等統兵追勦劉二虎勢窮自縊郝搖旗袁宗第夜遁杜敏等復追

至黃草坡大敗賊眾擒郝搖旂袁宗第並偽晉王朱宗漢等 吳三桂疏進勦廣西隴約山寇生擒妖人阿仲逆寨悉乎 二月耿繼茂疏官兵攻克長腰東蚶二島偽兵部阮春雷逆渠張煌言僅以身免 西山巨逆馬騰雲党守素塔天實歸誠 三月吏部奉 上諭議奏大學士缺以各部尚書左都御史推補如不用以各部侍郎學士推補各部尚書缺照衙門次序以尚書左都御史轉補如不用以各部侍郎推補吏侍缺以各部侍郎轉各部侍郎缺以學士左副都通政使大理卿宗丞推如不用以府尹太常卿推左副都缺以通政使大理卿宗丞推如不用以府尹太常卿推如不用以光祿卿推如不用以左通推通政使大理卿缺以府尹太常卿推如不用以光祿卿推如不用以府尹太常卿缺以光祿卿推如不用以左右通大理少推如不用以太常少鴻臚卿太僕少督捕理事官照考語俸次推光祿卿缺以左右通政使推如不用以太常少太僕少鴻臚卿督捕理事官照考語俸次推其小四品京堂缺將每年內陞京官四員用完後用五品京堂一員再用內陞司道一員得

東華錄

卷九

三

旨學士既推侍郎以後大學士缺停其推用餘悉依議 四月定例公下副都統以上出征臨陣接戰時墜馬人有以馬與騎者賞資銀一百兩恭領以下銀六十兩平人銀二十兩康熙七年八月兵部尚書噶楚哈龔鼎學等議覆崇德年間例副都統以上衣服一襲馬一匹恭領佐領馬一匹白身給牛一頭奉 旨 太宗因馬牛價貴獎勵以馬與墜馬之人騎者定有給衣服馬牛之例今馬牛價賤如仍照舊例似屬太輕著照現行例行 紅本 五月耿繼茂疏報三月初六日與督臣李率泰提臣王進功海澄公黃梧等領兵先後至八尺門偽將軍翁求多率兵民六萬降十四夜半渡海進拔銅山降偽侯黃廷偽都督金寬等兵民三萬餘口鄭錦遁走台灣 命廣西提督自梧州移駐省城 七月以福建提督水師總兵施琅為靖海將軍往勦鄭錦 八月浙督趙廷臣疏逆渠張煌言盤踞浙海多年抗不就撫借名歸隱徜徉海外臣密令守備徐元張公午扮成僧民獲活口林生陳滿等知煌言現在懸山花嶼即駕所獲賊艘乘夜進小港從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親信餘党搜出偽視師兵部銀方印一

東華錄

卷九

四

願偽關防九類 湖廣督張長庚疏李來亨擁眾茅麓山  
最為峻險靖西將軍穆里瑪定西將軍圖海等率禁旅與  
三省兵合勦晝夜環攻李來亨窮迫自縊舉火焚巢餘党  
蕩平 十月彗星見翼宿度指西北方 先是給事中楊  
龜劾奏康熙二年順天鄉試春秋題目邪子誤邪人將考  
試官白乃貞詹養忱同考官羅繼漢革職等命將貼出寫  
子字三人覆試俱不合不錄 靖南王耿繼茂請令其子  
和碩額駙耿精忠赴閩學軍事尤之 入旗都統以下武  
職各官鎮守省城將軍以下武職各官順治年間俱由吏

東華錄 卷九

部題補康熙三年歸併兵部 紅本 十一月移星瑪等  
師 彗星犯井宿 丙午彗星犯胃宿 禮部  
月壬戌彗星在奎宿度形漸小 給事中楊雍建言本年  
十月初旬彗星見經五十餘日歷一十二宿白光驟然竊  
念上天垂象示儆乞力圖修省廣求直言無難轉災為福  
得 旨楊雍建直言可嘉今惟力圖修省以合天心 甲  
戌金星生白氣長三丈  
康熙四年二月吳三桂奏總兵劉之復李世輝等於三年  
十一月自大方烏蒙進征水西大破之於波羅箐追兵至

法地屯生擒上司安坤 己巳彗星見女度 三桂報官  
兵克烏撒土酋安重聖安重乾就擒 暹羅國王森列拍  
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司由提呀菩埃遣陪臣航海具  
表進貢 乙酉彗星在壁一度三十分尾長五尺餘求直  
言 三月戊子午刻京師地震有聲 己丑彗星見行人  
奎宿下詔肆赦 辛卯金星晝見 密諭尚可喜嚴束所  
屬官兵以廣東人民為王兵丁擾害甚苦失其生理也  
四月十七日武林富陽縣太平村風日晴朗忽于巳刻  
黑有石墮地聲如雷折為二重數百斤 五月初八日山

東華錄 卷九

西省城雨霜三日色青所雨之處草木盡枯 六月癸三  
桂言遼東土酋王耀祖等于本年三月竊據新興備禦大  
慶謀犯省城分遣賊黨攻陷各府縣總督卞三元等分兵  
勦捕四月初七日擒耀祖各州縣俱恢復 八月庚申廣  
東陽江縣地震有聲 九月甲申山西太原府地震 九  
月初八日辛卯  
上大婚禮成皇后阿舍里氏內大臣噶布喇女二十五日  
戊申加上  
太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



大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曰仁憲恪順二字皇太后 恩欵五條

十月丁丑戌時湖廣常德府地震有聲

康熙五年正月兩江總督郎廷佐報十八日溧陽縣民濟

河獲玉璽一顆上有篆文人心惟危至介執厥中十六字

命貯內庫賞獲璽人顧起龍等各銀伍拾兩 三月平西

王吳三桂報勦土司祿昌賢于隴箐取寨數十進東土賊

俱平設開化府永定州 六月添設六科滿漢給事中各

一員 七月復科場入股文經書策論三場舊制從侍郎

東華錄 卷九

黃璣之言也 八月給事中張維赤請擇吉親政報聞

十一月先是睿親王將廂黃旗應得之地給與正白旗而

給廂黃旗地于右翼之末二十餘年旗民安業及廂黃旗

齎拜與正白旗蘇克薩哈同輔政有隙齎拜故立意更換

命大學士蘇納海侍郎雷虎會同巡撫王登聯總督朱昌

祚酌議圈換至是朱昌祚王登聯奏言圈地不便旗民交

因請停止輔臣稱旨將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皆拏禁

十二月刑部議蘇納海撥地遲誤朱昌祚王登聯紛更妄

奏應鞭一百籍家產

上召輔臣詢問蘇克薩哈不對齎拜案尼過必隆堅奏應  
置重典

上未允齎拜出稱旨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情罪重大着

即處絞籍家產

康熙六年正月定王貝勒等執事人役衣服俱用綠色

二月吳三桂報官兵進勦烏撒生擒女酋隴氏及逆黨萬

餘人 四月江南奸民沈天甫呂中夏麟奇等撰逆詩

卷龍稱黃尊素等百七十人作陳濟生編輯故明大皇帝

吳姓等六人為之序沈天甫使夏麟奇詣吳姓之

東華錄 卷九

吳元萊所索詐財物元萊察其書非父手蹟控于巡城御史

史以聞下所司鞠訊沈天甫等皆棄市其被誣者不問

初七日陝西邠州等處黃風竟日地生黑虫十七日

霜 刑部議覆御史田六善言近見奸民捏詞詐害在刑

方不日通海則曰逆書在北方不日于七賊党則曰逃人

謂非此不足以上聳天聽下怖小民請飭督撫即於審理

情實者據實奏聞情虛者依律反坐如不候督撫審結徑

來叩關者依光棍例治罪查定例不候原官審結徑行叩

關者旗人柳號兩月鞭一百民責四十板流三千里從之

五月丙午諭吏部等衙門民為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  
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近聞直隸各省民多失所疾苦  
顛連深可憫念或係官吏貪酷朘削窮黎抑或法制未便  
致民失業果何道以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應行應革  
爾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等官念切民依其各抒所見毋  
隱 吏部覆御史李棠奏例監考補中書三年後即陞部  
屬進士舉人仍遲至十年之久始得官職應行停止將各  
科進士各取考試得 旨各科進士不必拘年分前後人  
數有愿考者預行選取堪用者過缺即補 七月

東華錄 卷九

九

上躬親大政御太和殿羣臣表賀宜詔天下恩欵十七條  
太子太保內大臣蘇克薩哈奏求守陵輔臣等稱旨蘇  
克薩哈不識有何逼迫之處著王大臣議奏未幾允議將  
伊子孫並本旗兄弟俱拿問既而議士蘇克薩哈二十四  
罪俱實應凌遲處死上不允鰲拜強奏累日竟坐處絞其  
子查克且凌遲處死叔弟姪皆斬決 奉

世祖章皇帝

太祖

太宗配享圓邱方澤着于冬至舉行

上既親大政命吏部具列部院大臣職名親加甄別會禮  
部有題取賈詔奉差官員違例冒濫事特旨嚴飭并諭吏  
部曰李若琳身任禮部尚書僉檢專擅與馮銓交結親密  
朋比為奸着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漕督屈盡美疏言現  
裁推官漕糧之員監兌臣以通行各省令知府監兌以速  
清務上以盡美不請旨擅通行下部察議尋議于同知通  
判內斟酌委用盡美降二級准抵尋疏楚省有漕府分同  
知俱有清軍及經收版稅之責糧務乃通判職司應專責  
監兌從之 九月雲貴總督卞三元提督張國柱李本深

東華錄

卷九

十

合詞請吳三桂仍總管滇黔事務得 旨該藩以精力且  
減奏請故允行若令王復理事務恐其過勞以致精力太  
損如邊疆軍機要務王自應料理 十月己卯奉天府承  
德縣地震有聲 十一月上  
太皇太后徽號曰康和  
皇太后曰誠頌恩天下以

世祖配天禮成故也

康熙七年四月癸巳申刻金星見午位色微暗下詔修省

五月癸丑子時京師地震

初七初九初三  
日未時皆震

六月山

東地震 癸酉金星晝見 七月命鄉會試仍以八股文  
取士 革職酒督恭順侯吳惟華密疏請征各州縣鎮市  
房號銀兩及江南三十餘州縣令民納價領種 上惡其  
害民歛財交刑部議罪 八月命都統內大臣大學士尙  
書精奇尼哈番以上各照實級用棍傘行走護軍統領前  
鋒統領副都統侍郎各照職掌品級用執事行走 九月  
庚子金星晝見 十月治理歷法南懷仁劾奏欽天監監  
副吳明燿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歷內閏十二月應是九  
年正月又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謬 旨交議政王

東華錄 卷九 七

等會議具奏  
康熙八年二月議政王等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  
台測驗南懷仁逐款符合吳明燿逐款皆錯南懷仁推算  
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應自九年始將歷日推行尋推  
八年閏十二月為九年閏二月通行天下將現頒歷所載  
閏不必看 三月授西洋人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以其  
節氣占候符合也 四月丁丑幸太學 五月上以輔臣  
公鰲拜結黨擅權弗思浚改命議政王大臣等遠治鰲拜  
罪

上諭曰前工部尙書員缺鰲拜以朕素不知之濟世妄稱  
才能推補通同結黨以欺朕躬又奏稱戶部尙書應授二  
員將馬爾賽徇情補用又鰲拜于朕前辦事不才當理稍  
有拂意即將部臣叱喝引見時在朕前施威震眾科道官  
條奏鰲拜屢請禁止恐身于物議閉塞言路凡用人行政  
欺朕專權恣意妄為文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  
等結成死党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且倚仗凶惡棄毀  
國典與伊相合者則荐拔之不合者則陷害之朕念鰲拜  
舊臣望其改惡悔過今乃貪聚賄賂奸党日甚上違

東華錄 卷九 七

君父重托下則殘害生民種種惡跡難以枚舉其嚴拿勘  
審過必隆同列補政明知其惡而緘口不語阿南達班布  
尔喜党惡其子那摩佛姪塞本得并合法司逮問  
康親王傑書等勘問鰲拜罪款三十過必隆罪款十二阿  
南達班布爾喜罪款二十一那摩佛罪款十二塞本得罪  
款六  
上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諭曰鰲拜以勳舊大臣受恩深重  
皇考遺詔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圖報不意結黨  
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朕久已悉知尙望其

改行從善克保功名以全終始乃近觀其罪惡日多命諸  
王大臣公同究審俱已得實以所犯重大擬以正法本當  
依擬處分但念熬拜在累朝効力年久且

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革職籍沒仍行拘禁  
邊必隆知熬拜樹黨亂政不豫行糾劾故坐之罪今念其  
為

皇考顧命大臣且勲臣子其咎止于因循瞻顧未嘗躬負  
重愆特為寬宥仍以公爾宿衛內廷阿南達免死宗室班  
布爾喜紋那摩佛亦免死革職拘禁素木得立斬阿思哈

聖訓錄 卷九

噶褚哈穆里瑪泰壁圖納莫俱立斬餘各從輕治罪

給還蘇克薩哈等原官及白爾黑圖等官職 六月禮科

給事中吳國龍奏今日百姓誠有二病如

上諭財盡力窮民不聊生矣但疾苦因多端而催科較甚  
拯救鮮良法而除豁為恩請自康熙八年以前軍民尾欠  
錢糧盡行蠲免以豁窮黎尋部議查順治十八年以前拖  
欠錢糧于康熙四年盡行蠲免而康熙元年以後拖欠錢  
糧若再行蠲免恐不肖有司知其類蠲將已征在官者作  
為拖欠希圖伴免難以議蠲得 旨依議 又左都御史

馮溥請收夏稅定于六月秋糧定于十月刑部侍郎王清  
請征糧之期限于五六月完五六分九十月完五六分戶  
部尚書郝維訥侍郎艾元徵嚴正矩請將夏稅定于五六  
月秋糧定于九十月征收 兵部尚書王宏祚言本年存  
剩之銀可撥次年春季之餉請少寬征糧限期等戶部議  
未便准行 旨這錢糧夏秋征收本當允行但國用尚在  
不敷俟錢糧充足時戶部奏請舉行 又御史趙瑛遵旨  
條奏查順治四年所定官員經費錄內各官俸祿心紅銀  
項比今俸銀數倍之多猶為不足一旦裁減至總督每年

聖訓錄 卷九

支俸一百五十五兩總撫一百三十兩知州八十兩知縣  
四十五兩計每月支俸三兩零一家一日糧食安飽兼喂  
馬匹亦得費銀五六錢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倘有二  
十餘日將忍飢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勢必飢寒若督撫勢  
必取之下屬所以禁貪而愈貪也夫初任不得已畧貪下  
賍賴贖以足日用及日久賍多自知罪已莫贖反恣大貪  
下官行賄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賍以庇下官之貪上下  
相蒙打成一片臣以為俸祿不增貪風不息下情不達康  
吏弊支請勅查取原定經費銀數及額設款項從長會議

或將本省應征稅銀與折納時銀加增官員俸祿得旨  
該部知道 諭戶部朕續承不基又安天下滿漢軍民原  
無異視比年以來復將民間田畝地園給旗下以致民生失  
業深為可憫自後園占民間田畝地畝行停止其今年所已  
園者悉令給還 七月昭雪蘇鄂納海朱昌祚王登朕各賜  
諡蔭子 刑部議吳明煊罪 旨從寬責四十板 戶部  
等衙門題為請復存留錢糧以杜苛派以安民生事戶部  
尚書郝維訥侍郎艾元徵嚴正矩遵旨陳奏康熙七年酌  
省存留一案在議者以杜支勿給一裁減而所得實多錄

東華錄 卷九 五

不知我朝定鼎以來屢經裁汰其在所存之數萬難再減  
且地方費用不足勢必仍派諸民貧乏之輩借口橫加民  
財愈盡矣即如進表朝覲以及郊飲科場等款皆係大典  
修理城垣倉庫製造軍器火器等款皆係要務至于欽官  
馬匹草料一裁則寒暄有步行之苦舖兵塘馬工食一裁  
則貧役有枵腹之悲孤貧獄囚口糧一裁則殘獨無以自  
存而有罪者不得邀矜憐于法外况各省存留錢糧臣部  
據實核確應川實數方准銷算原未嘗任其胥吏則七年  
議裁各款似應于九年為始照舊復其存留至于應裁自

擬水脚改征漕糧折色一欵請勅總漕等確查有無累民  
可否久行據實具題可也 又刑部尚書朱之弼題為請  
復存留錢糧以惠民生事生民疾苦大事莫過于康熙七  
年酌省存留錢糧一案夫存留錢糧原留為地方之用裁  
一分則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已不得不又派之民間且  
不肖有司因以為利是又重增無限之苦累矣乞勅部察  
核康熙七年以前存留數目仍令存留則百姓可免重派  
之累 又御史連國輔題請復裁減各項必需之錢糧以  
培國本以甦民累事臣伏見康熙七年戶部裁減各項錢

東華錄 卷九 六

糧內有必不容裁減者如學政一考生員歲季考等銀舉人  
進士盤費匾額等銀此朝廷作養人材之需也如郊飲酒  
席此優禮耆老之需也如修理城垣此未雨綢繆之需也  
他如各官心紅紙張由單造冊併看守監倉及舖兵工食  
等項無一項非必需之費一旦悉為裁減不知既無錢糧  
動支又無別項設慮勢必料派民財以充費用嗟此三空  
四盡之餘何堪此額外誅求乎乞勅部確查議覆奉 旨  
該部議奏等戶部議奏臣等查直隸各省原額存留銀共  
一千六十九萬三千八十五兩零除駙站河夫漕銀四百

二十四萬一百三十三兩零實以額存留銀六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五十二兩零向因兵餉不敷通其裁過銀三百一十六萬五千三百四十六兩零尚存銀三百三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兩零又于康熙七年裁銀一百七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九兩零止實在存留銀一百六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兩零各省除荒之數俱在此內臣等會議其康熙七年所裁各款自九年為始復其存留 旨依議其白糧水脚每石八錢並經費等項照舊全留又漕米內改折校子米十五萬石不便改折應仍舊 八月康親王

東華錄

卷九

七

傑書等議覆南懷仁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齋拜捏詞陷人將歷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援引吳明煊誑奏授官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重大應擬斬湯若望應復通元教師之名得 旨楊光先年老姑從寬免死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所有直省復立堂入教仍着嚴行禁止 九月甲午寅時京師地震有聲 山東邱縣孝子王祚昌封肝療父父病立起特旨給旌後不為例 漕督帥顏保疏言淮安為水陸孔道乃十五里內連設三關其板閘鈔關與淮安倉之稅戶

部差員征收清江廠船料等稅工部差員征收胥役繁多商人耗費多端稽延時日請以三關額課歸併一關征收則胥役減而商民俱便下部議戶部言淮安倉稅應歸併淮安關工部言清江廠之稅為修造漕船經費宜分征如舊制 上以廠稅歸併一關亦不致虧課命丹議應如帥顏保所請 十月以重修盧溝橋告成 御製碑文 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宮告成 御殿行慶賀禮 上由武英殿移居乾清宮頒詔天下恩蠲十五條

東華錄

卷九

末

康熙九年正月復遇必隆公爵 二月諭刑部盜案內論死者甚多其為誣引株連亦或有之宜加詳勘至於夾棍乃慘痛之刑必不得已而後可用其慎之毋忽 又諭刑部流徙尚陽堡寧古塔罪人衣絮單薄凍斃於路甚為可憫自今十月至正月及六月俱勿遣 五月加上 孝康慈和皇太后為章皇后升祔 太廟 康熙十年五月給事中姚文然言江南百姓羣集鼓廳保留總督麻勒吉且云麻勒吉自被鎖拿顏黑面削臣竊思

官列大僚免冠帶，愧辱難堪，乞特恩寬其鎖繫，至於所犯事情，審有實據，自有應得之罪。

旨說得是，以後官員犯罪，禁鎖拿者，永行停止。靖南

王有疾，奏以精忠代理藩務，允之。六月甲午，金星晝見。

靖南王耿繼茂卒，以其子和碩額駙耿精忠襲爵。十

二月，召翰林院掌院學士博達禮至懋勤殿，諭曰：翰林

院起居注職任重大，關係樞密，朕以尔才品優卓，實可信

任，故行簡用，尔其勉以副朕意。

東華錄

卷九

九

東華錄卷之十

湘源將良駢于之父

康熙十一年七月，副都御史李之芳疏言：部院官夫察胥役犯贓，應如州縣例革職。時吏部尚書對哈納以部院官員例不開防胥役寢其議。

上以京官雖與外官有間，不應迥異。下九卿科道會議，尋議外官改罰俸一年，京官應罰俸六個月。得旨申飭令再議。

上諭責對哈納曰：衙役作弊，小民受害無窮。所司官理應

東華錄

卷十

十

從重處分，以清積蠹。今尔等俱已富貴，不念小民困苦，惟恐重處屬員，致有干涉。初議京官不應處分，繼議外官亦從未減明，係瞻徇朕權，尔吏部尚書自應殫心為國，失公報效，乃全無主見，殊負委任之意。于是定議：外官處分仍督部院司官失察書吏犯贓不及十兩者，罰俸一年，過十兩者降一級留任。八月，王大臣等議覆御史孟熊飛疏言：孫可望係張獻忠餘黨，擾亂邊陲，後為李定國所敗，窮蹙乞降，前有重大之罪，後無纖微之功，我國家格外殊恩，授以義王顯爵，及伊身死已替二次，今孫逆孽孽，故若令

再襲則後此世世言濫無已應請停其襲替或降封應如所請降授義公得 旨公止一義字於例不合再議降為慕義公 十二月 上召講官等至懋勤殿諭曰漢人中有請金言官以風聞言事者朕思忠愛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為害甚鉅 又 諭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訐謫民生日蹙深為可鑒

實錄 卷十

十一

康熙十二年三月土魯番入貢疏言臣國蹇遭變亂不能進獻今地方稍平特遣兀魯和際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遠貢方物

上御宏德殿諭諸官曰從來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當為近見有寸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名也又

諭曰有治人無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難得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 六月吏部尚書對哈納疏言舊例各省司道府州縣召募經制書辦典史

攢典等役恐積久弊生一歲一次轉撥約有數萬人甚為煩擾且致文冊生疎每多訛舛遺漏請照督撫鹽院衙門之例五年役滿停其轉撥從之 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撤藩歸老遼東 旨嘉獎官兵家口作可遷移安插着會議 七月平西王吳三桂疏請撤藩 旨嘉獎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着會議 靖南王耿精忠疏請撤藩 旨嘉獎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着會議

實錄 卷十

十一

應用物件酌定數目由內府給與 八月差禮部左侍郎折爾肯傳達禮部尚書南陽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與諸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 九月乙亥

京師地震 十二月差往貴州備辦夫船船務總督曹文煊 兗務禮員外郎薩穆哈馳驛回京奏稱雲貴總督曹文煊言吳三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殺雲撫朱國治以所部兵

反前差往侍郎折爾肯等被留 上召議政王大臣等諭曰吳三桂已反荆州乃咽喉要地着前鋒統領碩岱帶同佐領前鋒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



州以固軍民之心並進據常德以遏賊勢其陸續遣發大  
兵往勦之處着速議 川湖督蔡毓榮疏報吳三桂反偽  
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為周王元年改  
元昭武鑄錢曰利用通寶貴州提督李本深叛應之前差  
往主事辛珠筆帖式薩爾圖不屈死總督甘文焜聞變將  
十餘騎出貴陽府至鎮遠守將應賊圍之文焜自殺巡撫  
曹申吉降賊賊逼鎮遠入楚境 停檢平南靖南二藩  
召梁清標陳一炳還 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大子廣德  
元年糾黨謀叛以白布裹頭紅布披身為號約于京城內  
東華錄 卷十 四

員軍民人等 命都統葉赫為安西將軍同將軍瓦爾達  
等由漢中入蜀護軍統領胡禮布為副將軍同往 上諭  
兵部近聞京城小民驚恐欲于城外西山處所遷移逃避  
殊非朕安撫百姓之意前令緝獲假稱朱三之楊起隆與  
良民毫無干涉並無驅逐居民移居城外之事即昨暫閉  
城門亦因有人舉首楊起隆潛藏大城之內故行嚴緝非  
有他故尔百姓勿妄聽訛言致生疑畏各安生業如平時  
尔部通行曉諭 命據尔坤移駐西安 湖廣督蔡毓榮  
報賊兵已抵清環衛通沅州請大兵馳救令提督桑維翰  
東華錄 卷十 五

官雇夫照順治十八年以前例每夫每月雇價二兩每歲上工九個月每夫止用雇價十八兩綜萬夫計之價止用一十八萬兩其每歲估夫若干需銀若干除歲征河銀外計通省地畝分別等則派銀足之刊明由單內我

朝制度比錢糧俱照明萬曆年間則例此項似為加派而派夫較之派銀所費不啻數倍曷若稍一更變每畝不過加之釐毫俾得安心賦賦此歲修之議若是倘遇意外大工雇價浩繁或動何項錢糧又在臨時再行酌題者也疏下部議如所請行 旨派夫累民尤宜停止若派銀雇夫

東華錄

卷十

九

仍屬累民者順治十八年以前例支河庫銀雇給如有不敷需動別項錢糧再行題請鳳形又疏言均平里甲久奉

諭旨通行直省惟河南荒多熟少因循加放雖有里甲之名其實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頃少者每里止一二百頃或寥寥數頃有司止知照例編差里大則田多戶殷眾擊易舉里小則田少人稀難以承復更有官行戶名或不入甲或入甲而不當差甚至避重就輕大里愈得便宜小里愈增苦累今真若今州縣印官按現在征糧地畝

冊如一州縣有地一千頃原分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頃一里之中各分十甲每甲均分十頃遇有差徭按里甲分當則豪強無計躲避貧弱不致偏枯矣疏下部行又疏言豫省沿河地方雖云產柳然除堤柳園柳外俱民間納糧地栽種以供採辦自康熙七年以來協濟江南河工之柳已二百七十餘萬束矣而本省歲修常需百餘萬去歲開封府屬陽武縣之潭口寺工險事迫無柳可用將民間之桃李杏梨等樹盡行砍伐堵塞方保無虞是修防本省河工尚且不敷難以協運外省且豫省黃河水勢洶湧原

東華錄

卷十

七

無商旅巨艦往來不過各河口寥寥之渡船耳一遇協濟渡船不敷將小河民船從陸地拖溝引水拉至大河每隻約裝柳二三百束然尚有船可運也今朱仙鎮市船見封雇無已俱各畏縮不前大河又無片帆往來百姓運柳至河干者祇望洋而歎官吏束手無策若不急圖交通將來必至悞運現在協濟七里溝之柳九十餘萬束而堤柳園柳官給脚價銀一分五釐民柳運運脚每束給銀四分五釐向來運本省之柳修本省之工每束尚給銀五分今遠運江南千里之外止給四分五釐小民無術飛運安得不

賠累乞勅河臣于江南雇船到豫使民止備辦柳東挽運  
河干嗣後就江南隣近無河患處酌辦撥濟留河南有餘  
不盡之柳稍以備本省河患庶百姓稍得蘇息大工不致  
遲悞矣疏下九卿科道議行 右都督寧夏總兵劉芳名  
遵旨陳奏鎮兵事宜以寧夏孤懸河外延袤千里額兵屢  
經調撥兵力單虛請自後征調缺額即令招補以備守禦  
又請以減等罪人僉發沿邊以資生聚並下部議行

康熙十三年正月遣都統覺羅巴尔布護軍統領伊爾度  
齊額司泰率護軍驍騎先赴荆州 勒爾錦葉赫師行

東華錄 卷十

改鄂善雲貴總督駐湖廣協勦 湖廣督蔡毓榮報賊于  
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澧辰路梗  
上命順承郡王發驍騎馳赴荆州都統尼雅翰為鎮南將  
軍領德州等處駐防滿兵鎮兗州副都統馬哈達席布恭  
贊軍務侍衛夸塞自荆州馳還奏偏沅巡撫盧震弃長沙  
奔岳州 命都統朱滿領兵速赴武昌 合江寧將軍額  
楚鎮海將軍王之鼎各遣兵防守安慶並勅尼雅翰速抵  
安慶總統諸師馬哈達隨征江寧 四川巡撫羅森提督  
鄭蛟麟總兵譚宏吳之茂等以四川叛降賊

命總兵徐治都邊守彝陵

以席卜臣為鎮西將軍與副都統巴哈德業立守西安  
援進川大兵 以趙國祚為江西提督王永譽為河南提  
督 命副都統擴爾坤帥師赴漢中 二月

太皇太后出宮中銀幣犒軍 偽總兵楊寶應犯常德其

父原任提督楊遇明為內應知府翁應兆從逆常德潰

以周有德總督四川張德地巡撫四川 賊犯澧州守卒

以城叛提督桑峨等退保荆州 以胡拜為雲南提督趙

損為貴州提督進兵合勦 湖廣督報長沙副將黃正卿

東華錄 卷十

等以城叛降賊 命都統朱滿地守岳州 中諭大將軍

等嚴禁兵士侵擾百姓 授刑部尚書莫洛為大學士經

畧陝西以陝西西控番回南通巴蜀恐吳三桂煽亂人心

搖惑故也 兩廣督全光祖報廣西將軍孫延齡反自稱

安遠大將軍殺都統王永年副都統孟一茂等執巡撫馬

雄鎮幽之 三月吳三桂偽將劉之復陶繼智等犯彝陵

額司奉傳 順承郡王遣護軍統領額司泰等擊敗之賊遁

回宜都 以華善為安南將軍鎮京口 杭州將軍圖喇

報耿精忠反福建總督范承謨賊不屈賊幽之巡撫劉

秉政降賊 耶陽副將洪福以所部叛提督佟國璠擊敗之 襄陽總兵楊來嘉附逆藩吳三桂踞穀城叛先北河  
北總兵蔡祿與來嘉並為海賊鄭成功所將成功死先後率眾來降並授左都督擢任總兵至是聯結謀叛蔡祿造烏鎗購麻馬令兵丁以捕魚為名演習披甲適奉使侍衛觀保偵得其狀以奏

上命阿密達率護軍恭領八員每佐領下護軍一名馳赴懷慶察視阿密達至祿不出迎集砲手以拒阿密達直入其屏擒蔡祿及其家口以奏

東華錄

卷十

十

上手勅諭之曰尔行末踰旬克濟厥事以遏亂萌朕心深為嘉悅但人命至重須研審情實方可正法毋得株連無辜至所俘人口散給士卒宜重賞被傷者以示鼓勵阿密達遵旨鞠訊得蔡祿與楊來嘉遣人來往潛謀投順吳逆且與子姪家人等私議若大兵來懷慶閉城以拒突圖往踞太行山情狀以聞命將蔡祿及子姪同謀者俱正法以內大臣希爾根為定南將軍尚書哈尔哈齊副之統兵赴江西以討耿精忠護軍統領乘邊吏部侍郎覺羅舒恕副都統根特巴圖魯席布恭其軍又以武昌有警命都統

覺羅巴尔布護軍統領伊爾度齊率師赴武昌 西安將軍瓦爾喀等敗吳逆偽總兵葉某克復陽平關 四月奉使雲南禮部侍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傅達禮還至武昌攜有吳三桂奏章 上諭王大將軍等益加警備仍招致之 賊將陶繼智復犯蕪陵都統鄂內擊破之 調西安副都統德業立總兵馬雲程高登科守襄陽 以喇哈達為鎮東將軍統兵鎮兗州副都統伯穆赫林甘度海務軍務 逮盧震諭死 吳三桂子應熊孫世霖伏誅 建告急 命副都統胡圖馬哈達率兵赴杭州 下詔

東華錄

卷十

十

孫延齡職 尚可喜執吳三桂使人並逆書奏聞 以密達為楊威將軍鎮江寧 以賴塔為平南將軍統兵赴杭州討耿精忠 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叛降精忠與賴順公沈瑞兵巷戰遂引賊兵入城 尚可喜奏獲孫延齡檄有三藩並變之語臣與耿精忠為婚姻今精忠反不能不蹈踏于中臣惟捐軀矢志保固嶺南以表臣始終之誠 吳三桂遣賊兵一萬屯黃沙河若與孫延齡合勢益猖獗請就近移師同臣勦賊 上諭王累朝舊勲性篤忠貞朕心久已洞悉覽奏披瀝悃忱深為嘉悅其益殫心勦禦以

副倚任旋命大軍之駐江西者分道會勦 以根特巴圖魯爲平寇大將軍討孫廷齡 兩江總督阿席熙疏言耿精忠踞閩反叛賊兵一出汀州一出尤澤與江西之贛州建昌接據請撥現駐安慶滿洲兵赴江西分道勦禦又杭州將軍圖喇以浙江兵力單弱咨請發兵赴援雖江南在在需兵防守而隣封告急無容坐視已于提標及狼山鎮標調馬兵二百步兵八百赴浙江聽候調遣 下詔削耿精忠爵 詔以分遣禁旅調度情形奉南王尙可喜曰今寧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率大軍由常澧進平蠻貴

東華錄 卷十 主

福建吏部侍郎覺羅舒恕副都統根特巴圖魯席布等往廣東會王進勦一切机宜王共參酌以行 尙可喜疏言臣家子中惟之孝堪繼臣職至軍机事宜雖衰老尙能指揮調度不致有誤封疆 旨嘉獎封可喜平南親王授之孝平南將軍 五月 皇后阿舍里氏崩 安西將軍葉赫等自漢中抵七盤關被賊于開口及種子舖山下進抵朝天關敗吳三桂偽將兵石存禮于劉閣舖山下復朝天關 平陽兵變賊將蔡朝佐以叛與耿精忠爲將會養性合圖搆安尙可喜

東華錄 卷十 主

總兵祖宏勳以温州叛 耿精忠偽將李雲龍犯常山開  
化金華副將牟大寅擊敗之斬其偽參將張雄 命將軍  
喇哈達鎮守杭州 孫廷齡犯柳州馬雄告急 詔尚可  
喜金光祖發兵援之 命將軍賴塔進取福建 以陳洪  
明巡撫廣西以和碩康親王傑書為奉命大將軍統兵赴  
浙江多羅貝勒董額為定西大將軍統兵赴四川 冊諡  
大行皇后曰仁孝皇后 浙江温州羅清黃岩太平諸營  
相繼叛 詔將軍喇哈達調兵守古寧 江西巡撫董衛  
國報耿逆遣賊李連李太等犯建昌杉關官兵擊敗之

東華錄 卷十

南

七月以耶廷佐總督福建臣應舉為隨征福建都督 疾  
將劉遠忠遺其堂標程鄉縣官兵擊敗之復其城 南州  
總兵楊高謀通賊事覺伏誅 耿精忠陷石城聲言犯寧  
都命將軍希爾根等嚴守贛州以趙應奎充袁臨總兵防  
袁州 精忠偽將閻標犯金華將軍喇哈達遣副都統鄂  
申巴圖魯擒斬之 吳三桂偽將劉之復犯宜都副都統  
蘇虎濟等擊敗之 大將軍勒爾錦遣貝勒察尼將軍尼  
雅翰等分水陸進攻岳州敗賊將吳應麒于七里山 副  
都統馬哈達雅達理敗賊于金華 浙督李之芳報賊合

力犯衢州臣兵卑可虞命喇哈達速赴衢州 四川督周  
有德報偽總兵彭時亨犯廣元副將張登科等敗之 董  
衛國報闖賊犯寧都遊擊周球等擊敗之 八月遊擊周  
球等復石城 江西饒州營兵變 李之芳報都司姚世  
熙等大敗耿逆于衢州杜澤大洲等處又耿逆勾連土賊  
從處州逼金華副都統鄂申陳世凱擊敗之 命總督蔡  
毓榮協勦湖南順承郡王嚴兵守荊州 叛將劉進忠党  
劉斌據普寧我兵進勦賊迎敵被陷知縣段藻閉門拒之  
復其城 賴塔報七月賊犯金華副都統喇哈達等九戰皆

東華錄 卷十

北

捷復諸暨義烏二縣 李之芳報遊擊王世望等敗賊于  
龍游副將鮑虎復壽昌 李之芳報新昌知縣陳大興殺  
賊全城紹興知府許元勳守備吳良駿等敗賊于城外賊  
遁犯仙居都司汪國祥敗之 命治歷法南懷仁鑄造輕  
利火砲以助大軍進勦 海澄公黃梧卒子芳度偽降賊  
募舊兵斬賊將劉豹等三人固守漳城遣間使黃藍以聞  
且請速救 詔褒之令襲父爵以其兄侍衛黃芳世為隨  
征福建總兵官同尚可喜進勦 護軍統領桑遏等敗  
耿逆兵于撫州 襄陽總兵劉成龍下荆南道石琳率兵

攻勦南漳縣天門寨賊安撫各寨洞 官兵復梧州 總  
兵李榮勦賊金華焚其木城副將鮑虎砍賊五營復淳安  
賊圍黃岩甚急又寧海象山新昌餘姚四縣賊眾蜂起  
請速救台州保寧海 旨著將軍額塔喇哈達商酌行之  
飭隨營蒙古兵違法掠民者罪死 江西官兵復萬年  
縣 浙江副將鮑虎復遂安叅將洪起元復嶧縣命護軍  
統領桑遇移師駐袁州 上諭王大臣聞岳州三面臨湖  
賊於陸路一面設濠築壘據守願堅詔將軍尼雅翰移師  
江西與副都統甘度海等合兵自袁州進取長沙夾攻岳  
東華錄 卷十 六

粵為安徽提督 武昌知府于成龍督兵擒殺賊首鄒君  
升 副都統尙之節復大埔 偽將軍吳之茂偽總兵彭  
士亨犯廣元官兵大敗之賊夜遁去 尙可喜報劉進忠  
抗不受撫官兵屢敗之斬偽副將陳璉等 賊陷徽州府  
及歙郡等縣 江西督董衛國報副都統甘度海大敗賊  
于龍泉縣西北斬偽總兵郭龍李良 又報希爾根哈爾  
哈齊等圍撫州擊敗援兵及城內兵 浙江提督塞白理  
奏賊陷黃岩總兵阿爾泰從賊 吳逆遣賊犯袁州 諭  
署副都統穆成格率南昌兵速赴袁州與趙應奎併力固  
東華錄 卷十 七

偽都督陳重偽總兵朱老四等于金華之山口追至鄭家店斬五千餘級焚賊巢二百餘處 四川督周有德報偽將軍何德成白昭化赴二郎關欲截糧餉官兵擊敗之擒偽都司賀騰龍 兩廣督金先祖報提督馬維總兵郭義降賊廣西全省變動命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率兵討之 額楚復徽州命速取道進饒州會合江西大兵 董衛國報賊犯建昌總兵劉進寶調屯壘都督許貞救援大破賊衆又賊會若干犯石城中軍營天祥知縣李德明等率民兵敗之 十月閩賊犯建安副將鮑虎次敗

東華錄 卷十 太

之 偽將軍陳昇土賊郭應定等犯贛州副都統甘度海大敗之斬偽總兵柯隆李梁又追敗之于龍泉縣石灰溝隘口破其三營攻取曹林賊巢十餘寨 十一月貝勒善等奏十月二十六日夜大雨風將沙船戰船漂沒三十餘隻冲去未獲滿洲兵二十五名砲手七十一名水手家人十六名 旨貝勒大臣速議具奏 副都統賴塔穆森等復建德 賊陷湖口彭澤浮梁鄱陽諸賊嘯聚日衆命副都統雅頤阿喀尼馳赴勦賊 陝西督哈占報參將陳應奎等夜襲賊于寧羌州 文廟山賊大亂遁回南山

康親王疏報偽都督周烈偽總兵蔡明等率賊二萬出常山謀犯衢州副都統喇哈胡圖等九月十七日擊敗之于焦園等處 徽州營副將姚宏信守備李剛大敗賊于建德縣之鄭坑舖 十二月經畧莫洛言廣元大兵缺餉兩月畧陽糧艘為賊所劫賊又屯踞七盤朝天諸關餉道梗塞

上命速赴七盤朝天等處會將軍席卜臣勦賊疏通餉道尋總督哈占言蜀中水陸阻賊糧運難繼且賊窺伺平廣上諭貝勒董額經畧莫洛及周有德張德地等撤兵回廣

東華錄 卷十 九

元再圖恢復 命副都統塞格等率滿兵駐河南 丁卯申刻太白星晝見 鎮南將軍尼雅翰報借副都統綽喀托等于十月二十二日擊敗賊偽都督李大元等于南康崖口恢復南康府 定南將軍希爾根報官兵恢復萬載縣 撥京口沙虎船五十艘往岳州 湖廣督蔡毓榮報逆賊楊來嘉陷竹溪中鋒寨 江西遊擊佟國棟等復新昌縣 巳卯 大宗懿靖太貴妃薨 官兵敗偽都督徐尙朝等五萬衆于金華城外 江西官兵敗賊于袁州西村 癸巳陝西



提督王輔臣兵叛于寧羌經畧莫洛遇害 大將軍貝勒

董額退保漢中 滇城陷安福縣 諭貝勒尙書規取岳

州 命平寇將軍哈爾哈齊守江寧並參贊大將軍簡親

王軍務 遺給事中蘇拜招撫王輔臣叛兵 命副都統

穆舒渾等率師鎮新安 以周卜世為山西提督駐平陽

命將軍尼雅翰率所部兵協守廣東 孫廷齡犯懷集

縣官兵六戰皆捷又犯月州遊擊王嘉賓擊敗之 士子

以勅諭王輔臣 河南撫佟鳳彩以疾乞休得 旨解任

調理南汝總兵周邦寧以士民願留人告左都御史姚文

東華錄 卷十一 手

然疏言佟鳳彩相貌議論樸實無奇而老成練達謹慎和

平服官二十餘年皆能稱職其撫豫數載恤民疾苦民愛

而信之傳聞告病以來百姓皇皇如失所倚恃宜令力疾

視事資駕輕就熟之益

上命鳳彩仍留任不為例

東華錄卷之十終

東華錄卷之十一

湘源蔣良騏于之父

康熙十四年正月耿精忠將黎化中與吳三桂之婿郭壯

圖合兵犯連州官兵擊却之 命將軍阿密達等帥師赴

蘭州討王輔臣 直隸巡撫金世德疏言直隸事務殷繁

長蘆鹽政巡撫勢難兼顧請仍差御史專理下部議行又

請調分防吳橋縣安陵東沅東光縣大龍灣汛兵千把總

各一馬兵四十步兵百三十防緝嚴鎮羊兒莊等處私鹽

從之 乙酉興安兵變殺總兵王懷忠 復永康精靈二

東華錄 卷十一 十

縣 二月下詔切責貝勒董額等以王輔臣之亂舉國失

機致廣元朝天諸關已克復者復為三桂所據飭令速定

平涼秦州分兵以通棧道 以鄂泰為建威將軍統盛京

兵駐太原 復上高新昌二縣 精忠將沙有祥踞桃花

嶺康親王遣副都統馬哈達等擊破之復處州 詔秦中

官弁兵民倉卒降賊者悉赦不問 精忠將自處州遁走

仙居副都統穆赫林等大敗之于白水洋復仙居縣 賊

陷蘭州巡撫花善奔涼州 以佛尼勤為安西將軍 西

寧總兵王進寶大破王輔臣之眾于新城進圍蘭州遂復

涇州及龍泉縣 貝勒董額敗王輔臣之眾于隴州復闕  
 山關 三月叛將楊來嘉犯南漳總兵劉成龍敗之 改  
 佛尼勒為振武將軍援漢中 大將軍董額率師圍秦州  
 命畢力克圖為平逆將軍率師赴大同討王輔臣 以  
 甘肅提督張勇為靖逆將軍加總兵孫思克左都統王進  
 寶都督同知討王輔臣 王輔臣陷定邊城 以總兵陳  
 福為陝西提督仍駐寧夏討賊 以花馬池靖邊衛相繼  
 陷賊命總督鄂善等率師赴榆林調四子部落兵入邊  
 察哈爾布爾尼叛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為撫遠大將軍大  
 東華錄 卷十一  
 學士圖海為副將軍討平之 四月署護軍統領鄂爾  
 勒湖寇於五桂寨斬二萬餘級復餘于縣 王進寶敗輔  
 臣之眾于蘭州 復萬年縣 復籛縣 復安仁縣 四  
 川平涼賊眾合攻秦州官兵迎擊屢敗之 王進寶平臨  
 洮府孫思克復靖邊衛 察哈爾兵至鄜西漢而潰 以  
 內大臣佟國綱為安北將軍鎮宣府 陝西官兵復寧州  
 遊擊李師膺叛殺韓城令犯邵陽官兵擊走之 以旱  
 命大臣理刑獄 叛將楊來嘉洪福犯南漳尋陷穀城以  
 貝勒察尼為靖寇將軍統兵援穀城 命將軍

畢力克圖帥師援榆林副都統哈塔鎮大同 以吳丹為  
 建威將軍鎮太原 詔內大臣佟國綱還 賊陷延安綏  
 德 提督張勇復洮河二州 閏五月以張勇節制全秦  
 軍務 陝西提督陳福遣兵復 惠安章州安定三堡遂合  
 蒙古諸部兵圍賊于花馬池 大兵圍蘭州王進寶等大  
 敗賊于東門 三桂將犯荆 州 詔責順承郡王前失機  
 宜飭附近官兵馳援荆州 榆林官兵復隴州 樂平賊  
 復陷饒州 復松陽縣 將軍董額楚復廣信府 廣西官  
 兵敗孫延齡之眾于蒼梧 王輔臣屢敗由蘭州將吳圖  
 東華錄 卷十一  
 出王進寶分路邀擊大敗之 克秦州禮清水伏羌西和  
 等縣皆復 將軍希爾根敗賊 于餘于復饒州府 六月  
 將軍畢力克圖復吳堡縣 官 兵敗輔臣之眾于虎爾崖  
 口賊將朱龍遁遂復綏德州 命江西前鋒統領覺羅舒  
 恕援廣東 閩中賊遁命振武 將軍佛尼勒等率師開棧  
 道以援漢中分兵守隴州仙逸 開 張勇敗王輔臣之眾  
 于肇昌遂復肇昌府城 江西 官兵取石峽失利署副都  
 統雅賴死之 克蘭州 畢力 克圖追賊至宜州敗之延  
 州府平 七月楊來嘉復犯南 漳都統宜理布等大敗之

陳福勦定邊縣擒斬賊將朱龍 興安遊擊王可成等  
 復叛 詔太原將軍吳丹分兵 寸潼關 江西官兵復浮  
 梁樂平宜黃崇仁樂安諸縣 八月董額畢力克圖阿密  
 達諸軍會攻王輔臣于平涼屠 敗之陣斬賊將郝天祥  
 貝子傅喇塔等敗耿精忠之眾 于牛山嶺進攻黃岩偽將  
 曾養性遁走温州遂復黃岩城 九月江西官兵復靖安  
 縣 董額再疏請赦王輔臣  
 上不許 十月浙江官兵進取 温州復太平樂清青田大  
 荆盤石等縣衛 陝西官兵及王輔臣賊于固原失利嗣  
 將木必圖死之提督陳福退保羅州 十一月海寇鄭經  
 陷彰州海澄公黃芳度閩門死之 大軍自仙居趨黃岩  
 至牛山嶺偽都督劉秉仁糾眾萬餘拒侍衛邁圖偕副都  
 統吉勒塔布等奮擊斬賊二千餘 貝勒察尼敗三桂之  
 眾于興山縣復其城 復設 詹事府官屬 福建巡撫楊  
 熙及尙之信攻克解水關復 永定縣 叛賊馬雄等犯高  
 州雷廉潮俱失守 命簡親王喇布援廣東 江西兵復  
 浮梁貴溪等縣 十二月立 皇子允初為皇太子 詔書  
 切責順承郡王師久無功忝 賈巴爾布等並落職自劾

寧夏兵變提督陳福死之 王進寶佛尼勒張勇敗王輔  
 臣之眾于河西 海寇復犯温州水師提督常進功總兵  
 朱萬化自定海開出洋勦禦連破賊眾于沈家門等處  
 康熙十五年正月甲午  
 上以建儲加上  
 太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  
 和仁宣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曰仁憲恪順誠惠經淑皇太后 頒詔加恩  
 中外 耿逆偽官汪飛龍等一百五十餘員就撫 二月  
 詔大將軍勒爾錦宣諭軍中凡恢復城池後毋殺掠 以  
 都統大學士圖海為撫遠大將軍征王輔臣貝勒董額以  
 下俱聽節制 叛將吳之茂自四川遁羣昌命張勇還鞏  
 昌禦之 復以畢力克圖為平逆將軍鎮寧夏 詔楓康  
 親王進師福建貝勒尙善等進師岳州 吳三桂偽將高  
 大傑陷吉安 安親王岳樂復萍鄉縣三桂將夏國相遁  
 三月王進寶佛尼勒大敗吳之茂于北山口擒賊將徐  
 大仁 康親王遣固山貝子傅喇塔等圍温州偽將曾養  
 性祖宏勦悉眾來犯副都統紀爾他布等擊敗之 岳州

水師克君山 襄陽官兵敗吳三桂偽將王會于靈機寨  
 順承郡王勒爾錦渡漢江遣前鋒恭領瓜爾察敗三桂  
 之眾于女村又敗之于石首縣 勒爾錦擊三桂之眾于  
 太平街失利退保荆州 四月賊犯廣東提督嚴自明總  
 兵苗之秀副將王啟秀叛向之信陰通賊首迫其父可喜  
 第為亂 鎮南將軍覺羅舒恕等引還 副都統莽依圖  
 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佟養鉅陳洪明俱降賊  
 上諭廣東變亂兩江可虞宜益兵守江南分駐京口禦賊  
 並應援江西 王輔臣之眾蹙龍駒若斷商南路知縣盧  
 東華錄 卷十一  
 英死之命吳丹席小臣等會哈占勦賊 郎陽官兵擊叛  
 將譚宏洪福等于坪溝諸處連敗之 五月精忠將馮公  
 輔等陷宣平党喀里擊走之 圖海敗王輔臣于平涼  
 六月王輔臣乞降詔撫之 王輔臣復引川寇犯通渭王  
 進寶擊敗之復靜寧州 圖海奉詔招諭王輔臣輔臣率  
 眾降  
 上赦其罪假靖寇將軍立功贖罪 賊將耿繼善及建昌  
 新城賊燒營遁  
 上諭康親王等曰精忠撤建昌諸兵其為海寇所逼無疑

我師宜乘機速進 七月江西官兵復金谿縣 振武將  
 軍佛尼勒提督張勇王進寶會勦吳之茂等于秦州樂名  
 賊眾宵遁 八月將軍穆占進師樂名復禮縣 精忠將  
 馬九五等據衢州康親王遣都統賴塔等敗之復江山縣  
 九五奔營遁 九月康親王遣胡圖等追擊馬九五破之  
 復常山縣 賴塔馬哈達等進攻仙霞關賊將金應隆遂  
 復浦城縣 湖廣官兵破洪福于芝河 賊陷湖廣醴陵  
 張勇克階州 福建總督范承勳為精忠所害 命  
 占佩征南將軍印統陝西河南諸軍赴湖廣討吳三桂  
 東華錄 卷十一  
 賴塔紀不他布等克建寧府 十月河漢諸將  
 命工部尚書吳如錫戶部侍郎伊桑阿閱視 康親王  
 師抵延平偽將軍耿繼善以城降精忠大懼遣使赴延平  
 獻偽印并遣其子耿顯詐來迎王師至福州精忠率偽官  
 出城降  
 上命還精忠爵如故仍率所部兵從征海寇自効 浙江  
 官兵復溫處二州 十一月海寇鄭錦遣其將許權以賊  
 二萬逼福州連營 龍江康親王遣都統喇哈達等渡江  
 奮擊克賊營追奔四十里進兵規復興泉汀漳四郡 安

親王岳樂圍長沙不下 官兵敗賊于信豐復定南大和一縣以

孝陵瑞昌山升遵化縣為州 耿繼善犯南豐副都統雅

泰總兵許貞擊敗之 十二月勅淮陽瀕河植柳以備王

叛賊嚴自明郭義等犯南康連兵十七營將軍費羅舒

恕江西巡撫佟國楨等擊走之自明等退據南安 尚之

信使人詣行營乞降簡親王以聞 詔赦其罪令立功自

効 吳三桂殺孫延齡以其眾棟總圖安 官兵復上

縣 建威將軍吳丹晷地華商 副都統穆舒渾敗賊于

東華錄

卷十一

峻嶺 復山陽縣 蔡期等以廣信府來歸 賊將耿繼

善奔邵武府道海賊乘隙據其城犯延平副都統穆舒

敗之偽將軍彭世勳以邵武府城降

康熙十六年正月將軍額穆等攻吉安失利命侍郎班迪

至軍察將士罪狀 官兵復會昌新城汀州興化泰寧建

寧長汀寧化清流歸化連城諸郡縣 二月克泉州府

增置岳州水師營 閩賊林惟仁踞周公源口官兵討平

之 以都統鄂內為討逆將軍率師赴岳州討吳三桂

官兵敗鄭錦于新泉縣賊奔漳州遁復海澄等十縣福

建平 江西官兵復瑞金鉛山二縣 三月命康親王移

師取潮州以莽依圖為鎮南將軍帥師會勦廣東副都統

額赫納穆承格叅贊軍務侍郎費羅舒恕督鎮贛州 劉

進忠苗之秀詣康親王軍前乞降 詔赦其罪並以原官

從大兵征討尋授進忠討逆將軍 賊將韓大任奔吉安

遁師入其城 以簡親王喇布師久無功自大將軍以下

降請有差更命都統貝勒護軍統領哈克山副都統布

庫往贊軍務 甲辰會舉星期晝見 吳三桂聚眾

沙

東華錄

卷十一

上命順承郡王勒爾錦進軍臨江圖海扼漢中以分賊

命簡親王偕多諾鎮吉安莽依圖率師赴韶州額穆

袁州侍郎費羅舒恕防贛州以官兵復樂安縣 四月詔

趣圖海進兵逼四川 提督趙賴敗三桂之眾于太和擒

賊將蕭元 吳三桂率眾赴衡州命簡親王偕侍郎費羅

舒恕總督董衛國總兵折爾肯等分兵禦之 辛未

御製大德景福頌書屏進

太皇太后 莽依圖師至南安嚴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

抵韶州傅宏烈迎降 五月尙之信以廣東降 以傅宏

烈巡撫廣西 官兵復崇仁縣 先是撫遠大將軍圖海疏言馬雄陷賊其母及族人俱在固原今雄母欲令其孫承先持書赴廣西招降詔給承先遊擊銜遣赴廣西欽命督捕理事官麻勒吉賚勅赴簡親王喇布軍前

上諭馬雄曰尔世受國恩鎮守西粵勤勞素著自吳三桂孫延齡相繼背叛整兵防禦力保孤城邀執偽差天心報國之忠貞朕久洞悉後緣賊氛逼近援絕勢卑當力維持守之時為暫尔自全之計茲各路大兵勦擒並用每念粵西變叛各官陷賊自拔無由以尔據忠有素追念前勞尤

東華錄

卷十一



深軫惻今特頒專勅宜諭尔等果翻然悔悟棄逆効順將尔已往之罪並所屬官兵悉行赦免若詔勦寇立功仍加恩優敘尔其無懷疑懼以負朕篤念勳舊至意 海賊蹂躪山水師提督常進功出定海偵擊大破賊于螺頭門旋齒魯朱家尖等處斬獲無算 諭部從優議敘 六月尙可喜卒於軍以其子之信襲封平南親王 劉進忠以潮州降 以覺羅舒恕為安南將軍 祖澤清降高爾廉三府悉定 七月詔穆占帥師赴茶陵與簡親王協取衡州 承州 授傅宏烈撫臺滅寇將軍與尙之信定廣西 鄭

錦偽將劉國軒自惠州犯東莞將趨廣州尙之信大敗之賊將陳璉以惠州降 八月朱統錫復犯江西陷貴溪盧溪諸縣命董衛國討之 三桂分兵犯韶州桂林 詔安親王岳樂將軍穆占等相機勦賊 立妃鈕祜祿氏為皇后冊佟氏為貴妃頒詔天下 官兵復梧州府 命和碩額駙華善等率師濟簡親王軍 三桂將胡國柱馬寶寇韶州莽依圖額楚夾擊破之賊敗走帽峯山 國柱等奔帽峯山遁官兵追擊之走樂昌遂復仁化縣 十月傅宏烈遣將敗三桂于昭平復潯州府 福建按察使吳興祚

東華錄

卷十一



敗朱統錫于光澤執之木始設南書房備侍講學士張英中書高士奇等入直以備顧問 廣西官兵復鬱林州及南平等縣 十一月賊韓大任踞萬安縣之梁口以應三桂命簡親王發兵與護軍統領哈克山等勦之 官兵復茶陵攸縣 十二月海寇犯泉州副都統楊鳳翔提督段應舉敗之 海寇犯欽州遊擊劉士貴擊敗之 賊將馬寶率眾赴衡州尙之信趨韶州會合貝勒額楚取宜章郴州等州縣 金星晝見 官兵克復萍鄉鄱縣等處 康熙十七年正月廣東官兵執三桂偽官董重民等獻京

誣

上赦之 江西官兵敗韓大任於鷓鴣寨賊遁走汀州

詔舉博學鴻詞 官兵復永寧縣 二月金光祖自潯進

失利命將軍額楚都統貝勒等帥師戍梧州覺羅紆恕守

南維控韶州時三桂悉驍騎犯廣西傅宏烈馳書告急

上命莽依圖為總統貝勒額楚恭贊軍務與傅宏烈合兵

討賊 詔簡親王移師取湖南 鄭錦犯泉州恭將朱起

龍敗之 韓大任率所部降詔赴京師 丁卯

皇后鈕祜祿氏崩 莽依圖與吳三桂戰于平樂失利莽

東華錄

卷十一

七

依圖退保中山鎮

上命尙之信與都統馬九玉帥師會鎮南將軍莽依圖等

并力破賊 二月湖廣官兵敗楊洪于房縣復其城 鄭

錦寇石碼副都統孟安副將楊壯猷敗之 祖澤清復叛

命將軍張勇移師駐甘州防守三邊 閏二月黃芳世

敗山賊蔡寅于天寶山斬賊將楊寧 移福建濱海界外

百姓于內地禁出海交通新移之民悉免其徭賦 賊蔡

寅犯安溪知縣李鈺等擊走之 噶爾丹興兵攻西海飭

備邊防 廣西官兵復北流縣 冊說

大行皇后曰孝昭皇后 三桂偽將軍林興珠詣安親王

軍降詔封列侯授建又將軍雷千軍前勦賊 副都統甘

度海何進泰以失機逮繫建昌 陝西官兵敗賊于秦嶺

復潼關堡 四月副都統穆赫林提督黃芳世與蔡寅戰

于灣腰樹失利賊陷平和遂進逼潮州會副都統雅塔里

率師會剿 叛將祖澤清結連山海諸寇犯電白詔尙之

信將兵擊之 尙之信帥師大破祖澤清于高城州賊奔

城遁 慶陽賊袁本秀附三桂為亂大將軍圖海遣兵擊

斬之 廣西官兵復柳州桂陽與寧宜章臨武藍山諸縣

東華錄

卷十一

七

五月鄭錦攻潮州馬三奇等敗之 鄭錦圍海澄總兵

黃蓋告急命將軍賴塔帥師赴援二厄魯特濟農為噶爾

丹所敗闖入內地詔張勇逐出邊 六月移尙之信鎮潮

州 湖廣兵敗三桂舟師于君山 賊陷海澄署前鋒統

領希福陣亡 穆赫林反提督段應舉并家屬俱自縊

以早求直言

上步禱天壇是日大雨 三桂寇永興都統伯宜理布護

軍統領哈克山與戰夫利死之賊遂據河外營 鄭錦圍

廉州總兵班紹明未思徵擊走之命將軍阿密達等守南

昌府 三桂率諸賊力攻郴州前鋒統領碩岱與戰失利  
 退保永興 七月命額駙華善佩將軍印守永興 海寇  
 犯泉州詔副都統岳爾多馬思文率師赴援 詔修高家  
 堰 副都統雅塔理兼同安賊遂圍泉州紀爾他布石調  
 聲退保興化 惠安陷詔岳爾多等帥師救之 命提督  
 侯襲爵總兵馬三奇守潮州 河決蕭碭 三桂寇永興  
 命將軍穆占赴援 官兵敗三桂之眾于岳陽湖 討逆  
 將軍鄂內敗三桂之眾于柳林嘴 官兵復平和 八月  
 尙善薨于軍命多羅貝勒察尼代之 命都統王國棟率  
 師接宜都 乙未吳三桂死賊將馬寶胡國柱等三桂之  
 孫吳世璠於雲南初三桂病中風噎膈有大登其案而坐  
 因病甚口不能張且下痢於本月十七日遂死 官軍屢  
 敗賊眾永興圍解 命簡親王進師衡州 貝勒察尼等  
 進取岳州 甘肅提督張勇疏言臣與提督孫思克等密  
 探噶爾丹情形噶爾丹居西北金山距嘉峪關兩月程即  
 古大宛國也今歲二月內自其地起兵不知何向臣復遣  
 人至墨爾根台吉所審視之眾皆安居寂然得 旨加意  
 防守 行康熙永年歷 九月官兵敗海賊于蜈蚣山劉

東華錄

卷十一

十一

國軒遁泉州圍解 十月  
 上巡視北邊 賊將吳應麒遣杜輝巴養元姜義帥水軍  
 犯陸石口將軍鄂內擊敗之 官兵復同安縣 丁酉  
 世宗憲皇帝生  
 上之第四子也母曰吳雅氏  
 十一月副都統金榜選平雷州土寇復徐聞縣 簡親王  
 移師進取郴州 十二月廣西賊陷藤縣逼梧州 二十  
 五日陝西道監察御史臣成其範謹題為星占之議可  
 捷音之來伊迺請勅令軍士應期征勦以奏蕩平事臣  
 維天道至微而難窺非萬學所可輕議臣以愚陋書任  
 敢妄設但事有關軍國大計不敢不據實為我皇上  
 陳之臣謹按立星之占驗往往不爽惟熒惑一星其應尤  
 速此司馬遷所以謂天子必禱熒惑所在也天文志曰熒  
 惑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敗各以其舍命國為亂為賊  
 為疾為喪為飢為民所居國受殃天官書曰熒惑及道二  
 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  
 大今年十一月十五日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  
 也惟自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

東華錄

卷十一

十一



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雷雷至正月十七日而夕遲夫翼鬼之分野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論其時則自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論其地則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相殘害一月之內端俛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臣以為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尅火火固不能為厲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

東華錄 卷十一

不應蓋火土相生火亦不能為厲也至于火退則能煖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熾况火旺南方屬井皆南方之宿也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熾寇之滅亡所必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氣之古驗其理如此請勅軍士速應星象以圖剪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康熙十八年正月賊將陷德興進逼樂平 以高麗為

水師提督 貝勒察尼等圍岳州城將吳應麒奔城遁遂復岳州 十八日劉國軒犯長泰副都統紀爾他布巡撫吳興祚等敗之紅本 姚啟聖疏言鄭錦以台灣為穴必不降招撫無益其偽武平侯劉國軒為賊渠魁請赦罪許授公爵並赦偽將軍吳淑罪許授侯爵若二人解體投誠則錦勢孤海寇可立滅報聞 賊棄長沙遁師復其城 二月吳世琮犯梧州傅宏烈等敗之賊棄營遁 寧南大將軍勒爾錦帥師渡江次元始前軍分路進取松滋枝江宜都澧州屯兵百里洲賊將洪福帥舟師降 簡親王

東華錄 卷十一

前鋒統領希福等取衡州賊將胡國柱夏國相遁 尼會順承郡王勒爾錦取常德沅州鎮遠並議進剿事宜改桑峨雲南提督趙賴貴州提督起前雲南軍天洛原官以楊雍建巡撫貴州周有德總督雲貴軍軍進討 官兵復常德府 官兵復岳州及湘陰軍石門湘潭桃源安鄉諸縣 三月丙申朔試博學鴻詞授彭孫通等五十八翰林官有差  
按召試一等彭孫通編修倪燦檢討張烈編修汪霽編修喬萊編修王頊編修李因篤檢討秦松齡檢討周

清原檢討陳維崧檢討徐嘉爰檢討陸棻編修馮景檢  
討錢中諧編修汪楫檢討袁祐編修朱彝尊檢討湯斌  
侍講汪琬編修邵家隨檢討一等李來泰侍講潘來檢  
討沈珩編修施閏章侍講米漢雯編修黃與堅編修李  
鎰編修徐凱檢討沈筠編修周慶會編修尤侗檢討范  
必英檢討崔嘉岳檢討張鴻烈檢討方象英編修李澄  
中檢討吳元龍侍讀龐塏檢討毛奇齡檢討金甫編修  
吳任臣檢討陳鴻績檢討曹宜溥檢討毛汝芳檢討曹  
未編修黎澍檢討高詠檢討龍燮檢討邵吳遠侍講嚴

東華錄

卷十一

本

繩孫檢討皆入史館纂修明史

湖南兵下寶慶 吳國貴等遁走永州將軍穆占賊復

永州於是道州永明江華等縣賊俱遁 侯襲討賊

楊金日等千山頭仔 夏四月旱 詔清理刑獄 巳卯

旱甚

上步禱郊壇應時大雨 命希福帥師會恭依圖定雲南

師次潯州府逆賊吳世琮遁 撤勒爾錦還荆州與巴

爾布定巴東 五月劉國軒犯江東橋將軍賴塔擊走之

詔內閣學士徐元文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霽右庶子

張玉書等修明史 六月詔圖海與各路將軍亟殲寶雞  
賊恢復漢興以平蜀 是夏廣西湖南平 七月淮陽瞿  
家坭工成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泗州縣河西諸湖涸出者  
招民田之 將軍覺羅舒恕額楚總兵譚昇楊國泰敗吳  
世琮于南寧之西山世琮負創遁走 庚申京師地震  
詔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撫等官言政治得失  
發內帑金十萬兩賑軍民廬舍傾圮及死傷者 八月  
將軍穆占師赴新寧 將軍傅宏烈復柳城融縣桂柳路  
通 馬雄子承蔭來歸 詔授伯爵佩將軍印從征 將

東華錄

卷十一

本

軍林與珠提督趙國祚擊吳國貴于武岡復其城吳國

貴中砲死 九月定錢制釐釐弊 以地震

上親禱天壇 命簡親王帥師守桂林希福會恭依圖進

師雲南 金光祖執祖澤清械送京師 十月王進寶克

武岡尋復鳳縣 趙良棟進取兩當連賊眾復其城 十

一月王進寶入雞頭關 賊將王屏藩廣元遂復漢中府

趙良棟復峽陽尋復陽平關 十二月以蔡毓榮為綏

遠將軍進定雲貴周有德趙賴等俱聽節制 甲子太和

殿災肆赦 前鋒統領佛尼勒吳丹克梁河開偽將軍韓

晉卿遁入四川遂復興安州平利紫陽石泉漢陰洵陽白  
河及湖廣竹山竹溪上津諸縣以次底定 命傅宏烈帥  
師赴滇黔

東華錄卷之十一終

東華錄

卷十一

手

東華錄卷之十二

湘源蔣良駟千之父

康熙十九年正月趙良棟與王進寶分道進師連挫賊眾  
于白水坭等處復龍安府 王進寶克朝天關遂復廣元  
縣 詔安親王岳樂班師 趙良棟至綿竹偽將軍汪文  
元偽巡撫張文德等迎降遂復成都 王進寶復保寧  
二月詔順承郡王勒爾錦等取重慶吳丹鄂克濟哈會趙  
良棟取雲南楊茂勳王之鼎守城都王進寶守四川徐治  
都守夔陵 荊州總兵官楊宗道拔昭化縣遂復劍州

東華錄

卷十二

祖澤清及子祖良楨皆伏誅 王進寶吳丹遣將軍佛尼  
勒總兵王朝海率兵取順慶招撫鹽亭潼川中江南部諸  
州縣悉下之順慶偽知府彭天壽等降于是長逢廣安合  
西充岳池營山渠隣水儀隴遂寧蓬溪諸州縣相繼悉定  
詔簡親王帥師屯柳州尙之信守貴溪縣莽依圖馬承  
蔭馬九王金光祖各帥師分道進取雲貴 提督徐治都  
楊茂勳大敗川賊楊來嘉擒偽將軍王鳳岐等復巫山縣  
乘勝取夔州 徐治都至巫山再敗楊來嘉遂復夔州譚  
宏降 楊茂勳遣兵克大昌大寧二縣 裁郧陽府治

福建水師營提督萬正色請以水師攻海壇而令吳興祚  
赴同安與姚啟聖督陸路兵窺取廈門正色等分前鋒兵  
為六隊逼海壇親統巨艦繼之又以輕舟繞出左右並力  
攻以巨炮擊破賊船十六溺死賊三千餘賊悉潰偽將朱  
天貴遁據南日湄州等澳 二月萬正色追擊至平海澳  
與吳興祚師會天貴糾偽將軍林陞據崇武澳正色葉鳳  
自平海南下賊迎拒擊之破斬偽總兵吳內偽副將林  
勳湄州南日平海崇武諸澳悉下天貴降副都統沃申擊  
賊將張志于大定小定連敗之我兵水陸並進趨于兩劉

東華錄 卷十一

國軒走廈門偽總兵蘇塔以海澄降姚啟聖亦分遣總兵  
趙得壽黃大來等隨賴塔擊陳洲馬州灣腰山等處山展  
旂諸寨吳興祚同喇哈達等由同安追勦至海壇遂克廈  
門金門餘寇遁還臺灣 三月建威將軍吳丹率師至重  
慶偽文武官迎降達州東鄉太平新寧南江安岳等州縣  
悉定楊來嘉乞降 安親王岳樂師旋  
車駕駐蘆溝橋行郊勞禮 馬承蔭復叛于郴州龔傳宏  
列軍命都統夸札帥師與平南王等協勦 平南將軍賴  
塔克銅山 命賴塔守潮州以備馬承蔭 鄭錦將朱天

賈自海壇遁萬正色敗之于平海澳遂克湄州南日平海  
崇武諸澳 康親王窺取玉州賊首劉國軒走廈門偽總  
兵蘇堪迎降遂復玉州石馬海澄 福建總督姚啟聖總  
兵趙得壽黃大來將軍賴塔分兵攻陳洲馬州灣腰山觀  
音山展旂等十九寨皆破之 福建巡撫吳進祚將軍喇  
哈達總兵王英等擊朱天貴于廈門賊潰遂遣將取金門  
貝勒察尼下辰龍關 蔡毓榮復銅仁府及瀘溪等處  
麻陽三縣 董衝國率兵破鶴整黃茅等嶺進勦靖州賊  
吳都統穆占會追敗偽將軍吳應麟等復沅州 左都

東華錄 卷十一

吏徐元文疏言逆藩吳三桂甘心反叛遺孽且夕伺隙凡  
脅從之衆恩許自新若仍留本土既非永久之規而移調  
他方亦多遷徙之費統以別將則疑情未化將涉危懼  
之歸斯則放恣既久猝難檢束請以應補職及入伍者與  
綠旗將弁一例錄用餘俱分遣為民從之 吏科給事中  
張鵬疏言旗人雜納等從江南等處誘販男婦五十八人  
請嚴究夥党按律治罪下九卿等議行 四月旱 詔錄  
囚 都統穆占總督董衝國敗偽將軍吳應麟等復沅州  
靖州及黎平府 五月以旱 詔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戶

事 定遠大將貝子章泰克沅州 簡親王金光祖恭依  
依圖合師討馬承蔭自維容進取柳州承蔭復降令內閣  
學士薩慕哈押解來京 六月復思南府 七月停加捐  
官考選科道 解順承郡王大將軍印撤回京 八月將  
軍莽依圖卒于軍以都統貝勒代之 尙之信藩下兵鼓  
譟逃亡

上諭兵部前因尙之信屬員張永祥等首尙之信請不法  
事朕欲明其虛實故令之信來京諸官兵何嫌何疑以致  
逃避其令將軍賴塔等宣布此意咸使聞知 先是吳三

東華錄 卷十二

桂反之信迫其父可喜以賊可喜臥疾弗能制憤甚自縊  
左右解之懸旋卒之信遂降賊及歸正仍懷兩端甚至希  
邀異數毀訕乘輿於是藩下人張永祥張士選來京告其  
不法事之信母舒氏胡氏都統王國棟亦相繼疏列其罪  
上遣刑部侍郎宣昌阿與王國棟謀執之信于武宣之信  
旋具疏辨

上不忍遽置法命來京對簿之信弟之節等陰糾黨羽誘  
殺王國棟欲爲亂將軍賴塔率兵圍之之節等就擒而舒  
氏胡氏復飾言之信無謀叛跡前告變疏皆國棟等僞爲

事下王大臣集議賜之信死逆党之節暨李天植等悉正  
法 詔送之信家屬詣京師並察廣東大小市利爲尙之  
信占奪者悉還之民 閏八月河決山陽 九月大將軍  
章泰將軍蔡毓榮等分兵進取貴州命廣西四川諸將帥  
師會勦 譚宏復叛瀘嫩永寧俱陷賊藪民亦變

上命將軍噶爾漢都統范達禮提督徐治都等率師赴夔  
州與貝子準塔分道攻之 以賴塔爲大將軍率師定雲  
南將軍吳丹還瀘州 詔將軍王進寶馳赴保寧兼守騰  
中 十月彗星見于翼 廣西兵復大河縣 仁懷失守

東華錄 卷十三

罷將軍吳丹以鄂克濟哈領其眾 叛將譚宏彭時亨陷  
涪州命總督哈占帥師赴保寧討譚宏 復巫山縣 康  
親王傑書師旋

上郊勞之 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將軍穆占綏遠將軍  
蔡毓榮敗吳世璠之眾于鎮遠復其城 將軍噶爾漢自  
巫山進復夔州又擊譚宏將于錯於開峽大敗之 十一  
月丙辰朔彗星見西方辛酉白氣見西方 貝子章泰進  
復平越遂抵桂楊世璠及劉國炳吳應麒等夜遁 傅宏  
烈陷賊不屈死之 鄂克濟哈復瀘州 以佛尼勒爲建

威將軍會哈古定四川 總兵高孟敗彭時亨于南溪橋  
復營山縣進取羅石橋大敗賊眾復圍之靈鷲寨斬其偽  
將魏仰武 提督周卜世復思南府 刑部等議覆大將  
軍圖海拿解來京之偽朱三即楊起隆又名朱慈瑞與康  
熙十二年拿禁之楊起隆妻馬氏及原夥鄭得勝等並不  
認識且面有刺字疤痕明係所下逃人人楊起隆夥知其  
緣由遂假借楊起隆之名于陝西造反應照例凌遲處死  
其馬氏等仍監禁俟緝獲楊起隆另結從之 十二月譚  
宏犯夔州 高孟復渠縣 提督桑義等大敗吳世璠于

東華錄

卷十二

六

永寧州復其城追至鐵索橋賊焚橋遁 將軍饒一龍  
等以慶遠降高孟復廣安州  
康熙二十年正月前貴州提督李本深及文武官降械李  
本深送之京師 總兵高孟復達州 叛將譚宏死將軍  
噶爾漢進敗賊眾于雲陽擒賊將向旭輝等復其城譚宏  
子天秘遁萬開建始梁川忠州悉平 廣西大柱山賊黃  
明降 將軍穆占提督趙賴等擊吳世璠偽將高啟隆夏  
國相等于平遠走之偽將王會降復平遠府 詔增日講  
官員數 海賊鄭錦死其党馮錫範奉其次子鄭克坡襲

為延平王其長子克塽被縊死 二月大將軍貝子章泰  
師至安南衛偽將軍線絨據江西坡總兵白成功進至沙  
子哨賊列陣擊象拒戰官兵分三隊奮擊大破之賊夜遁  
越五日副都統龔泰圖達漢等復自臘茹坡追擊敗之復  
新興縣普安州二城 副都統莽奕祿遊擊王成功以兵  
四千敗賊張足法于三山賊遁高家橋又敗之斬首于餘  
級 將軍賴塔師至曲靖府偽總兵尹士元等降遂遣偏  
師取交水城斷賊中路偽將軍線絨等遁走 高孟復東  
鄉縣又敗彭時亨于月城寨 都統希福馬楫復馬龍州

東華錄

卷十二

七

易隆所其明日復楊林城前鋒碩塔至高明賊遁是夜渾  
水營屯賊亦遁賊子章泰將軍碩塔蔡毓榮等兵先後至  
雲南營于歸化寺 復大定府擒偽巡撫張維堅斬之  
復五龍縣 世璠遣偽將胡國楨等率眾拒戰官兵分擊  
大敗之斬國楨及劉起隆 三月胡國柱犯寶坻入溪口  
將軍佛尼勒人破之復馬湖府 提督周卜世復遵義府  
馬寶城走復犯瀘澂二州 詔噶爾漢王用子赴澂州  
勦之 慶陽賊耿飛稱王設偽宮殿 詔圖海張勇孫思  
克等遣兵討之 偽將軍宋國輔陸道清以永寧城降

大兵逼雲南掘塚園之世璠嬰城死守密召蜀中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歸援 詔大將軍佛尼勒趙良棟與噶爾漢等各統兵襲擊 四月王用子復納漢江安仁懷合江 偽將軍韓天福以武定府降 大理府爲大將軍張國柱及臨安永順鎮姚安府諸偽官各率所屬降 海賊楊二犯瓊州 總兵蔡章督舟師擊敗之焚賊船一百二千餘艘賊遁 五月提督周卜世遣總兵李師膺等取道議僞知府金仕俊僞知縣吳逢聖相繼來降遂復其安州及仁懷綏陽桐梓等縣 慶陽土寇耿飛降

東華錄

卷十二

八

上諭廷臣日尙可喜當開城皆叛獨矢志不移臨歿猶被服

太宗文皇帝所賜朝衣言死後必葬于海城魂魄有知仍

先帝其忠誠之心始終無一今尙之孝往迎柩骨俟至德

州卽以奏聞尋奏榷至丁字沽道內大臣學士侍衛各一

員往奠 諭曰王素篤忠貞人盡如王天下安得有事朕念王至老

懷誠克殫忠蓋殊傷悼之賜白金八千兩葬海城立碑墓

道詔以可喜青年海城田宅賜其第七子之隆設佐領二

以其一爲可喜守墓授之隆領侍衛內大臣 貝子章泰

兵抵雲南僞將軍李發美以鶴慶麗江二府州降 六月

遣員外穆稱額蘇赫往大同賑荒諭之曰前尔等奏飢民

因賑濟又得雨澤不至流離頃朕遣人往視人民流亡如

故雨澤猶然未降則賑濟尙未得遍及矣尔毋自護前非

朕知之最悉今往賑濟務使飢民得遂其生其作何區畫

拯救仍與巡撫確議以聞 楚雄府僞將軍陳光祿等復

叛 詔將軍穆占仍留雲南署前鋒統領薩克察巴圖魯

東華錄

卷十二

九

率所部會勦署副都統諾敏率所部協守貴州副都統莫

達鎮常德 七月都統希福提督桑我追賊馬寶于烏木

山殲其眾馬寶僅以身免 總兵李芳述敗賊胡國柱于

建昌復其城 僞將軍馬寶巴養元等降命俱械送京師

詔圖海鄂克濟哈還京師留將軍吳丹守漢中王輔臣

隨圖海詣關 宴大學士以下員外郎以上官於瀛臺

命內大臣佟國維宣諭慰勞仍賜綵帛

上以台澎賊眾內亂仍以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

總督等統舟師進取澎湖台灣改萬正色爲陸路提督諸

邁還京師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詔總兵哈占率兵

還四州撤漢中荊州南寧滿兵還京莫達等守貴陽諸敏

駐沅州 九月偽將軍馬寶伏誅 十月偏沅巡撫韓世

琦與總兵官和山盧崇耀敗世璜將黃明于古州八萬猛

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公圖海還朝 十一月詔失

節從賊諸臣如馬寶夏國相胡國柱王永清趙國佐等大

惡不赦外餘俱落職放回鄉里 王師進圍雲南城于城

東歸化城列營西巨雞關賊負固抗拒數月不下趙良棟

至連破賊壘奪土橋新橋至得勝橋先薄城諸軍繼之賊

東華錄 卷十一

不能抗吳世璜自殺 詔戮其屍傳首京師 偽相圖方

光琛等伏誅陰党悉降雲南平羣臣朝賀于乾清門 召

固山貝子章泰總督趙良棟赴闕 十二月羣臣請

號不許 補行廣西鄉試 加上

太皇太后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去靖尊號

皇太后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禧尊號

御門受賀頒詔天下賚宗室及外藩子內外官封贈廣

額舉隱逸旌節孝卹孤獨罪非常不原者悉赦除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上御乾清門宴內閣大學士學士各部院等堂官翰林學

士講讀及日講編檢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員特

勅羣臣懼怖暢飲笑語無禁宴畢復命近御座前觀燈更

賜卮酒霑醉者令內官扶掖而行明日御製昇平喜宴詩

序及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句羣臣集太和殿下做柏梁

體以次各呈詩九十三韻 分發吳三桂骸骨於各省吳

世璜首級交與刑部懸掛示眾逆党夏國相凌遲巴養元

等五人斬梟示眾耿精忠凌遲梟示其子耿顯祚處斬徐

東華錄 卷十一

文耀王世瑜白顯忠江元勳曾養性王振邦蔣得軫劉進

忠俱凌遲進忠梟示黃國瑞林芳孫廖庭雲李似桂夏李

旺呂應斗武浩司定猷統偉郭景汾羅萬里祖宏勳陳儀

陳斌呂入俱處斬田起蛟金鏡李學詩陳夢雷俱從寬免

死 裁江西總督缺併歸江南 戶部覆廣西撫郝洛言

粵西地丁錢糧每銀二兩折收米一石原係一時權宜之

計今二省之運既停八旗之兵又撤請將康熙二十一年

分折征米石照舊征銀從之 磔從逆貴州提督李本深

于市子李象乾李象坤孫李濟祥李濟民並立斬 二月



九卿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緒疏恭楚人朱方旦自號  
二眉道人陽托修煉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  
秘書其書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  
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齊宏者曰古之尼山  
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  
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  
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羣惑庸愚侮慢  
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經湖廣總督王新命審實具題  
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應立斬

東華錄

卷十二

主

顧齊宏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俱斬監候從  
之 宗人府題開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  
堂匾額原任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查明  
上諭曰此事毋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荊州時朕已聞  
此事會論云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  
惑惑又往秦路經武昌張朝珍語之云朱方旦果一奇異  
神人尔宜相會由此觀之所贈匾額是真尋議勒爾錦見  
在羈禁毋庸議張朝珍已經病故革所子世襲官 癸巳  
上以雲南底定躬詣盛京

陵廕告祭是日啟行 外藩王貝勒等請上尊號不許

五月辛亥

上回京 御書清慎勤三大字頒發各督撫 彭時亨譚

天秘皆凌遲梟示 侯補布政使崔維雅進所輯河防芻

議及兩河治畧二書

上命勘閩河工大臣將伊帶往會同總河勒輔確議具奏

福建將軍馬九玉疏請罷職 旨馬九玉于耿精忠叛

時曾哭勸再三歸正又甚効力非他人可比着以原官來

京 順天府丞張鵬疏言學宮旁爲廟黃旂都統總事人

東華錄

卷十二

主

所據穿宮垣往來逼近奎樓掘坎取土勢漸傾圮請嚴禁  
得 旨儒學文廟關係文治理宜肅清乃令聽事及居住  
人等穢汚侵佔殊屬不合向來設管各宮並未糾察張鵬  
濫任卽行陳奏具見實心任事可嘉着嚴行禁止 六月  
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  
方無事然每日傍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勤職掌  
時來啟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爲  
美談今於橋畔懸設督綱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之暇  
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邸舍以見朕一

體燕趙之意誰謂東方曼情割肉之事不可見於今日也  
 特諭 以早諭諸臣會議應行應革事宜請清理刑獄勅  
 刑部督捕督撫等應結事件速行結案及暫釋江西吉安  
 出征官拘禁因螺子山對敵退回者從之 翰林院掌院  
 學士陳廷敬撰擬樂章十四章進呈 旨該衙門敬慎肄  
 習 七月己巳彗星見井宿度尾長二尺有餘 八月左  
 都御史徐旭齡疏言國家省事莫如省官康熙元年以各  
 省監司浮于郡守酌議冗官盡去自十三年變亂添設巡  
 守道二十七員今天下承平多一衙門即多一供應請將  
 十三年後所添道員或裁巡歸守或併守歸巡或守巡全  
 裁亦息事寧人之道也勅九卿議行 九月以興建太和  
 殿命郎中等往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湖廣四川  
 等處採辦楠木 施琅請簡水師二萬戰艦三百獨任討  
 賊又言不破澎湖台灣斷無取理臣請先取澎湖督臣留  
 廈門濟餉允之  
 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 十月貝子章泰都統賴塔爾圖  
 南凱旋  
 上郊勞趙盧溝橋駐蹕行抱見禮 十一月九卿會議尚

書伊桑阿查勘河工一疏得 旨勒輔仍着革職戴罪督  
 修又修築各官俱革職戴罪監修勒限將滿家渡决口堵  
 塞但河工關係重大所需錢糧浩繁若責令賠修恐致貽  
 誤仍准動用錢糧毋得借端科派擾累小民 是歲人丁  
 戶口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三田地山場陸  
 地五百五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八頃八十四畝有奇征  
 銀二千六百三十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兩有奇米豆麥  
 六百三十四萬一千三百九十四石八斗有奇草二百二  
 十九萬八千一百六十三束茶十五萬九千二百一十五  
 束  
 東華錄 卷十一  
 計行鹽四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課銀二百七  
 十六萬一千二百五十八兩有奇鑄錢二萬九千四百八  
 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有奇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奉 旨張國柱高起隆俱行處斬停  
 其示眾張足法吳起豐王會從寬免死着交內務府入旗  
 紅本 四月鑾儀使趙良棟疏言臣于康熙十八年四月  
 疏請進兵不十日而取徽州十一月疏請兩路進兵不十  
 日而取成都奉有  
 上諭趙良棟若不克取成都保寧如何而得若不得保寧

成都如何而守而部議保寧一路官兵功加十等成都一路官兵功加一等若是懸殊伏乞照例議敘又言臣于康熙二十年九月抵滇在總督金光祖營內會議令臣進重開下營取得勝橋朔日章泰改令蔡毓榮取得勝橋而蔡毓榮之兵在重開已十四日未能取橋二十日又公議令臣破南垣之賊取雙塔臣于二十二夜破南垣奪玉皇閣安營二十五夜奪新橋等處賊見我兵扼吭人心始亂郭壯圖自縊吳世璠自盡二十九日城開此臣親率官兵不三日而奏捷者也今蔡毓榮官兵議敘加十三等而臣屬

東華錄

卷十二

六

下官兵直入取城竟未議敘乞飭部查敘奉

旨着王大臣會議尋議趙良棟因不急救建昌以致陷賊功罪相抵無庸議敘其標下官兵何議敘從之六月先是劉國軒貽書總督姚啟聖請如琉球諸國例稱臣入貢啟聖以聞

上不許趙琅進兵時國軒擁眾二萬餘據守澎湖甚堅至是施琅軍發銅山又八章與乘南潮攻澎湖斬偽將軍沈誠等七十餘復以大鳥船五十六分八隊奮擊沉其船二百斬偽官三百餘兵萬餘國軒乘小舟由吼門竄去餘眾

悉降 七月吏部題查正一真人從無賜卹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 旨張繼宗見號真人即着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一切僧道原不可過于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爾等識之 海逆鄭克塽遣偽官鄭平英等齎降表至施琅軍前請降琅請頒赦招撫

上勅諭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曰帝王撫御寰區仁覆無外即海隅日出之邦無不欲其咸登衽席共樂昇平爾祖父自明季以來出沒海洋盤踞島嶼本朝定閩後爾祖

東華錄

卷十二

七

鄭成功竊據海隅甘外王化以及爾父鄭編勾引奸徒窺伺內地屢經勦撫頑梗怙終不方童穉妄思効爾前人竄伏台灣恃為窟穴倚險負固飄突靡常以致沿海居民時遭兵燹朕念中外兵民皆吾赤子何忍聽其久罹水火故特命提督施琅選將練兵出洋進剿旋奏報澎湖已克台澎指日蕩平總督姚啟聖以爾等降疏奏聞又據來使呈乞恩赦朕休

上天好生之心特頒勅旨前往開諭爾等果能悔罪投誠率所屬偽官軍民人等悉行登岸將前罪盡行赦免仍如

恩安插務令得所不等其密圖順逆善計保全以副朕宥  
罪施仁至意 八月施琅題報七月十五日鄭克塽遣偽  
官馮錫珪等齎降表詣軍前請繳偽冊印率眾登岸安札  
臣隨遣官持榜曉諭兵民驗視薙髮至台灣地方千餘里  
戶口數十萬或奔或守伏侯

上裁又奏臣于八月十一日自澎湖進發十三日入鹿耳  
門至台灣十八日鄭克塽及偽武平侯劉國軒偽忠臣伯  
馮錫範及偽文武官俱薙髮收偽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  
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枚克塽公爵戮漢軍正

東華錄 卷十一

紅旂所有成功子鄭聰等六人克塽弟克舉等九人偽  
平侯劉國軒等子弟俱陸續移入內地尋加施琅靖海將  
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 十月羣臣以海寇平請上尊號  
不許 祭酒王士正請修補國學所藏十三經注疏二十  
一史刻板及飭督撫查明南監板令學臣收貯儒學尊經  
閣從之 壬寅山西太原府地震命尙書薩穆哈往勘被  
傷人數確議拯救以聞 乾清宮進講畢  
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張玉書奏道理具在人心宋儒  
講辨加詳耳

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朕見  
言行不符者正多矣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其言背謬  
豈得謂之理學乎若口雖不講而行事自然脗合此即真  
理學也 廷議前綏遠將軍湖廣督蔡毓榮劾前江西督  
董衛國不聽調度貽誤軍机而衛國有平鎮遠功請免議  
上諭董衛國遵朕指授勒定賊寇恢復鎮遠實為可嘉蔡  
毓榮勞績遠出其下且二人敵體大臣無所調度例以妬  
功故陷人重罰著將蔡毓榮降五級調用 先是御史蔣  
伊劾衛國縱兵俘掠至是江西總督于成龍疏辯時衛國

東華錄 卷十一

入覲  
上諭曰尔在外二十餘年地方事宜知之已悉前此用兵  
之際未免騷擾閭閻今天下承平當思休養民力至于興  
革利弊尤在嚴飭所屬實力奉行尔前有勞績朕罔不知  
毋畏人言勉圖後効 九卿會推道員王珍胡惠寧為湖  
北按察使  
上以二人才具平庸詰問覆奏左都御史徐元文倡舉下  
部議徐元文降三級調用 議政大臣等議穆成額藤縣  
失機不能禦賊且不收陣亡士卒骸骨應革職籍沒編入

內務府佐領得 旨免其編隸餘依議 勒輔疏報蕭家渡工成河歸故道請修七里溝險汎天妃堤王公堤等開座又請增開封歸德堤工以防上流壅滯

上諭河道關係國計民生最為緊要今聞河流得歸故道深為可喜以後益宜嚴訪勿致疎防 楚民胡朝勳許世杰等以四川巡撫張德地局竊部民為僕勒寫身契控部經部託德地巡撫四川時借招民為由將胡朝勳等招到四川即以所給路費作為身價發知府吳應熊勒寫文契藩司劉繼貴用印扇實應議罪因事在赦前 旨免議

東華錄

卷十二

辛

東華錄卷之十二終



東華錄卷之十三

湘源蔣良駟千之父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施琅奏台灣地數千里人民數十萬棄之必為外國所據請設鎮守官弁 二月起募天顏為湖廣巡撫

上諭曰尔前任巡撫未能潔已率屬曾經申飭今宜痛改前非謙謹自持以副任使之意 三月九卿議賑濟直隸河南請暫開捐三個月停止 旨捐納事例無益不准行

東華錄

卷十三

一

四月設台灣一府三縣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設澎湖副將一員兵二千 以學命大學士王熙等審理刑部重犯 五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輔臣時有包衣佐領下一人外作善狀內懷凶惡卒為強盜於通州被擒有包衣人見之云尔不悛改今事發矣因歷數其惡以鞭鞭之後鞠審時啣恨扳陷包衣人同為強盜同夥皆云勿妄陷無辜其人不聽此包衣人竟坐法出此觀之天下此等事不少朕常以此為念遇有重罪必反復推詳下部再議此寧失出無失入之意也 九卿詹事府科道遵旨舉出清廉各官直隸巡

撫格爾古德吏部郎中蘇赫范承勳江南學道趙崑揚州府知府崔華兗州府知府張鵬翮寧壽縣知縣陸隴其等上諭兵部據阿達哈番馬喇等奏取羅利田禾當不久自因又侍衛閔保來奏將軍薩布素等亦以取羅利田禾為然是羅利盤踞雅克薩尼布湖惟賴耕種若田禾為我所取誠難久存着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以所刈禾投江下流或水陸並進以所刈禾船載以歸 六月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隆坤司由提呀菩挨遣陪臣坤亨述烈瓦提等貢表進貢 九月以東巡頒詔

東華錄

卷十三

二

天下恩欵十二條 辛卯啟行 十月庚子

上幸濟南府至鈞突泉亭大書激滯二字又書清濤一字

於珍珠泉 壬寅至泰安州登泰山極頂書雲臺二字又

書普照乾坤四字建亭懸孔子小天下處 丙辰上登

金山遊龍禪寺御書江天一覽四字又幸焦山遂幸蘇州

府 十一月幸江寧府自江寧回銜經泗水東境幸泉林

寺

上指示曰此當是子在川上處 幸曲阜詣先師廟行三

跪九叩禮 先是御舟由江都縣邵伯鎮命吏部尚書伊

桑阿工部尚書薩穆哈往視海口諭曰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間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甚為軫念詢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返每念及此不忍釋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尔等可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縱有經費在所不惜尔等體朕至意速行

上諭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体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

東華錄

卷十三

三

空言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孫鍾元講明道學頗有實

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言可補授江寧巡撫 十二月九

卿等議覆伊桑阿等勘明海口一疏請勅下河臣親往車

路串場等河並白駒丁淡草堰等口逐一確勘作何挑濬

深濶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填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得

旨靳輔現在督理黃河堤岸又令兼海口必致兩處應

另差官督理尋以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

事務一切事宜申詳靳輔具題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恩將軍薩布素等不能及時進

取羅利田禾降旨責之命都統公瓦山等與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至是會奏我兵于四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城招撫不納款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即遵前旨毀其田禾以歸譴從之 又諭王大臣等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利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爾諸地剽劫人口搶虜村庄攘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利竟不報命反擾害益甚爰發黑龍江兵扼其往來之路羅利又竊路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即剪滅今大將軍通

東華錄

卷十三

四

臨雅克薩城姑再以朕諭旨宣布羅利倘仍抗拒則大兵相札而行因命都統公彭春統兵副都統班達爾沙偕佟寶等參贊侍郎薩海以令督咄 給事中楊尔淑疏請應試及順天鄉試四書題俱乞 欽定從之

上以周公承接道統以功德著授後裔五經博士撥給祀

田修葺廟宇 三月副都統史張可前請將

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懸掛從之

四月先是靳輔遵旨陳善後事宜查徐州河道僅寬六

十八丈束水不能暢流是以徐州迤上歲歲漫溢須于毛城舖添建減水閘一座王家山十八里屯添建減水閘三座北岸大谷山添建減水閘二座平日閉閘東流遇大漲則啓閘分洩以保徐城以上堤工又睢寧縣兩山夾峙河面僅寬八丈河流又爲一束應于峯山龍虎山之旁開減水閘四座又于歸仁堤添石閘二座並將便民閘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又欄馬河應再添石閘一座使河由關進先積水以養堤尾又南岸各閘填不特可以殺黃流恐漲更可分引黃水注洪澤湖使助淮流但洪澤湖週圍數

東華錄

卷十三

五

百里一時不能灌滿恐仍有黃水倒灌運河之患必再于清河縣西建雙金門石閘一座並於閘下挑引河一萬餘丈至于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甯要工 旨遵流之水總會于清河縣水勢既強必致踰越堤岸此減水堤雖有益于河工實無補于百姓不可不熟計至是九卿議覆差往閱河郎中杭謫言言有益黃河堤岸運道民生應令建造從之 副都統馬喇等言臣遣打虎兒副頭目信勒爾等往雅克薩城北生擒羅利七人回遞送至京 蠲免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糧其

順永保河才經圍占地方及真順廣大等處二十四年應  
征地丁各項正賦俱免三之一 六月戶部議都御史姚  
締虞疏稱生員優免廩生餘糧伏乞勅部詳查酌復等因  
查順治十四年四月內原任台臣馬騰陞題為釐剔優免  
夙弊以甦民困一疏內稱紳衿優免或一人而免數十丁  
以一戶而免于百畝甚至包攬姻親受人投靠概入己戶  
竟不循例當差貽累小民臣等議此項優免地糧人丁係  
俸薪之外自一品以下至雜職生員吏丞止免本身丁徭  
將優免丁糧悉應停免以充兵餉等因具題通行在案將

東華錄

卷十三

六

姚締虞請復優免之處毋庸議其廩生餘糧查順治十三  
年九月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人不敷出將每年廩膳  
銀一十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等因  
具題遵旨通行在案後將所支一分全裁今姚締虞請復  
廩生餘糧以培養士氣等語應將廩生餘糧准其支三分  
之一可也得 旨依議

上巡幸塞外是日出古北口途次侍郎明愛遣撥什庫馳  
報稱都統公彭春等帥師抵雅克薩城下遵諭旨宣示不  
忍加誅洪恩羅利不肯遷歸於是分水陸兵為兩路將神

威將軍等火器移置于前五月二十五日並進急攻羅利  
城守城頭目額里克舍等勢 乞降將羅利所部官兵及  
婦女童稚立視遷歸收回逃人恢復雅克薩城以捷音傳  
知諸大臣 七月郎中包奇遵旨以五尺紬文詳加丈量  
自吉林烏喇城至黑龍江城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  
九驛從之 山東撫張鵬疏言萊州青州兗州濟南東昌  
五府俱有額征解運臨倉米麥各屬距倉遠脚價累民臣  
前疏請改折色部議駐防及過往官兵運軍月糧改折恐  
不敷支未經議准但臣在地方軍民糧餉皆臣事萬一誤

東華錄

卷十三

七

軍精所關非輕請將臨清濟寧近水二處仍征本色如不  
敷支動用德倉臨德相距不遠轉移支給不致有悞其餘  
五府各屬額征臨倉米麥俱改折色不特民累可除且歲  
省席草脚費銀歲萬兩下部議行又疏請曲阜顏氏地祇  
照孔氏例輕征以昭朝廷優恤聖賢後裔之意從之 戶  
部郎中色楞額往福建稽察鼓鑄疏請禁用明代舊錢戶  
部尚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  
上以詢內閣諸臣徐乾學言自古皆新舊兼行以從民便  
若設例禁恐滋煩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為議以獻



上諭曰舊錢流布不止福建一省他省亦皆有也若驟為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貽害平民色楞額所奏不准行 左都御史胡昇猷疏言

皇上道闡精一治隆放勳首重經筵特資啓沃迄今二十餘載竊惟日講四書業已頒行易經現在登梓惟經筵講義一書尙未刊刻請勅詞臣纂輯

御製序文付之剞劂頒示中外命翰林院會同經筵講官議從之又疏學政三年報滿例應詮註升降然報滿即應考核有司羈延巡撫不即題核部臣不即題結我

東華錄

卷十三

八

皇上勵精圖治嚴諭諸臣凡事速結方克無弊况文衡爲風教所繫其薦舉公明尤著者自當彙題以待

欽定此外或加級敘用或照例平陞俱可隨報隨題何至紛紜駁查迄無定議請嗣後學差報滿督撫限一月內核題到部部限一月內題結庶諸弊不生又言京師不設藩臬兩司所以尊朝廷重畿輔也其藩臬責任歸之守巡二道守道司度支總八旗錢糧二百萬有奇巡道司刑名畿南北滿漢八旗借以綜理雖曰監司即京師之藩臬也人直督督撫藩臬並膺特簡直隸守巡二道循遵成例銓補

竊恐循次除授之人未必勝任嗣後二道缺出擇道府中廉明素著者數人奏請親擢使天下知根本之尊于吏治不無裨益並下部議行 九月御史錢鈺遵旨指實陳奏

山西巡撫穆爾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局員禮物革職通判張謙交結該撫家人妄詐局官財賄布政使那爾收兇多征銀兩事九卿等覆請將穆爾賽那爾提至京師嚴訊從之 斬輔言臣赴河南確勘黃河兩岸工程如考城儀封等縣應築堤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邱縣荆隆口應築九月堤三百三十丈柴澤縣應築修堤

東華錄

卷十三

九

工二百一十丈此工告成不特河南無虞又可爲江南保障從之 王大臣遵旨議覆墨爾根地方最爲緊要應築城設兵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駐劄黑龍江設副都統一員駐防兵五百從之 九卿等議覆總督漕務徐旭齡條奏漕糧派索諸弊應將歷年派索官指名題叅上諭曰此等弊端相沿已久必令指名題叅則後來督撫難于條奏矣可着該督撫嚴禁務在遵行 部議江蘇巡撫湯斌言常州降調知府祖進朝請留原任應不在行得旨設官原以愛養民生湯斌保奏祖進朝請原地方百

姓莫不同聲懇留可從所請以勘廉吏 十月工部進呈修京城道塗冊籍

上日工價支給尙少宜稍增加至修治小路若責之居民則貧人苦累矣今加大路估算亦以錢糧給之 丙午五色卿雲見 九卿議靳輔言高寶等七州縣下河應築堤高過海潮於沿海口地方挑河白駒場等處建閘諸工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請先撥銀一半借工潤出額餘官田收佃價償還又高家堰應加密排椿丁頭小埭再于堤裏挑小河築束水堤共需五十三萬餘兩請先撥三十萬

東華錄 卷十三

十

兩又黃河兩岸築堤工銀一百五十八萬餘兩請先撥五十萬兩俱應准行

上諭曰靳輔題請治下河之策在築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費將洞出田畝所佃價償還朕思田畝洞出便當與民懇確若取佃價恐致累民至高家堰邦築工程實為緊要朕南巡見前人創高家堰以捍洪澤諸湖頗有深意此堰若潰黃河亦難保固至黃河兩岸堤工似在可緩况三工兼舉需費甚多恐國用不敷着詳議等命勒輔及按察使于成龍馳駟來京與九卿等詳議 十一月免河南湖北康

熙二十五年地丁各項之半及二十四年未完地丁錢糧及直隸獻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興化邳州高郵鹽城山東鄒城魚台今年重罹水災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項悉免之 大學士等奏靳輔于成龍來京臣等遵 旨問河工事宜靳輔議開大河建長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敵海潮于成龍議開濬海口故道議不盡一臣等從靳輔議通政叅議陳其範科道王又且錢銓等從于成龍議 上命傳問高寶與鹽山江泰七州縣現任京官本地人所見必確兩說孰是直

東華錄 卷十三

十

言無隱等召問起居注官侍講喬萊河工事宜喬萊奏曰從于成龍議工易成百姓有利無害從靳輔議工難成田廬墳墓傷損多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比民間屋簷更高後或一旦決潰為害不淺

上曰朕欲拯救生民耳若有害于民如何可行于成龍所請錢糧不多又不害民姑從其議着往興工等命工部尙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速往會同徐旭齡湯斌詳問地方父老回奏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先是薩穆哈穆稱額往勘下河請暫

停開濬九卿議允得

旨河口不開濬則泛溢無歸濬之使水有所洩高郵等處  
浸淹田畝可以涸出令集議至是九卿奏奉差大臣及該  
督撫親問河濱百姓僉謂挑濬海口無益應行停止

上問于成龍云何曰于成龍言挑濬海口必修治串場河  
共約費百餘萬臣等以此工果有益即千萬亦所不惜今  
以百萬帑金嘗試于未必可成之工不若留此以備各處  
賑濟為便

上曰海口關係民生自應開濬今僉議止且視今歲水勢

東華錄

卷十三

十一

如何再酌之 伊桑阿薩穆哈勘明應挑濬海口疏畧云  
臣等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  
原從車路河白塗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場丁  
溪場草堰場劉莊場等十餘口由若水洋關龍港信陽港  
廟灣入海今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  
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致水雖仍流而蓄  
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堤一帶運河水口決濬導流將會  
流串場河之車路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各場之口  
俱挑濬深濶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始永免水患 又

據李天馥議丁溪草堰白駒岡門共四工 先是郎中滿  
丕等奉命確探羅刹情形至是奏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  
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居之

上以不速撲滅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令將軍薩布素  
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喇寧古塔  
官兵馳赴黑龍江城至是帥所部二千人攻雅克薩城  
松威道王隲入覲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應請停減

上曰蜀中屢遭兵燹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今塞外松木材  
大可用者甚多何必楠木着停止 江寧巡撫湯斌疏言

東華錄

卷十三

十一

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  
心術蚩愚之民簞廚聚會迎神賽社一簣之值至數百金  
婦女有遊治之習艷粧艷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  
勇輕生好鬪名為打降匪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  
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曲絕編打降跡惟妖邪  
巫覡習為怪誕之說愚民為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  
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  
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謂其山曰肉山  
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

通將娶為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為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淵微行有司類此者盡撤毀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為從前曾有官長銳意革除旋即遇崇而死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兵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冀歛銀錢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嶽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准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

東華錄

卷十三

古

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湯斌不可者至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論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輔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 四月先是勒輔言高家堰一帶臨湖堤工長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必密釘排椿加土壓埽以禦風浪再堤內離堤七八十丈必另挑運料小河即取所挑之士築束水堤一道約長一萬一千五百丈束大堤積水以

便運料運土搶救工程又上自武家墩下至楊家廟舊有河形目今淤淺應挑深復舊約長四千丈挑起之土即帶兩岸堤工又自楊家廟至寶應湖一帶平灘計長四千丈應挑河一道以引上流減洩之水直達大湖且為運料之路以上四工共計銀二十二萬四千餘兩請先借撥庫銀容臣星飛趨竣其餘工程俟收下河屯墾官田籽粒佃價等項陸續與舉又言黃河南北兩岸應築束水堤計長三十萬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需費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查各州縣被水淹廢湖灘築堤束水之後可以涸

東華錄

卷十三

五

出開墾計得田四萬餘頃令民佃種納糧則挑河築堤之費可以稍補乞准借庫銀五十萬兩先為興工其餘不敷候陸續分收籽粒並田價銀兩逐漸接濟定限六年告竣完工之後不特向來蠲除災荒額賦可以盡復而每年更可加增新賦十餘萬兩矣俱奉有再行確議之旨至是勒輔回奏復請照數撥給興工下部議行

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文藝晨夕披閱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衰集未備因思

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為訪輯  
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  
集及借本鈔寫等事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  
軼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 閏四月禮部等遵旨議覆  
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及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  
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  
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繕寫交翰林院進  
呈有原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繳得

東華錄

卷十三

七

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  
期于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  
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  
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錄 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湯  
斌由江寧巡撫陞任至京陛見  
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尔前陛辭  
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潔已率屬寔心任事克  
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尔其勉之  
上歷詢吳中年歲風俗並地方吏治民生措紳居鄉若何

又問下河開海口事何如湯斌奏曰 皇上命尙書薩穆  
哈侍郎穆稱額等與總漕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河民情臣  
等遍歷海口各州縣人眾言雜不能盡一卽州縣水道海  
口亦不相同大約其言以開海口積水可洩但今年荒歉  
四分工銀恐不足用惟高郵興化之民間築堤開河恐毀  
其墳墓廬舍甚言不便部臣公議以築堤取土艱難工必  
不成且毀人墳墓廬舍非 皇上軫念民生之意而工程  
浩大恐多費帑金不能奏績不如暫停為便臣與徐旭齡  
議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未為不善遂同具題

東華錄

卷十三

七

但念此事乃我 皇上巡狩江南親見民間房屋淹沒水  
中痼疾念切隨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口洩水真  
堯舜之心今議暫停則可若竟中輟非臣子所敢擅議且  
上流之水滔滔而來下流無一去路不但民間田禾永無  
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將有不測之患如去年興化城內水  
深數尺萬一再遇水災一城付之巨浸臣等罪何所逃若  
云開海口則水遂盡涸臣固不敢為此言但水有去路開  
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使浮濫之水  
漸去則舊日湖河之形可尋再加疏濬築防工夫自有次

第然舉事當念民生尤當重國計若多費帑金而水不能盡涸非長策也請毋多發帑金止于七州縣錢糧中酌量款項暫停一二年起解留為修河之用此外再行設法總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心既專一工不悞用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做作當有成效此意向會與薩穆哈穆稱額等言之

上召問穆稱額曰湯斌請尔回時何以不奏穆稱額曰臣等與湯斌等同至河于省視又傳問七州縣民人皆云此水浸決日久今欲開濬海口其事甚難其挑濬下河高處

東華錄 卷十三

使積水歸海等語湯斌並未向臣言又召問薩穆哈穆稱額曰臣同踏勘水至海口集問百姓皆言不便臣等以所籌不貨故議暫停至湯斌挑濬下河之語閒談時誠有之並非公同商酌語也

上命大學士等以開濬海口事傳問九卿及淮揚所屬之在京官員 五月大學士等覆奏臣等遵 旨問九卿及淮揚等處現任京官喬萊等據喬萊等云積水須有去路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雖低窪之地未必盡涸而諸堤之水有所減使淹沒田地能涸出但

得實心任事為國為民之人自然成功七邑錢糧有限又因灾傷蠲免畢竟

皇上發帑金救民更速等語據九卿云先薩穆哈穆稱額前往相度海口以水勢甚大難以開濬因議暫停湯斌原任江寧巡撫所見必確今稱開海口有益故復議應開上日眾議共稱應開薩穆哈穆稱額因何以為不可彼但憑信高成美之言自己全不會詳察耳此事必須委用得人方可成功孫在豐有才着發內帑二十萬兩前往督修功若可成再酌量動支正項錢糧 六月九卿遵旨議覆

東華錄 卷十三

河道總督勒輔應革職留任 上日勒輔去留有何關係但另補一人必塞減水填減水填一塞則河堤萬不能保尔等可為兩全之法否九卿回奏曰若目前竟塞減水填恐一時潰決受害甚大俟河底刷深後減水填方可不用 上日尔等意見相同否湯斌奏曰臣原不知河道情形因舊年奉旨往徐州一帶看視河形見減水填太多舊時止有四處今增至三十餘所目前若竟行堵塞恐黃河衝决堤岸民田仍受其害若不行堵塞恐河流分散水勢緩弱則河底漸高運道有碍臣愚欲將減水填稍築加高若

水大仍可分洩水小俱使歸道則河底日逐刷深水無泛  
溢之患減水填亦可漸堵塞矣工部尙書杜臻日築堤開  
減水填原是古人成法但古人先開引河使水有所歸不  
致漫溢民田今勒輔但開減水填未開引河此民田所以  
淹沒也等奉

旨勒輔暫免革職仍令督修 草尙書薩穆哈侍郎穆稱  
額職以勘河回奏失實也 福建總督王安國條陳台灣  
事宜一台灣土子請照內地例府學額進二十名台灣鳳  
山諸羅三縣學照中縣十二名提學道不能渡海考收交

東華錄 卷十三

分巡台廈道就近管理一台灣文武官三年後例得升轉  
內地官與兵似屬一體現在兵丁到汛年月各不同請將  
此內有願在台者聽聽外餘按赴汛年月三年調歸原營  
仍于內地照數撥換以示軫恤一台灣澎湖兵除糧米于  
本地支領外其餉銀取給內地往來海船每患漂溺每年  
祇四月風信極順十月波濤恬靜稍可無虞請于每年四  
月內即發夏秋二季餉銀十月內即發冬季並來年春季  
餉銀交該管官貯給得  
旨台灣駐防兵丁着于三年內陸續盡數更換永著為例

餘如所議行 七月侍郎孫在豐等陛辭

上諭日朕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命爾前往淮揚所屬  
下河一帶車路等河並串場河之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  
挑濬事務宜悉心區處使海口流通蒸民復業 九月免  
直隸順天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康熙二十六年地  
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 免湖廣福建兩省  
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及二  
十五年未完者 鄂羅斯察漢汗上疏乞撤雅克薩之圍  
上諭察漢汗以禮通好朕本無屠城之意其令薩布素

東華錄 卷十三

撤兵收集于所近職艦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利聽其出入  
毋得妄行擄奪俟鄂羅斯使復至定議 十月都察孫在  
豐疏言疏濬之法開濬不如導蓄築高不如就低因勢利  
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遊流而下約洩水十之四一由天  
妃石碇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  
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江至  
若串場一河綿且范公堤一帶既為鹽艘利涉又會引諸  
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口最為關鍵而河身淤墊亟為  
開濬上而徑河黃浦子嬰之間舊有通湖開減水閘下而

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建修臣等議孫在豐疏稱若者宜先濬若者宜後濬俟挑完日改減水埧為閘將串場河令鹽商挑濬應如所請 旨如議改減水埧為閘並着孫在豐會同勒輔確議 十二月孫在豐題允從海口應挑石礎等處興工請勅河臣如遇水勢稍減即將減水埧盡行閉塞以便開濬下河 上日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不能與勒輔抗明矣今若不閉埧則下河一面挑濬上河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即閉塞日後運河積淤則勒輔借以為詞大學士等請令二人來京面陳

東華錄 卷十三 壻

上日此下河決宜開濬斷不可止孫在豐不必來京堵塞堤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日後上河積淤渠能任其淤乎孫在豐所請不過上河不放水耳假使勒輔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于巨浸中從事乎勒輔前疏欲將諸口閉塞今孫在豐為之又云不可豈非有阻撓意乎着勒輔來京面問 免直隸直順大廣四府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 戶部請裁公費

上日目下國計充裕所爭不在乎此况貧官需此以資生者甚多豈可盡裁着照見行例行 編修勵杜納與學士

張英同侍御批通鑑綱目竣疏言

皇上點閱載籍無間嚴寒溽暑即巡幸駐蹕命臣捧簡進閣一如禁廷披覽之際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及進退人才邪正消長與夫諸儒舊說聚訟者親加剖決悉歸至當請頒發聖諭宜示史館以發涑水所未詳補紫陽之弗逮得

簡勵杜納朝夕侍從勤勞可嘉所奏著禮部翰林院會同議奏如所請

東華錄卷之十三終

東華錄 卷十三 壻



東華錄卷之十四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等奏臣等詳問勒輔據云高郵州南兩大減水堤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二小減水堤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郵北其堤亦有可塞處惟高家堰之堤斷不可塞

上曰開濬下河其要不在高郵之堤惟在塞高家堰之堤今不塞高家堰之堤止塞高郵州之堤何益之有湯斌奏雲梯關與前不同若不塞高家堰之堤則淮水盡入黃河黃水無倒灌入淮之理從前河堤單弱不築減水堤則黃河必致潰決今堤既高堅若塞堤堤使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深今勒輔惟恐黃河潰決于南岸毛城舖等處築減水堤今黃河之水入洪澤湖湖不能容又于高家堰築減水堤令入運河運河不能容又于高郵州等處築減水堤令入七州縣迨水無所歸不但七州縣被災二三年間黃水淮水及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濫則漕運亦可慮今皇上令塞高家堰堤修理下河不特七州縣漸安生理漕運亦永受其益勒輔奏挑濬下河使積水入海

雖云善策但海水倒灌可慮

上曰海水斷無倒灌之理今若將黃河南岸毛城舖等處減水堤閉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湖止有淮水則高家堰堤可以暫塞一年爾等再議 大學士等遵

旨覆奏開濬下河應塞減水堤

上問勒輔曰毛城舖一帶開堤可閉塞否輔曰永塞不便可暫塞一年

上曰欲開下河須塞上流若但塞高郵州之五堤不塞高家堰千事何益勒輔奏曰前孫在魯只議高郵州未及高家

堰今

上所見最為洞悉臣何敢欺隱高家堰之堤亦當如聖諭開濬也

上諭工部下河工程今年着止將高郵州大小堤及高家堰等開堤限期堵塞着孫在魯速備工料人夫自今年十一月興工挑濬下河勿至遲悞 四月授田雯江蘇巡撫

上諭之曰向聞江蘇富饒朕親歷其地見百姓頗多貧困爾當以愛養民生為務至地方豪強為害于民者不可不懲然政貴寬平不必一一搜訪滋事至文武本屬一體文武輯睦則兵民自安矣 五月不雨詔臣工直言得失靈台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慎簡宰執奏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撫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請逮繫嚴鞠下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特旨免議大學士余國柱以湯斌當九卿會議時有愆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為言而臣忝長官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東華錄

卷十四

三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諭旨一時惶怖罔知所措年來衰病侵尋愈過叢集動堪禮循省自慙乞賜嚴加處分以警滿職

上因其遮飾仍不明晰嚴飭之 部議廣西撫王起元言新陞學道陸祚蕃由原任登萊道赴粵路遠即改嚴作科亦難遍及請展鄉試期于十月舉行從之 七月土謝阿汀奏鄂羅斯使請和已抵臣境

上命薩布素等統兵還黑龍江墨爾根 九月丁亥丑時京師地震 是月丙 十月特准順天鄉試浙江錢塘監生

查嗣韓福建侯官監生林文英五經中式 大學士等奏前勒輔疏稱高家堰之外在築重提請停丁溪等處工程奉 旨問于成龍今于成龍覆稱挑濬下河有益于民若照勒輔修理則民反受其害

上曰挑濬此河原欲有益七州縣生民勒輔稱高家堰等處築堤以為屯田可獲百餘萬錢糧朕從利益民生起見非為錢糧也此挑河關係緊要着尚書佛倫侍郎熊一瀾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江南總督總漕確勘議奏 十一月

東華錄

卷十四

四

上諭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輔政大臣停止今後再行此例貪官似有儆懼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 免江蘇浙江二省二十七年應征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糧 十二月尚書佛倫等查看河工回奏河臣勒輔疏請築高家堰重提束洪澤湖水盡出清口並黃河兩岸立閘分洩黃水而撫臣于成龍又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築彼此意見不合臣等會勘上下河道知高郵等七州縣水患皆因洪澤湖水從減水埧東注高郵寶應州伯三湖流入漕河又從高郵城東堤減水埧流入下河

以致七州縣民田被水淹沒故治下河必先塞上流使上流之水不得東注下河則保守高家堰水出清口自爲第一要着臣等閱視高家堰地勢應如河臣勒輔原議史家店以內石堤以東築一月堤使六堤所減之水由重堤以內流出清口自不至衝突堰堤但洪澤湖水流入漕河漕堤關係緊要宜行減洩應將淮安以北五叉河開濬引水由草灣入海至淮安寶慶澗河等處亦應開濬引水由射湯湖達廟灣入海其高郵城東堤五座減水堤係下河水會之源今淮安府南北既經開濬此處但應堵塞黃河

東華錄

卷十四

五

兩岸仲家莊草灣等處建石閘分洩黃水入海仍照原議外惟安東縣五里墩建閘洩水由鹽河入海恐開關之處逼近安東實屬危險應將石閘移建城東再看得下河形勢現在流通今既堵塞上流盡注清口則下河水勢自然漸減應將白駒丁溪草堰三口各工盡行停止其修築月堤並澗河等處開濬建閘所需錢糧應令河臣確估題請 旨九卿詹事府科道會議

二十二日巳巳子時

太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漕運總督慕天顏疏言京口至

瓜州漕船往來有風濤之險宜仿民間渡生船式官設十船導引防護部議以向無此例不准

上曰朕南巡時見京口瓜州往來人眾備船過渡裨益良多其如所請行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御史郭琇疏奏勒輔治河無功偏聽慕容陳潢阻撓下河開濬又尙書王日藻等議勒輔疏請屯田有累于民請行停止至高家堰之外再築一堤應如所請

上曰朕南巡河工情形頗深悉之今欲築重堤使水由清

東華錄

卷十四

六

口入海若果有益當日何以不早築高郵等七州縣百姓苦累異常朕目擊心傷今于堤外又築一堤是重困小民矣至于屯田有利于廷臣而害民實甚江南民莫不嗟怨爾等寧不聞耶以郭琇奏本令九卿會議尋議罷勒輔任革陳潢職銜予杖流 江西巡撫王鵬廣東巡撫朱宏祚同日陛辭

上諭曰巡撫以搵守爲要大法則小廉百姓俱蒙福矣朕事事以百姓爲念爾等到地方一切利害有關百姓者不妨事事奏聞又曰爲大吏者亦須安靜安靜則爲地方之

福升貪汙之吏先當訓戒之如其怙終不悛再行叅劾可也 二月江蘇巡撫田雯以蘇常等府漕米因結穗時屢遭風雨米色青白未純今依限收兌具疏奏明部議易米起運

上嚴飭部臣特允所請又疏言丹陽上下練湖田灘久荒迨召民承佃上練湖田灘五千九百八十餘畝每畝納價銀三錢戶部駁增至六錢未已小民畏縮觀望致拋荒千二百餘畝下練湖田灘萬三千餘畝亦報墾無幾請定每畝六錢三分召佃輸課庶廢地漸成膏壤下部議行時布

東華錄 卷十四

政司宋榮以越省購辦銅斤價值較定價昂費過繁請奏停採買雲疏言寶源局增鑄錢文原以裕民令藩司勸支芦課採買是其專責但江蘇非產銅地湖廣江西商販經由各關購買所餘無幾價值每斤一錢六七分部定六分五釐實屬不敷各州縣辦解苟非派民卽係虧帑倘採買萬難議停請量加價值以示寬恤部議不准 上特旨照各關例增至一錢並下安徽湖廣江西畫一總督慕天顏言臣等會勘河工何臣斬輔議築高家堰重堤臣等會議修高家堰舊堤後尙書佛倫等奉命再勘皆

從斬輔臆說不敢附會且何臣倡舉屯田一事屯官丈占民田百姓苦累臣據實奏聞 旨着九卿等察議 先是御史郭琇疏題爲特糾大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止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有有其無驩堯舜始焉因其才而姑用之繼焉知其好而誅殛之故堯舜之世稱爲極盛我

皇上聖德純粹聖鑑淵深與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一物不得所

東華錄 卷十四

私竊歡誦千古難遇者畿輔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眾口益縱肆

皇上灼知情僞于一切用人皆由

宸聰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

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涕流不知所以爲報竊自念職在糾

彈仰體堯舜之心輒效鷹鷂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

柱昔公營私實跡所列具呈于左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

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卽有舛錯同官莫

敢駁正

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御史陳芝榮劾湖廣巡撫張沂疏內並請議處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加議處乃票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沂原屬指麾即此可見矣 一凡明珠奉有

旨意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

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結黨羣心挾取貨滿至于每日啟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東華錄

卷十四

九

上意無不宜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

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則有尙書佛倫葛思泰及其族姪

侍郎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為死黨

寄以腹心向時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國

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矣 一凡督撫

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

是以督撫等官遇事剝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猶有未給足者皆貪官搜索以奉私

門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嚴滿之後應陞學

道之人率往請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方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 一靳

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濬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欣然

欲行九卿亦無異辭及見

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眷舉出必當

東華錄

卷十四

十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何以純播于是議題奏仍屬靳輔

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于

是一力阻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天鑑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抗拒

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

國柱率皆居功要素至于考選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本

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

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鴆害意毒謀

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總督時見御史李

時謙譽奏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忝勅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 以上各款但約舉指恭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 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窮

皇上數舞臣僚責其實心報効臣受非常殊眷若舍豹狼而問狐狸即為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難利實難離必報恃有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東華錄 卷十四 七

聖威立加嚴謹備用賢能俾得物天下人情莫不欣賜感戴

聖明無盡仰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旨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題

按郭琇疏稿 實錄未載徧尋內閣紅本無有從郭琇華野集錄出奉

旨補入明珠傳因並錄之

本月十一日奉

上諭吏部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大法

小廉各守職業實心任事庶無負朕拔擢簡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于爾部院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為臣子者既儋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子孫家能自給便當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戒又復諄諄面諭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全不恪勤乃敢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互相交結同年門生相為援引傾陷商謀私事徇庇同黨圖取貨賂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已見公同商酌乃一二欲

東華錄 卷十四 七

行倡率之人持議于前眾遂附和于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其又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眾畫題希圖巴結廷議如此國事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債事巧于推卸朕深惡此等擁護容容之輩亦屢加嚴飭至于用人關係重大羣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為國得人實有神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惕慮恐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體朕心從公選舉方為不負委任乃歷來所舉官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敗露此皆瞻徇情面植黨納賄

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爾喜阿思喀等身為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猶耿耿于懷是以邇來大小官員背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見而不卽指發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鋼漫無悔悟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徇黨類百計營求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塞楞額往審張汧所忝事情朕面諭塞楞額張汧居官貪穢爾等嚴行審出迨差回特加詢問塞楞額奏稱臣于此案盡心研鞠若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惟恐累及保舉張汧之人竟

東華錄

卷十四

七

為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稟發將保舉張汧官員並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汧審結定案之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簽票發又靳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己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眾議朕亦曾面加誠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欵奏本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勞績者故免其發覺靳爾決明珠着革去大學士交與領侍

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着休致回籍余國柱着革職科爾坤着以原品解任佛倫熊一滿着解任于河工案內完結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潔已奉公勉盡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咸與維新之至意特諭 三月優陞原任檢討魏既齊為山東布政使 御賜陸祖修言總河靳輔身雖在外與九卿呼應甚靈會議之時尙書佛倫科爾坤等不顧公議左祖河臣竊思河工屯田二事于成龍自有成算應請俟于成龍到京面奏明確加以乾斷從之 宗人府議給事中高層雲疏亦大學士王熙向康親

東華錄

卷十四

西

王傑書等跪語王俱坐受 旨朕召大臣議事每賜坐語嗣後不必向諸王行跪 靳輔疏亦慕天顏等朋謀陷害阻撓何務 上諭大學士曰近來議論靳輔者甚多靳輔為總河有年挑河築堤漕運並未遲悞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雖百條亦難逃罪即欲置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俟繼用之人河工告成始可議罪且朕曾闕河防一覽于治河洞悉凡事皆慮永久此疏著九卿一並察議 上御門詔諸臣議河工事宜靳輔曰臣專管上河再四籌

度惟有高家堰外再築重堤水不歸下河庶有神于七州  
縣于濬下河恐海水倒灌 上曰海水倒灌無有是理郭  
琇奏靳輔派民之事甚多在在騷動况屯田明係奪民產  
業江南田畝原有二畝算一畝者因地窪下州長不常若  
計畝重課寔為累民 上曰屯田害民百口亦不能辯至  
開海口乃必應行之事尔等但論下河應批與否及重堤  
之築與不築耳靳輔奏重堤將水截住盡出清口不令水  
歸下河則十州縣之田可出重堤築是于成龍奏開海口  
事奉 特旨行令築重堤停海口縱上流之水不來而天

東華錄

卷十四

五

長六合等處之水洩歸何處臣意濬海口

上顧大學士曰朕留心河道深悉情形九卿畏懼靳輔不

肯定議明日御門再召諸臣尚書李天馥奏靳輔于成龍

各堅執前說臣等公同商酌下河當開重堤宜停

上問靳輔海口何年淤塞輔奏土人云明隆慶年淤塞至

今海湖來一次即增一葉厚之沙故漸塞

上曰此言甚屬虛妄潮退其流甚疾何何沙之存積據幽

言海水倒入將來海口一開便有明驗朕記尔言又問于

成龍塞減水垣以開海口河堤可不衝決乎成龍奏不能

保其不決臣于上河實未明曉焉敢妄對 上曰崔維雅  
之論可行乎成龍奏聞人言如此臣實未甚曉

上顧謂諸臣曰朕細閱崔維雅治河書其勢必不能行于

成龍亦未洞悉河務仍着公同詳議 尋議海口宜開重

隄宜停各減水垣矣海口通後酌議緊要者符之不緊要

者塞之允之 尋諭吏部靳輔慕天顏不便留任孫在豐

亦不便修河宜速行更換 調閩浙督王新命總督河道

侍郎開音布督理下河 以屯田累民勅督撫查清丈出

之田給還原主其暫設屯田同知縣丞等官悉裁汰 革

東華錄

卷十四

六

靳輔慕天顏職孫在豐佛倫等降調有差 六月楚省督

標裁兵夏包子即夏逢龍等鼓噪搶劫聚眾作亂巡撫柯

永昇投井死按察使丁燁東家奔安慶時糧儲道葉映榴

兼署布政使賊迫授偽職映榴給以無殺掠百姓三日後

當如所言乃令其妻奉母自水溝出避難以司道等印五

付其僕葉華林向所過衙門呈繳遂繕遺疏朝服望闕謝

恩訖升公座罵賊拔佩刀自刎疏畧曰臣一介豎儒幸中

進士叨沐

皇上高厚深恩歷擢今職嘗以潔已奉公自矢夙夜但愧



才具庸劣未效寸長茲值裁兵夏逢龍倡亂劫奪撫臣勅  
印並分兵圍臣衙門露刃逼脅臣勿讀詩書粗知節義雖  
斧鑕在前豈肯喪恥偷生伊時即欲率同妻女閭門殉節  
第念臣母年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長子葉專遠在原籍  
其餘二子尙未成童荒荒孤嫠死將安歸因遣妻女奉母  
潛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  
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今勉盡一死以報國  
恩所恨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縹緲潛消反側復不能臨  
期捍禦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

東華錄 卷十四 七

皇恩下棄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悲嗚呼麼小  
醜指日掃滅不能忍死須臾以觀蕩平也  
上覽疏畢諭曰凡地方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分  
近有武昌兵亂葉映樞守義不屈嘗賊自刎聞其遺奏五  
內傷悼王大臣等其其聽之因令展讀奏疏聞者莫不感  
泣遂諭吏禮二部曰葉映樞值裁兵鼓譟抗志不屈捐生  
殉難忠節可嘉今覽遺疏情詞慘烈朕心深為惻然不忍  
披閱應從優賜卹以表忠貞部議贈通政使廕一子入監  
特贈工部右侍郎賜祭葬如典禮諡忠節建祠御書丹心

炳冊額賊竊據武昌城 命都統瓦岱為振武將軍率兵  
討之 諭大學士等近來科道官無條奏者建言乃科道  
專職祇在不存私心耳可傳諭有條陳事赴暢春園面奏  
尙書呵喇奏報噶爾丹率兵掠厄爾特泥沿居民直抵  
喀喇卓爾渾之北拒澤卜尊丹巴所居僅一日程澤卜尊  
丹巴攜土謝圖汗妻子及喇嘛班第等夜遁喀爾喀通國  
各棄盧帳牲畜南竄土謝圖汗不知存亡命邊塞加意防  
守 七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告急云去年噶爾  
丹率兵三萬來侵噶爾丹弟多爾濟札卜領兵來掠右翼

東華錄 卷十四 太

人蓄今噶爾丹自抗愛山後至忒木爾地方土謝圖汗子  
噶尔旦台吉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又聞丹津温卜等率兵  
來取厄爾特泥沿之地距我地二日程祈速賜救援湖廣  
提督徐治都報六月十四日官兵擊敗夏包子賊眾二千  
餘人于應城縣陣斬偽副將二守備三把總一隨駐應城  
縣內嗣于十七八等日夏包子率賊萬餘圍攻應城我師  
內外夾擊大敗之賊奔德安 侍讀海三往澤卜尊丹巴  
處途遇厄爾特因攜噶爾丹奏疏歸又囑海三代為轉奏  
澤卜尊丹巴來投或拒而不納或擒之

上遣使往諭詰問情由令遵旨議和 喀爾喀洪俄爾蘇  
青台吉疏報噶爾丹來掠達賴台吉至枯倫貝爾

上諭格親王全福等曰厄魯特至我汛界僅七八日程宜  
預為備御其令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

第派所屬十族兵一萬盛京將軍等派兵一千于所指之  
地備禦 南陽總兵史孔華報七月初十日臣帥師進討

夏逆賊據漢陽城我師破門直入賊遁武昌恢復漢陽  
徐治都報七月十五夏包子率賊駕船至鯉魚潭遣參將

鄭典等剿殺焚其船賊來犯大營者官兵擊走之生擒傷  
東華錄 卷十四 九

總兵以下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夏包子僅以身免 又疏  
報七月十八日武昌城偽官弁獻城投降獻偽軍器械

大原首級收繫夏賊妻子家口二十日黃州府偽總兵獻  
城降黃岡縣生員宜畏生等擒賊首夏包子獻軍前磔之

八月設站侍郎文達等報土謝圖汗與噶爾丹于八月  
初三四等日相遇于鄂維會諾爾慶戰二日厄魯特夜襲

善巴額爾克戴青之營破之喀爾喀諸台吉星散土謝圖  
汗越瀚海奔至澤卜尊丹巴所 九月澤卜尊丹巴胡土

克圖報噶爾丹分兵三路沿途劫掠約會于我邊哨愛必

汗喀喇鄂博之地

上以邊塞不可不防派京師入旗護軍等兵及宣化大同  
精兵各一十往歸化城駐備尋令暫停候旨 先是喀爾

喀爾青台吉等二十八人各率所部人邊請降 旨准于  
汛界以內遊牧至是土謝圖汗與弟西地西里巴圖爾台

吉率兩翼台吉等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亦率弟子等  
入汛界乞降沿邊阿爾哈喇諸台吉皆願從內附許之

噶爾丹遣使進貢請安 十一月兵部覆御史郭世隆言  
山海關城守禦章京等官嗣後凡失察私參請加嚴定處

東華錄 卷十四 十  
分之處俱無庸議

上諭偷創人參禁絕甚易但人參為物治病有益且無甚  
關係故朕于偷創人參之人亦未嘗有一正法者着如部

議 貴州巡撫田雯疏言貴州兵米編自秋糧威寧大定  
黎平思南銅仁等府距省五六百里遠則千里兵多米少

每與有米無兵之開州修文等縣撥支黔山峻險運費倍  
于正供單寒憊獨之民輸稅莫繼請將艱運之開州等州

縣折銀解庫聽兵領銀自贖庶民兵兩便部議不准副總  
督范承勳提督馬三奇復言征銀為便應如雲所請後下

部議從之又疏請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  
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立學校部議貴筑係兩  
衝歸併新設之縣照小學例考取生員八名卽令新貴教  
取兼攝其永寧等十一州縣生童就附近州縣應試又疏  
稱平溪清浪二衛學向係黔屬思州考試嗣因駟站歸併  
楚省學校亦隨改隸諸生應試需下武昌有洞庭之險土  
心畏阻請將二衛學仍歸黔省考試下部議從之先是  
湖廣巡撫丁思孔疏 民間禁用鳥鎗妄疏言黔省山深  
地僻村寨隔遠居民商賈蓄鳥鎗以防不測至苗蠻巢棲

東華錄

卷十四

五

洞處驅狼捕獸多用鳥鎗俱無庸查詰以致驚疑下所司  
知之 福建張伸舉疏言台灣所用明桂王偽號錢甚多  
若一時全禁貧民無以爲資請開爐鼓鑄收買偽錢銷燬  
從之

東華錄卷之十五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上南巡閩河初八日丙子起行 壬午駐蹕平原縣 諭  
山東撫錢鈺邇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  
東地丁正賦意欲來歲蠲除茲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  
速行曉示 甲申幸濟南府 乙酉至泰山之麓 庚寅  
駐蹕鄒城縣蒞花舖 辛卯閱視中河至支河口 諭諸  
臣曰朕觀此河狹隘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鎮口開

東華錄

卷十五

一

所出黃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  
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潦霖萬一黃堤潰決中河  
黃河必將混而爲一因顧靳輔曰爾當日如何籌畫開濬  
中河輔曰臣意開濬此河可以束水入海今若將遙堤加  
增修築以保固黃河堤岸富不至有患總河王新命奏曰  
支河口止一閘但遇壅淹必至冲壞若不草掃隨時啟閉  
于駱馬湖口作減水壩令泛漲之水歸入黃河再將邳城  
禹王台修築以禦流入駱馬之水令歸沐河則中河可無  
虞矣 丁酉御舟泊金山寺 二月初三日辛丑至蘇州

丁朱至杭州 辛亥渡錢塘江 壬子親撰祭文詣禹陵致祭文內書御名行三跪九叩禮 先是上欲親視下河至是侍郎徐廷璽于成龍閱視回奏水陸俱難行宿頓無所遂止 乙卯自杭州回鑾 癸亥至江寧 江南民王來能獻鍊金養身秘書一冊 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 三月乙酉御舟至天津由陸還宮

上諭朕閱視河道民人船夫皆稱譽前任河督靳輔且見靳輔濬治河道隄岸堅固勞績昭然着復其原品 七月

東華錄

卷十五

二

初九日冊立皇貴妃佟氏為皇后明

皇后崩 九月以旱免直隸被災州縣衛所本年未征及

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 左都御史郭琇為特奏近臣樞

黨營私招搖撞騙罪有可誅仰請乾斷事如原任少詹事

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為奸罄竹難悉式約畧

一二為

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賃館為生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命入南書房供

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 問國政為士奇者即

當竭力奉公以報恩施于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辨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他人之聲名從未著聞何士奇一入辨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為死黨科臣何楷為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為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為子女姻親俱倚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為之居停哄騙而貨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黨獲

東華錄

卷十五

三

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然而人之肯為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曰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平其為撞騙亦自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順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為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帥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于本城平湖縣

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置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寬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于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剝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厭之窟壑是士奇等真爲國之蠹而民之賊也且罪之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着解任竣事於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解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

東華錄

卷十五

四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誠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愆不畏死卽惟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黃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詐索矣是士奇等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嚴然士林之翹楚竟不顧請議爲人作壘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卽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敗傷名教豈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

楷王頊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負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請立賜罷謫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得

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構陳元龍王頊齡俱著休致回籍該部知道 命王安國以刑部左侍郎銜管奉天府府尹事陸辭

諭曰奉天爲根本重地今聞遊民甚多務農者少一遇旱淹卽難補救爾至任當勸民務農嚴察光棍游手之徒奉

東華錄

卷十五

五

天田土旂民疆界相錯丈量明白以旂人餘地付之莊頭前府尹金鑑奏請將旂人餘地俱與百姓耕種征收錢糧所見甚小今已另遣官前往丈量雖係彼處戶部之事兩在地方亦須公同詳察永定則例 漕運總督徐旭齡疏請釐三害云隨漕例有增裁原爲貼軍而設乃有司私增更甚于軍每石少以錢計多以數錢計南兵軍局恤伍項原無增裁今統歸太根征收仍難扣減宜革者一隨漕例有潤耗原爲貼兌而設乃有司私耗更浮于兌每石少以斗計多以數斗計白糧已編有辦束包令又另加春辦米

包索銀宜草者二至盤費脚價江浙官無額編民間私貼每石銀三五分米三五斗乃湖北已編有折銀二千九百餘兩每石復幫貼銀一二兩江西已編有脚費銀三萬四千五百餘兩每石復征水脚銀三錢五分宜草者三又請籌三便云各省給軍款項有減存抵欠銷算者勢須糧道給放其隨漕增截銀兩亦彙解道庫一解一給旂丁反受扣減請停止彙解竟歸州縣給發便一運丁行月糧遇有災傷停缺例請撥補有康熙十二年間除荒銀兩至二十一年仍未准給旂丁不沾實惠請停止除荒竟入現運項

東華錄

卷十五

六

下得應寬之用便二至船少帮多為病尤甚浙江帮次有可合一帮者請附歸併可省二十餘帮便三俱下九卿議行 十月諭直撫于成龍直隸地方朕屢諭免錢糧百姓竟無起色今年荒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困苦衣食艱難宵旰勞時欲流涕業經遣官察賑復與蠲免正供地方大小各官遇此荒年束手無策于民何益爾等受國厚恩為民父母寧獨不愧于心當思良法使貧民不填溝壑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 副都御史許三禮疏劾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白劾惟

聖主必需賢佐德貪不外遠好大小臣工幸逢

聖主應為賢臣乃有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者不顧品行

律身不嚴致被罪臣張汧所供蒙

皇上寬仁不加譴責即宜引咎自退乞 命歸里又復優

柔繫慈潛任長安乘招修史為名出入禁廷與高士奇相

為表裏物議沸騰即無官守落得招搖納賄其子試御史

徐樹穀不遵成例朦朧與考明有所恃獨其弟徐秉義文

行兼優實係當代偉人原任禮部尚書熊賜履理學醇儒

可稱千古人品臣職居言路知而不言即為不忠俯採輿

東華錄

卷十五

七

論直陳賢好乞即

召用熊賜履徐秉義以佐盛治徐乾學既無好行止自無

好議論既無好事業亦有好文章應逐出史館以示遠好

徐樹穀尙書之子中堂之姪身為御史太覺招搖應調部

屬以遵成例臣不避嫌怨披瀝直陳旨所奉事情著徐乾

學明白回奏熊賜履原係簡任大臣朕所深知已經起用

現在丁憂許三禮請即召用殊屬不諳著飭行乾學回奏

憲臣謂臣律身不嚴致罪臣張汧所供臣若果受張汧一

錢臣甘寸磔祗以臣為台長聞知汧狼籍屢向僚屬斥言

其罪汙知而恨臣遂肆評議業蒙

皇上洞鑒臣以性不諧俗遭人嫉忌具疏懇歸田里蒙恩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臣早夜編摩每隔數日入直與高士奇等共訂書史校讐御選古文此外一無干涉臣在任之日尚且嚴絕苞苴豈解任以後反行招搖納賄愚臣忽云潛任忽云招搖皆臣所惶惑不解者臣子樹穀考選經吏部及臣弟元文奏明其時大臣子弟與考並不止臣子一人

皇上特恩簡用安得朦朧皆由臣平時好講忠孝大義言

東華錄

卷十五

八

論時或激切身以招尤乞賜罷斥歸田並罷臣子言職以安愚分疏並下部察議以所劾招搖納賄皆無實據即朦朧考選亦不確三禮應降二級調用議甫上三禮復疏為特參大臣紊亂國制肇慶開端謹據實題奏仰祈嚴勅窮究以杜專擅之漸以垂永久之制事竊惟聖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許考選科道成例遵行已久無敢紊越獨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胆恃胞弟徐元文欽點入閣勢素成例遣子赴考現在補職臣屬堂官具疏題明蒙

皇上着乾學明白回奏而乾學將自己潛任招搖穢跡欲以奉 旨留京一語蓋之徐樹穀違例考選指稱吏部題請閣臣奏明等語制言官要見

皇上之留徐乾學者留于史館辦事豈留潛地招搖物議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避閣卷之嫌疑豈有題破歷來之定例今乾學不引咎悔過反執吏部閣臣之請雕琢字眼粉飾要旨欲坐臣以指不實之例而使樹穀仍居御史之職明欲肇慶開端紊亂國制專擅之漸不可不防更奇乾學律身不嚴教子無方積弊昭著有案有據尚敢

東華錄

卷十五

九

肆口妄言好講忠孝大義希圖售職 聖恩不得不列款糾參懇乞窮究逐件刑訊並嚴飭吏部將題請徐樹穀與考之疏閣臣啟奏之疏檢發會議以服衆心所有賍款次列于左 一乾學于丁卯鄉試戊辰會試在外招搖門生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閱節務期中式有蘇州府貢生何焯往來乾學門下深悉其弊特仿會試墨卷序文寓言諷刺乾學聞知即向書舖將序抽燬囑托江蘇巡撫訪拿何焯至今未結 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塩商項景元于揚州貿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間着伊孫婿史姓家人

李湘押同景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賬共結算本利十六萬兩又布商程天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在大蔣家胡同開張當舖其餘銀號錢桌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聲滿道 一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為江蘇按察司代為料理國亮差到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吳子彥吳子章收過節送銀四百兩小禮四十兩生日送銀一千兩吳子彥為張沂事發逃回吳子彥胞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閣辦事國亮差管家劉姓送賀禮五千兩交吳子章收繳 一乾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二人為姪通同扯絳得

東華錄

卷十五

十

賍累萬紫賢紫書現造爛面胡同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為乎來乾學之賍半出其手 一乾學伊第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四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送澹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果能嚴絕苞苴何以有如此醜語耶 一乾學遣弟徐宏基遍遊各省名為拙豐獨于河南磁州彰德等處留戀一載有餘放賭宿妓良民受害怨聲載道 一乾學買憲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價銀六千餘兩買學士孫在豐

在京房屋一所價銀五千五百兩買基天顏無錫縣田一萬頃京城繩匠胡同半截胡同與橫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舉蘇州太倉崑山吳縣長洲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徐府房屋田地 一乾學之子徐樹屏徐樹聲于甲子科黃錄中式弊發黜革行止有虧莫此為甚 以上各款百未盡 一乾學身受國恩乃敢植桃李于一門播腹心于九州橫行聚斂不顧枉直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勢傾中外權重當時朝綱可紊成例可滅伏乞

皇上立賜處分國家幸甚萬民幸甚徐元文奏辨曰三禮

東華錄

卷十五

七

因叅臣兄乾學不實知吏部已議降調遂誣列臣兄多欺并誣及臣謂會收李國亮賀儀五千兩臣與國亮雖會相識初無交涉三禮以不根之詞橫肆污蔑即使孤竹復生何難指為盜跖

聖明在上必能洞察其誣國亮三禮皆可互質也臣初入閣時曾聞有人粘貼榜紙此乃忌嫉臣兄弟者布散流言以圖傾陷耳夫匿名榜貼律禁至重又屢奉嚴諭申飭地方官不行查拿有處分定例三禮既佐理憲綱聞知正宜痛嫉乃公然引入奏章指為証據則三禮必深知造榜之



人與匿貼所由來矣總之臣兄弟直道自處不免招尤而不悅臣兄弟者遂欲一網盡之三禮向者考選之後曾請執弟子禮臣以于義不可始終拒之今于數日間忽而誣臣兄又忽而誣臣殊難測憶臣荷

恩深重一旦爲人排繫致無影之詞瀝入聖聰踴躍惶恐無地自容伏祈

皇上立賜罷斥庶臣心稍安疏入得

旨許三禮既爲言官凡有糾叅自應據實指陳前叅乾學疏內何以不一併指出乃于部覆議處之後復行列款具

東華錄

卷十五

主

奏明係圖免已罪著嚴飭行該部知道尋命免許三禮嗣用仍留任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珏貪黷劣蹟珏奏辨所劾悉誣由郭琇會致書于珏屬荐卽墨令高上達等未允琇挾嫌使星法誣劾事下法司鞫訊未定獻琇奏左都御史馬齊于會訊時多方煇煉必欲坐以指使誣劾之罪

上責琇疑揣法司尋法司以星法誣珏擬革職琇致書屬荐事實應革職擬杖折贖奏上星法降一級留任

上念琇平時鯁直敢言從寬免革職治罪降五級調用

十一月徐乾學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祇以受恩深重依戀徘徊憲臣許三禮因議先賢先儒坐位其言皆不合經典臣與九卿奏對之時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爭不謂觸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

聖主洞燭幽隱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寧不能復事鉛槧且恐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乞恩終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歸身先臣邱隴庶身心閒暇願比古人書局自隨之義屏跡編摩少報萬一得旨卿學問淹博總裁各館書史著有勤勞覽奏請歸省墓情詞懇切准假回籍書

東華錄

卷十五

主

籍著隨帶編輯並賜御書光儀萬丈扁額十一月以旱災免武昌等府二十州縣四衛所二十九年上半年地丁錢糧荊州安陸所屬九州縣四衛所本年年未經征收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臧宜寧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于世祇請往聚

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計真偽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爲可獲福長生至欲蕩家產不顧而好究之徒得以行詐漫謂能知前生之

事惑眾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篤信喇嘛  
久已惑溺家家供養隱其言而行者甚眾應將此等詐稱  
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 十二月定鄂羅斯邊界于格爾  
必齊阿勒滿漢及鄂羅斯喇第納蒙古字于上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大清會典告成 五月吏部以行取  
知縣事請旨 命九卿以平昔所知舉奏尋尚書王騰舉

清苑知縣邵嗣堯尚書李天馥舉三河知縣彭鵬靈壽知  
縣陸隴其徐元文舉麻城知縣趙蒼璧准行取 五月兩

江總督傅拉塔疏言凡為人臣宜感戴  
東華錄 卷十五 南

上恩不負養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  
職為生理公然受賄擾害地方如巡撫洪之傑原任刑部  
尚書徐乾學大學士徐元文並伊等子姪穢跡謹册列陳  
之一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陞任大學士洪之傑諂媚製  
金字大匾一方旂桿二根旂上金鑄瑞叶金甌泰開玉燭  
八字委督糧同知姚應鳳賫至徐元文門前樹立復送賀  
儀一萬兩徐元文之子舉人徐樹本親收一康熙二十八  
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趙寧投拜徐元文門下餽銀一千兩  
徐元文之姪徐樹屏徐樹敏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松江

常三府採買青藍布解部以少價買多銷銀一萬四千餘  
兩洪之傑趙寧徐樹本等分肥一徐元文之子徐樹聲自  
京到巡撫衙門稱有要緊密信因開門稍遲喝打門吏洪  
之傑聽聞忙即大開中門鳴鑼擊鼓作樂迎進衙役路人  
皆為恥笑一洪之傑于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減等案內  
部議革職蒙

皇上寬宥降級留任而元文乾學冒恩以為己力洪之傑  
將銀二萬兩令原任松江府知府趙寧送徐樹本收一康

熙二十八年閩門外居民欽煉欽鼎丞彼此爭訟徐樹敏  
東華錄 卷十五 圭

見欽鼎丞家裕囑託巡撫令欽煉欽宸樞捏告詐欽鼎丞  
銀一千兩交與伊家人徐孔昭李孔章兌收一徐樹聲兄  
弟前往蘇州府承天寺內瓊琅山房惡僧等富厚詐銀一  
千兩囑巡撫止留瓊琅山房之僧餘房僧盡皆驅逐後被  
逐之僧及眾百姓為留惡僧反將好僧逐出公憤怨恨一  
徐樹本唆王楫植之母告同縣監生李端匏久不葬親詐  
得李端匏銀四百兩一康熙二十九年對門外果子行陸  
雲椿韓雲若二人為爭行業買賣徐樹本詭令伊親湯機  
先湯在生理勒得陸雲椿銀二百四十兩一徐樹屏庇

護光棍徐長民將徐長民仇家生員黃中堅聲言必受其害嚇詐黃中堅金四千兩田抵六百兩又將黃中堅交與光棍徐長民被毆折指一徐樹聲徐樹本等將伊銀米自六月放出十月交收起息銀每兩五六錢米每石五六斗重利剋剝貧民不能償還即差家人打罵貧民難受致將妻子典賣畏其勢力不敢告理一徐乾學徐元文將伊子姪田地均填入別人名下每年拖欠錢糧不管官員議處以勢欺壓終不完納所有崑山縣知縣總為錢糧革職降級不得陞任者多一徐乾學于本年三月內回籍即于

東華錄

卷十五

六

四月內欲沽名譽囑託蘇州府貢監胡三錫周鄰詩等具呈巡撫洪之傑違例建造生祠于虎邱山上一徐樹本徐樹聲徐樹屏徐樹敏家人徐孔昭高彬甫吳漢周曹尔五蘇雲生金正昌等往來蘇城輪番更替馬弔演劇無虛晷夜勒索崑山知縣船夫承攬大小衙門事件蘇州府城東有毛上列西城黃聖微間門外有願思誠處處差遣打聽有業之人控告信息蘇州民人皆稱為拉緯擺渡船怨恨切齒無可奈何總之徐元文等至富至貴尙不知足以皇上之仁恩邀為己力招搖權勢恐嚇通省官民顛倒是

非得受銀錢又縱放如虎如狼子姪家人出入大小衙門擾害地方又復唆使爭訟重刑累民收惡徒為羽翼世世相扶以圖富貴而地方之大臣如巡撫洪之傑又趨炎附勢為獻媚應付有司皆畏無不逢迎官既逢迎而累及小民矣若臣畏懼伊等親友門生之衆于其犯法害民至好至暴不行題奏有負

聖主養育重恩難免大罪矣疏人得

旨所奏各款從寬免其審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 六月

尚書阿喇尼紀爾他布等報我師與厄魯特戰于烏爾會

東華錄

卷十五

七

河失利 七月噶爾丹深入烏朱穆秦地命裕親王全福為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禮副之出喜峯口內大臣勇勇佟國綱佟國維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蘇裕喇克楚彰春阿席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揚岱前鋒統領班達爾沙邁圖俱叅贊軍務尋停止恭親王兵命康親王傑書等率軍往會裕親王軍駐歸化成上巡兵至博洛河屯回鑾 八月索額圖疏言濟隆胡土克圖使人拉木拉木巴噶爾呼使人尊多伊格蘇爾至營

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視來人形狀甚覺倉皇有窺探大軍意厄魯特現至烏爾滾倚險結營祭旂誦經距我軍僅四十里 裕親王等疏報聞厄魯特屯于烏爾布通 八月初一日列兵徐進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大敗之斬殺甚多以昏夜地險收兵徐退 上大喜焚香謝天 裕親王疏報擊敗噶爾丹次日即前進剿殺餘寇見噶爾丹據險堅拒遣伊拉古克三土克圖來復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初四日濟隆率弟子七十餘人來臣思噶爾丹于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臣等即欲

東華錄

卷十五

七

進剿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俟其往來講解以待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至齊夾擊 尋大臣議大將軍王等既大敗厄魯特乃不即行勦滅明知濟隆行說以誤我軍而故聽之豈不坐失事機 旨命作速進剿且切責之 命都統希福馳赴裕親王軍前叅贊軍務

諭大學士等允擬聽信小人讒間之言與裕親王不協妄生事端私行陳奏必致僨事著撤回京 先是裕親王等疏言噶爾丹迫于迫襲自什拉木穆楞河載木橫渡大稻山連夜遁走于剛阿腦爾臣等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又

恐噶爾丹去遠因與濟隆胡土克圖約使噶爾丹近我而止以禮定好遣人偕往諭之至是又言噶爾丹使人持書至告曰噶爾丹博碩克圖跪于威靈佛前誓曰若違此書惟佛鑒之其書云今倘蒙

皇上惠好自此不敢犯喀爾喀臣等許其歸好 尋王大 臣等議噶爾丹乃極狡詐之人屢遣人以立誓為詞今又劫掠克西克騰之三佐領矣但王等親在軍中事皆目擊應准所奏命噶爾丹堅誓而釋之王等仍駐彼探噶爾丹遠去實音令蘇爾達軍照常防守從之 裕親王等言我

東華錄

卷十五

七

使伊拉古克三賚噶爾丹奏章還其詞曰伏蒙鑒照下情普使安全正在歡忱謹上書為永遠不絕之信誓又使人云噶爾丹頂佛像設誓曰 皇上即佛天乞宥我罪凡有諭旨謹遵行今往界上駐劄候旨尋又據濟隆持噶爾丹誓書來且述噶爾丹之言我蒙王及皇子大臣見恰我正懼怖云尋議噶爾丹不敢抗拒天威設誓請罪請准所誓令出邊候自另行請旨撤兵許之以勅諭噶爾丹以噶爾丹雖降入殊狡猾乃派大兵備之 江寧巡撫洪之傑以吳江縣屬空漕項事涉前任

郭琇應赴質牒山東巡撫佛倫佛倫因劾琇休致違例逗  
留希圖復用請革職逮治又劾琇伯父郭爾印係明季御  
史黃宗昌家僕琇父郭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琇  
私改父名濫請

封典應予追奪部議應如佛倫所請並章琇頂帶逮赴江  
寧勘治干是琇坐侵收運船飯米二千三百餘石事發彌  
補罪部議充軍得 旨寬免 九月免直隸順天保定河  
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所屬並宣府被災等處二十八年  
未征地丁錢糧及二十九年上半年應征錢糧 兵部請

東華錄

卷十五

三

弛養馬之禁聽從民便從之 十月 諭曰凡擬撰文章  
係翰林官職掌理當加意詳慎克肖其人何可意為輕重  
今覽揭瑄所撰內大臣都統公舅員佟國綱祭文引用王  
彥章事蹟極其悖謬朕見所撰祭文每於旂下官員多隱  
藏不美之言於漢人則多鋪張粉飾是何意見並傳張英  
及撰文者以從前姚文然魏象樞葉方藹祭文與此祭文  
較看尋准部議編修楊瑄章職發奉天入旂當差張英章  
去禮部尚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噶爾丹道出汛界具  
疏謝罪撤回裕親王兵及防守遵化州綠旗兵十一月薙

賴喇嘛率西海諸台吉及噶爾丹具疏請上尊號不允  
信郡王鄂扎泰奏裕親王等既經戰勝不乘機勦滅反行  
文禁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逃遁

上從寬罰俸有差 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于養  
志在任守制題請御史陸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  
南非用兵之地無借于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  
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將援此為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  
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  
上覽疏即以順天府尹王樑代于養志為偏沅巡撫

東華錄

卷十五

三

東華錄卷之十六

湘源蔣其騏于之父

康熙三十年正月先是噶爾丹認罪立誓上書請降 上以噶爾丹狡詐宜發兵預備至是授都統瓦岱定北將軍往張家口都統耶談安北將軍駐大同 聞噶爾丹劫掠墨爾根濟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向青海而去命陝西西安將軍總督等帥兵于寧夏備之 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

東華錄

卷十六

一

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御史陸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于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于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其于污下可知使之

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勅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尋議先用未准止捐免保舉實無碍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旨保舉一條着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即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為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尚愈于竟不保舉

東華錄

卷十六

二

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污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即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碍也至于到任三年無保舉者合休致謂恐近于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于搢紳為榮多矣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

且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遂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清者俱難無庸議者也于是陳壽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倘有劣跡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龐雜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入法之未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貴卽始白漢文而文

東華錄

卷十六

三

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貴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尔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例此項陸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悞務虛名而債實事莫此爲甚應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憤憤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加恩寬免 二月策妄阿拉布坦及阿奴等遣使奏與噶尔丹交惡始末厚賜遣之 賜噶尔

丹勅畧曰喀尔喀逃來人言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爲食人被疾疫死亡相繼其移近邊汎當加恩厚賜如決計入降益從優撫養 四月

上親巡邊外令蒙古編立喀尔喀七旗與四十九旗等五月癸卯回宮 禮部會議會試應于南北中卷內再分江南浙江爲南左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右直隸山東爲北左河南山陝爲北右四川雲南爲中左廣西貴州爲中右從之 大學士伊桑阿等以喀尔喀臣服請上尊號不許 山東巡撫佛倫翰濰縣知縣朱敦厚加政火耗事

東華錄

卷十六

四

劾徐乾學曾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部議乾學與珏均革職 先是乾學未罷歸時嘉定知縣聞在上爲縣民告發私派事革任究擬閱二年不結至是按察使高承爵窮詰聞在上追憶未告發時因徐樹敏聲言私派有于功令曾以贓銀二千兩餽之至告發追還論樹敏嚇詐取財應校江寧巡撫鄭端因劾奏休致左都御史王鴻緒曾受問在上餽銀五百兩爲之設計私派亦于告發後退還應與不約束子弟之徐乾學並劾部嚴議部議乾學已革職免王鴻緒應令總督審供定擬尋奉 詔嚴戒內外各官

私怨交尋遂連報復于是釋鴻緒弗問乾學于樹敏亦贖罪 七月五岱山言臣等至克魯倫哨探噶爾丹遁去已久遂回軍 蜀七月川陝總督葛思泰疏報臣差副將陳祚昌等哨探至昌寧湖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弟博際將往西海遺喇嘛借名來言請在昌寧湖牧馬隨遣官兵四面進剿大敗之殺蒙古兵五百餘博際遁走 九月免河南三十一一年錢糧並漕糧及山西陝西被災州縣錢糧 十月免河南陽武等二十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及山西岳陽等八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免江南

東華錄 卷十六

重

興化縣本年分蝗災額賦 十一月免陝西渭南等二十一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河南樂陽等二十六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免陝西西安鳳翔被災等處三十一年額征銀米 命山西省撥銀二十萬兩解赴陝西賑濟飢民 免陝西寧州鎮原縣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免湖廣沅州等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雲南昆明等十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直隸霸州等二十四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諭戶部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糧自康熙三

十一年始以次名蠲一年 免直隸永清等五十三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是歲人丁戶口二千三十六萬三千五百六十八田地山場畦地五百九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四頃零七十畝有奇征銀二千七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六十四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五萬二百八十一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五束茶十五萬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鹽四百二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二引征課銀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一兩有奇鑄錢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二萬一千五百有奇

東華錄 卷十六

六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午刻日食 命督撫等令各州縣積貯米穀 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謂諸臣曰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言徑一圍三之法朕觀此法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千百丈所差至四十六有奇等而上之外錯可勝言即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一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奇零理甚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法即從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說聲



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隨命  
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又曰算數精  
審即河道開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開  
口濶狹計一秒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  
數計矣 先是欽天監題本年正月初一日辛亥日食查  
占驗有大臣黜近臣有憂等語 諭大學士曰自古不肖  
大臣正法者頗多此皆繫於人事凡占候當直書其占語  
今往往揣度時事附會陳說可傳諭之 諭大學士等前  
者進呈明史諸卷命熊賜履校讐賜履寫簽呈奏於洪武

東華錄

卷十六

七

宣德本紀嘗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  
德乃守成賢辟朕自反厥躬於古聖君亦不能遠何敢輕  
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倘  
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非意所忍爲也  
至開創諸臣若撰文臣事實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爲  
信史爾等當知之 二月命禮部尚書熊賜履往江南察  
審運河同知陳良謨許告河道總督王新命勸取庫銀事  
鞠新命及良謨挪移事實論罪如律 以靳輔爲河道總  
督 三月侍衛阿南達報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糧窮

困來降尋率其子雲木春台吉來朝 四月諭戶部動支  
庫銀一百萬兩進赴陝西以備散給軍需賑濟飢民上御  
瀛臺內澤豐園澄懷堂尚書胤勳奏曰聞黑龍江日長  
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

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如  
此 十月以陝西西安等處連歲飢荒繼以疾疫免所屬  
府州縣衛所三十二年地丁錢糧及從前積欠

諭大學士等近日光祿寺奏停薦新芽茶朕思凡物解宜  
均于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如去一病凡有類于此者俱

東華錄

卷十六

八

宜停止其各省慶賀長箋每次遣官賞送煩擾勞苦尋議  
按期交與督撫彙齊賞送停止遣官 十一月工部覆河  
督靳輔言高家堰加築小堤中河挑濬河溝增高遙堤添  
造開口俱應如所請

上曰中河甚爲有益靳輔欲挑濬河溝加高遙堤以塞張  
家莊運口修駱馬湖東西石閘水漲之時開之使流水落  
之時塞之使聚其言猶可至于高家堰堤外欲築一小堤  
此豈可乎且承受洪澤湖大水全爲高家堰是賴高家堰  
之堤築之使其益堅則可其外築一小堤有何益哉倘高

家堰之堤衝决一小堤能禦之乎此皆靳輔執其向時意見而行之也 九卿議覆靳輔言于黃河兩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如所請其挑濬河溝引水淤塞堤下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塞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妥核議奏 上曰黃河水勢湍迅倏而彼處深此處淺倏而船被阻淤變遷無定欲引黃河灌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朕斷不敢輕信者不准

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差閩河工大學士張玉書等遣以河圖進呈奏曰前諭旨所云小堤無益極是

東華錄 卷十六 九

上曰朕探之事理以為無益爾等所議甚當 三月以秦省旱荒遣皇長子允禔祭華山 八月

上諭廣西四川雲貴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瘠瘠民生艱苦屢歲應施恩卹廣西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七十八兩年民欠錢糧貴州康熙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康熙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征錢糧雲南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再沛優恩所有三十三年四省應征地丁銀米着通行蠲免 廣西撫工啟元奏粵西武生甚少請停

本年武闈鄉試從之 十月

上諭給事中彭鵬奏今科順天鄉試疏內有請朕親審語是謂諸大臣皆不可信矣雖彭鵬亦可信乎况治天下當崇大體如大小事皆朕一人親審則庶務何由畢理即依彭鵬所奏將徐焯等親問必將刑具取入宮內刑具乃不得已而用之者朕亦何忍見之彭鵬既係言官當勸朕寬大和平乃請親行刑訊朕實不解也 免陝西西安鳳翔二府被災州縣衛所三十三年地丁銀兩及江南六合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免山西沁州定襄武鄉三州縣木

東華錄 卷十六 十

年雪災額賦有差 免山西蒲州本年水災額賦 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

上曰鄂羅斯人林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令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事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蠻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取 十

一月

上謁 孝陵雲督范承勳近觀米峪口

上諭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効力爾兄又為國盡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為慘切不見爾八九年矣爾鬚髮皓白如今因郊外寒冷將朕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爾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 賜御書世濟其美匾額

上諭大學士等朕每日聽政必千辰刻中御門開部院奏事大臣每日千黎明時齊集午門外久候方始入奏迨奏

東華錄 卷十六

十一

畢復各歸署理事無乃過勞朕觀大臣內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後于家中各進糜粥按時來奏亦不遲悞大臣節勞養體亦可多為朕効力數年可傳旨令知之 免江南高郵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以畿輔米價騰貴嚴禁順永保河四府屬造蒸燒酒 免順永保河四府三十三年地丁銀米及歷年舊欠 十二月 免江南清河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諭大學士等朕觀近日政務簡少每日啟奏大臣中有年邁者甚屬勞苦自後年六旬以外大臣令其量方間二三

日一來啟奏至摺本內遇要緊事朕有旨傳進爾等方來請旨若無朕旨爾等將摺本彙齊亦間二三日一來啟奏

免湖廣興國江夏四州縣本年分旱災江南泰州興化縣山西河津榮河二縣浙江餘姚等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免山西平陽府澤州沁州所屬康熙三十年三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借賑銀米五十八萬一千六百餘兩米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餘石 四月理藩院題今歲編審外藩蒙古四十九旗人丁共二十二萬

東華錄 卷十六

十一

六千二百七十有奇內除隸公主郡主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六丁外餘十九萬四千六百七十餘丁三丁內著一丁披甲應披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甲下所司知 賜第已金印文曰掌五赤喇坦喇達賴喇嘛教宏宣佛法王布忒達阿白地之印 李光地聞母喪得旨提督順天學政關係緊要李光地特行簡用着在任守制光地疏言苦塊餘生重荷 聖恩之厚 聖知之深敢不以殘喘自効願虫蟻微情乞給假治喪往返九月于本

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歲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竣無誤御史沈愷會楊敬儒文章論劾一言光地以君命為重當于三年考畢之後回籍終制乃聞其請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馳將來歲科兩試勢必潦草塞責况九月以後親喪未遠遂忍絳帳錦衣談笑論文乎一言

皇上作人念殷故暫為行權計然在

皇上不妨行權在大臣必當守經為光地者哀懇再三

聖意未有不俯允乃竟以治喪九月為請方今王道蕩平屬在武臣尚許回籍守制况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觀顏

東華錄

卷十六

幸

充位是日 命光地仍遵前旨行給事中彭鵬劾之曰光

地閔罹母喪宜哀慟瀝情得請乃已然後 聖主擇人取

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彌見光地為子奔喪之孝得 聖

主俞允而益彰忽以三年之通喪請為九月之給假於禮

則停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 聖德含容不忽明斥其罪

臣以為宜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

郎原因蠟丸封表上達 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

借此教育士類使直才輩出仰答 主恩而有母訃至奉

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其宜留者此耳

臣以為不可留者何伏讀 上諭十六章首日敦孝弟以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體上諭教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一也臣前任三河知縣恭逢

太皇太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

聖躬護視 天顏哀瘠至今追慕真誠亘古仁孝臣民皆

當則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同鄉臣踴躍

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即刻趨弔聽其號泣慘若嬰

兒想彼肝腸寸寸斷矣勉強衡文必多恍惚此光地之不

東華錄

卷十六

幸

可留者三也先遭閭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忠者也

請假九月之疏出而天下皆議其後并歎其先此光地之

不可留者四也弗請守制清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談

理講道如光地為主為璋倏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

五也光地疏稱荷 聖知之深殘喘自効請假九個月不

誤學差僉謂九月大功服談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留者

六也定例生童匿喪應試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

侍郎衰絰何至此光地何辭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七

也學校所以教天下之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故登其堂曰

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

皇上面議諸臣于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 聖訓而失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

君命也誰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之固辭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珙六疏固辭發明曰綱目書固辭予之也我

東華錄 卷十六

幸

皇上堯舜比隆教孝教忠必無有辭之而弗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內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爲貪位而忘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生平是在

皇上神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八傳旨詢問鵬又疏言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式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然鏡照而無遁形所以鑿之之意臣愚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恋苟且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

喪心若光地而早以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已則爲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扼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而從嗟乎光地當問命而絕不一辭則忍于留矣

皇上即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市朝若捷之羞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于久矣

皇上即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閭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顏伏乞

東華錄 卷十六

去

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詞曰九月且弗獲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 上愛其名臣鵬實耐瘠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臣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陷于不忠所以跪聽傳 旨一一憑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己疏入與前疏並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從之 五月步

軍統領凱音布奏新修天壇一應沙路應派兵看守往來人止走兩旁勿行中路

上曰修葺道途專以便民不許行走修之何用若云禁行中路則看守之人必並禁及兩旁殊于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走後若毀壞令步兵稍稍葺治

諭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翰林係文學親近之臣向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近日進見稀少請官侍班不過頃刻豈能深悉着將翰林院詹事府

國子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不時諮詢可以

東華錄 卷十六 七

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 閏五月諭大學士等朕先慮

翰林官壅滯故用數人于部院衙門所用數人學問皆優

如有翰林缺出仍着開列陞補又諭大學士等初四日召

試翰林官于豐澤園在瀛臺出理學真偽論此亦書籍所有

成語熊賜瓚見此輒大拂其意應抬之字竟不抬寫不應

用之語輒行妄用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亦係講道學之

人先年吳逆叛時議奏發兵象樞云此烏合之衆何須發

兵昔舜誕敷文德舞于羽而有苗格今不煩用兵撫之日

定與索額圖爭論成隙後十八年地震象樞密奏速殺大

學士索額圖則于皇上無干矣朕曰凡事皆朕聽理與索

額圖何關道學之人果如是挾仇懷恨乎又李光地湯斌

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各不相合李光地曾授德格勒

易經光地請假回籍時朕召德格勒進內講易德格勒奏

言光地精熟兵務其意欲為將軍提督皇王若將光地授

一武職必能勝任反覆奏請爾時朕即疑之德格勒又奏

熊賜瓚所學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偽將德格勒

熊賜瓚等考試湯斌見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

文章隨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時不能忍笑

東華錄 卷十六 六

以致失儀而湯斌出又向衆言我自有生以來未曾有似

此一番造謠者頃乃不得已而笑也道學當以忠誠為本

豈有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者乎今湯

斌雖故李光地德格勒現在也又能賜履所著道統一書

王鴻緒奏請刊刻頒行學宮高士奇亦為作序乞將此書

刊布朕覽此書內過當處甚多凡書果好雖不刊自然流

布否則雖刻何益道學之人又如此務虛名而事于瀆乎

今將此等處不過論爾等聞知朕惟以治天下國家之道

存之于心此等人議論又何足較哉 尋議兵部督捕左

理事官熊賜瓚于文內用宗廟二字不拾寫又妄用不應用語顯係不敬應革職拿問 旨免之 刑部等題審擬大監錢文才毆死民人徐二一案

上諭凡大監犯罪斷不可宥朕觀古來大監善良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迨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如漢十常侍唐北司甚至人主皆爲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大監原屬陰類性情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尙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巨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權朕聞明代諸君將本章批荅委之其能免于外謬耶錢

東華錄

卷十六

九

文才案記入秋審勿令倖免 七月諭內大臣和托揮特爾根敦戴青擒厄魯特人至供云噶爾丹于今年正月來于庫克朔東抗幾尔查克地方居住等語觀噶爾丹前進情形當是圖根敦戴青而來來至土喇一帶搶掠邊境之喀尔喀亦未可定可調寧夏歸化城及右衛之兵循克魯倫河于土喇等處探彼消息尋授領侍衛內大臣費揚古郎談希福爲將軍作速起程旋以尙書班迪無報似乎無事又聞噶尔丹有趨歸化城意令右衛兵回右衛歸化兵即談兵俱回歸化城駐防

上諭大學士于翰林官員內奏舉長于文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徐乾學與王鴻緒高士奇等得旨徐乾學等著來京修書徐乾學之弟徐秉義學問亦優並着來京乾學未聞命先卒所著懋園集讀禮通考諸書遺疏進呈並所纂一統志下所司察收 初給事中彭鵬疏劾癸酉科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李仙澗闈墨刊本考官刪改過多一百八名楊文鐸文理荒謬磨勘之給事中馬士芳有通賄情弊伏乞親訊如臣言欺罔請斧鑕臣頭半懸國門半懸順天府學疏下九卿詹事科道察議以李

東華錄

卷十六

十

仙澗闈墨刊本係坊肆刊賣非考官徐倬彭殿元刪改楊文鐸卷磨勘有疵罰停一科別無情弊鵬奏涉子虛且狂妄不敬應革職鵬復奏會議諸臣聽徐倬彭殿元欺飾支吾反以臣疏中斧鑕臣頭語爲狂妄請親訊爲不敬臣身犯衆惡乞賜罷黜得 旨彭鵬免其處分徐倬彭殿元均着休至是鵬猶以論楊文鐸文與廷臣忿爭 土命解任以原品頂帶効力江南河工 掌院學士張英以編修黃叔琳庶吉士狄億等十一人試國書生疎論責教習不嚴下部察議 湖北自裁兵之變點猾率指

仇人為賊黨株連不已巡撫吳興概不究証其妄訐者  
 人心大定涇陽屬郡縣為良吏怙終則糾繩無少貸上以  
 璫有守有才用為湖廣總督 八月免廣東南海三水高  
 要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班迪奏安插根敦戴青所屬  
 四台吉三千餘口于伊魯蘇青尋入觀授扎薩克多羅貝  
 勒 免山東邱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十一月免直隸安  
 州等十一州縣三十四年地丁錢糧及江南邳州二十四  
 年至二十七年窪地民欠額賦 十二月諭大學士圖浙  
 總督朱宏祚大計疏內有閩省地瘠民挑語豈全省皆仇

東華錄

卷十六

主

薄乎原任巡撫張德地署延綏時會奏延綏邊地并無可  
 舉博學宏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齊遠奏南方之人皆輕  
 浮不可用朕思賢才生不擇地南人豈盡輕浮二人所言  
 甚不愜朕心因皆罷斥今朱宏祚又以謬言陳奏不合尋  
 議宏祚降四級調用從之

東華錄卷之十六終

東華錄卷之十七

湘源蔣良騏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正月

諭大學士等興永朝前請丈量湖南田地有累于民否治  
 國之道莫要于安民或有不肖州縣將田地盡未丈量輒  
 稱餘田加賦者亦未可定安有加增田賦而全不累民之  
 理著湖廣總督吳璉詳察具奏 二月貴州巡撫周興邦  
 奏黔南人文繁盛請依廣西鄉試解額取中三十名又疏  
 言黔省最爾會城附郭新貴貴筑二縣雖各有職掌至于  
 編甲捕盜通行案緝等件奉文轉發不得由縣互行一  
 事而受兩番約束民多未便每以勢逼權分推委貽誤請  
 致新貴縣併入貴筑縣再黔處萬山中名為一站險實于  
 般各屬途程隔二三日或三四日不等一遇缺員附近州  
 縣在衝衝者既難舍已從人其偏僻之區深箐窮谷苗蠻  
 出沒刻難其員又虞鞭長莫及請于貴陽首府添設通判  
 一員差委可以迅行署缺亦無憂兼顧實于吏治有裨均  
 下部議行 兵部疏劾正紅旗滿洲都統建威將軍不收  
 人旂撥送馬匹致糜錢糧得 旨革職 賜侍讀陳元龍

東華錄

卷十七

一



御書鳳池良彥額並 御書一卷 厄魯特噶爾丹遣使八貢疏言使臣馬迪被害不獲詳知難于覆奏所云約地會盟之事俟後奏聞請將喀爾喀七旗發回故土澤卜尊丹巴及土謝圖汗二人亦仍照前奏

上賜勅責之且云嗣後若仍怙非不悛蔑視前諭永勿許上疏遣使貿易

太和殿興工 兩江總督范承勳疏言江西有漕糧四十八州縣除南昌新建二縣外餘皆地處山僻須小船載來至省交兌根艘向係民貼脚費官為解運嗣因州縣恐涉

東華錄 卷十七

私派將此載入賦役全書康熙二十六年經禮臣題參各省並無支給脚價以違例照數扣追今十載無一報完者若官賠則官已敷更民賠又原係民出豈可價令賠補若將脚價停給則僻處州縣之漕更慮遲誤請免追賠以後仍聽支給部議不准得 旨如所請行 三月承勳又疏言江南下濕倉穀易腐請將江蘇安徽等州縣捐積倉穀于每歲青苗不接米貴時以七分貯倉備賑三分平糶秋收以糶銀買穀還倉逐年出陳易新又言江南財賦用天下州縣催征不易舊例移征催官照原奏分數處分嗣後

計積完多寡為輕重如原奏欠二分今已征完一分即改照未完一分例議處原奏欠一分今以征完七八釐即改照未完不及一分例議處又言江寧駐防滿漢官兵歲需糧十六萬四千餘石于南屯米內撥解不敷照時價折給但各屬征解南米在秋收後而月糧自正月起支急之則民苦預輸緩之則兵虞乏食至改折之銀亦須二月開征俟解到採買已在四五月間而正二月糧無措請將安徽所屬捐積倉米提解十六萬充江寧現年兵餉其秋征南米留作不干之用自此得先征後給遞年相因庶一應接

東華錄 卷十七

不敷之患更請將捐積倉米提十萬石存貯省倉值米貴時減價平糶又言江蘇額征銀每歲三百餘萬今各年未完多者二十餘萬少者十萬有奇按額計算每歲所完已在九分以上逾欠多係貧瘠下戶再清項錢根自康熙十八年後積欠甚多新舊同征民力難應請將蘇州屬縣及安徽屬六安壽州合肥靈璧虹縣積欠地丁漕糧分年帶征以紓民力疏均下部議行 免山西河津榮河二縣本年水衝田畝額賦 四月初六日山西平陽府屬臨汾等十四州縣一南地震房屋倒坍人民損傷尋停收本年錢

損遣大臣張卹壓死大口給銀二兩小口七錢五分無力  
修屋者每戶銀一兩 免福建閩清二縣三十三年水災  
額賦 五月以盛京遇旱命內閣學士嵩祝同侍郎珠都  
納往曾將軍等支海運存貯米萬石散給貧民以萬石平  
糶回京

上問盛京各處田禾嵩祝奏上下不等盛京比年失收今  
歲維日有秋難支來歲

上曰盛京貯米幾何若散賑可支幾月嵩祝奏臣等往賑  
五十日所用不至二萬石今天津海口所運及錦州積貯

東華錄 卷十七

四

共十二萬石若以賑濟可支六七月

上曰海運有定時其令來歲再運尋命嵩祝同珠都納往  
開原等處給散兵米

諭曰將軍等請給米但言兵丁而已其 陵上執事人及  
眾百姓並不言及此皆朕赤子可一併散給嵩祝奏臣等

前次散給正當其乏之時故計口月給倉米一斗五升今  
總發數月給一斗足矣

上曰照前給一斗五升勿減省可給至來歲四月兩等親  
加覆散 六月總漕王樑疏奏贛州衛千總樞泰等子漕

船裝帶貨物搜出情由

上諭王樑將漕船所載貨物盡行搜出棄置河岸所行甚  
暴從來未嘗禁帶貨物而漕運並未遲誤今王樑禁止而  
漕船至今未到裝帶些微貨物于事何妨王樑不但暴戾  
凡事執拘宜令解任 七月噶爾丹遣使上疏仍如前奏  
下勅責之 八月

上巡塞外 西安將軍博濟報噶爾丹屬下回子塔什蘭  
和卓等率五百許人過我三岔河汛界總兵潘育龍擒解  
前來請皆拘留俟得噶爾丹確信再行遣回從之 先是

東華錄 卷十七

五

京城預備大兵派為三隊至是

上諭日聞噶爾丹將從嘉峪關外過哈密之南順克魯倫  
及額齊內河往投達賴喇嘛果爾此機斷不可失三隊兵  
應作速改行尋令副都統阿蘭達白甘州回西安將軍博  
濟回寧夏確探擇便以行 先是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  
王沙津曰噶爾丹人極狡猾朕欲發兵恐彼聞風遠遁兵  
撤則又復來今噶爾丹遣爾書可籍此遣人語云我科爾  
沁十旗俱附爾爾可前來誘至近地于時朕親統大軍風  
馳電擊斷可滅矣至是沙津來朝遣侍郎西某同往密探

說之之計 尙書班迪報送文兵報稱回至巴爾察罕遠望厄魯特兵沿克魯倫河屯聚甚衆

上命增發兵一隊 安北將軍伯費楊古奏臣親率大兵往回子部落蘇尼特等處駐劄相機征勦 九月

上回宮 噶爾丹擾喀爾喀遊牧

上命調蒙古各扎薩克兵以鄂克濟哈現赴汎界所有蘇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納爾各部兵命領侍衛內大臣索爾圖偕鄂克濟哈前往收集各駐要地偵禦 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康熙三十五年地丁銀米 十月以

東華錄

卷十七

六

噶爾丹肆掠納木札爾陀音派西安署漢滿漢兵從西路進京師兵從中路進乘雪而行俟到彼時塞草發青可以前進 發沙木巴戴青墨爾根濟農等附近喀爾喀諸台吉之兵于諸處防守 班迪報遣人至克魯倫河探得噶爾丹在戔格穆爾布爾哈蘇泰慶冬候雪後乃行約三百戶駱駝牛馬千餘絕無羊羣其數較前諭議政大臣飭兵預備設彼于嚴冬進即行勦滅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免宣化府龍門等縣三十四年三十五年額賦以霜災故也 以山西平陽府地震

詔赦天下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丙辰海

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六軍啟行

命內閣學士陶岱以海運至盛京之米給散科爾沁之貧乏者 先是噶爾丹自馬蘭布通敗遁後仍侵掠我臣服之喀爾喀潛入巴顏烏蘭之地

上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人約之噶爾丹果沿克魯倫河而下掠喀爾喀納木札爾陀音遂踞巴顏烏蘭因命安北將軍伯費楊古為撫遠大將軍從歸化城進發

東華錄

卷十七

七

揚威將軍覺羅舒恕西安將軍博濟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由鎮寧取昆都倫一路俱于二月二十日前後起程 此皆上自統中路大兵出獨石口將軍薩布素統盛京寧古塔黑龍江科爾沁兵沿克魯倫進 此東路 三月辛未由青城駐蹕滾諾不過雪從官及軍士服物由車運者及暮不至時一等待衛海清從 上命海清以馳載既至之內府帳房及食物柴炭分賜令稍息舉火海清尋復奏言軍士因衣服沾濕寒冽殊甚且未得熟食者多得蒙頒給帳房食物柴炭衆皆歡躍如慶

更生

上又諭曰馬又異矣其瘦者猶可無恙肥者或致凍斃宜順風馳二三里許令人圍繞之使氣息漸溫則無妨矣可傳諭眾知之 四月二十日己巳

上駐蹕西巴爾台 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四月二十四日可到土喇二十七日可到巴顏烏蘭是以中路大兵振旅安行期西路兵兩路夾進至是哨探人回言厄魯特實在塔爾幾爾濟而費揚古奏至乃云于四月初八日至翁金口東進兵初十日自烏蘭厄魯幾起程與將軍孫東華錄 卷十七 八

思克博濟一路前進計本月三十日可至土喇阿喇克山之西克勒河朔地方來月初七可至巴顏烏蘭 五月丙辰朔

上駐蹕拖陵布喇克遣使同厄魯特所獲四人賁勅書賜物諭噶爾丹 我使回偵知噶爾丹所在 壬戌

上躬率兵前行諸軍以次進發抵克魯倫河噶爾丹知聖駕親來大驚盡棄廬帳器械逃去甲子

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倉皇遁走沿途遺棄器物丁卯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為平兆大將軍領兵追剿

上班師駐蹕克勒河朔 癸酉費揚古捷音至言軍至昭莫多噶爾丹率賊萬計逆戰自未至酉大敗之勦殺三十餘里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無算殺噶爾丹之妻阿奴及賊寨甚眾噶爾丹引數騎逃出 六月初九日癸巳

上還宮明日行慶賀禮 兩江總督范承勳疏言官兵遇閩添支之糧江寧駐防于上下兩江協解京口入旂二營並水師三營于鎮屬漕糧截留不敷照例折給查江安蘇松兩道漕項現有缺存米足敷支給可免採買截留之類下部議從之 范承勳又疏江寧知府施世綸與情愛戴東華錄 卷十七 九

請在任守制御史胡德邁特疏應行離任部議解任回籍丁母憂 御史阮元疏言我

皇上御極以來如天覆育罔不率俾乃冥頑如噶爾丹自外生成致

聖主赫怒躬董六師親臨朔漠恩威遠播算無遺策蓋自啟蹕以迄回鑿往返一百日之內跋涉五千里而遙迅奏膚功丕揚神武為從古帝王所未有請宣府史館敬述方畧勒成一書布之中外傳示無窮 詔下禮部翰林議如所請 七月命內閣翰林院等官修平定朔漢方畧 御

史龔翔麟劾奏吏部擬補擬選人員先後互異單月府州縣缺歷歸雙月河工咨留人員或准或否高下其手尙書熊賜履竊道學虛名負 恩弱職應與久任吏部之侍郎趙士麟嚴加處分得

旨吏部回奏復下都察院察議尋議以回奏含糊自相矛盾尙書熊賜履庫埒納侍郎趙士麟彭孫適並應降三級調用

上命從寬留任 兩江總督卞承勳請以省倉米十萬石賑淮揚徐災民復請借京口留漕鳳倉存多接賑得 旨

東華錄

卷十七

十

允行 九月遣官送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及其子額爾克蘇爾唐歸國初阿卜都里什特爲噶爾丹人拘及噶爾丹敗始脫身來歸 上賜銀幣遣歸葉爾羌 先是以黃准交漲遣員外郎倬奇閱黃河水勢至是回奏中河北岸之堤未遭水患其水已減六尺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朕逆科中河北岸之堤最爲緊要因命靳輔于成龍加意修治是以雖遇大水得無妨害歷年之水無有大于今歲者此番無害似可永固黃河之水從雲梯閣入海雲梯閣沙漲壅塞水每爲其所阻以致退流

衝決今將淤泥挑濬河道加深所以水得通洩其利普矣 厄魯特格壘沽英塞桑等遣使請降

上巡行北塞經理軍務 壬申啟行 撫遠大將軍伯費楊古報副都統祖良璧等敗厄魯特丹濟拉于翁金 辛巳京師地震 十月

上駐蹕歸化城 厄魯特降人言噶爾丹于九月二十二日從枯倫百爾齊爾向哈密而去

上諭乘此機會作速勦滅着大兵卽由內地前往 十一月厄魯特布達里來降奏稱噶爾丹現存千餘之兵食用

東華錄

卷十七

十一

困乏潰散及凍餓死者甚多又火藥軍器遺亡殆盡其塞桑諾爾布亦卽日率衆降矣未幾果來降 戊辰京師地震震 冬至遣噶爾丹使入格壘沽英還賜之勅諭令親身來降 先是噶爾丹遣使納款至是遣還 是日班師駐蹕黃河西界薩爾虎拖會 十二月二十日壬寅 上還宮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 上欲駐蹕右衛易于遣調擇吉二月初六日辰時出師諭理藩院尙書班迪等今觀噶爾丹勢甚窮蹙天與不取

坐失事機應撥兵預備今次出兵亦分為兩路兵各三千尋議每兵二名從僕一人給馬五匹四兵合為一伍帶百日口糧 駐札肅州副都統阿爾達疏報擒噶爾丹之子塞十騰巴爾珠爾于哈密之地 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知之 兩江總督范承勳河道總督董國安等疏言會勘河道自永安以至邳宿二州縣間王廟一帶亟宜修築得 旨依所奏速行修理雲梯關乃海口要地此處淤沙深濬則黃河入海不致阻滯總河每年遣才能河官專理毋使稍有壅塞

東華錄 卷十七

三

上諭大學士等朕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年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不以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輯明史著將此論增入明史敕書內 二月壬午朔欽天監預奏日食分數 諭日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委諸氣數矣本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預于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改者悉以奏聞 丁亥

上巡兵寧夏出德勝門駐蹕昌平州壬寅 上駐蹕榆林村前桑乾河崖奉差達賴喇嘛理藩院主事保住回以第巴疏呈奏

上曰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橫自漢唐宋至明俱被其害而克宜威蒙古并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瘡瘍方用針灸肌膚無恙而妄尋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亂則聲討治則撫綏理之自然也自古以來好勤遠畧者國家元氣固不虧損是以朕意不以生事為貴達賴喇嘛蒙古尊

東華錄 卷十七

三

之如佛第巴者即代達賴喇嘛理事之人噶爾丹叛逆皆第巴之故因朕嚴頒諭旨第巴悚懼悉遵朕諭自陳乞憐畏罪矢誓此亦敬謹之至矣達賴喇嘛身故朕已悉知今第巴云遣尼麻唐胡土克圖前來代彼密陳其情想到後必奏明達賴喇嘛已經身故懇朕為伊掩飾第巴既如此奏懇事亦可行即此可以寬宥其罪第巴必感恩而眾蒙古亦歡悅天 三月尼麻唐胡土克圖至東宮奏達賴喇嘛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乞為隱諱 丁丑駐蹕寧夏命昭武將軍斯喀等密達喇嘛丹高

祝泰贊軍務 閏三月乙未

上自寧夏往白塔是日啟行 四月甲子御丹泊布古圖

大將軍伯費揚古報閏三月十二日噶爾丹至阿察阿穆

塔台飲藥自盡丹濟拉等擒噶爾丹尸骸及其女鍾齊海

來歸 大臣請行慶賀禮

上曰噶爾丹之死乃天所助宜先謝天尋丹濟拉奏噶爾

丹尸已焚命大將軍馳遞其女速來 五月乙未

上回宮 給事中鄭昱條奏平定噶爾丹慶賀大禮頒詔

欵項

東華錄 卷十七

南

上曰凡頒赦詔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自古不以類

赦為善政者以其便于惡人而無益于善人也鄭昱妄以

詔欵陳奏念係言官特從寬宥着大學上嚴飭之 禮部

題平定噶爾丹武功告成應遣官祭告加上徽號命史館

編輯平定北寇方略

上曰噶爾丹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因構釁致兵爭噶爾

丹曾破回子中之薩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

飲哈思哈爾賽拉木吐魯番哈容諸國乃習于戰鬪之國

喀爾喀焉能抵敵是以欵塞來歸其時若不充其附必

渝入厄魯特允之噶爾丹必假此構難凡此皆經熟籌非

漫然受納也噶爾丹假索取喀爾喀為名犯我邊境尙書

阿喇尼迎戰于烏爾會之地我師大北噶爾丹乘勢直抵

烏蘭布通距京師未及七百里斯時遣朕躬以違和遣京

左翼軍雖能勝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大臣而下至軍士

陣亡被創者甚眾噶爾丹亦自知無濟歸路遭疫得還科

卜多者約不過數千人耳當是時即預知其必稱兵報復

六年以來烏蘭布通之役時屢朕懷正經理武備之時噶

爾丹果復舉兵寇掠喀爾喀之納木札爾屯扎于克魯倫

東華錄 卷十七

北

之地朕詔武臣三品以上咸陳方略舉朝皆以為難其言

當討者不過四人朕以為斷當急圖遂祭告

天地

宗廟我師所至

上天佑助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地而庶草蕃蕪

事悉稱意今西北永寧其不致蒙咎者即幸矣諸典禮俱

依議行徽號不必上 六月以丹濟拉往投策妄阿喇布

坦命阿蘭達撤噶斯口兵回留兵馬暫駐布隆吉爾等處

探聽聲息并檄內大臣索額圖大將軍伯費揚古將軍馬

思喀等從鄂爾多斯明路而歸侍郎滿丕將軍舒恕俱着  
回來 命大學士伊桑阿等纂修平定朔漠方略 尋馬  
思喀等言鄂爾多斯路遠仍率兵自鄂多里經歸化城之  
路進張家口 七月以太和殿成遣官祭告 天地 宗  
廟 社稷

上巡幸塞外 九月駐蹕汗特木爾達巴漢降人厄魯特  
台吉丹濟拉至授散秩大臣安插張家口 甲午

上還宮 十月

上諭宗人府禮部嗣後八旗宗室子弟有能力學屬文者

東華錄

卷十七

十一

應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纂取中 策妄阿喇布坦

送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並其第孟克里至磔誅之 十

一月癸巳京師地微震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丁亥朔 癸卯

上巡幸山西五臺山啟行 二月戊辰

上回宮 工部議覆漕督桑額等會勘開濬下河條奏一

高郵湖之水勢宜分一車兒準入海之水口宜開一丁溪

入海之日宜通一小海場入海之口宜開一草堰場澆水

之開宜增一運河之水勢宜分應令將各項工程估計具

題從之 上以朝鮮告飢額請于中江開市貿谷命吏部  
侍郎陶岱運米三萬石往朝鮮以萬石資之二萬石平糶  
尋陶岱疏言臣于四月進中江將賞米萬石分賑其二萬  
石交戶部侍郎貝和諾監視貿易國王李焯具表章下所  
司 御製海運朝鮮紀其事 吏部推廣東按察使員缺  
以甘肅西寧道劉殿衡擬正雲南糧儲道張仲信擬陪  
上簡權陪推之張仲信

諭獎劉殿衡曰尔在西寧居官甚好內外百姓俱為稱揚  
遇布政使缺即當擢用尋授江蘇布政使 四月

東華錄

卷十七

十一

上諭大學士等廣東海關收稅人員搜檢商船貨物概行  
徵稅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且海船亦有自外國來者  
如此瑣屑甚覺非禮著減額稅銀三萬二百八十五兩著  
為令 雲貴總督王繼文疏魯魁山賊首擦捏等劫掠村  
堡斃傷新摺管守備張廷柱臣會同臨元總兵王洪仁遣  
發流土官兵勦撫追斬賊首擦捏餘眾奔潰下部議山林  
小賊例不敘功 特旨魯魁賊眾盤踞有年官兵勦殺可  
嘉仍予議敘 五月雲督王繼文疏魯魁一山與哀牢相  
接綿亘千餘里今賊首擦捏雖滅餘黨猶存新摺一營孤



懸賊窟請設汛增兵彈壓要查江內慢干里乃新平縣境適中之地應撥千總一員帶兵二百名駐防江外增設四汛舊哈跨果二處各增兵一百名大口增兵五十名哀牢山坡之三家坡將九江協所管兵內抽調一百名撥把總一員防守仍歸該協管轄臨元鎮原設陽武堤一汛就近歸人新摺營添設參將一員原設守備改作中軍又野賊非往新元即奔楚景楚姚一鎮最為緊要查援勦兩協乃策應之師各撥千總一員各帶兵二百名一駐南安州界牌一駐景東府福都責令防守 又疏貴州水西宜慰

東華錄 卷十七 太

使安勝祖大為彝民之患今已病故請將土司停襲所屬地方改歸大定平遠黔西三州流官管轄部議均如所請行 七月初七日京師地震震直撫于成龍言霸州等處挑濬新河已竣乞賜河名並勅建河神廟得旨賜名永定河建廟立碑 工部議覆漕督桑額估計開濬下河應准行令九卿并准揚等處人之在朝者確議具奏尋九卿奏准揚人俱言開濬下河誠為有益然此事關係甚重應令漕督會同總督巡撫確議具奏繼之 八月策妄阿拉布坦遣使同我使臣內閣侍讀學士拉錫等來

獻馮爾丹骸骨

上命置京城外懸掛示衆 十二月副都御史吳灝言編修檢討等員陞轉壅滯應酌量量變通編修照李清任輯之例外補一二人少詹講讀學士等官照王士正谷湖顧藻王九齡之例以京堂各衙門調補一二人奉

上諭大學士曰覽吳灝奏翰林官壅滯所奏極是翰林官員係進士選拔者致習三年又行考試擇其善者始補新門不但伊等應陞缺少以致壅滯即清湖顧藻等亦皆壅滯其應陞缺出俱與擬補式較俾陞補是以伊等

東華錄 卷十七 太

轉甚遲此奏 已知之不必令部議也

東華錄卷之十七

東華錄卷之十八

湘源將良駢干之父

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癸卯

上南巡閱視河工是日啟行 辛酉

御舟泊張八臘口尚書馬齊侍郎于成龍常綬等勘視河

工回奏臣等查勘彙額所奏邵伯鎮南金灣小海場鮑家

莊等處挑淤引河建造草堤俱無益應毋庸議惟蝦鬚沙

溝及興文閘草堰等處應酌量挑濬部議從之 丁卯

御舟泊流潦澗 戊辰

東華錄 卷十八

上閱視黃河以南高家堰歸仁堤等工回至清江 三月

原任左都御史郭琇迎 駕于德州 庚午

上奉

皇太后舟渡河 壬申駐蹕淮安府 丙子駐蹕揚州府

癸未至蘇州府 辛卯至杭州府 戊戌

上同總諭大學士阿蘭泰等曰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為

吳江令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胆量無朋比可

授為湖廣總督令馳驅赴任琇既至以黃州武昌二府屬

兵米二萬七千有奇運給荊州鄖陽諸汛地隔千餘里歲

費輓輸不貲疏請改為折色江夏等十三縣有故明藩產

田瘠賦重數倍民糧復請照民糧一例起征江夏嘉魚漢

陽三縣瀕江地畝積歲水漲土修有賦無田並請豁免地

租三百餘頃得 旨允行 六月戶部左侍郎田雯右侍

郎盧伯赫疏言收買廢錢好商射利多買紅銅小錢交爐

煇鑄多耗請停止收買令民間家有廢錢自行銷燬違者

治罪從之

上以于成龍所繪河圖示大學士等曰今四海太平最重

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視知水之不治由洪澤湖水勢甚大

東華錄 卷十八

既不能洩又加黃河運河兩水合併勢愈浩濶以致泛濫

昔時原有歸仁堤遙為捍禦此法最善今已淹沒不可考

新輔則築減水堤名為減水而四處奔瀉漂決甚多彼但

顧上河而不顧下河水何以治朕意惟有導河稍北使彼

不得侵入清水而疏洩洪澤湖水之下流全用清水以刷

沙淤如此則水自無不治矣今歲南邊見黃河逼近清口

黃水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自高家堰減水堤流

入高寶諸湖自高寶諸湖流入運河以致下河田地盡被

淹沒朕深為軫念又曰新輔黃安國于成龍但知築堤禦

水至十改河身使北俾清水流通並未言及若不令清水流通雖修築堤岸黃水終至倒灌焉能禦之 八月兩江總督陶岱疏言

聖主南巡省視惟恐民貧艱食截留漕米十萬石照時價減糶之貯十萬石備緩急前因淮揚等處米貴請將留貯米動用四萬石照前減糶荷蒙 俞允今淮揚等處小民仍艱粒食且督修河工人等羣聚需米甚多請將所餘米六萬石照前減價發糶疏入格于部議 特允所請行 十月

東華錄

卷十八

三

諭吏部比年京堂懸缺者多翰林官甚眾陞遷壅滯爾等將現出京堂之缺及翰林官職名一併開列 十一月御史鹿祐疏奏順天鄉試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編修姜宸英以賓興之典為行私之地奉

上諭此科考試不公已極且聞代倩之人亦復混入著將舉人齊集內廷覆試 尋覆試舉人等去留有差又奉

上諭順天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議騰沸著將李蟠等嚴加議處鹿祐題奏可嘉

諭大學士等于成龍奏稱清江浦西界黃水高于淮水一

尺淮水高于運河之水七尺運河水高于平地七尺合而觀之淮水高于運河堤外平地共一丈四尺今惟以濟口

自河之下流注武家墩由清江浦之北另行改移中間河身留八九十丈空地兩旁築石堤俾清水暢達此所當急議者但如是改移朕恐別有所碍爾等確議具奏尋遣侍郎常綬查勘回奏云于成龍等言遵 旨改移清口則清水自是易出但水泛時兩邊堤高尙致衝決保護為難若將高家堰減水填堵塞加幫修築似有神益于成龍尋病故令九卿科道等確議允行 陝西道御史李先復疏

東華錄

卷十八

四

言科場之弊與其既萌而嚴其罰何如未發而絕其根向例會試及順天鄉試內簾設滿漢御史各一員不預衡文之事專察場中情弊嗣經停止後科場往往滋弊應復設以杜弊端下九卿議從之

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吏部議覆湖廣督孫毓汶言臣生父郭景昌即崇縣學庠生郭爾標並無妻室何有子嗣伊投充黃宗昌家為奴閩邑皆知臣伯父郭爾印無子以臣承嗣于康熙十五年正月病故有丁艱呈詞可查不知佛倫何所聞見而誣臣欺君冒認祖父濫膺封典擬以革職追

奪誥命部臣不俟行查遂立時追繳伏乞飭問尋處大學士佛倫供認舛錯是實應將誥命給還佛倫事在赦前應免議從之 四月吏部等衙門會議各省舉人吏部於每年四月十五日考試以知縣用並無去取亦無分職銜大小之處考試無益應行停止俱照中式年分名次註冊挨次選用從之 六月禮部題御史鄭維孜奏冒籍舉人令其自首議准行又貢監回籍考試議不准行

上曰此一事俱著依部議主試惟在于得人耳若謂貢監在京考試必至或生情弊豈令回籍即不生情弊乎部議

東華錄 卷十八 五

不准深為得宜 給事中滿晉條陳科場積弊總督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等詳議

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即中者多詔另編立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時九卿議上命錄示巡撫李光地彭鵬及總督張鵬翮郭琇 諭曰四臣皆持行清廉李光地為學院時官聲最好令閱九卿等所議果否得當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遠可守各抒己見具奏尋李光地疏言皇上垂念大臣官員子弟貧緣倖進恐妨貧寒之路特諭另編字號均數額收仰見天地無私不遺側陋詢足永遠

遵守至點名授卷後即入號房不許出號行走及踰牆混亂俱應如所議以塞弊端者也臣又推廣二條一勢要勒收開節許考官據實出首即與優陞則不惟無所懼而且有所勸可懾營競者之心一貢院牆垣卑矮巡綽及瞭望守門軍役無一非受賂傳遞之人若漫無防檢勢必收受之卷半屬假偽乞勅外簾監試嗣後務精密嚴肅盡絕弊實一數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八人以充分卷扣數填名寫榜之役某卷入某房既可暗行其奸而考官屨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近經言官論春部覆未准

東華錄 卷十八 木

臣深知此輩積慣作弊宜永行革逐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應用此三者科場之事臣管見所及也至于學校弊端九卿議如督臣郭琇所奏嚴定處分矣臣亦推廣四條一學臣職司文教遇點差之時宜經御試擇其議論有本者差遣一教官未選之前宜令督撫會同學臣考驗若歲貢之年老目昏及捐納人員之文理不順者均給銜休致年未壯者令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現任人員亦按此會同澄汰一生員雖有切己之事止許子弟家人代告自賄賂者多專以為護身之具不讀書無行義保

官告官抗糧包糧與滅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故賄賣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潛壞也今學臣納賄處分已定嚴例而生員惡習亦宜懲禁乞勅禮部推廣舊時臥碑詳明剴切作爲誡條令學校師生恪謹遵守一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僅讀時文百十篇勦藝雷同僥倖終身殊非國家作養成就之道前歲

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穉見聞一新就中頓明古義此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

東華錄

卷十八

七

記終非已得宜令學臣于考核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理粗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庶幾人崇經學稍助聖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宏通之士疏入仍下九卿等與張鵬翮郭琇彭鵬三疏叅合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額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一併命題 七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博霖自江寧將軍移任西安時軍民

哭送直至浦口彼若不善何能如此誠可謂將軍矣

上諭大學士等前張鵬翮赴任時朕即指不以必毀攔黃堤挑濬芒稻河人字河今張鵬翮毀去攔黃堤而清水遂出濬通海口而河勢亦稍減觀此則河工大可望也時海口濬通督臣張鵬翮奏請將攔黃堤改名大通口建海神廟從之 八月

諭大學士九卿等今科鄉試會令宗室考試宗室朕素加恩何患無官嗣後停其考試 又

諭大學士等朕觀翰林官及庶吉士內有極貧者衣服乘

東華錄

卷十八

八

駟皆不能備將此等查出作何施恩有益供職其丁憂告假回籍之翰林院庶吉士有生計艱難無力至京者着該督撫酌量資助令其來京又翰林官員專司文翰更無他事各省學道員缺應與郎中並差任滿之日仍各回衙門或掣簽或作何差遣之處爾等會同翰林院議奏 尋議各省學政缺出翰林官內自侍讀侍講以下開列職名仰候 欽點及翰林官內貧者月給銀三兩具奏

上諭翰林官等所學優長朕固知之但其爲人尙未深悉難以簡擇此後學道缺出除告假在籍日期不計外較俸

派用翰林貧者給銀之處着依儀 九月  
諭大學士等曰給事中穆和倫條奏服用奢侈本章爾等  
擬票申飭朕意言官專任耳目之職若因言而罪之誰復  
敢言又曰今惟以大開言路為要務况設立科道專為求  
言所言當則行之不當但將原本發還如此則內外臣僚  
亦俱知儆戒矣朕聽政四十餘年言官有為人言而言者  
有受賄陳奏者有報私仇而顛倒是非者此等條奏朕無  
不知至于服用奢侈或喪祭時恐有僭用朕屢經傳諭服  
用有制族長者不時查察今日久漸弛容或有之亦當禁

東華錄

卷十八

九

止此本著不必申飭 御史劉珩疏言直隸永平真定等  
府田地應令巡撫李光地視其近河處示民引水耕種  
上諭大學士等曰水田之利朕所洞悉已交李光地現今  
附近居民引水耕種但不可大驟耳今若竟定一例諸處  
尅期齊舉該部復行催查則事必至難行矣惟興作之後  
百姓知有益自然鼓舞今此處亦不必另開田地惟如寧  
夏水田開濬溝渠濼則撒田水自渠出旱則放渠水入田  
災荒無虞矣策妄阿喇布坦處盡是水田所以全無水旱  
雖或一年穀米變蚊而飛或穀熟時穗內忽然成血此則

彼處之大災也又盛京有一種螞札名曰汚虫更甚于蝗  
虫此處蝗虫食苗後尚飛去汚虫必將田禾之穗連根及  
葉蝕食無遺方止此朕所親見者 十月

諭大學士等曰臣下賢否朕處深官何由得知緣朕不時  
巡行經歷之地必諮詢百姓以是知之因此朕欲開風聞  
言事之例科道官以風聞題奏即行察議督撫賢者留之  
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歛迹嗣後各省督撫將軍提鎮  
以下教官典史千把總以上官吏賢否若有關係民生者  
許科道官以風聞入奏倘懷私怨互相周比受囑托者國

東華錄

卷十八

十

法自在着諭滿漢掌印與不掌印科道官員知之  
皇太后六秩聖壽  
上恭進佛三尊  
御製萬壽無疆賦圍屏一架萬壽如意太平花一枝龜鶴  
遐齡花一對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鳴鐘一架壽  
山石羣仙拱壽一堂千秋洋鏡一架百花洋鏡一架東珠  
珊瑚金珀禦風石等念珠一九皮裘一九羽緞一九哆囉  
呢一九嗶嘰緞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雪香  
一九通天犀漢玉珠珠瑪瑙雕漆官窰等古玩九九宋元

明畫冊卷九九攢香九九大號手帕九九小號手帕九九金九九銀九九緞九九連鞍馬六匹并令御膳房具粒米一萬粒作萬國王粒飯及肴饌果品等物進獻 左都御

史李杲疏言

皇上一日萬幾常勤宵旰事關重大必下九卿會議期歸允當而近來會議每于前一日薄暮傳知次日齊集惟主稿者及都察院先有科抄揭帖其餘諸臣未詳端委半就主稿者議唯唯畫題是雖會而未嘗議也請日後令主稿者先期以所擬稿分送預議諸臣求其盡善如所見未合

東華錄

卷十八

二

改擬另寫臨時互閱同定一議或兩議仰候 睿裁或所見出兩議外亦存其議以備稽核如奉 旨取閱亦可見其不苟雷同至屆期患病者竟勿列名其托故不到倩人代畫並請勅部申禁庶立法可垂久遠疏下部議以先期送稿易致遲悞循舊為便餘皆如所議行又疏言各省虧空錢糧不可勝計每因布政使升任巡撫所缺庫項受代者概為擔承一時需用輾轉挪移分派屬員致州縣漸皆虧空伏思布政使內升寺卿數轉然後至副都御史則布政使外升巡撫乃起擢非循存也請自後停其開列巡撫

先令內升以備召詢果能熟悉利弊才品優長數月後始簡用巡撫當其甫經內升人不敢信其必為巡撫彼亦不敢以巡撫自信藩庫未完誰與出結自免侵那之弊至州縣錢糧近例令知府歲終盤查難保無隱封移取過後仍虛之弊惟當盤查時核明應留應解各款除存留外限三日內悉行起解司庫則完欠無由隱匿臣前佐理戶部見州縣虧空敗露甚多追完甚少若司庫虧空鮮有發覺者蓋藩司易借之屬員州縣難取足于家產故欲絕流弊惟在清其本源而已得 旨下部確議布政使開列本省巡

東華錄

卷十八

三

撫業經停止應再申明定例遇他省巡撫缺必確查錢糧無欠始行開列交代清結方准離任州縣應解錢糧令于知府盤查後限三日內起解逾限者即予懲察 十二月左副都御史勵杜納疏言督撫大吏朝廷界以百餘城吏治數千里民生責任至重若託詞鎮靜漸成悠忽所綜理不過期會簿書難保無忝封疆之寄請勅諸督撫年終彙奏若何察吏安民興利除弊以備清覽或開註不實治以欺罔之罪庶諸臣時時警勉不敢優游草率貽誤地方其所轄之藩司專掌錢穀臬司專掌刑名州縣之錢糧有無

虧空定案之委書有無駁審詳實并列則藩臬之優劣亦無遁情下部議從之 兩廣總督石琳奏瓊州生黎出犯寶停營傷害兵丁由文武各員婪索起釁

上命侍郎凱音希學士邵穆布往勘刑科給事中湯右曾疏言臣閱揭帖有瓊州文武官遣人往黎嶺採取花梨沉香滋擾起費多欸總督石琳巡撫肖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時毫無覺察然其貪毒且黎人拒闕事起于上年十二月遲至一載始行題報其扶同掩飾希圖欺隱可知請嚴加處分得 旨令石琳肖永藻殷化行回奏各自引罪下部

東華錄 卷十八 辛

議降級有差 康熙四十年正月給事中湯右曾疏言臣昔在翰林曾充三館纂修官而在政治典訓館為最久伏見 皇上敬天法 祖勤政愛民盛德大業備具此書內外大小臣工咸有天語叮嚀提斯警覺以至國家禮樂兵刑典章制度下及民間日用飲食纖悉周詳請勅刊頒行天下又臣昔嘗分直內廷幸獲仰窺 御製文集窮千聖之精微彙百家之體製上闡道統十該治法盡善盡美且古未有今儒臣校

對繕寫將竣祈 賜刊發以慰四海想望以垂萬世準則疏下所司知之 二月

論大學士等督撫奏銷錢糧疏內銀數有一兩不符及四兩不符者該部概議駁回事甚微細必待往來申奏然後改正不但展延時日且筆墨煩瑣殊覺多事嗣後如有錯誤在十兩以內者部內即行文改正不必議駁 三月先是吏科給事中馬士芳疏奏湖廣巡撫年遐齡徇庇布政使任鳳厚老病不入大計至是

東華錄 卷十八 丙

上諭大學士等曰任鳳厚調來引見其年尚未衰老可以辦事如爾諸臣俱係年老座而辦事必須老成慮練者方能得當州縣官則不可若道員以上必以年長者為佳不惟此也凡一省易一大吏一方百姓不能無累外官惟以清廉為要郭琇居官清廉而辦事和平如任鳳厚果係不堪郭琇豈肯徇庇任鳳厚乃赴原任至言官奏奏不實若皆議處未敢復言馬士芳着免其申飭 五月巡視西城御史張瑗疏言西山碧雲寺後有前明太監魏忠賢墓並碑一座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于故明之日豈有顯遵正法之迹瑗敢于僭



橫乃尔若造于我朝定鼎之後則不書昭代之年號尤屬  
狂悖不法乞賜撲毀得 旨魏忠賢碑墓看交與該城官  
員撲毀刻平該部知道 給事中馬士芳疏劾山東巡撫  
王國昌干大計重典濫薦應城令管承寵又徇庇溺職之  
長清令崔錫榮不行題劾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聽政四十餘年凡條奏之事稍有私  
意斷不能欺朕馬士芳特不喜漢軍居督撫之任故將王  
國昌參奏朕所知漢軍人數員已盡置外任果如張鵬翮  
李光地郭琇者能有幾人朕曾問李光地云山東巡撫王

東華錄

卷十八

事

國昌雖無過人之才但心性和平地方尙受其益果在地  
方安靜卽百姓之福矣尋國昌疏辨部議管承寵爲該巡  
撫私人並無實據應免議其溺職之崔錫榮該撫不干大  
計題參應降一級准抵從之 七月工部議覆御史張瑗  
疏言京畿墊道大宛兩縣每年原有工價銀一萬餘兩支  
銷至五城所派夫役並無工食乞將五城應墊之道歸于  
大宛兩縣經從之

上諭大學士等御史杜之昂魏壽期所奏六本俱極冗長  
夫本章俱有定額此六本何乃故爲逾格凡言事期明晰

如將無用之章闖入何益今杜之昂欲將邵雍後裔援爲  
博士但數言可了若必將邵雍之賢一一舉出卽十疏豈  
能盡之魏壽期所奏漢中府地方民生本極富庶自吳三  
桂叛後戶口逃散此言尤爲悖謬彼處自明朝末年爲流  
賊張獻忠屠戮殆盡自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一年用兵  
始定歷年無幾則人民豈遽能生聚所奏着發還至魏壽  
期奏凡州縣初到任後祇許到省一次謁見督撫若不時  
往來必致送禮及勒取之弊大約治道亦不在此內而大  
學士九卿外而督撫屬下之人豈俱不相往來若大臣

東華錄

卷十八

事

欲則屬下以廉豈開往來謁見之故也 八月  
上巡幸塞外登索岳爾濟山 九月厄魯特策妄阿拉布  
拉遵 旨解噶爾丹女鍾齊海至京  
上赦不誅令婚配得所 十月湖南按察使員缺大學士  
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江南淮徐道施世綸入奏  
上諭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  
與生員訟彼必護庇百姓生員與縉紳訟彼必護庇生員  
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  
則相宜耳 十二月廣東官軍勦連州僭人失利命正黃

游漢軍都統嵩祝借副都統達爾占侍郎傅繼祖往會總督石琳調廣西湖南兵進剿即授為廣東將軍

上諭曰徭人所居之山通連廣東廣西湖廣三省林木叢密山勢崇峻恃此險僻頑梗不馴自宋明以來即在此三省擾害民生爾等務體朕好生至意不必遽行征剿先宜曉示招撫爾等到彼即以徭人山寨形勢三省官兵進征之路及立營之處繪圖呈覽如徭人歸順止將殺害官兵之為首者正法可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

東華錄

卷十八

七

上諭大學士等口朕觀諸臣任科道時多有敢言沽直聲以得陞遷者及為大僚輒不敢言問以小事皆云不知前後頓不相符因顧起居注官等曰朕言可詳記之 二月嵩祝等師次連州駐軍三江口遂檄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繪圖以進疏言徭人為數無多棲身之地亦未寬廣所恃者不過山險路狹耳

上諭曰徭人就撫則已否則于其居處要隘立營圍之不必勞兵力而彼自窮迫也嵩祝等疏臣等遵奉

皇上指示機宜勘視入排山寨即于要地設立營壘先遣

人招撫連州界內油嶺行祥橫坑三排徭人先行薙髮開報家口荷負雞醢酒食呈送行營而連山界內之軍寮馬箭火燒坪大掌嶺四大排並雞公背等各小排以次薙髮投誠最後里八崗排徭人將為首殺害官兵之李貴鄧二等九人擒獻即行正法示眾遣兵察驗人口共八千一百餘安插事宜責成提督料理臣等撤兵回京 旨嘉獎五月傳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一百四十餘員至保和殿頒賜 御書有差并

諭曰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務朕四十餘年惟

東華錄

卷十八

本

日兢兢未嘗晷刻稍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謂念茲在茲也政事稍懈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以賜卿等 六月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發禮部命勒石太學

御書道德仁義四字額賜翰林院德業仁義四字額賜詹

事府都俞吁咈四字額賜都察院 山東巡撫王國昌疏

陳東省便民事宜一倉穀遵例存七糶三千青黃不接時

戒價平糶秋收糶穀還倉一德州倉米支放各營兵糧向

係四季徵收春夏農忙時輸將難以猝辦應動司庫銀買

米支欵其額徵米石俟秋後徵收一額徵班匠銀四千餘兩均入地丁項下徵解一魯藩舊基地聽民懇種輪租卽于開墾之年陞科給印帖俾爲恒業下部議行 閏六月又疏報萊蕪新泰東平沂州蒙陰沂水六州縣被水請開倉賑部議如所請尋國昌又自捐俸三千三百兩補賑八月特遣侍衛五格資

御書耆年舊德匾額及對幅賜致仕少傅大學士王熙并傳諭曰卿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無日不念老臣也近日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時不

東華錄

卷十八

九

在朝中故特書以賜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

上諭大學士等曰浙江布政使趙申喬居官甚清所有家人僅十三人並無幕客辦事皆躬親火耗分釐不肯取其陞辭奏云到任不做好官請置重典今觀其居官若此真能踐其言矣卽擢爲浙江巡撫尋申喬抵任後屢疏奏請築錢塘江口隄修葺禹陵及增浙江省鄉試舉人中額從之 先是議遷五開衛署于平屯俾黎平府專城而治湖南布政使施世綸牒稱五開衛界黔粵控竄要實爲辰沅

靖之藩離明宣德年間黔省黎平府數有苗患爰就衛城建府署國朝因之自康熙二十七年府衛官弁不和始有遷衛之議平屯僻處一隅不惟建造無資且孤立堪虞若官軍兩遷一旦棄田園壞廬舍必致流離失所若僅遷衛署貢賦出納送轄最難矧自明迄今府衛同城軍兵相安無事請仍舊使議久不決至是總督喻成龍巡撫趙申喬會疏特旨俞允 九月禮部議監生莊令與俞長策試卷作五經文字與例不合

上日所作五經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當取中若能切

東華錄

卷十八

十

題旨文理明順一日書寫二萬餘字實爲難得莊令與俞長策著俱授爲舉人嗣後不必禁止作何定例著議奏 兵部議覆湖廣鎮軍生員李豐等叩關稱鎮軍紅苗肆行擄掠殺人地方官不究不報謹進輿圖一紙並被擄之地開列進呈給事中宋駿業疏劾湖廣總督郭琇巡撫金璽提督林木植總兵雷如等曰苗爲性本獷悍使之畏懷庶不致擾害良民此封疆大臣專責近聞鎮軍土民叩關一疏言紅苗搶奪恣肆蓋由督撫提鎮平時不能嚴飭屬員加意撫輯及事發又不卽奏請勦撫種種玩愒已盡在

聖明洞鑒中即特遣大臣到彼相度機宜彼處官吏各懷  
瞻顧上司之意必多方容隱真情豈能盡得况郭琇向為  
虛聲近益衰廢加以林本植之昏耄金璽雷如之庸懦惟  
怯養難視民為兒戲置封疆于度外以致釀成刁悍祈立  
賜罷斥另選賢能代任庶不致回護而勤撫得協機宜

上命侍郎傅繼祖甘國樞浙江巡撫趙申喬等馳駟往湖  
廣詳察具奏尋覆奏紅苗搶掠狀俱實郭琇金璽林本植  
雷如並坐諱匿黜罷 湯右曾奏請鑄重錢作銀一兩鑄  
輕錢作銀七錢並聽行使積久大錢流通小錢自不行矣

東華錄 卷十八 主

部議從之 癸卯

上巡視河南啟行 十月乙酉京師地微震 九卿議嗣

後鄉會試作五經文字者應額外取中三名草稿不全免  
其貼出二場於論表外添詔語各一道

上回鑾賜山東巡撫王國昌御書法理寬平清慎勤二額  
及表裏常交正動靜自弗違聯 庚寅駐蹕德州城內

上諭曰朕因閱河南巡今以皇太子允礽患病應即回鑾  
明歲再閱視河工 十一月免安徽省及陝西西河一帶

四十二年地丁錢糧 十二月滿王大臣士民等以

皇上五旬萬壽請上尊號不允 是歲人丁戶口二千四  
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田地山場畦地五百九十八萬六  
千九百九十三頃六十三畝有奇征銀二千七百三十九  
萬六百六十九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六萬八千六百  
七十三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一千六百八十八束茶十五  
萬七千四百七十六引行鹽四百三十一萬九千四百七  
十五引征課銀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一百一十八兩有奇鑄錢  
二萬三千八百六萬五千九百有奇

東華錄卷之十八終

東華錄 卷十八 主

東華錄卷之十九

湘源蔣良駟干之父

康熙四十二年<sup>丁未</sup>正月壬子羣臣請預行慶賀

萬壽恭進鞍馬緞匹等物

上諭曰爾等如此進獻在外督撫必効之朕必不受朕素

嗜文學諸臣有以詩文獻者當留覽既而諸臣恭進慶祝

萬壽屏復以屏文繕寫冊頁進呈得

旨留冊頁卻屏 十六日壬戌

上巡視南河 庚午過濟南府幸巡撫署觀珍珠泉

東華錄 卷十九

御書三度齊河節事詩一章懸署門

觀釣采泉

御書源清流潔額懸泉上澗物額懸珍珠泉學宗洙泗懸

省書院

上登泰山駐蹕泰安州免經過地方四十一年未完錢糧

四川巡撫貝和諾疏言各省教職每學二員獨川省有

五十七學各設一員請于威茂等州敘州府會川等衛添

設訓導一沱江等縣添設教諭一丸姓司學添設教授一

從之 二月

上駐蹕長清縣界首舖夜大風南村失火延燒民舍侍衛

海青等率眾撲滅之翌日上諭巡撫王國昌率司道等察

火燬房屋居民人數賜銀散給

上由宿遷縣五花橋渡中河通閘堤工至宿遷縣渡黃河

明日通閘徐家灣等堤祥符等閘復細閘新修河口登舟

遍閱堤工 巳卯自桃源縣登舟遍閱河堤

御舟入清口泊天妃閣 壬午駐蹕揚州府城內 甲申

御舟渡江登金山江天寺書動靜萬古額懸寺中 丙戌

駐蹕蘇州府城內 戊子登舟 庚寅駐蹕杭州府城內

東華錄 卷十九

癸巳自杭登舟回鑾 乙未登陸駐蘇州 戊戌自蘇

州登舟啓行 辛丑自京口由陸路幸江寧府駐蹕城內

壬寅遣大學士馬齊祭明太廟陵 癸卯自江寧回鑾

至鎮江避風館登舟泊金山寺 三月四川巡撫貝和諾

疏言前撫臣于養志題明松潘小河登溪三處收捐米穀

分貯備用自三十八年迄今松潘捐一千七百餘石其小

河登溪以道路險峻輸運維艱罕赴捐納請停止收貯例

允之 丁未登岸閱高家堰堤工及各處堤工 巳酉登

舟歷黃河南岸觀龍窩烟墩等堤復渡黃河閱九里崗等

堤 己未白楊村登岸駐南苑 庚申回宮 以淮黃  
成領詔天下恩款三十八條 四月

上發出熊賜履呈覽明神宗憲宗以下吏書四本論曰明  
時太監皆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知之甚悉太監魏忠賢  
惡跡史書僅記其大畧而已猶未詳也此書所載楊漣  
左光斗死於北鎮撫司獄中謂此一人係在午門前受御  
杖死大監等以布裹尸出之至於隨崇禎殉難者乃太監  
王承恩因此

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並立碑碣此書載太監王之心後

東華錄 卷十九 三

死明係錯誤尋賜履等復行詳察果係王承恩非王之心  
遵旨改正至於左光斗楊漣察考諸書俱云死於北鎮撫  
司獄中故照彼書書之

上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簡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  
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今吏部尚書缺出即  
令補授仍管直隸巡撫事 廣西巡撫蕭永藻疏言粵西  
僻處邊陲猛獍雜處而南寧太平慶遠思恩四府地接交  
夷兼轄上州縣司崗寨五十餘處尤為難治前經九卿議  
定四府所屬官員缺出選擇桂林平樂等府品級相當者

調補三年俸滿陞用惟南太慶思四府應州縣共二十九  
員桂林平樂等五府知縣以上共五十八員當奉行之始  
尙有久任之員可以選擇迄今一十六年除調補劾升  
任病休外多係任事日淺才守未周即日久任者亦係循  
分供職與選擇調補之例不符前撫臣彭鵬于調補各員  
恐以地方之美惡為趨避酌一掣簽之法實屬至公嗣後  
四府官員缺出應仍以五府內之廉能者掣簽調補如無  
可調之員請 旨特簡補授部議從之 欽點正考官大  
學士熊賜履吏部尚書陳廷敬副考官吏部侍郎吳涵禮

東華錄 卷十九 四

部侍郎許汝霖 授一甲進士王式丹為修撰趙晉錢名  
世為編修汪灝查慎行何焯蔣廷錫吳廷棨陳邦彥溥有  
德汪文炯陳世倌吳瞻淇汪份潘體震虞謙陸乘鑑徐天  
相萬經陳律基朱書林祖望俞梅宋至章藻功伊泰楊緒  
劉巖王邁馬汝為西庫王居建劉圻吳連趙徵介謝履忠  
單喬年耿古德劉祖任趙泰臨王士鑰董泰揚萬程李天  
祥蔣聲阿進泰吳相李士和季堂鄭為龍才住萬民欽四  
十九人改庶吉士 六月  
御書關道醇儒額命懸景州董仲舒廟 七月山東巡撫

王國昌疏言新泰等州縣復被水災請將倉穀百二十餘萬石並應運濟米十餘萬石平糶但倉穀不便久懸仰祈聖慈暫開事例以實倉貯至動用酒米擬將康熙四十二年以後俸工捐補部議平糶銀于次年秋收後買穀還倉所捐俸工令該地方官發買籽粒牛隻助民耕種其請開事例處無庸議先是

上以巡視河工過濟南軫念東省去歲被災降旨蠲免錢糧並命總督桑額以酒米二萬石交總河張鵬翮選員運赴濟寧兗州等屬平糶加賑桑額另運米二萬石于泰安

東華錄

卷十九

五

一路協濟至是國昌疏報桑額所運米遵旨散給河臣張鵬翮亦委員運米到東隨即酌撥各屬並動用常平倉穀二十八萬石請于俸工分年捐還奉

旨朕前諭桑額張鵬翮各將漕糧二萬運東賑糶此屬從諸臣所共聞者今觀王國昌所奏將常平倉收貯米穀俱行糶賣散給與朕原諭不符王國昌又稱捐康熙四十二年官員俸資衙門工食賠補似此何時方能完結此項米穀應令速行賠補貯倉尋命遣官截留酒米五十萬石並派八旗官員各領帑銀三千兩馳赴山東會同地方官

賑養饑民以侍郎穆和倫辛保卞永譽分三路巡察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因山左災荒勞心殫思屢行諭詔歲歉非止令歲為然地方官歷年隱匿不報今春朕因閱視河工親見災黎情形始行籌畫賑濟今歲田禾尙有薄收之處巡撫布政使為伊等素有久缺欲巧圖完補故甚其詞以奏報又賞綠科道紛紛急奏言人民相食私糶或開事例或撥銀兩因于其中侵蝕託言賑濟而實欲完補虧空以施鬼域之謀今京師遣往三路人員惟視巡撫等所指地方賑濟應將此事交三路大臣加意稽察時布

東華錄

卷十九

六

政使劉曉內陞國昌疏留御史顧素劾國昌匿災同劉曉開事例補虧空請賜罷斥上諭王國昌不過一謹愚人朕會詢問李光地張鵬翮伊等亦言國昌在任並無劣蹟惟劉曉乃一能巧匪人將國昌任意驅使甚易事耳此事著同前諭九卿之旨一併議奏會議國昌應革職得旨姑留任尋部臣以國昌等擅動常平倉穀請催令賠補詔傳詢擅動之由同張鵬翮分賠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山東巡撫將賑濟饑民官員資去銀兩俱收蒞庫迄今猶未散給如此則賑濟饑民之事不致遲悞乎此銀俱自京師發

往並非伊等庫內之項且前往賑濟人員係入旂佐領公舉殷實才能之人王國昌等僅可查其養饑民之優劣其銀錢耗費與否係賑濟官員之事與伊等何涉而將此銀兩收貯至今仍不散給此係何心朕所不解是又劉噎之詭計也况派去三百餘人俱留濟南必致米價騰貴人皆受困可將朕旨交該部移問王國昌等尋國昌回奏巡察大臣辛保等先後開賑因查極次貧民分別賑養稍稍時日疏下部議以國昌于被災時不即令州縣官查明極次貧民分別造冊移送致巡察大臣藉此推諉應行議罪

東華錄

卷十九

上

旨革任 八月湖南鎮守紅苗作亂偏沅巡撫趙申喬同提督俞益謨疏請發兵征勦又奏言臣與督臣喻成龍合衡水道張仕可賈檄赴鎮守苗洞為先撫後勦之計其歸順苗民已得二十餘寨 檄粵黔楚三省提督會同進勦 貴州提督李芳遠奉詔移兵會勦深入苗地平橋塘山葫蘆天星諸寨 遣尙書席爾達副都統圖恩海徐九如率荆州駐防兵會勦 十月自龍椒洞至天星寨分路搜勦斬賊千餘降其寨三百餘移辰沅道駐鎮其地 諭日近征紅苗貴州提督李芳遠親冒砲銃鼓眾力戰進

斫數寨間偏沅巡撫趙申喬亦甚強毅也

上西巡肥鄉縣武生李正朝病狂衝哭儀仗直隸巡撫李光地奏請治罪因劾順天學政楊名時濫取狂生請勅部議處得 旨楊名時自督學以來賦性乖異縱有精于學業工于文章者但係殷實之人必不錄取其無產赤貧雖不能文或記誦數語亦得進學理應從重治罪現今年歲未滿又無賂貢生員之事從寬恕宥 盛京禮部侍郎哈山疏言臣部所役網戶採牧校尉等八百二十五人內無力婚娶者百六十餘此等人役因無室家往往不務生計

東華錄

卷十九

八

巡避官差請發盛京戶部銀四萬兩做照公庫例派員經理一分生息以六年為期本題戶部可得息銀二萬八千餘兩陸續給與無妻壯丁完娶銀人五十兩仍將餘銀生息久遠有益下部議從之 湖南布政使施世綸以衡州府之安仁嘉禾臨武永州府之江華寶慶府之城步及郴州之桂陽靖州之通道天柱向止訓導一員請添設教諭又永定銅鼓二衛止設教授綏寧會同一員止設教諭俱請添設訓導勅部議行 丁酉幸太原府 庚子自太原啓行 十一月丙辰幸西安府圍武設宴上特召西吳協



領額稜特近 御座前親賜之飲諭曰尔父宜力行間尔亦由兵丁効力以至協領故親賜飲以示異于眾尋選西安副都統調荆州副都統 癸亥自西安回鑾 十二月壬申朔駐蹕河南府城內 庚寅

上還宮 令補授外官簽掣所得地方如隔原籍在五百里以內者雖隔省亦著令迴避永爲例

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諭曰朕前遣侍衛至銖索橋掛匾還京回奏彼處督撫餽銀六千餘兩夫一侍衛而費至此則凡部院司官筆帖式等差遣往來者又不知煩費幾何矣

東華錄

卷十九

九

二月兩江總督阿山疏劾江西巡撫張志棟計薦不公舍清廉素著之九江知府朱儼品行素優之彭澤知縣吳士鎡而舉居官平常之袁州府同知馬斌貪縱不法之南昌知縣王廷對擅自定稿且致書病勿改易事下部議張志棟與布政使李興祖按察使劉廷機及道府等官俱革職阿山尋疏言李興祖劉廷機等呈辦大計舉劾皆係張志棟隨其喜怒任意增刪並非司道附和請予開復于是給事中許志進疏劾之曰阿山與張志棟意見乖違具疏題參部議以舉荐不公將兩司以下一同革職阿山復爲

藩司李興祖臬司劉廷機道員韓象起等題請開復竊以僥倖之端不可開欺詐之風不可長張志棟傲慢自恣其計冊舉劾司道等當時瞻徇不言事後違例置辯謂無賄賂請託誰其信之若倖邀開復則勸懲之重典止扇虛文賞罰之大權不難假借督臣操縱自如恩威已出將來人盡効尤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弊端百出其害難言乞勅嚴究情弊以昭法紀疏下部察議議未上阿山疏劾許志進爲張志棟報仇許志進又追論阿山徇庇張四教及收局

東華錄

卷十九

十

員賄賂盜賣倉穀弗問貪濫惡跡審虛縱妾父招搖生事諸欵並下部察議部議許志進因許奏逞忿臆欺應革職阿山妄請開復司道等官被言官糾劾不靜听處分瑣屑許奏應行革任

上命阿山仍從寬留任餘依議

上諭大學士等近日各省學臣其中不肖之徒惟利是圖總不知愛惜人才其根源在禮部科道督撫皆有規禮故無敢直言之人又聞世督浙江學政文志鯨將考試二三等生員竟有加杖責者文志鯨身係翰林特簡之使提督

學政乃如此暴戾可乎 三月川陝督博濟言臣等會勘  
黃河三門中流為神門水勢甚溜南為鬼門水更洶湧北  
為人門水勢稍緩三門之下百餘步為底柱再下二里有  
卧虎灘臣等用船載糧三十石從卧虎灘牽挽上過人門  
但溜急灘多所有截留豫省漕糧撥運陝西不如陸路之  
便得 旨會議 兩廣總督郭世隆疏海面盜濶賊匪易  
于潛踪臣設立船兵自南澳至龍門令守備千總把總逐  
日帶領巡哨副將參將遊擊每月會巡一次水師總兵春  
秋二季駕船二十分巡外洋至瓊州上年十一月至今年

東華錄 卷十九

二月先後擊敗賊眾于沱寧外洋沉賊船七十頭角海面  
沉賊船十瓊南萬崖三虎海河沉賊船二 四川巡撫具  
和諾疏言川省行營潼川中江山路崎嶇艱于陸運額引  
壅滯難消惟水江小漢水運可通請增給水引商民交便  
下部議行 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  
等合疏劾直隸巡撫李光地曰去歲直隸報災州縣二十  
餘處據巡撫李光地疏內或稱開倉賑濟或稱戒備平糶  
務使民沾是惠臣等竊計直屬百姓自必安撫有方不致  
流離失所乃近見河間飢民散入京畿者甚多皇上曲軫

民依特令八旗王貝勒滿漢大臣設廠數十處分行賑濟  
李光地身為撫臣漫無經理疏內所稱民沾是惠俱屬空  
言尤可異者寧津縣被災更重流亡更多皇上至聖至明  
無微不至特勅撫臣前往察勘而光地去歲竟不報災僅  
于題叅知縣陳大經疏內稱寧津頗有木災匪重為輕並  
不將人民逃散情形據寔陳奏

聖恩高厚不加譴責復

論光地選賢能官員將河間飢民領還原籍仍給籽粒不  
致他適失所而光地目擊流亡不聞出一籌畫碌碌素餐

東華錄 卷十九

徒以虛文巧飾若非

皇上宵旰憂勤多方拯救止恃光地之撫綏則流散之民  
不將盡填溝壑乎光地身膺重任上荷

聖主之殊恩不能報稱萬一視民生之疾苦罔知拊循臣  
等合詞糾劾請嚴加處分以為大臣膜視民生之戒疏下  
光地回奏光地奏去歲河間府屬被水勘明成災州縣三  
十餘處陸續照例題請蠲免錢糧分別災傷輕重將倉糧  
散賑出借又設立義廠二十餘處自去歲十一月起至今  
未停無論遠近飢民貧民皆許就食其流散者飭地方官

分道招令還鄉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負

皇上委任然安集無術猶有貧民如許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無可辨者也至寧津地方先經知縣陳大經以去年大半豐收僅有低窪一百鄉村被淹不照例申詳被水輕重乃以合縣田禾通算謂不及成災竟不通報及十月中臣履

駕西巡由真定回署路過天津縣人民詢知情形即劾罷陳大經疏中聲明寧津頗有水災乃老病廢職由報不時撫恤無實是臣劾陳大經原因其報災不時撫恤無實非

東華錄 卷十九

三

專劾其老病所云頗有水災者亦是臣詢訪所得情形非敢匿重為輕也其時即飭知府及署知縣煮粥賑濟加意招徠然人既不能悉歸本業致有流移臣與地方官之罪又無可辭也臣上荷

殊恩不能報稱誠如科臣所云乞

嚴賜處分以儆庸祿以重畿輔臣不勝悚惶待罪疏入得旨不必引咎光地又奏臣謬膺直撫重任五年之內恭荷皇上指誨幸免過愆並無功績去年四月仰荷特恩補授吏部尚書仍管直撫事臣自知非分夙夜戰兢果然福極

禍生遂逢災青去秋所屬河間等處遭罹水淹寔臣政無善狀之所致臣雖極力拯救而安插無術以致貧民流移入京上履

聖懷不即治臣之罪論令委官招回原籍無廢農務臣跪讀之下恭維

聖言寬大和平而微臣循省思咎終宵達旦懷恨不復欲生臣本庸才遭逢恩盼錫賚迥出尋常臣之罪戾亦宜從重處分以為叨蒙尸位者戒况六官首職難以久虛九列崇班從無兼領臣今若懼罪隱忍不言則厚顏覲面不獨

東華錄 卷十九

十四

外無以視吏民且內無以對妻子伏乞天恩另簡賢能補授吏部尚書使臣落職帶罪効力郊圻窮思畢精以贖愆過庶心稍安而分可盡疏入

上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議但彼專信門生常為所誑凡人口講道學彼即深信之夫道學豈易言哉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入之品行必始終不易朕始信之若徒託之空言而無實事則亦何益之有非特此也凡有職任者一有所為善惡立見更不宜輕言也 四月詔賑山東流民之就食京師者以議政大臣終

國維內大臣明珠監賑 已卯上幸翠髻山 貴州提督李芳遠疏言貴州苗民襍處控制尤在得人保題武職請照文員例以久任苗地熟悉風土之人揀選生名題補送部引見得旨李芳遠提督岩疆居官甚優訓練兵丁俱極精勇所奏武職事如所請行 七月兩廣總督郭世隆疏言粵東至南澳起經碣石鎮至虎門協海面二十餘里守汛遼濶請增設兵船于遙對南澳之澄海協以資巡防海門一所最為緊要應移達豪營遊擊守備千總把總駐劄改為海門營以海門所守備移為達濠營守備甲子一

東華錄

卷十九

五

所乃險要海口從前止設千總一員應以鎮左營移駐與碣石鎮聯絡防守吳川營隔海百餘里有碣州一島宜以龍門協所屬之乾休營兵令白鶴寨守備千總把總統之駐劄碣州改為碣州營白鶴寨即以千總管領至平海大鵬二所逼近巨海應專設二營其順德一鎮外有香山鹿門一協內有省會駐防兵可裁去總兵官止留遊擊為順德營改鎮標左營為平海營右營為大鵬營下部議均如所請行 八月御史呂履恒劾奏光地于秋審之事徑意斷決

上以光地依律奏擬並非任意斷決命發還呂履恒奏給事中王原劾奏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因光地舉荐由刑部調吏部初猶矯詐顧名近則專擅恣縱有婪賍情弊下都察院察議革汝弼職交刑部鞫訊刑部定讞計賍論綾上曰人有荐陳汝弼之賢能者故朕簡于眾郎中內侍授選司如受賄是實即置之于法以為眾戒若未經受賄則應寬之令再審尋覆奏受賄有據應請立絞 上察知供証非實下議政大臣九卿等確核得刑訊選人逼供行賄狀奏上

東華錄

卷十九

七

上命免陳汝弼罪原審諸臣降革有差王原以有囑托私書為陳汝弼舉首革職 兩廣總督郭世隆疏言前奏添造戰船俱經報竣設立船兵自南澳至龍門令守備千總把總逐日帶領巡哨副將將遊擊每月會巡一次水師總兵春秋二季駕船二十分巡外洋至瓊州按季更替以次川巡據報先後擊敗賊眾于沱寧外洋沉賊船六斗頭角海面沉賊船一瓊南萬崖二處海面沉賊船二得旨嘉獎 九月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回奏臣等于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

拉克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二百餘里鄂陵西有澤名札陵周三百餘里二澤相隔三十里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墩塔拉登高山視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爲庫爾滾卽崑崙也南有山名古尔班吐尔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尔黑西有山名巴尔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名烏爾杜石古尔班吐尔哈山下諸泉西番國名爲噶尔馬塘巴尔布哈山下諸泉名爲噶尔馬春穆郎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諸泉名爲噶尔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卽

東華錄

卷十九

七

古尔班素羅漢也三河東流入扎陵澤自扎陵澤一支流入鄂陵澤自鄂陵澤流出則黃河也除此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河東下臣等自星宿海于六月十一日回程向東南行二日登哈尔吉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托羅海山又南流繞撤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尔托羅海山之南次日至水山之西其山最高雲霧蔽之蒙古言此山長三百餘里有九高峰自古至今未見未銷終日雲霧蔽之常雨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庫特又向南行過僧庫

里高嶺行百餘里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尔托羅海山向東北流于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師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里寧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氣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喘息十月免浙江山東二省康熙四十四年分應征地丁銀米諭大學士等戶部呈樣之斛斗升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勻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不勻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零其樣鉄斛算積數見

東華錄

卷十九

六

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內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鉄斛較多二萬分因鉄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鉄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新樣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赴部以鉄照式爲之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人皆當立品筮仕之初卽思于請於

人其立意如是則他日又將何所望哉或有未仕之先  
 已債負盈積至入官後若不賸民何以償之國家名器豈  
 為此輩償債設乎 十二月湖廣巡撫劉殿衡疏陳國事  
 一招墾荒地捐納牛種荆襄鄖陽等處荒地甚多宜聽民  
 開墾六年升科其無力自備牛種者應令湖北文武官捐  
 資給與每荒地一頃給銀十兩次年按額起科計所墾地  
 畝銀數酌與各官議敘一零星錢糧請就民便以碎銀制  
 錢輸納一修築堤埝應照堤內田糧均派沿江地畝隄岸  
 鱗次大小不一總以自護田廬緣修築等役豪強規避前  
 督臣郭琿奏定照糧夫役原指隄內之糧有司奉行不善  
 均之閭邑致隄外之民以害不切已而不甘赴役隄內之  
 民以分任有人而誤于觀望請嗣後就各隄內按糧均派  
 修築一挖歷田內地應估價均補湖北安陸荊州江水滿  
 急年久之隄必須靠築月隄其築隄基址及所取之土皆  
 有碍于附隄田畝應丈明畝數估定價值以保護隄內民  
 田均攤補償業主疏下部議碎錢制錢不准折收餘如所

東華錄卷之十九終

謹

東華錄卷之二十

淵源將良驥千之父

康熙四十四年正月諭工部前黃河往往倒灌清口者由  
 仲莊開與清口相對駱馬湖水勢湍急逆逼黃河倒灌清  
 口朕躬臨州度命移仲莊開改建于楊家莊出口河臣報  
 稱黃水暢流入海絕無倒灌清口之患朕今欲特准其地  
 籌善後之規其中河黃河逆河有應加修防者亦隨宜指  
 示至于山東省並于沿途親行周覽焉 二月御史黃秉  
 中疏言科道官出滿洲漢軍陞補者大抵積俸二十餘年

東華錄 卷二十

漢人一為知縣俸滿三年行取到部即得考選科道殊覺  
 太驟請嗣後行取知縣先以六部主事用俟練習有年始  
 許考選

上閱奏諭大學士等曰昨御史黃秉中條奏行取知縣即  
 以科道用未免太過滿洲漢軍俱從郎中員外始升科道  
 漢人則以行取知縣即升實屬不均交九卿詹事科道會  
 同確議尋議如所請行 癸酉

上南巡啟行駐南苑明日于張家灣登舟 甲午 御舟

泊濟寧州 浙撫張泰交疏請幸兩浙允之 三月庚子

入江南境 壬寅渡黃河泊清江浦闕楊家莊等處隄岸  
開口 癸卯駐淮安府 乙巳泊揚州府城北高橋 戊  
申駐蹕江天寺 辛亥駐蹕蘇州府城內

上萬壽節召河督張鵬瀚諭曰朕至清口見黃水倒灌因  
以問尔尔反稱不會倒灌此即尔毫不認錯處尔居官雖  
好却為王謙張弼所欺李光地居官亦好但聽信揚名時  
虛偽道學之言往往誤事又諭曰尔自謂一介不與一介  
不取一介不與則有之一介不取則未必然取與不取惟  
尔自知之曩者直隸歲歉巡撫沈朝聘曾奏民食粗糲故

東華錄

卷二十

二

臣亦食粗糲朕謂之日尔食粗糲不過在百姓面前耳若  
在署中豈亦然即果食粗糲不能有濟民生有何益哉  
已未駐蹕松江府城內 貢生孫銳等奏稱清浦之北  
地名孔宅自漢時至聖苗裔避地至此因名 賜  
御書聖跡遺徽匾額 四月甲子朔泊嘉興府 丙辰駐  
蹕杭州府城內  
命掌院學士揆敘考試浙江舉貢生監等詩字以顧祖雍  
顧寧遠二人記名 庚午移駐西湖行宮 癸酉  
上登舟回鑾 戊寅 命揆敘考試蘇州等府舉貢生監

詩字記王泰來等五十三人名 甲申

上登陸幸江寧府 乙酉駐蹕城內考試江寧舉貢生監  
詩字記錢榮世等五人名 庚寅自江寧啟行過明太祖  
陵自東角門入 諭曰非尔等導引有秩朕之敬心耳

辛卯駐蹕江天寺行宮 癸巳幸高家堰遍閱河堤

丁酉回宮 五月吏部題原任大學士吳璵員缺得

旨舊例大臣病故必俟其靈柩還籍方請補授乃國家眷

念大臣之意今吳璵尚未發引何亟亟乃尔 六月李光

地疏劾革職雲南布政司張霖假稱奉 旨販賣私鹽得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三

銀百六十餘萬兩得 旨即令李光地審擬霖論斬家產

籍沒入官

上諭吏部曰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優授尚書年久着

陞為文淵閣大學士調河南巡撫趙宏燮為直隸巡撫

七月山西巡撫噶禮疏言河東修築堤堰原以保護鹽池

舊例工力物料無不責之民間未免苦累若專責之商亦

恐僱覓人夫輾轉貽悞請令商人出料民人出力庶使民

無置料之費商免雇覓之累下部議行 先是潞安知府

員缺噶禮以霍州知州李紹祖保題補授及紹祖使酒自

別噶禮匿不以奏至是 上聞命大學士九卿議罪擬革噶禮職 旨從寬降二級畱任 又御史劉若鼎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為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下噶禮回奏尋噶禮以奏辯得釋 兩江總督阿山疏劾河寧知府陳鵬年以妓樓改建講堂褻瀆 聖諭及貪酷二款命會同漕運總督桑額河道總督張鵬翮審擬鵬年論斬監候 特旨令陳鵬年來京在修書處効力 吏部議覆嗣後應將行取知縣到部引見後以各部主事挨班補用遇考選時方准考選至

東華錄

卷二十

南

初任之中行評博亦侯伊等陞任後始准考選科道考選時將正途出身之六部郎中員外生事申行評博及翰林院編修檢討一同開列聽候簡用從之 八月丁酉朔京師地震 十一月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負至原文繙繹之文進呈上閱之論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文亦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上去聲而向有人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之者少漸至

棄之問翰林院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知之特不全耳 大學士等以蠲免湖廣錢糧上諭進呈

上問曰曾查此數年蠲免錢糧數目否馬齊等奏曰自康熙四十二年以來蠲免一千六百餘萬

上曰自吳三桂變亂之後民甚艱苦故朕累年蠲免錢糧民生優裕則國家太平矣爾等可查康熙元年以來所免錢糧總數來奏 尋奏查自元年以來所免錢糧共九千

萬有奇報聞 十二月

東華錄

卷二十

五

論大學士等曰今年順天鄉試聲名不佳人或怨其不公又聞試卷未加圈點者甚多應試者各執落卷以示人又作草人至試官家門首砍之觀其舉動人怨殆不可言矣朕在避暑處點汪霖姚士藹為正副考官以為出人意料朕親手封發當不復生弊矣由此觀之亦不在此但存乎其人之所行而已科場之設以為選擇人才之地丁此事而行之不正雖學問優長何益之有科道官專在言職例不參劾可將此問科道官 尋議考官汪霖姚士藹職職例革職永不敘用從之



康熙四十五年正月九日卿議獲兩江總督阿山等疏言黃  
淮運三河工事關重大請聖駕親臨指示應如所請並屢  
次疏請俯從不允 二月二十七日丙辰京師地震  
三月順天府尹施世綸疏陳四款一禁五城司坊壇理詞  
訟一禁奸徒包攬捐納一禁牙行要佔貨物一禁流娼歌  
宴勅部議行著爲令 兩廣總督郭世隆疏報海洋巨盜  
蔡玉也等聚眾劫掠商船今已擒獲分別定擬斬流得  
旨遣刑部侍郎常綬往勘覆奏蔡玉也等五人應立斬部  
議世隆平時禁賊不嚴及事發又糜靡捕飾應革職 旨  
從寬留任上親定殿試卷一甲三名不合式十一卷令再  
三年殿試其文理謬劣二人國子監明黜革馬芝秀仍留舉  
人又張勿我郭璜二人亦皆黜革 尋陳延敬奏會元何  
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六  
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黜從之考官獲罪有差 四月  
授庶吉士王誥等爲編修檢討其徐天相謝履忠馬汝爲  
柯喬年萬民欽李天祥劉折楊緒萬經胡相李堂劉祖任  
王邁朱書伊泰西庫才任高其偉董泰何焯文義荒疏不  
准授職再教習三年盛度阿進泰耿古德文字俱劣不堪

東華錄

卷二十

造就着革職  
上諭兵部口國家綏靖疆圉安輯軍民惟專闕元戎是賴  
如有實能久鎮邊境茂著勞績者則獎勸酬庸宜逾常格  
貴州提督李芳遠自應行間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及莅事  
黔省馭軍有法訓下知方威望愈聞謀猷益殫現今舊將  
閱歲之久罕與比倫用沛殊恩特彰優異著加太子少保  
授爲鎮遠將軍以示朕褒寵勞臣至意 先是湖廣總督  
石文晟劾奏容美土司田舜年私造宮殿暴虐奸淫種種  
不法舜年參革伊子田炳加假捏明如幼子田翼甫年歲  
希圖承襲並劾桑植土司向長庚容匿明如抗不解審六  
月  
上命內閣學士二格偕左都御史梅錫赴楚會同石文晟  
等鞠之時舜年赴武昌申訴文晟拘之尋病卒長庚亦解  
明如聽勘九月會鞠梅錫石文晟各就一議具奏二格以  
証佐未集獄辭未定不便立議疏言明如長庚已到案取  
供至田舜年各款僅取族姪田瑛如供詞梅錫等俱欲以  
現取口供完結臣以爲瑛如與舜年同被獲之人非舜年  
子弟伊親子及案內証佐二十餘名無一到者未經質審

東華錄

卷二十

處甚多舜年治病之醫及檢屍之知縣洪國輔俱未到案  
舜年死未明白尙草率完結無以服眾土司心 旨總督  
石文晟原參田舜年建造宮殿行兇作惡是以薦留武昌  
今田舜年已故又具奏欲息其事如土司抗拒不法則當  
發兵征勦若無罪當反坐原參之人朕意以為二格所奏  
為是此事不便令督撫提督會審當再遣大臣前往尋命  
大學士席哈納侍郎張廷樞肅永藻察審田舜年僭越淫  
縱各款俱虛其希圖承襲等事屬實應治罪已死無庸議  
田昞如暴戾虐民抗不赴審已革職仍枷責安插內地以

東華錄

卷二十

八

其所屬戶口收入版圖向長庚隱匿田昞如降四級留任  
並以草率具奏梅銷革職總督石文晟及湖北巡撫劉殿  
衡偏沅巡撫趙申喬提督余益謨各降級罰俸有差 川  
陝督博濟疏言去歲秋時奉 諭旨念民間所用升斗大  
小不同令部臣較鑄平準頒行臣已照式鑄造轉發各屬  
但陝甘收糧舊用永豐倉斗駐防兵糧亦以此支放相沿  
已久令以部頒新斗較量一石計短少三斗如以新斗收  
受即以新斗放給則十分之中已減三分兵馬糧料不無  
艱窘况陝甘兵馬較他省最多倘有行走全賴士飽馬騰

查收受民糧時尙有多收耗糧一項未革請將此項耗糧  
永行禁革百姓交糧令照舊斗之數以新斗交收支給兵  
糧亦照舊斗之數以新斗量給則耗糧革絕民已樂輸恐  
後而陝甘滿漢十餘萬兵丁俱仰沐格外之恩矣下部  
議如所請其永豐倉升斗永行停止 七月平遙民郭明  
奇等以山西巡撫噶禮縱庇貪婪知縣王綬赴巡視南城  
御史袁橋呈控袁橋以聞並列款八奏一通省錢糧每兩  
案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臨汾洪洞襄陵翼城臨晉聞  
喜崞縣長治介休諸處虧帑外入已銀共四十餘萬兩

東華錄

卷二十

九

指修解州祠宇用巡撫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已一縱令  
汾州府同知馬遊夢賍分潤一令家倫赴平陽汾州潞安  
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案臨汾介休置戶亢  
時鼎梁瀾銀兩一納孝義知縣杜連登賄題調洪洞及連  
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指稱訪聞列款輕系一隱匿  
平定州雹傷不報請 旨究贓治罪下噶禮回奏會山西  
學政鄒士琯代太原士民疏請噶禮御史蔡珍疏糾士琯  
職在衡文借命題交結撫臣朋比營私漸不可長且袁橋  
疏于七月十八日甫經奉旨是月二十日太原士民何以

卽行具呈顯係誣捏禮與士瑞同城委爲不知是情情也知而不阻是侍 恩也並請勅部議處尋禮回奏以郭明奇等屢經犯案脫逃赴京誣告並奏袁橋祭珍以無憑之事誣陷狀下九卿詹事科道察奏郭明奇等交刑部治罪袁橋祭珍以誣奏褫革降調有差士瑞降級開仕御史黃秉中疏言各部院具題事件奉有諭旨必由內閣發科抄然後施行惟綠頭牌摺子口傳 諭旨卽行不由內閣不發科抄日後無從查考請嗣後于奉 旨遵行後卽錄原卷並所奏 諭旨移送內閣封呈 御覽如備有

東華錄

卷二十

十

榮蒙白縣談相人張平山富民縣演伎人楊起鳳同謀不軌僞稱文興三年以鉛摹柱王之寶及諸僞印散播總制大將軍副總兵都督僉事等僞劄願入黨者改裝蓬頭僧或長髮道士潛期先掠廣南次掠開花由蒙自劫省城爲首標弁兵首報先後擒獲李天極王枝葉楊春榮楊起鳳張平山朱六非請 旨立斬餘黨流徙數人首報者獎賞如例 十月 諭大學士等前遣護軍統領席任等擒假達賴喇嘛及窮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賴喇嘛擒之何爲朕意以眾蒙古俱傾心歸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眾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前往擒之若爲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拉布坦矣故特遣席任前去席任方到其地果有策妄阿拉布坦令人來迎以此觀之若非遣人前往則假達賴喇嘛必已歸策妄阿拉布坦矣至西域回子及蒙古今衰弱已極欲取之亦甚易但併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不足以驅使且現今伊等已俱恪守法度是以不取此等情事漢大學士及九卿等俱未深悉可將朕諭示之 免山

東華錄

卷二十

十

西陝西甘肅汀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兩有奇糧十萬五千七百有奇其直隸山東積欠錢糧今年俱已捐免

十一月

論大學士等曰噶爾丹遇我軍于克魯倫之地未嘗交戰乃往西路遇西師進擊盡被殺戮西路兵獲其牛羊二十餘萬甚為得濟此乃天意也昔吳三桂兵圍永興城危在旦夕矣三桂一死其兵皆退此亦天意也 十二月內閣九卿等奏請

東華錄 卷二十

主

聖駕閱視漕准套工程得

旨朕年已漸增憚于臨幸尋會議據原任兩江總督阿山及督修都統孫渣齊等各奏必得

皇上親歷河干面授方畧則奠定之功可立成

上奏奉

皇太后懿旨允之時諸臣詳勘地形請于漕准套別開河道使水直達張福口以分淮勢事關創建故冉三陳請云

康熙四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上南巡閱河啟行 二月壬寅

御舟泊清河縣運口是日往閱武家墩癸卯閱視漕准套由清口登陸詳勘地勢 御行宮門問張鵬翮曰尔何所見奏開漕准套鵬翮對不稱旨

上曰今日沿途閱看見所立標竿錯雜問尔時全然不知河工係尔專責此不留心何事方畧心乎鵬翮不能對免冠叩首 上顧諸臣曰前阿山等察看泗州水勢奏漕准套地方另開一河出張福口可以分洩淮水免洪澤湖之異漲保高家堰之危險繪圖進呈昨日閱武家墩尙謂果如阿山等所奏今日乘騎從清口至曹家廟詳勘地勢甚

東華錄 卷二十

主

高難以開擊成河亦不能直達清口與伊等進呈圖樣迥乎不同且所立標年多有在坎塚上者若依之開河不獨壞民田廬甚至毀民塚塚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何忍發此無數枯骨耶數年來兩河平靜民生安樂何必多此一事先年斬輔所開中河凡遭運商民船隻避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至今人追念之但所開尚因舊河疏濬今欲開漕准套必至鑿山穿嶺不惟斷難成功即或成功將來洪水泛溢不漫入洪澤湖必致衝決運河矣 九卿議阿山與張鵬翮等均溺職應革任

上諭大學工等日聞驗視潘淮套之時張鵬翮桑額皆謂不可開因阿山主議乃列名奏請命革阿山尙書任張鵬翮所加宮保桑額降五級劉光美于準各降二級俱從寬留任

諭大學士馬齊等日朕看南旺湖水分南分北用意迥異平常人朕深嘉其才馬齊奏日挑水填芒稻河鮑家營諸工皆係

皇上指示超出南旺湖分水之上

上日分水事屬創舉今所開之河由舊疏濬與創舉不同

東華錄

卷二十

古

張玉書云引汶水分南北流是當日老人白英建議其策原善今

皇上睿裁築御堤開引河俾淮水敵黃黃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亦萬世之良法也

上日明代淮黃與今迥別明代黃水勢強淮水勢弱故有倒灌之患今漸次修治淮強黃弱矣然與其開溜淮套無益之河不若將洪澤湖出水之處再行疏濬令其寬深使清水愈加暢流至蔣家堤天然堤一帶舊有河形宜更加挑濬使通運糧小河俾商民船隻皆可通行即漕船亦可

挽運爲利不淺矣 湖廣巡撫劉燾疏言常平倉捐助米穀原以備賑湖北各屬自康熙三十一年停捐舊貯穀石遇歲連灾款支用已盡請照例捐補以備需用允之

甲辰自曹家廟回清口將所立開河標竿盡行撤去百姓踴躍歡欣 諭馬齊等日天下事有益者自宜亟行無益斷不可輕舉譬如人身有病方可用藥餌針砭如無病之人或告以割肉可得延年斷無所從之理開河事亦類此

是日江南百姓叩請臨幸允之 丁未駐蹕淮安府城

丙 杭州兵民叩請巡幸浙江允之 庚戌泊揚州

東華錄

卷二十

古

月二日乙卯駐蹕江天寺 丙辰泊鎮江府原任大學士

張英迎駕清江浦賜 御書對聯世恩堂額 己未駐蹕

江寧府城副都統鄂克遜奏陳節次出兵事稱旨嘉獎擢江寧將軍並令敘前戰功予騎都尉世職合所襲騎都尉

爲三等輕車都尉 壬戌詣祭明太祖陵至大門下輦由

東門升殿 甲子自江寧登舟啓行 乙丑登陸 丙寅

抵鎮江登舟 己巳駐蹕蘇州府城內 丙子駐蹕松江

府城內 壬午

御舟泊嘉興府岳廟 四月中甲駐蹕杭州 甲午登舟

汨仁和縣唐棧 丁酉駐蹕蘇州 庚子駐蹕虎邱 乙巳駐江天寺 五月甲寅渡黃河癸酉

上回暢春園諭吏部等曰朕屢念河防屢行親閱凡自昔河道之源流治河之得失按圖考績靡不周知粵從明季冠氛決黃灌汴而洪流橫溢歲久不治迄于本朝在河諸臣未能殫心修築以致康熙十四五年間黃淮交徹海口漸淤朕乃特命靳輔為河道總督靳輔自受事以後斟酌時宜相度形勢興建隄埝廣疏引河排淤議而不撓竭精勤以自効于是淮黃故道次第修復而漕運大通其一切

東華錄

卷二十

七

經理之法具在雖嗣後河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開創中河避黃河一百八十里波濤之險因而漕輓安流商民利濟其有功于運道民生至大且遠朕每蒞河干徧加諮訪沿淮居民感頌靳輔治績眾口如一久而不衰夫人臣有大建樹于國家者獎勵酬庸宜從優渥雖賜卹易名已循彝典尙應特予褒榮賁以殊恩其加贈太子太保子騎都尉世職用彰朝廷追念勲臣之典為矢忠宜力者勸尋令其子治豫襲職准再襲一次 先是兵部尙書今世榮督閩時謂出洋大船易以藏盜奏定漁船

禁用雙桅商船飭令改造毋許樑頭過丈有八尺至是閩浙總督梁鼐疏言商船不許過丈慮其越出外洋城至為匪然船大則商人之資本亦大不肯為匪且不容無賴之人操駕自定例改造所費甚鉅皆畏縮遷延其現已改造者僅求合于丈有八尺之樑頭而船腹與底或仍如舊是有累于商而實無閑海洋机務

上命大學士等議弛其禁 六月陝西盜犯朱奎魏學吾行劫商州雒南等處拒捕傷兵逃匿山澤千總趙璉招降之 詔內閣學士二格偕左都御史巢可托往勘寔朱奎

東華錄

卷二十

七

等實因官兵四面圍困計窮出降與自首不同論斬決從犯流徙寧古塔被脅百餘人俱免罪承審官未能得實各分別降革 十月浙撫王元疏言奉命賑濟時嘉等處雨杭少無收查常平倉積粟無多請照山東例于常平倉開例捐納上顧大學士等曰浙省被災州縣亦照江南著總漕桑額會同該撫截留漕糧賑濟何必捐納 偏沅巡撫趙申秀疏言漕運旂丁舊有耗增及行月銀米于起運前預行給發經給事中戴嵩條奏俟歸次後始發以防虧缺部議通行臣按湖南運道遠于江浙而無耗增獨恃行月銀米以

資飛輓今既扣存窮丁不能涉遠必致誤濟且抵運後即無虧缺而事後補給恐滋胥吏侵蝕請仍照例給發上是之著爲令 又疏言全楚延袤數千里介以洞庭之險教職以寒士銓除赴任率多踰限請就湖南北分省選授下部議行 又請以靖州屬屬關稅併入辰關征解以杜侵漁 又言營兵給餉每于正月支領時地丁尚未開征州縣挪移于一時不得不預征于平日官民交累請以隔歲餘存米石撥給兵餉並下戶部議行

上與大學士馬齊衡論在廷諸學士爲不及昔年因追憶

東華錄

卷二十

太

哲勒肯爲學士時批本最速且以其草書敏捷咸稱飛手十一月以早免江南浙江通省人丁額征銀六十九萬七千七百餘兩其安徽江蘇被災應征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共二百九十七萬五千二百餘兩糧三十九萬二千餘石浙江應征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九十六萬一千五百餘兩糧九萬六千餘石亦俱着免征

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先是湖廣鎮守紅苗劫靖江營苗民爲官兵捕獲守備王應瑞訪知營所在遣兵八寨欲援以出苗民拘留之戕一卒總兵雷如私釋所獲苗民易兵以

歸事聞 命內閣學士二格往訊得實苗犯廖老宰等俱梟示雷如照故縱罪囚律革職柳責王應瑞擅動軍馬發邊遠充軍 三月廣東巡撫范時崇疏言粵東濱海各州縣倉穀久貯易于霉爛省城八旗官兵需糧甚多請將近省州縣存穀酌量多寡折米六萬石運省支用其該年派撥額米秋成征補間遇歲歉亦可動用賑濟下部議行 七月暹羅國王森列照拍廣拍馬啤陸坤司由提耶菩埃遣陪臣進貢 九月

上駐蹕布爾哈蘇台召諸王大臣文武官集行宮則命皇

東華錄

卷二十

五

太子允禎跪

上再涕諭其不法

祖德不遵誨諭每肆惡虐暴戾恣亂

諭畢痛哭撲地旋諭將允禎拘執幽禁并親撰告祭

天地

大廟

社稷文廟斥之幽禁咸安宮 內閣學士宋大業祭告南

岳歸勿道中喬輕戮

御書下由喬回奏尋奏大業前奉使至衛密傳無厭此次

入楚以南岳廟工餘銀札諭藩司董昭祚不必報部而以解部充餉為辭以此捏詞誣劾疏入大業坐革職十一月以大阿哥有部允禔令蒙古喇嘛巴漢格隆咒詛廢皇太子用術鎮壓革去王爵幽禁於其府內凡上三坊所分佐領盡撤回給與允禔

上命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等與漢大臣會同詳議於諸阿哥中眾議誰屬皆曰此事關係甚大非人臣所當言內臣強之內大臣阿靈阿散秩大臣鄂倫伯尚書王鴻緒侍郎揆敘遂私相計議與諸大臣暗通消息有八阿哥三字

東華錄 卷二十

於帑交內侍轉奏

上諭八阿哥未更事近又罹罪且母家職令再思之以廢皇太子病由厲魅至是治療已痊諭眾釋之 十二月吏部等察議原任內閣學士宋大業疏懇偏沅巡撫趙申喬輕衰 御書等款俱經趙申喬聲明應無庸議其趙申喬所奏宋大業兩次奉差湖南共得銀九千餘兩宋大業已經自認應革職杖流銀追入官趙申喬疏內首明餽銀應減罪二等革職擬徒得旨趙申喬降五級留任宋大業從寬免其杖流餘依議

廣東巡撫范時崇疏言前耿逆之變隨臣父范承謨殉難者五十三人內生員嵇永仁王龍光儒士沈天成及臣族叔范承譜俱偕臣父幽囚三載殉難死節前撫臣楊熙題請贈銜部議以生員無追贈之例議遂寢臣仰祈

皇上特沛恩綸予以一命陪祀臣父祠堂以慰忠魂下部議尋議生員嵇永仁王龍光應追贈國子監助教沈天成范承譜雖庶民無追贈例但係死節應追贈國子監學政並入祠陪祀從之 湖廣總督郭世隆條奏防守紅苗三款一沿邊安設塘汛已經周密惟盛華哨起至鎮溪所十

東華錄 卷二十

三

帶山高菁密難于瞭望應酌撥鎮守兵八百各另設四營分駐每日派官一員帶兵五十名遊巡一舊日苗來內地名往苗叢每滋事端今以塘汛為界址苗除納糧買賣外不得擅入塘汛之內民亦不得擅出塘汛之外一內地好民與苗人結親至勾通為惡嗣後如有前弊應離異從之 貴州巡撫劉蔭樞疏言天下教官多至二千餘員每月選授不下數十員撫臣考試後按名具題查奏煩多請照佐貳雜職例陞遷參革者俱咨部年終彙奏從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一

湘源獲良馬千之父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

上召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尙書等問去年冬朕躬違和命尔等保奏可為儲貳者何以獨保允禩其日先舉者為誰內大臣巴渾岱奏眾人公同入奏並無首先發言之人

上口尔等所舉皆同則大可疑矣此必有倡首之人內大臣坡尔盆尙之隆泰巴渾岱先發言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上曰此事必係與鼻佟國維大學士馬齊然喻為舉眾乃依阿立議耳馬齊奏是日議其事奉 旨命臣無得干預是以臣即避去諸臣所議臣實不知於是復加究問大學士張玉書等奏云是日大學士馬齊先臣到云眾議欲舉允禩後眾人俱舉允禩臣等因亦保奏

上曰此事明係馬齊暗中喻眾馬齊向來謬亂如此大事尙懷私意豈非欲結恩於允禩為日後恣肆專行計耶奉康親王椿泰等遵旨審鞫擬馬齊立斬上不忍即誅即交允禩嚴行管束

上召佟國維與諸大臣並集傳旨詰問日前因有人為皇太子條奏朕聞降殊筆諭旨示諭大臣尔曾奏稱皇上辦事精明天下人無不知曉斷無錯悞之處此事于聖躬關係甚大若日後易于措處祈速賜睿斷或日後難于措處亦祈賜睿斷總之將原定主意熟慮施行為善尔係解任之人此事與尔無涉乃身先眾人啟奏是何心哉國維奏

日臣雖以庸愚解任蒙 皇上優厚因聖体違和冀望速愈故奏請速定其事今奉明旨詢問實無詞以對奏入奉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上諭曰將來誠如尔言朕有難于措處自不必言眾人亦將謂尔所奏果是矣若朕無難措處到彼時自知之耳人其可懷私仇而妄言乎明日復

諭曰尔年老之人屢向朕所遣人云每日祝天求佛願皇 上萬壽朕思自五帝以至今日尙未及萬載朕何敢侈望及此此皆以荒誕不經之說欺朕朕不信也尔既有所望朕躬易于措處之言嗣後惟篤念朕躬不于諸皇子中結為党羽謂皆係吾君之子一休看視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餘即俾朕躬易于措處之要務也二月又

諭曰尔前比易于措處難干措處等語竟似捨命陳奏尔乃國家大臣榮貴極矣年已老邁子孫甚多若欲捨命則見朕之病勢漸增即當親身入內奏云醫生等既可入內我又何不可入親身領醫生診看晝夜侍奉湯藥使朕病得痊方可稱為實心乃漠不相聞並未嘗念及朕躬朕仍賴皇太子及諸皇子晝夜侍奉率領醫人診看進藥調理仰蒙

上天護佑今已痊愈由是觀之尔並非實心乃置身兩可意謂皇上若獲痊愈我仍沾祿食荷且度日倘有不測則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三

皇太子將何所往必合我言矣此非尔之本意乎皇太子允祜前染瘋疾朕為國家而拘禁之後詳察被人鎖磨之處將鎖磨之物俱令掘去其事乃明今調理痊愈始行釋放朕將此情由以曾硃筆書出詳悉諭諸大臣今譬有人因染瘋狂持刀斫人安可不拘執若已痊愈亦安不可行釋放而必欲殺之乎朕拘執皇太子時並無他意殊不知尔之肆出大言激烈陳奏者係何必也諸大臣之情狀朕已知之不過祿祿素餐全無知識一聞尔所奏之言眾皆恐懼欲立允祜為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朕臨御既久

安享太平並無難處之事臣庶託賴朕躬亦各安逸得所今因尔所奏之言及羣下小人就中捏造言詞所以大臣侍衛官員等俱終日憂慮若無生路者此事關係甚重亂臣賊子自古有之今觀眾人情狀果中尔所奏日後難于指處之言矣尔聞外邊匪類妄言理應禁止尔乃倡造大言驚駭眾心有是理乎尔既捨命陳奏必有確見其何以令朕躬及皇太子諸皇子志意安舒不至殷憂亦可明自陳奏朕特降此旨非欲誅尔也因眾皆憂慮須事明後果心乃可定尔當体念朕躬若懷藏私意別有所為天必誅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四

之國維奏曰臣前所奏之言俱載在檔案今並不推諉家人因大言妄奏皆具俱列名致貽聖体及皇太子諸皇子之憂臣罪莫大皇上雖怜憫不誅臣何顏生斯世所速賜誅戮以示眾奏入復奏上諭曰朕今特為安撫羣下降旨申明非欲有所誅戮也尔前啟奏時外間匪類不知其故因甚贊尔云如此方謂之國家大臣不惧死亡收行陳奏尔之情形畢露人將謂尔為何如人耶洵可恥之極矣朕若誅尔似類沾名今

斷不誅尔其坦懷勿懼但不可卸責于朕躬觀尔迷妄之言其亦被人鎮壓歟 以富寧安為吏部尚書論廷臣曰朕觀部院官員辦事優而又極謹慎如富寧安者未可多得能始終不易則善矣又曰富寧安從武員擢用人皆稱其操守兼善是以授為吏部尚書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當于初為筆帖式時即念日後擢用可為國家大臣自立品行也 三月初九日復立允躬為皇太子遣官祭告封允祉及允祺為親王允祐允祜為郡王允禧允禔允禔為貝子 五月戶部議覆廣東巡撫范時崇言廣西全州隄陽興安三州縣鹽引易銷靈川陽朔義寧三縣鹽引難銷應撥靈川等三縣額引于全州等三州縣從之 六月吏部議覆御史張連條奏一午門前理宜嚴肅乃有閑雜人奔馳畧無顧忌請飭守門兵弁嚴禁一民間設立香會男女混雜又或出賣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請飭地方官嚴禁一地方光棍干瓜菓菜蔬等物亦私立牙行各色勒指商民請勅查稅課定例一切私設牙行盡數除革從之 山西撫噶禮言原任工部尚書楊義身故無嗣亦無同宗應繼之人請將遺產照例入官部議從之其田十七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五

頃恐估價短少令核實增估 旨楊義曾為大臣并無過犯今因其無嗣即將家產入官竟與罪人無異非待大臣之道此事關係体統着查例再議尋議覆戶絕無嗣家產入官本有定例應照例入官臣等仰体 聖意請十中撥田二百畝為楊義祭掃之用交伊家人管領從之 七月浙江巡撫黃秉中疏言寧波紹興等處連歲歉收米價騰貴計惟招商可平市價而溫台二府豐收米賤格于出洋之禁請許商民由內洋販運以濟軍餉從之 八月偏沅巡撫趙申喬疏劾提督俞益謨抽取商協兵丁食糧至三十五石之多以致營伍空缺 上命益謨回奏益謨旋亦疏劾申喬貪虐苛刻請並解任 質訛命尚書蕭永藻同副都御史王度昭赴楚察審 論大學士等曰自趙申喬參俞益謨武弁始知敬畏今大小兵額缺而空名食糧者多所關非細故也尋永藻等以申喬劾疏皆寔回奏益謨休致申喬還職 十月 冊封 皇三子多羅貝勒允祉為和碩親王皇四子多羅貝勒 為和碩雍親王皇五子多羅貝勒允禩為和碩恒親王皇 七子多羅貝勒允祐為多羅淳郡王皇十子允祜為多羅

東華錄

卷二十一

本

敦郡王皇九子允禧皇十二子允禩皇十四子允禩俱為  
固山貝子 免江南淮揚徐三府十二州縣衛河南歸德  
屬六縣山東兗州屬四州縣康熙四十九年地丁銀兩  
先是致仕大學士熊賜履遺本內有荐舉伊姪編修熊本  
清廉謹飭可用之語

上曰熊賜履人品亦端此語必係虛偽因命查取疏稿並  
無其語審係熊本串通家人私行添改應將熊本革職  
斬秋後處決從之 十一月諭大學等曰適科臣郝林條  
奏各省錢糧虧空郝林但知州縣錢糧有虧空之弊而所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七

以虧空之根源未之知也凡言虧空者或謂官吏侵蝕或  
謂餽送上司此固事時有然地方有清正之督撫而屬  
屬官員虧空更以則又何說朕听政日久歷事甚多于各  
州縣虧空根源知之最悉從前各省錢糧除地丁正項外  
雜項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變亂以後軍需浩繁遂將一  
切存留款項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必不可  
省之經費又經節次裁減為數甚少此外則一絲一粒無  
不陸續解送京師雖有尾欠部中必令起解州縣有司撫  
織毫餘剩可以動支因而挪移正項此乃虧空之大根源

也再如正項錢糧二十兩征收未完五百兩者按分數議  
處其例甚輕若因公挪用五百兩則處分甚重今但責令  
賠償足額其罪似乎可寬不必深究凡事不可深究者極  
多即如州縣一分火耗亦法所不應取尋常交際一二千  
金亦法所不應受若盡以此法一概繩人則人皆獲罪無  
所措手足矣且如戶部庫中錢糧歷年存積數雖極清前  
此庫貯一二千萬時曾令部中逐案盤查轉多二十餘萬  
即各倉糧米亦歷年堆積陳陳相因贏餘不少不肖官役  
侵盜未嘗無人若行盤查數仍不缺總之定例所在有犯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八

必懲其中細微不必深究諸事大抵如此現在戶部庫銀  
存貯五千餘萬時當承平無軍旅之費又無土木工程朕  
每年經費極其節省此存軍銀兩並無別用去年蠲免錢  
糧至八百餘萬而所存尚多因思從前恐內帑不足故將  
外省錢糧盡收入戶部以今觀之未為盡善天下財賦止  
有此數在內既贏則在外必絀凡事須預為之備若各省  
庫中的留帑銀似于地方有濟倘在外各省一旦倉卒需  
用反從京師解出得無有緩不及事之慮此又當于無事  
之時從長商確者也爾等可將朕此旨一一傳諭九卿

又

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跡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正統間事史所載不能明確其在沙漠時嘗生一子今有裔孫現在旗下天啟呼魏忠賢為老伴凡事委之而已竟不與楊漣左光斗受杖老內監猶有自擊者能具言之陳新甲所議本受指於崇禎及科道交章彈劾崇禎反畏人言而歸咎於陳新甲實非其罪也明季諸帝俱不諳經史流賊將至京營官兵俱分遣至真定保定居庸關等處堵禦其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九

守城者惟內監數萬人而已賊兵破外羅城由西便門入將攻阜城門崇禎率內監數人微行至襄城伯家其家方閉門演戲呼之不得入回登萬壽山四顧無策猶欲出奔太監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於賊崇禎乃止以身殉國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章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恒不能遍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

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日以數千萬斤計俱取諸昌平等川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亦等亦知馬口柴胡其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黧黑兩端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又明季所行多迂濶可笑之事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昇入午門運石太監蔡秦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蔡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燈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命責馬四十發往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則何所知乎如此舉動豈不令人發一大噱總由生於深宮之中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十

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先是諭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歲皇太后七旬大慶朕亦五十有七欲親舞稱觴壬午進宴上近前起舞進爵 四月九卿等遵旨議覆餘都御史屠沂條奏節儉事

上諭曰禁止奢僭而崇尚節儉極當於理朕近查宮中人皇太后宮中及朕所居正宮不過數百人較明代減省多

矣先是光祿使應宮中用度每年用銀七十萬兩有餘朕  
 簡次節省一年止需銀七萬兩理藩院向來每年賞賜供  
 應外藩賓客用銀八十萬兩今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  
 兩戶工兩部前此所用過多今日一次奏開用過數日  
 已極少矣朕因臣民僭妄前屢有禁約今若又行禁約徒  
 有法令繁滋而已究無補於實事也着將原疏發還一入  
 月奉天將軍嵩祝疏報錦州離城自二十里及島有賊船  
 十停泊又二百餘人樹旗二湖嘴哨上施放鎗砲城守尉  
 馬哈達等帶領哨兵屯丁分兩路截賊歸路賊眾爭路上  
 東華錄 卷五十一  
 船我兵追擊殺死三十餘名獲船一井牌刀鎗砲等物生  
 擒賊船水手十遇机正法得 旨嘉獎陞賞在事官兵有  
 差 兩廣總督郭世隆疏劾祭告南嶽之翰林院侍讀學  
 士陳壯履繞道嘉魚滋擾駟站得 旨降陳壯履為編修  
 署閩浙總督黃秉中同提督王世臣疏報盜劫龍游縣  
 村莊為官兵追逐逃至遂昌縣山中處州右營都司張朝  
 臣率兵搜勦遇盜六七十人抵拒以槍刺腹死隨有金衢  
 兩協官兵齊至捕盜斬殺殆盡疏下兵部議部臣言盜夥  
 六七十人非尋常盜案可比且都司已槍刺殞命而兵無

一損傷頗有隱報情弊  
 上命遣部院賢能司官一員往會巡撫將軍副都統至都  
 司張朝臣陣亡處詳察情由議奏于是兵部郎中察爾欽  
 等會勘奏言隨張朝臣之兵丁張斌同時陣亡潘文彩傷  
 重致死並有烏鎗兵五人因失火藥發焚死部議張朝臣  
 張斌潘文彩子卹如例疎防及救援不力隱匿不報各官  
 治罪有差 十月  
 諭戶部自明年始于三年以內將天下錢糧通免一週直  
 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所屬除漕項  
 東華錄 卷五十一  
 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征地畝銀共七百三十二萬六千  
 一百兩有奇應征人丁銀共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  
 俱著察明全免并歷年舊欠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  
 兩有奇亦俱著免征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免分至  
 期另候旨行 戊子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前命張鵬翮察審江南虧空會諭尔  
 等查議已查明否大學士等奏曰臣等尙未商酌  
 上曰此道虧空據稱因公挪用畢竟係何公事鵬翮奏曰  
 大概如賑濟平糶以及修塘等事

上曰朕總理幾務垂五十年凡臣下情隱無不灼知朕屢次南巡地方官預備繕夫修理橋樑開濬河道想皆借用帑銀原冀陸續補足而二次南巡爲期相隔不遠且值蠲免荒災所征錢糧爲數又少填補不及遂致虧空如此之多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鵬翮曰

皇上屢次南巡必大沛恩膏于百姓至于一切供億悉由內府儲備並無絲毫累及民間

上曰卽如繕夫一項需用既多伺候日久安得無費至十修造行宮亦必借用帑銀後方抵補尔等豈肯明言其故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十一

乎今合計江南虧空有幾何鵬翮曰約計共五十餘萬于準宜思恭應貽十六萬其餘將俸工抵補至康熙五十二年可補足矣

上曰三年之內地方官員或陞或調或革或故前各官挪用虧空而將後來者之俸扣補于理不順朕心實爲不忍至于胥吏賤役若不給予工食何所資生勢必致于累民今部中每遇一事輒議令地方官設法料理皆假飾美名而實則加派于地方也鵬翮曰

皇上聖明無微不至所以養育百姓者至深且渥

上曰朕非但爲百姓亦爲大小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錢糧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餽送于人若加嚴訊憶情無不畢露朕意概從寬典不更深求今國用充足朕躬行節儉今卽因數次巡幸用錢糧四五十萬亦不爲過明年天下錢糧以次盡行蠲免若留此虧空之項以爲官民之累非朕寬仁愛養嘉子維新之至意尔等詳議具奏 十一月給事中高遐昌言凡遇蠲免錢糧之年請將佃戶田租亦酌量蠲免著爲例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十一

稍減但山東江南田畝多今佃戶耕種牛種皆出自業主若免租過多又虧業主必均平無偏乃爲有益 尋戶部議業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戶十分之三永著爲例 十二月內陞偏沅巡撫趙申喬左都御史

諭曰趙申喬任偏沅時甚清廉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當與俞益謨互相訐叅時亦有以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卽彼所轄文武及陝西人良心不昧俱言益謨之非無有言趙申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事皆實心辦理

朕是以護惜之 鎮海將軍馬三奇奉 旨會緝海賊鄭  
盡心黨與令遊擊楊長春帥兵船出洋搜捕長春由吳淞  
出口歷內外洋及江南浙江接壤之盡山花鳥等處抵浙  
省定海于衢山丹山間獲賊船三賊匪鄭茂余國梁等五  
十餘三奇以長春于陸路水性皆諳練奏請授中軍副將  
送部引見上親詢出海緝賊情形特允所請 兩江總督  
噶禮疏請每年遣兵駐馬跡山諸處邏海洋盜賊其浙江  
大衛山亦請遣兵駐守並令浙江官兵每月會巡海島下  
兵部議應如所請得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七

旨前者捕獲洋盜皆係住居內地人民並未盤踞島嶼盡  
山花鳥山諸島原無海港可以納船今欲遣兵屯駐大洋  
之中徒勞兵力且恐滋擾地方文武職官惟撫綏內地使  
奸民不得出洋行劫則民生自然安戢此奏無益不必行  
康熙五十年正月

上巡視通州河堤 二月初九日自和韶屯乘舟閱河至  
河西務登岸

上諭監修河工主事牛鈕曰挖河不碍村路方善因步行  
指示又諭巡撫趙宏燮曰丈量田地不可不知天下隱匿

用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即西  
洋算法亦善原係中國算法彼稱為阿爾珠巴尔者傳自  
東方之謂也凡推算七九之奇數不能盡悉十二者一十  
四之偶數方能盡之此皆體象十二時二十四氣也 奉  
天將軍嵩祝言奉天所屬金州鉄山距山東所屬隍城島  
僅半日程請令山東防海水師官兵巡哨金州鉄山俾海  
邊賊匪無所容身又請揀選盛京滿洲兵一千教習鳥鎗  
為火器營俱下部議從之 三月閩督范時崇緝獲在洋  
肆劫海賊鄭盡心解京正法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共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大吏辦事當于大者休者不可刻  
意苛求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寬為本若  
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無過失趙申喬撫浙時民多怨  
之後撫河南大小官員無不被劾豈有一省之內無一好  
官耶總之為大臣者不可輕率劾人 羣臣請上尊號不  
許偏沅巡撫潘宗洛陛辭

上諭曰凡為督撫者操守甚為緊要尔宜潔己為下屬表  
率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與一利即生一弊古  
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職此意也馭下宜寬不宜刻寬



則得衆為大吏者若偏執已見過于苛求則下屬何以克當 九月

上駐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之寬大略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時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持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圖繪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後流出由船廠打旺鳥喇向東北流會于黑龍江入海此皆中國地方鴨綠

東華錄 卷二十一

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江之西北俱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東南入海土門江西南屬朝鮮東北屬中國亦以江為界但鴨綠土門二江之間知之不明前遣部員往鳳凰城會審曾密諭乘此便至極盡處將邊界查明來奏想伊等已由彼起乘前往矣 又

諭戶部江蘇巡撫張伯行奏江蘇等府州縣無著錢糧十萬八千有奇此項錢糧朕知之甚悉係地方官因公動用

未敢聲明之項若着落後任官員賠補必致苛派擾害百姓朕實不忍着將此項錢糧免其賠補以示朕軫恤官民至意 六月

諭大學士等曰聞福建百姓聚眾數千在泉州所屬地方搶奪食物奔入山中提督藍理率兵三路進剿一路兵少為之挫折此事督撫提督俱未奏聞將軍祖良璧雖奏亦不明白朕乃得之傳聞者其盜賊各處所貼揭帖朕亦得知內稱皇上以我等合省老幼如同赤子恩養屢次蠲免錢糧又截漕由海運而至但地方官員將皇上恩典不曾

東華錄 卷二十一

施及百姓故我等窮民不得已而為此若各處富戶不將米石糶賣我等必行搶奪等語去年朕一聞福建飢荒即命截漕二十萬石賑濟差去大臣及地方官以三十萬石太多因存留十五萬石想此米俱散兵丁未必能及百姓所以無甚裨益若果截留三十萬石米運去于地方大有益也伊等原非賊盜因歲歉乏食迫于不得已耳若即出兵征勦未免又生一事朕意遣大臣侍衛往行招安即可平服則人民不傷亦不致有害地方着九卿詹事科道等議奏 福建巡撫黃秉中同總督范時崇提督藍理以泉

州盜陳顯五等結夥二千餘人搶掠永春德化漳平大田等縣居民事疏入奉

上諭督撫提鎮等平時不能撫卹百姓訓練兵丁及事出又不能相機即行勦撫縱容盜賊滋蔓騷擾地方肆行劫奪又遲延日久始行奏聞反稱百姓不廢耕織照常安業凡強盜劫盜合夥至三四十人百姓尚且畏懼逃避今數逾二千豈得謂百姓不廢耕織安居舊業乎明係飾詞妄奏下部嚴察部議治罪並降有差 七月山東民班漢傑赴京控告山西太原流匪陳四聚眾搶劫事下刑部察審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九

尋議檔案証佐俱在湖廣河南請以陳四與班漢傑發交各督撫會同審擬其餘党六十餘人又援 恩旨釋放獄囚之例發回山西原籍取保安插

上以部臣草率議覆溺職負恩且嚴諭刑部事件發弛皆尚書齊世武及下永豐所致傳旨申飭交部再議陳四論斬餘党發黑龍江為奴 八月漕運總督赫壽疏言江西

湖廣兩省漕糧給軍副米經御史王謙吉條奏應如河南浙江兩省例部議令臣會同各督撫定議按舊制江西湖廣浙江正兌漕米每石加耗米四斗改兌漕米每石加耗

米自四斗遞減至二斗二升不等以為運丁盤淺起剝蒸折晒曬之費皆因程途有遠近所以征給有多寡因地制宜軍民相安已久未可輕事更張從之又疏江浙漕船抵通積年掛欠甚多皆由水次出兌時以銀折米運丁沿途既乏副米輒侵用正米致抵通交倉虧缺宜于兌米水次令監兌官坐守糧道親履稽察務須正耗行月并搭運各米概行兌足上船如有折銀情弊州縣官照私自改折漕糧例革職仍追米歸寃失察之監兌官及糧道分別議處又江南省糧船二千五百餘浙江省糧船一千三百餘前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十

後開行扣去千有餘里每省派通判一員首尾不能兼管請嗣後江南派七員浙江派三員押船抵通以無掛欠分別加級降級積至三次實陞實降其兌次開行時即令監兌官督押抵淮如在淮盤驗短少懲責旂丁留其子弟一人令于產米處購買足數雇船趕交押運官如仍短少將監兌官提察其押運千總定例每帮二員論押實止一員領運或有事故勢必以一員領兩帮恐難兼顧請撥發在部候選千總三四員遇缺派署向來千總押運全完例止加銜偶有掛欠即行革職人心未免墮阻爾後有押運

積年掛欠之帮而二運全完押運其次掛欠之帮而三運全完押運舊無掛欠之帮而五運全完者請予卹陞其駕運旂丁向來每船開報一名或掛欠留通進此則回空無正丁請嗣後每船于本丁兄弟子姪內增報副丁分十船正副丁連環保結能舉首盜乾盜賣等弊者酌量給賞如隱匿不舉一丁治罪九丁責懲其旂丁向由衛守備報充嗣後應令千總先舉保結加以府所等官察驗方准允當其糧船過淮本定限三月以內而從前並無按限過淮者或遲至六月致回空守凍一年阻滯年年遲延請嗣後違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奉

限一二月者仍照例處分二月以上者計日不計月分別議處疏下戶部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議皆如所請行上諭大學士等頃梁世勳廣西巡撫調安徽題請復熱審戒刑等例朕發政施仁務以真誠為尚倘博取虛名不時遣官恤刑將督撫審擬案件頻飭堂司官分行駁改則貽累于兵民官駟糜費于迎送餽遺互許多端不知作何底止督撫首在敦厚風俗不時訓飭有司速結案件雖不熱審亦無所害又諭曰太平之時不宜屢赦若將不應宥之人宥之則奸徒逞欲怙惡不悛矣 十月以山西太原流匪陳四

等六十餘人携婦女數十乘馬驟由河北往湖南貴州詭稱赴雲南開墾索取州縣口糧劫掠商賈財物刑部尚書郭世隆前任湖廣總督不即察究縱容滋蔓革職 免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各省五十一年應征地畝銀共八百四十萬四千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二十萬八千一百兩有奇並歷年舊欠共五十四萬一千三百兩有奇 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奏編修載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膺恩遇叨列魏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其容濫側清華 旨該部嚴察審明具奏 江蘇巡撫張伯行疏言今歲江南文闈放榜發後議論紛紛於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抬擁財神直入學官口稱科場不公相應題明 旨嚴察具奏 十一月傳問九卿編修楊緒為人何如九卿奏楊緒為人不端 上命革職交地方官嚴禁 尋九卿又舉侍講錢名世修撰王式丹編修賈國維賈光鳳四人行止不端聲名不好俱奉 旨革職 禮部奏康熙五十年湖廣鄉試少中舉人十名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奉

應將批詞監臨正副考官降級尋議各官降級有差 十月趙申喬疏言道省寺廟眾多易蔽奸匪請敕禁增建

東華錄卷之二十一終

東華錄 卷二十一

東華錄卷之二十二

湘源蔣良騏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等題察審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內有大逆等語應即行凌遲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亦有大逆等語應判其屍骸汪灝方苞為名世作序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拿自首應發往寧古塔安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首出亦應革職 初鳴禮之蒞兩江總督任也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泰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棟知府陳鵬年等及俞方名所荐之吳沁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

東華錄 卷二十二

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同鳴禮及張伯行察審至是伯行疏劾鳴禮曰督臣鳴禮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官逢迎趨附首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疵此久在睿照之中無庸臣再為瀆贊最可異者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權賈舉人迨後取中不公正主考在卷中或有或發督臣

嚴審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及揚州會審既得副主考趙普與程光奎交迫關節實情旋得安徽布政使馬逸姿書役家人為吳沁行賄供証督臣震怒輒令夾脛籍口臣謂此或是實話當細加研究若動氣不許說將許其說假話耶督臣始令鬆夾即停審散去自有制科以來從未聞賄賂公行濫觴名器如是科之甚者督臣駐劄省城素矜明察豈得委為不如曾向尚書張鵬翮云今科舉人一大半是買的說是副主考賣的似已知之最詳且確而不即據實入告則督臣必有不敢明言之

東華錄

卷二十一

二

隱其弊不獨在副主考明矣奉旨徹底詳察而必不肯詳察奉旨嚴加審明而必不欲審明其前之通同監臨提調攬買舉人後之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非無稽之論矣况監生鄉試例由學臣錄科送試以防頂替乃程光奎以兩淮巨商頂冒蘇州府籍逕由督臣大收送入鄉場其營私壞法更彰明較著矣以通同作弊之人同為奉

旨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要犯未提一名確供未得一句尚書張鵬翮因其子張懋誠現任懷寧縣知縣係安徽所屬總督得挾制之恐遭陷害亦不

能不瞻顧掣肘督臣竟忍負

皇上隆恩擅作威福賣官賣法復賣舉人可謂惡貫滿盈貪殘暴橫難逃

聖明洞鑒豈容久流毒害祇緣權勢赫奕莫敢櫻其鋒以賈禍仰祈 勅令解任一併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借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矣噶札亦疏劾張伯行曰撫臣張伯行前冬泊船上海港內止臣不必出洋恨臣不從遷怒于為臣僱募航工之船埠陷以通賊牽連監弊其違 旨逗遛挾私斃命罪一也上海知縣許

東華錄

卷二十二

三

士貞誣良為盜伯行因與同窓好友始終袒護掩禁無辜久不省釋罪二也臣嚴飭所屬力行保甲稽察匪類伯行與陳鵬年揚言臣查富戶竟寢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府同知施世驊緝獲盜首伯行陰囑陳鵬年不行究贓致弊在獄反叅施世驊誣良其縱盜殃民罪三也蘇松道臧大受所屬被盜七案皆捏稱大受由公出境冀免處分其徇私作弊罪四也蘇松糧船遲悞奉 旨明白回奏伯行飾詞欺誑罪五也刑部行提戴名世案內作南山集序之進士方苞向係伯行好友竟不差一官一役提拿且南山

集刻板方苞收藏蘇州書肆印行三千餘部伯行豈得諱口不知乃並不追問其背恩黨罪六也命盜案件蘇松等處設繁伯行專以賣書著書為事性多猜忌心更糊塗瀾行翻駁不能清理兼之濫准詞狀拖累株連屢奉 嚴諭申飭恬不知改其違 旨病民罪七也更可怪者科場作弊奉 旨會審臣聞口一問案犯伯行輒謂不該如此大聲又謂不該如此審問臣恐較論失體因而緘口結舌幾及四旬乃伯行遂陰謀誣陷以私賣舉人得銀五十萬兩汚臣名節臣實難與俱生果有絲毫情弊當即伏斧鑕如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四

伯行不能指出一說事過付見証則逞奸誣陷亦難逃國法也

上覽張伯行及噶札疏並命解任下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尋以考官趙普王日俞方名與吳心程光奎交通閉節夤緣賄賣論罪如律噶札劾張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餘皆督撫會銜題咨舊事方苞由張伯行遣員解部南山集刻板在江寧起出均免議張伯行妄奏噶札擅賣舉人應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赫壽掩飾和解贖拘定擬道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前往再獻下部覆核如所擬定議得

旨噶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鍊而性喜生事未聞有清正之名其互參之案皆起于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為可恥且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諭旨現在此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復 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戕削一半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碍又曾參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若令噶禮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五

與之比試定不能及朕于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為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疑懼則海宇長享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噶禮張伯行並任封疆不思和衷集事互相訐參玷大臣職均應革任上命張伯行仍留原任噶禮依議革職

二月奉

上諭朕覽各省編查人丁數目并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應令直省督撫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

水爲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編查時止將  
增出實數審明另造清冊題報朕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  
加增錢糧也 三月直隸巡撫趙宏燮奏前任福建巡撫  
黃秉中因在浙江巡撫任內不効奏糧道陳鑾改折漕糧  
事革任罰賠奉 命于子牙河分司効力三年令自備工  
料修防隄岸俱各穩固下部議叙給還原品 增雲南貴  
州廣西進士各一名從都御史趙中喬請也一四月禮部  
題嗣後會試不必預定額數亦不必編南北字號并分官  
字號名色請按省編字號印于卷面以便分別取中其滿

東華錄

卷三十二

六

洲蒙古漢軍卷面亦如各省另列編字號俱令知貢舉合  
算進場舉人實數臨期具題恭請

皇上酌量分省大小人數多寡定額取中從之 九月諭  
諸皇子太皇太子允禩自復立以來狂疾未除大失人心  
着拘執看守 十月朔 御筆硃書允禩行事乖戾斷非  
能改仍行廢斥禁錮旋禁錮咸安宮遣官祭告願詔天下  
免江南安徽山東江西四省地畝銀共八百八十二萬  
九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三萬五千三百  
二十五兩有奇並舊欠銀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二十

八兩有奇總共免天下地畝人丁新征舊欠共銀三千三  
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零 十一月諸臣請上尊號  
不許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九日卿議覆江南科場賄通關節之副  
考官編修趙普改斬立決呈薦吳沁試卷之同考官句容  
知縣王日俞亦改斬立決實錄中式之吳沁及說事通賄  
之俞繼祖等照原擬絞監候呈荐程光奎試卷之山陽知  
縣方名改斬決程光奎在貢院埋藏文字照擬絞倩代中  
式之徐宗軾夾帶中式之席玕照擬枷責正考官副都御

東華錄

卷三十二

七

吏左必蕃失察應革職从之又福建賄通關節同考官吳  
肇中斬決中式王陽三通賄林英絞監候正副考官失察  
革職从之

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册立太子

上以建儲關係甚重未可輕定召集諸大臣明諭之 二  
月

上諭朕昨問投誠海賊程尙義伊等出洋行劫遇西洋船  
俱其火器不敢逼近惟東洋商船則掠其銀米亦不盡此  
以此商船仍往來不絕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

十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復北行人廣東界常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都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界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往年鄂羅斯與雪西洋戰土兒虎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回子溫都斯坦布海兒夜見根等處產棉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棉八十層曾以鳥鎗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八

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日出時耕種輒然熱死又哈薩克即古陽關地其人性好鬪常結隊以殺擄為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必乘間手及其人而回此地亦熱草極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菓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種類極多皆元大祖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為最寒往時曾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雪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向以為荒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

之西北地方極大其風土亦各不同朕曾詳悉訪問是以周知也 刑部等會議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查為仁之父查日昌倩人為伊子代筆賄買書辦傳遞文章事發又脫逃被獲應斬監候代作文舉人邵坡應革去舉人杖徒從之後查日昌父又順天鄉試中式之周啟係原任步軍統領托合齊家人周三之子倩代作弊事發 旨周三周啟身係奴僕輒敢肆行賄賂紊亂科場大典俱着即行處斬禮部尚書陳詵以祈雨後不報會否需足及題奏稽遲革職命留任 刑部審擬戴名世一案請旨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九

上諭戴名世寬免凌遲着即處斬方登暉方雲旅方世楨俱免死並妻子發黑龍江此案于連人犯俱免罪入旂

二月 上萬壽節行慶賀禮頒恩詔恩欵四十五條 宴直隸各

直省漢大臣官員士庶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于暢春園

八旂滿洲蒙古漢軍皆預宴 四月左都御史趙申橋奏

京城農忙之時請停訟

上曰農忙停訟之言聽之似乎有理細思實無裨益不允

五月閩督范時崇疏言台灣屬三縣年征稻米十三萬



八千餘石折之各營兵米外減餘七萬石現有六十六萬三千餘石貯已十年易致紅朽請將折收者勻留二十萬石備三年兵米之用其四十六萬餘石出糶給台灣俸餉從之 川陝總督殷泰以病乞解任

上嘉其清潔自持今在任調治久而未愈乃以湖廣總督鄂海調補川陝而授湖廣提督額稜特為湖廣總督訓大學士等曰額稜特殷泰皆朕特用之人也初用時人不知其善後乃稱朕有知人之明時江蘇巡撫張伯行亦以廉潔著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十

上諭廷臣曰天下督撫惟額稜特與張伯行操守最優耳旋奉命與戶部郎中幹輝泰等履勘湖南諸州縣廢壞四萬六千一百餘頃額稜特疏請聽民懇關酌于六年後升科以下則下部議行 閏五月禮部題兵部侍郎宋駿業詹事史夔身故應請照例賜卹

上諭曰漢人中史夔宋大業宋駿業張志棟皆甚無恥宋駿業以能盡在內廷行走乃一陰險小人專事結黨而學問不及朕知而遠之姑念內庭効力給與半葬史夔著行停止 江蘇巡撫張伯行疏薦福建布政使李發甲台灣

道陳瑄前祭酒余正健堪任江蘇布政使疏至 旨已擢用牟欽元下部知之 八月閩浙總督范時崇疏言閩省福興泉彰四府一年兩熟本年興彰早禾豐 福州歉薄晚稻則興泉雨未沾足福州得雨更遲恐來歲青黃不接時民食可慮請于江浙運米內撥給收貯米貴平糶得旨江南運米內速將五萬石運至福建米到日即行平糶毋至滯爛

東華錄 卷二十一

十一

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刑部覆江蘇巡撫張伯行疏稱審擬斬決江南鄉試賄通關節之副考官編修趙普畏罪自縊身死一案應將揚州府知府趙宏煜等議處尋伯行言屍圖與趙普狀貌不符生死難明將趙宏煜革職嚴審 九卿等奉

旨議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教習進士並科道官員除丁憂終養外有告病回籍者悉令致仕從之 三月原任戶部尚書王鴻緒進所撰明史列傳二百八十卷命交明史館 閩浙總督范時崇陛見瀕行

上賜御製詩有棟樑祖幹家聲重蘭桂孫枝今譽清之句序云閩浙總督范時崇陛見來京朕每念伊祖為開創宰

輔伊父乃忠義名臣所以待之優重今因回任特書御詩  
倭送 左都御史揆叙疏言近聞各省提塘及制寫報文  
者除科抄外將大小事件採聽寫錄名曰小報任意捏造  
駭人耳目請嚴行禁止庶好事不端之人有所畏懼下部  
議行 四月原任兩江總督噶禮之母叩闕稱噶禮與弟  
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  
幹泰為己子縱令糾眾毀屋噶禮攜資財與伊子移居河  
西奸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鞠訊得實以噶禮身為大  
臣任意貪婪又謀殺親母不忠不孝已極應凌遲處死妻

東華錄 卷三十二 十一

論校色勒奇幹都斬幹泰發往黑龍江家產入官得 旨  
噶禮今自盡妻亦從死餘悉依議 九卿等遵  
旨議奏凡坊肆一應小說淫詞嚴查禁絕着將板片書籍  
一併盡令銷燬違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市賣者杖徒 五  
月命鴻胥寺少卿文志鯨為廣西正考官編修汪份副之  
六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萬歷年間太監奏庫內積銀二萬兩有  
餘應入大內遂盡收養心殿後桐梓理藏後取用已無有  
矣所以者舊常言明代蓄積徒滋太監侵盜耳明代以爭

議河套事曾殺大臣此小事何至殺戮大臣若朕只須一  
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即定矣又曰條奏官員每以墾田積  
穀為言伊等俱不識時務今人民蕃庶食眾田寡山地盡  
行墾種此外有何應墾之田為積穀計耶 七月

上自熱河回鑾駐蹕南石槽 先是商人馬維屏等以願  
領大錢收買小錢送局改鑄叩闕

上命內務府同戶部會議戶部尚書趙申喬以收換小錢  
有司責也商人圖利恐致借端擾民謂其事不可行而耶

中羅復晉將准行之議稿送侍郎王原祁廖騰燧回題具  
東華錄 卷三十二 十一

奏不曾送伊回題因疏請罷斥至是迎駕

上問曰爾告退何意申喬奏曰司官藐視無顏居職

上曰凡事有理不可尙氣君子愆忿室慾此事最宜詳思

此一小事司官藐視即當奏何必忿怒且寬則得象爾

惟苛急不能容人向任巡撫時所察官員有身自知之而

參者亦有因人言而參者果皆實耶即天地之大德曰生

者非但不殺而已蓋十萬物皆養育而保全之之謂也爾

居官雖清豈可自恃其清而為矯激之行乎隨將原疏批

發 硃批戶部尚書趙申喬身係大臣此事若斷不可行

理應具疏陳奏乃若無可控告之狀輒欲乞休殊屬不合  
着速入部辦事 十二月

諭大學士等曰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為盡  
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又如易云  
不家食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  
故朕于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于細故也人當做  
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  
豈得一一問其所從來耶 是歲人丁戶口二千四百六  
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十一萬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南

九千二十二田地山場畦地六百九十五萬七百六十四  
頃九十畝有奇征銀二千九百八十九萬三千二百六十  
二兩五錢有奇米豆麥六百八十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  
石有奇草四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四束茶三十四萬一  
千四百二十四引行鹽五百九萬九千八百五引征課銀  
三百七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兩零鑄錢二萬八千六  
百五十五萬九千九百有奇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甘肅提督師懿德疏報二月初四日  
哈密孔薩克達爾漢白克額敏咨言厄魯特策妄阿拉布

坦遣兵至其北境侵掠五寨三月二十五日抵哈密城下  
臣檄總兵路振聲兵先赴哈密臣俟出厥馬調到即親身  
往救得

旨發西安滿兵三千令將軍席柱與副都統一員帶領總  
督標下營兵二千令副將軍帶領甘肅提督亦令帶領標  
下兵星速救應西安將軍親往不便又令大臣管轄著吏  
部尚書富寧安前往與將軍席柱等公同商酌而行法臚  
著隨去祁里德著授為散秩大臣前往推河 殿試新選  
庶吉士陳儀等四十五人于暢春園內魏協韓從玉以文

東華錄 卷三十二 五

理未優仍歸班用 師懿德疏報駐防哈密遊擊潘至善  
筆帖式常保住等于三月二十六日率領官兵二百餘人  
同哈密白克額敏擊敗策妄阿拉布坦兵二千人于哈密  
授一甲進士徐陶璋為修撰日溱傅玉露為編修  
調右衛察哈爾歸化城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喀喇沁鄂爾  
多斯兵往推河地方駐劄令將軍伯費揚古帥領調遣  
上諭翰林院今科進士特加閱取李文銳張應造吳應楨  
汪中柱蔡衍誥陳儀李錦李克敬梅毅成胡彥穎懷淵申  
陳邦直楊超曾曹友夏湯使李鳳岐張鳴鈞楊克茂朱璋

張麟田趙城成文凌如煥侯度李天龍裴連江濟楊鳳岡  
栗爾璋德齡閣噶寶啟瑛宋懷金沈竹薩綸錫吳傳觀蔣  
林陳世任翼棟徐學炳高荷喬潘淳德新等四十四人俱  
改為庶吉士 總兵路振聲報臣領兵于本月十二日至  
額爾特木爾去哈密百二十里策妄阿拉布坦聞信于初  
七日遁去 江寧巡撫張伯行劾奏布政使牟欽元以交  
通海賊之上海縣人張令濤為幕友奉 旨革欽元職下  
兩江總督赫壽察審赫壽以搜捕弗獲且海中無賊并無  
所為交通入奏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去

詔尚書張鵬翮同副都御史阿錫龜往勘尋獲奏張伯行  
虛捏誣陷請革職訊從之 五月命左都御史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揆叙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湯右曾教  
習庶吉士 遣使由喀爾喀哈密爾路賞勅往諭策妄阿  
拉布坦  
大學士九卿等遵  
旨議奏前遣西安滿洲綠旗兵五千已各遣一千駐噶斯  
口扼要處由哈密進發之兵稍覺單弱應撥甘肅兵三千  
涼州固原寧夏兵各二千付西安寧安席柱統領

旨固原寧夏兵著董大成吳坤率領前進甘涼兵著師懿  
德率領前進 六月大學士李光地疏言臣前以落髮發  
體乞休奉諭以內閣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  
賜資類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

萬壽節後臣復申前請又因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  
加刪輯以惠萬世

御纂朱子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編皆煩

聖心裁定臣所承修係易經性理得以淺劣末學二三年  
間荷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去

皇上殷勤指誨字酌句斟縷析毫分每一經校正能使愚  
蒙頓開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  
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于區區之軀命  
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將次告成俯念臣年  
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已過而且痼疾纏綿奏對多失  
儀節聖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父  
歿于闖亂之時空封淺土臣母之歿因臣在京守制久未  
合卺十餘年來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臣孫幼小未  
能襄事臣以草霜風燭之齡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

一書之入、丹、黃、參、四、庫、全、書、第、二、卷、反、內

極于寵耀而泉下未逮夫哀榮烏犢私情難免悽惻故敢  
瀆懇允臣休致庶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之恩  
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之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身受  
特達之知心迹無間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  
來未有如臣之幸者臣聞父老扶杖以觀化葵藿頃葉以  
向陽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皞而傾心聖明  
曾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于抱誠結戀雖夢寐不敢忘  
君實不獲已而引年求退伏乞

聖主哀而諒之得 旨給假二年事完仍來京辦事 大

東華錄 卷二十一

欽

臣議覆西安將軍席柱尚書富寧安疏言大軍現駐甘肅  
喂養馬匹應令席柱等停其在甘肅喂養馬匹率領兵丁  
挨次出白隆吉爾塔爾那泰至巴爾庫爾今改名巴里坤等處地  
方擇水草好處分駐 七月諭議政大臣等近和托輝特  
公博貝奏請招撫吳梁海及策妄阿拉布坦所屬厄魯特  
杜爾伯特丹津一千戶若抗拒即行攻取等語此奏甚是  
著照所請將根敦扎薩克羅卜藏所屬翁科特兵扎薩克  
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阿里雅兵添給聽候調遣 路  
振聲言奉部文令臣移駐哈密城復托河齊哲克等處查

此地即哈密第三堡西北之沙泉其地濕熱馬難肥壯  
沙泉西北九十里有山名爲無克克嶺其山下即巴爾  
庫爾地方請移營于此要路註北從之 大臣議奏屯田  
事據右衛將軍伯宗室費揚古詢得蘇勒圖哈拉烏蘇拜  
達拉克河明愛察罕格爾庫爾音勒扎布罕河察罕搜爾  
布拉克口烏蘭古木等處俱可耕種再臣等現駐扎察罕  
扎輝扎布罕河特斯河一帶地方應派善種地之士點  
兵前行耕種應如所請再哈密亦可耕種應行文席柱富  
寧安將西吉木布隆吉爾等處勘明具奏奉

東華錄 卷二十一

欽

旨依議 九月奉  
上諭今年既不進兵今富寧安回肅州料理軍務及  
事件 和托輝特公博貝疏報招撫吳梁海已經歸順  
九卿等議覆席柱富寧安言臣等于六月二十九日  
州率兵起程八月十八日至巴爾庫爾東西兩邊  
谷地方寬長且水草甚好宜令兵連接立營從  
山西巡撫蘇克濟疏劾太原知府趙鳳詔巧立稅規貪墨  
不職受賍三十餘萬兩請革職究擬左都御史趙申喬以  
不能教子致鳳詔居官不肯求賜罷斥得 旨朕禮遇大

臣甚優自始至終無不期其保全凡官員才守靡不詳察朕曷遑符至龍泉閣駐蹕之日曾面詢趙鳳詔噶禮居官何如趙鳳詔奏稱噶禮為山西第一清廉官朕以趙鳳詔乃趙申喬之子斷不欺朕因擢噶禮為江南總督趙鳳詔又以居官受賄比之婦女失節朕諭爾言雖鄙俚能如此存心甚佳迨噶禮事敗朕以趙鳳詔於官詢尚書張鵬翮而張鵬翮言其貪婪近晉撫蘇克濟奏趙鳳詔受賄甚多今閱趙申喬所奏詞意忿激殊非大臣之體著飭行仍令在任供職尋命湖廣總督額稜特往勘婪賄情實疏言

東華錄

卷二十一

辛

枉法受賄例應鑲首鳳詔為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子受恩深重法應加等擬監候斬罪九卿議改立決鳳詔遂伏誅  
鑾儀使董大成言臣至噶斯口巡查並無往來人迹噶斯口三面雪山中有一線水草皆係蒼葦其大路在得布特里西南走藏西青海西寧大通河半月即到水固城西北走柴貝木吐魯番等處乃策妄阿拉布坦出入咽喉要路 旨董大成已有旨令回肅州到後著勒限來京 左都御史劉謙及子編修劉自潔以率僕毆傷御史任奕鑾俱革職 十一月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孔廟從學政余正

健請也 諭刑部翰林何焯朕欽賜以舉人進士伊當終身感激乃生性不識恩義將今時文章比之萬曆末年將伊女兒與允禩撫養又為潘來之子黃緣罪應正法姑念其稍能記誦從寬免死著將伊官銜並進士舉人革去在修書處行走 倉場侍郎荆山疏陳漕運倉糧事宜一漕艘至濟寧臨清等處河水淺阻請交山東撫臣派司道督催出境一水次兌糧向有樣米及船到起卸迥不相符皆運丁偷米攙糠所致請令該糧道將各倉兌米一袋鈴封到淮漕督折驗加封底通日臣等率坐糧廳對驗起卸一

東華錄

卷二十二

辛

糧糧掛欠例將弁丁馬通勒限賠補逾限不完者發回本省陸續追取搭運甚為繁滯請即于本年發回令速賠補一京通版座號房多坍塌以席圍收米何堪久貯請派滿漢堂官各一員揀選賢能司官料估修造限內倒塌原辦賠修九卿會議如所請行

東華錄卷之二十二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三

湘源將良驥千之父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命民間買賣地畝令其隨地輸課從御史董之燧言也 三月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嘗立小旗占風並令直省凡起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是日西北風而山東是日却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砲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以前蘆溝橋演炮天

東華錄 卷之二十三

十

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北方苦寒之地水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鑿類函有云候鼠有重至萬斤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但其牙色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地理上應天文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四回有山土人呼崑崙為枯隴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 圖爾胡特貝子阿喇布珠爾奏請軍前効力允之命領所屬于青草發時前往噶斯口防守 革席柱將

軍以副軍統領晏布代之副都統吳坤亦撤回以總兵張宏印代之

四月奉天將軍嵩祝扈蹕熱河

上以天時亢旱命嵩祝傳諭在京諸臣竭誠祈禱勿因遇端午節互相會飲越旬餘在京大學士蕭永藻王校等以接奉

諭示熱河得雨霑足臣等不勝懼忭具奏

上諭責嵩祝曰朕因憂慮旱雨降諭旨在京諸臣遲延日久始摺奏熱河得雨臣等不勝懼忭語止于此處得雨

東華錄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有何忻幸部院諸臣貪圖在家安逸祈雨之處未必親到朕雨降諭旨命尔抄發京師乃並不直書申飭又不察明劾奏尔乃大學士也是非所在豈特當與眾言之即于朕前亦當懇切言之可馳驅回京嚴查胆參嵩祝至京察劾祈雨不到及奏報遲延之大學士蕭永藻王校尚書赫碩色張鵬翮趙申喬陳詵王頊齡等以不早察劾自請 勅部議處部議革職得 旨從寬留任大學士等各降級罰俸有差 十月

上諭大學士等張伯行條奏宜立社倉李光地為直隸巡

撫時亦曾請立社倉朕諭此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尔姑試行之後果無成效倉庫根帑設官分理尙且虧空社倉所收穀石交百姓收貯寺廟虧空又何待言耶尔等會議奏覆 富寧安疏言肅州迤北地方可開墾處甚多酌量河水灌溉今歲西吉木達里圖隆吉爾三處共收銀一萬四千餘石請將西吉木達里圖及金塔寺等處動正項撥民耕種從之 十一月

上諭明年暫停進兵遣兵兩路襲擊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以噶斯口路駐兵一千甚為單弱

東華錄 卷二十三

西安兵二千及西寧兵一千益之 二月欽天監題

旨歷日內所列男女九宮以上元為中元傳訛已久

依星歷攷原更改今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為上元男婦

一宮嗣後中元甲子起四宮下元甲子起七宮謹將原

五十七年更改三元九宮民歷式樣繕呈

授富寧安為靖逆將軍領兵分兩路襲擊策妄阿拉布坦

邊界烏魯木齊吐魯番等處會同總督額倫特商議料理

三月福建巡撫陳瓚以巡撫衙門一年支用賞兵給役

並各項費用銀兩奏聞得

目前陳瓚奏稱將此項公用銀兩撥兌餉銀會諭以督撫等將此具奏者朕並未准緣此項係伊等應用之銀並非正項錢糧若撥充餉嗣後不肖之徒必于此外又行侵蝕索取論旨甚明陳瓚瑣屑具題著嚴行申飭 命靖逆將軍富寧安由巴尔庫爾一路命公傅尔丹為振武將軍里德為協理將軍由阿爾泰一路襲擊準噶爾 四月部議覆廣東總兵陳昂疏言天主教設自西洋今各省立壇招集匪類此輩居心巨測目下廣州城設立教堂外布滿加以同類洋船聚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飭外

東華錄 卷二十三

務總督康熙八年奉 自天主教除南懷仁等隨

外各省嚴行禁止但日久法弛應再行嚴禁從之

上諭外省督撫提鎮嗣後由京出外及各省引見官員前

奏請朕安者永行停止 兩廣總督楊琳廣西巡撫陳元

龍疏言粵西山多田少需米湖南而衡湘米船由永州經

過好民借禁難阻索致商販不前米價多昂請令上官隨

時禁止從之 七月富寧安疏報臣等分兵三隊于六月

二十六日由巴尔庫爾進發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等領兵

一千三百為頭隊往擊厄魯特邊境二臣統大兵尾其後于



七月初四日將至阿克他斯據阿喇納報稱初三日至烏  
蘭烏蘇拿獲策妄阿拉布坦哨兵二人 又奏臣等自烏  
魯木齊回兵向畢留圖而來路遇厄魯特三百餘人臣整  
兵迎勦賊敗奔山中灰特台吉扎木畢陣亡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留心格物之學如雷擊木必于暑  
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馬已割耳鼻亦不擊再畫冊  
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者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  
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于泉水攪之即可  
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冊則曰查達也 富軍安奏七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五

月初十日至烏魯木齊拿獲回子探問準噶爾消息前進  
至通俄巴錫拿獲回子男婦幼童一百六十九名並駝馬  
牛羊等物將各處田禾俱行踐踏十二日將兵撤回

八月傅爾丹奏臣等派襲擊之兵分隊前進公博貝統兵  
于六月二十九日至博羅布爾哈蘇追斬厄魯特五十餘  
人擒囚人遺額駙吳下衣等遣人分路尋探並無賊踪于  
七月十七日回兵

九月四川提督康泰領兵一千餘人至黃勝關柏木橋鼓  
譟而歸松潘總兵路振揚前往彈壓事聞命康泰來京路

振揚署提督事振揚旋疏言松潘所屬黃勝關並無墩堡  
向設漳蠟營遊擊一員駐劄管轄番眾迤南為雜谷安撫  
土司種繁俗悍南境直抵打箭爐與天全招討司明正土  
接壤今該土司良爾吉之子班第爾吉尚未承襲臣備兵  
之初密令選屬防守各隘願稱勤順請准襲職並加賞賚  
又加渴瓦寺安撫土司桑郎溫愷所部羌苗亦眾接近漢  
地現募部眾運糧又有漳臘營所轄之祈命上下包坐司  
等土官土兵習于戰鬪熟諳邊情臣會令備土兵一千俟  
調成知踴躍亦請加賞如有調發准支口糧下議政大臣

東華錄

卷二十四

六

議並如所請 十月命侍郎梁世勛海壽等督理巴爾庫  
爾屯田 命副都統法喇往四川至成都斬賊孽之孽備  
汪文藻等五人兵遂定會同年羹堯料理軍需

上諭現在西邊用兵之處與雲南及打箭爐道路相通者  
都統和禮往雲南護軍統領溫普往打箭爐 青海親王  
羅卜藏丹津疏報策妄阿拉布坦扇下策零敦多卜等領  
兵三千來西藏拉藏汗整兵交戰數次兩無勝負策零東  
殷疲極

上命內大臣公策旺諾爾布將軍額倫特寺衛阿齊圖等駐兵青海形勝之地潘松兵亦駐形勝地以便哨探有事彼此相助並移文富寧安等知悉 十一月免八旗公庫未行扣完銀一百九十六萬八千零 免直隸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八處帶征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兩零其安徽江蘇所屬帶征酒項銀四十九萬五千一百九十餘兩米二麥一百十四萬六千六百一十餘石免征各半 湖廣巡撫劉燾疏言陽屯田五百七十餘頃原屬窪地遇水易淹舊係給軍自種自食嗣因歸人勸墾升科例每畝征糧一斗有奇賦倍民田又屢被水火積年逋欠軍丁籲訴難支應減半征糧與清浪一例以紓軍困下部議從之 十二月 皇太后不豫 初六日崩於寧壽宮 上孝服用布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檢討朱天保奏請復立允初為皇太子 子在湯泉行宮召問摺內所云今二阿哥聖而益聖賢而益賢尔等何由得知且引漢戾太子為比天保詞窮請死 凡供其父朱都納同職保商議繕本令之來奏 命俱鎖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七

今嚴審 二月大學士等以議處朱都納等一案請旨 上諭曰朱天保希圖僥倖違旨妄奏又首將伊父供出不忠不孝極矣着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納常賚免死 妻子入官餘議罪有差 三月裁起居注衙門 浙江巡撫朱軾條陳修築海塘六事一築北岸海寧縣老墟倉石塘自蒲兒堦至姚家堰一千三百四十丈一石塘應高二丈每丈壘石十層縱橫側立互相牽制塘面內培土塘使潮汛不致泛溢一開中壘淤沙復江海故道則土塘石塘可免潮患一築南岸上虞縣夏蓋山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丈一調委經理各官以專責成一委員歲修保固又疏言海寧縣沿塘俱浮沙塘脚空虛雖長椿巨石准期保固惟用木櫃法以松杉木為櫃是以碎石以固塘根乃用大石高築塘身附塘另築堤高及塘半亦用木櫃法為幹外砌巨石二三層以護塘脚不致潮沙侵入再塘內向有河道名備塘河為居民築堤所淤應去填疏河即以前所疏土培岸俱下部議如所請行 江西巡撫白潢疏言江西湖口縣關地形甚險兩山插江夾峙商船候驗停泊虹橋港通近山脚夏秋僅容小船一二百冬春水漲來往報稅必由

東華錄

卷二十三

八

梅花洲嘴紆行十餘里遇水漲則江湖一流橫激港口微風即陷不測惟開石里許山勢開濶有武曲港可容千艘但冬春亦涸請自江岸至港口大爲挑濬于港口建昌堤二處以阻游沙外加排椿以固堤根可利停泊商民俱便部議如所請行 五月河南南陽鎮標兵因地方官查拿賭博挾忿入府署擁知府沈淵至教場守之三日巡視東城四川道監察御史楊汝毅聞其事劾總兵高成縱兵毆官請按律治罪

上是之命刑部尙書張廷樞內閣學士高其卓往按得實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九

置首犯于法總兵以下論如律 七月總督額倫特疏報六月十八日臣統兵自穆魯斯烏蘇起程至圖爾哈爾渡河至七又河處聞侍衛色楞自拜圖前往但七又河至拜圖無路可通臣于六月二十四日自七又河向庫庫塞一路進兵 諭大學士等河南南陽總兵高成標下兵丁因查拿賭博至知府署內爭鬧將知府沈淵抬至教場看守三日聞此等人俱係詭冒營兵夥同擾詐百姓其行文各省有此等之人嚴查奏聞其作何禁止治罪之處着議奏左都御史蔡升元請編纂省方盛典從之 八月斬相

黃旂逃棍孟光祖以捏稱誠親王差遣各省誑騙故也

左都御史蔡升元條奏五款內一六部侍郎開缺由翰林出身者以十五員而陞兩缺由京堂出身者以十五員而陞入缺不無稍偏請嗣後通行開列一五城司坊官所奉牌票衙門甚多請嗣後除提督及部院堂官通政大理堂官順天府尹本城御史外各衙門不得法行牌票從之 閏八月額倫特疏報七月十八日臣自門贊西里克起程至齊諾郭不連敗賊兵追擊十餘里訛獲賊稱賊首扎布齊杜喀兒二人帥兵四千由喀喇烏蘇河西小路而來臣

東華錄 卷二十三

十

移咨公策旺諾爾布統兵速來接應臣渡過喇喀烏蘇前往狼臘嶺侍衛色楞疏報唐古特一聞大軍至莫不歡躍爲首台吉卓里克圖之子博音馬松等帥眾投誠 又報七月二十日統兵至喀喇烏蘇連擊敗厄魯特賊人奪其三處山梁追殺二十里殺二百餘人 以莊浪等處地震西邊用兵免陝西甘肅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三十六兩零積欠銀四萬七百五十七兩零 御史楊汝毅疏言康熙三十八年知縣行取 特恩以六部主事用每主事四缺補行取三人捐納一人五十四年行取 特

恩授額外主事遇缺即補惟五十一年行取之員與捐員  
間補至今未補尚十餘人恐行取日多雍滯益甚請照四  
十八年五十四年之例酌量疏通又五城司坊官巡盜安  
民責任匪輕請照外省計典俸滿三年清廉材幹者五城  
御史呈明都察院核薦有干八法者亦照例處分庶微員  
知所勸懲又外任官親老忒缺臨選輒以出繼為詞偶掣  
遠缺托名治喪回家希圖另掣請嗣後赴選文結敘明三  
代履歷如已選後假稱過繼託名治喪以不孝論出結官  
議處俱下部議行 九月額倫特色楞俱統兵至喀喇烏  
東華錄 卷二十三

蘇與賊遇相持月餘額倫特沒于陣  
諭吏部考試月官嗣後不必作八股時文止令寫履歷以  
三百字為限觀其書法妍醜文理工拙則優劣可立見矣  
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禩為撫遠大將軍  
十月考試滿書務吉士楊超曾凌如煥陳邦直胡彥穎趙  
城吳應棻張麟甲吳傳觀楊鳳岡蔣林汪受祺侯度薩綸  
錫漢書庶吉士懷淵中曹友夏陳儀李天寵萬煌張應道  
成文楊克茂屠洵龔棟德齡沈竹白子雲授編修檢討濟  
淳張鳴筠徐學炳王承烈寶啓瑛德新著教習二年莊論

書法不堪革職 十二月撫遠大將軍帥兵進勦策妄阿  
拉布坦大兵起程  
孝景章皇后升祔禮成覃恩天下 浙江巡撫朱軾以杭  
州南北兩關稅向例由巡撫監收稅口五十有餘稽查匪  
易奏請委員專理其事俾巡撫得專力封疆錢糧亦不致  
貽誤下部議覆以杭州府捕盜同知監收仍令巡撫統轄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甲戌朔日食陰雲微雪不見 二月  
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  
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與九卿等細

東華錄 卷二十三  
看尋九卿等俱乞頒賜 詔允之 浙撫朱軾疏劾巡撫  
御史哈爾金筆帖式三格勒索商人命刑部尚書張廷樞  
學士音德往審得實論如律 三等侍衛畢里克棟鷹至  
涑水強宿民舍毆傷人涑水知縣甘汝來拘訊事聞交部  
質審議革汝來職罰畢里克俸 旨畢里克革職汝來免  
罪 雲貴總督蔣陳錫疏奏貴州巡撫黃國材有辦事才  
但每事任性處死苗子阿容及王阿么等十六名以龍里  
縣民薛有凌貴定縣民辜瑤平代營民徐跳等親生女嫁  
與楚人者指為掠販處以重刑將薛氏等賞兵其進京陛

見各府局指俸工借藩庫銀二萬五千二百兩餽送時國材在京命九卿傳訛所供與原奏互異令國材赴駢集陳錫參案內官員苗民等面質

上遣刑部郎中齊克坦戶部主事謝檜齡往審受餽實雖供充公究屬不合應降三級調用餘案俱虛免議得旨黃國材着解任尋命解餉西寧二次靖逆將軍富寧安遵旨議覆烏蘭烏蘇四面皆山地方狹隘不便修城多駐兵丁有庫庫車爾周圍遼闊離烏蘭烏蘇不遠應在庫庫車爾周圍近有水草處修築城池駐兵鄂龍吉噶順喀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七

挑約落圖烏蘭烏虎爾查圖庫爾麥圖俱修築土堡烽墩旨庫庫車爾等處與巴爾庫爾相間有三百里應酌派兵在現設洗界之數什希搜齊等處安營以為應兵大兵照常駐扎巴爾庫爾下大臣知之禮部題

孝惠章皇后陵在

孝陵之東恭擬孝東陵字樣

旨是三月部議河督趙世顯疏言清江浦附近淮安開請以淮安府屬裏外兩河同知內揀選一員管理照例征收額稅銀十九萬兩外節省浮費等項可餘十五萬兩交

河庫以濟工需俾免題請發帑之煩從之四月議覆允

題疏請今年暫且停兵不進大兵應令在西寧駐扎從之五月刑部議覆往浙江審事侍郎黃思軾等疏言浙江正考官編修索泰允侍讀陳珣囑將陳鳳墀中式借陳珣銀一千五百兩應斬監侯倩代質緣中式之陳鳳墀代官閱節之陳萃衡絞侯陳鳳墀之父陳文熾陳瑜之子陳鈺過交俱絞侯代作文之段志閣枷責從之六月都統法喇言臣遵旨令副將岳鍾琪領綠旗兵先行到裏塘其前達哇拉木渣爾巴第巴色布騰阿住等語不遵鍾琪乘其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七

無備擒解首逆七人到臣臣恐生事端已將七人即行正法隨宜諭安撫之又令岳鍾琪進取巴塘招撫後法喇應駐扎巴塘從之尋巴塘就撫八月議覆振武將軍爾丹言英代察罕搜爾與鄂爾齊圖果爾二處各築一城將充發者暫住耕種俟一年後派兵駐防從之予浙江西安縣孔氏嫡裔歲科額外人學二名從學政汪隆請也九月江西巡撫白潢疏言江西科第之盛遠勝浙楚康熙三十五年奉旨增額江西七十五名浙江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是向來中額多于浙楚四十一年浙江湖廣二

省以督臣郭琇撫臣趙申喬請照江南中額增至八十二  
名江西未經題請不增至五十年 特旨增直省中額浙  
楚又各增十六名江西僅增十五名近科入場士子多至  
一萬二千餘人而中額不得比于浙楚通省合詞請增廣  
額懇 恩將江西鄉試中額照浙楚一例取中從之

康熙五十九年正月授都統宗室延信為平逆將軍率兵  
進藏以公集旺諾爾布副都統阿琳實額駙阿寶侍讀學  
士常綬提督馬見伯總兵李麟恭贊軍務

二月授護軍統領噶爾弼為定西將軍領兵進藏調都統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五

法喇干打箭爐駐防

封新胡必爾汗為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派滿漢兵  
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 三月都統武格言雲南一路滿

漢兵奉調赴巴爾喀木與將軍噶爾弼會兵進藏臣等于

二月十二日自雲南啟行報聞 兵部尚書遜桂疏言

皇上勤求治理加意人才武臣推用時自提鎮以及千總  
必親考其騎射驗其年方如此其重也兵部向有武舉武  
生官員子弟効力一途三載役滿考試弓馬分別一二等  
以守備千總用定例遵行已久但人廣銓帶每逢月選効

旁出身者多係弓馬生疎材力不及則裁汰不可不嚴也  
請千差官六十名裁三十名站堂辦事三十名裁四名停  
用武生官員子弟專取武舉武進士願効勞者其宗人府  
銜儀衛兵科効勞之人一休取用武舉三年役滿內大臣  
會同兵部嚴加考試武進士頭等以營守備用二等以衛  
守備用武舉頭等亦以營守備用二等以守禦所千總用  
弓馬生疎人材不及者不准推用 詔如所請 富寧安  
言今歲大兵進藏其阿爾泰巴爾庫爾兩路亦約會前進  
襲擊準噶爾邊境使賊人擾亂臣請率兵三千從烏魯木

東華錄 卷二十三 六

齊往分兵四千由吐魯番往尋議吐魯番一路兵令散秩  
大臣阿納統領 征西將軍祁里德言阿爾泰兵臣請領  
七千人從布婁爾前進將軍傅爾丹領八千人從布喇罕  
前進擊準噶爾邊境從之

五月用紅旗滿洲副都統永泰因伊曾祖費英東立傳事  
傅赴史館永泰私閱是錄隨摺奏伊祖圖賴之事未記載  
奉

旨查奏至是內閣劾永泰私閱是錄又作史定例惟關係  
國家之事始載其餘細事例不編入永泰私心妄行陳奏

請

旨交部嚴議尋部議革副都統並佐領 六月延慶保安  
沙城懷來蔚州廣昌渾源宣化龍門等處地震蠲本年田  
租並賑之 七月丙寅朔日食 江西巡撫白瑞疏言州  
縣因公挪用虧空錢糧請照霉爛倉穀例著不論在任解  
任及分賠之知府能于限內全完准其開復部議如所請  
行 先是漕運俱由瓜州開行其開下花園港乃糧艘停  
泊處至是江溜北趨花園港衝塌百餘丈漕督施世綸移  
咨河臣恐糧艘遲滯權將遠城河開填行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七

上諭總漕施世綸居官素優歷年漕船俱催趨全完並無  
遲悞本年漕船已經過淮更無他事漕運印務暫交與河  
道總督趙世顯署理施世綸速赴豫省將河南府至西安  
黃河輓運路逕勘明具奏陝西現存穀石數目亦着查奏  
今陝西正值軍興之際施世綸暫居陝西協同總督鄂海  
辦理世綸於是溯流上尋求占蹟疏言河南府孟津縣至  
陝西太陽渡大小數十餘灘絳路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  
在河北惟圪把窩魚林漆等處絳路年久間有坍塌其濕  
池以下水道下水船可載糧三百餘石上水載及其半濕

池以上河高逸及僅可輓數十石由砥柱至三門神門本  
無絳路若小舟乘東南風猶或可上鬼門水勢洶湧土人  
從未行舟惟人門稍緩石戾鑿有絳路路旁鑿有方眼又  
有石鼻臣愚以為石鼻可穿鉄穿方眼可裝木限援手助  
力觀此則從前輓運之蹟猶存自陝西至西安府河水平  
穩俱有輓運路逕臣謹繪圖呈覽又奏河南府至陝州三  
門現在無船請自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三百餘里用車  
運計五日可到每車可裝穀八石計穀二十萬石需車價  
銀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自太陽渡至西安府党家碼頭

東華錄

卷二十三

本

河平穩水運為便需運費銀二萬六千兩自党家碼頭至  
西安府倉二十里又需車價銀四千兩其貯穀日袋二十  
萬餘需價銀三萬兩共計銀十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總于  
豫省支銷不令陝西接運但運穀二十萬石止得米十萬  
石請令豫省以二穀易一米起運則運費可省半若慮米  
難久貯請照例出陳易新奏八 旨嘉其詳悉從之  
上諭陝西地方現有軍務又年歲歉收總督施世綸協同  
總督鄂海勅及倉穀散賑但地方官員大半悉在軍前辦  
事之人殊少著發帑金五十萬兩並陝西常平倉貯穀百

三十餘萬石酌量動用派部院司官往賑仍交施世綸總  
 督 八月富寧安言臣于七月初一日啟行初二日至搜  
 集選輕騎前進至烏蘭烏蘇之源及託穆圖並無賊踪因  
 遣侍衛哲爾德等赴阿克塔斯侍衛克什圖阿王錫赴伊  
 爾布尔和韶臣統兵隨後初八日哲爾德至阿克塔斯擒  
 一賊餘眾散逃克什圖等至伊尔布尔和韶奪馬百餘匹  
 擒殺五十餘人獲賊哨頭目杜尔伯特台吉垂木伯尔  
 那里德言臣另派兵一千二百人由阿保喀布沁陸續擒  
 厄魯特吳梁海等四百餘人又七月二十九日臣自經額  
 爾河前進擊敗厄魯特寨桑色布騰等色布騰率二千餘  
 人降獲牲畜萬餘 富寧安言阿喇納七月初八日進兵  
 齊克喀木擊破賊營悉降其眾初十日至皮禪城諭降其  
 回子三百餘人十三日至吐魯番阿克蘇尔坦及總管頭  
 目沙克托拍尔等率眾迎降于七月十六日凱旋 九月  
 富寧安言臣于七月十八日至烏魯木齊並無賊踪詢設  
 降回子云賊目自伊尔布尔和韶奔回通信言大兵已至  
 故附近地方俱驚竄臣與阿喇納會于烏蘭蘇合兵凱旋  
 初十日抵巴尔庫尔傅尔丹言臣兵至格爾厄尔格厄魯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五

特人委弃帳房逃散臣于七月二十一日追及殺二百餘  
 人擒寨桑貝肯等百餘人降三百餘人又督兵踐踏烏蘭  
 呼集尔耕種焚所積糧草 免陝甘所屬康熙六十年地  
 丁一百八十八萬二千七百四十兩零

東華錄卷之二十三終

東華錄 卷二十三

五



東華錄卷之二十四

相源蔣良琪千之父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噶爾弼疏報臣兵于八月初四日至拉里前進有未貢之胡土克圖來降次日進取墨朱土喀第巴達克薩及喇嘛鍾科爾頭目皆來降二十二日渡河二十九日分兵三隊進取西藏傳大小第巴頭目並各喇嘛宣示拯救至意隨將達賴喇嘛倉庫封閉隨據三廟之坎布將各廟所有準噶爾之喇嘛槍斃斬為首喇嘛五人餘一百餘人俱監禁

東華錄卷之二十四

大將軍允禩報平逆將軍延信于八月十五日駐劄卜克河策零敦多卜等來犯擊敗之奪其馬匹器械二十日駐扎齊嫩敦尔夜敗賊二千餘人二十二日駐扎種馬喇五鼓賊劫營敗走之延信于九月初八日自達移起程送新封達賴喇嘛進西藏其從前達賴喇嘛博克達應發回京師靖逆將軍尙書富寧安請乘勝于來年大舉進剿杆之十一月

上諭朕于地理從幼留心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

入輿圖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諾木渾烏巴西

大幹內外其源委皆可續析也黃河之水出西寧外枯尔坤山之東眾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地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為河源滙為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喇哈納番名岷厄雅克扎漢書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岷山導江之處在今四川乃褚山黃勝關之外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

東華錄卷之二十四

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為一東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之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尹烏蘇峯中華謂之牛乳山其水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人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水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嶧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為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

合氓江此諸水在東南諾木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源發于西番委入于中國者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不机雜噶尔山名雜儲河一源于濟魯肯他拉名敖母綽河二水會木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宜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甸國瀾滄之西為喀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云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勝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彝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甸國潞江之西為龍川去

東華錄

卷二十四

三

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價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行出西行亦至桑耶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毋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徑那克拉蘇毋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柯篤國為獨噶毋倫江即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人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地以今考之意即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

東華錄

卷二十四

四

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為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甸國此諸水在東南諾木渾烏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為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噶尔噶兒城傍合噶兒詔毋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池入雲南古勇者為檳榔江出陝壁關入緬甸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于喀布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

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為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為善才第二十八叅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搭拉山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于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為據也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舊注以三危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試考其寔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極地拉里城東南為喀木地班祥額尔德尼所

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也至于諸番名號雖與史  
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士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  
時以公主丁降公主供佛像于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  
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  
大寶法王來朝歸時以半鴛鴦簿送之道內監護行內監  
至四川邊境卽不能前進而反留其儀仗于佛廟至今往  
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于明實錄者 十二月羣臣以  
上御極六十年恭請明歲行慶賀禮不允康熙六十年三

東華錄 卷二十四

月羣臣請上尊號不允詔赦恩資等項概行停止  
上諭大學士等今日出榜黃霧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風  
榜必損壞或因學問優長聲問素著之人多不得中式怨  
氣所致或此番中式之內將來有大奸惡亂臣賊子亦可  
可定邵子於天津橋聞杜鵑卽知南人有八相者此皆書  
冊所載信有明徵其他亦有不可盡信者如云唐明皇焚  
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毀玉亦可焚毀乎又云風不鳴條雨  
不破塊風不鳴條則無力何以散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  
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錢瑩讀書朕曾取百枚盛以

大裘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者亦有似乎  
荒誕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  
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云其他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爲  
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  
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異狀形圖部議重罪具奏朕從寬  
免死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那里德等來自軍前奏云果  
有是獸日在乳旁口在臍旁巡哨侍衛等曾親見之蒙古  
名其獸爲鄂布又有飛者名爲積布蒙古名惡人爲鄂布  
泰積布泰是卽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爲目以脰爲

東華錄 卷二十四

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  
大鼠肉重千斤名爲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卽死今鄂  
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卽斃其骨類  
象牙土人以製碗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爲實又古人  
以天市垣爲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  
中國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在谷雨立夏小滿三節氣  
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  
野之說確有所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御史  
陶翼任屏范長發鄂圖雲陳嘉猷王允晉李允符范允錫

高訥高怡趙成鏞孫紹會公奏懇早建儲位得

旨交內閣

上手書諭旨諭諸王大臣等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授等不悅以朕衰邁謂且建儲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榮不知二阿哥兩次冊立為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為

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後悔致後人滋其口實也朕並無可悔之處見今時當遣人存問賜賜佳物其子朕為撫養凡此皆為父之私情不

東華錄

卷二十四

七

能自已所謂姑息之愛也人何得因此生議耶朕並無疎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無如之何朕御極六十年慶賀典禮非不可受因深知此等事故堅辭不允朕衰老中心憤懣眾人虛誣請行慶典朕豈屑為此乎 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奏王授背負鴻恩結黨營私于康熙五十六年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隨後有御史陳嘉猷等八人條奏今年二月十八日伊密奏隨又有御史陶彝等一十二人條奏結成朋黨奸惡已極請將王授及陶彝等鎮守侯過十八日大慶之後從重治罪疏留中 御史

舒庫等疏奏本月初九初十兩日有不知姓名下第舉子擁至台試副主考副都御史李紱門前喧鬧而散 旨禮刑二部會同嚴審具奏

上將諸王大臣叅劾王授等奏章發出諭曰王授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陳奏俱云為國為君見今西陲用兵為人臣者正宜滅此朝食伊等暫停議罪着于此番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遣往王授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聞 將軍延信停其前往西寧令帶將軍印回至四川帶領四川兵進藏總統駐札 大將

東華錄

卷二十四

八

軍允噶言據三路將軍報稱各路馬駝糧餉俱甚充足器械俱已齊備官兵各思奮力現值策妄阿拉布坦人心惶惑之時可以直搗巢穴掃蕩無遺尋會議將富寧安之兵調在烏蘭烏蘇駐扎捍禦阿喇納提督路振聲由烏蘭烏蘇進取吐魯番傅爾丹那里德各于本處預備再派那里德所屬兵二千前往收取策妄阿拉布坦及吳海梁等逃竄之人設此際策妄阿拉布坦內變起變得有確信三路將軍即約大兵前進搗其巢穴 旨是尋富寧安請駐伊爾布爾和詔其地距烏蘭烏蘇百餘里從之 四月宗室

延信以病調回京令署總督噶爾弼代之 總漕施世綸  
疏言陝西四月無雨秋成可慮豫省先運米十萬石督臣  
已借支駐防兵餉所存無幾請促豫省將後運米石運到  
平糶再撥河南湖廣米各十萬石運至陝西存貯備用下  
部議如所請 五月命大將軍允禔赴甘州駐扎  
上諭今年大兵暫停進剿其進取吐魯番扼住要地之處  
俱著暫行停止從允禔密奏也 戶部等遵 旨議奏直  
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被旱除陝西已差大臣賑濟並  
免錢糧外應將四省常平倉穀遺官分賑并平價糶其  
被災之州縣分別蠲免從之 六月浙閩總督覺羅滿保  
摺奏五月初六日台灣奸民朱一貴等聚眾倡亂總兵  
陽凱帶兵往捕被殺有司官俱奔澎湖沒水管守備堅守  
待救臣赴廈門調兵往援  
上發硃批諭旨傳諭台灣百姓介速就撫 御史舒庫奏  
請以下第舉子喧鬧匿不奏聞之考官李紱應照溺職例  
革職嗣後考官有不公處許下第之人據實赴該管衙門  
具控如有往考官家喧鬧者嚴拿送部從重治罪奉 旨  
李紱著革職發往永定河効力餘依議 七月提督施世

東華錄 卷二十四 九

驃疏報臣率舟師出洋六月十六日抵台灣鹿耳門擊敗  
賊兵進取安平二十二日進攻台灣恢復府治擒賊首朱  
一貴等  
九月定西將軍噶爾弼病以公策旺諾爾布署理 前奉  
差山西賑濟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言請于晉省建立社  
倉並興水利得 旨社倉之事李光地行之數年並無成  
效民多怨言張伯行行于永平地方至今未幾凡建立社  
倉必擇地方殷實之人董司其事此人既非官更無積  
役所借之米何人催納豐年不還亦無如何若遇歉收更  
復誰還耶其初將眾人之米穀扣出收貯無人看守及  
空之時必令司事者賠償是將眾人之米穀棄于無用而  
司事者無故為人破產矣此法始于朱子僅可行于小邑  
鄉村若奏為定例屬于官吏施行于民無益朕巡幸山陝  
知其地山多水少並無河渠窪濕間有水泉亦不能暢引  
溉田設有水泉前人豈不知乎今朱軾以建立社倉引水  
入田具奏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勵試行若所言有效甚善  
當早次言據陳喇納報稱九月初八日探知策妄阿拉  
布坦遣人犯吐魯番城隨風侍衛克什圖等領兵迎戰敗

東華錄 卷二十四

賊下餘眾官兵追入林中賊棄騎步戰我師擒殺百餘人賊奔逃追捕數十里獲軍械馬匹器械甚多臣前因喇納今冬進兵襲擊故請移駐伊爾布爾和訖為之聲援今賊人敗遁必恐懼防備不宜襲擊阿喇納應停止進兵臣仍統兵駐巴爾庫爾從之 左都御史朱軾疏言臣旨味陳言今細加籌畫社倉水利實屬難行祈免試行 旨朱軾親至山西深知地方情形既請立社倉與水利之事著仍留山西鼓勵試行 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長以西藏平定請於該地建碑紀績

東華錄 卷二十四

十一

上允之並

御製碑文頒發泐石 十月

上召允禮祁里德富寧安來京指示明歲大舉進勦方畧王大臣等議覆祁里德疏言烏蘭古木地煖土肥請于來年多行耕種可望大收從之 十一月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西安府知府徐容鳳翔府知府甘文煊虧空銀米命左都御史朱軾會同審訊尋鞫得實論如律 十一月四川總督岳鍾琪疏報勦撫郭羅克番人賊迎敵我兵連敗之遂攻取下郭羅克人吉宜卡等二十一寨連夜進兵

直抵中郭羅克之納務等寨連克十九寨斬三百餘級擒賊首酸他爾蚌索布六戈督兵至上郭羅克之押六等寨該寨頭目縛首惡出降 旨嘉獎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宴滿漢文武大臣及致仕斥退人員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於乾清宮前

御製七言律詩一首命與宴者各作詩紀盛名曰千叟宴詩 二月

詔議進勦策妄阿拉布坦札宜阿喇納疏言賊獲遺難熟踪跡甚輕火器雖多鉛藥甚少我軍應周而器備勝賊者

東華錄 卷二十四

十一

一賊恃鎗戰少弓箭我軍鋒銛弓勁勝賊者二賊眾歸陣易敗惟伺隙劫掠我軍部伍肅整無間可乘勝賊者三賊以乘夜盜馬為得計我軍有備賊不得入勝賊者四賊侵我邊外曠地遊牧自謂便易我軍一至賊顧恋妻子牲畜不能一心迎戰勝賊者五以勁放直搗伊犁不難掃蕩巢穴惟賊徑甚多處處可以通我駐兵後路賊來一夕可致若遠設汛界被賊攔截輒至消息阻隔即今所種土魯番地畝亦須防踐擾請將巴里坤阿爾台兩路大兵移駐烏魯木齊臣等移駐附近土魯番險要之地彼此接應既可

守護屯田亦可漸賊人潛襲之路其進勦大兵宜分三路  
阿不台兵由科布多沿河越喀爾齊斯河進發巴里坤兵  
由烏魯木齊進發土魯番兵由阿勒輝口越那喇特嶺進  
發賊三路來迎則勢分易敗若一路拒戰則我以一軍奮  
擊趣兩軍直抵其妻子屯駐之地彼必不戰兼顧賊所恃  
爲險要者三嶺然步行可上非若棧道之難也所恃以資  
生者牛羊乳酪久駐則水草無多牲畜易竭勢必離散請  
及時聚糧練兵相機勦滅疏下議政大臣尋議阿喇納陳  
奏詳明能得肯綮我兵屯懇之地防賊潛犯宜令酌留馬

東華錄 卷二十四

兵捍禦輪勒惟阿爾台至烏魯木齊沙漠間阻二千餘里  
往返較遲今賊已竄匿伊犁稍緩則其党自相疑貳然後  
統兵進取爲便 以書諭策妄阿拉布坦着澤卜尊丹巴  
胡土克圖派好喇嘛資往其回伊犁進兵之事議令暫停  
四月命撫遠大將軍允禔復往軍前 命富寧安將大  
兵移駐烏魯木齊從阿喇納之言也 七月駐藏喇嘛楚  
爾齊木藏布知府石如金以在藏官兵不睦懇年羹堯密  
奏駐守內大臣公策旺諾爾布委靡及副都統常齡侍讀  
學士滿都員外郎巴特瑪等任性滋事請撤回駐藏兵事

下延臣議以羹堯聽信喇嘛及知府飾詞耘請撤兵應飭  
所司嚴議  
上原之特命滿都巴特瑪石如金楚爾齊木藏布等來京  
遣四川巡撫色爾圖西安布政使塔琳赴藏助策旺諾爾  
布駐守 九月

上駐蹕熱河諭曰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圖勞苦軍  
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遂忘武備前噶爾丹  
攻破喀爾喀並侵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蘭布通朕親統  
大兵征討噶爾丹敗走後侵犯克魯倫朕統兵三路並進

東華錄 卷二十四

至昭莫多勦滅之今策妄阿拉布坦無端侵犯哈密地方  
朕徵發阿爾泰及巴尔庫爾兩路進兵會勦策妄阿拉布  
坦聞之心坦遂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潛往西藏劫掠毀  
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肅朕又遣大兵擊敗之復取  
西藏救土伯特于水火之中此皆朕平時不忘武備勤于  
訓練之所致也若所信條奏之言憚于勞苦又何能遠至  
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 是時陝西庫帑多虧川陝總  
督年羹堯累疏奏請守令虧項嚴追充餉西安巡撫噶什  
圖以虧項不能速完密奏又與年羹堯請加大耗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噶什圖奏稱陝西虧空甚多若止于  
參革官員名追補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縣火耗每兩  
有加二三錢者有加四五錢者臣與督臣商議量留本官  
用度外其餘俱捐補合省虧空如此則虧空即可全完等  
語朕謂此事大有關係斷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  
耗一項特以州縣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項之外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朕曾諭陳瓚云加一火耗似何可寬容陳瓚奏  
云此乃聖恩廣大但不可明諭許其加添朕思其言深為  
有理今陝西參出虧空太多不得已而為此舉彼雖密奏

東華錄

卷二十四

七

朕若批發竟視為奏准之事矣民間火耗只可議減豈可  
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從未征民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則  
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征加派之名朕豈受之乎特諭尔等  
浙漢諸臣共知之 雲南巡撫楊名時疏言滇省兵糧歲  
需十四萬九十餘石俱于就地支放但駐兵衆寡不同征  
米多少亦異其本處額米不足者撥別州縣米供用而舟  
楫不通輓運維艱雖有四年折征一次之例然不折之年  
仍苦遠運請將兵多米少之雲南昆明等十六府州縣及  
緬川州駐劄兵米每年酌給本色二季折色一季統計折

色米三萬一百五十石有奇應照時價預借庫銀放給于  
兵少米多解運最遠之祿豐等十二州縣額征秋米內照  
數折征還庫停四年折征之例部議如所請行 十月  
上諭朕臨御天下六十餘載無刻不以生民為念先政事  
利弊必推求其故近見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陝西尤  
甚其所以致此者皆有根源益自用兵以來大兵經行地  
方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甚多倉卒無可設法勢必挪  
用庫帑及撤兵時又給馬匹銀兩即如自藏回之將軍兵  
丁沿途所得反多于正項是以各官費用動輒萬金此等

東華錄

卷二十四

七

銀兩出自何項並無一人問及也官之虧空錢糧者俱以  
題參離任其虧空銀兩追比不能即得新任官又不能代  
完此項銀兩終無着落故用兵之地朕歷年奏銷悉從寬  
緩征為此也蓋寬緩則州縣力舒上可不誤國帑下可不  
病民力去年陝西題參虧空各官巡撫噶什圖密奏欲加  
通省火耗以空虧空朕若批發便謂朕令加征若不批發  
又謂此事已曾奏明竟自私派則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征  
將肆無忌憚矣所以將奏摺申飭批發第既不能追比虧  
空以不取請檢錢糧倘有緊要軍務焉能不敢遲悞朕因



交議政大臣勅撥戶部庫幣銀五十萬兩解送陝西矣  
和碩雍親王奏遵 旨查勘通州倉請嗣後諸王以下務  
宜按版支領倘仍前棟廠占領及遺剩半俵者該監督即  
報總督題參如該監督不將好米給與而將雜色變色之  
米勒令支領亦許領米官員呈告倉場總督題參查定例  
支給米石限兩月領完若有無故換延逾限者即停止給  
與如係該監督勒增遲延亦即將該監督題參旨依議  
奉

上諭據那里德奏據總理種地承務蘇承祖呈稱和布多

東華錄

卷二十四

七

烏爾古木特里等處及坤都倫河土沃水裕今年所種麥  
仔一倍收有六倍請明年添種千石及詢問管呈選麥之  
何禮等據云和布多烏爾古木地方廣闊原係厄魯特耕  
種好地今應將歉收之毛岱察罕叟爾等處耕種人力移  
往耕種可以多收一倍得有數倍語甚不明晰應照內地  
或一畝一頃收得米石若干稟報 以候補按察使職職  
履為山東巡撫 大學士九卿科道等以來年恭遇  
萬壽七旬大慶合詞疏請詳議慶賀典禮不允 十一月  
初七日戊子

上不象自南苑回駐暢春園 十三日甲午丑刻

上疾大漸命趨召 皇四子於南郊齋所寅刻召皇三子

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

子貝子允禔皇十子敦郡王允祜皇十二子貝子允禩皇

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日皇四子人

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皇四子開召馳至巳刻趨進

寢宮是日戌刻

上崩以雍正元年九月丁丑朔巳時葬

東華錄 卷二十四

六

景陵在位六十一年壽六十有九崩號

聖祖

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皇帝

憲皇帝諱上一字从胤从乙下一字从示从真

聖祖第四子也

母孝恭宣惠溫肅定裕贊天承聖仁皇后吳雅氏原任

軍參領加封一等公爵衛武之女嘗夢月入懷華彩四照

已而誕 上時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三十日寅時也誕

生之夕神光煜燦經久弗散

上天表奇偉隆準頤身雙耳豐垂日光炯照吐音洪亮舉  
 止端凝大智夙成宏才肆應幼耽書史立就萬言書法道  
 雅妙兼眾休等度事理評騭人材燭照如神性尤純孝本  
 乎至誠初封多羅貝勒晉封和碩雍親王康熙六十一年  
 十一月甲午安奉 大行皇帝於乾清宮以乾清宮東廡  
 為倚廬 命貝勒永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學士馬齊尚書  
 隆科多總理事務 召大將軍十四阿哥允禔令與宏瞻  
 馳驛來京命公延信馳驛赴甘州管理大將軍印務辛丑  
 上即皇帝位御太和殿以明年為雍正元年諭內閣嗣后

東華錄

卷二十四

九

啟奏處書寫員隆科多 先是隆科多父佟國維以  
 孝懿仁皇后父封一等公康熙五十八年卒兵一等公爵  
 所司以承襲請

旨疏留中至是命隆科多襲 十二月封允禩和碩廉親  
 王允祥和碩怡親王允禩多羅履郡王宏哲多羅理郡王  
 以輔國公延信為西安將軍仍署大將軍印務

命怡親王總理戶部三庫事務

康熙諸王

皇長子允禔多羅直親王 廢太子允禔理密親王 皇三子允禔和碩親王

王皇五子允禔恒親王 皇六子允禔 皇七子允禔和碩親王  
 皇八子允禔廉親王 皇九子允禔貝子 皇十子允禔多羅敦親王  
 皇十一子允禔 皇十二子允禔貝子 皇十三子允禔和碩親王  
 皇十四子允禔固山貝子撫遠大將軍 皇十五子允禔敦親王 皇  
 十六子允禔莊親王 皇十七子允禔多羅果郡王 皇十八子允禔  
 皇十九子允禔 皇二十子允禔多羅貝勒 皇二十一子  
 允禔固山貝子雍正十三年封慎親王 皇二十二子允禔固山貝子雍正三年封多羅貝勒 皇二十三子允禔鎮國公

東華錄

卷二十四

辛

東華錄卷之二十四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五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雍正元年正月先是河南武陟縣馬營口河決副都御史牛鈕侍講齊蘇勒奉旨前往堵築牛鈕等議于黃河北岸自沁河堤至詹家店十八里無堤處接築遙堤以資捍禦河南巡撫楊宗義以沁黃並漲時水無所洩恐致衝決不若仍留空隙以備宣洩至是河督陳鵬年奏現在河勢奔趨較前情形不同無堤攔束亦屬可虞請如牛鈕等請從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五

上諭大學士等國家養育人材首重翰苑必當立品端方居心敬慎方為不愧官箴聞有僥倖之徒平昔結黨營私至科場年分互相援引請託遇謹守之人畏怯不肯通用作弊反羣相排抵飛語誣陷此風斷不可長著大學士張鵬翮尚書田從典徐元夔左都御史朱斌侍郎張伯行李紱會同掌院學士將翰林院詹事府等官不安本分有玷官箴者查明勒令解退回籍毋得徇情吏部遵旨議各教職俱以舉人恩拔副榜廩生揆貢補用其捐納人員教諭改以縣丞訓導改以主簿用從之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外間匪類捏造流言謂朕鍾愛十六阿哥令其承襲莊親王爵承受其家產朕為君上何必藉承襲莊親王以加厚于十六阿哥乎且如發遣一人即謂朕報復舊怨擢用一人又謂朕恩出于私今諸王大臣俱在朕所用佛格永泰等何私之有勒什亨險邪小人伊父蘇努係七十之党結為死生之交七十等朋比為奸搖惑人心擾亂國政朕于蘇努父子宥其罪戾登沛恩施封蘇努為貝勒授勒什亨為領侍衛內大臣御前行走亦與其感恩悛改豈知伊等仍然結黨營私庇護貝子允禩

東華錄卷之二十五

代為支吾巧飾將朕所交之事顛倒錯謬又朕諸兄弟家有好惡太監數人種種引誘其主若明正其罪則牽連伊主之處甚多朕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將此輩發往還方會詔勒什亨因此不過懲治家人不必記在檔案而勒什亨顯悖朕旨記載檔案勒什亨著革職發往西寧限隨允禩効力又我朝舊制行軍必派王公前將貝子允禩派往駐扎西寧此不過為邊疆起見而允禩怠慢不肯起程奏云候過百日又云候陸續回來屢次推諉誠屬何心月允禩太監何士任而使有家貲數十萬伊府管領用一漢給

事申泰道然豈非欲耀內廷太監以財利而邀外廷漢人之稱譽乎如此作為朕並未革其貝子所懲治者特一二奸惡之太監耳而遽謂朕凌逼弟輩揚言無忌恃亂極矣爾等諸臣理宜感發天良翼贊朕躬乃為職分如不思皇考六十餘年之教養深恩不感戴朕保全寬宥之意妄生事端于犯法紀斷不寬宥 總管內務府事莊親王允祿等言順直門為內廷禁近之地請將旗下護軍更換令內府護軍等看守並於內府三旗內每旗補放統領一員定為三品從之

東華錄

卷三十五

三

命在京師院衙門復行三年考察之例 副將軍阿喇納奏羅卜腦兒屬人古班爾等率領哈喇庫爾薩達克圖哈喇和韶三處戶口一千餘人投誠 二月福州將軍宜兆熊疏言臣抵任年餘練兵整械查駐防四旗及臣標兩營所用盤槍皆係三段續成經久必壞又子母砲祇十八年現捐造盤槍千九百六十一桿子母砲二位以資操演上以捐貲過多諭曰向後四旗兩營若有應行增造軍器不必捐貲宜動用公項為之 命撤回駐藏官兵 年羹堯奏言打箭爐之外中波河口係通西藏要隘請將守備移

駐建昌所屬越雋衛地方寥濶請改設遊擊彈壓從之 四月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湖廣素稱俗薄民刁兵驕吏玩細究其故皆由文武大員向所屬官弁索取陋規節禮州縣必至橫征私派武弁必至虛兵冒餉兵民挾此逞奸員弁不敢過問臣今槩行禁革不許文官有私派武弁有扣冒之弊庶兵民不得借詞逞私驕悍之習巢可默化潛消再兩湖南方鹽價逐漸增長窮民每與嗟怨揆厥所由各官多貪鹽規商人借此長價即如總督衙門鹽規漸次加至四萬從前一錢一包之鹽今則分然昂貴至一錢五

東華錄

卷三十五

四

六分不等臣今盡革鹽規令商人減價出售以惠窮民俾地方漸有起色至于嚴禁官宦富室囤積止令商販往來俾米價漸平與力行保甲稽查匪類等件皆臣職分應行之事不敢一一瑣陳 旨覽爾所奏朕深嘉悅在他人猶听其言而觀其行至于爾則信而不疑斯乃全楚地方否極而泰之機也 福建巡撫黃國材疏稱本朝定例自順治八年奉有熱審減等之例遵行甚久康熙四十二年停止熱審蓋恐罪人希冀減等按延時日不無資緣賄縱之弊但近年來夏月必特沛恩給暫釋刑具臣見閩廣下濕

監犯之苦最甚伏思

皇上恤重民命直省讞案必親加詳察多予矜全臣以為宜復執審舊例准減等如慮延挨俾免則嚴飭各官按限完結毋任胥吏作弊遲延庶罔罔悉蒙寬恤之仁矣

上嘉納之 命怡親王總理戶部事務

上諭侍讀學士等曰田文鏡致祭華岳回京朕詢彼經過地方情形與百姓生理據奏山西平定州壽陽縣徐溝縣和縣等處雨澤歉少民計維艱汾州府屬雨未霑足地方官現在征比錢糧夫巡撫以撫綏地方為職今平定等處

東華錄

卷十五

五

飢饉並未奏請賑濟緩征乃反行催科小民何以存濟此皆伊等去年曾奏得雨今欲掩飾前言甚屬不合即命田文鏡會同巡撫音德速行賑濟務使得所 封十七阿哥允禮為多羅果郡王 五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直隸從前虧空計州縣歲之所餘積累填補二年督令清理奉 上諭州縣官令少從容不慮窘乏方可責其盡心撫字少 有餘費亦可自為地方興利之舉何可勒令為他人補苴 虧缺耶

上諭翰林院曰凡部院衙門俱有司官專管定稿說堂筆

帖式專管繕繹所官專管收發文書翰林院衙門亦有錢糧出入陞遷議敘並各衙門文移往來事務煩瑣關係匪輕乃俱出目筆帖式與簿所之手豈得保無弊端嗣後于俸淺編檢內擇才守優長者滿漢各二員充作司官專主定稿說堂庶小吏不得作弊而衙門肅清所委充司官之編檢果實心任事辦理公敏掌院學士據實奏聞加以殊恩 湖廣總督楊宗仁摺薦廣東南海縣知縣朱璋陞補湖南寶慶府知府廣州左衛守備范宗堯改補湖北漢陽縣知縣

東華錄

卷十五

六

上諭隔省題官實屬越例假若別省賢員被督撫不行摺薦者倘將情節聲明密奏則可今因初次姑從爾請後勿踵行

諭此番係特恩加科士子有因迴避不曾應試者殊屬可憫即令派出檢閱落卷大臣擬題奏請于內閣考試每取四卷并落卷中之前二名俱取中為舉人 二十二日庚子

仁壽皇太后不豫 辛丑崩於永和宮

揄總理王大臣等貝子允禵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

惟欲慰

皇妣皇太后之心着晉封為郡王伊若從此改悔朕自登  
沛恩澤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允禩來時著將此旨傳  
諭之 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俸工一項乃朝廷祿養官  
役之恩豈可任意飭捐以填食墊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  
捐已經十有餘年總無分厘給發責成官役枵腹辦事焉  
能禁其不需索間閭今自雍正元年起一切官役應支俸  
工俱令各照額編支領俸均沾實惠從前凡有公事無一  
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臣通長計算但令州縣于

東華錄

卷三十五

七

所得加一耗羨內節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之  
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近奉部文又將解部餘平一分恩  
賜免解承辦公事更得有餘况節禮陋規槩行禁革則州  
縣亦易于補苴從前虧空矣得

旨所言全是一無瑕疵勉之 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  
俱為王爵 湖廣總督楊宗仁以病疏請以子翰林道楊  
文乾隨任終養 詔加文乾按察使銜馳驅速赴並遣御  
醫診視 七月雲南巡撫楊名時疏言巡撫衙門一切規  
禮臣一無所收所有鹽規五萬二千兩除留為恤灶修井

用外尚餘四萬六千兩為臣供用累年供應在藏官兵軍  
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  
萬兩廠員視為畏途臣會將所得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  
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各奏明在案臣更有  
請者若藏名既撤費用簡省乞將鹽規准留若干與臣衙  
門充用其餘以供公用得

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惟視秉心何如耳取所當取  
而不傷乎兼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固不可朕削以困民  
亦不可矯激以沽譽若一切公用備賞之需至于拮据窘

東華錄

卷三十五

八

乏殊失封疆之休非朕意也必使兵民溫飽官弁豐足督  
撫司道亦皆饒裕乃朕所願是在尔等揆情度理而行之  
其是與否自難逃朕之鑒照也 年羹堯疏請于布隆吉  
爾建城駐兵從之 湖廣督楊宗仁疏言湖北糧道管理  
全省漕運兵精一歲中計有半年公出舊設駙鹽道管全  
省駙運號船應付勘合火牌准鹽到楚盤驗察私督運額  
銷引目職守迥異康熙五十八年依前督臣滿丕奏以駙  
鹽道歸併糧道似未妥協請復設以專責成下部議行  
八月以湖廣總督楊琳專管廣東總督事務陞廣西巡撫

孔毓向爲廣西總督仍管巡撫事 大學士等言江西山東所產麥穀皆兩歧馮穗屬麥一幹四穗內池蓮房同莖分蒂諸瑞登呈實皆

皇上聖德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下部從之 江西撫袁率度奏擒獲寧州銅鼓營奸細請嚴搜捕得 旨此等匪類固不容姑息亦不宜急迫若涉因循恐漸至滋蔓若不辦奸良又恐驚衆激成事端但須整理營伍百姓自畏威懷德此一二匪類何難消弭全在大吏相機而行實心任事也 福撫黃國材疏言章服爲等威所繫况物力艱難

東華錄

卷二十五

九

尤當愛惜臣歷任外吏目睹地方淳樸者頗多殷實奢靡者必至貧寒逐年八旂風俗奢靡衣服貴賤相同請嚴禁僭越杜絕奢華白丁下賤人等止許服黑色布疋不得用綾羅綉緞及各種細毛違者重治其罪

上曰此奏切中時病奢僭之弊朕亦稔知但陋習因循一日遽然禁止若非立法嚴峻有犯無刑不能使之永遠遵奉揆之于理移風易俗宜漸不宜驟究以從容不迫爲貴爾等姑且徐徐勸導倘仍不改革然後嚴爲定制以法繩之可耳 侍郎牛鈕疏禁官兵人等服用五爪龍下部議

行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王大臣及文武諸臣入諭曰朕自卽位以來念

聖祖付託之重安可怠忽不爲長久之慮當日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尙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爲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于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

東華錄

卷二十五

十

以脩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 總理王六臣等遵 旨議奏羅卜藏丹津久懷異志糾眾盟誓

皇上念伊祖願實汗恭謹効順不卽加罪特遣侍郎常壽諭以利害前往和解羅卜藏丹津並不听常壽之言欲與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交戰又與望汗號又私稱爲達賴混台吉殊屬悖逆現今伊欲往察罕丹津處爭戰應調西軍之兵俟羅卜藏丹津渡黃河時于渡口邀截其後至松潘兵丁請令提督岳鍾琪帶領前往就近應援其西路軍務應行文年羹堯詳加定議辦理從之 常壽奏親王載

青和碩齊察罕丹津領兵與羅小藏丹津相持勢難抵敵  
率妻子屬人來至河州老鴉關外臣即令其進邊居住報  
聞 先是上杭縣奸民温上貴往台灣從朱一貴得偽元  
帥劄付及木刻偽印仍還上杭縣將煽誘其鄉人從賊聞  
朱一貴伏誅遂竄江西潛結棚匪數百人謀掠萬載縣城  
知縣施昭庭調集鄉勇同營汛官兵勦捕擊斃三百餘人  
生擒温上貴與其黨十數人並正法于是大學士白蔭何  
書張廷玉各條奏禁戢棚匪策勅督撫詳議閩督滿漢疏  
言閩浙兩省棚民以種蔗種靛種烟造紙燒炭煽鋸等項

東華錄

卷十五

七

為業奸良不一合地鄰出結五棚長連環互結若有為匪  
不法事跡跡可疑而弗首報者依律連坐自不敢容隱州  
縣官于農隙時徧履各棚稽察如始勤終怠約束不嚴即  
劾罷之遇有棚民之州縣缺出於通省揀選才守兼優之  
員調補則治法與治人咸收實效矣下部議行 九月  
上諭順天府尹鄉飲酒禮敬老尊賢之古制近因年久視  
為具文筵宴亦多草率爾衙門應加謹舉行 戶部議直  
撫李維鈞請將丁銀攤入田糧之內應于雍正二年為始  
造冊征收 除浙江紹興府隋民丐籍 湖督楊宗仁疏

言襄陽府屬之樊城鎮五方雜處商賈輻輳奸究易以潛  
踪請移襄陽同知駐樊城彈壓從之又言清淨盜源稽覈  
高賄窩逃法莫善于力行保甲臣到任後即通飭所屬各  
紳於兵役與齊民一體鱗次挨編保甲不許脫漏一戶聯  
絡守望百姓稱便誠恐州縣奉行不得法今專委本管道  
員稽查如有未盡合法之州縣即令指示照式編次擇其  
善者另予優獎得 旨此奏甚好凡舉行一法必示以勸  
懲方期有效耳 雲督高其倬疏言雲貴兩省土司承襲  
向有陋規上下衙門每因文結舛錯借端需索若累臣已

東華錄

卷十五

七

嚴行禁革並請嗣後咨部文冊內數字舛錯無甚關係者  
免其駁換于疏內代為聲明庶承襲事易結指索弊除得  
旨嘉獎 十月年羹堯奏青海羅卜藏丹津猖狂臣領  
兵自甘州起程於本月初間至西寧 旨以羹堯為撫遠  
大將軍前鋒統領素丹提督岳鐘琪為叅贊并教授方畧  
年羹堯奏臣奏調又木多總兵周瑛截羅卜藏丹津往  
藏後路但恐其遁穆魯烏蘇等處請令富寧安調都統穆  
森往吐魯番駐防調吐魯番副將軍阿喇納帶兵二千由  
噶斯一路截殺報聞 年羹堯奏十月厄魯特二千番賊  
一千圍我鎮海堡都統武格泰將宋可進等大敗之殺傷



六百餘人擒叛逆素阿旺丹津 又奏羅卜藏丹津兵五千攻入西寧之南川口遂圍申中堡守備馬有仁赤將未可進遊擊元繼尹等擊走之 又奏賊二千餘據北川新城守將馬成輔及援將王嵩未可進破走之又莊浪番人助賊臣調兵攻被最險之碁子山茨爾溝一處斬獲甚眾擒尼爾布及謝爾蘇賊首正法 旨嘉獎 又奏招撫西寧下北塔三十村庄回目又勦上北割賊眾擒其頭目正法 又奏厄爾特賊眾劫奪我新城堡等處殺我守備李國強外委馮光永肆行擄掠臣調總兵黃喜林等往勦

東華錄

卷三十五

華

殺傷奇嘉寺逆賊五百餘喇嘛番子一千餘擒賊目七名器械牲畜無算 部議廣西督孔毓珣言粵西地方邊遠商本無多以致誤課誤鹽民憂浚食請動藩庫銀六萬兩令鹽道委員辦理官運官銷行之三年可以酌減鹽價從之 年羹堯奏進勦青海五事一請選陝西甘肅四川大同榆林綠旗兵及外藩蒙古兵萬九千令鍾琪等分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爾四路進勦一防守西寧永昌布隆吉爾巴塘裏塘黃勝開察木多諸邊口一除歸化城張家口所買馬駝外請太僕寺撥孳生馬三千巴里坤選駐

二千赴軍備用一貯備軍糧卽以臣在西安時預買米六萬石充運一請以景山所製火器給軍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如所請 十月敘平郭羅克功晉年羹堯二等公 十一月年羹堯奏參將孫繼宗遊擊孫超節副將潘之喜戰敗賊于布隆吉爾 雲督高其倬疏言雲貴魯魁山土目楊方普李四姓糾眾剽掠不約東本年十月內其首方景明等率獮夷數百殺元江獮目施和何樊其奏臣遣兵分勦擒景明及獮夷三百二十六名分別正法報聞 山西巡撫諾岷疏言州縣錢糧屢經盤查一時難窮底裏現

東華錄

卷三十五

西

查出虧空尤甚者指名奏奏其餘各州縣須通行調任今將倉庫互相盤查方能徹底澄清又言前任撫臣音德奏奏無抵虧空各員均革職留任奈不行補完益增虧空應同現查出虧空各員請革職者一併勒令離任嚴審查追俱如所請行又疏言山西各營官兵不敷月糧例係折給自行採買奈連歲歉收今夏米價更昂應照時價酌議夏秋二季米價太原蒲州大同各營每石折給銀一兩二錢平陽汾州各營一兩五錢右衛殺虎口各銀一兩一錢暫增數月糧價官民大有裨益部議駁 特旨允行 革允

神額郡王在固山貝子上行走以封後並不感激効力也  
浙閩總督滿保奏西洋人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  
漸破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効力外餘俱安插澳  
門天主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從之  
冊立嫡妃那拉氏為皇后

雍正二年正月年羹堯奏侍郎常壽棄西寧往青海為羅  
卜藏丹津所獲旋放歸筆帖式多爾濟死之  
上以羅卜藏丹津負國叛賊斷不可宥授提督岳鍾琪為

奮威將軍命年羹堯趣令討賊 命庸白旂蒙古都統武  
東華錄 卷五十五

格總管殺虎口至阿爾泰一路軍營事務  
上諭內閣廣東總督楊琳辦理監務以來聞將窮民生理

盡行罰估百姓怨憤夫錢糧雖屬緊要當為百姓存留微  
利養生若既為錢糧起見又圖自己取利絲毫不與百姓

使窮民失所成羣竊盜其害較缺欠錢糧為更大矣務須  
謹慎廉潔從公辦理方為稱職不可只為錢糧起見不顧

百姓凜之慎之 年羹堯奏本年正月西寧東北郭隆寺  
眾喇嘛忽聚兵拒戰臣遣岳鍾琪同前鋒統領蘇額副都

統覺羅伊禮布等進勦賊眾迎敵于哈拉直溝我軍奮擊

斬殺數千據其三嶺燬其十寨隨沿途燬其七寨焚居至  
七千餘所次日抵郭隆寺前後斬傷六千燬其寺隨將達  
克瑪胡上克圖正法 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立社倉實  
係美政臣與各官加意講求先擇地建倉然後勸捐穀本  
出納听民自主不許官吏會計侵肥並立獎掖尚義之典  
士民咸踴躍爭先江夏武昌蒲圻等二十州縣各建倉三  
五十所不等約其捐穀本將三十萬者效驗已著臣又傳  
湖南循此成法施行 旨據奏社倉一事于各省中尔先  
成創始之功殊可褒嘉 河南巡撫石文焯疏言豫省各

東華錄 卷五十五  
案虧空追比年久無可交賠者自今為始將臣衙門所有  
司道規禮府州縣節禮及上下各衙門一切節壽規禮盡

行革除以杜州縣藉口之端以塞上司勒索之路遵例令  
各知府遴委賢員將州縣銀糧封驗眼同拆封將正項即

行起解使經征官絲毫不能侵挪所有耗羨每兩約一錢  
三分通計全省耗羨銀四十萬兩有奇除各官酌量給以

養廉及各項雜用公費悉于此支給外每年約餘耗羨銀  
十六萬兩解貯司庫彌補虧空及辦公之用至各官俱有

養廉足資上司不至苛求屬縣不至挪移庫項勒索之弊

除而公帑亦長無缺矣

上嘉納之 諭刑部彙奏本內有罪應割筋者定例固然

但割後即成廢人理宜審慎嗣後滿洲人有犯此罪之案

另行具奏 禮部遵旨請於現任真定知府朱之璉一支

揀選引見擇取一人隨差官同往祭告明太祖陵及昌平

十三陵春秋二祭呈明前往從之 二月封明裔知府朱

之璉為一等侯世襲族內人丁入正白旗 年羹堯奏據

岳鍾琪疏報二月初八日領兵出口至烏蘭博爾克賊人

逆散隨三路追勦岳鍾琪至伊克哈爾吉擒獲阿尔布坦

東華錄 卷三十五 七

温布總兵黃喜林擒獲巴珠尔阿拉布坦温布總兵克拉

布坦並其叔伊克拉布坦收撫逆散部落 尙書勵廷儀

請團練民壯於每州縣選練五十名分習器械尤壯者拔

為頭役

旨此奏甚好著嚴諭各省督撫實心奉行 年羹堯奏臣

令涼莊道蔣洞率兵分五路進勦石門寺殺死喇嘛番賊

六百餘人嚴寺而還 吏部侍郎黃叔琳奏兵糧撥運支

給俱布政司糧運為政先期打點方撥臨近標營不即撥

遠沈加征運費輸輓累民兵丁歉徵待哺查標營沈地各

有定所屯衛征收亦有定額乞諭督撫確查兵數先儘本

州縣衛所額米撥給不敷再予附近州縣撥運庶民無苛

擾兵獲飽騰下部議行 刑部議五台山喇嘛鎖喇木元

且強姦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詈拒至夜忿愆應

建坊入祠喇嘛犯姦應比光棍為首例斬立決著為令從

之

三月山西巡撫諾岷疏言太原平陽二府所轄州縣居通

省三分之一地方遼瀾經年不能周其地是以從前虧空

知州毫無覺查今細察與圖莫若照直隸州之制分轄請

東華錄 卷三十五 末

將太原府屬之樂平孟縣壽陽分隸平定州定襄靜樂分

隸忻州五台崞縣繁峙分隸代州河曲興縣分隸保德州

平陽府屬之臨晉榮河萬泉猗氏分隸蒲州安邑夏縣平

陸芮城垣曲分隸解州太平襄陵稷山河津分隸絳州蒲

縣鄉寧分隸吉州大寧汾西永和分隸隰州一經分理則

太原平陽所隸州縣各止十一地近則易周糧少則易核

不惟虧空之弊可杜即刑名詞訟亦簡而易理至直隸州

各有倉庫向無專責恐致侵挪請將蒲州解州吉州絳州

隰州錢糧就近令河東道盤查平定忻州代州保德州錢

糧令雁平道盤查其舊設之澤州沁州沁州錢糧令糧別道盤查如通同隱匿失察照議處知府例處分又言山西掌印都司專督屯糧兼轄衛所今衛所議裁錢糧刑名原屬布按二司兼理請將該都司首領經歷裁汰均如所請行 河撫石文焯奏請將捐穀耗羨銀兩收存司庫留充公川奉

上諭耗羨存庫不過暫寄以備地方公用必不可歸入錢糧之內凡此羨餘概不得牽混正項國家經費自有常額若將此人正項爾等羨餘必仍另取不特名實相違且恐

東華錄 卷五十五 九

移東就西反致滋弊 江南提督高其位奏言松江之泖湖澱湖澄湖港汊叢雜江浙錯壤與太湖毗連經兩省督撫與臣委官勘議防奸法計松江所屬通船要口一百十三處釘椿立柵以時啟閉官捐工料百姓樂趨事將次告成奏入 諭以權宜措施必無碍商民乃善 年羹堯奏臣遣岳鍾琪率大軍往剿青海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阿不泰塔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巴吉查等並男女牛羊無數於烏蘭穆和兒隨分兵至烏蘭日克擒獲吹拉克諾木齊札錫敦多卜並男女老幼及助亂之八台亦俱

擒獲羅卜藏丹津等二百餘人逃竄潛匿青海平進年羹堯一等公再給一子衛令其子斌襲其父年退齡如羹堯爵加大傅銜授岳鍾琪三歲公餘賞給有差 命原任將軍宗查布總管殺虎口至阿爾泰一路軍台并辦理遷移台站事務 遣使勅諭準噶爾台吉策妄拉布坦 年羹堯奏阿拉布坦蘇巴泰等沿路搶奪臣令總兵孫繼宗等進剿追敗之于推墨不賊盡棄牲畜止率妻子遁去 江兩巡撫袁率度摺奏湖口關稅原餘應悉解部奉 旨准 年羹堯奏官兵敗賊于梭羅木夾木爆塔布爾

東華錄 卷五十五 十

聖托木素道走濟木巴台吉斬之 年羹堯奏今策妄拉布坦恭順遣使雖事屬未完而兵可暫撤請於巴爾庫爾吐魯番哈密布隆吉爾等處復蘭山之外時處酌駐兵一餘俱撤回原處議從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五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六

淵源將長駟干之父

雍正二年四月以青海平定遣官祭告 諸陵 兵部參

奏允禩等使口外不肯前往推稱有旨竟在張家口居住

得

旨廉親王允禩議奏專允禩議應行文仍令允禩前往差

遣之處得

旨再議允禩又議應革去多羅郡王交宗人府永遠禁錮

奉

東華錄 卷二十六

上諭允禩卑鄙性成行止妄亂抑且賦性陰險恣意

且廉親王所奏或出至誠或蓄他志在朕猶自通疑未信

此事惟賴諸王公大臣公忠辦理著速議奏專議革去郡

王永遠禁錮奉

上諭允禩之事交與允禩者特以觀其何如處置向來允

禩允禩允禩等俱聽允禩指示即便遵行故朕望允禩教

誨伊等使之改過乃不但不行教誨反激成伊等妄為欲

朕將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豈知此等無恥無義乖戾

犯法之弟治之以罪適足以昭朕無私之善政何得之有

朕今施以恩澤而不知感喻以法令而不知惧朕自當明

罰勅法雖係兄弟亦難顧惜諸王大臣庶將允禩素行與

今此所作之罪明白指陳或照允禩所議治罪或加等減

等之處請旨定奪 年羹堯奏侍衛達鼎等領兵擒獲阿

布濟車陳台吉于布哈色布蘇 平定青海將造逆惡首

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二人檻送京

厥俘

太廟 宗人府參奏貝子允禩差往西寧居住擅自遣人

往河洲買草踏看牧地抗違軍法肆行邊地得

東華錄 卷二十六

旨允禩革去貝子撤去佐領之處俱着如恩寬免 年羹

堯奏臣遣副將岳超龍等攻取河洲口外鉄布等四十一

寨勦服三十七寨擒獲無算

上諭王大臣等允禩不肯前往奉差地方並不請旨私自

回來詐稱抱病任意出入邊界朕已寬容數月伊毫無悔

惧之意公然居住彼處近召王大臣等嚴降諭旨允禩料

已稔悉亦竟不差一人前來謝罪殊失人臣之節著革去

王爵調回京師永遠拘禁允禩之子與伊家產及佐領人

員如何措置拘禁處所該管處另請旨

閏四月溽雨淮塩政右僉都御史謝賜履為左都御史仍管塩政

上御午門樓前楹陞寶座受俘兵部官率解俘將校將吹拉克諾木齊阿尔布坦温布蘇巴札布三人白練繫頸跪伏兵部堂官奏所獲俘因謹獻 闕下

上命交刑部刑部官領旨兵部官引俘押出王以下各官行禮畢

上回宮 諭宗人府及部院宗室阿布爾朕由輔國公封貝勒賞給佐領令總理事務外人不知以為阿布爾朕屬

東華錄 卷三十六 三

二阿哥替書一事故尔擢用不知替書事收阿布爾朕口遺疑未奏係貝勒蘇努指使奏固非其本心也而且蘇行

車汚前大將軍允禩自軍前回伊特出班跪接從來宗室公於諸王並無此例也宗入府建立碑亭阿布爾以翰林

院撰文不佳另行改換惟稱贊大將軍允禩朕即位後伊復行磨去似此罪惡種種作何治罪之處着會議尋議上

旨革去貝勒撤去佐領仍在輔國公上行走 廣西巡撫李紱將之任

上諭及淮揚運河淤墊年久水高于城危險可慮李紱奏

言若于運河之西另挑新河一道以所挑之土另築西堤而以舊河之身作為東堤則東面永無潰決之患

上即命紱往會河督齊蘇勒商酌尋齊蘇勒奏言淮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一望無際今若改挑新河築

西堤于湖水之中畚鍤難施東岸之閘填涵洞皆須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且大工終難告就

上是其言 是時臣下有與尙書隆科多總督年羹堯黃緣結交者

東華錄 卷三十六 四

上諭齊蘇勒曰尔之勤勞固不待言而一塵不染獨立不倚從未聞爾緣結交更屬可嘉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

作威福攬權勢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當踈遠之隆科多止論尔操守平常而

年羹堯前歲數奏尔不學無術必不能料理可務朕以此知尔之獨立也 五月

上諭總漕督及直隸山東河南撫各省旂丁應行守法數年前浙江湖廣糧船彼此爭鬪持艾放箭致有殺傷又聞

前冬守凍山東竟行搶奪去歲又聞強取百姓衣服此等

大千法紀嗣後該督卽奏聞于彼地正法決不寬貸可預行曉諭

論河撫石文焯等有人條奏河南河工買草辦運及搶工夫役州縣係派累里民覽之不勝駭異朕推心置腹任用爾等凡有累民之舉槩令提實八告而爾等竟若罔聞政事乘方一至于此朕亦無可論爾等稽曾筠田文鏡同看論刑部例內雖有父母年老家無次丁應存留養親之條但凶徒恃此有意傷人亦未可定已死之人亦屬可矜嗣後視其所犯輕重若何飭令多出銀兩給死者之家若不

東華錄

卷二十六

五

給與仍應照原擬治罪爾部定例具奏 直省武鄉縣會試例擇弓馬嫻熟技勇出羣者另立好字號從待郎史貽直請也 六月關里聖廟災 七月大學士奏松江提督高其位言飛鴉食中秋禾豐茂請宣付史館 旨不必行 年羹堯奏臣奉 旨視至寧夏渠口中爲漢渠東爲秦渠西爲唐渠唐渠之中向東分流者爲我大清渠概用不啻萬頃現在尙無倒塌間有衝決修築甚易查寧夏設有水利部司俟收穫水涸查勘修理從之 兵部侍郎牛鍾璣言江寧杭州荊州京口廣州福州等處駐防兵請令

習水師部議江寧等處俱係防守地方並無戰船未便學習惟京口現設戰艦應如所請令將軍選兵二千操演得旨允行 浙江巡撫黃叔琳奏言各部書吏紹興人官籍順天等處已定議改正現任浙江首領佐雜及在部候選候補之員掣得浙省缺及各省俸滿陞補浙省者籍隸順天直隸如實係原籍浙江均請查明咨部改補部議從之 八月

東華錄

卷二十六

六

上諭都察院嗣後外省官員有懷挾私心背法違礙等情川撫蔡珽遇死重慶府知府賈興仁浙撫黃叔琳之姪孫小民等給事中御史若受其請託賄賂賄賂隱匿廣訪聞將堂官一併議處 以關里孔廟災雖支正項銀根修理亦恐內外儒臣量力捐出修理各該地方應置祭器不願者勿強從少詹鑄以壇請也 禮部遵旨議從祀孔廟宜復者六人林放濼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縣直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焯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澠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八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依議 有密奏浙江

巡撫黃叔琳赴楚查鹽時受鹽商吳兩山賄說派充總商並庇海寧陳氏僕其弟御史叔璣巡視台灣過杭州家人與舖戶爭毆叔琳拘責舖戶至死到任後杭城罷市三次

論曰黃叔琳因前差江南主試並吏部侍郎聲名頗好故用為浙江巡撫自命下日屢次召見觀其精氣頓異語言浮泛跪領朕一切訓旨總不安詳存神敬聽彼時朕即疑之及到浙撫之任舉荐不公敷奏不當各摺奏請之事件件支離兼多先請託在廷諸臣奏聞而黃叔琳摺隨繼之

東華錄 卷五十六

此等作用徒自取罪戾耳朕頻降嚴諭而黃叔琳置若罔聞今覽此奏事雖屑小黃叔琳初在郎如此肆志將來縱放何事而不忍為也大員朕之任用着解任陳氏僕人黃叔琳兩案與罷市三次情由着將軍安泰等秉公嚴審吳兩山一案着將郎李周望等嚴審定擬具奏尋安泰等奏叔琳庇陳世佩僕金寧祥爭毆罪杖斃店民賀懋芳屬實無為伊第叔璣拘責舖戶及罷市事部議革職擬流李周望等復奏訊叔琳向吳兩山貸並非賄求 詔免窮究命赴海塘効力 九月山東撫陳世倌疏言左道惑民律有

嚴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為歲年党羽眾盛濟惡害民請概令出教毀其禮拜寺

上諭曰此種回教原無一可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為中土之所崇尚率皆鄙薄之即彼教中之稍有知識者十居六七若似有出于不得已之情從無平人入其教門之理由此觀之則彼之所謂教者亦不過止于此數非甚延難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已何能惑眾朕令汝等嚴禁新其眩幻嚇人動眾等事如僧道回回喇嘛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絕

東華錄 卷五十六

恒不能徒滋紛擾有是治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也 軍安奏阿爾泰調來之盛京烏喇右衛察哈尔土著兵二工名交都統良敦自巴爾庫爾起程各回原處 西丁銀並入地糧從布政使高成齡言也 福建總督國材疏言福建鄉試額中八十五名今人文日盛請照浙江湖廣解額中九十九名 上命增四名尋以須臾御筆詩扇具疏謝 諭曰汝之才情朕所深悉但于廉隅二字當加砥礪撫圖以來聲名原居滿保之右近日滿保聲名頓然改觀汝少



不逮矣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宜于此語時繹之以自警焉  
十月吏部尙書遙柱疏言國家設官分職一部之事分  
寄數司司無大小事有繁簡向來滿司員出該堂官酌派  
惟漢司員俱係指缺補授竊思人材不一或才長而事簡  
則不得展其才或才短而事繁則致遲悞臣愚請漢司員  
指缺補授後各部堂官試看一二月如其人才能與指補  
之司相宜無庸置議倘才與缺不相宜奏請引見調補現  
在應調者即照此例庶能員得展其才即中才亦可循分  
供職下九卿議從之 雲督高其倬疏言貴州仲家苗首

東華錄

卷二十六

九

阿近與弟阿臥倚險作亂其倬以仲家苗聚處定番廣順  
二府境其附近苗寨多被迫脅遣人招撫阿近等勢窘爲  
官兵所擒跪至 諭部優敘 江南提督高其位奏進葑  
浦漁人所網得雙夔龍鈕未刻玉印一顆

諭曰此事若出自他人非卿奏聞朕不信也卿乃忠心老  
臣封疆大吏斷不至有捏造虛誕之舉以阿諛取容今賜  
卿數物以示嘉悅 岳鍾琪奏副都統達爾等領兵窮追  
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並招  
撫三十三家台吉 旨嘉獎賞賚有差 改直隸巡撫爲

總督即以李維鈞陞授 十一月命加李維鈞兵部尙書  
銜提鎮俱總節制會有密奏維鈞厚餽撫遠大將軍年羹  
堯禮物又覓二女子相贈者 特諭誡之

上諭朕令廉親王總理事務凡伊所辦事皆要結人心欲  
以惡名加之朕躬後令伊管理工部凡關係錢糧應嚴追  
之項伊惟市恩竟行寬免其應寬免之項反行嚴追小事  
故作寬容不顧事理之是非大事有錯便自承當欲以抗  
違朕旨前工部郎中岳周遲悞柴炭廉親王既已題奏隨  
私帑銀數千兩以此施恩欲收眾人之心今岳周竟以銀

東華錄

卷二十六

十

二萬兩許大將軍年羹堯求荐爲布政司訛問皆實是廉  
親王有心玷朕之名也朕屢教諭並不改悔必欲擾亂國  
政朕不使允禩允禵允禔等過于富厚者本爲此也允禩  
居心行事如此如有無耻小人受其引誘入其黨與必治  
以重罪 雲督高其倬條奏中甸善後事宜一 中甸開墾  
商民日增請設撫番清餉同知及經歷巡檢等官管理一  
番目舊有營官神翁列賓名目聽堪布喇嘛指使請給外  
委守備千把總劄付聽中甸文武官轄一 中甸向行滇茶  
請照打箭爐例設引收課由麗江府收報一 中甸沿江數

百里及山谷曠土甚多請給牛種房屋招佃開墾三年後起科供增駐官兵歲精一中旬僧眾千餘寺屋數百收藏軍械易於宿奸番人舊給喇嘛質甚多應裁減除出身西藏之喇嘛外其本地喇嘛選誠實者二百名各給度牒餘以次選補器械入官每年量給青稞酥油並銀三百兩為口糧衣單資至番目受外委割付亦分別歲給銀兩青稞養贍部議如所請 直省各官回無養廉州縣俱征收火耗借資日用上司所需即取給州縣會吏以此借口上司曲為容隱弊竇滋多至是諾岷奏請將山西所得一年耗

東華錄

卷三十六

十一

銀提解司庫除抵補無着虧空外分給各官養廉而山西布政使高成齡復請通行直省

上以剔除積弊必更定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

詔總理王大臣九卿集議會各省皆以次奏請議遂定是

舉也

上獨申睿斷因時制宜創行萬世良法以諾岷首發其議

諭獎其通權達變于國計民生均有裨益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督撫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陳奏皆

有開國計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摺以本章所不能

盡者則奏摺可以詳陳而朕諭旨所不能盡者亦可于奏摺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此皆機密緊要之事不可輕洩是以朕將內製皮匣發于諸臣令其封鎖奏達盡取堅固慎密他人不能私開也去年初行時諸臣尚皆敬慎近聞浙閩提督滿保山西巡撫諾岷等皆有信託之人在京私看奏摺及朕所批密旨朕待諸臣惟心置腹事事至誠言無不盡諸臣正當仰體朕懷謹慎周密凡有奏摺處理敷陳候朕裁奪何必委託其子弟親戚探聽消息以致洩露密旨借生種種情弊此皆由諸臣不能自信又不能信朕

東華錄

卷三十六

十二

臣心如此則密摺又何益乎嗣後停其奏摺有事只照例具本其餘督撫大吏奏摺若有子弟親朋在京私開者一經發覺朕必將私開之人正法督撫等照滿職例革職決不寬貸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寺歷年戶部庫帑虧空數百萬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此乃國家經費所關故特令怡親王管理現經查出實在虧空二百五十餘萬深以追補為難請以戶部所有雜費逐年代完約計十年可以清楚此怡親王善為歸結之意朕諭交戶部會同孫渣齊辦理只令伊

查明經手官員量力派令完補乃渣齊狗情庇護私人又有曾瞎子一案情罪實不容追孫渣齊著革職其各官員名下應追銀兩照所派數目作速追繳其餘一百萬兩照怡親王所請在戶部逐年彌補若各員應行追完之項將來仍不全完則按律治罪不能再寬矣至于怡親王欲上補國課下全官員多方籌畫辦理此事甚屬可嘉而無知嫉妬小人反謂王過于刻薄不但昧于夫理即人情公好之一念何在乎

十二月二阿哥允初薨追封為和碩理親王諡曰懿 高

東華錄

卷二十六

吉

其悼奏雲南魯魁山獠賊方景明等擅攻村寨肆行搶掠遣兵剿捕擒斬淨盡得 旨嘉獎 鎮守茂岱察罕叟爾等處將軍丁壽授為叅贊以巴尔庫爾營前鋒統領穆克登代之 命立昭忠祠祀開國以來致命立功者 命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散秩大臣舒魯封李昉為朝鮮國王 雍正三年正月戶部遵旨議奏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一百頃為井田從之 二月定布隆吉爾為安西鎮設提兵遊擊等官兵五十名

上召王大臣等諭曰朕因貝子允禩行事悖謬在西寧地方縱容家人生事妄為特着都統宗楚往彼約束今據宗楚奏臣西至大通允禩並不出迎請安良久始令臣進見允禩並無憂懼之容臣令出院跪聆

諭旨允禩並未叩頭即起立向臣云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出家離世有何亂行之處等語全無人臣之禮朕兄弟中如允禩允禔允禵允禟允禩等在 皇考時結黨妄行以致

聖心憂憤允禩從西寧來京並不奏請

東華錄

卷二十六

吉

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及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儀注及叩謁 梓官後見朕遠跪不前被時拉錫掖之使前伊出讓將拉錫言罵及 梓官奉移 山陵朕因允禩倨傲不恭降旨訓誡而允禩忽從帳房中出勸令允禩跪而允禩即跪是事事聽从允禩之言為其指使其明驗也又允禩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乎至

若允祇奉旨送澤卜尊丹已胡士克圖至張家口外乃托  
病不行又私與允禩暗相往來餽送馬匹允禩回書有事  
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悻悻已極允祇又私行禳禱將雍  
正新君字樣連寫疏文之內甚屬不敬蓋由允禩等私結  
党援牢不可破若一經訛詰則國法難容朕居心寬大不  
忍為此務欲保全骨肉阿靈阿鄂倫岱二人原係允禩等  
之党首罪惡至重朕念係

皇祖妣

皇妣之戚不忍加誅從寬發往奉天令與阿爾松阿一同

東華錄

卷下六

五

居在伊既遠離京師庶不致遇事煽惑大小臣工若有膽  
附其党者必置之重辟總之朕兄弟中積習沉痾既不能  
憐之以威使其悛改而加意施恩又終不感化若必盡拔  
根株朕心實有不忍惟欲尔等共知朕心耳 二月河南  
巡撫田文鏡疏言豫省河工向設堡夫九百餘名修防嗣  
因連年水漲撥江南河兵千名協力防護是河兵原以濟  
保夫之不足河臣齊蘇勒請過秋沈裁堡夫竊思每年俱  
有水發時大堤新築更須巡防新設河兵雖請鑲墊釘椿  
掘埽下埔而搜索復窩鼠穴及防守風雨瞭望水勢不若

堡夫熟悉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至堡夫學習椿埽須  
責河員董率堡夫請練即可拔河兵河兵雖有千把統轄  
應令管河道員稽查並責各河工同知教習庶可便于約  
東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黃國材于先年十一月疏報台  
灣鳳山縣南路山前生番歷歷等五社北路山後生番八  
里岡等六十五社請羅縣北路山前生番本祿等四社男  
婦五千七百九十九名口歸化嗣是又報台灣彰化縣內  
山巴萊遠蘇着獅子頭等社生番男婦八百五十一名口  
歸化

東華錄

卷下六

六

上諭曰生番野性難馴全在地方文武官弁安敢得法對  
疆大吏當嚴飭屬員施恩布教令其心悅誠服永無變更  
方不愧柔遠之道是時廣西巡撫李紱上墾荒六款請將  
廣西積穀酌借貧民為牛種農器資  
上諭曰李紱條陳墾荒請動支積穀為開墾之費不過為  
開銷廣西昔年捐納穀石之計此項原係陳元龍王沛慎  
經手其間有名無實首尾不清之處甚多可着陳元龍王  
沛慎前往廣西將此項徹底清楚倘有不清着李紱查明  
據實奏尋李紱奏通政使王沛慎到粵咨稱康熙五十

三年前任廣西巡撫今陞禮部尚書陳元龍奏明廣西捐納穀石至五十五年停止沛愷于五十七年七月到廣西布政使任距停捐將及三年其收捐穀石係陳元龍與前任布政使黃國材任內之事當日總管官係桂林知府吳元臣柳州知府趙世勳南寧知府沈元佐梧州知府李世孝桂州府同知黃之孝通判慕國典六人每穀一石折收銀一兩一二錢不等解交藩司通計捐穀百七十萬八千餘石應收銀百三十萬餘兩其發價買穀約計銀四十餘萬國材交四府知府給屬採買餘銀幾及百萬並無著落

東華錄 卷三十六

請將從前經手之督撫司道等官實說得

旨閱李紱奏疏當日收捐穀價數倍于正項着黃國材將收捐始末情弊奏聞如敢欺隱必從重治罪國材跪謝

一事撫臣陳元龍與督臣趙宏燦委桂林知府吳元臣等在省城收捐委梧州柳州南寧三府知府在府收捐因捐納人買穀需時議定每穀一石折銀二兩一錢每石各府自存六錢以爲買穀蓋倉等項使用內有羨餘係管捐府廳各官分得其飲銀五錢內部分費一錢督撫及布政使各一錢按察使及本道各四分院司衙門書辦紙筆造冊人

工飯食等費各一分至部費一錢內臣動用三分奏修桂林平樂梧州三府灘河及絳路營房等項業經奏明其餘七分交撫臣作部科之費通計督撫司道其得羨餘銀四十四萬七千七百三十五兩其四府所得羨餘臣未經于不知其詳尋國材解福建巡撫任抵廣西與各員對質督撫藩司每石作銀一兩一錢屬實國材扣留部科費內銀兩並藩司書辦紙筆人工飯食銀兩廉介賄補餘人各按數追賠分限五年完納并降革有差 國子監祭酒張廷瑛既請勅將軍提鎮轉飭所屬將弁每朝望齊集兵丁宜

東華錄 卷三十六

講聖諭廣訓下部議行 三月湖北巡撫納齊咨報荆州府巴東縣北紙倍溪地方忽湧泉居民煎煮每日得銀約二百餘斤請照准施行引從之

上以富軍安在軍營久謹慎小心賜勅獎諭並賜給銀二萬兩 左都御史謝賜履錄事降謝 蠲免蘇州府正額銀三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十五萬兩 四月吏部議原任翰林院檢討董祀乞終養應准所請俟親終來京候補得 旨爲人子者無不欲其父母常存今于疏內聲明親終服滿補用人子聞之何以爲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

降旨亦不忍閱覽著刪去具奏

上諭近來年羹堯妄舉胡期恒為巡撫妄奏全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番民以致降番復叛詞意支飾含糊具奏又將青海蒙古飢饉隱匿不報此等事件不可枚舉年羹堯從前不至于此或因白恃已功故為怠玩或係誅戮過多致此昏憤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撫督之任念其尚能操練兵丁著調補杭州將軍其撫督印務著岳鍾琪速赴西安署理 署山西巡撫伊都立奏奏年羹堯擅給藍商印票增引十萬道又將應行收貯正課擅自動

東華錄

卷三十六

五

用又差知縣嚴士俊干山西拿獲私茶將茶交價銀五萬兩又擅罰茶犯王欽菴等銀九萬兩假捏商民私佔藍商招搖生事得 旨遣侍郎史貽直高其佩前往審理諭朕從前將侍衛揀發年羹堯處特欲効力軍前並非供伊隨从也乃伊不用於公務俱留左右使令攤對墜銜前引後隨是誠何心總督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伊去年來京陛見途中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接青海無罪犯蒙古王等亦令下跪阿寶係札薩克郡王本朝額駙亦竟令其下跪如此僭越無知着年羹堯明白回奏 岳鍾琪

奏查親王察罕丹津松拉查下寺諸台吉部落居黃河之東均切近河洲去松潘不甚遠請令仍在河洲松潘貿易河洲定干上門關附近之雙城堡松潘定干黃勝關之西河口再查郡王額爾得尼厄尔克托克托奈郡王色卜騰札尔等諸台吉部落住收黃河西邊相近西寧請將貿易之地移在西寧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貿易全借牲畜每在六月以後請每年不定期限聽不時貿易從之 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向與年羹堯通問稀疎近復與之斷絕上諭據奏殊屬狡辯西安總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見直

東華錄

卷三十六

五

隸總督李維鈞之使者果自臨彰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奮然易轍猶可謂之勇于自新似此巧言粉飾一旦發覺罪無可逭尔其思之 五月漢軍都統范時捷奏年羹堯欺罔貪婪五款一侵蝕運米脚價銀四十餘萬兩一勒取捐納駝米私費銀三十餘萬兩一違旨勒派屬員公捐俸工一與將軍督撫文書擅用令諭直書官名一保舉題補各官悉多營私受賄應將年羹堯並通同欺罔之桑成鼎金啟勳胡期恒及伊家人魏之耀嚴太等一並劾部提拿治罪

旨着年羹堯明白回奏 尋下吏部議處議上僅請罷任  
不請革公爵別以妄劾全南瑛事議嚴處奉

上諭此議甚屬悖謬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卽行正法  
亦不足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卽當就此事定  
議乃前議既以徇庇今議復不過常此必尙書隆科多有  
意擾亂其下都察院議罪尋議隆科多削太保銜解部務  
命吏部另議羹堯罪

論九卿曰朕御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奇以心膂毫無  
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効孰知朕視如一德伊爾

東華錄 卷二十六

二心朕予以寵榮伊倖爲逆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於  
欺罔忍于悖負彼既視爾與爲非豈朕能姑息養奸耶  
至其門下趨附奔走之人或由希其荐拔畏其加害所致  
急宜改散黨與革面洗心若仍舊情性惟恐隱匿巧詐一  
經發覺定治以黨逆之罪向日明珠索額圖結黨行私  
聖祖仁皇帝洞見其情因解其要職置之閒散何嘗更加  
信用隆多科年羹堯若不知恐懼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  
之故習則萬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轍不可履陷各宜  
警慎無得自干誅滅 又

論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朕所降諭旨並殊批  
諭旨甚多有交部者有未交部其前後所奏事件每有互  
相舛謬之處卽行文年羹堯著將諾木渾等帶往杭州  
一切所奏事件奉朕所諭旨並殊批諭旨俱察明具奏  
論大學士等曰提督高其位前署總督印務時年羹堯奏  
其年老衰憊兩耳重聽食位隱飾貽誤地方不應畀以重  
任是以

東華錄 卷二十六

聖祖仁皇帝降旨罷其署理及朕卽位猶記年羹堯  
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爲人老成忠厚善氣如人  
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京遂令伊爾  
高其位觀汝筋力尙可爲朕効力數年不得回解且下  
自鑿議使一缺旂下都統一缺着量其力之所能自行陳  
奏彼時高其位奏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練總總儀仗又無  
効力之處朕遂降旨令回松江此乃出自朕意加恩老  
臣並非年羹堯贊助之力在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恭効  
反市德于高其位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爲出年羹堯贊助  
之力也去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寶朕賞以四  
兩龍補服等物又值年羹堯在京必又向高其位居功焉

其感激聞年羹堯將一無賴小人荐與高其位高其位則授以把總未幾又特拔為千總此事即向時督撫提鎮中皆所不免年羹堯尤視為常事但高其位向被年羹堯察劾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年羹堯毫無干涉而年羹堯竊君恩為己功高其位奉私囑如公令即此見年羹堯之巧詐營私隨處要結而內外臣工之為所愚者不少矣 侍講學士張照疏請頒發各州縣學

聖諭廣訓俾童蒙誦讀府縣考覆試時背錄一條方准錄取得  
東華錄 卷二十七  
旨允行

東華錄卷之二十六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七

雍正三年正月

淵源蔣良駟千之少

上諭禮部前僧人宏素處稱有朕昔年賞賜金剛經一部上有朕製序文昨日齋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朕名書寫錯誤甚不可解朕在藩邸時因與柏林寺相近聞與僧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為可信用也況今臨御天下豈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近日宜化剴州等處竟有僧人稱朕旨招搖生事者已經發覺懲治此等于朕聲名大有

東華錄 卷二十七

關係尔部不可不嚴禁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已滿倘有未繳者尔部嚴行各省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有隱瞞定行治罪 六月革年羹堯子年富年興職及陸科多子玉柱職 吏部等衙門遵 旨公閱年羹堯奏摺疏報年羹堯受皇上莫大之恩乃狂妄悖逆罪大弥天為天地所必誅臣民所共憤請鎖拿來京嚴審正法 旨俟年羹堯回奏到請旨

上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撫叅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冤屈曾降諭旨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核題明引見



當經補用數員朕為天下主一夫不獲尚屢朕懷豈可令郡縣司牧在受冤抑乎朕屢降諭旨令督撫秉公體恤屬員今年羹堯奏金南瑛等皆屬誣枉滿保奏汀州知府何國棟有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為人法海奏湖州知府曹掄彬情罪未協恐此外尚有冤抑之員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在冤抑被奏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確查原由核實具奏其並無冤抑實有罪愆混行具呈者重治其罪

命御門總政日派翰林編檢四員侍班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七月進平羹堯 恩賞國體補服黃帶雙眼翎著等物及 硃批摺奏並令撤入革將軍職授開散章京在杭州効力 內閣詹事九卿科道等合詞奏奏年羹堯受

聖刑仁皇帝恭奉深恩又蒙

皇上殊恩異數不思公忠為國貪婪成性驕橫居心顛倒

官常草菅民命按其罪狀罄竹難書幸

聖恩不即加誅令其回奏仍復怙惡不悛更肆欺罔請

罷斥立正典刑得

旨年羹堯為川陝總督貪婪放縱網利營私即宜治罪

其青海之功尚欲委曲保全罷其總督授為杭州將軍令其効力以贖前愆乃今思事敗露不料欺罔悖逆之罪至于此極使更加寬宥將來何以示懲此奏乃在廷公論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僉謀畫一可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 山西撫伊都立奏奏貝子允禧護衛烏雅圖等在平定州毆打生員請按律治罪得旨此事前諾岷未奏經朕降旨詢問始行題奏內有李大成乃允禧家下為首緊要太監諾岷竟為脫卸大員朕聞伊都立止提諾岷所審具奏疏勿殊甚著將李大成提督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實情具奏至于允禧自來結納党援不守本分且品行庸劣居心妄自尊大又伊摺帶數萬金前往西寧買辦人心地方俱稱九王爺伊不過一貝子耳安得僭稱王允禧者革去貝子並行文陝西督撫嗣後知仍有擅稱允禧為九王爺者從重治罪 直隸總督李維均奏年羹堯不忠不法請立正典刑時羹堯疏辨維鈞所劾皆不實部議維鈞素與羹堯交結往來雖陽為劾實陰圖開脫詐偽顯然尋查抄年羹堯保定所置家資維鈞匿不詳奏 上諭曰朕本欲開一面之網保全不之生命無如不自戢

述亦未如之何矣又

論曰李維鈞居心陰險陽順陰違如保定城內現有年羹  
堯私置家產藏留財物伊並不來奏迨朕降旨令查其摺  
尚故作猶豫之狀希圖延誤俾得隱匿着馬賽蔡珽同往  
保定詳察奸欺黨惡實情即將李維鈞拿問 戶部左侍  
郎蔣廷錫疏言漕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  
日濬泉源山東漕河資汝沈源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  
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千其派有五分水  
入井魯橋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也口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四

舊設管身分司今雖裁汰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  
疏濬盜過者禁又濟充二府為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為濬  
導則散漚砂礫間者隨地湧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  
優資銀米歲終冊報即為州縣課最一日開湖地山東諸  
泉所滙為湖十五各建長礎設斗門為減水關以時啟閉  
漕溢則減漕以入湖湖涸則啟湖以濟漕故諸湖名曰水  
拒其後居民壅水占種斗門開填遂漸坍塌低窪多生藜  
草積沙處高與漕河隄等蓄洩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就  
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拒之法即挑出之土築堤以東水

拒每湖開支湖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後建閘以時

減放庶幾疏洩得宜一日嚴築堤開填日期按漕政考山  
東運河每歲十月初築堤過流分洩請湖候來春二月冰  
泮開填受水法至善也但法久玩生築堤每在十一月中  
未免過遲正月初旬開填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十月  
望前庶河冰未合便于施工開必二月朔後庶河水充盈  
漕運商船皆利一日修築坎河濶填山東運河惟賴汝水  
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宜德時築戴材填于汝水南以遏  
汝水入沈建坎河石堤于汝水北以節汝水歸海為濶時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五

總河侍郎萬恭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留  
之人以嗣雖歲有修築但恐時久頽廢萬一汝水北注掖  
湖泉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小請敷總  
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滾水石堤以為蓄  
洩  
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携儀器與圖同總河齊蘇勒巡  
撫陳世倌勘履應如廷錫奏 旨下九卿議行 七月大  
學士白潢以病乞解任允之先是江西南昌吉安撫州饒  
州四府有落地稅銀千三百餘兩各以大使征收白潢任

一第27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頁 五二八

巡撫時以官役費浮于稅不免苛征將四處稅銀停征巡撫司道公捐銀代完造商民名冊報部稅大使無職掌仍舊設立後任相沿未奏至是江西巡撫汪澂奏其事並請裁汰大使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項稅銀不應征收則白潢當奏請于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係應征則當令商民完納何得公捐完課曲示私恩似此沾名邀譽豈人臣事君之道至汪澂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冀朕批示尔等同九卿詢問回奏尋奏白潢沽取虛名擅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六

變舊例應嚴議處汪澂妄奏察議部議滇革職降調課稅照舊征收稅大使不得于額外勒索從之 山東巡撫陳世倌奏山東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內從之 八月革直隸總督李維鈞職命暗修天津倉廩俟工竣之日刑部按律治罪 雲南撫楊名時疏言滇省自井河邊出沙瀆餘鹽每年可收百萬斤向係分地行銷今所收日增仍須分行查問化一府生聚日繁兼有鎮兵駐劄額鹽不敷且去白井遠幾千里應將易門縣原銷阿陋井鹽撥歸開化府添銷易門縣就近改食白井多出之鹽仍照原價每百

斤一兩六錢一轉移間國課民食均有裨益又雲南專設提舉司三員除事簡之缺不議外其黑白二井甚關緊要缺出應揀選保題至亦沙阿陋二井離省遙遠井口較多大使亦應揀調再各井俱有龍神廟昔年吳逆在滇瀕水變淡彼雖加封杳然罔念今則龍神効靈涵脉洋溢而神號向仍吳逆舊封大非體統請將新舊各井龍神俱加勅封字樣以肅觀瞻并下部議行 九月靖逆將軍富寧安奏策妄阿拉布坦遣使入朝甚屬恭順巴尔庫爾等處兵丁應行撤回請將吐魯番等處所有護軍西安前鋒于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七

八月初二日自巴尔庫爾起程其各路緣旅兵俱交提督路振聲領回從之 授朱軾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上命偕怡親王往直隸查勘水利營田事務 領侍衛內大臣傅尔丹奏所有喀喇沁土默特及歸化城之土默特兵丁俱各令帶回原處臣由鄂爾圖齊果尔起程帶領京城官兵赴京報聞 十月提拿年羹堯來京 雲督高其倬以雲南鶴慶府鄧州嵩明騰越三州太和浪窩二縣土軍丁賦係明嘉靖萬歷間因夷人作亂暫撥民人協防隨立太和所鳳梧所名目每丁徵銀一兩伊等既納民賦于

木箱又輸軍賦于防所相仍未革疏請除允之 山東  
 巡撫陳世倌遵 旨會議沿海防衛五事一併處砲台虛  
 設應撤衛處應另建堅實一竊盜莫有保甲應飭文武官  
 協力嚴查一窩家應搜變其產賄賂并着落隣保查察舉  
 首得實獎之徇隱加責一文武官皆有戢盜之責胥役造  
 賊至汎汎兵不即協拿以政疎脫應按盜賊名數議處一  
 分遣標員遊巡倘不竭力捕賊分別叅處部議如所請行  
 十一月宗人府遵 旨議奏允禩心懷奸惡市恩惑眾  
 應革親王佐領上從寬免 十二月定內閣侍讀學士翰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八

林院講讀學士為從四品翰林院侍讀侍講為從五品從  
 內閣學士班第請也 直省督撫提鎮等陸續疏叅年羹  
 堯欺罔貪殘大逆不道即請明正典刑下部知之 宗人  
 府叅奏多羅郡王允禩前任大將軍任內任意妄為苦累  
 兵丁侵擾地方糜費帑項得  
 旨允禩降固山貝子 議政王大臣刑部等題奏年羹堯  
 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邵智等謀為不軌一將殊批  
 諭旨輒敢做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訛  
 誣及所作功臣不可為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

子甲二十八箭簇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偽造  
 圖識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邵陽益最致死良  
 民八百有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  
 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  
 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威寧令朱炯賄奸  
 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  
 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  
 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  
 字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九

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  
 員穿補服淨銜一駭看武官擅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坐當  
 會府龍牌正坐一用鴉黃小力荷包穿四衩衣服一擅用  
 黃包袱官員餽送日恭敬一與屬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  
 恩一縱伊子穿四圍龍補服一受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  
 捷跪道迎送一命蒙古扎薩克郡王額副阿寶下跪一行  
 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查橋市肆俱令閉戶  
 一館舍增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吹樂人蟒服  
 一私造大將軍砲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于

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陝  
西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于私室啟發一  
不許同城巡撫放砲一勒取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  
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蹠一大將軍卽不肯交出一妾  
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  
衣與司道提鎮等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  
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党沈竹戴鐸等懷  
欺惑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劾奏疏  
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乾朝惕其專擅之罪六建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十  
築邵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  
守備奉 旨飭駁仍不令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  
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自銷案一守備  
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屬直督李維鈞勒清苑  
令陸篆接受前任王大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  
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  
撫諾岷欲令遲悞致罪一尙書綽奇至軍營尙辦糧餉清  
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悞軍需一捏參夔  
州府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人命一欲令李維鈞爲

巡撫計陷原任巡撫趙之坦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  
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盜梟案中故勘良民馬猪頭至死  
一銷禁筆帖式戴蘇一劫金南瑛等七人急欲出缺與私  
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齊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  
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  
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坦罷職發往軍營棄屍  
勒饒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寶榮銀兩一  
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植茶一私  
佔成寧等盜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胥寺少卿郭繼孔古玩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十  
一索屬員傳澤澤賄不據實劾屬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  
川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魏廷芳賄  
券隨往陝西一掠各番衣物爲己有一私征新舊各番租  
銀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  
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尙文赴湖  
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餘兩其侵  
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西寧等處軍需入己一冒銷軍  
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並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  
布隆吉小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葵開稅銀又加派根

規入已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已一使用河東鹽政盈餘人已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至西寧冒銷運費入已一寧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已一使用城工餘銀入已一抄沒塔兒寺砌砂蒿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已一侵用紀運韶等捐解銀入已一斫卓子山木植入已共計贓銀二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僻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為奴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主

上念青海功令自裁子年富立斬其十五以上之子孫發極邊烟瘴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陸續發遣不赦不許為官有匿其子孫者以黨叛論其父大辟一等公年遐齡兄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年希堯俱加恩革職免罪抄沒家貲現銀五十萬兩族中現任候補文武官俱革職鄒魯立斬親兄子姪發黑龍江披甲人為奴 於是就獄中傳

上諭年羹堯曰歷觀書史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

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為國盡去猜疑一心任用爾乃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地忍為之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備兵又命于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机又如爾命阿喇納之兵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阿喇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為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富寧安乎又如調岷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濟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主

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為兒戲借快私忿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千不應造臣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邊机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人于廷讞即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為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子孫伯叔等死罪尔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 又

論曰年羹堯剛復殘逆之性朕所素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向來視爲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職免罪 刑部尙書勵廷儀疏言監禁宜分內外內監以居重要人犯外監以居偷竊輕犯並詞訟案內聽審之人其女監另牆隔別庶防範嚴肅亦不致有串供教唆等弊部議從之 刑部等奏妄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斬決

旨汪景祺作詩譏訕

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定擬立斬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古

具奏姑從其請著立斬梟示妻孥分別發遣 授楊名時

雲貴總督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

上以名時洩漏密摺停其摺奏事仍着具本至是疏言

邊方事宜有須繕摺恭請裁示者 恩行前愆仍具摺

奏

上以名時既知過失懇切奏請應仍准其摺奏 怡親王

朱軾合疏言直隸之水會天津達海北來爲自河南來爲

衛河定河貫乎其間惟白河安瀾無患衛河源出河南輝

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合東下德棣滄景滄州南有碣河

青縣南有與濟河乃減衛水故道今河形確石尙存請照

舊疏通築減水堤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樞家口亦宜

築堤減水至白塘口入海處舊有石碓二座磚河與濟河

之委宜開直河一道歸併白塘出口澇則開放不惟殺運

河之漲而河東積潦亦得稍洩再東西二定跨雄縣填州

等十餘州縣畿南六十餘河水會于西淀經填州之范家

口會河同合于牙永定二河水爲東淀蓋羣水所潴也近

諸淀淤塞旁溢爲患故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尙能

存水者均宜疏濬並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古

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以達于河于淀疏淀內河身爲衆

流之網周淀舊有堤岸應加高厚無堤者量築其趙北苑

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堤七里現有石橋入應

加高濶並于易陽橋南添木橋一塘身高五六尺范家口

北新開中停河近復淤宜疏深濬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

爲十望河舊道宜開張清口入中停河會蘇橋三岔河以

達東淀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子牙爲濬漳下水河濁

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經廣平正定向滹沱

滄陽大陸之水會焉考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滹河夾河

月河皆分子牙之流趨淀今宜尋故道決分以緩其勢永定河俗名渾河水濁泥淤遷徙無定宜去淤以復故道二河口俱在東淀之西故淀常淤塞前奉 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誠經久之計今自柳又口引渾河稍北繞王慶坨東北入淀約束子牙之西流合為一河使永定子牙二河分道而東于淀內築河堤河定自淀庶洩流不為患至高陽河宜疏故道新安之三台村宜開新河及各處堤岸均宜以時興工再京東之深剗天津京南之文堪任邱新安等處宜各設管田專管官經理並請揀發人員委用得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七

旨嘉獎下部議速行

雍正四年正月

上諭廉親王允禩狂悖已極允禩蘇努吳爾古結黨構逆靡惡不為四人着革去黃帶子並除去宗人府名字尋革允禩妻福金休回娘家 刑部等議奏隆科多挾勢婪賍罪擬斬決 旨革吏部尚書令其料理阿爾泰等路邊防事務 二月令將允禩圍禁高牆 怡親王朱軾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為四局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之淀河為一局請令天津道就近總理永定河

為一局請改永定河分司為河道駐固安縣總理其沿河州縣各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分防北運河為一局請裁去舊分司令通永道兼管苑家口以西各淀地及畿南諸河為一局請改大名道為清河道移駐保定府管理其河道各員必久任熟練應聽直隸總督選題引見簡用其同知以下各員俱于河員內選補下部議均如所議速行 大學士朱軾丁母憂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七

上諭曰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壺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示眷懷着江西巡撫動支司庫銀二千兩賞給俟朱軾抵家讀文致祭一次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着馳駟回籍又

諭曰朱軾事母至孝今伊母病故哀癯必切但伊母年已八十餘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正當節哀抑勵護惜此身為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着再賞銀二千兩為伊奔喪同籍費用守孝百日後即來京辦事軾奏謝乞終制上允解任仍以理畿輔水利事命于八月來京 授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車零莊布多羅貝勒色卜騰莊布貝子



牙海等爲扎薩克將所屬厄魯特編爲四佐領 甘肅巡撫石文焯疏言茶法原以裕課而裕課必先便商臣查商人赴楚買茶之船票必開載該商等引見茶數以爲沿途昭驗俾無留難再查舊例每引一道運茶百觔以五十觔交官貯庫易馬五十觔給商變賣價本外有附茶二三十觔以爲運費今商人運茶至庫開應官盤驗每引只許過茶百觔附茶不准人陝應請照會每茶千觔准帶附茶四十觔又陝西向設洮州河州西寧等五司賣茶每年衆商關定司分以杜避難就易之弊其地僻茶多不能盡售者

東華錄

卷二十七

太

惡痛絕其爲切齒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依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并使天下讀書人知所做屬其所爲詩文一併彙齊繕寫進呈俟覽過給付錢名世

上以李維鈞任總督時將議准改隸河南之濟滑內黃三縣糟糧擅請仍在直隸元縣之小灘鎮受兌挾私阻撓又侵欠直隸庫帑數十萬未完命浙江巡撫李衛查抄維鈞家資衛旋劾奏維鈞及蔭生李蔓狡獪多端私將家財奇贖現查出三十餘萬請革李蔓蔭生研審究追再蔓生母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九

請准呈改別司發賣接濟竊謂庶茶法得以疏通部議如所請 三月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績德備極諛諛應革職治罪得 旨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而錢名世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旣以文詞諂諛奸惡爲名教所不容朕卽以文詞爲國法示人臣之炯戒着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匾額張掛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

天津遵 旨工竣一並議罪 改允禔名爲阿其那 命  
丁壽等率兵駐劄唐奴山前之特斯等處防禦策妄阿拉  
布坦 四月

上諭朕開試官之內倘有學問不及而所取之人未滿八  
意者是以朕去年將在京科目出身官員應開列主考者  
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備用今鄉試屆期將記名  
人員分別掣簽命往使典試事

上諭宗人府允禵着交與都統宗楚侍衛胡克禮馳駟從  
西安一路來京沿途派兵看守伊妻子家口着總督岳鍾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三

琪圖理珍石文焯等派兵嚴行看守 侍郎楊汝毅疏言  
直隸去年被水州縣存倉民穀盡數發賑畿輔積貯宜預  
請運東開米十萬石至天津截留南漕米十萬石存河間  
保定適中地分貯部議從之 閩督高其倬疏言福興漳  
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台灣以來生齒日繁山林斤  
齒之地悉成村落無田可耕流爲盜賊勢所不免臣再四  
思維惟廣開其謀生之路如開洋一途前經嚴禁但察富  
者爲船主商人貧者爲頭舵水手一船幾及百人其本身  
既不食本地米糧又得沽餘利歸養家屬若慮盜米出洋

則外洋皆產米地慮透消息則今廣東船許出外國豈福  
建獨虞洩漏慮私販船科則中國加小不足資彼之用似  
開洋于地方有益請弛其禁下怡親王會同大學士九卿  
議行 雲南布政使常德壽疏言甯南距京八千餘里教  
職缺出咨部銓補必須半年外文憑到省又須轉行地方  
官具文送撫臣考驗倘有荒疎老邁者勢必繳憑另選經  
年懸缺仰懇

皇上勅諭吏部將滇省應選教職人員俟次截取二十員  
發滇令撫臣預先考定等第註冊送部缺出即將考定之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三

員依次委署咨請實授前項將屆補完續請截發如此則  
缺不久懸得 旨此奏甚是下部議行 川陝總督岳鍾  
琪疏請選西安八旗兵千駐潼關撫民同知改理事同知  
又請延安所屬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爲率歲減舊  
額銀萬二千八百有奇 廣東巡撫楊文乾疏言廣東省  
城盜賊甚多非編保甲不能清理旂兵與民人連居臣擬  
會同將軍不論滿漢兵民逐一編查省會之奸匪既清各  
府州縣亦可漸次舉行盜風庶幾少息  
上諭曰此見甚好阻盜之法此爲保本窮源之上策也其

是力行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七終

東華錄

卷二十七

三

東華錄卷之二十八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雍正四年五月改允禔名為塞思黑 十七日文武大臣等奉

上諭歷年以來朕之數弟昏昧無知不安本分其好偽逆亂之行尔衆大臣从前雖略曉一二何能盡知尔等且不能盡知外間小人又何由知之乎伊等為人存心行事朕因三四十年共在一處知之甚悉伊等僭妄之心悖逆之行及其党羽於國家大有關係阿其那等歷年傷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一

皇考之心不孝不忠結為党援擾亂國政其罪倍甚於二阿哥从前阿其那等四人共為党羽包藏禍心將不守本分詭隨之人百計千方引誘交結又將生事兇亂喇嘛僧道匠卜棍徒優人之屬種種貪利小人留心收攬重利賄賈各致死命以為伊等出力在各處稱揚伊等美名串通內外奸偽之人希圖大位有不入其党者即妄加以危言恐嚇之故不為其所籠絡不為其所欺蒙者甚少國家被其擾亂人心受其蠱惑外則與阿靈阿鄂倫岱蘇努七十黑壽等亂臣結党往來內則與

皇考御前侍衛拜唐阿大監等領營交結探聽一切喜怒哀  
消息若非我

皇考神明聖智心如金石未有不為伊等詭秘之計所動  
搖者伊等奸偽之計皆為我

皇考之所洞悉故雖窮困懷羞而兇心益逞反將

皇考年高之人種種激怒無所不至

聖躬憔悴成疾皆阿其那不忠不孝奸偽結党種種可誅  
之所致也知臣子者莫如君父我

皇考因阿其那不孝不忠惡貫滿盈深用震怒曾謂阿其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二

那為亂臣賊子乃吳三桂之再世實梁山之逆党父子之

恩絕矣此等之旨難以盡錄

皇考之旨甚明伊等皆得罪於

宗廟社稷

皇考之人國法所當誅也朕即位以來將伊等罪過暫行  
寬免凡事教訓冀伊等解散党羽去其僭妄之心改其悖  
亂之行將阿其那封為親王簡用重任總理事務阿其那  
仍不改其覬覦悖逆之心奸偽之行凡朕所交之事俱有  
意欲敗壞之事事以美譽自居欲將惡名歸之於朕其悖

逆之心無少改悔處朕深覺知之伊但兇心稍萌朕即顯

然曉示於眾故伊計窮力竭知其悖逆之心奸偽之行斷

不能施因但欲朕加之誅戮意謂倘有玷朕名譽之萬一

以鴻其忿種種擾亂全無人臣之体竟至在眾大臣之前

發誓公然詛咒連及朕躬舉動狂悖一至於此當封阿其

那親王之時伊妻家之親為伊賀喜阿其那即云何喜之

有我頭不知落于何日等語朕不知其何心何故而出此

言再阿其那在拘禁之處向看守太監云我向來在家每

餐止飯一碗今飯加二碗我斷斷不願全屍以及必使見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三

殺而後已等語豈有身為臣子而如此暴虐悖逆之理耶

再阿其那於

皇考在日不能承歡奉侍以叨

君父之祿儲不能保其具勒之爵祿不能不犯鎖拿之罪

伊之乳公乳母之首領不能保妻子不能保家財不能保

則阿其那之才具福分顯然可知矣夫阿其那以此才具

福分兼以不孝不忠挾其奸偽之心恣其所行之事倘至

此大位豈能上安

宗廟社稷報答

祖父之恩澤被生民之衆故果係誠心爲大清國之人未必願阿其那之登大寶也至塞思黑乃係癡肥龐臃矯揉造作粗率狂謬下賤無耻之人

皇考從前不比之於人數弟兄輩亦將伊戲謔輕賤卽何其那亦知其庸昧無能特引誘愚弄使出努力塞思黑因阿其那事敗未稱伊等之心數年間挺身覬覦大位者亦阿其那將伊德惠之所至也朕卽位以來以伊等斷不可置之

東華錄

卷二十八

四

逆之心反種種妄亂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厭欲激怒朕心務必誅之而後已至於帶給允職書札內有機會已失悔之無及等語數千里寄此悖逆書信毫無畏懼如此不法是誠何心仰蒙

聖祖皇考隆恩蒙養臣于三四十十年之厚澤豈有因未遂僭妄之私卽怨望

君父與國爲仇如此悖逆肆行有是理乎且伊蠢然無知行事悖謬不量己才不知羞恥以不足比數之人賄買棍徒而小人或

口紛紛此亦世所罕聞也而伊亦公然自受恣口亂言自古以來亦未有不自度量醜顏無耻悖謬可殺如塞思黑者也至允禩生性糊塗急暴不知天地之高厚亦不知自處爲何如之人

皇考知伊在家必然生事特遣遣出征在外允禩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誘頓萌大志自古有大志之人豈有不願身名美好之理而允禩於出征處妄費國帑肆行貪婪騷擾地方又鑽營塞思黑令在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五

皇考前巧爲設法取青海台吉之女逐日醉飲種種淫亂貪污之行衆皆知之允禩身爲大將而所行之事有國法在在

皇考洞鑒在有公論在自當勉力粉飾要譽亦欲強忍遂伊願望之心而乃醜行不法可笑至於如此似此伎倆人品若至大位恣任其意何所不爲豈能爲國家萬姓造福也不過令伊同黨數人僥倖而已未必爲國家之福也朕卽位後卽降旨將允禩喚回而允禩於未到京之前卽露種種狂悖於到京之日向朕輕舉妄行狀類棍徒其罪不可枚舉朕皆寬宥施恩又於

皇妣寢宮前封伊為王全不思報朕恩豈不改伊等朋党之初心逆志益恣向朕種種欺妄暴虐之心倍加近者蔡恆聖投伊院內字帖內開二七變為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為太后數語允頤不行奏聞將要緊字樣裁去塗抹但交與總兵范時釋令不論如何完結且云並非大事看其如此無法無天悖亂之行即史書亦屬希有至於允祇乃一介下賤原屬無耻之人但知索取民財爭奪買賣交結內侍種種刻薄無耻劣行之處難以屈指舉國共知阿其那將此等人亦行設法牢籠令其出力以為羽翼阿

東華錄

卷二十八

六

其那等心懷奸惡擾亂國政煽惑人心邀買美名結交匪類徧處稱揚伊善不過欺人而已其能欺上天

皇考乎阿其那等承歡

皇考者何處効力者何處有裨國家者何處利濟軍民者何處施恩臣工者何處有益兄弟者何處且當

皇考聖明在御之時阿其那為皇子何得結交外人不會與政事有何善足稱遂至人目之為佛者何故耶此皆伊等所結朋党作亂之徒招搖惑眾小人愚昧入其批變不審始末虛實之所致甚顯然也伊等如果有善可據朕此

敬言又安能淹沒伊無窮之善行乎但眾多愚昧伊等存心行事已久眾人被其欺惑者深朕若不如此則自降旨分晰伊等奸偽之術凶惡之性不孝不忠之行眾皆難以知曉今眾人但將伊等果如何好及如何似佛之處自心稍為揣度則若輩之醒眾自曉然也且當

皇考之時朕若欲似伊等之邀名豈不能致譽耶若欲効伊等之所行豈力不能為之人耶祇因上天昭鑒可畏

皇考恩德甚重朕心不忍忘負是以但寧靜守分敬慎孝順於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七

皇考之前朕自幼時諸兄弟俱恭敬朕躬朕於兄弟中亦並無私嫌而朕亦從無希冀大位之念此

皇孝所深鑒眾人所共知也昔朕之兄弟中往往有得罪

皇考者朕深為之解釋調停以寬解

皇考之怒凡此不可枚舉現今諸王與

皇考親近侍衛俱悉知之朕非邀名而亦非為伊等乃實為君父年高仰林聖躬之故是以堅持心志而行之耳莅位以來為國家利

害所聞但欲伊等改其凶悖之性以及於善耳設使朕先便自帝莫此位之念今已登此位矣又於伊等何仇乎朕从前若有被兄弟凌辱或致朕於惡地或於朕有虧傷處如此等私怨或有一事或有一人亦必不能掩衆人之耳目

皇考在時朕賴

皇考之恩平安尊榮已四十五年此等不肖弟輩與朕豈但不敢言有仇隙卽一言之不合亦未有也朕臨御以來日夜念

東華錄

卷二十八

八

皇考之恩付託之重於政事竭力勤求已經四載爾衆大臣朝夕在廷觀而奏事豈有不知之理自古帝王未有如我

聖祖皇考之勤政者卽

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但朕甫登大位因素性於事不好十預臣工皆所未識政務皆所未經念

皇考何託之重大恐其隕越遺漏故爾精勤求治自晨至暮無有間斷伊等不得窺朕之瑕隙於元年二年間違言有謂朕每日早理事日中卽醉飲者又有謂朕日中醉醒

日及方理事者朕當時卽已聞知此言諸臣寧不聞乎朕从不能飲若彼時卽降諭旨似乎弭謗亦謂流言虛實歷久自明故未卽降諭旨經今四載朕从前不飲之處衆已共知伊等見朕勤理政事又

皇考以大業付託朕躬奸惡之徒遂欲以不美之名加之於朕以有過加之

皇考欲使天下擾亂不已故又造此等無稽之言傳播聲揚甚有關係令郭元進作書拋入塞楞額轎中書內因朕庚屬午遂指馬道出異言相訾爾大臣亦忍聞乎又云十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九

月作亂人佛被囚軍民怨新主又謂朕卽位以來遭旱潦飢荒之災等語又各處粘貼書內云災禍下降不信此者卽被瘟疫吐血而死等語觀此實乃阿其那等朋比之奸逆兇惡之小人作亂作惡之書辨皂隸旗棍等貪取貨財訛詐尋常慣於鑽營之徒見朕將部院衙門及各省私弊盡行除革政治肅清此輩宵小之人不能行其剗刺訛詐之事始移恨於朕不憚法度不畏死亡特造此等悖亂之語以搖動人心擾亂國家欲使朕心疑畏將此等惡棍朋黨之徒容忍寬假之意如朕之爲人豈憚此不經之謠言

乎朕以聖賢大公至正之道治天下焉有因此等朋党悖逆之言遂爾畏惡寬解之理乎謂阿其那為佛者豈以其不孝不忠如鬼如蜮之行乎不然伊又有何等忠孝仁慈之美行耶似此凶暴惡詐奸險之徒誠自古所未聞者况水旱疾疫世所有者此輩如此妄言倘更逢其事眾即以其言為驗而信之矣所關甚巨朕即位三年以來幸叨天貺眾所共知者此豈可以假飾之事乎倘非

皇天眷佑稍合此輩造作之言又不知如何造作訛謗矣如直省去歲偶值水災朕即發粟數百萬石拯救又令脩

東華錄 卷二十八

十

治隄塘大開水利因軫念元元之故動用數百萬帑金使直省數百萬生民竟若無災不致饑食直隸通省百姓之感戴亦難掩眾人之耳目天下軍民朕愛之俱如赤子自臨御以來所以推恩於軍民者甚備天下之人何故不戴朕恩反生怨恨也且不知怨朕何事也豈即以惩治阿其那等當誅之奸類故乎如果以惩治阿其那等之故天下軍民遂至胥怨則此輩實國家之賊更斷不可留於人世矣如朕即位三年有一事可致軍民之怨朕萬歲後不見我

皇考在天之靈朕如有致軍民可怨之處眾人即當明言之今者內有郭元進之輩外有蔡懷璽之徒任意造作各樣謠言將書字拋置聲張實國家之姦賊不可以不正法也我朝自

太祖

太宗肇造區宇至

皇考百有餘年滿州等世沐殊恩朕承

皇考之命嗣此宏基天惟一日國止一君八旂人等亦惟感戴大君一心事朕而已似此不忠不孝之輩擾亂國家

東華錄 卷二十八

十一

妄行不法亂臣賊子之居心行事入旂之人聆朕曉諭之旨當必駭然深燭其行事之悖亂當切齒而共恨之者嗣後爾等各部院衙門八旂之內有如此等妄造語言搖亂人心者汝等加意訪拿誅殛數人羣小自然戒懼不敢妄為矣倘知之聞之故作不知被他處拿獲審出時將隱匿之人照犯人一例治罪塞榜額陳奏甚是嘉如此始可謂國家大臣大凡微賤小人不知國家之大義恠奸隱匿以示私恩如塞思黑允禩等况關係己身之事值此等妄言之人尚故作不知縱之以示寬大者非國家之叛臣賊



于而何且置法紀於何地乎從前諸王大臣請將阿其那  
塞思黑允禔卽行正法斷不可留所奏甚爲得理此輩包  
藏異心撓亂國政乃獲罪于

宗廟社稷與我

皇考之人理應正法但伊等歷年結成党羽妄造謠言鼓  
惑人心久矣阿其那等種種奸詐惡逆之事中外及八旗  
軍民人等尙未得徧知此事乃關係

皇考及朕躬之事今故將此輩奸惡不忠不孝大罪備悉  
言之使中外之人昭然盡曉卽此輩正法亦屬當自後亦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七

不得議朕卽姑留之亦不過數名死人耳亦無所開碍也  
爾等謹記此旨錄出奏覽後傳與京城內外八旗軍民人  
等一體知之 六月王貝勒大臣等公奏阿其那 卽允禔  
罪狀四十款塞思黑 卽允禔 允禔罪狀十四款畧云阿其  
那等以邪黨爲足恃而要結之念弥堅以大位爲可干而  
構禍之心不已請速正典刑奉

上諭我

皇考聰明首出文武聖祖臨御六十餘年功德隆盛如征  
勦三藩平定朔漢軍國大事皆不動聲色而措置帖然凡

屬兒頑無不革面草心望風嚮化而獨是諸子中有阿其  
那塞思黑允禔者奸邪成性包藏禍心私結黨援兵希大  
位如鬼如蜮變幻千端節蒙

皇考曲加矜全寬宥之恩伊等並無感激悔過之意以致  
皇考震怒屢降嚴旨切責忿激之語凡爲子臣者不忍聽  
聞

聖躬因此數人每憂憤感傷時爲不豫朕侍奉左右安慰  
聖懷十數年來費盡苦心委曲調劑此諸兄弟內廷人等  
所共知者及朕卽位以阿其那寔爲匪黨倡首之人伊若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七

威恩改過自新則羣邪無所比躡黨羽自然解散是以格  
外優禮晉封王爵推心任用且知其素有虛名故特獎以  
誠孝二字鼓舞勸勉之益朕心實實望其改過遷善也乃  
伊辦理事務懷私嫉仇過犯甚多朕俱一一寬免未罰其  
一月之俸未治伊家下人之罪亦始終冀其改過遷善  
也迄今三年有餘而悖逆黨亂日益加甚時以蠱惑人心  
擾亂國政煩朕心激朕怒爲事兩公庭之上諸王大臣之  
前竟至指天誓日詛咒不道不臣之罪人人髮指朕思此  
等兇頑之人不知德之可感法之可畏故將伊革去王爵

拘禁宗人府將伊家下數人正法而阿其那反向人云拘禁之後我每飯加餐若全屍以歿我心斷斷不肯似此悖逆之言實意思所不到古今所罕有也總之伊自知從前所為之罪久在朕心所洞悉且為天地所必誅捫心自問萬無可赦之理遂以伊毒忍之性度朕亦不信朕實有寬宥之心所以故為種種桀傲狂肆之行以激朕之怒但欲朕將伊即置之于法使天下不明大義之人或生議論致朕之聲名或有損於萬一以快其不臣之心遂其怨望之意朕愛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丙

皇考付託之重統御寰區一民一物無不欲其得所以其享

皇考久道化成之福豈於兄弟手足而反有傷殘之念乎且朕育在藩邸光明正大諸兄弟才識實不及朕朕皆恭敬盡禮不但不敢侮慢並無一語之爭競亦無一事與之猜疑歷年內外皆知者不待朕今日粉飾過言也今登大位豈復有藏怒匿怨之事而欲修報復以洩何忍乎無奈朕兄弟之中有此等大奸大惡之徒而朕於家庭之中實有萬難萬若之處不可以德化不可以威服不可以誠感

不可以理論朕輾轉反覆無可如何含淚向天念我

皇考及

列祖在天之靈定垂昭鑒阿其那與允禩允禵塞思黑允禔等結為死黨而阿其那陰險詭譎實為罪魁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允禵狂悖糊塗受其籠絡聽其指揮遂至膠固而不可解總之此數人者希冀非分密設邪謀賄結內外朋黨煽惑眾心而行險僥倖之輩皆樂為之用私相推戴而忘君臣之大義此風漸積已二十餘年朕自即位以來竭力料理百凡訓誡而又不得不反覆詳告諭眾人

東華錄

卷二十八

壬

者祇因伊等所結之奸黨所行之惡蹟惟朕知之最詳最確故三年以來感之以恩惕之以威百計化導冀其解散悛改而無如阿其那倡率不從不中不肯解散悔過而固結復深矣况此奸黨之風如阿靈阿之子阿爾松爾蘇努之子勒席恒等皆繼其父志而好惡過焉似此毫無忌憚父子相承先後濟惡種類遞傳安有止極實為國家之大惡必貽後日之深憂者此不待朕之宣諭諸國之人豈不知乎伊等既不肯解散改過若朕此時不將朕所深知灼見者明白料理分晰此諭昭示天下垂訓後人將來朕之

子孫欲明晰此逆党之事恐年歲久遠或有懷挾私心之輩借端牽引反致無罪之人枉致冤抑况朕之所深知者在廷諸臣未必能盡知之因三年於茲朕遇便即備悉訓示明指伊等居心行事之奸險今在廷諸臣雖知之矣而天下之人未必能盡知之此是非邪正所關甚大朕所以不得不反覆周詳剖悉曉諭也諸王大臣等臚列阿其那塞思黑允禔各款合詞糾參請正典刑以彰國法糾參之條事事皆係實蹟而奏章中所不能盡者尚有多端難以悉舉今諸王大臣以為奸黨不剪奸宄不除恐為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七

宗社之憂數次力引大義滅親之請者固為得理但朕受皇考付託之重而手足之內遭遇此等逆亂頑邪百計保全而不可得實有痛於衷而不忍於情者矣然使姑息養奸優柔貽害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及於國家

宗社之長計朕又為

列祖

皇考之大罪人矣允禔允禵允禔雖屬狂悖乖張尚非首惡皆已拘禁尙冀伊等感發天良悔改過惡至阿其那塞

思黑治罪之處朕不能即斷俟再加詳細熟思頒發諭旨可將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宣示中外使咸知朕萬難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諒朕之為

宗社久安長治之計實不得已之處也特諭

案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康親王等同奏為同惡結黨

逆法悖倫請申明刑以協公論事請將阿其那塞思黑

允禔等速正典刑故有此諭

四川提督潘之喜奏臣准督臣岳鍾琪調漢土官兵驛見山倚勅撫金格等營臣會商撫臣法敏給兵丁秋季餉銀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七

自製行裝又借支冬季錢糧贍家惟土兵未食名糧臣商之撫臣所給口糧外再加賞賚以鼓其氣臣隨于川省鎮協各營存公銀內動用已將細緞布疋烟茶等物賞給頭日其土兵到建昌及凱旋賞賚臣同撫臣料理隨差解往賞給庶土兵各戴隆恩踴躍從事至金格等查本係小醜大兵一到自應傾心歸化但臣謂建昌處萬山中賊窟種類不一若不預備兵馬恐一時調遣不及隨撥兵各處再派漢兵一千土兵一千以備調遣 旨凡事寧可備而不

用所慮甚當向來但知尔勇未料尔有此才情也 八月

直督李紱奏塞思黑病故

上諭朕差胡什禮前往帶領塞思黑回京伊私與楚宗商議擅將塞思黑鎖拿及胡什禮到京回奏述李紱有塞思黑一到我便行事之語朕聞之駭異斷斷以為不可特命胡什禮馳往諭之李紱奏稱並無此語胡什禮楚宗前私將塞思黑鎖拿後又故意將鎖寬鬆任其脫卸朕彼時欲治其罪又恐眾人因此謂朕欲寬貸塞思黑或欲加嚴於塞思黑致妄存意見是以暫行停止今塞思黑既伏冥誅則從前胡什禮楚宗等擅行鎖拿又私行寬釋明係有意

東華錄

卷二十八

六

欺罔著將二人鎖拿帶往保定嚴審具奏諭王大臣阿其那塞思黑罪大惡極諸王大臣等屢請正法朕不忍即定今塞思黑已伏冥誅朕心惻然今欲將阿其那寬宥以為何如著秉公陳奏並詢各督撫提鎮等各抒己見具奏

九月重九節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皇子諸王大學士以下九十四人賜宴賦頌梁體詩 順承郡王錫保奏阿其那於本月初十病故

上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查嗣廷向來趨附隆科多伊

曾存舉朕令在內行走授為內閣學士及禮部侍郎今歲鄉試江西大省朕用伊為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訛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必有平日紀載遺人在其過所行李中則有日記一本悖亂荒唐怨悖捏造之語甚多又於

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為可耻以裁汰冗員為當厄以欽賜進士為濫舉以錢名世獲罪為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為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為冤抑以清書庶常復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五

考漢書為苛刻以庶常散館為畏途以多選庶常為蔓草以殿試不完卷之進士革黜為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餘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囑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必謂查嗣廷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今種種實跡現在尚有何辭以為之解免乎查嗣廷着革職拿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 十月以河南學政光祿寺卿王國棟為浙江觀風整俗使以查嗣廷玷辱科名停

浙江人鄉會試

諭岳鍾琪見今經理勦撫普番苗事務地連三省必須  
岳鍾琪前往四川就近調遣方能悉合机宜著岳鍾琪親  
赴川省駐劄成都 十二月川撫法敏言建昌所屬苗猺  
種類不一梟山賊壘金格閣壽阿祖等狂悖不法從前並  
未殲其兇首因調漢土官兵進勦而金格等潛匿山箐茲  
又添兵深入梁山搜捕請暫照松潘戍守兵丁之例支給  
口糧以之 浙江道御史謝濟世劾奏田文鏡營私負國  
貪虐不法十罪

東華錄

卷二十八

手

上諭田文鏡秉公特正貪贓壞法之事朕可保其必無謝  
濟世於天下督撫中獨劾田文鏡不知是何心胸若不嚴  
行訊問則鬼蜮伎倆得行著革職嚴訊務將是情審出具  
奏奉刑部審奏謝濟世劾田文鏡各款自認風聞無據  
顯係聽人指使要結朋黨擾亂是非謝濟世擬斬立決  
上召大學士等官論昨日謝濟世劾田文鏡今日尔等  
大小臣工愈云並無貪婪之事所劾各款皆虛可見公道  
在人朕在清邸素不識田文鏡因雍正元年祭告華山回  
京復命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激切敷陳朕以其直言無

言若非忠誠愛國之人何能如此遂令往山西任賑濟之

事辦理甚妥即以爲布政使將山西積年虧空及宿弊清  
理吏治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改調河南布政使旋用  
爲巡撫整飭河工三年以來河工堅固河汎安瀾年豐歲  
稔紳衿畏法寔爲巡撫中第一李紱自廣西來即奏田文  
鏡劾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甚爲冤抑張球居官甚劣田  
文鏡並不糾劾且言黃振國此時已爲田文鏡監斃滅口  
矣未幾黃振國已從河南解赴來京朕不知李紱受何人  
意指其張球一案田文鏡早經認過請罪至汪誠邵言綸

東華錄

卷二十八

手

皆庸劣不堪之人恭處並無冤抑乃謝濟世所言黃振國  
張球邵言綸汪誠等事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昭令從前  
特頒諭旨言天下巡撫中實心任事惟田文鏡李衛楊文  
乾三人今謝濟世將田文鏡糾劾顯與朕之明旨相悖今  
審問謝濟世俯首無辭則其受人指使顯然謝濟世既自  
命爲報効國家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贖罪  
此案亦免深究黃振國等要結黨援鑽營李紱密奏今又  
指使謝濟世陳奏閱敵以行賄被劾乃囑托佟鍾寄信隆  
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在黃振國已罹重罪而汪誠等處

分不過罷官何至要結黨援必欲更翻前案實為法所難容是以將黃振國汪誠置之重典邵言綸開敵發邊衛充軍所以姑寬謝濟世者蓋以不教而殺實所不忍教而不久朕亦不忍誅也 雲貴督鄂爾泰奏黔省狎貓兇悍長寨一帶尤甚臣調兵進剿川販窩黨現今擒獲陣斬九級破寨三十六投誠二十一寨招撫貓民三千餘口查出荒熟田地三萬餘畝得旨嘉獎議敘 河督齊蘇勒疏報黃河清於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自河南虞城縣至江南桃源縣共六百里羣臣請御殿受賀不允賜內外官各加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三

一級

雍正五年正月奉天將軍噶爾弼疏言奉天金銀銅鉛等礦難久禁開採而竊掘尚多恐其中潛藏匪類致生事端除孟庫湖等處所產鉄為居民犁鋤必需無須禁止外請將遼陽屬之黃波羅峪開原屬之打金廠等處均照錦州大悲嶺例永禁開採允之 岳鍾琪奏遣總兵趙儒等率兵至普雄山 番人將首逆金格阿租擒獻乞降並誘開 諭刑部將年羹堯子赦回交年遐齡 管束 二月

上以直督宜兆熊劉師恕奏原任總督李紱弼繼處空一摺出示大學士等曰凡汝利甲出身之人朕因其較捐納人員日不識丁者不同所以欲加任用若盡如李紱鄭任倫等之營私作弊轉不如非科甲之人矣 諭內閣九卿前據李紱奏稱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等語著將黃振國再行細訊田文鏡有何不公不法之事為黃振國挾制而欲置之死地以滅口黃振國係必應正法之人此時有何顧忌田文鏡若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著伊據寔供出並不因其供出田文鏡之短方行正法亦不因其不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三

供出田文鏡之短遂可邀寬免也據黃振國供稱伏讀上諭說黃振國之罪不至斬決可見皇上至聖至仁原不要殺我是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要殺我等語朕前謂黃振國之罪不至於斬決者乃謂從前田文鏡奏劾之案其罪本不至於死及被奏之後蔡珽為之黨護李紱為之陳奏謝濟世又為之翻案勾結黨援造作蜚語擾亂國政誣陷大臣為世道人心之害所關甚大是黃振國之罪雖服極刑而有餘倘得謂之罪不至於死乎但其所以致此不可赦之死罪者寔出三人成之也著並諭黃振國知之 內

閣等議奏江西考試官查嗣廷命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除查嗣廷大逆不道另案歸結其巡撫汪滌布政使丁士一副考官俞鴻圖應按律治罪得 旨牌坊銀兩尚非贓銀可比但謂主考應該收受亦非也汪滌人向老成著降四級以京員調用丁士一由部曹特簡滌陞布政深負朕恩著革職發往高其俸處或者有應修城工或別地方工程派伊出資効力俞鴻圖革職在編修內行走至追出牌坊銀兩不必入官俟江西舉人來京按名散給 部覆御史陳學海條奏直省火耗輕重懸殊請勅酌定成規以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三

便畫一遵行得 旨火耗原非應有迫於時勢不能禁革耳若一經題定數目遂成定額清廉官不能裁減而貧劣之員又將取於數外必致累民該部卽照所請均屬不合不准行 刑部等遵 旨議太常寺卿鄒汝魯進獻河清頌疏內故用悖逆之語顯肆訕諷請革職擬絞立決得 旨從寬免死發往湖廣荊州府沿江隄岸工程處効力三月開闢首洋禁 定鴻臚寺衙門仍屬禮部統轄 費會試下第舉人路費 閏二月禮部議河南巡撫田文鏡請捐納貢監生歸學臣約束得 旨嗣後事屬督撫者准

移咨學臣事屬學臣者准移咨督撫 五月內閣等議奏查嗣廷應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今已在監病故應戮屍梟示嗣廷兄查慎行查嗣瑛子查澐姪查克念查基斬決嗣廷次子長椿大梁克瓚姪查開學俱年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爲奴得 旨查澐改監侯查慎行父子釋放回籍查嗣瑛查基免死流三千里 四川提督黃廷桂疏陳營伍地方五事一軍械宜速製一馬廠宜別建一士卒驕奢宜禁一盜番防範宜密一汛守地宜均 旨與總督岳鍾琪會商行

東華錄 卷二十八 三  
東華錄卷之二十八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九

湘源蔣良騏十之父

雍正五年七月

上諭內閣頃岳鍾琪奏稱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男子沿街叫喊說岳鍾琪帶領川陝兵馬欲行造反其人已被提督黃庭桂拿獲臣不敢檄訊又不敢隱匿等語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至有謂岳鍾琪係岳飛之後伊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勳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以川陝重兵而奸邪之徒造作蜚語譏毀大臣其罪可勝誅乎至於川陝兵民向來淳良忠厚且受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朕即位又屢加恩澤伊等志誠感激眾所共知共聞者今姦民乃云欲從岳鍾琪謀反是不但誣岳鍾琪一人而并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著黃炳黃廷桂會同審明實情具奏 廣西巡撫韓良輔口粵西全州羅城陽朔三州縣有田少丁重山多丁輕者有棄產而丁銀未除得產而丁銀未納者請自雍正六年為始按額派輸從之 授田文鏡河南總督加兵

部尚書銜先是文鏡係正藍旗漢軍至是奉 旨拾入正

黃旗 九月雲貴督鄂爾泰奏黎平府知府張廣泗率領

弁兵攻破謬冲花苗陸續擒賊苗二百三十餘名有歸歐

鬼壘九厥交椅兀馬等寨花苗頭目冊開戶口求內附

又奏遣遊擊徐成貞等率兵往助四川總兵趙儒征勦四

川之臘汝窩擒殺甚多餘皆降服兩省各撤兵回營 旨

嘉獎 又奏總兵孫宏本等擒勦臨沅鎮屬威遠新平一

帶裸賊威遠擒賊首扎鉄匠等新平兇賊李百登率眾

投誠 吏部等議河督田文鏡疏豫省紳矜苛虐佃戶請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嗣後照違制例矜監吏員革去職銜得 旨倘有頑田拖

欠田租欺慢佃主何以並不議及尋議頑佃照不應重律

論杖追欠給主直省一體遵行從之 十月岳鍾琪奏勦

撫建昌冕山賊番事竣普輝涼山地方遼闊暫請留兵丁

彈壓 旨嘉獎 順承郡王錫保等遵 旨審奏隆科多

大不敬之罪五一私抄玉牒收藏在家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為玩具一妄擬諸葛亮奏

稱白地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時一盛京兵部主事

瑪岱之事屢奉諭旨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一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欺罔之罪四一

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會帶匕首以防不測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一時當太平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一妄奏被劾知縣閻敬原係何官察亂朝政之罪三一

皇上謁 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三

京必生事端一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奸党之罪六一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心一保奏大道之查嗣廷一狗庇傅爾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恭一比瞞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一狗庇阿錫爾法敏將倉場所奏壽燭倉米着落歷年監督分賄之案巧為祖護具奏一曲庇菩薩保囑託佛格免恭不法之罪七一任禮部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修選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一狗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屬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一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未全等處

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一因保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夸示以為姓應圖識

一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預行寄藏菩薩保家一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貪婪之罪十六一索詐安圖銀二十八萬兩一收受趙世顯一萬二千兩一收受滿保金三百兩一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一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一收受程九珠銀五千兩一收受六格猫銀映紅寶石一收受姚讓銀五百兩一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一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一收受吳存禮銀一萬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四

二千兩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一收受佟國讓銀二千四百兩一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一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一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上詔議政大臣內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于國法允當而朕心則有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永遠

禁錮伊之家產何必人官其應追贖銀數十萬兩尚且不  
足抵償着交該族照數追完其妻子免入辛者庫伊子岳  
與阿革職王柱發往黑龍江當差 閩督高其倬疏報台  
灣水沙連等社寬番自朱一貴作亂後不納餉賦肆行劫  
掠臣等台履道吳昌祚等率弁兵奮壯分路裹糧進剿擒  
首惡骨宗等二十名各社相繼歸誠 命大學士九卿等  
視浙撫李衛所進瑞穀大學士等奏言 皇上至德光昭  
大和翔洽是以宇內徧產嘉禾浙江又呈瑞穀臣等不勝  
歡欣得 旨此非朕京德所能致想浙江省澆漓之習必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五

然丕變是以感格

上蒼如此瑞應朕深為浙省臣民慶幸著曉諭浙江通省  
戶部覆奏河督齊蘇勒疏報江南朱家口堵塞後丈勘  
得泗州虹縣桃源睢寧宿遷五州縣新淤成膏腴美地二  
萬二千六百二十二頃六十三畝零應即於雍正六年陞  
科銀四萬八千四百五十兩零並設立衛守備從之 鄂  
爾坤圖拉管轄屯田總兵馬觀伯奏猷瑞麥一莖十五穗  
上諭今歲各省俱產嘉禾頃馬觀伯復猷瑞麥朕親自古  
帝王本不以祥瑞為尚因今歲為遵行籍田典禮之初即

獲感召天和是以特為表著但恐地方有司未必深悉朕  
心或借端粉飾致有隱匿旱潦不以上聞者着將雍正五  
年以後各省所產嘉禾停其進獻 順天學政孫嘉澍疏  
考試八旗文童正紅旗佐領常鼎備錄手冒子常克試入  
學查叅治罪

上獎其秉公下部議敘加二級

論王大臣等現今西藏頗羅鼐帶兵報康濟鼐之仇與阿  
爾布巴戰鬪相持應派大臣料理俟來年青草發時前去  
其料理藏內軍機著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統邁祿前去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六

選派西安滿洲兵四百名隨往四川綠旗兵著蓋儀使周  
瑛帶領陝西綠旗兵著總兵周開捷帶領雲南綠旗兵著  
交鄂爾泰派總兵副將各一員一駐又木多一領兵進藏  
各償銀有差尋議查郎阿於明年正月自京由西安西寧  
同周開捷出口進藏從之 十二月王大臣審奏延信罪  
狀二十款請按律斬決 旨從寬免死與隆科多一處監  
禁

雍正六年正月諭內閣大名知府曾逢聖前此被叅虧空  
朕料必有作弊貪贓之款令該督藩臬等曉諭地方果有

受屈被害之人准其以寔控告審理昨聞有七秀才呈告  
曾逢聖居官劣欵而布政使張通將此秀才嚴刑斃命詐  
稱在監病故且坐以平素積惡之名不恩既奉辯究諭旨  
誣告自有國法豈有訟獄未定曾逢聖之案未結而將首  
告之人遽以三本斃其命此必有意袒護曾逢聖恐首告  
者多先殺一人以銷眾口似此慘酷之行世所罕見宜先  
能劉師恕身為總督置若罔聞負朕任用之恩魏定國專  
司一省刑名乃任張通恣意妄行及朕近加詰責則全推  
於張通而置身事外若然則直隸臬司之設何為張通魏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七

定國俱著解任著福敏史貽直前往秉公嚴審 湖廣總  
督邁柱奏隄工八事一每年修隄業戶按根均派有賣富  
差貧以少派多之弊應確估土方夫數及每根一石應出  
夫數造冊存案仍出示曉諭使業戶悉知以杜浮開濫派  
之弊一長江太隄漫溢時多應相舊隄之勢無人行走之  
處修加土一尺八馬往來之地修加土一尺五寸增寬之  
數亦如之不如式者所司以溺職論一向來修隄諸弊非  
不嚴禁無如陽奉陰違應令照河工例治罪其包折大工  
者照包攬開夫溜夫之律一名杖枷二名以上附近充軍

一護隄插柳以一弓一十為準連種蘆荻如所司奉行不  
力以設工論一州縣雖有疆界田畝同一隄堦豈分彼  
此應定例同隄有險無分隔屬水利各官業戶協力搶護  
推諉抗阻者治罪一支河曲港及隄內溝洫應責成水利  
各官于冬晴水涸時督同業戶盡力深濬度其形勢或設  
木閘或砌瓦筒以時閉洩庶旱澇無虞一隄堦衝潰之處  
必積浮沙速加上填根脚難固應創刷至底然後層土層  
礮引錐鑽試灌水不漏者方為堅實草率者責令賠修一  
隄外砂礫不堪取用隄內取土又慮潰溢無常應于農隙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八

時水利及印官率民豫為擇地取土酌量壘積險隄高廣  
之處無事可作歲修有險可以搶救亦思患預防之一策  
論獎辦理允當又疏報各屬隄堦業戶按根派夫照上年  
水痕加高修築支河亦自行挑濬  
上諭修築江隄百姓踴躍行事可嘉宜沛特恩賜帑銀六  
萬兩令邁柱酌量工程多寡分給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  
永遠堅固以副愛養楚民至意 先是雍正三年四月總  
督高其倬奏安南國疆界有內地舊境一百二十里應即  
清理于暗咒河立界國王黎維禱具疏陳辯

上命總督鄂爾泰再行確查給還八十里于鉛廠山下小河內四十里立界國王復疏辯五年五月頒勅該國王不必以從前侵佔內地為嫌中心疑懼拳拳申辯為此無厭之求則亦負懷遠之仁矣九月復遣內閣學士任蘭枝偕左都御史杭奕祿等往諭未至國王奉勅悔罪上表謝至是復以鄂爾泰所查鉛廠山地立界並勅諭杭奕祿等賈往宜讀賜勅口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原屬行之內地未令清查及于安南也督臣高其倬以職任封疆詳考志書兼訪輿論知開化府與安南分界處當在逢春里之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九

賭咒河于是一面設汎一面奏聞比因該國王陳奏朕特降旨令撤汎另議立界又恐高其倬固執已見復命接任總督鄂爾泰秉公辦理鄂爾泰體朕懷遠之心定界于鉛廠山下小河較舊界已縮減八十里誠為仁盡義至此皆地方大臣經理疆界職分所當為朕統馭寰宇凡屬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地若該國王以至情懇求朕亦何難開恩賜與祇以兩督臣定界時該國王激切奏請過于歛望種種陳訴甚為不恭該國王既失事上之道朕亦無從施

惠下之仁此天地之常經上下之定体乃王自取非朕初心也頃鄂爾泰將該國王上年十二月內本章呈奏知該國王深感朝廷之仁自悔從前之悞踴躍拜命詞意虔恭朕覽閱之餘甚為嘉悅在王既知盡禮在朕便可加恩況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為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為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世守之二月四川巡撫憲德言參革按察使程如絲奉旨正法于部文未到之前縊死顯係提塘漏洩請行裁革九卿議提塘向係微末職銜無愛惜功名之意又難以裁革請行令督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十

撫於本省武進士及候補候選守備內揀選三年無過准照本班即用從之 湖廣提督劉世明奏言湖廣沿河塘汎距遠兵少客舟被劫聲息不相聞請撥各協營兵船每月三次巡江湖堤協額船五十如常遊巡其武昌荆州常德岳州水師營分防處每汎留兵十名船一餘悉撤回並將沅州協兵船二十分撥長沙衡州鄖陽俱為遊巡用下部議行 命三品京堂趙殿最往打箭爐外噶達地方監造達刺喇嘛廟 三月福建提督石雲倬奏巡撫常資縱容家人拉坐大轎途遇不避得 旨該督嚴察具奏

安徽巡撫魏廷珍言鄉民違例演戲應嚴禁得

旨州縣村堡之間借演戲爲名斂錢耗費招呼朋類開設賭場種種不法此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歡慶之會歌詠太平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而未分晰原由則是凡屬演戲皆爲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立法皆准情理至當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奉行之不善也 諭兵部烏蒙鎮雄等處猥夷不法已經勦撫今又有匪類餘黨私自嘯聚現在用兵搶拿所有用兵事宜俱著總督鄂爾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七

秦節制調度其四川建昌等派兵堵截亦聽鄂爾泰節制調度 四月湖廣總督邁柱奏鎮守苗苗倚恃險阻野性難馴時入內地劫劫害民雖特設重鎮多布汛防必待轉報而後遣兵因苗已遠颺竄匪難于弋獲臣廣爲諮訪聞原任雲南提督張國正先任鎮守總兵以勦勦之法治苗甚善凡遇失事探實賊踪爲何寨何苗一面飛報一面携兵馳往圍寨搜擒出其不意如鷹之捕鳥取其疾速而鳥可必得也諸苗畏憚大斂凶鋒臣今與總兵周一德循行此法期獲罪犯而止不敢過爲殺戮以廣皇仁得 旨據

理而論制服因苗自當如此但情形究難遠度全賴大吏詳審熟籌方收因地制宜之效 又疏請移漢陽府通判駐漢口鎮荊州通判駐沙市又請裁施州大田二衛所併爲縣尋定縣名曰恩施 署南鎮總兵張溥奏准巡撫布爾泰咨開本標隨丁名糧俱行招募補足已將隨丁六十分考補五十四分暫留六分再行考補得 旨文武原屬兩途養廉用度亦各不伴督撫衙門耗羨等項足資爲用隨丁固可革除提鎮舍隨丁名糧之外別無所出倘將此項裁革無以養廉勢必諸事掣肘且衙門用度不足卽有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七

潔廉之員亦易改操此揆情度理有不當革除者今布爾泰併鎮臣之隨丁名糧亦勒令革除殊非中道上論內閣錢糧火耗原非應存之項朕本欲將此項悉心禁革而博采輿論凡州縣官實有難不得已公私兩項之用度者若全無耗羨必致加派巧取於民所以雍正二年山西巡撫諾岷請以通省耗羨撥解布帛將開省公事之費以及土下養廉之需歲皆取於此實通權達變之善策朕是以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來也伊都立接諾岷之任曾奏稱虧空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飭曰

本地羨餘只應作本地用度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重徵徵收之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尙有贏餘等語朕批示曰果有贏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用度寬裕尙再有贏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其儲蓄充盈蓋朕之准提解耗羨原是愛養官民之苦心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尙有餘資即准收作公項朕必不爲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提解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云若有所分別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三

如此聞陳時夏曾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曾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事而以名歸之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之具摺陳奏恐外人不知以爲出自朕意故此曉諭蓋提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內之事不得居功而行之不善實足爲身家性命之患總在伊等自行度量願行者朕不拒阻不願行者朕亦不强也 五月

上諭內閣田文鏡自到河南忠誠体國公正廉明以此上感天和從前三年收成豐稔而今歲八府各州二麥復登

大有又於連年豫省黃河工程當暑雨之際全無汎濫此皆天地嘉佑之明驗吏治民風之善實爲直省第一鄂爾泰公忠誠勤實心在事是以雲南地方連歲豐登若各省督撫皆如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今思山東民俗官方宜加整理著將田文鏡授爲河東總督管理二省事務此朕因人設立之曠典不爲定例 鄂爾泰疏報調遣官土弁兵深入賊巢擒賊首惡苗刁正彥并其党羽得 旨嘉獎議敘 七月命浙江督李衛管理江蘇七府五州一切盜案各營弁兵聽其調遣 田文鏡奏河南孟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四

津縣居民翟世有本年四月拾獲陝西人秦太買花銀一百七十兩尋主給還並不受謝已給匾獎賞並請立碑獎勵 旨朕心深爲嘉悅著給與七品頂戴仍賞銀一百兩以後各處奏招金不取者甚多不能悉載 江西巡撫布蘭泰奏奏清江知縣牛元弼於需雨之時並不親身祈禱甫禁屠宰旋開筵唱戲政務不理臨江知府吳思景代爲隱諱請一并革職得 旨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張筵唱戲不比祈禱之時若牛元弼平日性好聲歌耽於逸樂布蘭泰何不早行奏奏至所奏政事不理亦當指實其廢

弛者何事今因一時意見遂將該縣嚴泰并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屬員犯贓知府徇庇及失察其處分降級調用今因屬員唱戲而遂將知府革職似此越例之事幾有作威作福之意矣凡督撫當為國家愛惜人才若誤去一員更復誤薦一員於上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時之喜怒而濫行摧折乎水旱為災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徒恃祈禱虛文已屬庸鄙之見又欲委過屬員以卸己責不亦屈抑之甚乎牛元弼具思景不必革職若二人另有虧缺劣蹟著查明續奏若別無劣蹟著送部引見 御史晏斯盛奏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五

奏八旂巡役每以查拿僭越借端肆橫臣乘馬入城並未令人導引祇因隨行一騎偶然驚突當被前鋒兵丁等將臣拘至營房及管旂大臣問明始行放回似此巡查不實臣不敢以事涉己身隱忍緘默得 旨凡官員等車馬儀從各有等次从前降旨申飭原以重體統而防僭越今右翼前鋒兵丁藉端滋擾混行查拿甚為多事若被屈害官員隱忍不言則此輩益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實陳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生事妄行拘禁之兵丁及該管官員等著交部議處 鄂爾泰奏四川所屬涼山近連米貼

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黔二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 加浙江糧道蔡士胤會都御史銜為浙江觀風整俗使 岳鍾琪報四川建昌鎮屬喇汝窩逆番了馬車糾党搶劫撥兵進剿于本年七月擒獲了馬車並賊党番疆底定 十一月 諭內閣江西巡撫布蘭泰人言其過于刻薄朕面加詢問據稱臣在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重從嚴待皇上敕改使思出自上朕聞此語心中戰慄不覺汗流浹背夫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今有意嚴刻先為過甚以待朕折中必朕留心体察方得更改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六

伊又未預先奏明朕又安從遺料其有心過嚴而事事皆為駁正乎况巡撫所辦事件不陳奏于朕前者甚多安可預存嚴厲之見布蘭泰溺職已甚著革職 湖廣總督邁柱疏言各州縣起解錢糧例有兩文一批一文投巡撫衙門掛發一文同批投藩司衙門兌收並同錢糧交與解役解役與庫書一氣多有壓匿文批將錢糧不歸藩庫徑交庫書之家拆分挪用及放債圖利等弊請嗣後起解錢糧令先期三日將現解某項某數錢糧于某日起程緣由具文由輔道通報府道督撫衙門併將某州縣離省城路程

聲明既杜侵盜之弊亦免中途遲滯疎失之虞下部議通行 十二月諭兵部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經會同浙督李銜辦理 戶部覆署甘肅撫張廷玉奏甘省山前撫石文焯收買小錢改鑄大錢擾民已甚請暫停鼓鑄應如所請得 旨前伊都立會奏請收買小錢朕嚴飭以民間行使已久今若收盡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市易不敷大有不便石文焯又奏請朕批諭不可急驟乃石文焯復具摺懇請朕以必確有所見是以允行不料貼票官民至于如此石文焯甚屬草率交部議處 戶部覆廣西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七

撫金銜疏言桂林府屬潯江等處各礦請召募本地殷實商民自備資本開採所得礦砂以三歸公以七給商其梧州府之芋英山產有金砂請令委員辦理粵西銅器稀少不足以資鼓鑄如開採得銅並請價買以供鼓鑄從之

諭戶部江南錢糧積欠甚多著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同巡撫清理具奏蘇州等府著道府等五員分查江淮揚三府及徐道邳海四州分查大員等干科道部屬檄選引見派出亦令李銜與聞 貴州巡撫沈廷正疏言前撫臣何世璠奉勅建龍神祠將祀明臣王守仁

之陽明書院移其牌位改作神祠查王守仁謫貴州龍場駟丞時講明聖賢之學化民牖俗黔人士始知誦習詩書臣考之記載訪之輿論王守仁實有功名教是以陽明書院素為貴州省城士子瞻仰讀書之所請仍其舊別建龍神祠字得 旨此舉妥協之至何世璠素留心理學伊等皆各立門戶互相是非若云無心之失何至錯悞若此不必究論俯順輿情改建為是

雍正八年正月 景陵寶成山上產靈芝三本宜付史館

二月命錫本朝公爵嘉名 國子監司業崔紀疏言國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六

子監例每年咨取各省貢監生赴監肄業其不來者託送規禮即准為到監給告假印票永不繳銷伏思貢監生中實有道遠資難不能赴監之人一概促來又不必親來是專為陋規不為肄業又定例到監肄業歲貢入個月例監內廩生十四個月增生附生十六個月俊秀二十四個月期滿方准咨送考職竟有不俟期滿或並未到監時補出規禮即倒提年月咨送積弊相沿請均禁止部議從之

尙書德明疏言外任官交代錢糧皆戶部專司查核以村侵虧惟駟道交盤錢糧動撥疑項雖案存戶部而交盤向



不報核因各省駙站供應夫馬糧料兵牌勘合均在兵部  
每年奏銷例由兵部核覆止將餘銀數知照戶部不無兩  
相影射請嗣後各省奏銷仍在兵部核銷外其陞轉離任  
交盤錢糧造具四柱清冊送戶部核對不符者卽行駁查  
則錢糧得以歸一不肖官吏不得乘機舞弊又疏言臣部  
爲刑名總匯設立南北監羈禁罪犯司獄係微員責成甚  
重今雖設滿漢司獄人員僅供收發管束誠難一日虛懸  
凡司獄缺出部選遠省人員到任需時以致員缺久懸請  
嗣後漢司獄缺出俱以人文到部之員掣補命下之日卽

東華錄

卷二十九

九

可到任至陞迂之法滿司獄舊經臣部題定三年無過卽  
陞惟漢司獄必俸滿方准應陞請漢司獄亦照滿司獄例  
三年無過以應陞之缺陞用俱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劉  
世明奏言福建民習天主教者其家不奉神佛祖先習無  
爲羅教者閩家俱吃齋臣通飭嚴禁得 旨但應禁止邪  
教惑衆從未有禁人吃齋之理此奏甚屬乖謬紛擾若將  
此等妄舉以爲盡心任事實力奉行則大誤矣 三月命  
西藏辦事內閣學士僧格統兵一千五百至騰格里腦兒  
駐防 四月命改定大學士爲正一品尙書爲從一品

大學士曾議福建總督高其倬奏恭閱  
福陵形勢其龍興

承陵共祖同源分宗抽幹發自長白嶺之西行於渾河之  
北萬壑拱照羣水潑洞惟是 陵前左畔水法因夏日隘  
口流行以致稍更故道弓抱之勢微覺外漲必須順導河  
流方稱盡善應如所奏以之 江蘇學政張廷璐疏言向  
例學政衙門發各州縣循環簿遇生員告狀作証者填註  
按季數換以憑查考而州縣往往視爲具文且簿內但言  
詞訟不及錢糧應飭各學將文武生員及貢監造簿送學

東華錄

卷二十九

十

鈐印發回各州縣于理事時生監令本人于簿內姓名下  
親書年月爲某事到案並着花押至應納錢糧若干已完  
若干一併註明申送則詞訟多寡錢糧清欠案簿瞭然庶  
優劣易定而勤懲可施矣部議從之 五月侍郎劉於義  
等奉 旨考試各省拔貢奏湖北楊可鏡卷文理荒謬下  
部議湖北學政凌如煥應降一級調用得  
旨朕聞楊可鏡係明臣楊漣元孫楊漣之子楊之易爲江  
南松江府同知于順治四年遭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叛捐  
軀殉難忠節凜然比蒙

世祖章皇帝之恩優加賚恤此卽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  
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  
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該學臣將伊入于選拔之內  
未必不因此起見但不將緣由奏明是卽辦事無識無才  
之處耳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着禮部帶領  
引見湖北今歲選拔貢生較他省甚優愛如煥免其降級  
仍留湖北學政之任

東華錄卷之二十九終

東華錄 卷二十九

東華錄卷之三十

湘源蔣良駢千之父

雍正七年正月雲貴督鄂爾泰奏十月二十九日恭遇  
萬壽令節滇南省城五色慶雲捧日經辰巳于三時至十  
一月朔朔關倍常呈現兩日實從古未有之祥 旨朕每  
遇嘉祥不敢絲毫慶幸惟倍加敬畏况此實卿忠誠所感  
而現於朕壽日者正表卿愛戴之心也尋允宣付史館  
巡察山東御史蔣洽秀題叅利津知縣李周定陶知縣張  
釗奉行保甲不力 旨數省之中差遣御史巡察盜案驛

東華錄 卷三十

站者皆因地方遼濶以補督撫耳目所不及非令操叅劾  
之柄侵督撫之權也蔣洽秀以不力行保甲叅劾知縣二  
人是顯欲自作威福矣夫保甲社倉二事本屬善政然行  
之必以其漸始於地方有益而閭閻不擾是以數年來降  
旨督催恐急遽中轉滋民累也山東已在田文鏡節制中  
屬員優劣自能訪察亦不必更設巡察御史着將蔣洽秀  
撤回 二月諭內閣歷來河道總督如靳輔齊蘇勒實能  
爲國宣勞又安百姓合於有功民祀典從祀之例着巡  
撫尹繼善等於就近地方建祠祭祀 三月飭令各省督

撫提鎮凡有揭帖必隨本章同發封套註明月日申送通政司于送本次日始令提塘分送部院科道從御史姚之駟請也 諭內閣田文鏡蒞任豫省以來實政實心感召天和該督之功實為可嘉兼該省紳士庶民風俗向來醇樸又能遵封疆大臣之教人人向義輸忠實可謂良民矣著將豫省雍正三年錢糧蠲免四十萬豫省士風謹厚有餘而才具明通不足著將所屬府州縣選才猷可供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送部引見又念中州之民務本力田勤于耕作著于例舉老農外每處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戴

東華錄

卷三十

岳鍾琪奏四川逆蠻截糧傷兵提督黃廷桂遵旨率兵先勦雷波維波拉密旋攻結覺又平定平盧噶哈阿路阿照等寨洞一百餘處兇犯全獲 旨嘉獎 鄂爾泰奏撫臣張廣泗遣兵進勦苗眾丹江雜溝生苗畏威投誠其上 下九股及清水江古州等處以次寧帖 旨嘉獎 攤均湖廣丁銀數目派入錢糧徵收從總督邁柱請也 命領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北路出師三等公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西路出師征準噶爾噶爾丹策零 王大臣等議北路出征事宜得 旨振武將軍公

巴賽為副將軍振武將軍印務著順承郡王錫保管理都統陳泰石應哈散秩大臣公達福前鋒統領袁泰副都統戴蒙覺羅海蘭俱為叅贊大臣前鋒統領丁壽以都統銜為前鋒統領總兵魏麟閣文緒統領車騎營兵副都統納泰統領奉天兵副都統塔爾岱西爾顏統領索倫兵副都統費雅思哈統領寧古塔兵副都統阿山統領右衛兵副都統蘇圖統領寧夏兵副都統承保常祿統領察哈尔兵副都統馬爾齊衮布統領土默特兵塔布囊丹巴沙津達等統領喀喇沁土默特兵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管

東華錄

卷三十

理根餉侍郎永國隨靖邊大將軍印往北路軍營 浙督李衛奏臣奉 旨人覲請以欽差查根副都御史性桂署浙督觀風整俗使蔡士勳署浙撫下部知之 四月湖廣總督邁柱疏恭工部尙書黃國材之子湖北京政使黃焜令家人開當逐利買房賃租黃國材有廣西捐納案內應賠銀未完雍正四年又用銀六百兩買屋一區恣行欺罔並不變產完帑得 旨令國材回奏國材疏稱臣自奉文追銀已交銀十五萬九千兩又有商人領去紬緞皮貨變價銀三萬兩在本年完交其餘房屋一時難售奏人以國

材以辨革任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勦撫貴州古州等處  
現將湖南兵酌撥一千名前往 岳鍾琪奏西路軍營臣  
議派文武員弁共三百二十四員馬步兵丁共二萬六千  
五百名報聞

上諭四川撫憲德奏報耕藉日期本內有臣念切祈年識  
慙學稼等語藉田乃授時重農之夫典並非令督撫等學  
習耕稼之事也憲德因此大典陳奏自應倍加敬謹乃云  
識慙學稼為此輕忽之詞竟同見戲殊失陳奏之體朕因  
憲德素無學問之人是以止于降旨申飭若係通曉文學

東華錄

卷三十

四

之臣而悖理若此便應交部察議 又諭每見臣工章奏  
有山川效靈等字輕慢神祇屢降旨申飭今衍聖公孔傳  
鐸奏賀慶雲本內仍用乾坤效靈等樣想未見歷來諭旨  
耶又五月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萊陋儒此本奏  
賀慶雲又稱擲地才疎敢舍毫而賦五色李鳳翥既以儒  
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  
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以奏盡屬虛文若實會作賦便當  
進呈御覽若自知不能自賦而引此字詞奏成自謙之語  
陳於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賈賈

字誤寫賈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賈而賈乎似此輕慢疎  
忽狂忘奸詐儒者固當如是乎着明白回奏 先是湖南  
郴州人曾靜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圖叛逆造其徒張  
熙詭名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岳鍾琪  
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人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置之密  
室許以迎聘伊師伴與設誓張熙始以曾靜供出岳鍾琪  
具摺併其逆書奏聞奉 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  
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拘提曾靜審訊據曾  
靜供稱生辰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

東華錄

卷三十

五

選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  
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呂留良之子呂毅  
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內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  
往訪呂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  
契因至沈溺其說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會靜張熙提解來  
京先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  
書籍所獲日記等逆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拿解赴部命內  
閣九卿等先將會靜反覆研訊并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  
據會靜供稱前因輕信呂留良邪說被其蠱惑兼問道路

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訊問並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 聖朝深恩厚澤

皇上大孝至仁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等語因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備錄供詞進呈

上諭呂留良悍戾兇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追思舊國憤懣詆議夫儀賓後裔於親屬至為疏賤且當流賊陷京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為諸生是呂留良

東華錄

卷三十

七

於明毫無痛癢相與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乃於康熙六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鴻詞薦則詭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荐則雍髮為僧按其歲月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懼其寔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利而遂敢於

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罵詈其日記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於逆藩吳三桂答書亦曰清日往講若本朝與逆藩為鄰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

吳三桂耿精忠孫元振順則忻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於本朝疆宇恢夏則愴然若失形於嗟嘆於忠臣殉難則汚以過失聞其死而決意惟以助虐逆寇為心兵連禍結為幸何殘忍兇暴至此極也又如偽承歷年山都逃緬甸大軍隨至細甸震懼執獻軍前豈有被執時滿漢官兵轉於馬前皆跪之事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為義皇以來所僅見夫

仁皇帝六十餘年民安物阜即義皇以來可以比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風雷

東華錄

卷三十

七

兩細星加慧日光磨溫安捏怪誕之處甚多其他悖亂之詞不可枚舉呂留良之于呂葆中曾應試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位列清華子孫多列膠庠乃不即煥板焚書以滅其跡且前此一件和尚謀叛之案連及呂葆中蒙

聖祖仁皇帝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憂思以死原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當感激悔悟其思掩護前非豈料抱守遺編深藏篋笥此固呂留良以逆亂為家傳而廷大逆昭然使呈現於今日也應將逆賊呂留良及現在子孫嫡親兄弟子姪照何定律治罪具奏二十一年十月 旨呂

良呂葆中俱戮屍梟示呂毅中斬決其孫輩發寧古塔給  
披甲人為奴呂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燬 五月湖廣  
總督邁柱疏請永順保靖桑植土司敗土歸流於永順設  
知府府東南西北各設一縣保靖桑植地各設一縣從之  
尋定新設府曰永順其東南縣曰永順西北縣曰龍山保  
靖桑植所設縣仍其名 六月岳鍾琪疏言噶爾丹策零  
三世弗延百夷被虐蒙  
聖祖仁皇帝再三寬宥

皇上屢賜矜全而終無悔悟不道之語見於表牋若不大

東華錄

卷三十

八

彰天討則番夷之禍難不息臣約舉王師之十勝決逆夷  
之必敗一日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糧  
糧廣備六曰將士精巨七曰車騎營陣盡善八曰火器兵  
械銳利九曰連環迭戰攻守咸宜十月土馬遠征節制整  
暇加以期日之寬舒機宜之詳密凡此全勝之宏畧屢出  
聖心臣知指日蕩平以報國恩得 旨朕不敢預信其必  
然為有倍加敬謹仰懇 上天以訖  
皇考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傅爾丹奏袁州右堂車  
兵李中倫拾銀二封驗係皇賞情懇歸還原主得 旨似

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悃忱可嘉著賞銀六十兩

上諭內閣浙江嚴鴻達寶呂留良之羽翼其詞有較呂留  
良為尤甚者茲擇其悖逆之語一并宣示日記有云索倫  
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出  
火近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又云熱河水大發淹死滿洲  
人二萬餘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時見眾星搖動如欲墮狀  
又或飛或走羣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移欽天  
監云此星出天井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吳越應在數年內  
吳越有兵起於市并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語自康熙五

東華錄

卷三十

九

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內所記載者不可枚舉其中惟索倫  
地方擁石出火寔有之事至熱何水發一事或有愚人編  
木為筏觸石沉溺數人乃嚴鴻達謂淹死滿洲人二萬餘  
何其妄誕至於斯極且熱河五方之人畢集而謂獨淹死  
滿洲有此理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浮薄之士簞  
鼓其虛譽致廷臣以修纂明史荐舉及伊者伊乃自鳴得  
意抗慢詭激其自記有云予意自定當以死拒之耳又云  
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靜承興縣人在彼中  
講學學者稱蒲潭先生夫荐舉欲死拒而於曾靜等千里

呼吸相應似此叛逆悖亂之人與呂留良黨惡其濟其罪不容於死應作何治罪之處着速議具奏 又諭呂留良嚴馮達朕已將伊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公議治罪至於嚴馮達之徒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亦懷不逞如雜志內錄沈崑銅詩云那知應塞龍堆婦翻補旂裘御榻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此係沈崑銅作於本朝之初年何沈在寬於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尚述為美談乎又云楊大郁以孝帽終其身人因呼為楊孝帽後其子請時貴為題銘旌忽被怪風裂去此

東華錄

卷三十

十

與嚴馮達所記之徐孝先戴孝頭巾自言與先皇帝戴孝沈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為效慕梗化之民且在寬既稱本朝為清時竟不知其身為何代之人又所錄杭純夫詩漫嗟却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塘原隰哀又錄黃補菴詩云聞說漆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此雖非沈在寬詩其手為抄錄必與已見相同者其所著詩集存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埋舊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到隆日為神州陸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為狂肆沈在寬罪實難可道者刑部訊

取口供具奏 乙未

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捧勅印授大將軍傅爾丹出征官員行禮畢申時

上率大將軍等詣

堂子行禮次鳴螺於兵部排設大纛前行禮畢遂御長安門外黃幄大將軍等佩弓矢跪辭以次行跪抱禮

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 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

以在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

朕觀謝濟世所著之書意不在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

東華錄

卷三十

十一

賢而不能舉兩節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致拂人之性騷擾甚矣觀此則謝濟世之心昭然可見夫拒諫飾非之說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謂之諫若排擠傾陷之私言姦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伊敷陳者何事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能指出一二事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効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誹訕甚為可惡作何治罪之處著定議具奏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據廣西學政衛昌精奏

稱粵西風俗澆薄而紳士寧為倡首即該省之鄉紳在京  
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溺洗積習未能驟除應  
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  
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即有謝濟世陸生楠者則該  
省風俗之薄劣即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宏謀等請照衛昌  
績所奏設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尔等紳士乃兆民之觀  
瞻問閭之坊表若尔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  
以為眾人模楷而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  
慕義向善風俗自日歸淳厚若不能躬先表率而望秉鐸

東華錄

卷三十

三

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  
也尔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  
衛昌績奏畧云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耻尋仇而輕  
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奸淫偷盜忿爭劫殺之行千名  
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強橫之  
紳士始粵處邊鄙泥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廣異鄉  
紳如虎畏土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尚書之語  
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士石  
頭在之語彼見奸淫偷盜忿爭劫殺千名犯分之類紳

士一一為之無怪其漸染成風浸以惡薄也且愚民無  
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甘听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仗紳  
士之神通曲加寬庇其積善不可勝言臣竊願加觀風  
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但恐小民識淺未敢瀆  
陳近見閩省業蒙 諭旨伏思烟江漳島誠得一例添  
設宜有裨益得 旨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  
等之候補候選者通行傳諭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奏稱軍前効力之陸生楠細書通  
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制更屬狂

東華錄

卷三十

三

特奏奏前來陸生楠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  
覽其履歷奏摺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引見時將摺內  
語摘問數條皆默然不能對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  
用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學習以冀煥改也後伊  
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違  
抗形於詞色夫主事職例部曹知縣卓異行取始得陞補  
陸生楠筮仕之初即膺茲職何負於伊而竟敢對及君父  
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  
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効力詎意李紱



悔悟怙惡愈深借托古人之事幾冀以洩一已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至於此極也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又云豈今之人固有異於前人耶後人之心固有異於前人之心耶人猶是心亦猶是而目下竟如是等語於今六合一統莫不尊親而陸生楠云害深禍烈試問禍害何在所謂竟如是者又何解也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孔子稱鄭之爲命亦是此意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姦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

東華錄

卷三十

四

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夫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然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陸生楠文雖謬戾至於如此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机等語父子天性惟至誠至敬可以事親危机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机也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其意借鈞弋宮堯母門之事以

譏本朝不早建儲貳夫建儲關係宗社蒼生豈可易言我朝

聖

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爲德宗歷序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本朝設立八旗

東華錄

卷三十

五

京師禁旅雲屯外省分設駐防此萬古良法陸生楠以國無養兵之費搖動人聽王法所不有也其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爲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疎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朕臨御以來與外廷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自善此心也又云怒之不敢

洩報之不敢輕乃陸生楠自述其心也彼不敢顯言托於  
論列通鑑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為咒詛其逆謀公然形於  
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  
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  
宋相李綱有小人讒之亦有君子排之固人君不能修身  
知人之過而亦無救無法之所致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  
原欲周知天下利弊無專令叅揭相臣之理又云聞言固  
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  
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悞等語朕未嘗輕拒人言亦未

東華錄

卷三十

未

嘗輕聽人言陸生楠何為而有此譏議乎又云為君為臣  
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以防  
之等語君臣之間豈容絲毫權術乎其論王安石云賢才  
盡屏諂謀盡廢而已不以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  
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者也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  
順應有何作用乎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  
知天知人之言彼固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  
庸鮮不為安石者等語安石誤國在不引君當道若謂聖  
賢學從篤恭無為做起則必如唐文宗之垂拱萬歷之深

居百務盡嗒上下睽絕其背謬無理至此又其論無為之  
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  
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察言  
動謹幾微防諛間慮竦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  
筮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夫萬幾躬親一人猶恐智慮未  
周若悉以付託於人天下安得此才全聽備之一人乎古  
來賢主未有不本乎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為筮豆之  
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終度數諫異縛順從是以自陷於朋  
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

東華錄

卷三十

七

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智力衰而志氣墮未有  
能如其初等語朕即位以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  
面折廷諍未嘗拒諫諍而喜從順也而陸生楠願以異縛  
順從為譏乎以上皆陸生楠通鑑中語朕特指出數條  
夫陸生楠身叨乙榜非若會齋之僻處深山且觀其人未  
嘗不小有才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  
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且其論皆小紙寸幅蠅頭細  
字踪跡詭秘罪大惡極情無可追朕意欲將陸生楠於軍  
前正法以為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乘

公定擬具奏尋謝濟世陸生楠俱擬斬立決得旨將諭旨各條發給一人閱看有何辯對詢明據實具奏

陸生楠奏摺有云人之所以為國家用者才也而才技之所以能益于國家者德也才可以行善而亦可以長奸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自恃其才至於輕意肆志而不顧及君子不自表見于大廷廣眾亦不寬假于暗室屋漏凡以知天命之如此充周而畏之又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兇何以異于佛老

東華錄

卷三十

大

七月河南巡撫王國棟疏言岳州府屬遼洞中隔洞庭石門慈利俱係苗疆九谿永定軍屯雜處文移每至稽遲有鞭長不及之慮請改所屬澧州為直隸州轄石門慈利安鄉三縣改九谿永定一衛為一縣設知縣教諭訓導巡檢各一員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劉世明疏試用知縣甯登仕版其才具短長未能即定若遽委以政務恐用違其才貽誤地方臣思潘臬兩司為錢穀刑名總匯新到各員照在部觀政人員例分派學習俾得通達治理亦可察其優劣量才委任 諭嘉所奏深得造就人才之法下各直省

督撫通行 大學士陳元龍疏請各省題奏本章增揭帖一題送起居注館記注後貯內閣從之

上諭內閣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請令該省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子弟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為父兄子弟孰肯甘心夫彼既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即抵償乃其幸也而尚以疾病死亡為苦乎况縱法實足長奸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眾也楊保希圖寬厚之名欲以刻覈

東華錄

卷三十

大

之名歸諸君上居心實屬可惡交部嚴加議處尋議楊保革職發阿爾泰驛站効力 鄂爾泰奏報滇省廣西府城於三月初七日慶雲現日午至酉 湖廣總督邁柱條奏苗疆事宜一湖南民人往苗土貿易者令將所買何物行戶何人運往何處預報明地方官給與印照註明姓名人數知會塘汛驗照放行不得夾帶違禁之物如有官吏兵役借端需索者一併查究一苗人至民地貿易請于苗疆分界之地設立市場一月以三日為期互相交易不得越界出入仍令各州縣派佐貳官監試一苗疆州縣請選擇

諸苗悅服之人立為苗長以稽捕緝之事二年無過量為  
獎賞其有生苗歸化者給以寨長千百戶執照三年無過  
亦予獎賞造冊彙報兵戶亦請照川省之例于苗疆州縣  
選安分勇敢之士苗每處用一二十名充當民壯以備差  
遣訪緝仍行文武互相覺察之法以防勾通推諉等弊下  
部議行 福建總督高其倬疏閩省戰船多係平台舊時  
所獲長濶不稱請酌定丈尺隨時更改閩安協石營之船  
多鉄板沙線請改為平底以適進哨之用又請改福建同  
安泉州長福部武四營遊擊為參將增設灌口安海一汛

東華錄

卷三十

幸

守備各一移泉州府糧捕通判駐安海汛連江縣守備駐  
東營汛移東營汛于總駐廈門汛部議從之 閏七月護  
軍統領德成疏言浙人入學後許考試筆帖式取中先以  
無品級筆帖式用陞任後方與有品級筆帖式較俸推陞  
窃思文生員係正途與舉人僅隔一階舉人授職七品請  
嗣後文生員考補筆帖式者降一等與監生一体授八品  
筆帖式下部議行 八月  
上諭內閣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士勳奏進湖州民王文  
隆家萬壽同幟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一尺三寸自然成就

不由人工廷臣等咸為國家杯慶朕每遇休徵必加乾惕  
倘蒙

上天錫福俾黎庶長此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瑞也  
大學士陳元龍疏言凡稽察游民嚴設處分內城專責巡  
捕營弁外城專責巡城御史及司坊官不時密訪各省宜  
令各督撫嚴飭地方官稽察又言近日各衙門番役往往  
與流氓串通如拿賭博開毆等犯不即送官懲治匿犯索  
財即行私釋其窮苦無錢者方送官宜嚴定即日送官期  
限羈留者即嚴訊番役詐贖賣放之罪俱下部議行 九

東華錄

卷三十

幸

月署浙江布政使程元章奏言臣欽奉訓諭屏除科甲党  
庇陋習臣前在福建學政任內署浙江巡撫蔡士勳籍隸  
閩省于臣由閩赴浙前一日托藍翎道孫國奎轉屬其子  
登魁科舉即為拒絕迨臣到浙藩任士勳于八月初六日  
入闈十三日欲更易外簾官與例有違亦未曲從臣惟知  
恪守  
皇上法度不敢周旋上司更何敢瞻徇科甲情面得 旨  
所奏甚是嘉尚其堅持此志毋稍遷移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畧告成發河臣敬謹閱看 十月壬

大臣等公奏將會靜張熙依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

上諭曰上年張熙投書與岳鍾琪不肯供出真姓名岳鍾琪與之盟誓始一一供出彼時具奏前來朕為之動容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安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為一體實所不忍况會靜等為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發遣廣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若非因會靜之事朕何由知為之明白剖晰耶會靜等可以寬宥其罪另有諭旨 又

東華錄 卷三十 三

諭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奏田文鏡實出於李紱蔡珽之授意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道調回令暫住保定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奸黨及無知之人遂有朕授意李紱戕害塞思黑之誣語李紱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于眾以致啟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公忠為國而李紱蔡珽極力陷害指使謝濟世誣參欲令言臣挾制朕躬此風何可長也李紱蔡珽着交刑部訊耶確供 岳鍾琪奏囑尔丹策零侵臣特穆等云原解送羅卜藏丹津前來行至

伊尔布尔和韶遇逃回蒙古三人称總督令帶兵一萬從哈密前來是以噶尔丹策零將羅卜藏丹津仍回伊犁驛騎資糧前來得 旨送特穆赴京 諭鄂尔泰以雲南趙州白崖地方平地湧甘泉一股摺奏諸臣以醴泉之瑞歸功於朕定於朕無涉若謂朕信任鄂尔泰以成風俗之美受上天之恩此則朕所不能辭者也 十二月山西巡撫石麟奏晉省士民情願自備車馬運送歸化城軍需得旨前因軍前需用駱駝鞍轡該省人民急公輸事已降旨蠲免該省辛亥年額征銀二十萬以示嘉獎今因運送鞍

東華錄 卷三十 三

厯人復歡折効力甚屬可嘉着傳旨獎諭仍令各領應得之價 刑部議陸生楠謝濟世但應斬決得 旨陸生楠於軍前即行正法謝濟世從寬免死交與順承郡王錫保令當吉差効力贖罪

東華錄卷之三十一

湘源將良駟千之父

雍正八年六月 諭進兵之期暫緩一年着岳鍾琪傅尔丹察贊大臣陳泰蘇圖來京 怡親王薨諡曰賢 七月命廷賢長福於京城內白馬關帝廟之旁祀本朝滿漢大臣才德著聞完名全節者 湖廣總督邁柱疏言永州府屬之道州寧遠永明江華四州縣與廣西接壤應添設官兵以資防守請改永州府同知為理猺同知移駐江華城中控制上五堡等處管理四州縣苗疆捕務仍于道州江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

華各設遊擊一千總一寧遠永明各設守備一抽調各標營兵一千五百每月與廣西桂林營訂期會哨三次于地方實有神益從之 八月甘肅撫許容奏本年六月十五日湖州口外營建河神廟宇即有祥雲捧日五色成文于七月初五日自積石關至撒喇城查漢達斯等處百餘里黃河澄澈三晝夜 九月 諭內閣朕覽高其倬等所奏太平峪吉地事宜甚屬妥協大凡讀書居官之人通曉堪輿者甚少即或有之又往往以此為諱高其倬乃封疆大臣原不必以此見長乃其心以為國家之事莫此為大以

一身協贊怡親王肩此重任籌度萬全此實出于忠愛至誠之惻也著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 十月大學士等遵旨議覆烏蒙構逆總督鄂爾泰已調發川黔官兵進剿恐夷賊遠遁渡江入川請沿江分防堵禦得 旨此所派弁兵俱聽鄂爾泰節制調遣 以兵部尚書查弼納為副將軍命往北路與傅尔丹副將軍巴賽辦理軍務 鄂爾泰奏官兵報捷恢復烏蒙情形據奏將韓勳在莫都都地方與賊兵戰一晝夜殺賊數百連燬四寨又在奎鄉連戰三日敗賊八千殺賊二千餘衆山鎮雄一路情形也又據總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一

兵官祿遊擊王耀祖等前進東川擊敗猺賊燒燬十三寨斬獲甚衆又遊擊何元等勦捕阿旺急羅等殺賊二百餘衆哀求投降又遊擊紀龍等勦洗老家海道猺斬殺無數此東川一路情形也又據總兵哈元生前進烏蒙擊敗賊衆數萬射死兇目黑寡寡末連燬賊巢八十餘座直抵烏蒙恢復郡治此威靈一路情形也現在飛催提臣張耀祖分路窮搜所有安插事宜已飭副將徐成貞會同文員料理尋奉 旨議敘獎賚 十一月浙江觀風整俗使蔡士艸緣事降調裁觀風整俗使 十二月傅尔丹岳鍾琪自

京回營營獲軍遠大將軍印紀成斌奏準噶爾乘我西路軍營不備率賊二萬餘犯濶舍圖卡倫盜趕駝馬總兵樊廷率副將治大雄等領兵二千轉戰七晝夜救出兩處卡倫官兵會合總兵張元佐等擊殺賊兵不計其數將馬駝牲畜悉行奪回

雍正九年正月副都統達爾奏噶斯卡倫現被賊圍臣親率兵出邊往援柴旦木若賊敗遁即領兵追襲得旨只宜堅守不可躁妄且戒飭之命給北路副將軍查爾納昭武將軍印馳赴軍營尋仍以副將軍辦理軍務二月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三

岳鍾琪奏軍機事宜十六條一吐魯番地方饑沃宜廣種一吐魯番通伊犁之路逆夷出入所必經宜嚴設卡倫一準噶爾所屬回子先宜收撫一巴爾庫爾等處宜多派兵丁以分戰守一襲擊逆夷使其不安駐劄得旨岳鍾琪所奏十六條朕詳細披覽無一可採之處岳鍾琪从前輕言長驅直入必欲勉踐前說若以今日之事直搗巢穴能保必勝乎大學士等將朕此旨傳諭之湖廣總督邁柱疏言黔苗不靖請停止湖南醴陵桂東等十二州縣礦山開採以絕藏奸又疏言湖南營兵向例以六錢給

今改設承順三營係開闢苗疆產米既少商販亦稀價值昂貴請自雍正元年為始承順以一兩折給保靖桑植以八錢折給允之

上諭內閣上年秋月山東地方山水為患河南亦有數縣被水朕以田文鏡自能辦理安貼冬間見總督邁柱奏知豫省被水之民有覓食糊口於湖廣者今聞祥飭封邱等處乏食窮民沿途求乞而村鎮中更有賣鬻男女為山陝客商買去者田文鏡欲將說合之中保媒人拘拿懲治至於鄉村有糧之家多被附近窮民呼羣覬覦于昏夜之中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四

逼勒借貸有司不能究問朕深為駭異田文鏡近來年老多病精神不及故為屬員所欺罔耳刑部侍郎王國棟着馳驛前往將被水州縣查明飛飭該地方官動用本地倉穀錢糧核實賑濟至麥熟時奏聞停止其應行緩征之州縣即令緩征以免追呼之苦三月諭大學士等準噶爾聲言欲犯北路朕料其詭詐仍欲來犯西路也薩生芝之脫固未必非賊之故縱令其傳述此信以懈我西路防範之心可傳諭岳鍾琪等總督查郎阿等不可稍存輕忽之心又

諭大學士等岳鍾琪著總督查郎阿內閣監生芝傳說噶  
爾丹策零帶領部落家口移駐哈喇沙爾并有四月初一  
日小策零敦多卜會兵去犯北路之言壽書四條于口外  
地方形勢茫然不知于軍務機宜亦覺昏憤但旁生知節  
盈篇累牘朕深為煩憂可傳諭知之諭詞甚多 未盡錄 命都統  
伊理布帶兵二千餘名往西路為副將軍若岳鍾琪有統  
兵行走之處着伊里布領滿洲兵一同前往 廣東巡撫  
鄂郊達疏言烏鎗向有嚴禁但廣東瓊州孤懸海外民借  
烏鎗以為防禦未便照內地收繳請令各戶藏一違者治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五

罪下部議行 四月田文鏡以病乞休命來京 遣左都  
御史史貽直侍郎杭奕祿署內務府總管鄂爾齊率領翰  
林院庶吉士及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業之選拔貢生  
等齎諭前往陝甘二省開導訓諭覺悟愚蒙 五月授有  
雲倬為西路副將軍前往軍營 鄂爾泰奏廣西思恩府  
所屬之鄧橫寨積惡多年通計一百九十餘戶丁壯千人  
而兇徒聚處專事劫殺左右雷達右有那練暗結兇密  
竹結棚籍為外衛深壕險坎設為內坑鎗箭能出不能入  
兵役敢進不敢退从前提臣張溥委副將尚清進剿賊於

形勢致損兵威臣合總兵蔡成貴固守圍困一面督兵攻  
八月初四日我軍三路攻賊焚燬寨棚殺賊無數生擒  
百餘賊眾全平報聞 六月副都統格默爾奏騰格里卡  
倫扎薩克諾爾布背叛逃至滾額爾吉庫爾烏蘇之地臣  
令參領巴顏等追緝於獲于蒙古爾托庫海押解回營報  
聞 副都統達鼐奏青海原扎薩克公羅爾根戴青拉查  
卜等逃遁渡核羅木河而去臣率兵追至河濱先將其子  
察罕拉布坦生擒拉查卜畏威迎降 岳鍾琪奏遵旨於  
巴爾庫爾建築城垣告竣下部知之 又奏賊夷圍困營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六

慶谷四十餘日賴漢回官兵固守殺死賊人二百餘名  
河東督沈廷正疏言東省運河堤岸為漕艘往來要津汶  
上所轄之何家堤當汶河西岸著水濟運衝刷流沙為南  
北運河關鍵因建五年久堤岸潰缺一遇汶漲沙流入運  
劉老石頭二口遂致淤墊淺澀急須照舊整理俾蓄洩有  
資俟估詳提請修築臣又念黃河工程較運河更為緊要  
今屆秋汛親由曹縣芝蔴生一帶查勘各工俱各平穩惟  
豫省封北岸趙家寨工程當全黃頂衝現今大溜掃灣直  
射堤根甚為險要星夜防護而詳符程家寨工逼近省城



最為緊要地業將北岸開挖引河導溜北徒正在守候開  
放間北風連作全河勢往南岸臣親率各員駐宿引河工  
所候水勢漲發風色順利即當相機開放 旨亟宜恪秉  
誠敬以祈神佑竭力防護以盡人事也 七月

諭大學士等曰四十九旗扎薩克遊牧之地甚屬緊要合  
派滿洲蒙古兵右衛歸化城兵烏朱穆泰吳喇忒數扎薩  
克處兵一萬一千名着于八月起程九月間繞至吳喇忒  
遊牧地方後瀚海前適中處駐劄防護此所派扎薩克之  
兵著王札木巴尔札布統轄每旗各派協理台吉同往科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尔沁等旗派兵六千名後減二千名盛京派兵五千俱統  
至科尔沁迤西遊牧地方後駐劄其駐防吳喇忒等處之  
兵着都統穆森管領前往副都統薩穆哈協同管轄其科  
尔沁兵著王羅卜藏滾布貝子拉錫公噶尔弼管轄每旗  
各派大台吉同往盛京兵丁着尙書海壽統轄副都統博  
第黑龍江副都統多起納協同管轄 四川總督黃廷柱  
疏報西爐口外瞻對等處番賊官兵次第勦撫 靖邊大  
將軍傅尔丹奏臣等六月初九日進兵十七日擒獲逆夷  
已陸續奏聞二十日遇賊二萬餘人連夜交戰殺賊數千

因賊踞山抱險難以仰攻移兵和通腦兒地方誘賊邀擊  
賊益兵尾追圍困軍營索倫察哈尔歸化城土默特喀喇  
沁兵丁俱乘機潰逃臣等且戰且走賊人追擊臣傅尔丹  
等渡哈爾哈納河于七月初一日已至科布多修城地方  
得 旨前據北路都統袁泰等奏報傅尔丹全軍失利彼  
時傳諭岳鍾琪加意防守今據傅尔丹奏不過兵馬有損  
傷之處大將軍等原無恙也可傳諭岳鍾琪知之

上諭大學士等大學士忠達公馬爾賽著授為撫遠大將  
軍北征先于派出京城兵內挑選一千名輕騎前往圖拉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八

等處形勝之地駐劄會同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尔濟  
等辦理一切防守事務副都統達爾濟富昌着同馬爾賽  
前去續着侯馬蘭泰副都統胡琳帶兵一千名前去其餘  
兵四千名俱着預備停妥伺候調往八旗漢軍內派兵四  
千名着都統李枝祖秉衡帶往回子部落後面水草茂盛  
之處駐劄以備調遣 岳鍾琪奏准噶尔全力侵犯北路  
傅尔丹等被其困困臣思逆夷必以西路軍營上年遭其  
騷擾駝馬缺乏難以進擊因有輕視西路之心臣此時統  
精兵襲擊烏魯木齊伊恐我師直搗巢穴自必撤兵回顧

我軍既挫其鋒即便旋師休息臣不敢坐失兼虛進擊之  
机宜令帶領參贊提督紀成斌侍郎碩魯公交布都統貝  
敦總兵張元佐王緒級等啟行前進報聞 傅尔丹奏臣  
等于六月十七日擒獲厄魯特哨探逆夷二十三名供稱  
博克訛嶺有賊兵二千駝馬萬餘道參贊蘇圖副都統戴  
豪率兵三千往剿十八日遣前鋒統領丁壽率兵一千五  
百名應援與賊戰于庫里野圖嶺殺賊四百餘名十九日  
丁壽蘇圖等與臣傅尔丹合兵一處二十日賊兵一萬餘  
從高埠衝突大營力戰一日殺賊千餘遣副都統塔爾岱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九

馬尔齊率兵二千奪占西山二十一日因賊營險要移營  
至和通腦兒誘賊邀擊遣丁壽蘇圖覺羅海蘭副都統常  
祿西彌賴領兵據山梁之東塔爾岱馬尔齊屯守山西副  
都統承保居中策應參贊馬尔薩由東路公達福戴蒙在  
前副都統舒楞額土默特公沙津達賴等在後俱保護行  
營臣統兵繼進移營時賊人列陣衝突丁壽等力戰殺賊  
千餘忽狂風驟雨冰雹齊至丁壽等遂為賊圍困二十二  
日覺羅海蘭潰圍而出丁壽蘇圖馬尔齊俱自盡常祿陣  
亡西彌賴命索倫兵救援兵俱潰散西彌賴亦自盡二十

三日賊盡夜犯臣大營力戰殺賊五百餘沙津達賴等及  
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兵一時潰散軍營止存滿  
州兵四千名二十四日隨印侍郎永國及覺羅海蘭戴蒙  
俱自盡臣等以餘兵退歸賊夷領兵三萬餘四面來侵二  
十五二十六兩日力戰殺賊千餘二十七日殿後公達福  
陣亡二十八日渡喀爾喀納河賊夷尾追力戰殺賊五百  
餘遂登山嶺分兵二隊臣傅尔丹率德祿承保自右山下  
巴賽查爾納舒楞額自左山下自傅尔丹于七月初一日  
至科布多修城處隨遣弁兵往迎未歸諸將惟塔爾岱初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

七日負傷回營巴賽查爾納馬尔薩舒楞額今尚未至臣  
輕舉妄動以至敗績請將臣正法得 旨朕覽尔等之竭  
誠力戰不覺淚下朕親束之帶賜與傅尔丹繫之賊人  
雖來不可輕進追擊今已授馬尔薩為大將軍到時不  
公同商酌料理又言賊兵聞暫住阿爾泰山嶺專候噶尔  
丹策零之信以決進退 八月命將科布多巴爾庫尔兵  
丁撤回察罕叟尔駐劄 西藏貝勒頗羅鼐等奏准噶尔  
欲將逆回拉藏之子蘇尔扎立為西藏得 旨准噶尔殺  
害拉藏豈有實心將蘇尔扎逆回西藏令代父職之理正

從前策妄阿拉布坦誑襲西藏之故智將此情由曉諭唐古特知之協力防守準噶爾以兵隨蘇爾拉斷不可容留即迎戰擊賊亦斷不追襲 馬爾賽起程 岳鍾琪奏臣遵旨襲擊烏魯木齊於七月十二日自巴尔庫爾啟行從伊尔布尔和詔經行五百餘里直至穆墨河並無賊夷卡倫至阿察河有賊數百人臣追至阿尔木克河賊三四千人踞山梁官兵奮勇奪取三處山梁賊往西南敗遁殺死賊不計其數臣追趕離納鄰河不遠至烏魯木齊僅兩日程臣于七月二十五日統兵回赴巴尔庫爾 傅尔丹奏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一

副將軍巴賽查弼納于六月二十八日越嶺至一河俱戰死馬爾薩至喀爾喀納河相近紅石崖下中鎗陣亡 九月傅尔丹奏賊人侵犯紅甲舒魯克離科布多城有五十七餘里臣將馬匹收入城中固守得 旨大將軍馬爾賽並無軍營急務可行文令其緩行前進茲台站已斷或回來或尋嚴固處駐劄 又奏據侍衛達什爾圖報稱賊人駐劄紅鄂羅腦兒約有萬人又科布多城外三十餘里有賊兵五六百往布延土前去報聞 命馬爾賽于歸化城北翁滾地方有水草之地駐劄 十月馬爾賽奏據章京達

頓報稱賊人越那穆山嶺至自格爾察罕鄂爾格地方將輝特公巴濟圖爾古特郭莽喇嘛之徒弟及厄魯特王色卜騰旺布之班第俱行掠去賊兵大半進西尔哈郭畢向郭多里巴尔哈孫前去又一隊賊兵向杭愛山圖拉前進總在厄爾得厄招會齊攻取喀爾遊牧又奏原任巡撫喀西林報稱賊人來至扎克拜達里克城南噶里特劫擄牧場驛馬又據三十一台至四十二台章京等報稱各台俱有賊踪係在推河里居住厄魯特王色卜騰旺布及貝勒多尔濟色卜騰之屬下人乘機擄掠 十一月命馬爾賽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一

至扎克拜達里克駐劄 以順承親王錫保為清邊大將軍傅尔丹管振武將軍事馬爾賽為綏遠將軍其撫遠大將軍印務多康親王暫行管理 雍正十年正月岳鍾琪奏臣因入冬積雪甚深嚴飭卡倫弁兵不許遠哨詎料防範鏡兒泉副將馬順不遵軍令擅遣遠哨以致遇賊被傷二名衛失一名理合參奏得 旨鏡兒泉卡倫離軍營不及百里賊來即至傷失兵丁岳鍾琪是何防範且安設卡倫原為巡報如雪霧黑夜尤宜加意若止令登城瞭望不許分遣遠哨以為恐有疏防是必

待賊臨城而後防矣是何軍令岳鍾琪不知自咎僅以副將馬順陽奉陰違為詞族質不解岳鍾琪等交部嚴察議奏 岳鍾琪言穆壘地方扼要可屯種請築城駐兵二萬可以堵截賊人來路冉于巴爾庫爾駐兵一萬于魯慶谷皮禱等城添兵卒一萬互為聲援從之 陞杭州織造隆昇為杭州右翼漢軍副都統 二月大學士等遵 旨議奏白格爾地方在察罕卑爾西南扎克拜達里克正西賊人若由阿爾泰阿爾木克圖布拉罕巴爾魯克畢濟阿濟等路前往額濟內等處但由此路經過實屬扼要請駐兵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三

一萬可資應援令建勳將軍達爾濟移駐從之 辦理哈密事務員外郎永恒等奏正月二十日準噶爾賊兵突來犯城垣貝子額敏擒獲賊人供稱領兵係色布騰策零那木扎爾等由烏魯木齊前特遣兵六千來掠哈密牲畜報聞 旨宜加意防範毋稍怠忽 諭大學士等費雅恩哈伍什巴著往推河與侯馬蘭泰一同領兵駐劄 岳鍾琪奏正月二十三日準噶爾賊占據天生圖山口駐劄塔爾沁提督顏清加遣副將朱彪前赴三道大阪防範馬廠隨即督兵守城自辰至酉賊人始

退二十四日朱彪至白楊溝與賊對敵賊退敗隨遣副將張經綸領兵出城禦敵賊出西南原路而逃

上諭定齊戒懸牌之例自此始 岳鍾琪言臣令總兵高勳副將紀成斌等率兵應援哈密于正月二十七日將至二堡遇賊五千餘交戰一晝夜二十八日四面進攻從卯至午殺傷無數奪其馬匹牛羊并救出兵丁及漢回商民數百餘賊敗遁二十九日高勳由二堡至柳樹泉與總兵張豹哈密副將焦景綰塔爾沁副將陳經綸合兵追勦隨知會副將軍石雲偉常賽署鎮安將軍卓鼎等派兵于無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南

克克嶺南山足梯子前一帶截殺 旨嘉獎 部議參贊陳泰照例處斬秋審擬為情實依命下再行正法以傅爾丹進剿時特授兵二千令在科布多河岸駐劄一聞索倫逃兵言即畏懼領兵回白扎布韓也 岳鍾琪奏參副將軍石雲偉等至無克克嶺適賊人在山口二十里屯駐乃觀望不前以致賊人出塔庫納庫一路逃回尋議石雲偉革職交岳鍾琪同常賽卓鼎等詢問確供解京究擬從之上諭穆壘築城改至六月夏秋慎密妥辦 命福建總督劉世明馳驛來京請訓 旨前赴 又諭石雲偉已

革職貴州巡撫張廣泗深諳軍務著馳驛來京面請訓

旨前往軍營為副將軍 三月大學士等奏岳鍾琪奏

報賊人敗遁及台站牧廠情形諸摺情詞互異前後舛謬

得 旨該部嚴察議奏尋議玩忽縱賊致劫剽牲畜久塔

庫納庫遁歸應削去公爵並官保銜降為三等侯久之

四月廣督鄂爾達疏言總督向駐肇慶府所以控制兩粵

今廣西已歸雲貴總督轄而廣東一省廣州為適中之地

請移駐廣州詔如所請 軍機大臣議覆黑龍江將軍卓

不海請於呼倫地附近之濟拉嘛泰河口處種地築城邊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兵移駐設立卡倫十處從之 五月以山東袁州東昌二

府雨澤愆期貧民乏食命將各部學習人員及國子監選

拔貢生內揀選十數員或二十員帶領引見發往山東交

巡撫岳濬以備委辦賑濟之用 授護軍統領阿思海為

前鋒統領往西路軍營管轄滿洲兵侍郎武格授揚武將

軍統轄巴爾庫爾滿兵劉世明授副將軍統轄巴爾庫爾

綠旗兵與武格馬會伯商酌辦理 閏五月議敘陝西宣

諭化導官右春坊右贊善錢陳羣等五十一人分別陞轉

有差 岳鍾琪報賊入寨桑額爾克得松領賊二千分東

西三路來犯哈喇火州城參將劉延炎遊擊李英等敗走

之 福撫趙國麟奏台灣北路大甲西番不法殘害官兵

經總兵呂瑞麟道員倪象愷已將脅從等社撫定續有鳳

山縣南路奸民聚眾傷兵經提督王邵追剿解散今現在

嚴緝首犯吳福生其大甲西番土官率令全社就撫 署

雲貴廣西督高其倬奏雲南普洱府屬思茅土把總刁興

國勾結苦葱蠻悍叛煽動元江夷人圍攻普洱府又通賊

大寨擺夷附和苦葱過阿黑江直犯他郎地方元江把總

康天錫陣亡臣調進東進西兵令總兵董芳由元江乘水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六

兩路進剿報聞 七月山東撫岳濬報鉅野縣民李鳳家

牛產瑞麟磨身牛首遍身皆甲甲縱有毫毫玉定文頂光

彩爛生請宣付史館詔示中外得 旨山東前歲被水今

聞產瑞麟實深愧悚該撫所請皆屬虛文可將朕朝乾夕

惕對越在天之懼忱曉諭天下知之 諭岳鍾琪辦理總

不妥協着回京寧遠大將軍印務着查那阿署理副將軍

着張廣泗暫行護理查那阿年來事事合宜克勝大將軍

之任但肅州路遠未便來京請訓特命大學士鄂不泰馳

往傳諭陝西督印務及所辦軍需事着直督劉於義前往

署理又 諭據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七月十二日賊犯烏孫珠爾處傅爾丹等接戰數次敗賊前隊又賊後隊全至我師失利等語去歲傅爾丹冒進損傷特恩寬免其罪理應 力報効何以又致債事倘因賊眾我寡相機回營尚屬可原若係輕躁懦弱自應嚴加議處著順承親王據實陳奏 山東巡撫岳濬奏慶雲棒日請宣示中外 八月順承親王奏從準噶爾前赴厄得爾河源偵探已確議于奔博圖山嶺發兵八千堵截于七月二十一日起程 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等奏臣抵穆魯見地處兩山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之間形同釜底受敵甚易據守甚難查巴尔庫爾地處平原南北兩山南山綿亘數千里直至伊里北山漸折而西南至濶舍圖與南山鎖合為巴尔庫爾之關鍵再西出烏蘭烏蘇口則北山已斷南山之北即屬沙磧請于濶舍圖駐重兵濶舍圖以西之烏蘭烏蘇口南山一帶之陶賴無克克嶺北山一帶之小濶舍圖色必忒鄂龍吉察罕哈嘛爾鏡兒泉及運糧台站經由之噶順吳爾圖哈必爾漢等處俱各駐兵則與巴尔庫爾大營形勢通聯可免賊人窺伺但宜迅速舉行交冬降雪則賊人出沒萬難籌畫得

旨爾泰甚明著速辦理 張廣泗又言臣見岳鍾琪調度兵馬籌運邊餉以及統馭將士之處多屬乖方不敢不據實列奏

上諭上年據岳鍾琪奏稱巴尔庫爾屢被賊人侵擾糧糈形勢實為萬全之地願以全家性命保其有益無害今張廣泗所奏如此則岳鍾琪欺罔之罪擢髮難數矣張廣泗等必有其知灼見聽其酌量辦理務須妥協 北路副將軍王丹津報稱八月初五日在克爾得尼招地方連擊賊眾追至大山梁間殺賊萬餘賊眾逃往鄂爾昆上游所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六

河而去 恭贊內大臣侯爾丹奏報八月初九日賊二千餘犯西爾哈招臣等出城迎擊殺百餘人賊大敗次日進至那魯泉尔地方賊連夜遁去

上諭劉世明命為副將軍授以巴尔庫爾領兵之重任暨知伊荷且瞻顧退縮不前着革職交與署大將軍于領兵報苦處効力贖罪 九月諭朕以馬爾賽之祖圖海功績合所襲之二等公爵加為一等擢用為大學士授大將軍乃伊在口外第八台間科布多地方準賊消息便白怯懦奏請往歸化城朕猶寬恕授為將軍令往札克拜達理克

頃準噶爾賊眾來犯察罕叟尔之大兵直越枕愛搶奪喀  
尔喀等部落王丹津多尔濟策零泰贊塔爾岱等尾追至  
鄂尔昆之厄尔得尼招大敗賊眾胆裂奔散大將軍已劄  
令馬爾賽會同達尔濟截殺今據參贊胡琳奏一聞賊  
眾推河信息將軍達尔濟等即整齊兵丁前往截殺而馬  
尔賽並不發兵傳爾請兵至于跪求決不允許至十三日  
因臣等起程馬尔賽不得已同行至半路而回等語馬尔  
賽誤國深負朕恩國法軍法俱難寬宥今已行令明白具  
奏俟回奏時將馬尔賽正法之處另降諭旨 廣東總督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九

法煎熬合算人工運費每淨礦一斛計值五分而出產甚  
多請委員開採以利軍需從之 十二月命將馬尔賽于  
札克拜達里克軍營正法 大學士伯督巡陝甘經畧軍  
務鄂尔泰奏北路逆賊在厄尔得尼招被我兵大敗向推  
河逃去查畢濟一帶乃逆賊必由之路中間有亥他馬哈  
之沙磧係畢濟要隘離巴尔庫尔不過二百里臣隨咨行  
護寧遠大將軍印務張廣泗令其挑選精兵交前鋒統領  
阿思海總兵官張存孝即日前往堵截 張廣泗奏八月  
二十八日臣與署鎮安將軍卓鼐等將大營全撤自穆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

鄂尔泰奏臣于巡撫任內有安南番民鄧文武等五十六  
人遭風飄入廣東銅鼓角海面臣給印文及路費送歸今  
伊國王寄到伽南沈香生絹棕竹胡椒燕窩魚翅海參龍  
物為諸臣却還不受 諭曰辭讓不受為是仍須婉育獲  
之庶為得體 十月革岳鍾琪職交兵部拘禁以其軍務  
廢弛防禦追擊屢失机宜也 十一月以寧古塔將軍常  
德為靖邊大將軍之副將軍 鄂尔泰言肅州嘉峪關金  
佛寺堡之所管汛地方南山隘口抵木魯郭迤里而西有  
硫黃口一座周圍四五十里屬產硫磺並無番夷牧住依

起程于三十日已歸潤舍圖但細閱地方難以久駐臣等  
不敢固執前議請將大兵盡行撤回巴尔庫尔惟于附近  
緊要處酌量安兵駐守並請將勒太津塞木津漢墩二處  
分駐兵撤回歸併魯慶谷哈喇火州皮禪洋海四處分駐  
三處回民亦移至魯慶谷等城內報聞 鄂尔泰條奏邊  
地屯田事宜五條從之  
上諭據順承親王錫保奏傅尔丹在烏孫珠并不整備官  
兵預籌堵禦之策輒輕調官兵進擊致悞軍机石革去公  
爵并領侍衛內大臣振武將軍 十一年正月免 罪 張

廣泗奏臣等干八月二十八日自穆壘撤兵令總兵官王  
緒級等帶兵四千五百餘名由南路往陶賴無克博濟  
等處駐劄又派總兵官張元佐等帶兵四千餘名由北路  
往鏡兒泉噶順察罕哈麻爾等處駐劄臣與副將軍常齊  
領兵六千餘名由中路行過噶順溝于初十日抵已爾庫  
爾駐劄其南北兩路兵亦各抵駐劄之處報聞 鄂爾泰  
奏邊地屯田查肅州城南九家審荒地一區土高無水九  
家室之北上賽中賽水堡上監水等四堡俱係熟田亦因  
水源不足兼有漏沙每歲薄收請于上流鑿山開河引于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人俱之水逆流而上以避沙漏則九家審荒地可望上登  
等四堡熟地更可豐收從之 以劉世明署甘肅提督  
吏部侍郎祭酒孫嘉淦引見期滿教習人員奏對失實  
上諭孫嘉淦于雍正元年尚係檢討朕看其人似屬樸誠  
屢加迂擢數年間官至侍郎方望其殫竭誠心為國家効  
力乃偏執自用從前屢有陳奏皆迂濶瑣碎不可見之施  
行朕訓其開拓誠見至近日則緘默不言矣伊為祭酒乃  
瞻顧私情將親弟孫揚淦荐為監丞行事乖張士論不服  
以致孫嘉淦聲名大損國子監教習自應分別用舍以示

微勸即稱職人員之中有可膺牧民之寄者亦有可勝司  
鐸之任者是在祭酒秉公陳奏始免冒濫名器用違其材  
之弊今于引見教習時遠稱宋錡一班六人俱屬可用及  
朕詢問忽稱方從仁實不堪用任意反覆顯係欺罔着革  
職拿問部議照挾詐欺公律擬斬 旨免罪着在戶部銀  
庫効力 命拏解揚武將軍工部尚書武格來京嚴訊以  
在軍前捏造撤兵之說惑亂軍心也 十一年五月刑部  
擬斬決旨改秋審  
福督郝玉麟報台灣北路大甲西番等社克苗不法官兵  
進剿尅期寧謐 旨嘉獎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湘源將良驥干之父

雍正十一年正月命鄂爾泰往北路軍營經畧事務

西安兵備道一員 命海望李衛往浙江會同程元章相

度海塘工程 給直省書院膏火銀 四川建昌總兵官

趙儒疏報紫古別兒斯堡等處賊番不法殺害廠員臣率

官兵進剿克寨六十餘擒獲首克于十二月撤兵旨嘉獎

二月封 皇四子為和碩寶親王 皇五子宏晝為和

碩和親王 三月命西藏及又木多各留駐防兵五百名

東華錄

卷三十一

餘俱撤回 副都御史楊汝毅疏言鄉會試頭場有初十

夜宿場之例時刻太寬恐倩人代作請嗣後宿場舉子除

習五經者篇數繁多仍照原號其再習一經者令監試提

調官傳于至公堂謄寫並令請誦以判真偽再硃卷彌封

後例用不全字號印卷面如天大本木等字缺筆難辨易

消請嗣後紅號仍用全字庶官易稽查下部議行 侍講

學士張廷琮疏請嚴禁賭具責成同居父兄伯叔互相覺

察容隱者照竊盜同居例治罪出首者除不連坐外本犯

罪准酌減 旨嘉獎交部議敘 四月軍機大臣議覆

郎阿泰奏專派駐劄搜濟副將紀成斌抗違玩誤駐劄無

克克嶺總兵張元佐任意疎忽一任賊人藏往亂山在搜

濟卡倫白鶴溝等處劫掠糧草及車戶人等由陶賴巴爾

庫爾逸去得 旨紀成斌著革職尋刑部議上得 旨紀

成斌軍營處斬張元佐降三級留營効力 五月雲貴廣

西總督高其倬疏報普思逆賊刁興國等叛逆不法臣檄

提臣蔡成貴總兵楊國華等統兵攻剿刁興國及土目楊

昌祿等擒斬梟示招撫男婦四萬二千六百餘人此外未

獲逆賊據險負固現飭嚴剿窮搜 軍機大臣議鄂爾泰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奏明歲大兵前進噶爾丹乘機攻剿今歲交秋應緩行至

科布多等處每人給兩月口糧用官駝載往其餘八月口

糧須用八萬石應交范毓麟陸續運往並請欽定掌管副

將軍印信之人得 旨靖逆左副將軍印務著額駙策凌

掌管右副將軍印務著塔爾岱掌管副將軍常德著與策

凌同行議政大臣永福授為內大臣著與塔爾岱同行

六月廣西撫金傑疏稱林所屬之富民鄉藤厘坡忽湧

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三千餘畝 旨着建神廟奉

祀泉神 命辦理軍機大臣尙書性桂內閣學士雙喜往

北路軍營與原任侍郎巴泰協理軍需事務 貴州提督哈元生疏報進剿九股頑苗擒獲首犯一百九名餘皆投誠安插 營田觀察使陳儀奏報六月二十三十四等日大雨如注山漲驟發豐薊一帶田禾淹潦民房倒塌 調尹繼善雲貴廣西總督先是雲南思茅土把總刁興國等滋事前督高其倬擒興國餘党尙木解至是伊繼善奏言元江臨安賊勢猖獗臣調崔麗蹟總兵楊國華領兵往元江與臨元鎮總兵董芳協剿賊潰匿腊縱我軍遣謀入賊寨舉火奮勇衝入斬賊首三從賊百餘生擒六十九 七月

東華錄

卷三十二

三

廣督鄂弼達疏言各標協營及舖戶行匠所用硝磺向由布政使給票買運擬布政使甘汝來詳改由總督衙門給稟稽察較為嚴密得 旨允行永為例 命多羅平郡王福彭為定邊大將軍討逆賊噶爾丹策零 川督黃廷柱奏報監亭縣牛產瑞麟 八月查郎阿奏報逆賊噶爾丹五千餘人來侵庫爾墨圖山地方被我兵擒斬未脫一騎 旨嘉獎 大學士管掌院事張廷玉遵 旨議奏新科庶吉士恩給廩餼每月給銀四兩五錢器用什物工部支取並撥給官房一所為教習館令肄業其中從之 九月

河東督王士俊糾察河南學政前鴻圖納賄營私得 旨革職嚴審 刑部議查郎阿奏總兵曹勳領兵哈密縱賊失機 旨軍前正法 諭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于本籍准大學士張廷玉馳駟回籍舉行典禮賜帑金萬兩為祠宇祭祀費並賜冠帶衣裘及貂皮人參等物頒內府書籍五十二種與其家 雲督尹繼善奏言元臨內地現雖平定而攸樂思茅餘孽未靖臣調兵剿捕念內地遠濶兵到勢必奔竄酌出東西兩路各路兵分勦事竣再分遣土練沿江堵禦以防奔軼令投誠賊首刁輔國等隨軍効力

東華錄

卷三十二

四

今已攻破賊柵十五寨招降夷民八十餘寨其遺匪餘党分路圍剿務在廓清臣維攸思一帶非元臨內地可比非兵不足示威恃兵又無以善後所期恩威並濟揀縱得宜庶邊圉永安矣 諭曰剿無名雖二事恩威用豈兩端當撫者不妨明示優容當勦者亦宜顯施斬馘俾共知順則利而逆則害方可期近者悅而遠者來今此目前攻心之師即寓將來善後之舉是乃仁術非開詐謀寧止綏靖普思將見信孚莽緬也識之 十二月

諭內閣朕因浙江海塘關係緊要特令杭州將軍阿里衮副都統隆昇會同該撫程元章督催辦理近聞堵塞尖山開挑引河查看數次但以行文調取閩省善水之人試探為辭若工實難施亦應及早奏聞何得半年以來尙無頭緒着傳諭及時修築毋得仍前怠忽

雍正十二年正月命公博尔屯同副都統緯尔多額紅鄂爾鄂隆兵往烏理雅蘇泰軍營聽大將軍調遣 工部議覆直督李衛議奏豐潤營田觀築使陳儀條奏一玉田豐潤等處圍田為雨淹旨請查明廢缺堤岸動移修補一節

東華錄 卷三二 五

運河堤工緊要請加高培厚一小河為塘壩壩東一河會流舊有民埝請加修築並疏濬鴻橋一河河探悉外東流與蘆運會合南北兩岸險要請設歲修銀兩預備堵壩一對河東岸乃玉田民埝請加倍防護一還鄉河性駛流曲豐玉堤埝多被漫決請設歲修銀兩一陡河即館水由探河又豐潤至石家沽以下河窄流紆兩埝卑薄請悉展挖即以前所挖之土增築兩堤從之 定邊大將軍福彭奏軍中駝馬最關緊要現今喀爾喀札薩克諸藩臣進獻駝馬况臣等宗室如諸王貝勒貝子等皆有馬廠滋生馬匹

臣家馬五百匹情愿自送軍前備用伏乞恩准並將臣摺交諸王等閱看允之 二月大學士等議奏浙江海塘工程前奉諭旨令該督程元章等先築土備塘一道堵塞尖山水口漸決改建石塘并于中小壘開挖引河分淺江流以減水勢今該督奏稱尖山水口勢難堵壘引河亦難于開挖查海塘關係重大應令該督再于中小壘詳加踏勘妥議具奏至于尖山水口實係海塘受惠之由若不堵壘則每年亦徒費錢糧應交該督預備物料俟冬初水落設法奉行得 旨程元章毫無確見着將海塘工程交杭州

東華錄 卷三二 六

將軍副都統隆昇總理令御史徐武前往協辦文武官員俱聽隆昇棟調其物料錢糧仍着程元章料理 諭據大將軍平郡王奏塔爾馬善等進剿行至額爾齊斯河見逆賊人眾牲畜盡行收去遂領兵暫回所有情備情由已經移咨飭行朕思逆賊既已探知先行移避即令深入干事何益平郡王飭行殊為過當王大營現駐迤東離行軍處甚遠額駙策凌身在彼地逆賊虛實知之必悉嗣後係策凌承辦事件俱聽伊總理 以額駙策凌子台吉成衮扎布署理喀爾喀副將軍印務 三月大學士等覆奏杭州

副都統隆昇奏海塘工程命臣總理查得河莊等山之東舊有南港河一道舟楫可通今西首淺淤者僅十五里挑空甚易所費亦輕據旂員兵丁情懇効力等語應如所請合募夫施工無庸資籍駐防兵力從之 大臣等議據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疏奏副都統阿克白觀音保所管馬匹倒斃走失十分之六得 旨觀音保即在軍營正法阿克山在巴尔庫爾城枷號秋後處決尋查郎阿請將二人暫停正法俱在通衢枷號從之 刑部議河南學政俞鴻圖罪得 旨着即處斬學政督撫同在一省優劣未有不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知嗣後有考試不公徇情納賄者經朕訪聞該督撫亦必照溺職例嚴處尋以俞鴻圖父戶部侍郎俞兆晟不能教子及家人曹楷來往京中會銀情然罔覺着革職嚴審廣督鄂彌達請增設龍川縣巡檢及平遠縣填頭司西寧縣懷鄉司夜護司巡檢各一裁都城司巡檢從之 雲貴廣西督尹繼善奏報普思土賊猖狂臣檄將弁進剿擒斬首惡神仙喃奔等二百餘名招降八千餘名攸樂思茅一帶俱蕩平 旨嘉獎 軍機處議奏喀爾喀公噶木丕爾于上年冬月嚴寒之時領兵過阿爾泰山嶺開通雪路百

餘里直抵察罕胡濟爾等處賊眾驚潰棄輜重奔逸當經擒獲男婦馬匹牲畜等物振旅還師甚屬効力應註冊議敘從之 順天學政吳應棻疏言入旗生員歲試不到甚多如概除名則將去大半若任規避則徼倖一矜竟成游惰且八旗人材英敏果奮發砥礪不乏超羣之士若自量文理不能上進即當勤習弓馬豈容廁名膠庠優游無事此後如果駐防隨任者令本旗查明知照學臣或發教官造冊申報倘仍無故不到照例斤革又定例歲科兩試文武童生由縣考取造冊送府惟大興宛平童生止憑審音

東華錄

卷三十二

八

並不衡文去取請照例由縣審音考試再造冊送府照例歸畫一而假冒頂替之弊可杜 上嘉其奏均下部議行 雲貴督尹繼善奏貴州新開苗疆八事一合拱舊營改建于歐家寨一陞台拱營為鎮移清江鎮槍兵駐之置中左右三營設遊擊守備各三千總六把總十二降清江鎮為協設副將統原設左右二營一移清江同知駐台拱增鎮遠府理苗通判駐清江裁天柱縣照小塘湖乘野三藩臺台拱一歐家寨河可達下秉疏請以運台核糧運一合拱增兵各鎮協營精練撥補一

第 36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各案荒田諭令復業一清宜九股苗寨界址擇舊苗目之  
良善者按寨大小酌定鄉約保長甲長約東稽查一古州  
清江界之朗硯地方分設塘汛令文武官弁巡行化諭部  
議從之 四月直隸河督顧景奏永定一河全賴下口深  
通庶上流暢注入淀乃陶河以南漸積淤淤正議挑濬仰  
蒙天賜引河開刷二十餘里有四十餘丈之遠不勞民力  
悉出天工得 旨展祀河神以答靈貺 禁廣東進象牙  
簾以其過于華麗也有自海洋來者禁止勿售 五月先  
是果親王允禮劾奏協辦大學士總理戶部尚書彭維新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九

監候至是  
上諭彭維新受朕深恩不次擢用為戶部尚書且令辦事  
內閣數年來所以委任優待之者至深且厚伊苟具有人  
心必無忍于背負之理况伊歷任庸碌不及朕誤視為過  
子拘謹限于才力種種將就今在戶部衙門輒敢徇情作  
弊植黨營私將怡賢親王殫忠竭力多年經畫之良規任  
意更張甚屬可惡今刑部福敏張照等審訊此案竟敢懷  
挾私心公然在朕前巧于舞弊將應行詰問根究之處一  
概朦混開除反將挪用飯食銀一條擬以大辟似此輕重  
出入之間顛倒錯亂高下其手朕實不料福敏張照等職  
司刑官而敢于為此詐偽欺朦之舉也此案着交刑部堂  
官另行確審定擬具奏倘仍敢固結徇隱朕必親自審訊  
將刑部堂官與彭維新一體治罪尋奏維新居心巧詐賦  
性貪鄙植黨營私貪贓壞法或背旨以市私恩或徇情而  
誤國帑妄作威福收支留難擅用官銀沉擱部務甚至將  
國家定例並怡賢親王在戶部歷年整理經畫之良規肆  
行變亂任意更張法實難實之情尤可惡查律載官吏挾詐  
欺公變亂成法者斬監候維新應治罪如律從之 停止

進兵命大軍擇科布多相近形勢之地分駐游牧 諭今年停止進兵遣使前往宣示利害賊眾知懼求和即行定議完結賊若游移推諉則整備大兵明年進剿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侍郎傅爾丹學士阿克敦眾佛保西路署大將軍查郎阿俱馳驛來京着平郡王帶領傅爾丹暫住科布多總統弁兵辦理西路軍營交張廣泗辦理 吏部議副都御史鄂爾泰奏滿給事中員缺請照漢給事中之例俱以御史薦補從之 從前滿漢給事中俱以員外郎陞用 六月河東河道總督朱藻奏河南考成縣劉家店舊有河身二道每遇汛發

東華錄

卷三十二

十一

大溜注射堤工欲取直順行必須開挖引河令自劉家店西至新莊東添開引河一道兩岸堤工如同磐石下部知之 戶部覆內閣學士凌如煥條奏查報懇地畝陞科定例水田限六年旱田限十年而有司奉行不實或墾少報多希圖議敘及至陞科之年按冊有餘按畝不足報墾官已邀敘典接任官豈甘賠墊勢必千里甲中均派飛酒以求足額請令該督撫另調隔屬賢員履畝勘實與所報之數相符取具印結報部然後准其議敘倘有捏造督撫將原報官及出結之員一併叅處應如所請再從前各省所

報或墾少報多濫邀議敘及陞科之後虛額賠墊亦未可知應令督撫查核奏從之 朱藻奏開封府祥符縣南莊北莊等處河灘適中之地水勢直趨刷成引河一道化險為平下部知之 七月命果親王允禮往泰寧經理達賴喇嘛住藏因閱直隸山西陝西四川四省兵 諭額駙策凌查郎阿回軍營令將兵丁酌留防邊外其餘有勞績被傷並無兄弟子姪者俱撤回 八月遣侍郎傅爾丹問學阿克敦副都統羅密前往準噶爾宜諭台吉噶爾丹策零以寬大之恩開其迷誤畫清邊界不得踰越 尹繼

東華錄

卷三十二

十二

善奏官兵進剿元江臨安普思一帶逆夷悉平 九月西路副督軍張廣泗奏九月初四日吳爾圖水有賊數百人藏匿臣飛飭副都統班第達什總兵張元佐遊擊郎廷業於初五日夜齊赴喀桃以南蘆草溝一帶復飭提督樊廷赴蘇泉水子分路搜勦果于喀桃遇賊我兵奪據山梁連敗賊眾遂越過噶順直抵鄂親吉大阪計斬四百餘級擒二十六人獲馬匹器械餘賊遠遁 旨嘉獎 福彭奏北路官兵遵旨于九月初六日自科布多軍營撤回俟大軍齊集過冬地方酌遣分駐各處報聞 十一月九日履卒于高

增 副都御史楊汝毅奏言向例軍功紀錄一次加一級俱作尋常一級抵降不為平允請嗣後軍功紀錄二次抵降一級軍功加一級抵降二級其抵降以軍功紀錄一次抵罰俸一年從之 廣東督鄂爾達疏言欽州屬之東興街思勒洞地近安南民夷雜處且多私販請于龍門協酌撥千把總一兵五十防守移本州州判駐之再于該協抽撥隊目一兵十七防守思勒洞令廣州府同知就近彈壓均如所請行

雍正十三年三月湖廣總督邁柱奏准改容美土司地為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一

州其所属五峯司地設縣治改彝陵州為府尋定新政府曰宜昌附郭縣曰東湖谷美所設州曰鶴峯五峯所設縣曰長樂並原立之直隸歸州長陽興山巴東皆隸焉又於恩施縣建府治曰施南設宜恩來鳳咸豐利川四縣 四月命廣東總督鄂爾達兼轄廣西仍駐肇慶府 辦理軍機大臣遵 旨議奏北路軍管官兵臣等會同副將軍當德詳加籌畫應如新近派往之滿洲蒙古綠旗兵丁內選留二萬名分駐各形勝地方其餘盡行撤回原處鄂爾坤等處去年更換綠旗兵八百名仍留種地得 旨北路軍

營駐兵二萬之處可密行文大將軍平郡王今噶爾丹策零雖遣使求和而疆界尚未定議不可深信俟準噶爾傾心歸順始可酌量撤兵若駐兵不敷禦敵之用則不如不駐兵矣俱兵數大多未免耗費國帑務須詳悉籌畫此二萬兵能否禦敵之處著大將軍副將軍等公同妥議密奏論上年廣東總督鄂爾達巡撫楊永斌奏稱開採以資鼓鑄于粵民生計有益旋經議行後復有人極言其不應行著該部即行文該省停止 閏四月雲貴督尹繼善奏稱台拱古州南鎮現今合剿奸苗其事起于奸苗圖騙銀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四

錢造言誑惑古州文武官不能善為彈壓一聞聚集不即擒拿鎮臣韓勳擊散苗眾不即追捕致令蔓延俟事竣詳查具奏報聞 阿克敦傅爾丹等回京奏稱噶爾丹策零請將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為我喀爾喀游牧地界並繪圖呈進 上密寄北路副將軍策凌詳悉定議尋策凌議奏往者喀爾喀游牧尚未至哲爾格西喇呼魯蘇應如所請行至彼處厄魯特游牧必以阿爾台山嶺為界若游牧逼近防守實難斷勿令過山嶺

上從其議旋據準噶爾遣使垂納木喀齋表進貢降旨諭定疆界使之齋回留駐巴爾庫爾兵丁著內大臣常寶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琬管領兵丁其留駐哈密兵丁者查郎阿酌派大員管領大將軍平郡王遵旨議奏北路軍營事宜應留滿洲蒙古兵二萬名餘各撤回原處得旨平郡王著暫留統轄五月諭湖廣督道柱等奏報台拱逆苗不法黃平施秉一帶地方俱遭擾害着道柱及提督董芳再發兵二千名協力嚴剿至賊苗敗遁還巢勢必攻打古州等處着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廣西撫金繼提督霍昇即派精銳三千名以二千名由江一路逕到黎平進古州背後應援彈壓以一千名由河路至平宇一帶防範下江以備調遣授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諭將清江台拱上下九股凶苗及內地倡首附近逆惡諸寨痛加勦除務盡根株軍机處覆兩廣總督鄂弭達奏稱派撥督標兵二千名合左江總兵王無党領赴古州接剿又調廣西撫標兵五百名於黔粵交界汎地彈壓從之命果親王允禮皇四子寶親王皇五子和親王宏晝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戶部尚書公慶福

尚書魏廷珍志德張照等本都統李禧甘圖壁侍郎呂耀曾俱辨理苗疆事務查耶阿奏噶爾丹策零現今遣使齋表求和軍營滿洲蒙古兵應行撤回者侯噶爾丹使臣回後請按程挨次分隊行走令原管之將軍副都統等管領將嘉峪關抵肅州各回該處至綠旗兵丁現共一萬四千餘名已挑選留一萬一千內將一萬駐劄巴爾庫爾一千添防哈密其餘俟滿洲蒙古兵起行後亦挨次令各管原管大員帶領進口報聞哈元生等奏古州逆苗不法四月三十五月初一等日副將紀龍周儀署叅將哈尚德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崔傑等領兵分路擊殺逆苗斬獲無算驛路開通黃平一帶地方居民復業旨嘉獎六月軍机議查郎阿等奏西路駐兵事宜一巴爾庫爾與哈密中隔南山大坂聲息不能驟通與其分駐于兩處恐合駐于南山應將留駐巴爾庫爾之兵二千名原駐哈密其哈密原議之二千名再添一千名共五千名此五千名應駐哈密三千其西之三堡沙棗泉東北之塔爾那沁各駐一千一軍管馬駝哈密炎熱牧處甚少應于播種後撥塔爾那沁沙棗泉兵合二千至北山招莫多胡吉爾太沙山子鹿心山等處游



牧并添設斥埃俟交冬仍回山南將斥埃撤回一南山大坂爲哈密北面屏障應于駐兵內撥兵分駐柴道一小堡於鹿心山松樹塘烏爾特木爾斯畢留大坂等四處各設斥埃至下無克嶺爲三堡沙泉要隘應于駐兵內派撥安設無克嶺上小堡於搜大坂白揚溝羊卜納錫納騰見三處各設斥埃其塔爾沁應于駐兵內派撥安設河源小堡於莫艾舒魯孫大坂二處各設斥埃一留駐巴爾庫爾兵丁已歷七載應令全撤查安西鎮標及瓜州兵現駐防哈密一千名外應卽于安西兵內派撥四千名赴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哈密駐防以均勞逸從之尋又議就近于肅鎮甘提西寧鎮安西鎮各撥一千合足五千更番迭戍哈密派提督一員駐劄 授湖廣提督董芳爲副將軍與哈元生辦理剿撫機宜以逆苗仍盤踞山梁故也

上諭查楚兵五千原係董芳所轄應聽董芳調遣而粵東粵西兵八千名前進古州若古州等處無庸八千全數所餘之兵應併令董芳統率調遣至哈元生現住楊老地方其上游調來之遊擊漢士官兵一萬數千餘名應聽哈元生統率調遣與董芳分領夾攻毋致耽誤至內地清理之

後哈元生卽應酌帶各省鎮弁前進苗疆勦撫而內地各寨應彈壓安置并於附近苗疆要隘駐兵應援之處應令董芳辦理其所辦事件兩人互行知會並令知會撫定苗疆大臣張照等及該督撫再查官兵已陸續到黔理應速清內地急援清江乃內地逆苗仍然猖獗而清江施秉猶未聞通且文移往來猶從僻路遞送此中情由或係兵力未齊或係逆苗阻截應令張照哈元生等據實具奏又查調撥楚省官兵赴黔原爲保護城汛剿禦逆苗之用今貴溪被攻既急鎮遠相去甚近何以鎮遠文武坐擁楚兵一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六

千八百之多竟不分撥救授以致縣城失守應令張照等一並查奏 軍機議總理青海番子事務德齡等奏哈爾塔圖駐劄西寧大通綠旗兵二千現遵 旨議撤但噶斯一路設卡探信防護青海蒙古游牧地方甚屬緊要應于青海札薩克派兵二千名預備策應在內挑選精兵二百並綠旗兵一百在得布特里伊克柴且木等地方安設台站卡倫按年換班從之 大將軍平郡王奏北路軍營撤兵事宜京城滿洲大營等兵各給馬四口根於六月中陸續起程各回營汛報聞 七月

諭內閣前開浙省海塘于本年六月初二日風潮偶作衝決甚多約因數年來經理官員將舊日工程不隨時修補以致剝根空虛隆昇與程元章等意見不合汪漑張坦麟但知隨聲附和顧國家之前因虐使民夫剋減石料經朕申飭畧知收斂然每石萬觔尙減價六七折不等欲符原估六萬之數責令石匠包賠以致逃亡誤工朕不惜數百萬帑金冀以保全一方民生而各官懷挾私意不知爲國爲民宜乎上天垂象以示儆也自今秋汛正大一切修搶保護事宜俱交與隆昇程元章汪漑張坦麟等悉心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料理倘仍蹈前轍再有疎虞致傷田廬民命必將伊等從重治罪郝玉麟既不據實奏聞亦不能置身事外 廣西提督霍昇總兵王無党等率兩粵兵七千餘名陸續已到古州分兵前進入寨剿殺逆苗七次斬獲甚多現與古州總兵韓勳酌議分撥進剿 令督撫轉飭州縣官嚴禁酒肆不得沽酒與軍營撤回之兵丁違者責懲 調派保定兵二千及熱河浙江湖廣四路回營兵各一千往常德辰沅等處分駐彈壓命都統甘圖等統率料理以湖南緊接黔省之思南鎮遠等府也 刑部議革職甘州提督

世明等縱兵爲盜宵餉侵帑各案請擬斬立決從之 大學士一等伯鄂爾泰疏請罷斥並削去伯爵得 旨古州苗疆一案从前鄂爾泰以爲必應征剿彼時苗民相率向化功成迅速朕心嘉悅特錫伯爵乃平定未久即數次蠢動近則直入內地焚劫黃平一帶郡邑居民受其擾害朕詢問情由鄂爾泰亦以爲出於意外是以前經理本無定見布置未協所致則朕一時之輕率誤信亦無以自解國家錫命之恩有功則受無功則辭古今通義著解大學士任削去伯爵並給假養病仍食俸 命大學士朱軾往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七

江總理海塘工程隆昇等俱聽節制 查耶阿奏準噶爾使臣垂納木喀等到營于六月二十七日出閣舍圖卡倫西去 雲南總督尹繼善奏大兵雲集分路會剿焚洗逆巢數十殺苗千餘生擒賊首阿九訛知大賊首汪柱等如空拜等寨築屯嚴飭擒勦現在清平黃平餘慶平越等處俱已平定 湖廣總督邁柱疏言前于湖南永定九谿二衛適中之地建設安福縣治人民田賦附近安福者歸安福遠在各屬者撥歸各屬惟二衛撥歸慈利永順二縣所征屯糧疆界不清民屯差互官民多有未便永定衛四面

環山一水四達人民聚居商賈輻輳請于永定衛地派設一縣以原撥永順慈利二縣所轄軍戶與慈利縣分出民人并現在改土歸流之茅岡司地計周圍八百餘里建縣治設知縣一員典史訓導各一定所設縣曰永定部議從之 安徽巡撫趙國麟疏言壽州新分鳳台縣田賦淆混等則莫辨無魚鱗底冊可稽有豪強兼併愚懦包賠之弊請履畝清查如有隱漏及避重就輕者准自報其地糧多之戶亦令勘明歸正不得逾八月之限部議從之 八月哈元生奏自五月初六日以後遣發各省官兵將雞溝丹

東華錄

卷三十一

十一

江稿貢台拱柳羅清江各處俱已開通軍聲大振現今痛加剿除其有實係被脅附從者許其悔罪投誠得 旨慎無姑息以貽後患惟于張照哈元生是問 丁亥上不豫戊子大漸召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內大臣豐成額訥親海望至寢宮前鄂爾泰同張廷玉恭捧

上御筆親書密旨命 皇四子寶親王為皇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皇太子傳旨著莊親王果親王鄂爾泰張廷玉輔政二十

三日己丑子刻

上崩遺詔張廷玉鄂爾泰將來着配享

太廟 九月

上以撫定苗疆大臣張照久無功命來京以湖廣總督張廣泗代 諭曰從前經理古州苗疆原係鄂爾泰獨任其事後來逆苗煽動張照在京時見

皇考申飭鄂爾泰因其向來料理原未盡善繼有解任之旨張照遂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彼時廷議新疆不可棄置張照即在預議之列

東華錄

卷三十二

三

皇考深以為然今張照以為密奉棄置之旨轉告將軍哈元生因傳旨棄絕乖謬已極可傳諭張廣泗知之 釋彭維新罪尋命署左都御史 十一月

上諭張照辦理苗疆事務本係自請前往乃到黔以來挾詐懷私擾亂軍務罪過多端着王大臣審擬具奏嗣張廣泗劾照立意阻撓得 旨革職拿問尋議依律擬斬

上諭張照浮腫性成又誤聽傳聞之言立意與哈元生阻礙朕念哈元生從前征勦烏蒙曾經効力已從寬免死張照亦一體釋放在武英殿修書處行走 恭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尊號曰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聖明高仁信毅大孝皇帝  
諡高皇帝廟號

世宗以乾隆二年三月庚寅辰時葬

奉陵

東華錄卷之三十一終

東華錄

卷三十一

三